

三朝北盟會編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31418

炎興下帙九十二

起炎興九年正月，盡其月。

金人退河南地。

金人以東西南三京壽春府宿亳單曹州及陝西京西歸於有司。

韓世忠加少師揚武翊運功臣。劉光世加和衆輔國功臣。進封雍國公爲陝西五路宣撫使。張俊加少傅安民靖難功臣。吳玠加開府儀同三司。四川宣撫使岳飛加開府儀同三司。楊沂中加太尉保成軍節度使。劉光世懇辭陝西宣撫使許之。

秘書省正字汪應辰上書論當謹邊備。

書曰：臣伏見近日虜使在廷，人情詢詢，朝廷之上，號令紛然；內則患和議之不諧，外則患異議之不息。臣雖疏遠，有以見聖意之動止也。然臣揆之時事，竊謂和議不諧非所患；和議既諧矣，而因循無備之可畏。異議不息非所患，異議既息矣，而上下相蒙之可畏。此孟軻所謂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之時也。議者往往以今日和好決不可成，而成也，或不能久。臣以爲過矣！請借秦以喻秦之謀楚也，與之地，借之師，而約爲兄弟婚姻矣。然則今日所謂還我梓宮，歸我母兄，復我輿地者，安知其不然也？及其謀齊也，與齊通和四十餘年，未嘗接兵，又安知今和好不如是之久也。至以爲虜人出於悔禍效順之本意，則臣所不敢聞也。臣聞前日王倫之行，未嘗一詣虜廷，此必有深

謀至計，而畏吾使者之或能覘之也，是豈能有愛於我而不取哉？是豈誠有悔過效順之本意哉？夫非誠有悔過效順之意，而翻然以與我和，是何故也？臣謂陛下誠以此思愛，以此思懼，則將不遑暇食而謀之矣！虜使既去，所宜深詔執事，交修庶政，申戒邊吏，以虜雖與通和，疆場之上，宜各戒嚴，以備他盜。今方且肆赦中外，厚賚士卒，褒寵諸帥，以爲休兵息民，自此始矣。縱一朝遂忘積年之恥，獨不思異時意外之患乎？此臣所以言因循無備之可畏也。方朝廷力排羣議之初，大則竄逐，小則罷黜，雖舉朝非之而不顧，至有一言迎合，則不次擢用。今者事既少定，陛下必以出於獨斷，益輕天下之士矣。夫事是而臧之，猶卽衆謀，况其非乎？導人而使諫，猶恐不進，况拒之乎？是以小人窺見間隙，躁進者阿諛以希寵，畏懦者循默以備位，淺謀者遂謂無事，而忠臣正士，乃無以自立於羣小之間。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如此則善安從生？孟軻曰：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則讒諂而諛之人至矣！國欲治，可得乎？此臣所以言上下相蒙之可畏也。臣願陛下臥薪嘗膽，以圖中興，勿謂和好之可以無虞；而思患預防，常若敵人之至也，勿恃獨斷之可以成務；而慮己從衆，常恐下情之無盡也，兢兢業業，以承天心，德日新，萬邦惟懷，臣且親見於聖世，何至以中國之大，而下爲讐人役哉。

秘書省正字樊光遠上書論金人詭詐不足憂信實深可懼。

封書曰：臣竊觀今日士大夫之論，莫不憂金人之詭詐，臣且獨曰：詭詐不足憂，而信實深可懼也。使彼出於詭詐，則其術固止於是耳！吾乃撫養東南根本之地，嚴飭西北備禦之方，亦可以爲固也。夫何足憂？近者金人遣使曰：當與我故地。士大夫凡有憂國愛君之心者，爭言金人之詭詐。已而版圖果歸職方，是彼不出於詭詐，而出於信實矣。乃臣之所懼也，將不特止於得故地而已也！凡其所謂歸梓宮歸兩宮者，莫不次第以如其言，其可信愈甚，則其可懼亦愈甚。且吾旣已得吾之所欲，則彼亦將得彼之所欲，通和之使，項背相望，吾旣空府庫以奉之，河南之地，賦租悉蠲，吾又將竭江左民力以給之矣！府庫已空，民力已竭，士氣已惰，一言不酬，金人改慮，此臣之所以私憂過計，而爲陛下深懼也。夫有無故之福，則必有無故之禍，往年燕山六州二十四縣，金人以兵取之來歸於我，當時竭天下之力以償之，所得止數空城而已！朝廷動色相賀，而天下蹙額相弔，一旦改慮，席卷而南，如寄諸鄰而取之，此陛下所親見也。陛下撫此厄運，雖未獲受祖宗所全付，然卽位之初，河南猶陛下有也，旋沒於僞齊。凡吾之所以經營攘斥者，踰一星紀矣！未能復尺寸之地，今一旦得之於彼，豈非無故之福，如往年之得燕山哉？又將竭內地以實之，敝所有以事之，可爲寒心矣！廟謨深闕，慮之當已熟，如臣之愚，未知所以善其後也。臣願陛下勿以得地爲喜，而常以爲恥；勿以甘言爲悅，而常以爲憂。勿罪忠義，以養敢言之氣；勿喜迎合，以開濫進之門。勿盡民力，宜愛惜之，以固根本；勿沮士氣，宜聳動之，以備緩急，亦庶乎其可也。惟陛下不以臣人微言輕，而留神省察，實天下之幸！

汪伯彥復觀文殿大學士。張浚復左宣奉大夫。王庶劉大中復端明殿大學士。

汪伯彥張浚王庶劉大中復職。秦檜令臣寮上言王庶劉大中之罪，遂落職。初，庶離行朝，皆不見賓客，至蕪湖，請知縣高某衣相見，委以買田宅。議者謂庶平日豪邁，一旦議論不合而去，未宜求田問舍也。過池州，有再落職之命，乃寓居九江，買田於敷淺原之上，徙家居焉。

王倫權東京留守兼知開封府。

王倫藍公佐奉使金國，至京師，以金人已退地而去，倫遂權東京留守兼知開封府。先是，劉豫以陳東歐陽澈在建炎之初上書被誅於南京市，乃做張巡許遠雙廟之制，建廟宇以祀之，僞封侯爵，至是倫令毀其廟。

熙河路經略使慕容洎叛附於夏國。環慶路經略使趙彬追及與洎戰，敗之。復熙河路。

慕容洎奔夏國，張中孚中彥自是歸朝矣。洎環州人，張浚富平之敗，斬趙哲時，洎背叛而去。彬宇彥中原州人，劉錡帥涇原時，彬爲慕容所給叛去。

知泉州連南夫上封事論和議不可信。

得三京河南地，肆赦天下，赦到泉州，知州連南夫以爲金人素多奸計，恐朝廷墮其奸謀，故謝表有曰：臣持囊西清，分符南海，蔑著藩宣之效，敢忘獻納之忠。雖虞舜之十二州，昔皆吾有；然商於之六百里，常念爾斯，莫知其是必有是，不信其然，豈其然固知既來而則安，或且甯許以負曲。有若

食其之說，無忘韓信之師，願益戒於不虞，庶免貽於後悔。是時又有聖旨指揮，不得詆斥大金。南夫繼上封事曰：臣聞老子之言曰：不信者，吾亦信之。聞孔子之言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此皆大聖人之心。陛下納金國和議之約，允蹈其言，又聞信不足有不信。又聞言不必信，唯義所在。此皆神聖通變之道。易曰：幾者動之微。傳曰：知幾其神乎？大金素行兇詐，比年以來，兩國皆墮其術中。大概彼以和議成之，此以和議失之。今陛下果推赤心信之，以其割河南之地，遂恩之乎？臣知陛下知幾，有不信也。何以言之？丙午之禍，父母兄弟六宮九族，咸被驅虜，逮今十四年，辱莫大焉！使太上聖躬無恙，隨所割地，全而歸之，十四年羈縻隔絕之恨，念之猶且心折，得梓宮猶不足爲恩，得土地顧何足以爲恩乎？况陛下於太上有終天之恨，於大金有不共戴天之讐，方且許還梓宮，許還淵聖六宮，彼其計實老子所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兵法所謂不戰而屈人兵之術也。誰不怒髮衝冠，握拳嚼齒而痛憤哉？借得所許，彼何加損？漢王語呂后曰：使趙王有天下，顧少乃女乎？臣竊恐陛下天性孝弟，方感其恩，遂無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之志。蓋用心不剛，則四肢委靡，將士雖欲斷髮請戰，有不可得，誰爲陛下守四方者？是陛下十餘年寵將養兵，殫財經理之意，一旦積於空虛無用之地，倒持太阿，交手而付之矣。昔太祖皇帝之南征也，李煜遣其臣徐鉉朝於京師。鉉曰：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太祖曰：爾謂父子爲兩家可乎？安知大金之計，不出於此乎？豈我太祖行之，而陛下不悟者乎？昔唐高祖借兵於突厥，常父事之，至頡利爲太宗所擒，後世稱之爲英主。陛下肯出太宗

下哉。臣伏見生靈戴宋幾二百年，淪肌浹髓之恩，視陛下爲親父母，不幸舊染腥羶之俗，視大金甚於仇讎。韓愈曰：叛父母，從仇讎，非人之情。民情大可見，大金豈不知之？昔耶律德光之擊晉也，述律嘗非之曰：吾國用一漢人爲主，可乎？德光曰：不可。述律曰：然則汝得中國，不能有，後必有禍，悔無及矣！許還之約，安知不出於此乎？使大金用述律之言，則可竊我太祖之言用之，無乃不可是說也。陛下聖性高明，固知之矣，知之不信，審矣！然臣猶不能無疑者，伏讀正月五日赦文曰：戡宇內之干戈，又奉聖旨不得詆斥大金。如此直墮其術中，使忠義之士，結舌而不得伸；忠良之將，縮手而不爲用。范增之說項王曰：天下大定矣！君王自圖之，可不察哉？此臣所以昧死上竭愚衷，願有獻納。臣聞張良爲漢王借前箸，以籌撓楚權之謀，爲漢王不能制項王死命，遽欲效武王放馬息牛，具陳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陛下誰與取天下？審如詔旨，臣恐將士解體，魚潰獸散，如張良所謂誰與取天下者。然則計將安出？臣方閉戶深念，不覺大喜曰：河南之復，始天授，非人力也。傳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弗行，反受其殃。又曰：機不可失。願陛下因而圖之，大事濟矣！近聞彼國新主厭兵，乃有此議，臣謂使其果有厭兵之心，正當乘其懈而擊之；如其不然，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陛下必知所決擇矣！議者若曰：強弱大小，猶且不侔，未易輕舉。臣聞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所謂在德不在衆。漢高祖以亭長除秦暴，唐高祖以一旅取孤隋，光武接十二帝之統，而起自單微，以至中興。今陛下復河南之地，實以聖繼聖，日新又新，挺真主之資，應帝王之運，六師方張，萬民協力，抑又多助之至，此臣所

以願陛下因而圖之也。臣聞陛下遣侍從宗祇謁宗廟陵寢將親見宮室之禾黍陵寢之盜掘此正諄諄不忍去之憂也恐有扶老攜幼感激而聽詔者少者之哭哭其父與兄也老者之哭哭其子也嬉笑甚於裂背長歌過於慟哭天地日月亦必爲之悽慘鬱結陛下聞之追悼其因是誰之過與還地之恩孰少孰多而我河南之民何啻百萬昔者樂生今日效死因民之欲北嚮爲百姓請命而以千師甲兵之衆隨之此皆精銳願戰之師彼皆悲歌感慟之士河南起而河北應簞食壺漿以迎王師孟子之言于今有驗世宗之舉不約而同此臣所以願陛下因而圖之也。臣平居嘗謂不復中原則不可以立宗社不有四海則不可以子萬民今有機會遂得河南歸我首尾同體豈不應大河安得而間斷哉此臣所以願陛下因而圖之也。臣伏仰陛下英武天縱孝悌性成撫艱運於一紀來和議於此時然臣不知陛下願爲英武主乎願爲孝悌主乎臣昔守建業獲望清光首爲陛下陳堯舜之道非謂垂衣拱手坐視夫民而爲堯舜也願陛下效漢高祖唐太宗之英武敗戎狄迎父母以成堯舜之道也。今陛下俛首和戎端爲父兄是孝悌旣如此臣願陛下乘機應變殄殲醜虜擁祖宗之宿憤擴天地之妖氛英武又如此使天下萬世皆仰陛下聖而不可知之神矣。越漢唐之所謂孝悌英武願不偉哉其如應變于耳目之前或且經營于年歲之後皆在陛下惟斷乃成抵龜而決期月而已臣猶遲之。昔李渤上平賊三策攻不失戰戰不失守固河內以連河北三策具存乃敢以獻。歐陽修曰世徒見周師之出何速而不知述律有可取之機也是時述律以謂周師所取皆

漢故地，不足顧也。然則十四州之故地，皆可指揮而取矣；使新主果有厭兵之心，事亦類此。臣區區之心，發於忠憤，若謂不識大體，不省事機，欲逃萬死之罪，甯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乎？方今堂下有耆老碩輔，闔外有良將雄兵，更乞睿慈，付之公議，熟計而行之，臣不勝戰汗待罪之至！

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上表赦謝。

得三京河南地肆赦，湖北宣撫使岳飛具奏陳慶曰：觀時制變，仰聖哲之宏規；善勝不爭，實帝王之妙算。念此艱難之久，姑從和好之宜，睿澤誕敷，輿情胥悅。竊以婁敬獻言於漢帝，魏絳發策於晉侯，皆盟墨未乾，歃血猶溼；俄驅南牧之馬，旋興北伐之師。蓋夷虜不情，而犬羊無信，莫守金石之約，難充溪壑之求。圖苟安而解倒垂，猶之可也；欲長慮而尊中國，豈其然乎？恭惟皇帝陛下，大德有容，神武不殺，體乾之健，行巽之權，務和衆以安民，迺講信而修睦，已漸還於境土，想喜見其威儀。臣幸遇昌時，復攬盛事，身居將闔，功無補於涓埃；口誦詔書，面有慚於師旅，尙作聰明而過慮，徒懷猶豫以致疑。謂無事而請和者謀，恐卑辭而益幣者進，願定謀而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正欲復讎而報國，誓心天地，當令稽首以稱藩。

遺史曰：表詞飛幕屬張節夫之文也。節夫字子亨，河朔人，豪邁尙氣節，秦檜讀之切齒。

炎興下帙九十三

起紹興九年二月，盡三月。

二月趙士儻爲朝陵使兵部侍郎張燾副之。召呂頤浩陳規仇愈張孝純孟庾赴行在。

張孝純自守太原城陷不能全節嘗爲劉豫僞丞相上曾密詔孝純與李鄴李儻等束身歸國待之如初孝純不從豫廢金人留孝純於京師至是詔孝純赴闕孝純自慚白於兀朮乞歸徐州致仕遂留東京不至。

林泉野記曰張孝純徐州人登元祐四年第工詩有文武才略宣和末知太原府兼河東路安撫使靖康初粘罕來攻先築夾城於外期於必取百道進攻孝純與副摠管王稟以死守姚古种師中解潛張思正皆來援敗去遙授檢校少保武當軍節度使河東諸郡相繼陷沒城中易子而食城破孝純不得已遂降虜僭立前侍御史劉豫於北京以孝純爲左丞相紹興四年上密詔孝純與李鄴李儻等令拔身來歸當待之如初孝純竟不至及虜廢劉豫留孝純京師既而議和歸我河南州縣又詔孝純赴闕孝純慚懼請於兀朮乞致仕歸徐州而卒子穎建炎中爲守臣。

節要曰孝純守太原幾年而破爲賊執至粘罕前逼令拜之孝純曰未審帳上是何人也賊曰元帥也孝純曰元帥乃金國大臣某乃大宋國大臣豈有一國大臣拜一國大臣之禮今事至此惟

有死爾，何相窘耶！竟不拜。粘罕不能強之，因囚歸雲中。此與哥舒翰潼關之敗，屈節於祿山遠矣。孝純之得還也，時正在雲中，目覩其詳。是歲五月六日，粘罕將避暑於白水泊，謂孝純曰：「公于此無治生事，俟某秋歸，當還公於鄉里。」又顧雲中留守高慶裔曰：「如有人欠孝純錢物，可督還之。」且晚，孝純歸鄉矣。孝純初聞是語，不知其所以。蓋時粘罕與劉豫之議密定，外人莫知之也。至是粘罕遣人送孝純南歸。止云：「歸鄉而已。」故奉使宇文虛中送孝純有閨里共驚新素髮，兒孫重整舊斑衣之句，則衆莫知相豫也明矣。孝純既至河朔，欲由濟南歸徐也。孝純鄉主者曰：「當與公共至東節制司，某得回檄，公方可歸徐矣。」既行，則孝純之兄孝中孝立又諸姪鄉人，竟遠迓之。孝純方喜慰之際，無何，至汶上，豫已僭位，遽有拜相之命。當是之時，孝純昵于親友，懼于還虜，因而以喪晚節，於罪固莫能逃。然比之儔類之輩，固有間矣。噫！向使孝純當僞命初下，遽叱車而北就，老死于窮廬，不受污於僭逆，則天下之士，千載之後，以孝純爲何如人歟？以是知士君子于行義造次，不可不謹也。

樓·烱·翰·林·學·士。

樓·烱·字·仲·輝·婺·州·人·兼·直·學·士·院·當·張·通·古·蕭·哲·在·館·書·詔·填·委·多·出·于·烱·之·筆·至·是·真·拜·翰·林·學·士·制·略·曰·養·剛·大·之·氣·好·深·湛·之·思·強·識·博·聞·足·以·華·國·煥·文·懋·德·可·用·爲·儀·繼·東·台·披·勅·之·風·擅·西·掖·續·綸·之·譽·蔽·自·朕·志·兼·直·禁·林·當·二·國·玉·帛·之·往·來·正·一·時·書·詔·之·填·委·意·昌·明·而·有·體·詞·曲·折·而·不·煩·義·激·武·夫·茂·興·元·戡·難·之·略·人·知·聖·主·似·建·武·中·興·之·年·遂·拜·爲·真·固·應·錫·命·惟·爾

抱適用之器，處可爲之時，豈徒潤色之工，更賴嘉猷之益。使朕小雅之政，見稱於古；則爾內相之任，其永有辭，勉哉欽哉！

吉州布衣周南仲上書。

書曰：臣觀劉蕡策曰：有正國致君之術，無位而不得行；有犯顏敢諫之心，無路而不得達。此蕡之言失也；亦蕡之不遇時也。士苟遇時，患無正國致君之術，何患不得行？患無犯顏敢諫之心，何患不得達？臣於去年奏陳十事，陛下既赦其狂矣！又賜召命，而免終身文解，又取十事而行其一二矣！臣之遭遇，可謂得行得達也。尙敢爲劉蕡之言哉？使命交馳，兩國通好，正忠臣義士畫策吐奇之秋，臣於此時，緘默不言，是臣負陛下，非陛下負臣，所以不避斧鉞，採取天下輿論，有五不可，三急務，爲陛下獻。何謂五不可？欲雪前羞，不可主和議；欲務萬全，不可失機會；欲取中原，不可居東南；欲馭諸軍，不可不將將；欲得賢才，不可廢公論。何爲三急務？一曰重國柄；二曰蓄邊備；三曰擇守令。此八者，執政大臣所經畫，何待臣言？然恐肉食者鄙，未能遠謀，特獻區區，惟陛下斷焉。女真以蕞爾小國，結我盟好，受我封建，是我徽宗大有造於金虜也。口血未乾，叛心已萌，反恩逆天，而爲城下之師。我淵聖皇帝，不惜土地，以惠生靈。未踰年，又有青城之役，破我京師，覆我宗社，邀我兩宮，立我臣子，蜂目狼顧，謂天下決非我有也。天未厭宋德，而陛下出師命帥，起大廈於將顛，舉神器於已墜，駐蹕淮揚，欲圖濟大業，以土則狹，以財則匱，以兵則寡，以民則困，戎有虞心，懼如少康，以滅澆豷，乃立劉

豫，限我王師。又卽豫謀，長驅深入，侵軼我淮，蹂踐我江浙，憑陵我荆襄，窺伺我巴蜀，俘繫我臣民，焚毀我城邑；天誘其衷，使虜僞不克逞志於我，是乃皇天悔禍之意也。陛下卽位十有二年，跋履山川，踰越險阻，練兵選將，鱗集淮漢，一舉而虜人遁，再舉而劉麟奔，非不能擣其虛，犁其庭，報我靖康之怨；今年遣使，明年又遣使，卑辭厚幣，甘心屈辱者，爲我父兄故也。徽宗北征，不復是用，痛心疾首，昭告于皇天后土，我祖宗之靈，舉六師而并進可也；何事耗蠹財用，區區爲梓宮之求哉！情僞之不知，寧免萬世之笑乎？經曰：父之讎，弗與共戴天。父死于讎，子不能報，其如上天之靈，何其如天下後世之言何？且臣知金虜之爲必不久也，懷王不還楚而嬴秦亡，懷愍不還晉而聰曠亡，金寇之亡無日矣！使者之來，非困我中國，卽款我師也。臣願陛下近鑒靖康講和之失，遠覽秦劉謀人之禍。我有辭焉，決策以順天人之心，則基圖可復，宗社可久，兩宮安否？可間可還，欲雪前羞，不可主和議，此臣所以爲陛下謀也。臣不明興亡應敗之數，而識興亡成敗之理，推之以行，我有三可勝，金寇有五可敗。何者？漢戰而有天下，歷世猶四百年；唐戰而有天下，歷世猶三百年；我藝祖不戰而有天下，歷世宜遠于漢唐，此爲一可勝。桀虐則失天下，紂虐則失天下，秦、隋虐則失天下，陛下仁聖孝悌之至，必不失天下，此爲二可勝。昔也，兵民或叛；今也，有求爲內應者，有從之如歸市者，有在兩河則念中國之化，懷祖宗之德，日望王師之來，不啻若大旱之望雨，此爲三可勝。若論金虜，反恩則敗，背盟則敗。樂毅則敗，擅廢立則敗，據中原則敗。又契丹承石晉之敗，一敗于瀆淵，再敗于金寇；金寇乘南北勝

而未敗，敗之此其時矣！大抵機會之來，間不容髮，親征之初，可進不進一失；勝訊來聞，可進不進，再失也；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臣度金寇北有契丹，南有陛下，讎怨交攻，腹背受敵，天與不取，必貽後患；萬一遲之以久，使兩河奸雄競起，陛下于東南可安枕而臥乎？臣恐社稷實不血食，悔之已無及矣！欲務萬全，不可失機會，此臣所以又爲陛下下謀也。昔日新總六師，臣知陛下決意於兩河，今日復幸浙西，又知陛下甘心於東南，決意於兩河，猶以曲直取勝負；甘心於東南，則委靡不振，而自取敗矣！何則？東南之地，其土脆，其民怯，其風俗薄而不厚，非帝王必爭之地，亦非帝王萬世之業也。陛下若選形勝，可爲進取之資，則荆襄上流，皆爲我有，東連吳會，西通巴蜀，上盡湖廣之流，下瞰中原之利，方城爲城，漢水爲池，且攻且守，坐控虜師，一舉而前，兩河可傳檄而定矣。欲收中原，不可居東南，此臣所以又爲陛下下謀也。兵之有將，猶臂之使指；將之有帥，猶身之使臂。故能百將一心，三軍同力，父詔其子，兄詔其弟，今之諸軍將帥，相視若冰炭，相疾如仇讎，假使一軍深入，其誰爲應？一軍陷陣，其誰爲援？劉光世竊琳館之清名，張俊負跋扈之大惡，岳飛吳玠韓世忠之流，裹糧坐甲，首鼠兩端，所以然者，無主帥故也。陛下曩年躬擐甲冑，親冒煙塵，詔書具在，誰不聞知！未收尺寸之功，退守浙西，徒以巡幸之言，近慕光武。蓋光武起于河內，征王彥、征赤眉、征五校、隗囂，身自將兵，戮力數十載，肯爲空言欺天下哉！臣不敢遠引異世爲證，陛下知有祖宗故事否乎？太祖嘗謂宰相曰：朕指使將帥，如偏裨列校，蓋抑其權勢，不使過制。今日諸將，尾大不掉，陛下已失於初矣，尙此不決何耶？澶淵之

役，章聖一舉而契丹請命，成憲具在，陛下何憚而不爲也！陛下既不鑒太祖馭將之方，又不爲章聖親征之行，豈中興明主所爲哉！欲馭諸軍，不可不將將，此臣所以又爲陛下謀也。陛下親賢急于堯舜，艱難以來，無一人卓有見于世者，以三弊之未除也。人弊于黨，與士弊于時，學官弊於資格。何謂人弊於黨與？昔也，趙鼎、張浚之交攻，浚入則鼎去，鼎入則浚去，浚之門人亦去，鼎之門人亦去。豈鼎之黨，今皆可用，而浚之黨，今皆不賢？御時諫宜，望風希意，曾有一人詆時相之言者乎？曾有一人劾親舊之罪者乎？執政大臣，亦有如郭子儀握光弼之手而涕泣者乎？亦有如藺相如伸秦而屈廉頗者乎？如陛下訓趙鼎以周公期之，除秦檜以丙魏姚宋望之，蓋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而丙魏以寬察稱，姚宋以守文應變稱，今鼎守不討賊，敢望周公乎？檜阿匿取容，敢望丙魏姚宋乎？陛下遇鼎檜爲甚厚，則鼎檜負陛下爲極深。朝多倖位，野多遺賢，此其弊一也。何謂士弊於時與？宣和溺於王氏紹興，溺於伊川，王氏既非矣，伊川容皆是乎？不經之語，具在簡編，大臣倡風，學者響應，士氣不振，職此之由。祖宗時，用兵如寇準，定策如韓琦，奉使如富弼，安邊如范仲淹，文章如歐陽修，未有伊川而諸臣能然；今日伊川之門人弟子，有一人如諸臣者乎？賊未壓境，往往皆爲王欽若、陳堯叟請幸之計也。未聞有用兵如寇準者，主憂臣辱，不敢愛其死，亦未聞請行如富弼者。陛下用尹總、召李勉之厚，風俗可也，一舉得李易，再舉得張九成，三舉四舉而得汪黃，取士以循典故可也。若曰得人如寇準，如富弼，臣未知其可，此其弊二也。何謂官弊於資格？文臣視武弁如奴隸，郭子儀文臣也哉？取科

者視右階爲庸流，李德裕果以科第進哉？勢援者盡躋高位，若俊者皆沉下僚，有深謀遠慮者，指爲迂誕驚衆；有讜語切諫者，指爲誹謗邀名；依阿取容者，自以爲智能；忘身竭力者，取譏于時輩。廟廊皆養資之人，議曹無譽諤之論，倚戚藉勢，妨功害能；而仕進無非科舉之流，招徠無非高蹈之士，英豪奇特，可用取天下者；困于罪謫，困于草萊，困於戎伍，困於宮祠岳廟，此其弊三也。無黨與之弊，天下將有舉讎者出；無時學之弊，天下將有異能者出；無資格之弊，天下將有崛起而至將相者出。欲得英才，不可廢公論，此所以又爲陛下謀也。宰相溺於好惡，諸將欺於功罪，御史護於時政，賞某人，罰某人，賞罰在大臣也，不在陛下；罷某事，行某事，罷行在大臣也，不在陛下。大臣擅權，陛下不斷，章疏每上，臣度陛下收視於穆清，依奏而已。又諸將握重兵，子弟典禁衛，倒持太阿，授人以柄，陛下思之否乎？此重國柄，臣所以又爲陛下謀也。生財無路，理財無術，而蠹財不窮，不識執政大臣獨何爲者，遂爲苟且之計也。失兩河，失五路，失山東，失兩淮，居民未有耕桑之期。四川財賦，止供本路之費；東南漕運，半虧祖宗之額。祖宗以天下奉天下，猶且未足；今日以兩路疲民，爲天下無窮之奉，則生財有路否乎？行營田不爲趙充國之計，則營田虛設也；置和糶不爲陸贄減水運之策，則和糶虛設也。兵冗未汰，官冗未省，兼并未革，不急之務未除，則理財有術否乎？祖宗天下，有使費者三：曰郊禮；曰黃河；曰北虜；而養兵不與焉。何者？西北分屯，且耕且守，賞賚有節，衣食有準，而歲之人亦常有餘。今日天下既失其半，又四川財賦不歸朝廷，計廟廷歲月用度千萬，皆取於東南，刻骨搥髓，民不聊

生，養兵之外，更有奉使無益之費，不識國家何辦哉？臣致身以事君，竭力以奉親，淵聖未還，徽宗在天，陛下筭路藍縷，仗大義以報怨，已遲矣！竭力事怨，天下後世以陛下爲如何主也？非爲虜情不測，萬一講和，不過分地割界，彼主我臣，歲責常貢，敵我中國，兩宮屬於虜，祖宗陵寢，屬於講，一匹夫猶有父母，猶有墳墓，猶有不共戴天之讎，陛下神明之主，忍捨陵寢，忍舍兩宮，而爲講和計哉？兩年三遣使，則民愈困，國愈貧，養兵之費愈不支，夷狄貪婪無厭，又不知何時而已，此蓄邊備，臣所以又爲陛下謀也。今日州郡，兩府爲之，宰相爲之，從官爲之，親舊爲之，監司帥臣，奉接不暇，尙敢按劾之乎？郡守有權勢而不發，縣官有親舊而不發，監司有觀望而不發，上下皆不發，欲致太平之治得乎哉？夫監司郡守之賢否，陛下所易察也；縣令之才能，不聞於陛下，此今日之極弊也。且以臣桑梓親所聞者，爲陛下條其一二：安福令陳定，廉而愛民之吏也，前年因民艱食，以撫治事，緩于奉行，當路劾之，遂至奪官，未聞諸監司荐其廉，擢而用之者，以無援故也。廬陵令王昌，賊而虛民之吏也，交結虜寇，專事貪殘，百姓訴之，有司解之，蓋秦檜之親黨故也。臣恭讀去年明堂赦書一項，有禁止虔吉教，訟以脅持州縣爲慮。臣意廟堂之上，有黨護虔吉賊吏者，故以此請爲張本也。州縣賢明，頑民畏之，良民愛之，罔圖空虛，鞠爲茂草，訟庭之下，日可張羅，賊污則吏長其惡，民受其毒，不訴于有司，何以伸不平之氣！或大臣有爲此請，是使天下冤枉者，無赴愬之路；賊污者容于時，而愷悌君子，亦鮮有激勸之方也。雖然，臣之州其可與虔等耶！虔驚從衛，掠江廣，而臣之州苦于虔，賊亦有年矣。陳邦光

虔人也，昔爲建康守臣，楊邦乂吉人也，昔爲建康通判。虜騎之入也，邦乂請死，邦光請降，二人所爲，忠奸已判，則虔吉可同日而語哉？州有死士，未聞旌別；縣訴賊吏，輒蒙重禁，國之綱紀如是乎？臣生是州，亦欲古人自期也。歐陽修以文章名，楊邦乂以死節名，縱不能效歐陽修之文，願效楊邦乂之死以報國，亦有年矣。州有是謗，臣實恥之，此擇守令，臣所以又爲陛下謀也。雖然，五不可，三急務，乃天下之輿論也，非臣臆說也。大臣固位而不欲言，小臣畏罪而不敢言，草萊之士，不達國體者，亦不能言，如臣去墳墓，捐妻子，三年于此，講聞天下計者已熟矣！若緘默不言，誰爲陛下言之？然則區區之言，非爲身謀也，爲陛下社稷計也。大抵自古中興與創業同，藝祖應天順人，取天下於掌握，陛下若欲同符藝祖，上當天心，下順人情，則取臣所請，斷而行之，乃生民之幸，社稷之福，如降付三省，看詳可否，大臣必請于陛下曰：此何事也，此不急也，此狂妄之言可罪也。臣死無憾，臣之言不用，則天下未卽中興，亦可爲陛下惜。臣愚不識忌諱，仰干天誅，臣無任激切待罪之至。

李綱知潭州，朱勝非知湖州。

李綱制曰：入總百揆，作股肱耳目之臣；出殿大邦，號禮樂詩書之帥，任是安危之責，孰踰耆舊之賢？具官李綱，學識淵微，氣概英特，修身自昔，非孔孟之言不師；許國以來，惟伊呂之心是似。屢展經綸之學，寔兼文武之資，慷慨百爲，夷險一意。方且辭功名而不有，占藪澤以自娛，未忘憂國之風，忍袖濟時之手，眷長沙之巨屏，居南紀之上游，地控荆湖，勢臨吳楚，惟威聲之先暨，奸慝自消；矧條

教之自孚，歌謠猶在。淮揚之徒得君重，其勿留行；方叔之克壯其猷，豈能無任，祇服朕訓，有光前聞。朱勝非制曰：方時多虞，惟爾一德，才幹日樞之運，力扶天步之艱。入告謀猷，有舟楫濟川之利；不動聲色，措宗社覆盂之安。辭功名而弗居，寄山林而均佚，粵從得請，亦既淹時。爰錫命于家庭，俾就臨於方面，眷惟茗霽，望最江湖，魯公之名節尚存，謝傅之風流未泯，矧孝思不遠，時得說于松楸；而仁政所加，愛不殊于桑梓，苟愁歎消於田里，則潤澤及於京師。

趙鼎知泉州。

初趙鼎罷宰相而出，知紹興府也。秦檜送別於江亭，鼎不赴，別筵而去。檜憾之，和議既成，已得三京地，檜謂可報鼎矣。乃以周秘知紹興府，秘與鼎素不協故也，遂移鼎知泉州。三月，呂頤浩加少傅，依前鎮南軍節度使，成國公致仕。

秦檜素憾呂頤浩，除呂頤浩西京留守，頤浩感疾，力請致仕，上許之。乃加少傅，依前鎮南軍節度使，成國公致仕。制有之曰：輔朕初載，遭時多虞，憂勤百爲，終始一節。屢卽齋壇之拜，再登鼎鉉之司，位與年高，功與德稱。適故疆之來復，惟元帥之是謀，方資衛社之忠，遽上乞骸之疏。察其誠悃，匪出僞爲，朕不敢以官職之事煩焉。進秩一等，擁節榮歸，其近藥物，專精神以自輔，俾爾壽臧，尙有後渥。頤浩遂復歸台州。

炎興下軼九十四

起紹興九年三月四日甲申，盡四月。

四日甲申，王倫交割京師。

三月甲申，兀朮出京城，王倫交割京師。是日，京城官吏百姓送兀朮至北郊，兀朮坐於壇上，勸酒爲別，應交割州軍官物，十分留二分外，八分般過河北送納。

馬擴爲荆湖南路馬步軍副總管。

馬擴爲沿海制置副使。時朝廷講和，大臣忌言兵事，馬知其弗合，遂逡巡求退，乞爲湖南馬步軍副總管，從之。會武岡洞首楊三天叛，勢搖荆湖，安撫使謝祖信謀于馬，馬荐張球、祖信、秦球守武岡，而擒三天，破其巢穴。

郭仲荀爲京城副留守，以張俊兵一千赴東京。

制曰：諸侯朝于方岳，未忘巡狩之勤；王略及于舊都，實重居留之任。肆頒明命，庸示眷懷。具官郭仲荀，賦性通明，受才英特，兼子房之智勇，慕卻縠之詩書，夷險屢更，忠勤不替，執干戈而衛社稷，援桴鼓以忘身家。入侍殿巖，載肅貔貅之衆；出分師閫，每寬疆場之變。建大將之節旄，加三公之位號，功高不伐，寵至益謙。朕永念神州，荐更震疊，悵遺民稔禍之久，屬殊鄰修好之初，故臣流落以焉歸，行旅凋零而未集，是用疇咨宿望，申錫洪恩，往司管籥之嚴，仍總兵符之重。惟爾拊摩疲瘵，勞來

散亡，慰父老之謳吟，消田里之愁歎，俾知朕旨，有若親臨，則予汝嘉，嗣有褒寵。

四月呂頤浩薨。

董華爲公行狀曰：公諱頤浩，字元直，滄州樂陵人。登紹聖元年進士第，累除河北轉運副使。宣和四年，朝廷乘契丹之衰弱，舉諸路之兵，欲圖燕薊，命童貫爲宣撫使，以蔡攸副之。時大將劉延慶統兵僅十萬，自涿州取燕山府，契丹之兵大集，與王師相拒于良鄉縣，殺傷亦略相當，正未有所處。會金人于十二月自居庸關引兵至燕山府，契丹之衆，聞風奔潰，金人遂有燕山府及檀順景薊等州。童貫蔡攸遣使往燕山府見金國主阿骨打，重許歲幣，求此四州之地，使者五六輩，往來商議，金人知貫攸意要燕薊以報天子，需索益廣，倍於歲賜契丹之數。議既定，金國兵遂回。貫攸引兵五萬前去撫定燕薊。貫攸至燕山，旬日卽班師，相繼詹度王安中知燕山府爲本路安撫使。是時郭藥師所統兵二萬，號曰常勝軍，又契丹刺面軍萬餘人，號食糧軍，費用錢糧，不可勝計，朝廷命公爲轉運使。公條奏燕山一路費用如此，雖窮天下之力，竭天下之財，必無以善其後，願詔三省樞密院，博議久長之策。徽宗震怒，沮壞邊事，先次落職降官，仍舊爲轉運使，兼經理燕山府，河北京東路財用。公在燕山僅二年，備歷艱險，每恐不能逃禍。是時金人漸生釁端，變詐反覆，邀求不已，徽宗感悟，憶公前日之言，遂復官職，進徽猷閣直學士。宣和六年，丁太夫人憂，公扶喪至濟南府營葬，未及掩壙，有旨起復，催促還任，不許辭免。公再至燕山府，又僅一年，金人初舉兵犯闕，旣與本朝講好班師，乃得

還建炎五年五月，今上卽位於南京。六月，召公赴行在，就道差知揚州。是年十月，聖駕幸淮揚。公前期繕治行宮，分處三省樞密院百司，及衛兵營舍，擾不及民而事辦。十一月，召對，公奏云：「臣竊以金人襲百戰之兵，一年之內，兩犯京闕，天祐陛下，躬有神器。臣竊觀天下之勢，以撥亂爲急，撥亂必先任賢退不肖，以清其時；用能去不能，以審其才；申信號令，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激其勸；恭儉節用，以量其財；徭役以時，以阜其民；竣其倉廩，實財用足，人安將和，則有必取之勢，無不成功的。陛下容算遠圖，布昭聖武，伏願任賢使能，信賞必罰，理財節用，積粟訓兵，裁抑恩倖，無令撓朝廷之權。搜選人才，使之任將帥之責；大開諫路，而擇其善；總攬羣策，而從所長，則何爲不成？何戰不勝哉？」上覽奏，劄稱旨。又旬日，再對，進劄云：「淮南兩路，北距海，南阻江，地利膏腴，形勢雄勝；陛下鑿輿順動，以慰天人之心，必得其宜矣。臣常謂強可以使之弱，弱可以致之強，昔漢高祖與項氏相持，百戰百勝，然垓下之役，一戰遂成帝業；越王兵敗，棲於會稽，卑辭厚禮，養兵蓄銳，有待而發，一戰遂收霸功。然則陛下駐蹕淮甸，豈非天意，所以資陛下興王業乎？伏願聚精會神，苦心嘗膽，期於除禍亂，致太平，實天下無疆之休也。改吏部尙書，公被旨令密具邊防事宜。公具奏云：「伏惟陛下卽位以來，仁民愛物之心，孚於四海；憂勤恭儉之德，格於皇天。是宜邊境安甯，萬邦蒙福，然而乘兵政敗壞之後，敵人以百戰之師，投隙而南，所向無前，適丁斯時，實勞指畫。傳曰：天下多事，聖哲馳騫而不足，茲誠多事之際，而聖哲馳騫之時，仰蒙大詢備禦之策。臣儒學進身，然嘗任西北緣邊去處，夷狄情僞，與夫戰陣之

略，粗聞一二；犬馬之齒，今已六十，筋力不能勝甲冑，衰邁不能從軍旅，顧有愚見，不敢緘嘿，輒陳今日備禦十策：一曰收民心，二曰定妙算，三曰料彼己，四曰選將帥，五曰明斥堠，六曰訓強弩，七曰分器甲，八曰備水戰，九曰控浮橋，十曰審形勢。條分而詳布之，深切當時之務。明年二月，金人以輕騎逼揚州，車駕倉卒南渡，公與禮部侍郎張浚聯馬奔及行在，僅得渡江，扈從至秀州，除簽書樞密院事，江浙制置使。公復召募兵四五千人，就鎮江之北，枕江下寨，與金人相持，僅一月，金人北去。苗傅、劉正彥狂謀不軌，公倡議約諸大將劉光世破之，朝于行在，即除尙書右僕射，扈從鑾輿，移蹕建康府，尋遷左僕射。公與張浚密謀誅范瓊，一軍帖然無事。是時天下盜賊蜂起，公謂金人方去，李成、靳賽等分據淮甸，京城隔絕，山東河北諸處，命令不通，其他寇盜，不可勝計。公以爲前此賞罰失當，將士解體，若非信賞必罰，無以大收將士之心，乃奏乞置三省樞密院賞功司，應自軍興以來，諸路立功將校借補等人，并許繳元立功手照，自陳朝廷看詳，隨宜推恩補借軍資。于是四方將士，莫不悅服爲用。自是士氣稍振，公指畫招徠諸路潰軍，盜賊殆將肅清矣。十月，金人渡江，王師弗能捍禦，繼渡浙江，逼行在，公憂憤不知所爲，乃力獻航海避狄之計；聖上浩然開納，時廷臣所論皆不合，惟聖意確然不移，車駕自明州登海舟，精銳之兵萬餘人，扈駕行在台州港，迤邐趨溫州，駐蹕月餘。是時金人已回鎮江，韓世忠以舟師扼江路，金人不得濟，公力請車駕回幸浙西，宜下親征之詔，以爲先聲，亟以銳兵策應世忠夾擊之，此一奇也。時車駕已駐蹕于越州，會中丞趙鼎上章詆公，公遂罷相。

後召赴行在，拜左僕射。公每奏陳金人侵犯不已；今又大窺川陝，皆燕人及中原叛逆協謀所致，古者兵交，使在其間，爲我之計，更宜遣使講和，以紓國難。前此所遣宇文虛中、王倫等數輩，雖拘留不還，勢當再遣使人，以驕其志。蒙上開納，遣潘致堯、高公繪使金國。後潘致堯等得歸，金國通和，蓋自茲始。其後使命相繼入國，和好遂成，卒迎太母，變輿暨徽廟梓宮南還。又奏駐蹕之地，最爲今日之急務，伏願陛下發中興之誠心，行中興之實事；今當先定駐蹕之地，要使號令易通于川陝，將兵順流而可下，漕運不至於艱險，然後速發大兵一軍，往江西、江南，以平羣寇；一軍往池州，至建府府處置，以就招安尚懷反側之人。於明年二三月間，使民得務耕桑，則大江以南，在我之根本立矣。然後乘今年大暑之際，遣精銳之兵，與劉光世渡淮，犄角而北去，由淮陽軍沂州入密州，以搖青鄆，命張俊躬親統兵，由河中府入絳州，以撼河東諸路，餘民心懷我宋未泯之心，知王師有收復中原之意，則中興之業可覩也。若不速爲之，遂巡過夏，則金人他日再來，不惟大江之南，我之根本不可立，而日後之患，不可勝言矣！臣嘗觀自古有爲之君，將以取天下者，弗躬弗親，則不能戡禍亂，定海內，伏望聖慈，考漢高祖馬上治之迹，法唐太宗櫛風沐雨之事，速圖之，不可緩也。臣竊見三四年來，金人纔退，士大夫及言事官及獻言之人，輒有怠心，便謂天下擴然無事矣。凡朝廷謀事，更唱迭和，甲可乙否，致機會可乘之便，往往沮抑不得行。臣以謂異日誤天下國家者，必斯人之徒也。今天下之勢，可謂危矣！既失中原，止存江浙、閩、廣數路而已。其間亦多曾經殘破，浙、西郡縣，往往已遭焚劫，浙

東一路，在今形勢，漕運皆非所便；若不移蹕于上流州軍，保全此數路，及漸近川陝，使國家命令易通于四方，則民失耕業，號令阻絕，俄頃之間，已至秋冬，金人復來，雖欲追悔無及矣。又奏臣仕宦以來，在西北極邊二十餘年，備見虜人之俗，于逐年四月初，驅官私馬水草牧放，號曰入澗。美水草入澗之地。澗之後，禁人乘騎，八月末方令出澗，飼以麥豆，以備戰鬪；又夏月弓力不強，射不能及遠，故虜人未嘗以夏月用兵。然自漢至唐，士大夫未有深知此理者。惟杜牧有言曰：漢伐匈奴，常以秋冬，當虜人勁弓折膠，種馬免乳之際，與之較勝負，故敗多勝少；若以仲夏月發兵，出其意外，一舉無唯類矣。臣竊觀陛下摠攬歲久，英武日躋，則舉兵北向以圖中原，此其時也。賈誼曰：日中必慧，月盈必虧，操刀必割。捨此機會而不乘，後欲追悔，何可及耶？今有兵十六七萬，費用不貲，朝廷竭力經營，錢糧常若不辦，曠日持久，必取於民，民怨衆離，乃自困之道，禍亂之所起，可不畏哉？今日戰兵，其精銳者，皆中原之人，數年之後，消磨必寢少，異時雖欲舉事，勢必不能，可爲深惜者也。臣年踰六十，累歲疾病，每恐溘先朝露，此志遂不得伸，輒敢冒昧陳述，乞賜聰察。又奏曰：近探報金人與劉豫舉大兵以窺川陝，若於來年三月間舉兵北向，必可牽制川陝之寇；萬一川陝參差，而王師既逐劉豫，川陝間聞之，必震恐，因遣韓世忠就近由西京入關，此亦一奇也。上開納此策，嘉歎不已。以公都督諸路諸軍，總師北向，公師次鎮江，台諫章疏，遂罷相。是歲冬，虜騎再犯淮甸，緣事關利害，因以邊防機事具夾，上親筆褒美，令陳利害。公即條具析爲十論上之。其一論用兵之策，其二論彼此形勢，其三論舉兵之

時，其四論分道進兵，其五論運糧供軍，其六論大兵進發，其七論經理淮甸，其八論機不可失，其九論舟楫之利，其十論并謀獨斷。上嘉其議而行之。薨諡忠穆。

林泉野記曰：頤浩字元直，齊州人。登元祐九年第，宣和末，進徽猷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在燕山，郭藥師執以犯闕。靖康初，奉祠居維揚。建炎初，加徽猷閣學士，淮東路安撫使，知揚州，權戶部侍郎。次年，張遇犯真州，節制諸將往拒之，至揚子橋，遇降，遷戶部尚書。上南渡，頤浩同簽書樞密院，江淮兩浙經制使，軍于江寧府。會苗傅、劉正彥擅廢立，頤浩聞之，慟哭，約劉光世、張俊、韓世忠、馬彥輔等合兵五萬勤王，敗正彥于臨平，傅與正彥遁去。上復辟，拜尚書右僕射、御營使，命對追討傅、正彥，皆伏誅。頤浩爲相，不務體貌，惟持賞罰，先公道，治賊吏，卹疲民，親作書幣以招羣盜，撥諸軍人衛軍，容稍振。是秋，轉左僕射，依前御營使職。粘罕入寇，乃請隆祐往洪州，上幸明越以避其鋒。虜旣逼，又勸幸海道，班直衛士謀殺頤浩，賴統制官辛永宗攻殺其黨，遂從駕航海至章安鎮。次年，由溫台聞虜衆退，上還越，以御史中丞趙鼎章罷爲觀文殿學士，提舉崇福宮。俄除建康路安撫大使，兼知池州。張道王渙、顏孝恭、巨師古、王燮、楊惟忠等六軍皆受節制。與李成將馬進戰于江州，爲進所敗。紹興元年，范宗尹罷，乃召還，而秦檜先已除右僕射。又富直柔、韓璜、辛道宗、永宗皆懷忌，常共詆訾，上悟其譖，拜頤浩少保、尚書右僕射，辭免少保，改特進，逐直柔、韓璜、道宗，請移蹕臨安，命李光、王瓊往太平州，執韓世清戮之。未幾，出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總管巨師古、崔增、趙延壽等兵以往，至潤州。

丹徒前軍反，劉光世遣使討滅。頤浩回荐朱勝非、孟庾、綦崇禮、黃叔敖、姚舜明，皆得進。秦檜黨與欲傾頤浩，上覺，罷檜三年。辛炳常同言頤浩不恭不忠十罪，以觀文殿大學士罷提舉洞霄宮，居台州。五年冬，起知潭州兼湖南安撫制置大使。七年，進少保，知臨安府兼浙西西安府制置大使，時行在平江，張浚請移建康，頤浩乃請赴行在，謀止建康之行，浚沮格不得見，從至建康，方獲對焉。上撫諭遣詣臨安。八年春，上欲還臨安，加少傅鎮安定江軍節度使，知建康府兼江東安撫制置大使，行營留守。力辭，罷爲醴泉觀使。及虜還河南，召頤浩赴闕。秦檜以宿憾除爲西京留守，置之危地。頤浩感疾，力丐閑，復歸台州，薨年六十九，贈太保。

炎興下帙九十五

起紹興九年五月，盡六月二十一日已。

五月張俊韓世忠來朝。

復南京歸德府爲應天府。許州爲應昌府。陳州爲淮寧府。潁州爲順昌府。壽州爲壽春府。曹州爲興仁府。渭州爲平涼府。慶州爲慶陽府。延州爲延安府。

州府之名，自陷僞之後，經金人及劉豫更改者，今復其舊。

孟庾爲西京留守兼河南府路宣撫使。路允迪爲南京留守兼應天府路宣撫使。李世輔入延安府。遂執夏國宰相王樞歸朝廷。

初李世輔奔夏國，乃說夏國發兵，可以取陝西五路。夏國主信之，發兵五萬，別差都統與世輔

共總兵政，以宰相王樞監其軍，長驅至延安府三十里下寨。世輔以二千騎至城下，問延安府守者

姓名，曰趙夷清。世輔曰：金人不道，殺戮我滿家良賤，我今提夏國精兵，爲亡者雪冤。呼夷清開門，夷

清曰：太尉自與大金爲仇讎，何與於大宋？而欲攻大宋之州府？世輔問延安府今爲誰守？夷清曰：大

金已割三京地界，還之大宋，已行赦書到府，官吏軍民拜恩畢，今爲大宋也。世輔驚，請赦文一驗之，

夷清以真本示世輔。世輔曰：然則世輔請以左右數十人入議事。夷清從之。門啓，世輔入城，見市井

間百姓歡笑之聲，乃知割地事審的。遂與夷清約，以單騎回軍中，併殺夏國頭領，南歸朝廷。卽復以

腹心數十人回軍中，聲言生執到延安府官屬。是夜王樞具飲于帳中，夏國都統與世輔皆在坐，夏國軍馬悉全裝鐵甲列寨下，酒三行，世輔命執到延安府官屬入，于是世輔腹心人，僞擁數人至帳下，世輔卽起掣刀，一手執王樞，一手殺夏國都統，帳下大喧，諸軍皆不知其因，聞風墮坑填谷死者莫知其數。迨曉，世輔招諭餘衆，得馬僅二萬匹，遂往延安謀欲歸朝廷。或謂世輔曰：太尉威聲著于大金與夏國矣！於大宋則未有寸功。當今之計，莫若就馬聚兵，長驅直渡黃河，乘勝取河北河東，獻於朝廷，則歸之爲有名矣。世輔猶豫，聞樓炤宣諭陝西，將及近境，有勸世輔見炤陳叙歸朝之意者。或者曰：不可！大丈夫不就功名則已，如欲就功名，若一見樓炤宣諭，雖欲渡河不可得矣。亦會炤以書與世輔期相見，世輔遂見炤，炤具揚天子德意，勉世輔速歸朝廷，世輔遂以王樞僭行，留馬在陝西。後欲起綱至行在，而金人敗盟，皆爲金所有。

士儂張燾祇謁寢回。

士儂張燾往西京朝陵，自陳蔡歷汝穎以至京洛，延見父老，布宣天子德意。迨至柏城，披荆棘，履榛棘，隨芻蕘治，展敬成禮而還。回到行在，卽日入對，燾具劄子奏曰：臣竊惟國家遭百六之災，至夷虜肆蛇豕之毒，禍流海宇，上及山陵。臣猥被使令，恭修祇謁之事，至于柏城，慟哭深惟虜罪，義難戴天，雖窮誅極劓殄滅之，未足以雪此恥而復此讎也。恭惟陛下聖孝天至，豈勝痛憤之情？願以梓宮兩宮之故，方且與和，未可遽言兵也。然祖宗在天之靈，震怒旣久，豈容但已？異時躬行天討，得無

望于陛下乎？矧惟自古戡定禍亂，非武不可，狼子野心，不可保持久矣！伏望睿慈，仰思累聖責望之重，俯念億兆漸向之切，益厲武將，益修武備，夙興夜寐，念茲在茲，以俟釁隙，起而應之。電掃風驅，雲撤席卷，盡俘醜類，告功諸陵，使天下誦之，萬世美之，如是，然後盡天子之孝，而爲子孫之責塞矣。上問諸陵寢如何？燾不對，唯言萬世不可忘此賊，上爲之黯然。燾又奏諸陵下石澗水，自兵興以來，涸竭幾十五年，臣至陵所，修誠禮畢，水卽大至，父老歎異，以爲中興之祥。上喜，後以語宰相曰：張燾言必不安。燾又奏，訪聞虜人於淮陽軍採木作筏，不計其數，又行造繩索甚多，不知其意安在，如此等事，在我豈可不知？諸將以朝廷嘗有不得遣間探指揮，各務省事，遂不復遣；虜人姦猾，廣置耳目，我之動息，彼無不知，虜人情狀，我則漠然不聞，臣竊惑之。臣又見黃河船盡拘北岸，悉爲所用，往來自若，比無一人敢北渡者，豈有是理哉！臣願陛下飭戒邊吏，謹封疆，嚴守禦，廣耳目，明斥堠，先事而豫防之，庶無後悔。又言新復州縣，官吏差遣，皆以賄得，公肆侵漁，取償百姓，乞令監司嚴行約束。又言撫綏之道，以安靜不擾爲先，今使命絡繹，民間困于將迎，不安其居，非所以慰來蘇之望。又言訪聞陝西諸帥，皆不相下，動輒喧爭，設有緩急，豈能使其協力？不若置一大帥，使之節制，則首尾相應，緩急可恃，願陛下留意無忽。燾之所言，切中時務，宰相秦檜方主和議，惟恐少忤虜情，故事皆不行。

六月二十一日己巳吳玠薨。

中書舍人王綸爲公墓銘曰：公諱玠，字晉卿，世居德順之隴。干公少沉毅，有志節，善騎射，知兵，

讀書能通大義，未冠，以良家子隸涇原軍。政和中，夏人犯邊，力戰有功，自是威名益振。建炎二年，金人內侵，已三載矣。春，渡河，出大慶關，略秦雍，所過城邑輒下。三月，還自鞏州，至鳳翔，隴右都護張嚴邀戰，失利，敵勢愈張。謀趨涇州，大將曲端拒守麻務鎮，命公爲前鋒，進據青溪嶺，逆擊，大破之。敵始有憚公意。三年冬，劇賊史斌寇興鳳，據長安，謀爲不軌，公擊斬之，轉右武大夫。四年春，擢涇原路馬步軍副總管。金人謀取環慶，大將婁宿以衆數萬出麻亭，公逆戰于彭店原，士殊死鬪，傷殺過當，敵懼引去；而曲端劾公違節度，坐降武顯大夫，罷總管。論者不平。未幾，復故官職，改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知鳳翔府，兼權永興軍路經略安撫司公事，進復長安。宣撫處置司將合五路兵與金人決戰，公謂宜各守要害以待其敵。秋九月，師次富平，都統制會諸將議戰，公又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何以戰？」宜據高阜，先爲不可勝者。衆曰：「我師數倍，又前臨鞏澤，非敵騎所宜不聽。」旣而敵驟至，囊土逾澤以薄吾營，軍遂大潰，而五路悉陷。巴蜀大震。公獨整衆保散關之東，曰：「和尙原積衆繕兵，列柵其上，或謂公宜屯漢中，以安巴蜀。」公曰：「敵不破，我不敢進，堅壁重兵以臨之，彼懼吾躡其後，保蜀之道也。」明年，改元紹興。春三月，敵將沒立果率銳兵，期必取而後進，公擊敗之。真拜忠州防禦使，兼帥涇原。夏五月，沒立復會別將烏魯折合衆數萬，使二將由階成出散關先至，公與之戰三日，大敗而去。沒立方攻箭箐關，公復遣麾下擊退，卒不得與。二將合轉明州觀察使，丁母嘉國憂，起復，尋兼陝西諸路都統制。敵自破契丹以來，狃於常勝，至每與公戰輒北，不勝其憤。冬十月，其元帥四太子者，

會諸道兵十餘萬，造浮梁，跨渭水，自寶鷄連營三十里，又壘石爲城，夾澗水與官軍相拒，公指揮諸將，選勁弓弩騎隊，番休迭射，矢發如雨，敵稍卻，則以奇兵旁擊，如是三日，度其困且走，則爲覆於神岔峪，待其歸，覆發，衆大亂，俘其將羊哥孛董及其西領三百餘人，甲士九百六十人，尸填坑谷者二十餘里，獲鎧仗數萬計，拜鎮西軍節度使。二年，兼宣撫處置使，司都統制，節制興文、龍州，敵久窺蜀，必欲以奇取之。三年春，哀其兵，又盡發五路叛卒，聲言東去，反自商於，出漢陰，擣梁洋，金州失守，公亟率麾下倍道疾馳，且調兵利閬，既至，適與敵遇，使人以黃柑，遺其帥撒離喝，敵驚曰：吳公來何速耶！遂大戰，饒風關，凡六日，敵皆敗，殺傷不可勝計。撒離喝怒，斬其千戶孛董數人，以死犯關，出官軍後，公徐結陣，趨西縣，或曰：蜀危矣！公曰：敵去國遠，鬪而死傷大半，吾方全師以制其吭，蜀何憂也！月餘，敵果退，加檢校少保，充利州路階成鳳州制置使。四年春二月，敵復大入犯仙人關，公預爲壘關旁，曰：殺金平，嚴兵以待。敵據阜戰，且攻壘，公命將士更射，又出銳兵擊其左右，戰五日，皆捷，敵復遁去。上聞之嘉歎，賜以親札曰：朕恨不撫卿背也。是役也，敵決意入蜀，自其元帥以下，皆盡室以來，又以劉豫腹心劉夔爲四川招撫使，既不得志，度公終不可倖勝，則還據鳳翔，授甲屯田，爲久留計，自是不復輕動矣。夏四月，徙鎮定國軍，除川陝宣撫副使。秋七月，錄仙人關功，進檢校少師，奉寧保定軍節度使。五年春，攻下秦州。六年，兼營田大使，徙鎮保定，靜難軍，公與敵對壘，踰十載，常患遠餉勞民，屢汰冗員，革浮費，歲益屯田至十萬斛。又調戍兵命梁洋守將治襄城廢堰，廣溉民田，復業者

數萬家。朝廷嘉之，每降璽書褒諭。七年冬，敵廢劉豫，且益兵衆以爲疑，公策其將去。九年春，和議成，上以其功高，復賜親札，進開府儀同三司，四川宣撫使，遣內侍賚告以賜，而公已病甚，扶掖聽命，自以賞過其勞，固辭，優詔不許。六月己巳，以疾薨于仙人關治所，享年四十有七。公用兵本孫吳，而能知其變，務遠大不求近效，故能保其必勝，御下嚴而有恩，視士卒之休戚如己，而同其甘苦，故人樂爲之死。其任將佐等功賞，斷以公論，無親故權勢之徇。故麾下諸將，多以功顯。既貴而自奉之約，不逾平時；至推以予士，則不少吝，故家無餘貲，至無宅以居。嗚呼！雖古名將，何以加諸。後胡世將爲川陝宣撫使，公弟吳璘適在軍中，一日從容問公所以戰，則曰：璘與先兄束髮從軍，屢戰西戎，不過一進卻之間，勝負決矣！至金人則勝不追，敗不亂，整軍在後，更進迭卻，堅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戰非累日不決，蓋自昔用兵所未嘗見。勝之道，非屢與之角者，莫能盡知。然其要在用所長，去所短而已！蓋金人之弓矢，不若中國之勁利；而中國之士卒，不若金人之堅忍，盡吾長技，洞中重甲，數百步外，則彼固不能及我，據其形便，更出銳卒，與之爲無窮，以沮其堅忍之勢，則我固有以制彼。至于決機兩陳之間，變化如神，默運乎心術之微，則璘有不能言者，以是知公之深于兵也。十年，詔立廟于仙人關，賜額曰忠烈，諡曰武安焉。

吳武安功績記序曰：忠烈吳武安公，中興名將，其撫養士卒似吳起，其勤儉精力似陶侃，違令必戮似孫武子，憂國遠計，不僥近功，似趙充國，身歿之日，知與不知，莫不流涕，又似李廣與羊祜也。

是以能勝所難勝，守所難守，以保全蜀，使有數年之壽，則中原之復可幾也。方其薨也，其長子未冠，而二季尤幼，胡宣撫爲行狀，不詢其子，使二舊吏立供，爲之墓誌。又據行狀而言，是以如是之不詳。乾道乙酉，予旣作補遺，志其大者凡數十事，以遺其少子參議；且類宸翰詔命碑鏤爲一集，目之曰：保蜀忠勤錄，庶備國史異時採擇。因使蜀士大夫知本末而後之爲大將者，有所矜式。書成，人善讀之，薦紳傳遺，已滿四川，然意尙有遺也。近得明庭傑從政所撰功績記，文實語詳，果有未聞知者，詢其來由，則云方忠烈用兵，渠在張魏公幕府，親所聞見，宣撫司參議馮康國元通命記其事，是可信也，因鏤之集中，以補遺焉。岐下張發書。

炎興下帙九十六

一起紹興九年六月二十一日己巳，盡其日。

吳武安公功績記曰：吳玠字晉卿，世居德順之隴干，曾祖謙，太子太保。祖遂，太子太傅。父辰，少保。三世皆以義烈聞。侯少沉毅，尙氣節，長於騎射，曉兵法，讀書能通大義。未冠，以良家子隸涇原軍。政和中，夏人犯邊緣，鏖戰立功，補進義副尉權隊將，討浙西賊方臘，破其衆，又破河北賊，累功轉忠訓郎，權涇原第十一正將。夏人攻懷德軍，以百餘騎突擊追北，斬首百四十有六，轉秉義郎，擢本路第十二副將。建炎三年，金人內侵已三載矣，春渡河出大慶關，婁宿殘長安，鼓行而西，跨鳳翔汧隴，不浹旬，降秦州垂頭，熙河，隴右大震。熙帥張深遣偏將軍劉惟輔禦賊，殺其帥黑風大王，婁賊失勢遁走。深更遣隴右都護張嚴以兵繼進，嚴趨鳳翔，戰五馬坡下，兵敗死之。惟輔自鳳翔石鼻寨遁歸熙州，經制司統領劉彥希棄鳳翔歸曲端，端斬以徇，端與侯大兵屯北原，堅壁不動，金人謀趨涇州，端拒守麻務鎮，遣侯以前軍討賊，侯進據青溪嶺，逆擊，大破之。轉武義郎，涇原路兵馬都監，知懷德軍。冬，以本道兵復華州，城破，將士無殺掠，民皆安堵，轉武功大夫忠州刺史。劇賊史斌寇興鳳，據長安，謀不軌，侯進兵，夜襲其城，曲出戰，斬其首，轉右武大夫。四年春，擢熙河路馬步軍副總管，金人謀取環慶，大將婁宿以衆數萬攻麻亭，侯逆戰于彭店原，士殊死鬪，殺傷過當，而曲端劾侯違節制，降武顯大夫，論者不直。未幾，復故官，改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知鳳翔兼權知永興軍路經略安撫使。

司公事，進復長安。轉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先是，侯與曲端起兵涇原，招流民潰卒，捍禦金賊，所過人供糧積，道不拾遺，猛士如林，甲軍蔽野，每戰必先占高原必勝之地，未嘗敗衄。賊稍北退，河東不敢逾河飲馬。時朝廷遣樞密張公、董師川、陝許以便宜，不從中覆樞密，移檄諸路將臣。賊與大戰，召端與侯問籌策。端云：平陽曠野，賊便于衝突，而我軍未皆習戰，須教士十年，然後可以大舉。侯云：高山峻谷，我師便于駐隊，賊雖驍勇，甲馬厚重，終不能馳突，我據嵯峨之險，占關輔之勢，賊雖強悍，不能據我尺寸地。宣幕僚佐，一以爲迂緩，一以爲怯懦，置其言而不用，棄其人而弗親。秋九月，師次富平，都統制會諸將議戰。侯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將何以戰？且徒據高阜，制賊馬衝突。諸將皆謂不然。云：我師數倍，又前臨葦澤，非鐵騎所宜。都不聽。既而賊驟至，囊土逾淖，以薄吾營，王師大潰，五路悉陷。巴蜀大震。侯獨整衆保散關之東，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其上。或謂侯宜進屯漢中，以守巴蜀。侯曰：賊不破我，詎敢輕進。吾堅壁重兵，下瞰雍旬，彼懼吾襲其後，保蜀良策也。越明年，改元紹興。春三月，金國沒立郎君率銳兵犯原上，期必取而後進。侯擊敗之，眞拜忠州防禦使。夏五月，沒立及渾女郎君馬五太師耿太師復會別將烏魯、李董、折合、李董使二將由階成出大散關，先至。侯與戰二日，連勝，而沒立方攻箭箐關，侯遣摩下擊退之，不使二將合分兵掩襲，兩皆潰去。轉明州觀察使，詔詞云：朕以經理二陝，付之樞臣，奉將天威，式遏亂略，非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相與戮力盡忠，內撫外禦，則戡定之期，未可歲月冀。膚功來奏，獎賞是宜。忠州防禦使秦鳳路經略安撫使馬步軍

都總管吳玠，材氣不羣，忠勇自奮，策足功名之會，騰聲關隴之間。比者擢帥涇原，盡護諸將，岐山之戰，尤爲雋功，獲其酋豪，醜類折北。是用酬其多捷，陟以廉車。夫雄職美官，朕所以待功能之士也。益奮爾烈，朕無憂焉！可特授前件官。未幾，丁母劉氏嘉國夫人憂，起復，尋兼陝西諸路都統制，誥詞云：孝移于忠者，聖人之格言；國爾忘家者，人臣之彝憲。而况分闔外之寄，統諸路之師，淬厲以須，枕戈待旦，其可以親喪廢乎？觀察使吳玠，比以功伐，凌階顯榮。卻敵有沉果之機，馭軍適威愛之濟。戰多由率，懋賞旣行，遠深風木之悲，方治金革之事。矧臨敵忌于易將，而軍制庸于奪情，其安厥常，無曠爾職。苟能揚名於世，以顯父母，則孝忠之道兩得矣！爾其勉哉！可特授陝西諸路都統制。金賊自破，契丹以來，狃于常勝，至是與侯戰，輒北，不勝其憤。冬十月，元帥四太子會諸道兵及正甲女真數萬人，造浮梁跨渭水，自寶鷄連營三十里，壘石爲城，與侯拒戰。侯指授諸將，選勁弓強弩，期以必死。番人迭射，賊稍卻，則以奇兵乘險據隘，橫攻夾擊，如是三日，度其必困遁走。侯遣麾下伏神岔峪，待其歸，敵果遁走，伏發賊潰，俘其部將羊哥大孛堇及酋領三百餘人，甲士八百六十人，尸填坑谷者二十餘里，獲鎧甲數萬計，乘夜併兵劫賊大寨，四太子全軍陷沒，勦殺殆盡，幾獲四太子，授鎮西軍節度使。御前差中使任充賈詔就賜云：兵勢無前，用兼必勝之將；王靈克布，允伸敵愾之威。眷我虎臣，時獻戎捷，受盡護諸將之任，當兼總兩帥之雄。控臨要衝，遏制侵軼。永念雍州之域，久罹羯虜之災，屬敵勢之方張，厲兵鋒而益倍，陰設奇伏，躬率啓行，俘當戶之衆酋，殄引弓之羣醜，威聲遐暢，凱奏

上聞，班勞策勳，敢後疇庸之典。建牙擁節，益隆制閫之權。肆衍戶租，仍加貞食。並頒徽數，式示眷懷。於戲，迪果毅於戎昭，盡申威於武備。方乘戰勝之功，行賜山河之誓。勉恭乃事，圖報異恩。可特撫鎮西節度使陝西諸路都統制武功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紹興二年，兼宣撫使司都統制節度使。興文龍州賊久窺蜀，必欲以奇取之。撒離喝與四太子懲前日之敗，不敢窺和尚原。紹興三年春，裒其兵三十萬，又盡發諸路簽軍，聲言東歸太原，反自商於，出漢陰，擣梁洋，金州失守。侯亟率麾下騎兵，倍道疾駛，晝夜數百里，急調兵利園，徑趨金洋。先以黃柑數百枚犒賊帥曰：大軍遠來，聊奉止渴，今日決戰，各忠所事。撒離喝以杖擊地大驚曰：吳侯，爾來何速耶？不敢進。盤桓累日，侯得以其暇治饒風嶺寨柵。方據要害，而賊已麾中軍急上，遂大戰饒風嶺上。凡六晝夜，賊皆敗。撒離喝大怒，斬其千戶李革十數人，以死犯關。又潛軍間道踰蟬溪嶺，出官軍後，斷侯援兵。夜徑趨西縣，或曰：蜀危矣！侯曰：賊掃地而來，去國遠鬪，而死傷大半，吾以全軍扼其吭，蜀可無憂。侯遂爲清野之謀，分屯諸將，示以擣虛之勢。賊使旋行中梁山，浹月，一夕潛遁。撒離喝歸，乃服侯善用兵，勢不能破，則密遣通書，百端間誘，言金國威德之盛，智勇之奇，甲兵之強，公宜相時而動。侯復書云：玠謹白。金國都統足下，遠蒙示書，具審雅懷，士各有主，不容緘默。彼已之情不通，空相猜貳，無復平定時也。輒據愚悃，用答雅貺，惟足下亮之！夫華夷異分，此天下大義，古今常理，順之則治，逆之則亂。披觀傳記，數千百年夷狄之亂中華，與夫叛臣賊子，稱兵犯順，率不旋踵，夷滅無遺類者，以其悖大義，反常

理，神人憤疾，天地不容也。我太祖皇帝，挺生五季，遭時昏亂，堅守臣節，委質柴氏，伏順討逆，功塞宇宙，屬世宗棄代，歷數有歸，百萬之衆，懽呼擁戴，不得已而君之，不殺一士，不墮一城，與堯舜何異哉？深仁厚德，布護涵養，行二百年，民至老死，不識干戈，上下狃習，武備不修，戎器不備，賊盜乘之，羣縣瓦解，至今五六年而未定，此蓋太平日久，持盈守成，失其道也。而謂金國威德之盛，甲兵之強，能至是乎？且金國行師，戰勝得志，亦有由也，陷城破邑，縱士剽掠，恣其所取，卒徒貪得，鼓勇爭奮，勝則勝矣，而殺傷殘賊，變動和氣，亦已甚矣！以此用士，利盡則士不可使；以此決勝，財殫則戰不可必，足下視今之天下，何如？遭焚燒者，十不存一二，耕農失業，商賈流亡，餓死者相枕藉，所謂財利何有哉？竊憂足下之士，自是不可以使；足下之戰，自是不可以必，足下亦可以少休矣！乃復聚青徐之壤，掖扶斗筲之子，傳作擁虛器，彼劉豫者，嘗北面本朝，備位臺省，負上皇拔擢之恩，臨難畏懦，不能以死報國，而乘便抵間，倖僥非望，三尺童子，皆知鄙棄，而唾罵之，其尙何顏面以視聽于天地之間，望天下歸之耶？然金國既以夷亂華，又挑豫賊，以臣反君，顧天下大義，古今常理，金國盡掃除之矣！而欲以靖亂，不知適所以召亂也。主上聰明孝友，慈仁恭儉，聞于天下，如奉使金國不能留，暨京師變故，適從兵藩闈，謳歌攸屬，嗣位應天，實太祖興旺之地，天意昭昭，可見矣！維揚之役，大兵奄至，倉皇無備，中外失色，然大駕南下，橫衝風濤，幾數千里，如行衽席，斷役之卒，無一不備，而金國之士，流溺沉死者過半，此足以見天之不棄趙氏，卒欲安全之也。今乾象清明，星緯順行，隆冬屆寒，日星溫晏，盛陽

陰剝，此中國之福，民心日以固，士氣日以振，太平可指日而俟。以金國之衆，自稱多材，豈無深明天道，而不知審擇取舍，安定天下，尙爲前之紛紛果何爲耶？往者契丹與中國結爲兄弟，駢旄相要，天日是誓，虜使往來，絡繹于道，兩朝赤子，實使安之，而我納邪人之謀，忽棄載書，墜失大信，故上天薄罰，降此災戾，然核其禍端，窮其亂源，鼓作交鬪，金國與有力焉。比聞契丹仇怨金國，深入骨髓，渤海奚霫從而和之，將會召英豪，糾集族類，借援中國，南北通款，復尋舊盟，併力合勢，以逞憾于金國。之兵，暴露鬪戰，淹閱歲時，力疲氣衰，腹背受敵，足下能保必勝乎！開機會，殞威名，墜成功，蔓後患，徒資天下萬世口舌之士，詆薄姍笑，金國獨何取也？玠世爲宋臣，食趙氏之祿，孕子育孫于中原之地，儻有二心，天地鬼神實誅之！乃辱貽說使，相時而動，足下度玠豈苟得無恥，見利忘義者也！一言之失，駟馬莫及，竊爲足下惜之！春律方初，萬彙熙泰，惟逝去墳墓，羈遊萬里之遠，軍中倥傯，願復樂否？更冀加謹眠食，養以新春和平之福。玠白。撒離喝得書大不平，日與諸將熟議攻玠。紹興四年春三月，賊復大入，撒離喝四太子蓄忿既久，糾領兵數十萬，轉三河之粟，魚貫蟻附，吋意取蜀，自元帥以下，皆盡室以來。又以劉豫腹心爲招撫使，召諸路簽軍列屯寶雞，綿亘數百里，進攻鐵山，鑿崖開道，于仙人關高嶺上立大柵，下瞰侯營，循嶺東下，直攻侯軍；侯自以萬人當其前，公弟總管吳璘由七方關，不待會合，率輕兵倍道入援，見兄。四太子聞之，與皇弟郎君分領萬戶酋長，擁兵急往攻殺。金平塋砦對壘，劄連珠硬砦數十座，又來侯營前立礮數座，擊我營。侯令營中併發神臂弓，飛大礮，斃

賊無數。統制官田晟總兵深入追賊，賊又發生兵若餘擊營左，侯分兵力戰卻之，賊不退，又添生兵擁洞子雲梯直前搭城身。侯兵向前，用礮打洞子碎，用撞竿撞雲梯倒。賊怒，縛虛柵戰樓，別遣大李董擁銳卒萬餘，一發乘城。侯令統制官楊政領長鎗刀手，深入刺打隔斷。賊又遣二李董總正甲金人二萬，夾攻柵兩脅。吳璘左右遮護，血戰殺賊，賊皆引卻。撒離喝駐馬回顧，良久云：吾得之矣！翌日，號令諸軍併力，只攻侯營兌方一樓子，自寅至午，危甚。姚仲馬統領只在樓上酣鬪，樓已傾側，仲以絹爲繩，拽使復正，賊以火焚樓柱，仲以酒壺擊滅火，賊布神臂弓東嶺下，侯亦發神臂弓五百隻與之對射。賊去，卽遣王萬年劉鈐轄澹水王武宣贊分紫白旗入，賊奔潰。抵夜，侯別遣五將分更劫寨，晝夜數十合，金人困憊，死傷以萬計，卽斂兵宵遁。殺死千戶萬戶甲軍萬餘，得傍牌統鎗金鼓旗幟數千件。左軍統制張彥夜劫賊橫山砦，斬首千級，生擒將餘二千人。侯又遣統制官王俊設伏河池，扼賊歸路，生擒百餘人，斬首千級，得甲馬旗幟無數。侯悉兵尾襲，直過和尚原去。上聞之嘉歎，賜以親札云：史謂趙充國沉勇有大略，其用兵以全師保勝爲策，乃漢中興良將也。朕嘗思其人，以濟大業；比見宣撫司奏，金人擁大兵而來，有吞噬四川之心，卿能保關克敵，挫彼虎狼之銳，而壯朕興復之威，非謀以濟勇，能若是耶？朕之所思，今乃見之；但恨阻遠，不得撫卿背而慰朕心也。更在不驕其志，益厲軍情，則所謂濟朕莫大之業者，非卿而誰？已降親筆，除卿宣撫使及繼以朕所御戰袍器甲等賜卿，想已必達。今朝廷見議賞典，先飛此數字，聊寫朕懷。金人久不得志，則還據鳳翔，授甲屯田，

爲久留計，自是不敢輕動。侯以熙河經略司關師古，自洮岷領選鋒統制李進前軍統制王師古，後軍統制戴越，打糧河州，襲大潭縣，掩骨谷鎮，賊慕容洧拔寨去。師古由殺馬谷攻焦山，務焚田家村園子谷，深入賊境，至石要領，忽遇金賊大兵，一戰敗績。師古旋師大潭，內懷慚懼，悉還兵宣司，隻身往降賊。侯愛此軍忠義，無一人騎從。師古叛者，撫存勞徠，捐其家財，厚資給之。兩軍既合，中外一心，失一匹夫於師古，得萬貔貅於行陣，侯由此兵精甚。四月，徙鎮定國，除川陝宣撫副使。秋七月，朝廷錄仙人關功，進檢校小保奉甯保定軍節度使。五年春，侯向天水山奇兵下秦州。六年，兼營田大使，徙鎮保平，靜難軍。侯與賊對，交戰踰十年，熟其軍壘曲折，知其部領堅脆，常以一當百；惟患遠餉勞民，屢汰冗員，節浮費，歲屯田至十萬斛，又調戍兵命梁洋守將治襄城廢堰，廣溉民田，復業數萬。朝廷嘉之，璽書褒賞。七年冬，賊廢劉豫，召諸道兵，聲言入蜀，侯獨謂不然，策其將去，已而果然。和議成，上以侯功高，賜親札，進開府儀同三司，四川宣撫司；而侯已疾，自以賞過其功，固辭，優詔不許。九年三月，侯以疾革，乞解事。天子惻然憂之，命成都守胡世將訪蜀善醫者治其疾。又馳國醫往視，未至而侯以六月己巳薨於軍，享年四十七。己亥，遣表聞，上震悼，輟視朝，特贈少師。九月丙申，其弟璘奉喪葬於德順軍永洛城。十一日戊申，上念公不已，賜錢三十萬，擢璘龍虎衛四廂都指揮使，以慰恤其家。侯能撫士卒，同其甘苦；至軍政，則斬刈一不貸，故人人効死。如建炎二年，曲端屯麻務鎮督戰，使遣列波三百七十餘人於大谷比較嶺逆戰，矢石未交，望風奔潰，伏匿山谷。四年，侯招兵奏鳳前

三百七十餘人，出赴招安。侯問詢再三，搜索非是，五六人斥遣之，餘三百七十人悉斬於遠亭。去秦州十里，士卒股慄，自是出戰，人皆効死。至第功賞，則斷以公論，無請託之私。性樂善，每觀史傳，有可師者，必書之座右。日誦兵書，其用兵本孫吳，而能窮其變化。雖功高貴顯，而居常極儉約，至推以予士，則略無少吝。其歿也，家無餘貲，至無宅以居。三子拱、右、武郎，摠摠皆爲文官承奉郎，以經史自娛。庭傑嘗試論之曰：漢皇甫規、張奐皆生長山西，應賢良，中高選，規以詩易傳授門弟子三百餘人。奐著尙書疑難三十餘萬言，以垂世設教。二公尙文棄武，俱任度遼將軍，破胡虜以千萬計。觀規自布衣時，以西羌深入，上書願假近邊無用坐食之兵五千，使規爲將，上可以除患，下可以納降。奐每言大丈夫處世，當爲國家誅滅胡虜。嘻！此皆前輩豪俊語。邇者天子知元通與吳侯相知之深，想吳侯諸子必皆稔聞。今元通功高言重，若他日會晤吳侯家，一朝奉當語之曰：山西出將，二公家世邊人，將門出將，二公奕世將種，大丈夫當用長鎗大劍安天下，安從文官學弄筆墨也。元通曰：然俊民論議，極有補於世，當併爲我書於吳侯傳末云。宣撫司薦士明庭傑記。

林泉楚記曰：吳玠字晉卿，德順軍人。沈勇知書，少隸曲端爲將，張浚宣撫川陝，用爲都統制。紹興元年十月，金人陷鳳翔府寶雞縣，至和尚原。玠遣弟璘及統制雷仲三戰皆敗之，又敗之神岔峪口，自是累三十餘陣，皆克。擒萬戶羊哥孛堇，粘罕壻也，及不路孛堇二十餘人，兀朮中箭而遁。蜀土賴之，以功加鎮西軍節度使。浚還朝，留玠守川口。四年，兀朮欲入寇，劉豫弟益方知長安，密使告玠。

爲備。二月，果犯興州仙人關，兀朮使人謂玠曰：趙氏已衰，不可扶持，公來當擇善地，百里而王之。玠曰：業已事趙氏，不敢有二。於是尅期與虜戰，大敗之。自後每遇輒勝。都統郭震爲兀朮所襲，敗。玠日與慶戰，郭震亦復攻之，虜又敗。四月，玠再敗虜于鳳州，幾獲兀朮，復秦鳳隴州，降簽車七萬。玠對敵，常乘肩輿作樂。除陝西宣撫處置副使，進檢校少保奉甯保定軍節度使。五年，以所統爲行營後護軍。六年，檢校少保靜難軍節度使，軍於興州。九年，議和，改宣撫使，仍開府儀同三司。六月，以疾薨，年四十七。賜錢三十萬。弟璘加開府儀司，主其軍。三子拱、總、擣，部曲楊政、田晟、姚仲、王彥、雷仲皆名將。

炎興下帙九十七

起紹興九年七月，盡十月十一日戊午。

七月王倫藍公佐往金國。

王倫以奉使金國，至東京權留守。至是，東京留守孟庾至京師，倫遂與其副藍公佐渡黃河北去，自此留倫不還，獨遣公佐歸。

金人殺兀室蕭慶。

節要曰：誅兀室蕭慶詔。朕席祖宗之基，撫有萬國，仁幃德覆，罔不臣妾，而帷幄股肱之舊，敢爲奸欺。開府儀同三司尙書左丞相陳王希尹希尹，兀室之名。猥以軍旅之勞，寢備宰輔，陰懷險忍，出其天資，蔑視同僚，事輒異論。頃更法令之始，永作國朝之規，務合人情，每爲文具，比其改革，不復遵承，幾喪淳風，徒成苛政。至乃未稟詔諭，遽先指陳，或托旨以宣行，每作威而專恣，密布黨與，肆爲誕謾。僭奢玉食之尊，荒怠梟鳴之口。廟諱獨擅國家之利，內睽骨肉之恩。日者師臣密奏，奸狀已萌，蚤弗加誅，死不瞑目；顧雖未忍，灼見非誣，心在無君，言亦不道，逮燕居而竊議，謂神器以何歸？稔於聽聞，迄致彰敗，躬蹈前車之既覆，豈容蔓草之弗圖？特進尙書左丞相蕭慶迷國罔悛，欺天相濟，將致於理，咸伏厥辜。嗚呼！賴天之靈，既誅兩觀之惡；享國無極，永保億年之休。咨爾臣民，咸體予意，神麓記曰：乃三十尤室與國同姓完顏氏，母妊三十箇月生，名曰兀室。年也。長而身長七尺餘，音如巨鐘，面貌長而

黃色少鬚髯常閉目坐怒睜如環創撰女真文字動靜禮法軍旅之事暗合孫吳自謂不在張良陳平之下初兀朮往祁州元帥府朝辭既畢衆官餞於燕都檀州門裏兀朮甲第夜闌酒酣皆各歸惟兀室獨留嗜酒嚙兀朮首曰爾鼠輩豈容我嚙哉汝之軍馬能有幾何天下之兵皆我兵也言語相及兀朮佯醉如廁急走騎告秦國王宗幹云兄援我秦國王與兀室從來膠漆及謀誅魯宋之後情轉相好遂言語遮護之曰兀室實有酒豈可信哉兀朮出次早以辭皇后爲名泣告皇后如前后曰叔且行容款奏帝爾兀朮遂行后具以此語白東昏使兀朮親弟燕京留守紀王阿魯追兀朮至良鄉及之回兀朮密奏帝曰朕欲誅老賊久矣奈秦國王方使援之至此自山後沿路險阻處令朕居止善好處自作捺鉢以我骨肉不附已者必誣而去之自任其腹心於要務之權此奸詐之萌惟尊叔自裁之是夜詐稱有密詔入兀室所居第宅執而數之賜死同男臥魯南撒瀛虛哥濛鐵哥滋四子遇害右丞蕭慶并子男亦被誅。

松漠記聞曰陳王兀室加恩制貴貴尊賢式重儀刑之望親親尙齒亦優宗族之恩朕俯迫羣情祇膺顯號爰第景風之賞孰居台曜之先凡爾在廷聽予作命具官屬爲諸父身相累朝蹈五常九德之規爲四輔三公之冠當艱難創業之際藉左右宅師之勤如獻兆之信著龜如濟川之待舟楫迪我高后格於皇天屬正統之有歸賴嘉謀之先定緝熙百度董正六官雍容以折肘腋之姦指顧以定朔南之地德業茂著古今罕倫迨茲慶賜之頒詢及僉諧之論謂上公之加命有九而天下

之遠尊者三；既已兼全，無可增益，乃敷求于載籍，仍自斷於朕心，杖以造朝，前已加于異數，坐而論道，今復舉於舊章，蕭相國賜詔不名，安平王肩輿升殿，併茲優渥，以獎耆英。於戲！建無窮之基，則必享無窮之福；錫非常之禮，所以報非常之功。欽承體貌之隆，共對邦家之祉。

又曰：己未年五月，客星守魯，兀室占之，太師曰：不在我分野，外方小裁無傷。至七月，魯克宋滕。

虞諸王同日誅。庚申年，星守陳太師以告宇文語兀室，兀室封爲陳王。兀室不以爲怪。至九月初，燕京統

軍反，統軍兵皆契丹人，余覲謀誅西軍之在雲中者，盡約雲中河東河北燕京郡守之契丹漢兒，而令誅女真之在官在軍者，天德知軍僞許之，遣其妻來告，時兀室爲西監軍，自雲中來燕，微聞其事，

而未言於通事漢兒那也。回行數百里，那也見二騎馳甚遽，問之曰：曾見監軍否？以不識對。問爲誰？

曰：余覲下人。那也追及兀室，曰：適兩契丹云：余覲下人，既在西京，何故不識監軍？北人稱雲中爲燕京。恐有

奸謀，遂回馬追獲之，搜其靴中，得余覲書曰：事已洩，宜便下手。復馳告兀室，余覲微覺，父子以遊獵

爲名，遁入夏國。夏人問有兵幾？何云？親兵二三百。遂不納。投韃韃，韃韃先受兀室之命，其首領詐出，

迎具食帳中，潛以兵圍之。韃韃善射，無衣甲，余覲出敵不勝，父子皆死。凡預謀者悉誅，契丹之黔，漢

兒之有聲者，皆不免。

又曰：兀室第三子撻撻，勁勇有智，力兼百人，兀室常與之謀。圖蒲路虎之死，撻撻承諾，自

後執其手而殺之，爲明威將軍。正月十六日，挾奴僕十輩入寡孀家烝焉。兀室在闕下，虜都其長子

以告，命械繫於家。兀室至，問其故，曰：放偷故爾！兀室命縛，杖其背百餘釋之，體無傷。虜法：縛者必死，撻撻始謂必杖，聞縛而驚，遂失心歸室，不能坐。呼曰：我將去！人問之曰：適蒲路虎來，後旬日死，兀室哭之慟，曰：折我左手。是年九月，兀室亦坐誅。

節要曰：兀室獵居庸關之東，憩於山上，遙見二馳遞者，相遇於道，立馬交談，久而分去，兀室疑之，命數騎追一人至，詰曰：爾何人也？曰：余覩使者，以軍詣燕山，橋里亦契丹也。兀室曰：爾適相遇者，彼何人也？曰：彼乃橋里統軍使之余覩者。兀室曰：爾等適立馬話及何事？曰：問候。兀室曰：非也，問候之語無許久。又曰：話別。兀室曰：亦非也。話別之語無許久。又曰：敍家事。兀室曰：家事故非立馬敍。又曰：敍往事。兀室曰：往事亦非立馬敍。馳者詞窮而赭，又且戰慄不已，兀室察其言色，兼素疑余覩，橋里皆契丹反覆之徒，因以詐折之曰：我知爾二人爲余覩輩議者，近有人密告，余覩橋里反期，於今日各有使至，我故來此伺之，果得爾輩，夫何隱焉。馳者實余覩議反者也。彼謂兀室果知，故不敢隱。余覩之叛由是敗。粘罕自燕山令兀室西捕余覩，兀室至雲中，余覩已走，兀室盡誅余覩殘黨，及擅殺粘罕次室蕭氏，回至燕山，請罪於粘罕曰：蕭氏本契丹之元妃也，與兄實乃仇讎，實不得已而從之，彼素忍死以事兄者，將有待於今日也。今既見事無成，恐或不利於兄，且兄橫行天下，萬夫莫當，而此人帷幄之間，可以寸刃害兄於不測矣，事當預防！况今至此，某以愛兄之故，已擅殺之。粘罕起而謝之，既而泣下。噫！禽獸同心若是，宜乎能成功也。兀室姦猾多類此，粘罕之下，諸酋不及也。

八月蘇符爲禮部侍郎爲賀正旦國信使使於金國。
鄺延路經略使關師古來朝。

關師古先自陝西叛去及新復陝西地歸於朝廷師古來朝有認旗二面擁於馬後曰天下弓馬客一國教頭師初渡江凡見者莫不大笑。
十一日戊午金人族誅魯國王都元帥撻懶。

張匯金虜節要曰初撻懶爲元帥宗盤爲上相二人據內外之權共圖不軌兀朮既平宗盤之難馳至燕山以圖撻懶除魯國王撻懶爲燕京行台左丞相簽書杜充爲燕京行台右丞相命初下撻懶謂使者曰我開國之功臣也何罪而使我與降奴杜充爲伍耶不受命遂叛初欲南歸朝廷不克既而北走至沙漠儒州望雲涼甸兀朮遣右都監撻不也追而獲之下祁州元帥府獄至九月十一日伏誅撻懶臨刑嘗謂兀朮曰我開國起義之功臣也爾與我之功固有間矣今小曾在上聽任讒邪殺戮股肱我恨圖之晚也我死之後禍必及爾請速圖之無効我輩兀朮俛首無言。

苗耀神麓記曰魯國王撻懶罷都元帥以四太子兀朮代之差吏部尙書亨作天使就祁州問罪撻懶謂無罪見誣遂與三子宗伴宗旦宗望

乃秦檜伴武讀者也。

同妻榮哥妃共議曰雖奪我元帥府兵

馬尙有本千戶及強壯得力家人部曲可從山後詐爲趨涼徑往闕下問因何罪如是罷權忽有親信契丹人召哲郎君知其謀遂告訐於兀朮急點強兵五百騎追至虎北口逢撻懶父子車營誘而

執之，聞奏，遂賜死於祁州。三子及妃皆遇害。

遺史曰：初秦檜在虜中，與撻懶相善，檜還朝爲宰相，聞撻懶封魯王，檜欲間撻懶使虜，乃令高益恭齋書與撻懶。益恭者，燕人，與檜通心腹，隨檜歸朝，檜授以承信郎，令齋書賀撻懶封魯，勸撻懶就封以治魯地，且已爲南朝宰相以相應，令劉光世差人送益恭至沂州，劉冷莊金人寨，取收文字。光世令漣水軍山寨統領官王勳送益恭至金人寨，得回文，到清河，遇祝友據楚州，差人在清河把隘，遂殺勳。光世以承信郎借補勳之子恪。益恭至祁州投書爲人所告，金人遂殺撻懶一族良賤八百領口，而益恭以烹死。

節要曰：金人之陷山東，多撻懶之力也。撻懶久居濰州，回易屯田，遍於諸郡，每認山東以爲己有。其立劉豫也，不能收功於己，又嘗怒豫不拜，深有悔吝山東之意。撻懶畫山東、河北圖獻於虜主曰：河北素號富庶，然名藩巨邑，膏腴之地，鹽鐵桑麻之利，復盡在舊河之南，我初與中國議，以河爲界，爾今新河且非我決，彼人自決之，以與我也，豈可棄之？今以新河爲界，則可外禦敵國，內扼叛亡，多有利吾國矣！時吳乞買爲虜主粘罕之徒用事，不得行之，以撻懶請之再四，姑取清州。

清在舊河，又

素屬劉豫。

聊慰撻懶之意而已。後粘罕吳乞買既死，撻懶專權，遂力主議以取山東，諸酋謀之。若獨取

山東，恐驚豫賊之心，或至生事；不若慶豫以取之也。豫之慶也，不惟積怨於諸酋，又且山東爲累，爾以是可見撻懶本心止有意於山東，既得山東，則遂其意矣。而河南之地欲守之，則兵連禍結，卒無

休息，欲付於人，以修豫之故事，則知後者必鑑豫之得失，不無二心；於是割河南之地以歸朝廷，朝廷之得河南，皆撻懶之力也。不然，則割地何不以舊河爲界，斯可見矣。其後中山府拘國信使王倫於館，會諸路蕃軍將欲叛盟，復寇河南者，蓋撻懶時與皇甫伯宗盤之徒陰謀叛逆，欲起兵，假以復寇河南爲名爾。

又曰：紹興元年，撻懶避暑於蔚州麻田大嶺，下令諸隱藏被虜逃者，家長罪犯死，產業人口半沒官，而半充賞及四鄰之家，共追賞錢三百貫，發諸蕃軍分詣諸路搜捕被虜亡者。諸蕃爲利所誘，苟遇村民，便行凌虐，捶掠之下，間或得之；苟非亡者，則曰：爾當爲我指爾村或鄰村所匿亡者一人，以易爾身。其人不得已而言之。諸蕃每得一亡者，則驅詣所匿之家，拘收人口財物，以及四鄰生民無辜，立成星散，被害之甚，不啻兵火。或各持挺聚集相保，蕃軍苟至，遂或鬪敵，由是所過捕戮，積尸狼藉，州縣圉圉，爲之一盈。此令初下，始自蔚州，次及易州、安肅、廣信、保州、北平、中山、祁州、慶源、信德之境，黎元窮蹙，羣起爲盜，往往相宰耕牛，自焚廬舍，相率上山，及三萬餘衆，搜捕遂止。此撻懶將反，故使民爲亂，而藉以起兵也。

松漠記聞曰：楊哥太師無子，以其姪阿骨打之弟曰諡文烈者爲子，其後楊哥太師生子闍辣，乃令文烈歸宗。又曰：闍辣封魯王，爲元帥，後被宗。其子大拽馬亦被囚，因赦得出。庶子烏拽馬名敦，字勉道，今爲平章。

僞官李成男李大諒征蒙記曰：天眷元年，都元帥魯國王闕辣總四輔南行府都統河南諸路軍兵公事總副都元帥大王，四太子至京，追呼四輔諭曰：都元兵割三京還南宋，何緣不諭吾計議？其中都元帥必有逆謀，欺罔國朝，恐與南宋別有異圖，其理未當。爾等四輔自今後，都元帥府應有行移軍文字，如吾不在府第，無吾手押，不得承受回報，故來面諭爾等，切宜謹守，祇待吾急赴國朝，整會割還地土。是時大諒父成在中山府，謂大諒曰：今北狄猖獗，非吾所憂；吾慮者，副元帥兀朮性剛，恐還朝有異議。又都元長男帥勝都花引大族下騎兵及萬戶，北入沙漠，都省親，恐副元帥北征相遇未便，吾雖走騎報知令迴避，未知何如？次年皇統元年，副元帥詔至行府，數都元帥魯國王闕辣南和宋好，包逆甚明，已將賊口廢外，有長男勝都花知罪懼誅，虜掠北遁，分遣精騎追襲殺捕。王山言兀朮之戕其撻懶也，帛練拉殺之，其家三百餘口，皆以帛練拉殺，合焚其尸，屠其所居之地，三村之人皆不留。

定國軍承宣使吳璘爲秦鳳路經略使，節制行營右護軍。九月辛，永宗來朝。

遺史曰：河南州縣新復，首命辛永宗爲東京提刑。永宗惟尋訪古器，及宣政間宮禁舊物，求覓美女而已。每巡歷州縣，不能傳導德意志慮，而專務苛擾，民有冤抑者不能赴訴，既去，則人唾罵之。以趙榮還金國。

金國索趙榮并其家屬，朝廷遣還之。初，榮之來也，韓世忠相遇之；及其還也，朝廷猶慮世忠沮

邊，乃自眞州六合縣取淮西路去。

十五日壬辰，胡世將加寶文閣學士、川陝宣撫副使。

制曰：三秦天下兵勁之地，全蜀坤維斗絕之區，並列師屯，宏開幕府，以壯山河之勢，以張貔虎之勢，不有重人，孰膺異選？具官胡世將，疏通英特，篤厚粹深，學博古而達今，氣絕羣而邁往，雍容持藁，有獻可替否之風；慷慨臨戎，有扶顛持危之志，資實兼於文武，身每繫於重輕。一昨蔽自朕心，出當闢寄，方略愈超於千古，精神坐折於遐衝，茲錫贊書，益隆眷寄，正齋壇之寵數，儼上將之威容，并鉞參旗，制兩地兵戎之命；雲章奎畫，冠上臺英俊之流，久矣疇咨，莫如汝可。噫！謀晉國之帥，蓋難其人；顧漢廷之臣，無出其右。祇服明訓，適觀壯猷。吳玠既死，乃命胡世將加寶文閣學士爲川陝宣撫副使，諸路並聽節制。世將精神明敏，閑習吏治，知成都府，人謂自張詠爲知府後，始見世將能繼。金及被宣撫之命，卽自成都至河，會吳璘楊政等諸將諭之曰：世將不能騎馬，不能射弓，不知敵情，不諸邊事，凡此數事，皆出諸公之下，朝廷所以遣世將來者，諸公知之乎？衆皆曰：願聞其說。世將曰：國家開國於五代之後，方當五代之時，諸將不起於盜賊者，必因殺奪而得之，握兵在外，跋扈難制；故自國家受命，將無專征，必以文臣臨之，鑒五代之弊也。今朝廷不以世將爲疏謬，使宣撫諸軍，非世將能之，蓋襲國朝故事。凡自今以往，一應軍中事務，並不改吳宣撫之規模；如世將有所未達者，亦當奉聞，各據誠心，勿致疑忌。邊機一切事有益於國家者，唯盡心力而爲之。假世將不來，諸公有立

功者，誰能見之？故世將以功狀親閱其實，聞於朝廷，必信而不疑，賞典當繼至，此朝廷命世將來之意也。諸將皆心服，自璘以下，皆拜謝。

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護國軍節度使李世輔賜名顯忠。

李世輔到行在，賜名顯忠，爲密院都統制。

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雄武軍承宣使關師古爲行營中護軍前統制。

以夏國宰相王樞還夏國。

朝廷備禮，命官津送王樞還歸夏國。

樓炤歸自陝西。

遺史曰：樓炤以樞密之職，宣諭三京陝西。炤倚秦檜之勢，妄自尊大，輕忽士流，尤鄙武臣，陝西州郡多武臣爲守，炤悉令庭參而退，反請通判幕官按席議事，新復州縣軍民皆駭之。又劉豫與金國之政民有訴事者，執訴牒告官無阻礙，炤所到，民訴事者每一狀非五千不能達，故不能盡得其民心。炤貪財賄，所至厭苦之，由是失軍民之心矣。還朝無所建明，奉秦檜之意而已。

岳飛來朝。

永興軍路經略安撫使兼知永興軍節度陝西路軍馬張中孚加檢校少保甯國軍節度使。十月九日丙辰，張所追復左通直郎直龍圖閣。

張以建炎初爲侍御史，出爲河北招撫使，累戰金人，無援而潰，遂編管廣南，死於貶所。至是追復其官職也。

十一日戊午，張燾加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兼成都府路安撫使。

成都闕帥，上諭宰執曰：吏部尙書張燾可付以便宜，使治成都。第恐其憚於行，卿試叩之。宰相秦檜退召燾，諭以上意。燾曰：君命，燾其敢辭。檜以聞，上大喜，乃除燾帥成都。陛辭，因奏：臣聞聖人貴因時，故從時如救火，追亡蹶而趨之，猶恐弗及。詩不云乎？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孟軻又爲之說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夫有國而明政刑，豈是難事；願閒暇之時爲難得爾！國家自軍興以來，十有餘年，日不暇給，今茲議和甫定，征戰暫息，亦可謂閒暇之時矣！况明年歲在庚申，乃藝祖開基之日，得非陛下中興之期乎？時不可失，願陛下鑒詩人歌詠之辭，稽孔孟發明之意，孜孜汲汲，專以明政刑爲務，則臣雖在萬里之外，猶日侍清光也。上嘆賞久之，曰：朕當書此語，置之座右。燾又奏：蜀自軍興以來，困於征繇，民力彫敝，官吏旣不加恤，又從而誅剝之，去朝廷遠，無所赴愬，臣候到所部，首宣陛下德意，俾一路之民，咸沾惠澤。上曰：豈惟一路，應四川寬恤事亂，悉委卿措置。燾因奏入界卽行，詢河一應民間利害，先次罷行具續，官吏有貪冒慘酷，爲民之蠹者，容臣先次放罷，續行按發，庶幾遠民得沾實惠，上皆可之。以成都師而得行四川民事者，自燾始。

炎興下帙九十八

起紹興九年十月十九日丙寅
，盡十二月十九日丙寅。

新知鼎州王彥卒。

續贊爲公行狀曰：王彥字子才，河內人。隸弓馬子弟所，政和五年，徽宗皇帝臨軒閱試，以武藝中選，恩補下班，祇應從涇原路經略使种師道兩入夏國，平蕩僞洪夏軍，割踏駱駝兩城。當靖康初，金人圍太原京城，遣發新招，赴援敢戰，後軍至太行山，焚輜重肆掠，百姓驚奔，城門晝閉，公勒弓兵追殺俱盡。金人陷懷州，鼓行犯闕。公流涕曰：君父有難，雖生何爲？乃棄家奔京師，求自試討賊。河北招撫使司選充都統都樞密院令帥張翼白安民岳飛等十一頭領七千人渡大河，於已陷州縣，措置招撫不順番軍民。既濟，深入陷地，與金人戍兵萬衆鏖戰，大破之，收復衛州新鄉縣，傳檄諸郡。賊以爲大軍之至也，率數萬衆薄公營，圍之數匝，矢注如雨。時官軍旣寡，且器甲疏略，疾戰輒不利，卽決圍以出，遂潰。賊見所乘甲馬獨異，復盡銳追擊，公獨與麾下數十人馳赴，所向披靡，轉戰十數，弓矢俱盡，會日暮得免。他將往往復渡河以還，公收散亡得七百人，保共城西山間，遣腹心結集兩河豪傑，以圖再舉。時金人大立賞格，求公甚急；公在西山，常慮變生不測，夜卽徙其寢所，部曲或知之，泣以告曰：我曹所以棄妻子冒百死以從公者，感公之忠憤，期雪國家之恥爾！今使公寢不安席，我則非人。乃皆面刺赤心報國，誓殺金賊八字，以示誠節。公益自感勵，大布威信，與士卒同甘苦。未幾

兩河響應，招集忠義民兵，首領如傅選、孟德、劉澤、焦文通等一十九寨，十餘萬衆，綿亘數百里，金鼓之聲相聞。自并汾相衛，懷澤間，倡義討賊者，皆受公約束，稟本朝正朔，威震燕代。金人患之，列戍相望，時遣勁兵撓公糧道。公每勒兵以待之，且戰且行，大小亡虜數十百戰，斬甚銀牌首領金環、女真及奪還河南，被虜生口不可勝計。公聚兵既衆，常慮糧儲不繼。一日，盡發軍士運糧，會有奸人以告虜帥，乘我之虛，遂以大兵犯營壘。公率親兵乘高以禦之，強弩飛石，所向輒摧，壯士賈勇，呼聲動天地，賊之斃于營下者相枕藉，悉以馬負之而去。猶恃衆欲以久困公，卽布長圍，遮絕餽運者旬餘。公檄召諸寨兵大至，卽宵遁。時金人銳意中原，特以公在河朔兵勢張甚，故未暇南侵，謀公益急。一日，虜人招其首領，俾以大兵再犯公寨。首領跪而泣曰：王都統寨堅如鐵石，未易圖也；必欲使某將者願請死，其爲虜所畏如此。公方繕甲治兵，約日大舉，直趨太原，斷石嶺關以臨代北，告期於東京，留守資正殿大學士宗澤，澤得以便宜從事。奏擬公武功大夫忠州防禦使、河北制置使，遣書延公會議，公將兵萬餘，將發，悉召諸寨統兵官，指授方略，以俟會合。旣行，虜以重兵尾襲，而不敢擊，遂濟河。旣至京師，宗大悅，握公手曰：公力戰河朔，以阻金人之心，膂忠勇無前，海內所聞。然京師者，朝廷根本，某累上章邀車駕還闕，願公宿兵近甸，以衛根本。公卽以所部兵馬，付留守司，因差統制官張偉統轄於滑州界，沿河沙店以上，下掃把截，令公量帶親兵赴揚州行在所，有旨令閣門引見，上殿時朝廷已遣宇文虛中、楊可輔爲祈請國信使副議和，而公見宰相，力陳兩河忠義民兵，引頸以望王

師願因人心北征，犄角破賊，收復故地。言辭憤激，大忤宰相意。時宰相上殿指揮寢差充御營平寇統領官，時范瓊爲平寇前將軍，公素知瓊臣節不著，難與共事，卽稱疾知樞密院事。張公浚宣撫處置川陝，奏爲前軍統制官，時盜賊方熾，公爲先驅，所過肅清，至漢中，改差權發遣利州路兵馬鈐轄兼提舉訓練屯駐軍馬。建炎四年，改差金均房州安撫使，知金州時，中原盜賊蠡起，大者據郡縣，鑄印章，擅生殺，更相吞噉，以圖非望，而飢饉荒榛，無所資食，惟四川號爲全蜀，易於保聚，磨牙搖毒，垂涎吮血者，實繁有徒。金州適當蜀之後門，兵備刑缺，事力么麼。公拊民治軍，寬猛叶宜，夜以繼日，未幾大賊桑仲乘陷淮安襄陽之勢，擁兵西向，進均房，守將李倫清韋知幾奔竄，凶威益熾，衆號三十萬，直擣金州。白土關仲公舊部曲也，則又申牘懇切於公曰：仲與公無敢犯，願假道入蜀，以就食爾！公謂將佐曰：吾素知仲之爲人，雖善馭士卒，輕財善鬥，然勇而無謀，爲諸公破之。乃遣統領官門立爲先鋒，賊恃強銳甚，立與戰，不勝，遂遇害。將士失色，或請避賊者。公叱之曰：樞相張公方有事於關陝，使金越仲而至梁洋，則腹背受敵，大事去矣！卽勒親卒及民兵疾趨長沙平，阻水據山，設伏以待之。賊望軍少，輒仰高蟻附搏戰，公執幟麾士，悉殊死鬪，久之，賊氣憊欲還，我伏發，因之大潰，縱兵馳擊，斬獲數萬，賊退保房陵，公休士進擊，賊復敗，追奔至於白磧。房州平。是秋，權京西南路副總管李忠反，殺宣撫制處置使司招安提舉官閣門宣贊舍人顏孝隆等百餘人，遂攻金州，諸關以窺四川，公提兵控禦，躬冒矢石，賊沉鷲善戰，又其下皆河朔驍勇，官軍與角，輒不利，遂陷諸關。公退舍秦郊，

令將士盡伏山谷間，息烽燧，噎金鼓，禁樵牧，又焚秦郊積聚，若真遁者，以誘賊。秦郊去郡城纔二十里，道路夷坦，寂無人聲，公召募必死士，預易麾幟色號，設奇以須其至；閱再信，賊遊騎至秦郊，公召將佐曰：賊必以我爲遁，明日當悉其家屬乘高長驅以入郡城，夜半分官軍爲三，以遏其衝，又以五百騎伏於林麓。凌晨，賊果大至，官軍逆戰，聲震山谷，勝負殊未分也。而張騎張翼繞出賊背，賊大潰，奔擒馘萬數，生口無算，輜重蔽野，追襲至永興之秦嶺，因收復永興、乾佑縣以歸。時金州困於調度，廩無儲積，士有飢色，所得資幣盡分軍伍，賴之以饒。方撻之遇於秦郊，見我麾幟色號特異，固已駭怖，念其老幼業與之俱，故其戰尤力，而破敗最甚焉。初，桑仲旣敗，復還襄陽，已而鳩集散亡，攻圍鄧州。鎮撫使譚竟力不支，棄城夜逃，賊復熾，朝廷在遠，未暇致討，務存懷撫，因就除仲襄、鄧隨、郢鎮撫使，庶使革心，而藉滌惡不悛，反仲專征之權。南攻德安，西據均陽。是冬，盡以其衆分三道，一攻住口關，一出馬郎嶺，一擣洵陽縣。前軍去金州不遠三十里，公曰：仲以我寡彼衆，故冠三道以離吾之勢；今吾破其堅，卽脆者自走矣。時賊大軍在馬郎之北，公遣統制焦文通禦住口，而自以親兵營馬郎，與之對壘者幾月，大戰凡六日，賊大敗奔潰；縱兵追擊，擒統領將官二十七人，俘獲將士數千衆。均州平仲之敗也，爲其黨所殺。時又有王闢董貴、祁守中阻兵闕蜀，雖兇悖虐焰下於桑李，然其小者猶不減萬數，公悉討平之。吳玠爲宣撫處置使，司都統制，守和尚原，大摧兀朮，公兼同都統制守安康，屢破鉅寇，二公實樞相。張公浚親所選任大將，興元樂語有原頭覆散千鈞弩，漢上風馳八字軍。

之語。至今人歌之。公威稜既著，雖遠方持兵者，願聽指縱。如知華州李子華，知陝州魯閏，保據山寨，襄唐鎮，撫使李橫，實爲鄰壤，知虢州耿清，又以所部來歸，悉受公節度。於是宣撫處置使，司又以公節度制商虢陝華。公曰：上雖南巡，不忘西顧，今商虢陝華沒於僞齊，而陝郡又密邇河東，它日恢復故疆，必自此始；則臣課膺闕寄，奚敢偷安？乃遣寮屬高士瑰，部分兵將進圖商虢，而抵盧氏，與賊大兵三遇，再破走之，遂定商州。紹興三年春，金人僞皇弟都統，郎君大舉，圖蜀，自商州以入，守將邵隆，移治上津，賊遽至，跳奔。初，樞相張公，前召公與吳玠及興元帥劉子羽，會議漢中，約虜人若以大兵犯蜀，卽三帥協勢，相爲手臂，公聞虜大入，卽駐軍漢陰一帶，以應梁洋，而賊併兵自上津疾馳，不一日，至洵陽境上；公飛檄召漢陰諸軍，統制官郭進，先以兵三千人至，乘流夜發，逆戰於沙隈，賊捨騎，鵝鶻來攻，一日凡數十合，進等禦之，殺傷甚衆。明日，賊虜知官軍單寡，卽步騎並進，塵盆蔽天。公曰：賊遠鬪，銳難與爭鋒，彼所以疾馳者，欲因吾糧食以入蜀，爾卽盡焚儲積，發居民趨險保聚，盡督漢陰兵自石泉趨西鄉，將與宣撫制置使司及都統又司兵馬會合，併力禦公。次西鄉，賊樞相張公，遣幹辦官甄，援付公手札，急令清野會合，所以禦戎者，雅如公策；公遂踰西鄉，都統制司移文命，公控禦松林，明月諸關，公部分既定，賊窺伺所以，遂越漢水，賊半渡，公命馳擊之，大破其衆，生擒漢兒軍八十餘人。時宣撫處置使司兵馬萃於饒風關，復攻之甚急；復召公援，公盡以兵將陣於饒風下，而發精兵乘高禦賊。一日數十戰，長槍衝突，奮迅飄忽，賊披靡摧折，棄甲烏散，傷痍踵路；時虜殺

馬而食者，已旬餘，顧其巢窟已遠，欲退不能，進益窘。時利闕路統制官郭仲屯營正當饒風關背，賊夜以輕兵銜枚襲取之。饒風失守，諸軍盡卻，與洋亦焚儲積，爲清野之計。虜雖至漢中，轉戰千里，死傷過半，且無所掠，大失望。擅腥洶洶，異謀欲畔，復慮我師掩至，卽無遺類，遂自襲斜遁去。樞相張公以爲虜雖深入，而亡失士馬之多，前此未有，實同敗衄，而卒保全蜀者，繫諸將勤力，棄過錄功，用黜陟聖旨進秩，行賞有差，授公保大軍承宣使。公曰：某備任爪牙，不能殄滅醜類，致彼深入者，皆某之罪也。奚敢與他將比。獨不受，士益重之。時虜雖遁，而僞齊遣周貴爲京西安撫使，盜據金州，公發鎮兵復自饒風以出，至漢陰，周貴領兵拒戰，統制官許清橫擊大敗之，貴僅以身免。金州平。時金州新創於兵，軍食益艱，樞相張公命兼使司參議駐兵閬中，以備川蜀，而留格禱，以兵三千控禦金房。俄又令公移軍渠州，照應巴達等州一帶關隘。紹興五年正月，公聞下詔，車駕親征劉豫，公泫然曰：上躬犯霜露，以誅僭逆，此正臣子捐軀報國之秋，况分鎮詔書，有悉心戮力，屏翰王室語，乞盡提全軍援行在所，至於再三宣撫處置，司終以先獲聖旨，令公保蜀，遂不果行。兼荆南府兼充荆南府峽州荆門公安軍安撫使。江陵盜賊後，城郭爲墟，前徙板江，公至，始還舊治，帑廩空乏，無三日儲，乞置屯田，以爲出戰入耕之計。爰擇荒田，分將士爲百莊，莊耕千畝，惟山口富里田，舊截沮河，置千戶塘瓦窰三堰隄，水分溉，上堰廢爲榛莽，公親督將士具畚鍤從事，計工六萬有奇，不浹旬告成。公私之利無窮，天下論屯田實不擾民而得充國之遺意者，必以公爲稱首，詔獎諭之。紹興六年，制授公保康

軍承宣使京西南路安撫使。時岳飛爲京西北宣撫使，當受飛節制，公昔爲招撫使，司都統制日，飛實以偏將從新鄉之役，違公節度，飛輒以其所部別爲一寨，已而公兵大集，飛一日單騎叩公寨請罪，左右或勸公斬飛以謝衆，飛惶恐色動。公曰：汝罪當斬，然汝去吾已久，乃能束身自歸，膽氣足尙也！方國步艱危，人材難得，豈復讎報怨時邪？吾今捨汝，因以卮酒飲之，飛再拜謝。及公爲置制使，飛終不自安，卽檄使赴滎河把隘，自爾復曖。及是，公上章引嫌辭免。劉麟再寇淮甸，車駕親征，駐蹕平江府，樞密院奏以都督府參議軍事，除知邵州，命以所部隸侍衛馬軍司劉錡，公聞之喜甚，曰：所付得人矣！二公素相知心，且篤交契，士論欽之。就除知鼎州，將行，疾遽作不起，享年五十。實紹興九年十月十九日也。

遺史曰：王彥在邵州，就除知鼎州，將行，疾遽作，遂不起，享年五十。詔贈昭化軍承宣使，恩澤六人，仍與一子見闕差遣，照管孤遺。時京南有彥舊部曲，聞彥死，請於安撫使薛弼，卽佛宮迎彥繪像爲位以哭，凡三日；士大夫有意於人才者，莫不爲之嗟惜。彥娶劉氏，封碩人。長子世顯，官成忠郎，其次世雄，皆未受命。彥事親盡孝，撫弟姪盡愛。彥既貴，母太碩人已老，彥喜懼常形於色，晨昏無違，誕日必設樂獻壽，拱手侍側。母素嚴，設飲食必劉氏親庖，起居扶持，無須臾離，而彥每以此爲樂。初，彥會議於東京留守司，家屬悉在河內，及赴維揚行在所，河北議將始獲致母，而父武經之喪，與其兩兄之孤，猶陷於僞境，在邵陽日，彥優以金幣，遣人抵河內迎取之，法當任子，先推其姪，疾且革，殆不

知人。俄稍悟，召弟姪，悉以財物均給之。其爲將帥也，嚴明紀律，沈勇能斷，而以公行之。每出師，無供帳廚傳，誅茅爲廬，與士卒同器而食，井竈未具，飢渴不敢先戰。士卒有傷夷者，解衣衣之，親爲傅藥。或違令犯法，雖故舊，立斬之，而撫卹其家。及凱還論功，必自下推衆以爲當，雖疏逖，必居上列，以是人人樂爲盡死。尤長於簡練士伍，不以修飾爲先，而取其輕足鷲果有力者。每破賊，大閱以充軍者，蓋十之一，故其所部號天下精兵。舊八字軍，旣屢摧堅陷陣，而勇夫羨慕，誓不與賊俱生，願刺者遂至萬數。其在金州，屢破大盜，雖子弟從軍，未嘗需賞。妻之弟戰歿於陣，亦不以爲言。張浚聞之，特官其姪，以勸盡公者。至于尺籍帑庾，无毫髮容私。嘗曰：人臣惟有功於國，然後能享朝廷爵祿，俯仰无所愧怍；若貪冒苟得，適足爲恥。故兩除留務，皆不拜，故事：廉車秩視從列，凡除授，卽辭免，請之備禮。彥卽直還告命，不爲飾。分鎮時，得便宜黜陟它鎮，例擬借官資，彥於立功將士，則上事於宣撫處，置使司，已亦不敢專。彥喜人盡言，幕客或面折其短，必斂容悅謝，雅性嫉惡，尤切齒賊吏。曰：此偷祿蠹民者。或干以私，則曰：彥未有寸功，以報主恩，方且思革弊倖，故所未敢。至與人辨是非，略不少屈。已下氣，故議者或譏其黑白太分，疏于涉世，屢陷危機，瀕於不免；平日雖剛毅寡合，而待士極能盡禮，此彥爲人之大略也。

林泉野記曰：王彥字子材，懷州人。武舉中第，爲河陽清河縣尉。建炎初，張所爲河北招撫使，彥從其軍數月，卽用爲都統制，率兵五千過河北，與金人三戰皆勝；旣而爲虜所敗，兵潰，彥走入衛州。

其城縣北太行山聚兵，皆湮其面，云誓殺金賊，不負趙王虜。畏憚之呼爲八字軍，屢與虜戰，勝負相當。加河東河北都統制。俄還京師，加河北河東置制使。張浚荐爲御營司將，從浚往川陝，後爲金房州安撫使，知金州。賊奴達寇郡，彥擊擒奴達。又擊破賊桑仲，復房州，加均房州鎮撫使。紹興元年，累破賊李忠二十餘萬，忠遂降。劉豫次年擊破賊董先於金州紫嶺，巡城復戰於房州界，彥敗亡，統制官劉奇然先亦困迫，乃降。彥洪州觀察使。三年正月，虜寇金州，彥走金州，爲宣撫使，司參議官。五年，湖北宣撫使。六年加保康軍承宣使，京西南路安撫使，知襄陽府事，復率衆一萬，赴行在，除行營前護軍都統制，復除浙西沿海制置副使。七年，駐蹕平江。彥感疾，軍士與解潛士卒交爭行宮前，彥乞解兵，任復洪州觀察使，知邵州，以其軍隸劉錡。後錡敗虜於順昌府，雖錡善兵，然亦彥軍之助也。彥在郡甚有治聲，爲時循吏。九年移鼎州，未赴，病卒。贈昭化軍承宣使。

十二月，孫暉爲河南府路兵馬副總管。

命孫暉爲河南府路副總管，令招一千三百人。是時有酈瓊叛軍，劉豫放歸農者。又豫之廢也，有効歸者甚衆，皆願投募，暉未至西京，人數已足矣。

炎興下帙九十九

月起紹興十年正月，盡二十年正月。

紹興十年正月，李誼爲工部尙書，迎奉梓宮，奉迎兩宮。莫將爲工部侍郎，以副之。使于金國。十日丙戌，李誼落職放罷。

李誼既承奉使之命，力辭其行。親舊曰：不可！誼曰：我不過落職放罷爾，安可行乎？既而果落職放罷，而升莫將。

莫將爲迎奉梓宮，奉迎兩宮使。韓恕副之。使于金國。

十五日辛卯，李綱薨。

林泉野記曰：李綱字伯紀，邵武軍人。政和三年，中進士乙科，狀貌雄偉，常有經綸天下之志。宣和初，京師大水，綱爲起居舍人，上疏言：此非小變，有兵興國亂之禍。上怒而罷之，流落七年。至宣和末，召爲大常少卿。金人入寇，徽廟議遜位，綱引唐睿宗始爲皇帝，復爲皇嗣居東宮事，以贊其策。淵聖卽位，太宰白時中勸幸江南以避狄。綱力爭固守宗廟，遷兵部侍郎，遷右丞，親征行營使。虜夜攻雲澤門，及通天安泰門，縛筏渡壕，雲梯上城，綱屢擊退之。姚平仲劫虜寨而敗，綱率兵援之，亦敗。初，宰相李邦彥主和議，忌綱主戰，因此譖罷。虜聞綱罷，攻城愈急。太學生陳東上書，引數千人伏闕，數邦彥罪，言綱社稷臣，不可罷；又百姓數十萬，大呼闕下，請復用綱，擊碎登聞院鼓不止。上急召

綱復其位，令撫諭之，斬亂者數十人，乃定虜班師。种師道請以兵襲之，綱是其謀，而邦彥沮止。綱議不用，乃常怏怏。上皇自潤州將還，命綱迎奉。上皇撫其背曰：「天以卿賜國家也。」解玉帶賜之，遷知樞密院。綱奏祖宗舊法兵符出于密院，而不得典其兵，兵衆隸于三衙，而不得專其制，今臣既統行營之軍，又制密院之令，考于舊制，未見其可，乞以兵付制置司。人以綱爲得體，士民多誦之者。上頗忌之，及金人犯河東，出綱爲河北河東宣撫使，李彌大解潛副之。种師道送綱出師，知其非將才，歸而歎曰：「兵可憂矣！」綱出城，先斬統制官焦安節，以解潛兵渡河，一戰潛敗。綱銳氣大挫，頓兵懷州不進，日與鄒柄張牧論事。諸將言事，先禱柄、牧，乃得見，將士怨憤，金人陷太原，麾下多叛去者。虜乘之大敗而還，罷爲觀文殿學士，知揚州。日下出門，臣僚言不可使守郡。改提舉杭州洞霄宮，言者不已，遂落職。是冬復疏綱十大罪，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置。今上卽位，應天府赴召行在，綱亦率兵而來，至江寧，軍卒周德爲亂，綱招而戮之。至行在院，尙書右僕射建議張邦昌不可留，乃賜死潭州，盡責僞命黨與。范訥以元功，亦責潛州，荐許翰輩用之，復請幸江右，或鄧州以避狄。未幾，遷左相。黃潛善汪伯彥譖綱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陳東歐陽澈上書言綱不可罷，黃汪不可用，請親征迎二帝，上怒斬東。澈綱退居常州，會賊趙萬陷潤州，欲進寇常州，綱以書招安，及出家資犒賞。趙萬乃聽命。次年，臣僚言綱陰與賊通，落職。鄂州居住。後虛傳貶綱嶺南，遂單騎南去，幾欲渡海，既而聞不實，乃還。建炎末，范宗尹爲相，復綱官職。紹興二年，知潭州，以任士安兵一萬隸之。張彥中領

兵廣東，不稟朝命，宰相呂頤浩命綱圖之。綱以書勅誘彥中至，戮而併其兵。頃之，諫議大夫徐俯言綱倨傲，以宮祠罷居福州。後張浚亦罷居，彼此相善，泊浚入相，復綱觀文殿大學士，赴闕，出知洪州。江南安撫制置使，以鍾世景兵三千從行。旋加金紫光祿大夫，然方歲旱，乃課民修城，一方興怨。臣僚言罷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復歸福州。九年，再除潭州，力辭行，改江州太平觀。次年薨，壽五十八，贈少師。李綱落職，鄂州居住，制曰：朋姦圖上，有虞必去于驩兜，欺世盜名，孔子首誅於正卯。肆朕纂承之始，昧於考慎之宜，相靡有終，刑茲無赦。具官某空疏而不學，凶愎而寡謀，志輕天下，而自謂無人；權震朝廷，而不知有上。靡顧國家之大計，但營市井之虛名。專殺尙威，傷列聖好生之德；信狂喜倖，爲一時羣小之宗。比再被於延登，朕頗懷於虛佇，而果於修怨，姦以事君，庇已姻親，至擅刊於詔令，括民財力，曾罔恤於基圖。念存體貌之恩，姑解鈞衡之任。雖居遠外，猶極優崇，謂上印以投閒，能闔門而訟過，乃傾家積，陰與賊通，伊舉措之非常，於聽聞而實駭，宜鑄寵秩，移寘偏州。昔漢棄京房，罪本繇於不道，唐誅元載，惡蓋在於罔悛，往革乃心，毋忘予戒！

秀水閒居錄曰：李綱字伯紀，閩人，蔡京之子攸黨也。宣和末，淵聖受禪，綱與吳敏以攸故，詭計取執政。未幾，貶黜。或謂嘗主議用兵，建炎初，首拜輔相，再閱月，繆戾乖刺，大拂衆心，亟黜之。以黃潛善作相，殿中侍御史張浚，潛善所引用，力攻綱，至貶海南軍。車駕南渡，始駐餘杭，有苗劉二賊之變，浚以率兵赴難，自春官貳卿，徑執鴻樞，出使陝蜀便宜，除官至節度使，雜學士，權出人主之右，竭蜀

人之膏血。悉陝服之甲兵。凡三十萬衆。與虜角一戰。盡覆。用其屬劉子羽謀。歸罪將帥趙哲。曲端。並誅之。將士由是怨怒。俱叛。浚僅以身免。奔還閬州。關陝之陷。自此始。至今言敗績之大者。必曰富平之役也。追還薄譴。俾居福州。而綱自南遷回。亦寓是州焉。先綱百計求復用。富于財。交結中外而未效。及浚至。綱謂此奇貨可居。傾心結納。浚亦自云。深悔前日之言。相與驩甚。紹興四年冬。劉齊金虜合兵犯淮泗。朝廷震恐。宰相趙鼎常失身于僞楚。初無敢荐者。而浚獨荐于言事官鼎德之。至是乘急變。召浚復秉樞機。召命下。綱贖行百餘奩。皆珍異之物。又以論時事疏托之。浚至。即日進綱疏。且降詔獎諭。明年寇退。鼎左相。浚右相。并兼都督。卽起綱帥豫章。許其入覲。綱見上。以前朝所得書詔犀玉帶。及家藏寶玩。次第進。上皆不納。留浚旬。賜廐馬金帶。飲膳而已。綱既去。殊怏怏。以浚報之未至也。擢其弟維及其腹心鄒柄等。皆列于朝。又以所荐陳公輔爲諫官。居頃之。議者謂靖康伏闕之變。乃公輔爲綱謀。不當在言路。綱聞而懼。抗章乞罷。浚又思有以安之。謬言江西盜息。民安。轉綱官爲金紫光祿大夫。是時虔吉盜熾。旁郡亦擾。欺罔如此。七年春。鼎浚爭權。浚自謂有卻敵之功。與復之策。當獨任國事。諷侍從台諫。與其黨攻鼎。出之會稽。遂大將劉光世。以呂祉代帥其軍。屯于合肥。招荆襄帥岳飛過失。以張宗堯監其軍。謀取內外兵柄。天下寒心。秋七月。合肥兵亂。執祉。以入齊。傳報紛紜。綱意浚之必敗。卽條十五事奏浚。措置之失。又貽書于浚。痛詆其過。以副本傳示遠近。欲擠浚而釣奇。且示於浚不厚也。浚既貶永州。綱亦坐貶。尋及暴橫貪墨而罷。鼎復相。窮治浚事。至今未已。

嗚呼！勢利之交，古人羞之，其三相之謂歟？浚蜀人，字德遠，鼎關中人，字元鎮，八年正月記。又曰：李相與張相書，月日具位某再拜，致書平章都統特進僕射相公閣下，綱建炎初，蒙上擢任宰司，自以才力淺短，議論迂疏，不足以任天下之責。丐罷機政，得請宮祠。既而言者交攻，以罪去國，是時聞閣下爲言事官，附會時宰，以取世資，但以爲趣時巧宦，喜富貴人耳！及明受之變，綱遠在嶺海，乃聞閣下奮發忠義，糾合師旅，取日虞淵，洗光咸池，回六龍以中天，然後知閣下真一世之奇才。因事乃見，而獨恨未之識也。數年前，綱寓居閩中，杜門不出，以養衰病，適閣下自樞廷均逸，弭節海邦，謙光過人，惠臨衡宇，因得從容樽俎間，奉談笑而款襟抱，側聽緒餘，追悔昔日之非，深明當世之務，每言帝德，王功霸略，皆在人主心術中，顧所以致之者何如耳！竊自慶抃，以謂炎運中微，天心悔禍，光輔聖主，恢復祖宗之大業，非閣下而誰？未幾，閣下被召還廊廟，綱亦蒙恩起廢，承乏帥守，踰年于此。獲窺廟謨之一二，以成去冬卻敵之功，切深歎仰。然自今春閣下專任大政以來，薦進人才，調護將帥，措置邊防，均理財用，皆未聞卓然有以慰天下之心者。聲譽損于前時，規模爽于舊說。中興氣象，邈未有期，不何知爲而然也。且以近日淮西叛將之事觀之，官吏軍民二十餘萬，一朝相率北去，將佐遇害者甚衆，閣下平日任信，以爲可屬大事如呂社者，被執以往，挫威辱國，中外震驚，於誰責而可乎？綱輒不自揆，激于憂憤，上疏指陳朝廷措置失當，深可痛惜！及鑒前失，以圖將來者，十有五事，達於冕旒之前，情迫言切，抵忤必多，其知我者以爲見危納忠，罄不恤緯，而憂宗周人隕；其不知我者，以爲

出位侵官，汲黯之戇，又復妄發。知與不知，是直是曲。今日國家危急存亡之秋，嘗爲大臣歷事三朝，懷孤忠而同休戚者，苟有所見，其可緘默而不言乎？恭惟聖上登用閣下，委任之專，聽信之篤，古所未有。往年富平之役，三十萬衆一戰而潰，怒而不問。去春，綱入覲，軒墀親聆玉音，張浚自富平敗，始練軍事。嗚呼！雖秦穆之於孟明，光武之於鄧禹，馮異何以加此。閣下所宜益務慎重，諮諏良策，圖不世之功。以蓋前愆，以報知遇，使後世稱之，視古無愧。今乃以措置失當，坐失二十萬人，僞虜得之，增其氣焰，此豈小變？雖聖度兼容，未以此罪閣下，天下謂何？閣下才識高遠，自任以天下之重，前無古人，而事有出於意外者，愚謂所以致此，知任而不知所以爲任之道故也。今有人于此，力足以舉百鈞，而益之以萬鈞，則力必不勝矣；然有可勝之理者，與人分之也。今閣下以一人兼將相之權，總中外之任，而無與人共功名之心，軟美者進，鯁諒者疏，逆耳苦口之言不聞，曲突徙薪之謀不至，變生所忽，不足怪也。柳子厚作梓人傳，謂斲削尙於衆工，而成功收于梓匠。此最知宰相職業者耳！時平猶如此，而況於艱難之際乎？蕭何相高祖，而腹心謀畫，則有良平。爪牙攻戰，則有信布。房杜相太祖，而善諫，則有王魏。善戰，則有英衛，持衆美而效之君，此所以成創業開基之功也。李林甫、盧杞、招亂危國，其咎安在，忌嫉而已。綱願閣下爲房杜之亞，以穆天澤，不願閣下爲杞、林甫之流，以私寵利，天下之事，庶幾可爲也。老子曰：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以公滅私者，忘身與家，而其國與家俱安；背公營私者，不過爲子孫計，而其家與國俱危。不復引古爲喻，請以近事明之。當宣和末，如王、蔡之

徒，其所以謀爲自安之計者，深根固蒂，可謂至矣！一旦事變，往往不能自保首領。然承平無事，禍故未作之時，謂富貴可以長保，而爲此猶可恕也。至靖康間，禍故作矣；如唐恪、聶昌之徒，其所爲有甚於宣和之末，然尙亦可恕者，禍作而未大也。建炎初，承靖康之變，禍故大矣；然黃潛善、聶昌，又甚於恪、昌輩，今其身其家，又復安在？天理昭然，所以未之思者，寵利誘於前，而禍患藏於隱也。方今國勢日蹙，人心不寧，強虜憑陵，僭竊窺伺，加以旱暵爲災，財用殫竭，而閣下獨幹化鈞佩，天下之安危，豈可使措置多失，以蹈覆車之轍哉？因淮西之變，痛自懲創，輯睦將帥，博詢衆謀，惟其是之爲從，幡然改圖，則未必不轉禍而爲福也。語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雖古聖人，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閣下誠能知措置之多失，而圖所以改之者，豈惟宗社安而生靈蒙休，閣下永膺多福，而綱將歸老山林，亦有奠枕之安，閣下不自知其爲非，而無改之之意，豈惟宗社危而生靈告病，閣下之禍，可立以待之，而綱雖欲退休，亦莫知稅駕之所矣。安危休戚，與國家及閣下同之，荷照之深，敢忘忠告，以致朋友責善之義乎。綱素愚直，私憂過計，其言激切，閣下亮而恕之，非獨綱之幸也，天下之幸也。不然，無所逃罪。所有奏疏副本，敢塵鈞覽，惶恐無地，不宣。

二月，劉錡爲東京副留守，李顯忠爲南京副留守，孟庾爲東京留守，仇愈知河南府。

劉遇僧稱皇姪，勘實決脊配瓊州牢城。

遺史曰：先是單州碭山縣染戶宋從，因販棗往南京界劉婆家，得一小兒，曰：遇僧，以棗博歸養。

之，有金人之出戍於礪山者，見之曰：此兒似趙家少帝。染人大以爲然，稍長，令學雕花板。有京師販豬人張四見曰：此人全似少帝。遇僧心中暗喜，每看影戲唱詞私曲，記其宮禁中殿閣龍鳳之語。會三京路通，有詔尋訪宗室，令發遣赴行在。遇僧乃自謂少帝第二子，以告於從，從不敢語，遂告於縣。知縣請監酒石某問之。石乃石駙馬之親弟也，既見而問之。遇僧言是少帝之第二子，親坐翁翁懷中，翁翁腋下有一黑疣子，常以手撚之。又略言宮中事，問其流落在人間之因。乃曰：少帝使黃院子張全夫妻背負出城，以奔至下邑縣，遇劉統領留之，取其玉鈎。張全夫妻遭難，爲劉統領所殺。後已自遁走，流落歸於染家。時劉統領尙在，卽尋訪而質之。遇僧先請劉統領曰：我乃真少帝之子，公之言當與我一同，如或稍異，我當以公累年所作過事告於朝廷。劉統領懼之，且謂經大赦，有不實猶當引赦，遂盡如遇僧言，縣乃信之。聞於單州知州葉夏卿，遂津遣赴行在。單徐開諸邑富人隨而來者二三十人，有朱良翰、朱邦翰者，屢投牋啓，皆稱殿下，隨行爲先生。又有劉遇者，爲平日狎客相戲，亦隨行。至泗州，有司法參軍孫守信者，見而疑其不實，白於知州王伯路曰：皇姪之事，甚有可疑。泗州者，乃江南之門戶，若從此而南，州縣必張皇矣，莫若厚供而館之，具奏取旨，俟得旨，津遣未晚也。伯路然其言，具事奏聞，送閣門司及閣門諸處勘當。淵聖皇帝卽無第二子，用金字牌付轉運副使胡昉，令委清彊官就泗州取勘。昉到泗州，對移守信爲司理參軍，委守信勘之。一行人盡攝入獄。市中皆喧言皇姪在獄中。遇夜，獄屋上有火光赤氣，市人送飲饌入獄中。一行人皆饜飶，仍有餘及獄

中看視之人。守信見人情惶惑，常戒推司不得用綳拷，恐致生事，當以次推之。後追到劉婆爲證，獄方具，旨決脊杖二十，刺配瓊州牢城。針筆人執筆不敢下手，旣而刺字極細小，杖直李俊執杖不敢決，旣而輕拂掠之，皮亦不傷，自此人呼爲趙麻鬚。院虞侯鞏俊王浚送至滁州之日，偶市中遣火，市人以爲趙麻鬚經行，有火光之異。遇僧經過來安縣，題詩于興國寺曰：三千里地孤寒客，七九年前富貴家。泛海玉龍驚雪浪，權藏頭角混泥沙。猶自謂爲真耳。

炎興下帙一百

起紹興十年三月
盡六月六日己酉

三月韓世忠張俊岳飛來朝。

永興軍路經略安撫使張中孚及其弟中彥來朝。

張中孚中彥發自陝西來赴行在也郭奕爲之詩曰張中孚張中彥江南塞北都行徧教我如

何做列傳人皆道之。

禮部侍郎蘇符使金國至京師而還。

四月徽猷閣直學士環度等路經略使趙彬來朝。

十七日辛酉張中孚加檢校少傅充醴泉觀使張中彥加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提舉佑神觀趙彬爲

兵部侍郎。

鄧延路經略安撫使郭浩爲永興軍路經略安撫使熙河路經略安撫使楊政知興元府田晟爲涇原

路經略安撫使知金州范綜爲環慶路經略安撫使王彥權主管鄜延路經略安撫使司公事。

王彥字才淑潞州人好奢喜佞矯僞不情。

劉綱爲應天府路兵馬副總管。

劉綱字公舉泗州招信人位之子也。

劉綱知宿州。

先是劉綱除南京總管，道由泗州，泗州司法參軍孫守信，白于知州王伯路，請厚待之。伯路曰：南京非本路，且職事不相干，如何？守信曰：不然！泗州者，綱之鄉郡，綱在南京，可與泗州爲斥堠，且它日綱必知泗州，請用平日待發運使之禮。伯路然之，往龜山迓綱，綱與伯路語，綱語辨博，伯路大奇之。綱往招信省墳，有報綱知宿州，至靈壁，會金人敗盟，再犯京師，綱遂回招信。

三月李綱贈少師諡忠定。

諡議曰：始公自起居郎極論都城水災，斥爲監當，而抗直之聲震於天下矣！及幹離不來寇，在廷泯然，將從乘輿以出；獨公請與執政辨詰，遂奪其議，力守京師，而虜以退卻。然其留割三鎮詔書，擊女真之歸向虜兵，以防其再至，皆爲同列沮之，不果用也。高宗中興，首命公自輔，於是張邦昌以僭逆誅矣。先是河北河東錄監守者，遂遣張所傅亮往援接之，乞幸襄鄧，以係人心，而無走東南；使周望傅雱通問二聖，而無踵和約，時中原尙未潰也；公方除京黼亂政，漸復祖宗舊法，奏請施行數十事，多中機要，使稍得幾年之須，則兩河不遂陷，虜不敢鼓行入內地，而讎恥固可報也。不幸又七十五日而罷去。迨其後，常疏外坎壈，雖僅免顛沛，而曾不少得其意焉。自是禍難百出，而南北竟以分裂，此爲國家惜者，所以哀公之志，而深悲其相之不終，士至有未嘗識公面，而坐論救公以死，彼豈有所願望附託而然哉？蓋公之賢，自當時市井負販，莫不喜爲之道說；然而謗公者亦衆矣！其尤

甚者，罪公特以計取顯位，而以京師之禍，公實使之。嗚呼！當是之時，所謂謀國者，豈有他道哉？避走而乞和，譽賊虜而卑中國，爾以避賊乞和，譽虜賊卑中國之人，而議公之得失，故自許其謀詳慮密，而謂公爲略而疏；自以爲鎮重能消弭，而謂公喜爲輕銳而喜事，其恬視君父之仇，畏罪持祿，甘爲世所賤侮，而以公之能尊君以身殉國，爲人望所屬者，謂爲朋黨要結以自營，故主和者非致寇，而守京師者爲失策，則公之負謗於時，固亦理之所宜得也，何足辨哉？顧獨有可恨者，夫是非毀譽之相蒙，亦必至於久而後論定，是從古已然者也。公之歿半載矣，世之論公者，卒未有以大異於前日者，何歟？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考公之行事，而深察其志，使要其功烈之所成就，則豈有媿於孔子之所稱者哉？悲夫！謹按諡法，慮國忘家曰忠，安民大慮曰定，請以忠定爲公諡，謹議。

庚辰詔置敷文閣官屬。

詔曰：恭惟徽宗皇帝，躬天縱之睿姿，輔以日就之聖學，因時致治，修禮樂，恢學校，發揮典墳，緝熙治具，宸章奎翰，發爲號令，著在簡編者，煥乎若三辰之文，麗天垂光，賁飾羣物，所以詒謀立教，作則萬世者，殆與詩書相表裏，將加褒集，崇建層閣，以嚴寶藏，用傳示於永久。其閣以敷文爲名，祇遜舊神，宜置學士直學士，待制直閣，以次列職，備西清之咨訪，爲儒學之華寵，其著於令。

金人敗盟。兀朮率李成、孔彥舟、鄺瓊、趙榮入寇。

金人以還我三京河南地爲非使，因大悔悟，遂定議敗盟。復侵三京河南，以兀朮爲帥，提兵渡

河。先是，兵部侍郎張燾詣永安朝陵回，奏言虜情反覆難信，乞准備，仍乞陝西早命大師。宰相秦檜不主其說，俄除燾知成都府。燾又奏前此之蜀者，例皆舟行，至荆南則捨舟遵陸。臣請取道京洛，由關陝以往，因觀形勢利便，得與宣撫使議事，上嘉而從之。燾入潼關，已聞金人有敗盟之意，迨至長安，諜者絡繹來言，虜騎沓至，已渡渭河矣。蜀口舊多戍兵，自講和之後，悉以分陝右。燾遽行見宣撫 胡世將，具言蜀口關隘，不可無備。世將問備禦之策。燾曰：和尙原一帶，在今日最爲要害，自原以南，路口散漫不一，若失此原，是無蜀也。世將曰：保蜀之策，莫急於此！蜀口舊戍皆精銳，最入川號嚴整，自朝旨分戍之後，關隘撤備，世將雖屢申請，未見行下，公試爲我籌之。燾遂爲草奏，具言事勢危迫之時，乞速降指揮，盡徙陝右所分戍兵，遂屯蜀口。又請乞料外錢五百萬貫，以備緩急，朝廷皆從之，故得以保守，全蜀卒以無虞。

十一日甲申金人寇京師，留守孟庾叛於金人。

金人叛盟，留守孟庾倉皇不能自處，統制王滋願以兵護庾奪門而走，還在庾以金人多，不能遽去，遂以京師叛附于金人。庾常據要津，被眷遇甚厚，一旦不能守節，士論恥之。先是劉豫僭僞，有郁臻者，以吏職出身，獻屯田之議。豫大喜，行其策，而果獲利濟。豫曰：前朝以虛譽用人，惟尙科舉，至宣和靖康間，誤國者進士及第之人也。我則不然，惟才是用，不問門閥與出身。乃以臻爲秉義郎，閣門祇候，充白波輦運。及金人交還三京也，召臻赴行在，臻見秦檜，檜袂衣不禮臻。既而曰：劉豫國

祚不永者，蓋由任用此輩，而不用士人也。臻銜之而退。後復歸中原，既金人叛盟，復據京師，尋訪臻而得之，喜曰：南宋不用郁臻而棄之，鄙其不應進士舉邪？乃用爲陝西轉運判官。

西京留守李利用棄城走。

初金人再有復取河南之意，河外豪傑密以報河南府兵馬鈐轄李興，興告于留守李利用，管孫暉謂洛陽實居衝要重地，西連陝關，東接王畿，南通巴蜀，北控大河，可以屏衛襄漢，况國家陵寢所在，不可不注意也。利用令興招集忠義，欲密爲防禦計，不數日，得萬餘人，暉大驚而懼之，欲以非其罪害興，會報金人渝盟，已渡河，利用得報，卽望風潛遁。興初聽翟興節制，屯于商州，劉豫得襄漢其勢漸盛，乃附于劉獄，豫令興爲鄆延路兵馬鈐轄，後改爲河南路兵馬鈐轄，國家得三京，命興爲河南兵馬鈐轄，特換授武翼大夫兼閣門宣贊舍人。

河南府路總管孫暉棄河南府，金人陷河南。

金人以鐵騎數千據天津橋，將薄城下，鈐轄李興領七騎逆擊之，金人罔測，遂退卻。於是總管孫暉得南奔而去。興自天津橋轉戰至定鼎門，已侵夜矣，額被重傷，昏仆於地，夜半復甦，省記舊路，復走外邑乘兵。是時金人已入城，以李成僞知河南府。

十三日丙戌，金人陷拱州。

十四日丁亥，金人寇應天府，南京留守路通出見大金人完顏哀，哀執之而去。

初金人以完顏哀爲三路都統，知歸德府。退地之日，朝廷赦書已到，哀以輜重先發，行最後。哀出門卽下橋，更不放入回，極爲肅靜。歸德府者，南京應天府也。哀在南京久，甚得人心，無秋毫之擾。至金人叛盟，哀以兵數千至宋王臺，使人傳語居民故吏，與寄居官州學生，告以不殺不擾之意，請路留守出門相見。允迪朝服坐於廳事，官吏軍民，迫之不動。允迪曰：「允迪有死報朝廷耳！然允迪乃應天府人，衆以保全鄉郡人爲辭，請之終日，允迪不得已，出城見哀於宋王臺。允迪爲主，哀爲客。衆又請允迪過蓋，不得已，又從之。哀復過一蓋，卽執送允迪於兀朮。哀遂鼓吹入城，秋毫無擾。或聞允迪在京師七日不食死，惜乎不死於應天府城中也。」

十八日辛卯。李寶敗金人於渤海廟。

李寶興仁府乘氏人也。少無賴，尙氣節，鄉人號爲潑李三。京東陷僞地，金人爲濮州知州，寶聚衆三千餘人，謀殺知州歸南，不捷，脫身走至濠州。知州寇宏接引，差人伴送往行在。朝廷以方議和，不用寶，欲送於韓世忠軍中。寶不願，會岳飛來朝，寶以鄉曲之故，往見飛，願歸飛。遂令寶同歸鄂州，以爲馬軍，猶未見寶。寶怏怏，時思鄉中忠義之人，遂有歸北心，乃結連四十餘人，各持一大杖，約曰：「就江下奪船，以欸爲櫂，濟渡，前期敗露，捉獲，盡之。惟寶言，乃寶之罪，衆皆不預。飛奇之，送獄拘繫。三十九日，有北報金人將擾邊，出寶於獄，問北方事。寶願歸京東，會合忠義人立功。飛差承局李成贈銀一錠，令赴僞界，得忠義人，發遣八百餘人赴飛。飛壯其志，遂給付武翼大夫閣門宣贊舍人，充河

北路統領忠義軍馬，依舊黃河住劄，并付空頭文牒，令以次補官，時紹興九年也。十年，金人敗盟，是時寶在河上滑州境內，梁輿在太行山，寶約興欲同舉事，興探得金人兵重不從，金人渡沙店，寇京師，留守孟庾投拜，既而知興仁府李師雄亦投拜，寶方在共城西山上，其聞其詳，乃率衆沿河虜舟，順流而下，漸至興仁府。是時兀朮欲南侵，而慮寶在河上，遂復回至荊岡，人馬困乏，皆熟寢。寶探聞荊岡之東二十里渤海廟下，有金人尤不整，亦熟寢。乃與其次孫定王靖約，夜半襲殺之，遂分兩路，各率衆乘舟，分上下水而進。寶與曹洋作一路，至渤海廟，見金人馬果困乏，熟寢不覺，乃次第以刀斧擊殺數百人。定與靖亦至，併殺之。金人漸有覺而起者，已不能整，不及乘馬，皆步走墮于金堤下，死者無數。然遺馬甚多，岸高船低，馬不能下，寶令殺馬載之以行爲糧食，由是一馬活斫爲四五段，自岸推下，盡載而去。蓋五月之辛卯也。質明，金人以精騎來，援已無及，積其尸而焚之。兀朮聚河南河北兵捉寶不獲，守之半月餘，乃南侵順昌，有樞密院准備差使邱延世者，先差在興仁府刺探，以金人復取河南，方圖南歸，備聞寶等在荊岡擊殺金人事，延世慚，隱名覓路歸朝廷，具言寶之克捷事，故朝廷知寶在河上擊殺金人，恨未能得寶用之也。

二十日癸巳，知亳州王彥先叛降金人。

金人敗盟，報到行在。

初得河南之地也，秦檜親戚鄭億年自僞境還朝，億年常事劉豫爲僞參知政事，既到朝廷，言

和好可久，願以百口保之。至是，方踰年，已敗盟，報到行在，羣臣皆愀然。工部尚書廖剛至都堂，會億年在坐，剛責之曰：公以百口保金人講和，今已背盟，有何面目尙在朝廷？億年氣塞，檜不喜，謂剛亦譏己也。乃曰：尙書曉人，不當如是耶？頗銜之。

工部尚書廖剛罷。

廖剛字用中，南劍州人。崇甯五年登進士第。紹興初，累官給事中。臣僚言其不孝之罪而罷之。十年復用爲工部尚書，秦檜銜其在都堂譏斥鄭億年，令臺官論其罪而罷去。

二十五日戊戌，詔諭諸路大將各竭力以圖大計。

詔曰：昨者金許歸河南諸路及還梓宮母兄，朕念爲人子弟，當伸孝悌之誠；爲民父母，當興拯救之恩，是以不憚屈已，連遣信使，奉表稱臣，禮意備厚。雖未盡復故疆，已許每歲銀絹至五十萬。所遣信使，有被拘留，有遭拒卻，皆忍恥不問，相繼再遣。不謂設爲詭計，方接使人，便復興兵，今河南百姓，休息未久，又遭侵擾，盡然痛傷，何以爲懷！仰諸路大帥各竭忠力，以圖國家大計，以慰邇遐不忘本朝之心，以副朕委任之意。金人敗盟，報到行在，乃降是詔。

賞格曰：兩國罷兵，南北生靈，方得休息。兀朮不道，戕殺其叔，舉兵無名，首爲亂階。將帥軍民有能擒殺兀朮者，見任節度使以上，授以樞柄；未至節度使以上，授以口使。官高者除使相，見統兵者乃除宣撫使，餘人仍賜絹銀五萬疋，田一千頃，第宅一區。

詔徵勵中原忠義之士。

詔曰：「侵犯中原，兵革不息，已踰一紀。天下忠臣義士，雖在淪陷之中，乃心不忘國家。今兀朮無名，再起兵端，南北雲擾，未知休息之日。凡爾懷忠抱義鄉里豪傑之士，有能殺戮首惡者，或生擒來獻者，並與除節度使，仍加不次任使。其餘能取一路者，即付以一路；取一州者，即付以一州；便令久任應府軍，所有金帛，並留賞給戰士，其餘忠力自奮，隨功大小，高爵重祿，朕無所吝。上聞兀朮再稱兵，故有是詔。」

給事中兼侍讀馮楫罷。

金人叛盟，楫見秦檜曰：「金人欲舉兵南寇，公疏于用兵，宜早召張浚以督諸將。」檜曰：「善。公當來早上殿荐之。」次日，楫上殿奏曰：「金人南來，朝廷未有應之之策，惟疾召張浚都督諸軍耳。」上久知張浚敗事，乃曰：「朕雖亡國，不復用張浚。」楫大沮，乃乞宮祠，遂罷去。先是僧圓淨者，寓居于王繼先後圃中，禪學甚高。馮楫常往謁之，談禪移時，繼先欣然欲見之，楫不交一談，繼先方憑恃恩寵，勢焰熏灼，遂大慚，逐其僧而譖之。

劉綱知泗州。

劉綱知宿州，以金人敗盟，不能行。遂知泗州，仍計畫宿州。

劉錡軍於順昌府。

劉錡除東京副留守，以本部兵馬行，乃以舟船發老小輜重，而軍馬出陸方至順昌府。承朝旨，

令分其兵將屯沿京州縣。未及，而鄜延路副總管劉光遠遁還，言金人叛盟事。時舟船已入穎河，遂急移順昌。琦會諸將統制，共議去留。或以謂去則遇虜人邀我歸路，其必敗矣。莫若堅守城，徐爲之計。知順昌府陳規亦贊守城之策，遂留順昌。

二十六日己亥，劉琦及金人龍虎大王韓將軍翟將軍戰於順昌府，敗之。

召沈晦赴行在。

二十八日辛丑，吳璘將劉海、曹清敗金人於鳳翔府石壁寨。六月，劉光世加太保爲三京等路招撫處置使，李顯忠、李貴步諒之軍皆隸之。

初，劉光世罷軍政也。王德以本部軍馬隸江淮宣撫使張俊，俊以德之衆，皆摧鋒百戰之餘，其猛鷲爲諸軍之冠，乃名爲銳勝軍，德爲統制。及光世爲三京招撫使也，復請德隸其軍，德堅不從。故俊益重之。光世辟江西路副總管劉紹先爲中軍統制，置司池州。

韓世忠加太保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封英國公。張俊加少師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封濟國公。岳飛加少保兼河南諸路招討使。

張俊軍廬州。

劉錡加昌州觀察使，樞密副都承旨，沿淮制置使。

劉錡反，金人戰於李村，敗之。

六日己酉，金人寇鳳翔府，扶風縣吳璘軍統制李彥琪、楊從儀尙起，敗金人於扶風縣。

炎興下帙一百一

起紹興十年六月十一日甲寅，盡其日。

六月十一日甲寅。劉錡及兀朮戰于順昌府城下。大破其軍。兀朮敗走。

楊汝翼順昌戰勝破賊錄曰：紹興十年春，天子以騎帥太尉劉公副守東都，仍節制所領軍馬；繼被朝旨，精銳兵馬，分戍陳汴，隨軍老小，屯泊順昌。三月十八日，陛辭出城，益以殿司二千人撥隸戍役，束裝裹糧，越五日而後啓行。絕江沂淮，風濤險阻，自臨安凡二千二百里抵潁上，以順昌之屬邑，陸路兩驛而近，水路縈紆曲折，殆三百里。太尉捨舟，與屬官將佐先抵城下，時五月十五日。太守龍學陳規倅汪若海泊兵職官吏門首迎迓，館太尉於羅漢院，守倅既相報謁，卽往按視營寨，湫隘窄陋，悉不如法，兩日之間，經營區處，尙未就緒。十七日早，太尉門首別提宮宋待制未及回陳，守約相見，出泰和縣申狀，報太子人馬於五月十二日寇東京，亟歸諭諸將，戒飭士卒，無致張皇。其時選鋒游奕兩軍，并老小輜重舟船九百餘隻，相去尙遠，遣騎速追，至四更後，方遂入城。十八日辰，已間有探報，虜騎已入陳州，陳州距順昌纔三百里，闔城惶惑，罔知所措，而軍馬緣寨柵未定，遂以羅漢院駐左軍，普惠寺駐右軍，前軍駐舊衙，後軍駐毗盧院，中軍駐臺頭寺，而太尉遷維摩院，乃歐陽文忠公之故居也。皆在子城外，與府治及民家兩不相干。是日太尉遣主管機宜杜亨道幹辦公事，王義賓謁陳守以朝廷先降到贍軍錢支發交子，欲斂兵入城，爲捍禦計。陳守愕然曰：城中聞警報，人

皆欲去，太尉獨欲守何也？繼而汪若海告別云：某已奉有檄，差往行在，稟議太尉，因託以章奏附行，尋聞挈家出南門矣。十九日，太尉與屬官并統兵官聚議，我軍方自遠來，未及息肩，已聞虜騎壓境，諸公以爲如何？其間或欲守禦，或欲就使舟順流而下。獨太尉激以忠義，喻以禍福，且曰：某赴官留司，今京司旣陷，未可之官，賴全軍在此，幸有城池，粗可守禦，顧此機會，大不容失，要當同心戮力，死報國家。諸公翕然同辭，無或異議，於是與官屬登城區處，以後軍統制許清守禦東門，中軍統制姓闕名守禦西門，右軍統制焦文通，游奕統制鍾彥分守南門，左軍統制杜杞守北門，分遣將士，明遠斥堠，仍召募士人作鄉導間探。是日晚，亳州把門使臣白忠等二人來報云：有王彥先者，劉豫時曾知亳州，號爪角，自東京同金賊已入亳州，亳州至順昌二百四十里，繼捉到王彥先所差探事人朱海張三，斬之，梟首于市。又報金賊入陳州，陳州至順昌三百里。二十日以後，報金賊犯蔡州，蔡州至順昌二百七十里。續報犯項城，項城陳州屬邑，至順昌一百九十里。又報犯泰和，泰和順昌屬邑，至府城七十里。居民因賊勢逼近，後聞太尉一意堅守，皆雜沓輻輳入城，城中百姓賴以安堵。然太守及州官骨肉，絡繹出城，皆渡淮而東走。太尉日夕城上，親督兵將，備設戰具，而城壘摧缺，旋加補貼，芟薙榛子，如笮籬巴，僅存數十，悉取偽齊所作癡車，以輪轅埋沒城上。又諭州索居民門戶扇踏，隨宜懸掛，僅能周匝。其時新鄜延總管劉光遠以路梗，亦留順昌，新永康知軍柳倪緣太尉親以從行，至是皆就差檢察，一行軍馬提舉四壁守禦。自十九日至二十四日，凡六日之間，爲備禦計，食息不暇。

而探報日急，而軍中相與激勸，爭先整治甲器，且曰：我輩自此出陣，未曾立功，今纔至此，便遇大敵，須是出力報答國家，兼荷太尉存卹，到這裏要取一場富貴，上下響應，如出一心。二十五日，金賊游騎數千，已涉穎河出沒城下，遇太尉生擒銀牌千戶阿赫殺阿魯等，通說韓將軍先遣來城下探城中事宜。及有探報韓將軍翟將軍兩頭項，在白沙龍渦一帶下寨，寨在城北約三十里，太尉夜遣千餘人擊之，至二十六日早，復與賊戰，遂殺傷千百人，辰巳間入城，太尉于北門犒勞，卽具捷奏以聞。二十七日，金賊馳報龍虎大王及三路都統皆自陳州來，增益兵馬。至二十九日，合韓翟二將軍一帶逼城，自北之西，自西之南，自南之東，人馬約三萬餘騎。太尉西門出軍，仍激勵出城士卒，內外協應，已午之間，賊臨城施放，而柳知軍適在東門圍敵，箭中左足，柳倪卽拔箭，就以破胡弓射之，應聲而倒，繼發數十枝，無不中者，翼以神臂弓硬弩破之，遂稍引去。卽以步兵邀擊，慌怖回奔走小河，人馬淪溺者不可勝計。抵暮，尙有鐵騎數千，擺布河外，復出官軍千數，連擊之，大獲勝捷，奪到韓將軍大小認旗十面，并鐵甲提刀等。至三十日早，戰士還屯，犒勞如初，亦以上聞。六月一日，金賊尙留舊寨，有擒到女真及漢兒云：已遣銀牌天使，馳往東京，告急於四太子矣。初二日，賊寨城東地名李村，去城二十里，以精銳五百人夜出劫之，鄉導者引官軍直至中軍，以鎗撤去氈帳，有一披甲者疾呼曰：留得我卽太平。竟爲官軍所殺。是夜陰晦欲雨，時電光所燭，但見禿頭辮髮者，悉皆殲之，其殺傷比之前日兩戰爲最。初三日，戰士歸城，亦以捷狀奏聞。初四日，初五日，金賊相持如初，伏兵擒到女

眞，具道殺傷甚多，且乏糧食，有建議者，願乘此屢捷之勢，順流乘舟，以全軍而歸。太尉乃會諸統兵官于西門上，酌酒而誓曰：今日機會，天造地設；况以屢挫賊鋒，軍聲稍振，雖賊與官兵多寡不侔，然業已至此，可前進不可退卻。賊營去城三十里，而四太子又領重兵來援，萬一諸軍遽舍順昌，不惟前功盡廢，一軍老小，當此倉卒擾攘，豈敢盡保無虞，賊衆追襲，首尾相失，將至狼狽，大有不可言者。馴致侵擾兩淮，驚動江浙，則吾輩生平報國之心，死爲悞國之鬼，雖萬死何以謝天下！願諸公堅忠孝心，誓與此城俱存，勿與此賊同生，此言不食，天實臨之！於是諸統兵官皆願奮不顧身，罔有退志，齊以警戒之令，曉諭將士，人人咸欲効命，欣然待敵。初六日，太尉遂以東門北門外泊舟，船悉沉河底，示以死戰，不爲東歸計。俄報四太子入秦和縣，輜重前驅，已與龍虎諸營寨相接連，夜潁河繫橋渡軍馬。初七日，四太子至，亦與諸酋首連接下寨，人馬蔽野，駱駝牛馬，紛雜其間，氈車奚車亦以百數。至於攻城戰具，來自陳州；糧食器甲來自蔡河，散遣輕騎，巡綽城下，有叩城以手擲榆曰：城裏人只有三箇日頭裏。至晚，以前日陷陣人曹成荷團枷費實封文字放回。太尉得知虜賊爲詭計以惑衆心，不啓封而焚之。初八日，四太子疏責諸酋首前日用兵之失，諸酋首皆答以今次南朝兵馬，非目前比，往往一以當百，不容措手足；明日國王臨陣，自可備見，蓋四太子稱天下兵馬大元帥，越國王也。卽下令曰：順昌城壁如此，可以靴尖踢倒，來日府衙會食，所得婦女玉帛悉聽自留，男子三歲以上皆殺之，且折箭爲誓，以激其衆。然太尉發策戰守，忠義自持，仍以方略授諸將佐，顧視羯戎

逆天悖道，貪黷無厭，平時憤激，直欲氣吞此賊，以謂不足憂也。初九日平明，四太子遂合龍虎大王及三路都統韓將軍、翟將軍人馬，還合城下。甲兵鐵騎十有餘萬，陣列行布，屹若山壁，旗幟錯雜，大小有差，而五色旗各七面，按方分植者中軍也。而順昌東西兩門受敵，賊乃睥睨東門，瀕濠待敵。太尉亦自東門出兵應之，城上發鼓，卽與交鋒。轉戰踰時，賊復大衄。四太子披白袍甲馬，往來指呼，以渠自將牙兵四千策應，皆重鎧全裝，虜號鐵浮圖，又號挖義千戶，其精銳特甚。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爲官軍殺傷。先以槍搗去兜牟，卽用刀斧斫臂，至有以手捽扯，極力鬪敵。自辰至戌，賊正大敗，遽以拒馬木陳之，少休。城頭鼓聲不絕，迺出飯羹，坐餉戰士，優游閒暇，如平常時。賊衆望之，驟然披靡。食已卽來，以數隊趣戰鬪，去拒馬木深入斫賊，又大破之。無何，有悞傳令者，令少卻，官軍遂稍引後，賊衆併擁逼濠，而致溺水者二百餘人。而選鋒統制韓直身破一鎗二箭，幾至溺死，賴有一虞候挾以上馬而歸。虞候與馬皆中箭，被血淋漓，餘勇尙未衰也。其餘中傷稍輕可者，猶欲再出接戰。是日西風怒號，城土吹落，塵霾漲天，咫尺不辨，賊斃屍倒馬，縱橫枕藉，掩入溝壑，間及墮井者，不知幾何。旗號器甲如稻麻葦竹山積。方其接戰時，鄺瓊、孔彥舟、趙提刀等皆單騎列於陣外，有河北簽軍告官軍曰：我輩前是左護軍，本無鬪志，所可殺者，止是兩拐子馬。故官軍力爲破之，皆四太子平日所倚仗者，十損七八。當其敗蹶時，城上見有官軍歸城，軍馬自寨而北，復渡河而去。賊初涉濠，耀兵張勢，云嚇城，旣而官軍歸城，直欲奪取釣橋，望城放箭，箭落如雨，至有用響箭與窄柳箭者，城

上悉以破胡弓及神臂弓臨下射之，人馬自退。從東而南，轉而之西，連亘西北薄城，而營長十五里，闊十餘里，至晚發雷，聲振山谷，父老昏言是生以來未之或聞。然賊營中嗥呼喧嘩，自夜達旦，時有金人傍城，屬耳以聽，城中肅然，雞犬無聞，以是自見勝負之兆。四太子帳前，以甲兵環衛，持燭照坐，賊徒皆分番假寐馬上，深懼官軍夜擊之。至初十日，大雨傾注，賊於營外埋鹿角柵，柵外開小濠，深闊各五尺正，許爾督工，雨亦稍止。太尉出百餘騎撓之，賊衆悉皆掛甲挽弓以護，雨復大作，官軍刦之，晝夜不得休息。十一日早，賊營發雷聲如昨日，太尉遍詣諸營，撫勞官軍，及安慰中傷之人，蓋家至戶到，人人皆得其驩心，且雖被傷中，猶欲抵死報答太尉。俄有探報四太子作筏繫橋甚急，自金人

此，日給炒麥數合，疲困已甚，皆思北歸。

至晚不輟，抽摘人馬過河，然不復發雷聲，只擊鑼數聲而已。十二日早，尙立礮

架，置推牌斤斧不絕，虛立旗幟以疑城上，蓋緣潁河暴漲，衝激橋筏，人馬數十隨亦被溺，遂復繫橋，連夜以濟。兩日之間，收集屍首，隨處焚化，至有數十人作祭者，亦有燒半殘者，或入潁河爲水漂泛，或半爲烏鳶所食，雜以馬屍牛頭，彌望遍野，及晚拔寨盡走，卽具解圍奏聞。賊營中礮架，推牌、雲梯、拒馬木、敗甲、破車，積堆如山，弓刀鎗槊，亦委之而去，然猶有潛匿山林間以伺襲。至十三日，十四日，悉出境上，復合於陳州，四太子反怒三路都統韓翟二將軍，人以柳條撻之數十下，如千戶毛毛可等，皆撻之百十下。尋以三路都統守南京，韓將軍守潁昌，翟將軍守陳州，四太子龍虎大王各以所轄人馬，同之東京。初龍虎與諸酋旣敗，遣銀牌大使告急于四太子，大使纔到，就龍德宮見之，得報

卽索靴上馬，出門報告士卒，頃刻而集。經由陳州一宿，措畫戰具糧食而行。自東京至順昌，往復千二百里，首尾不過七日，何其神速如此？而太尉在圍城時，奏求援于朝，得報差行營左護軍統制王德躬率全軍來順昌策應。十四日，金人既退之後，王德方且以移文來問賊勢動息。至二十三日卯時，以數千騎至城下，太尉邀入具飯，飯已則臥，憩於子城樓上。至申時卽出門，乃遣人致意曰：不果奉別，今日復回。又報：數日傳聞德申樞密院，某已解順昌圍矣！方金賊在城下，得遞到御筆，劉某擇利班師，太尉以方禦敵，未敢輕爲進止。既且賊退，十日後又被旨。先發老小往鎮江府駐劄，遂津遣老小輜重，并被傷將士，船載而行，以左軍統制杜杞，右軍統制焦文通，兩軍防護東下。俄聞王德申宣撫司云：某以全軍裹送劉太尉，老小出潁河矣！其誕謾舉皆類此。敵國相去未遠，萬一事或蹉跌，爲害不細。然太尉恬若無聞，未嘗略介懷也。順昌古城，且素無備，迨茲賊已來，陳守始令居民築牛馬牆，退既賊後，方置礮座，比之軍中所放礮，爭五十步先。軍中令牌，每遇出戰，除守禦人外，非帶號掛甲者，不得登城。雖順昌官軍土豪，不許預分毫事。城中居民，各闔戶守家，內外肅靜，無有犯者。初破金賊，陳守送到煮酒十數石，門首犒勞戰士，一盃而已。再戰退賊後，市戶以麵六千餘斤，猪百口來獻，隨卽分付諸軍人，不過得麵半斤，肉數兩。至第三戰，太尉不免諭陳守略與犒勢官軍，但各人給粟米一石，及赴倉請之，有止得蛀麥五斗者，其間不願請者甚多，至事定，陳守先具奏，乞推本府官屬守城恩賞，且言措置守禦。賈率將佐犒賞戰士，遂至成功。雖太尉依應保明奏聞，將士頗誓不

平方當圍城，太尉曉夜城上，寢食皆廢，閱月之間，略不以家事經意，故能激勵軍心，皆爲之用；遇臨敵則躬親鼓旗，賈作士氣，先下令，不得斫級奪馬，及掠取一物一件，至有効命如游奕統領田守忠、中軍正將李忠之徒，恃勇深入，率皆手殺十人而後死。悉取前後陣歿將士，鑿土埋瘞作大塚。傍作屋數間，命僧主之，作水陸道場，以至資荐，仍復存恤其家種種。順昌北門外，居民初有瓦屋數十間，恐爲賊窺，前期爇之。賊退即訪元主，酬以價值，自始及終，無毫髮擾民者。城門四啓，每得奸細即審問，情狀詳悉，而衆所不容者抵之遣回使，未嘗輕戮一人。雖金賊亦謂自過南朝來，十五年間，無如此戰，必是外國起鬼兵來，我輩莫敢當也。後以生擒到女真阿赫殺并契丹等五十餘人，解赴闕下，前項有妨功者，移書權貴，順昌城下無金賊，止是兩河與諸路簽軍耳！顧雖力詆，奈此公議何？太尉初領兵不滿二萬，當其圍城時，城上備禦及防護老小營寨，遇敵則又把路覷巷，至於子城倉庫等處，皆分兵守之，其實出戰之士，不過五千人，當十萬餘衆，自非明於料敵，果於制勝，安能以應不虞之變。韓文公作裴相平淮西碑，所謂凡此蔡功，惟斷乃成者。某於太尉亦云。自捷奏到，朝廷寵以鼎州觀察使，再被制命建武秦節鉞，皆懇辭。至於再三，不欲先戰士而被賞。繼而王人踵至，使者沓來，撫問寵賁，優渥有加，宸翰獎諭，且有卿之偉績，朕所不忘之語，咸謂主上酬報非常之功，負出前此，仍降告身千五百軸，俾就軍前書填，隨即繳納，以謂不若自朝廷給之爲榮。累得旨，索本軍功狀，校定兩日，方得具奏蓋緣節，次出戰，更番守禦，分別功過，不容或差。至閏六月二十七日，淮安排全軍

功賞逐隊列單申姓名，一一覈實。統兵官立功者，以前降到金帶及金盃賞之；其有過者，則面疏其失，勞績亦減。將佐立功者，以金帶及金盃賞之；其有過者，則杖責之，降而入隊。至於戰士，悉以前後所賜銀二十萬，兩絹二十萬疋，第功賞之。初，田守忠、李忠輩陷陣，本軍將佐不卽救援，亦皆免死而被責。其能致力策應者，仍給賞。且出錢千緡揭榜，許軍中論告，有僥倖戰功者，按以軍法。如陣歿之家，亦各優厚。周卹。斯又見太尉信賞必罰，出人意表如此者。某隨軒而來，偶遭虜寇，迨茲平寧，敢以圍城前後所見，敍爲紀實。筆墨荒澁，甚無文采，且將過江，貽諸親舊，至於解嚴之後，以迄班師，述事贊功，當俟大手筆者。

炎興下帙百二

起紹興十年六月十一日甲寅，
盡開六月十八日庚寅。

汪若海劄子曰：朝廷以藍公佐之回，和議頗變。以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劉錡爲東京留守，兼節制軍馬。以五月十六日始次順昌，而十七日兀朮之軍已壓境。兀朮之叛，盟舉兵來祁州也。以大校爲名，起國中之兵，一頭項入山東，曰聶黎李堇，一頭項入陝西，曰三郎君，一頭項入西京，曰李成。兀朮與三路都統領龍虎大王韓雀二將軍，以五月十二日入東京，初遣三路都統，旣下淮寧，來取順昌，犯白沙，劉某夜遣師，晨至白沙，相距終日，合數陣，三路都統大敗而去。乞援于兀朮，未至間，劉某遣驍騎將闞充夜劫三路都統寨，正中中軍，連破五寨，見氈帳數重，朱紅美車，有虜酋，急披甲呼曰：毋殺我，留我則太平！軍士不聽殺之，其餘不及披甲，因亂擊殺數百人，相枕藉死者，莫知其數。由此虜驚，晝夜不敢下馬，惟于馬上寢食而已。兀朮率重兵來，劉某聞其將至也，會諸將于東門上，問策當安出？諸將或曰：今已三大戰，軍士夷傷者衆，若兀朮自至，恐勢力不加，不如擁護老小渡淮。劉正色謂諸將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要一朝爲緩急之用，安可見大敵而退？况老小一動，必不能全，虜騎無數十里之遠者，若被追，老小必亂，甲士未能保，何老小之可全？不如背城一戰，於死中求生，上足以報答國家，下足以取富貴，請爲諸君五日内殺回兀朮，衆皆以爲然，人人激勵，上下同心，皆爲勦敵之志，于是壞檣沉舟以爲決戰。兀朮所號常勝軍，至則責三路都統龍虎韓將軍等不肯斷。

殺，致敗軍馬之罪，謂其衆曰：誓與起順昌城掉在渤海。折三箭爲誓，折一箭曰：初九日早飯於府衙。折二箭曰：敢過軍輪之下者皆殺。折三箭曰：婦人財帛，盡以賞軍。其所將攻城士卒，號鐵浮屠，又曰：鐵塔兵，被兩重鐵兜牟，周匝皆綴長簷，其下乃有氈枕，三人爲伍，以皮索相連，後用拒馬子，人進一步，移馬子一步，示不反顧，以鐵騎爲左右翼，號拐子馬，皆是女真充之，自用兵以來，所不能攻之城，卽勾集此軍。六月七日，兀朮自臨城於潁河北岸，劄寨三十餘里，約十五萬。九日辰時，扣城西門索戰，謂城上人曰：你只得活一箇日頭。猶華人言一日也。劉某出軍五千人接戰，自西門轉向南門，又轉東門及東北角，始與虜騎往來馳逐，後直衝入虜軍中，手相扯摔，刀斧相斫，至有捉去虜兜牟而刺之者，軍士有中刀洞心而猶刺虜不已者；有偶失地利，與虜相抱于城濠而死者。血戰自辰時至申，虜乃敗走，橫屍遍野，不知其數。劉亦斂兵入城。兀朮大怒，親擁三千餘騎，直扣東門，射城上人，著城上礮架皆滿。又被城上軍以勁弩射走。兀朮旣大敗，乃移寨于城西門，開掘濠塹，自西南至西北約十餘里，欲爲不戰之計，而坐困順昌。劉又夜使人劫之，上下不敢寧處。十二日乃盡走，虜自言入中原十五年，嘗一敗於吳玠，以失地利而敗；今敗於劉某，以戰而敗，疑是外國借來人兵。兀朮至泰和，因得氣疾，黃腫下血，居縣門樓，臥兩日，至淮寧府。龍虎者始敢獻言以爲不當前來，亦猶兩人深入我地。兀朮怒諸酋之敗，撻韓將軍九十柳條，翟將軍八十柳條，其餘或一百，或二百，哭聲徹天。韓將軍頗出怨言曰：我只爲你於和尙原壞了人情，莫不疑貳。住三日，留翟將軍守淮寧府，入東京，欲

往河北簽人。有王山者，言河北無正兵可簽，只有百姓耳。王山者，兀朮之舊用，知順昌府，至是攜來，欲令再守順昌。王山言：今大國中，只有兀朮主兵權，舉國中兵盡起，祁州所教之兵盡隨兀朮，除兀朮所將一頭項，每戰兀朮親爲擁押隊，其餘頭項，如龍虎韓將軍之徒，皆無鬪志；又其麾下皆不欲南來，是以莫肯爲用。其所將孔彥舟、鄺瓊、趙榮之徒，只是單馬隨軍，並無兵權。兀朮之在順昌城下，三郎君敗於陝西，亦遣人告急焉。王山言：是日南家更有一頭項，乘其敵，可盡捉虜也。但劉某自金賊犯順昌，見陳蔡以西，皆是望風投拜。又見舊知州王山在城下，恐城中苟求性命，有賣義於外者，更不敢用順昌府官吏軍民充守禦。旣分兵於城上，又分其兵於城中，逐巷口擺列，每遇令牌一過，卽百姓寂無一人敢出戶者。止有兵五千人可以出戰。計劉某所統，不過二萬人，中又止用五千，挫其舉國精銳之師，卽今諸大將所統，或十萬，或二十萬，使乘劉某戰勝之後，士氣百倍之際，諸路並進，兀朮可以一舉而破，甚無難者。今兀朮之在東京，譬如取大魚，當遠其索而困之，不必聚天下之師，以圍東京；今諸大帥惟淮西最務持重，不肯輕舉，宜以淮西之兵，塞其南窺之路，俾西京之兵，自河陽渡孟津，俾淮東之兵，自淮陽渡彭城，俾陝西之兵，自長安渡蒲阪，則河朔之民，必響應冠帶，而共降其黨。契丹、黑水、渤海諸國，必各爲其主而自立，則兀朮可不戰而擒，女真可不加兵而滅。何則？我今以淮西、京西、淮東、陝西四路之兵，共圍兀朮，是以四易而攻一難。我今以淮西自固根本，而以京西、淮東、陝西出其不意，是以四難而攻一易。兀朮見天下之師，盡圍之，必以死戰，故曰一難。兵法

曰：勿攻其所難。如遂圍之，是兀朮之攻劉錡也。今舉國之師，盡聚于東京，我仍直趨於河朔，河朔之民必響應，則兀朮可不戰而擒也。兀朮一敗于順昌，又敗于河朔，則苻堅之事，其果見于今日矣。且堅淝水一敗，安能遂滅苻氏。故曰：契丹之屬必自立，則女真可不用兵而滅也。今聞淮西之師，得毫便還，義士莫不甚爲朝廷惜之，恐人見淮西之班師，弗察虜情之強弱，故躬往戰地，或訪親見臨陣之人，或質被虜得脫之士，聊述順昌之戰勝，以備朝廷之採擇焉。

十三日丙辰。岳飛統制牛皋敗金人於西京。

十六日己未。永興軍路經略使郭浩統制趙建元攻金人于醴州，破之，克醴州。

王德至順昌府。

劉錡之在順昌受圍也，屢乞援帥于朝廷，詔王德應之。是日也，德至順昌，而金人已退順昌矣。劉光世軍和州。

二十一日甲子。吳璘統軍制姚仲尙起樊彥鄭師，正以兵援郭浩及金人撒離喝戰於鳳翔府，大破其軍。

二十二日乙丑。司農少卿李若虛與岳飛計議軍事。

金人敗盟，朝廷遣李若虛往鄂州軍，周聿往建康府軍，周玠往楚州軍，各計議軍事。若虛到鄂州日，飛已進發。是日若虛追至德安府，見飛言兵不可輕動，宜班師。飛不從，是時諸軍皆已進發，若

虛曰：面得上旨，不可輕動。既已進發，若見不可進，則當以詔還。矯詔之罪，若虛當任之。飛許諾，遂進兵。

二十五日丙寅，岳飛軍統領孫顯大破金人排蠻千戶於陳蔡州界。

二十六日己巳，劉鑄加武泰軍節度使，侍衛馬軍都虞候，沿淮制置使。

韓世忠軍統制王勝敗金人周太師鵝辣孛堇於淮陽軍。閏六月一日癸酉朔，張俊軍統制宋超敗金人於永城縣朱家村。

五日丁丑，涇原路經略使田晟及金人戰於涇州。

是役也，晟有怯敵之意，令軍中卷旂而出，衆知其必退矣，故未合而遁。

彰武軍承宣使永興軍路經略安撫使郭浩加奉國軍節度使，侍衛步軍都虞候。武康軍承宣使利州路安撫使楊政加武當軍節度使，侍衛步軍都虞候。定國軍承宣使秦鳳路經略安撫使吳璘加鎮西軍節度使，侍衛步軍都虞候。

十三日乙酉，復陝西赦。

睿惟陳右初復版圖，深念瘡痍之遺民，未洽朝廷之德澤，蠢茲羯虜，懷彼狼貪，詭計潛師，實同寇盜，背天違衆，荐肆侵陵，蹂踐我土疆，蠹賊我黎庶。幸賴神人助順，宗社降靈，將士摧鋒，爭賈無前之勇，吏民殉國，共堅不二之心，捷奏數傳，師干再克。尙以蠶屯假息，虎帳戒嚴，介冑苦暴露之勞，丁

壯疲轉輸之苦，由朕菲德，致爾阽危，惕若厲之疚懷，軫如傷而在已。宜敷渙澤之渥，用慰西土之人。於戲！擊虜以殄滅爲期，方折衝於萬里，得道者多助之至，况有臣惟一心，尙賴帷幄協謀，爪牙宣力，庶永清于四海，庸共底于丕平。咨爾多方，體茲至意。

閏六月十八日庚寅王之道上皇帝書。

臣聞兵法曰：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况于無算乎？又曰：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其言具在，昭若日月，信如四時，後之用兵者，不可不鑒也。恭惟皇帝陛下，比以虜人犯順，入寇郊畿，肆命諸將出師，恭行天討，茲固子犯所謂節直爲壯者；然而不知陛下宵旰之暇，亦嘗爲廟算計耶！其未戰而勝耶！其未戰而不勝耶！臣雖至愚，竊嘗爲陛下籌之。且有義兵，有應兵，有貪兵，有驕兵。救亂誅暴者，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于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應兵者勝，利人土地寶貨者，謂之貪兵；兵貪者敗；恃國家之大，矜人威之衆，欲見威于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今以吾之義兵，而敵彼之貪；以吾之應兵，而敵彼之驕；其論廟算之勝與不勝，固皎然也。若曰：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則所謂知己實戰之所先急。不知羣臣爲陛下計，亦嘗言及此乎？陛下自爲宗廟社稷生靈之計，亦帝慮及于此乎？知彼可勝者，果有幾乎？我可勝者，果有幾乎？我之不可勝者，其相當乎？抑亦有優而有劣乎？昔之善爲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常使不可勝在

已可勝在敵，此所以能不戰而屈人之兵也。臣請爲陛下言之：且強弱衆寡之不敵也，尙矣。以強弱言，則劉固非項敵也。以衆寡言，則曹固非袁敵也。而項卒歸于劉，袁卒歸于曹者，豈有他哉！得其道則雖弱能強，雖寡能衆；失其道則雖強易弱，雖衆易寡爾！臣觀虜有五敗，陛下有五勝。虜雖強且衆，固無能爲矣。然在我有未必勝者三，又安得不自知也。且虜專事攘竊，而陛下下一本仁義，此道勝也。虜專務奸詐，而陛下下一本忠信，此德勝也。虜起兵三十年，用人如牛羊，殺人如草菅，而陛下視民如傷，不憚屈已增幣，俯徇講和之請，冀與天下休息，此仁勝也。虜自兀朮用事，上則欺幼主以擅權，下則殺親族以播虐，而陛下夙興夜寐，不忘父兄播遷之難，方虜踐約請和，許還兩宮，羣臣以爲不可，獨聖意篤于孝悌，幸其必信，斷然從之，此義勝也。虜前後專以和議欺罔國家，劫質二帝，屠戮萬方，天下之人恥失其君，悼喪其親，恨不得食其肉而寢其皮久矣！陛下頃緣王倫與之爲地，復聽其和，當是時，下而樵夫牧子，皆以爲虜人得計，而陛下失計。蓋古人所謂和戎國之福者，爲其有以休兵息民也。今兵不得休，民不得息，于養兵之外，歲敗于民，以供谿壑無厭之欲，一有不滿，其勢必至興師，雖久近未可知，而理所不免。臣每念及此，未常不痛心疾首至于無如之何，輒復自寬曰：福兮禍所伏，禍兮福所倚，一是一非，一失一得，夫何常之有哉？虜人之得計，所謂禍也，安知不爲福所倚耶！和之必至于變，無可疑者。但變速則禍小，變遲則禍大，變自彼則禍小，變自我則禍大。禍小則可隸而爲福，禍大則滅亡無日矣。速在三年之內，遲在五年之外。自彼則彼實先之，自我則我實啓之。

虜曾不二年，無故敗盟，引兵入寇，臣然後知虜人向之所謂得計者，今爲失計。而陛下向之所謂失計者，今爲得計。向得而今失者，禍兮福所伏也；向失而今得者，福兮禍所倚也。此計勝也。陛下有此五勝，固可以勝矣。然以臣觀之，未見其必勝之理。何則？唐肅宗詔九節度討安慶緒，重以郭子儀、李光弼皆一時元功，難相統攝，特用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使，而不立帥。師次鄴南，方與賊對，未及戰而潰。史臣以爲王師無統，進退顧望，責功不專，是以及於敗。今者諸軍大會境上，而不置統帥，臣所謂未可必勝者，此其一也。齊景公召司馬穰苴爲將，以捍燕晉之師，穰苴辭以臣素卑賤，士卒未附，百姓不服，願得君之寵臣，以爲監軍。景公使莊賈往，賈後期不至，穰苴斬之以徇，三軍士皆爲之震慄。由是晉師聞之，罷去；燕師聞之，渡河而解，盡取所亡邦內故境以歸。今國家用兵十有六年矣，士卒之隸諸將者，不可謂不親附矣，而罰終不行，緩急果可用哉？臣所謂未可必勝者，此其二也。今日之兵，分隸張俊者，則曰張家軍；分隸岳飛者，則曰岳家軍；分隸楊沂中者，則曰楊家軍；分隸韓世忠者，則曰韓家軍。相視如仇讎，相防如盜賊，自不能奉公，惴惴然惟恐他人之奉公，而名譽賢于己也。自不能立功，惴惴然惟恐他人之立功，而官爵軼于己也。且其平日猶或矛盾若此，使其臨大利害，想其中心必不能效相如之屈于廉頗，寇恂之不仇賈復，先國家之難，而後其私怨，安能保其不自爲敵國，而以刃相向耶？臣所謂未可必勝者，此其三也。又况兀朮所領之兵，無非脅從，瓦合，猶能自號元帥以統之，初不聞其契丹自爲一軍，而各聽其本國之號令也。今不置統帥而欲求勝，能保

其必勝乎？虜自與我角，前後無慮，願百戰，未嘗不勝，我未嘗不敗者，非虜能自勝，特我師不戰而潰，遂成其勝爾！夫所以不戰而潰者，非它，不畏我而畏敵故也。使皆畏我而不畏敵，虜亦何能爲哉？今罰不行於三軍，而欲求勝，能保其勝乎？春秋以來，如晉楚用兵，以將帥不和而敗績者多矣！惟虜人前後驅迫鄰國，入爲邊患，逮二十年，未嘗聞其有違衆犯令，自爲罅隙以相攻者；今諸將不和，無以合之，而欲求勝，能保其必勝乎？陸贄奏李晟、李建徽、楊惠元、李懷光四節度使狀云：四軍接壘，羣帥異心，論勞力則負絕高卑，據職名則不相統屬，懷光輕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如心，晟等疑懷光養寇蓄奸，而怨其事多陵已，端居則互防飛謗，欲戰則第恐分功，齟齬不和，嫌隙滋甚，覆亡之禍，翹足可期，舊寇未平，新患方起，憂憤所切，實堪疚心。由是言之，臣前所謂可勝者五，恐不足恃以勝；而所謂未可必勝者三，恐不可不深思熟計，而求其所以勝也。臣願陛下慨然奮發，自謀諸心，選擇耆德，素負天下之望者，謀及龜策，謀及士庶。倘君從卿士從庶民從矣。然後下明詔，遣驛車而詔焉。逮其入見陛下，則避正殿，親出玉音而諭之曰：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于境，予一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社稷安危，一在將軍，願將軍率師應之。將軍旣已受命陛下，乃齋戒告于太廟，灼龜卜吉，以授斧鉞，如武王之命，太公望，然後遣行，先行之數日，遣告諸軍曰：予一人以爾諸軍元帥，不立，日夜憂懼，恐貽一國三公，其誰適從之諄。今謀之卜筮，卿士庶民，蔽自予一人之志，得元老某，俾統六師，自闡以外，咸得制之，邦有邦典，軍有軍政，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毋或不和不靖，自底

于罪。而爲將軍者，臨屯之日，又能拊循士卒，同其甘苦，上不失于關羽之驕，下不失于張飛之不恤，有所不謀，誅必及其大而威；有所不賞，賞必及其小而明。夫然後勒兵赴敵，臣見其一戎衣而天下定，不得專美有周矣。伏望陛下，追懷祖宗積累之艱，付畀之重，痛憤父兄戮辱之苦，睽隔之憂，矜念軍興以來，犬羊所至，積屍腥於草木，流血丹於川原，毋以臣人微言輕，遂忽而不聽，遂棄而不用。古語云：投機之會，間不容髮。又云：後將噬臍，悔可及乎！臣願陛下，不爲衆口所奪，斷自宸衷而必行之，使異時獲投機之功，而免噬臍之悔，實天下幸甚！臣之狂瞽，不獨今日，當紹興八年六月，王倫使虜還，虜遣使隨倫報聘。臣於是時，因嘗有書致之前吏部郎魏矼，以述和議有九不可一可之說。當紹興九年五月，和議既定。淮上興役以備兩宮來歸，宿食供頓。臣於是時亦嘗有書致之前左諫議大夫曾統，以言迎奉兩宮有五事當爲先務之急。惟臣區區憂國愛君之心，無易二書；重以家貧地寒，遠去軒陛，不獲自達，是用致之魏矼、曾統，庶幾其有聞於陛下。不圖今日，乃見茲事，似與臣意有相符者。雖然，亦非臣之私言，天下之公言也。故敢復盡千慮一得之愚，獻於闕下，位卑言高，罪在不貸，惟陛下憐其愚忠，而曲賜保全，無使天下以臣爲妄，不勝俯伏待罪憂懼之至。

炎興下帙一百三

起紹興十年閏六月十日
八日庚寅，盡其日。

上魏侍郎劄書。

之道竊聞之先民有言：詢于芻蕘。以爲人有所長，不可以其微賤故忽之也。之道比緣赴調，居于臨安之隘巷者八十餘日，朝夕獲聞閭閻之言，似有可取者，輒敢以其所聞，上瀆聽覽，惟執事擇焉。其言曰：王倫使虜還，虜遣使隨倫報聘國家。自靖康以來，失于議和，致兩宮北狩，萬乘東巡，百姓墜于塗炭，迨今十有四年，尙不覺悟；又復縱倫賣國，引賊入家，以闖我虛實，排辦館待之具，所至騷然，甚于被盜。夫虜人之爲盜也，非特今日，向之盜也，以其衆；今之盜也，以其便；盜之志利得子女玉帛爾！不以吾之所以館待者過禮而遂已也。今有被盜者，家徒四壁立，復不自量，又從而東借西乞，以其所有而夸于盜，其不爲盜之招者幾希。頃年章誼孫近使虜，餘人盡留南京，惟誼與近得至軍前稟議，今虜使之來，自合用此例，留館人于韓世忠軍中，令其使副造朝，不惟有以褫禽獸之魄，而奪其氣，亦足以示朝廷之尊。乃若議和，則有九不可而一可。之道聞此言，如醉而醒，如夢而覺，因謂同舍郎曰：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茲殆所謂一得者乎？請試爲執事陳之：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與同國。虜人昨犯京師，自徽宗皇帝明德皇后以下，悉從播越，今茲上仙，雖云厭世，其實殺之。又况淵聖之與六宮，尙囚沙漠，四海共憤恨，不得刳其肝而食其肉，爲人子弟

者，又當何如？此其不可和者一也。當唐德宗時，吐蕃因沙堡之敗，懼而求和。宰相張延賞、人馬燧之言，請于德宗從之。當時諸將，獨李晟以爲不可；諸相獨柳渾所言與晟意合。曰：豺狼之性，非盟誓可結。已而吐蕃果刦盟如晟渾言，此其不可和者二也。和戎所以息民也，此時厭亂久矣！孰不欲其通和而幸其休息哉？今與議乃爾，蓋傷弓之心，猶思靖康覆車之轍，而懼其蹈也。必欲議和，是拂民心，民心則天意也，天可違乎？此其不可和者三也。頃自車駕南幸，虜立劉豫于濟南，以有中原之地，歲貢幣三百六十萬緡，豫奉之未嘗少有墜失；一旦以計廢豫，盡豫所藏，探囊揭篋，倒廩傾圉而去，若取諸懷，不煩顧指。而我師以君伐臣，睥睨累年，終不敢進，非虜勇而豫怯，我弱而豫強也。蓋緣既已臣事虜人，則猶父也，猶猶子也，爲人子者，固不虞其父之見逐；惟不虞其見逐，故虜得以逐豫如反手之易。爲豫計者，亦初不謂豫曰：汝於虜非有父子之親，徒以我之廢吏，故立汝。以爲得志，必將與我抗，而爲已之捍蔽也。抗我則所以事已者不敢不至，豫既挾虜以抗我，則其于我也不復若虜之不虞其逐也。且日夜求所以勝我，惟恐其不勝而見擒。是則我之所以不能取豫者，以豫視我若讎；而豫之所以見執於虜者，以其待虜者過于親也。今虜欲和，是以劉豫畜我，此其不可和者四也。當寶元康定間，契丹以重兵壓境，遣蕭英、劉六符來聘，意在刦取關南十縣。朝廷命右正言富弼爲報聘之行，仁祖垂念兩國生靈之故，許其屈已增幣，而契丹平逮卒事，弼不肯受賞，曰：此非臣之本志也。嗚呼！忠臣之謀國，一至此耶？今虜無約請和，非出于謀，則是厭兵而欲結好于我，以邀歲貢。從之

而遂罷兵，則非特不能保夷狄之不叛盟而乘我之間；又恐如朱克融輩變生不測，從之而兵不可罷，則不能不于養兵之外，橫賦重斂，歲供壑谿無厭之求，其勢必至。陳勝吳廣之起於秦，青犢黃巾之起於漢，爲禍殆有甚於夷者，此其不可和者五也。頃年以來，諸將非不進築，終不能取淮北尺寸之地，或暫得之，復旋失之。正使舉大河以南盡還朝廷，度其力果能保有之乎？與其隨得隨失，不若置之度外，以俟其力足以制夷狄，徐爲進築之計，此其不可和者六也。自古中興之主，未嘗不因于險阻艱難，惟其履險阻艱難，而益挫益堅；因能興衰撥亂，而光祖宗之業，刷父兄之恥，而見稱于天下後世。若周宣復文武之士，漢光之恢復疆宇是也。今得河南之地，不足以立國，而虜藉此求和，則必指天地以要我。自此以往，雖使王靈日張，軍聲日振，尙敢議恢復之事哉？此其不可和者七也。漢唐以來，中國之待夷狄，不過征伐之與和親。征伐則將帥任其責，和親則廟堂主其議。今天下之權不在廟堂而在諸將，擁重兵，據要地，偃蹇自肆，視國家之安危存亡，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漫不加意，遇緩急則雖請援者駢肩于庭，督戰者接武于塗，方且傲視而不顧，逗遛而不發，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倘從虜盟而不與諸將議，使虜誠和，猶恐自疑而至于潰叛；萬一挾詐，如尙結贊之意在窺竅，是使諸將得以有詞而不復出兵矣，此其不可和者八也。李義琰嘗曰：大國之使，可當小國之君。今主上以休兵息民爲重，固不憚臣事虜酋，且以其酋爲君，則其使蓋同列也。若虜使援此爲言，倨慢無禮，不知朝廷何以待之？此其不可和者九也。然則所謂一可者孰可哉？韓原之戰，秦伯獲晉

惠公晉遣陰飴甥使于秦，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曰：『必報讎。』君子愛其君而不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戚，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二而執之，服而捨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其不然。于是秦伯說陰飴甥之對，改館晉侯而歸之，初不聞其以賄盟也。今虜誠欲還二帝六宮與祖宗之故地，而爲德於我，以要我盟，曰：『既盟之後，言歸於好，各守封疆，世世子孫，慎勿相犯，有渝此盟，明神殛之。』而無所事賄。夫誰曰不可？同舍郎曰：『子之所言，九不可，理固然矣。』所謂一可，乃服而捨之，如秦伯之歸晉侯也。晉侯以三施不報，有負於秦伯之君民，秦伯尙且歸之；我徽宗皇帝，初不聞有負於虜，而生不得返其國，死又且要其盟，豈服而捨之之道哉？使虜無所要，但以有負於我，遂歸梓宮與天眷，猶當愧於秦伯；况不能如是耶？爲今日計，當以此意明告使者，而俾復命；苟爲不從，是虜無意於盟，我何罪也。大抵主和者，苟圖目前之安，遂忘父子君臣之義，他日倘修先帝之怨，亦不過臨時失信敗盟而已。夫信者，國之寶，民之庇，言之端，善之主也。苟信不繼，盟何益哉？且自古失信敗盟，未有不身罹其禍而殃及後世者，不可不戒也，不可不慎也。道今月初四日，已嘗具稟目，少見野人區區之意，明日遂有無爲之行，不果再詣，屏著踈伏小舟中，因念古人身在畎畝，心不忘君，將次宜興，復紬繹前旨，臨安之有得於街談巷議者，爲之書以獻。庶幾有聞于吾君吾相，而使虜計無所施焉。轉禍爲福，實在侍

郎一言，干冒威嚴，無任皇懼之至。

上諫議曾統書。

之道不佞，待次里社，與木石豕鹿爲伍，不識治體，不聞國論，惟是區區愛君之心，寤寐不忘宗社安危存亡之長慮，此無他，慙不恤緯而憂宗周之隕，女不念嫁而憂太子之幼，亦其利害禍福有以相及，不得不然，非過慮也。金人自宣和靖康以來，愚弄朝廷，有同兒戲，卒以陵夷，我國家迄于今而不振。方其設一謀，施一計，雖下而小夫賤隸，咸能料其將然，且曰：如是者，奸也。如是者，詐也。已而合若符契，不差毫釐，而朝廷之上，乃獨斷然以爲非奸非詐也，惟恐其奉承之不暇，以自取欺侮戮辱而終不悔且悟何哉？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嗟乎！此言誠足以箴當世之膏肓也。去年夏，金人遣使隨王倫報聘，講和之道，是時調官臨安，獲聞輿論有九不可之說，嘗欲掇拾，效愚獻忠，以裨廟堂末議，晝夜思維，將成復毀，曰：位卑言高，罪也。因止而趣裝以歸，行次宜興，復念古人有在畎畝不忘君者之道，雖不肖，奈何竄名仕版，乃忍坐視安危存亡之機，而不爲一言耶？于是慨然裁書，託故人遣驛致之前吏部侍郎魏公，以丐有聞于上，凡半年不得報，而胡銓之書傳焉。言至于此，賈誼之流涕痛哭，不爲過也。遂事不諫之道，尙何言哉！側聆道路，以謂金人歸我河南故地，奉還兩宮，此其爲策不淺，蓋以今日所用之將，所養之兵，皆五路兩河之人，歸我以地，則不復限以爾界此疆；遲以歲月，其勢必至解散，茲始與

漢軍楚歌，無以異也。頃自兩宮播遷，天下之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常有不共戴天之憤，而主上之所以宵衣旰食，勵精圖治，注意中興者，豈有他哉？亦欲掃除黠虜，以刷父兄之辱而光于祖宗也。夫人怒則威，威則勇；驕則怠，怠則弱。我師之不逮金人，雖三尺童子所共知也，而枝梧累年，未嘗敗衄者，以其素所積蓄者然也。金人之意若曰：此不可以力勝，吾當還兩宮以驕之，彼既臣妾於我，則將恃和弛備，然後可圖也。茲不必以商爲鑒，前日劉豫之擒猶未遠；又况包藏禍心，未易窺測其萬一耶！且事因有未見其利而先受其害者，淮西昨更兵火，井邑聚落，化爲災埃，此雖招徠流亡，整葺廬舍，然餘民百無二三，所謂井邑聚落，亦皆華門圭竇，多者僅十數間，少者不過四五椽而已！自春及夏，監司守令以奉迎兩宮爲名，排備牲餼次舍，纖悉責具，急若星火，峻如雷霆，貧窮盡於誅求，凋瘵敝於營繕，其辱民時，勞民力，固在所不論。竊嘗以一邑計，其費不下五七萬緡，使金人誠還兩宮，斯民正復竭膏血鬻妻子，以應所需，猶將欣然不爾。雖食王倫之肉，何能謝哉？愚謂今日之事，始古所謂可弔不可賀者，請以五事上瀆聽覽，庶幾朝夕造膝之際，有獻於吾君而備其採擇焉。謹按魯僖公十五年，晉侯秦伯戰於韓，秦獲晉侯以歸，及秦伯歸晉侯，將及國，先使告國人曰：孤雖歸，辱社稷矣！衆皆哭。愚以爲淵聖之南來，俟其渡河，卽下手疏以自訟可乎？此一事也。謹按僖公三十二年，晉人敗秦師於殺，獲其帥孟明視、白乙、丙西乞術，及晉還三帥，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以迓之。愚以謂梓宮及淵聖到日，自天子以下，素服郊次而哭，乃密諭河南所過州縣，一切準此，而其供帳

之類，悉去華麗采色，而純用布素可乎？此二事也。謹按襄公二十七年，宋之會，楚人衷甲，竊聞梓宮以下，神櫬無慮于千百，愚以謂委西京守臣，待其將至，豫修陵寢，繼遣一二大臣蒞葬中，取神櫬之最下者，斷而視之，然後奉安，及令諸道飭武備以戒不虞可乎？此三事也。謹按唐開元全盛時，明皇幸東都，令三百里內縣令刺史，各以聲樂集河內，太守輩優奴數百，被以錦繡，飾以犀象，而魯令山元德秀獨製于蔦之歌，遣樂工數十聯袂而歌之。明皇見而歎曰：賢人之言哉！河內之民其塗炭乎！因黜河內而陟魯山。今兩宮寂無來者，而淮西一郡之民，已有二十萬緡之費矣！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愚以謂兩宮宿食供頓，所經或無屋宇，乞依南郊青城故事，行下有司預辦數千疋之青布，臨時設帳以庇風雨；而明詔諸路，勿造宮殿，勿飾器用，以重費斯民可乎？此四事也。謹按檀弓，衛司徒文子問於子思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對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愚以謂梓宮之還，天子哭泣衰經，以從檀弓未葬之禮可乎？此五事也。是五者，雖若無補於國家，安危存亡，實此係焉。昔齊仲孫湫來省魯難，既歸，齊侯問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乘周禮，所以本也。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甯魯難而親之，親有禮，霸王之器也。庸詎知兩宮來歸，金人之使，不有若仲孫湫者乎？愚是以知安危存亡，實卜斯舉。檀弓曰：子思之母死於衛，有若謂子思曰：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觀禮，子盍慎諸。孟子亦曰：滕定公薨，文公五月居廬，未有命戒，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嗚呼！斯禮也，可忽哉！至於

金人之情僞，則愚已略見於前，及詳於魏公之書，夷狄之不可信也尚矣。盟如皦日，而平涼之會，猶或劫之。今賊臣妾蓄我，初無誼盟。夫以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無厭，此其勢必至於用兵，所不可知者，特其遲速遠近，而要不能免也。雖然，昔者越王勾踐亦嘗臣妾於吳矣，而卒滅吳，以朝魯衛陳蔡，執玉之君，愚以爲今日計，患在主上不能禮下羣臣，以集其謀；與羣臣不能輔佐主上，以雪其恥，如越王之報吳，而不在臣妾於虜也。不然，危亡且在朝夕，不識執事以爲何如？祖宗積累至難，宗廟社稷至重，惟執事其爲國家念之！干冒威嚴，無任戰慄。

炎興下帙一百四

起紹興十年閏六月二十日壬辰，盡十二月。

二十日壬辰，張憲克穎昌府。

趙鼎責授朝議大夫分司南京邵武軍居住。

趙鼎聞金人敗盟用兵，乃上書言時政。秦檜忌鼎復用，乃令御史中丞王次翁譴以罪，言之遂責授焉。秦檜之憾鼎，其始也，鼎罷宰相出知紹興府，檜具筵餞于津亭，鼎不留而登舟。其成也，以鼎上書言時政，其憾不可釋矣。

劉光世回軍太平州。

二十四日丙申，張憲及金人戰于陳州。

張憲克陳州，岳飛令統制趙秉淵知軍州事。

二十五日丁酉，岳飛將楊成及金人戰于鄭州，克鄭州。

王勝克海州，擒僞知州軍事王山。

韓世忠遣都統制王勝，率統制王權、王升等諸軍取海州，僞知海州王山及統兵官花太師至磨行，與官軍相遇，官軍擊退之，去海州六十里。勝令二更到城下，諸軍齊進。果二更至城下，轉城不住，牽舟趨城北，城上以瓦礫拋擲亂擊，舟人皆不顧而行，逼曉至城北。是時花太師退兵，惟王山守

城，勝令諸軍分地攻擊。勝坐于北壁濠下，令諸軍早飯，要白米飯，豬肉段子。食畢，先使搭材以長竹繫刀，斷其釣橋繩，釣橋落；以大竹卷草，如黃河卷埽樣，使數百人推至北門釣橋，有妨礙處，卽以鋸截去之，然後推入縱火，凡三卷，擁其門而火發，守陴者于黑煙中擲磚瓦打火，燒門盡，打火亦滅，有磚瓦蓋地，地不甚熱。行隊方鱗次于門外，而第四隊周成先入，行隊皆入，成舉認旂于城上，呼衆曰：周成第一功！勝傳令盡開諸門，諸軍自諸門皆入。然火燒門道，尙有火在瓦礫之下，昇水沃滅之，治道而後勝入，坐于十字街之民舍，生執王山。時花太師率兵到城下，不及戰而退去。父老僧道詣勝唱諾謝罪。勝曰：國家以海州久陷僞境，故遣官軍收復境土，國家專行仁德，不事殺戮，各各安心。照管老少父老再拜謝曰：欲乞哀，斂金銀犒軍。勝曰：官軍入境，秋毫不犯，不須哀，斂金銀；如有豬肉米穀，犒諸軍一飯可也。父老拜謝而去，率斂城中猪羊牛驢，并般擔米麵犒軍。勝受之，分給諸軍。卽時報世忠。勝在城北，居人猶未覺，尙有賣糕者；少頃攻城，居人方稍避之。世忠每出軍，令諸軍秋毫不得擾民，諸軍經過僞境路旁，有農夫皆倚鋤而觀。

二十六日戊戌。張俊克亳州。

金人復占河南，以酈瓊知亳州。劉光世遣使臣趙立齋書至壽春府孫暉，就差一人同往招瓊，張俊亦遣二人齋書招之，暉令南京進士蔡輔世同立先往，輔世遇亳宋人相識者，具以情僞告，且曰：公見酈侯未可直言，當徐徐也。輔世知其意，遣立齋書先行，至門，守者問之，立鄙人無謀，乃言劉

相公遣我齋文字來招酈太尉，守者不敢隱，遂送瓊所，瓊不發書而焚之，枷立項，送獄。俊所遣二人猶未知，乃作商賈入城，口曲詣州衙計會通報，既見瓊，則出其文字，瓊亦囚之，并文字解送兀朮，命凌遲處斬于京師。瓊發二人之次日，亦解趙立行，密諭部從人縱其去。時輔世復回壽春矣。俊以大軍至城父，是時王德已下宿州，卽引兵趨亳，與俊會于城父，於是瓊謂三路都統曰：夜叉來矣！其鋒未易當，請避之！遂率衆遁去。俊軍至城下，百姓父老具香花迎軍入城。初喜見國家車馬，出酒食餉軍，德功居最，遷興寧軍承宣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制有之曰：智勇自見，屢收不戰之功；果毅敢前，如踐無人之境。德甚慰悅。

張俊退軍，殺前知濠州楊珪於途中。

張俊兵馬在亳州，一夜，星斗晃耀；夜半後，俄有織雲條忽滿空，遂大雨滂霈，甲士皆坐于水中，徹旦退軍。留宋起知雍州，留兵千人與之，百姓失望。楊珪者，以子弟所授官仕劉豫，後歸朝，自言是武功大夫，而張俊以武功大夫授之。俊方經營淮北，嘗曰：當用諳練僞境事情之武臣爲邊知州，使之經營淮北。珪知之，乃具劄子，迎合俊意，大喜，遂令珪知濠州。珪用刑慘酷，人不敢犯。金人交還河南也，珪受代往宿州，居于歸受館中。兀朮再犯京師，珪聞之，徑走京師，上書于兀朮，獻取江南之策。兀朮不用，復還宿州。是時俊軍馬到宿亳間，珪迎之，又獻平戎書于俊，俊知其投書于兀朮不中，乃與俱還，殺之于途中，以逃亡聞，揭榜召人捕捉之。

趙鼎授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

秦檜令王次翁誣趙鼎知金人叛盟，曾出怨言事，故自邵武軍安置潮州。

七月二日癸卯，岳飛、張應、韓清克西京。

六日丁未，李興知河南府，兼主管本路安撫司公事。特轉右武大夫忠州團練使。

初，金人犯西京，河南兵馬鈐轄李興聚兵迎擊，收復伊陽等八縣；又敗金人于河清縣，奪到藝祖皇帝御容，乘勢收復鄭、汝、州。僞河南尹李成棄西京遁走于孟州，興遂申朝廷，乞差帥臣官吏。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差兵官郝詒、焦元、蘇堅方來會合。至是詔下，就除興知河南府，兼主管本路安撫司公事，仍特轉右武大夫忠州團練使。訓詞褒美，仍給真俸，皆出異恩也。先是，翟興嘗鎮撫河南，許以便宜行事，許興依翟興例。是時，張應、韓清亦報收復西京矣。

八日己酉，岳飛及金人兀朮戰于鄆城縣，敗之。

楊再興單騎入虜陣，欲直擒兀朮不獲，殺數十百人而還，身被數十鎗。

十日辛亥，岳飛敗金人於鄆城縣。

是日，殺金人將阿李朵孛堇。

十四日乙卯，岳飛統制王貴、姚政敗兀朮于穎昌府。楊再興、王蘭、高林歿於陣。

楊再興、王蘭以五百騎直入虜陣，殺數千人，再興與蘭皆陣歿，高林亦死，聞者惜之。獲再興之

屍焚之。得箭頭二升。天大雨，溪澗皆滿溢，虜騎不得過，官軍乃得還。

十九日庚申，赦穎昌官吏手詔。

詔穎昌府官吏軍民等，狂虜犯境，王師扼衝，惟爾吏民協濟軍事，保捍城壘，驅遏寇攘，眷乃忠勤，宜加撫惠。應本府見禁罪人，除犯刦殺、故殺、鬪殺，並爲已殺人者，并十惡罪至死、僞造符印、放火、官員犯人已贓，將校軍人公人犯枉法，監主自盜贓，並依法。內枉法自盜，罪至死，情理輕者，奏取指揮，鬪殺罪至死，情理輕者，減一等，刺配千里外牢城，斷訖錄案奏聞。其餘死罪降從流，流罪已下並放。官員在城守禦者，並與轉一資，軍人第等犒設一次。民間租稅昨降赦已放三年外，更與放免二年。管下州縣及鄉村人戶，曾被賊馬焚刦財產屋業者，並依災傷賑濟法濟給。舊使效曾經放散，委有武藝才力可使者，依舊收補，支給請受。管內遞鋪兵級，更與犒設一次。逃亡軍人限指揮到百日內，許于所在首身，依舊收管，限滿不首，復罪如初。應本府縣有民間利害，守臣條具以聞。詔書到日，明告吏民，各令知悉！

二十一日壬戌，岳飛自鄜城回軍。

岳飛在鄜城，衆請回軍，飛亦以不可留，乃傳令回軍，而軍士應時皆南嚮，旂靡轍亂不整，飛望之口喏而不能合，良久曰：豈非天乎！

八月楊沂中軍于泗州。

四日乙亥。韓世忠圍淮陽軍。

世忠圍淮陽軍，命諸軍齊攻之。有帳前親隨成閔者，隨統制許世安奪門而入，大戰于門之內，閔身中三十餘鎗，世安亦脛中四箭，力戰奪門復出，閔氣絕而復蘇者屢矣。世忠大呼賞之。初，閔之叔父戰于馬家渡，身死，所得恩澤無子承受。時閔爲僧童，世忠尋而得之，令受其叔之恩澤，補初官。世忠教以弓馬，久之，轉至武翼郎，爲帳前親隨，而奪門立功。世安以箭瘡不能乘馬，遂肩輿而行，世忠怒，令世安馬前步行，世忠奏閔之功，授武德大夫，遙郡刺史。世忠繳到告身復奏，乞重賞閔以激勸將士，乃授涿州團練使。

解元敗金人于沂州郟城縣。

六日丁丑。李山史貴韓直敗金人于陳州。

初，張憲得陳州也，岳飛令統制趙秉淵守之，金人圍陳州，飛統制李山史貴與劉騎軍統制韓直及金人戰于城下，敗之。

八日巳卯。陝西統制吳玠統領侯信敗金人于河北中條山栢梯谷。

十日辛巳。侯信敗金人于解州界，殺其將乞可。

十一日壬午。李成攻河南府，李興擊敗之。

李成自孟州率金人五千餘騎，犯河南府，李興開城門以待之，成果疑，不敢進。興遣銳士由他

門出擊敗之。

岳飛劉光世來朝。

楊沂中軍于宿州。

十六日丁亥。楊沂中軍潰于宿州。

楊沂中進兵於宿州也。以步軍退屯於泗州。兀朮詭計令人來告，有金人數百屯於柳子鎮。沂中以為然，欲擊之。或諫以為不可輕出，沂中不聽。留統領王滋蕭保領騎兵一千於宿州。是夜，沂中自將騎兵五千往襲柳子鎮。至明不見虜而還。兀朮以重兵伏其歸路，沂中自柳子鎮回，半途知其然，遂橫奔而潰。至壽春府渡淮歸，乃與王滋蕭保相隔，參議曹勛不知沂中所在，表聞於朝。朝廷大恐，令淮東州縣退保。沂中復還，泗州軍心始安。自是潰兵由淮河上下數百里間，三三兩兩而歸，其死亡者甚衆。

許淮南州縣退保。

朝廷以金人復犯河南，許淮南州縣權宜退保，州縣官吏皆有輕去之心。

王滋蕭保及金人戰於宿州。軍敗，金人屠其城。

金人劫楊沂中不得志，遂寇宿州。王滋蕭保與戰不利，金人人城。宿州人納楊沂中之軍也，乃

縱屠戮。

二十一曰壬辰。永興軍路經略安撫使王俊敗金人鵠眼郎君於整屋縣南。

二十三日甲午。楊政軍統制邵俊敗金人於隴州汧陽縣牧牛鎮。

河東統制王忠植克石州。

九月。楊沂中劉錡退軍鎮江府。

七日戊申。知河南府李興移治於白馬山。

山。

李成以累敗於李興，乞兵於金國，得番漢軍十餘萬。興聞之，度衆寡不敵，即移治於永甯白馬

山。

十二日癸丑。楊政統領楊從儀邵俊敗金人於隴州汧陽縣。

劉光世軍池州。劉錡移軍太平州。

十月十五日丙戌。李寶以其衆歸於淮東宣撫使。

李寶自五月在渤海廟克捷，即放船越廣濟軍，遇金人網船，得金絹錢米甚多。將抵徐州，與金

人船相遇，乃來戍徐州者。寶方欲嚴備，過徐州，曹洋曰：我有備矣！金人不知我至，必無備，當掩擊之。

金人果無備，皆不及持仗，爲寶所殺，生擒七十餘人。寶欲殺之，洋曰：不可。我方欲歸朝廷，何不留金

人生口，以爲實驗。寶然之。已過淮陽軍，知軍賈舍人乘馬率人從十數追及，叩岸呼曰：爾爲誰？時寶

之衆皆緋纈頭巾緋纈袍爲號，寶應曰：我曹州潑李三也，欲歸朝廷耳。言訖引弓一發，賈舍人中矢

墮馬，船已行矣。出清河古渡南岸，而見胡深作一寨，聚居民養種，深乃具申宣撫使韓世忠，差許世忠王權來接引。丙戌，寶到楚州，世忠犒勞甚厚，寶以生口七十餘解赴世忠，世忠大喜。

劉錡來朝。

十二月，淮北宣撫使楊沂中還行在。

呼延通投淮陰縣運河卒。

遺史曰：韓世忠晚年好遊宴，常赴諸統制之請，莫不以妻女勸酒，世忠必酣醉而後歸。惟呼延通忿忿有不平之意，雖備禮邀世忠到私宅，然未嘗輒離左右。一日，世忠與水軍統制郭宗儀會于通家，世忠略寢，通以手捉世忠之佩刀，宗儀適見之，搦通之手而呼曰：統制不可！世忠覺而大驚，急馳馬奔歸，而令擒呼延通。既至，世忠數其罪，責爲崔德明軍中自效。德明戎淮陰，故通在淮陰。世忠以十二月二十三日誕生，是日諸軍獻壽者甚盛，世忠臨廳事坐而受之，最後通獻壽酒，世忠見通，卽走入府第不出。通伏于地，滴淚成泓，衆勸促通，通乃起身而去，出門上馬，奔還淮陰。德明獻壽回，數通不合擅自離軍之罪，決數十下，通怏怏投運河，運河水深急，救之出水，已不甦，倒控其水，以身著毛衫，領窄，水脹束頸，水不得出而死，人皆惜之。世忠後亦深自悔恨。

李興與李成相拒于白馬山。

知河南府李興，九月，退保於永甯白馬山。李成親率番僞首領衆十餘萬，四面攻圍，晝夜不息，

鼓聲震山谷，凡兩月，聲不絕。興親臨隘口，撫恤士卒，盡力禦之，成不能施其技。先是，留守李利用總管孫暉棄城南歸也。興與金人接戰，興之家屬散亡兩三處，暉度興必陷沒，遂擁其妻周氏至襄陽，奪其鞍馬，掠其財物。朝廷知之，降詔俾本州存恤，別給優廩。興移治白馬山寨，日惟有幼子在側，方虜勢圍急，人心頗搖。興召將士徧諭之曰：「今雖圍急，當與諸公誓以死守，毋或二心。萬一山寨有失，我豈污於賊者？當抱此子南嚮，投崖以謝天子。諸公欲出降者，請自便。諸將皆感泣。由是諸隘益堅。俄金國遣使齎黃榜詔興，以奉國上將軍官俾依舊尹西京，其餘將佐官屬，賞各有差。興得檄不啓，立斬來使，以其檄繳赴朝廷。白馬受圍久，方深冬，泉源枯涸，軍民乏水，衆皆病渴，焚香默禱，一夕大雪，泉脈湧溢，將士皆以爲興心精忠感應。興雖在圍中，至歲時伏臘，專遣將士贖書取間道詣永安，酌獻諸陵。李成知興不可屈，乃歛諸處攻隘圍兵于山下駐，積芻峙糧，爲久守之計。興潛遣將士夜出焚劫營寨掩殺，過洛水北十八里，至三鄉鎮，連戰克捷，自是成大挫，徑歸西京。

炎興下帙一百五

起紹興十一年正月，
肅三月九日戊申。

十一年正月張俊來朝。

十五日乙卯金人寇壽春府。

十七日丁巳雷仲及金人戰於壽春府。金人陷壽春府。

金人侵入淮西，宣撫使張俊擺流星馬斥堠于淮西，令姚端主之。飛書警報，交馳于道路。淮甸居民，不得安業而驚移矣。

金人陷商州。

金人折合孛堇以步騎五萬攻商州，知州邵隆知其不可守，乃焚倉庫，毀廬舍，棄城而去。金人遂入商州。

二十九日己巳邵隆襲金人于芍藥陂，敗之。又敗于鴻門，生獲阿波孛堇，克商州。

邵隆棄商州也，乃領兵屯于山嶺間。金人已入城，隆間道出芍藥口。有闕文。有闕文繼屢釋之，曰：

汝皆王民，毋忘本朝！衆感，復攜幼弱來歸。隆遣其子繼春率兵出商州之北，以張其勢，而移軍鴻門。金人以精兵五千來，隆設三伏以待，鏖戰兩時許，大破之，擒阿波孛堇。隆始屯十日糧，過期士飢，繼春亦破洛南縣，金人死屍，嚼草木，疲困日甚。及戰，隆親鼓之，呼聲動山谷，無一當百，遂獲大捷。繼春亦破洛南縣，金人

遁去，隆加右武大夫榮州防禦使。

是日楊沂中以兵三萬出征。

二月三日壬申，金人陷廬州。

初，朝廷命劉崎守廬州，崎入城巡城一匝，曰：城不足守也。會報虜騎漸犯州境，崎遂棄廬州，與張俊統制關師古冒大雨率衆而南，金人陷廬州，大縱殺戮。

六日乙亥，金人寇含山縣。

初六日，金人到柘皋，乙亥，馳騎至含山縣，一百二十里，半日而至，以五百騎探和州動靜，回報無軍馬。丙子，以六百騎再探之，回報無軍馬。丁丑，以八百騎往探，回報南軍渡江，金人即漸退去。

韓世忠、岳飛以兵援淮西。

十日己卯，張俊軍統制王德渡江，先入和州。

建康府探者回報，金人已寇含山縣，漸犯和州。時張俊諸軍雖已促裝，猶未起發。安撫使葉夢得曰：金人已過含山縣矣，距和州纔兩舍，豈容更候探報？萬一和州爲金人所得，長江不可保矣。夢得請爲證明，具聞朝廷。宣撫當命諸軍即令鼓行，此行必勝。俊遂令諸軍進發，諭諸統制曰：先得和州者勝。王德曰：王德當身率士卒爲諸軍先鋒，俊壯之，將士皆鼓舞懽譟而行。識者謂其氣銳，可以勝矣。或報已失和州者，德曰：德請復取和州，乃率所部兵渡采石，約俊明旦會食於和州，至中流，聞

賊勢盛衆，莫敢前。德驅之進，權首先登岸。俊宿於江州，德率衆徑至城下，馳驅先登，遂占和州。諸軍始得渡。俊入和州，會食如約。金人猶守昭關，捷奏至，上親筆諭俊曰：自卿提兵渡江，曉夕爲念，得報已復和州，卿謀慮精審，分朕憂顧，不勝歎嘉。是時，俊亦具奏：虜已在臣計中，乞免聖慮，決保無虞。上得奏大喜。

十八日丁亥，張俊、楊沂中、劉錡及金人戰於柘皋鎮，大破其軍。

金人退軍也，日行三五里，或一二十里，退至柘皋。柘皋皆平地，金人謂騎兵之利也。張俊、楊沂中會劉錡之軍皆到，兀朮率鐵騎十餘萬，分兩隅夾道而陣。沂中輕進，不利，統制官輔達被箭中目。王德曰：賊右隅皆勁騎，吾當先破之。乃麾軍濟渡，奮勇先登，薄其右隅，賊陣動。有一酋被鎧躍馬，指畫部隊，德引弓一發，酋應弦墮馬。德乘勢大呼，馳擊諸隊。德引弓，軍皆鼓譟。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德率衆鏖戰，大破之。金人退還紫金山。劉錡謂德曰：昔聞公威略如神，今果見之，請以兄禮事公。錡遂再拜焉。俊有愛妾，錢塘妓張穠也，知書，俊文字穠皆與之。柘皋之役，俊發家書，囑穠照管家事。穠有書報俊，引霍去病、趙雲不問家事以堅俊之意。且言今日之事，惟在於宣撫，不當以家事爲念，勉思報國。俊得書，釋然而喜，遂以其書繳奏。上大喜，親書獎諭，以賜穠，仍加封雍國夫人。俊以立奇功，將佐十八人奏聞，上皆宣見，臨軒勞問，而訓練官任存曰：臣生長田舍間，賴陛下神聖，祖宗威靈，僅能破敵，安敢以微勞自矜！上益喜，均賜金帶銀錠而別，賜金錢與存。

十九日戊子李顯忠軍統制崔皋敗金人於晉城縣。
二十日己丑張俊克廬州。

金人退於紫金山張俊得廬州與楊沂中劉錡之軍皆駐於廬州上親筆諭俊曰卿以身殉國雅志平敵總干以俟仗義而趨忘家室以專征冒水潦而不顧惟南仲之出車就牧葉公之受命飲冰方之於卿未足多尙又遣人內內侍省副都知陳永錫勞軍歷視戰地宣旨褒寵甚渥。

知襄陽府劉錫召赴行在。

樞密都承旨周聿往指畫江上。

三月四日癸卯金人寇濠州。

金人自柘皋退兵於紫金山也濠州官吏皆謂金人必以銳兵來攻城請於知州王進使善備之進亦以爲然發書告急日至再四而通判軍州事張綱以邊機事請赴行在進許之綱遂泛舟而去一日趙榮以數百騎至城下進登城望之榮語進曰大金以精兵三十萬且暮臨城必要濠州勢不可當公且開門縱民出城使之爲避地計且淮岸舟船頗多若水路陸路從便傾城而去不三兩日間可以獲安方今滿城生靈寄命在足下足下宜念之進怒曰趙榮汝不能全節於朝廷乃爲北軍游說耶使勁弩射之榮大怒少退罵進良久而去州人以趙榮會僞知州事撫恤軍民秋毫不擾今所以來城下言者正爲憐舊治之民耳或以從使避地之謀力請於進進不從癸卯北軍自延陵

浮梁渡淮。甲辰，以鐵騎數萬，列於東門之外，連崗被嶺，相屬不斷，旌旂蔽野，霧塵翳天，州人望之，猶皆戲笑。以謂寇宏受圍時，城中無兵無食，尙不能拔；况今日食有餘而兵粗足，尙何畏哉？是時進有兵千餘。又有宣撫司兵數百在城中，北軍謂樓櫓皆腐爛，攻之必破，乃使人至城上招降，而守陴者怒罵之。

八日丁未，濠州兵馬鈐轄邵宏叛，降於金人。金人陷濠州。知軍州事王進被執，大肆焚掠。

金人犯濠州，乙巳，對城立礮，且治衝車雲梯，而又立鐵爐，鎔金汁，將爲攻擊者。王進令以礮擊之，而礮杆折者再。旣而礮石直上十數丈，不離礮座而墜，擊殺曳礮者數人，識者皆以爲不祥。丙午，金人以衝車雲梯之屬，俱傅城壘，數面力攻，如雷霆震發，城土與屋瓦皆動，矢石如雨，東南敵樓爲飛礮擊，州人大恐。時城中民兵進，乃爲不可倚用，乃令於閒慢處屯止，以隨行兵及宣撫司兵守城。進兵多福建人，未嘗經守禦，或謂民兵自數年兵火以來，莫非百戰之餘也，皆人可當百，請以民兵守禦，使官兵爲四壁策應。進不從。由是守陴弓弩皆不發。進出入以鐵扇自蔽，呵喝如常，人皆寒心悚懼。其日夕馳望者，宣撫司救兵而已。丁未，兵馬鈐轄邵宏擦城投拜，具言城內虛實，而北軍遂益兵擊東南隅，焚其樓櫓，順風火烈，倏忽而盡。北軍遂乘勢登城，衆皆奔亂，城遂陷。知鍾離縣事臧師仁者，乃前知州楊珪之黨也，民皆切齒怨之。至是先爲亂民所殺。進奔馬入郡宅，朝服坐於廳事，遂就拘。金人縱火於城中，大肆剽掠，凡貴賤老幼，悉驅虜出城外，由是數萬之衆，莫不離散者。官府

廳宅觀寺與居民廬舍，片瓦不留，皆被焚燬；其所存者，惟監郡廨後土地堂屋一間，有全瓦數十板，木椽數根。至于城面，亦平毀數處；其所存者，惟東壁女牆數十步而已。初，張俊、楊沂中、劉錡在廬州也。濠州發流星馬遞告急者日三四，適會俊與沂中、錡軍皆退廬州，諸軍各人負十日糧米，欲越過定遠縣，退還江上矣。俊遂越過定遠縣，不得已，令諸軍趨黃連埠，而城已陷。

九日戊申，楊沂中率兵襲濠州，不克。

楊沂中聞濠州已陷，欲乘其囂亂襲擊之。張俊、劉錡曰：「未可！」沂中不從。戊申，沂中率兵馳至城下，寂然無所聞。惟城中有煙埃未息，探者曰：「城中一空。」沂中遂令士卒入城，有遺棄衣物于路者，士卒皆下馬拾遺物，而北門外金人伏兵皆入，官軍退走，金人馳騎追之，官軍奔周梁橋。俊聞沂中兵敗，出兵救之，與敗兵相逆而行，金人漸止漸退，時已近申漏矣。官軍亦還。翌日，金人至周梁橋，收北軍之屍，聚而焚之，仍取遺棄衣甲而去。

韓世忠以舟師遇金人于赤龍州。

韓世忠以淮東宣撫司舟船數百艘載甲卒，沂淮而上，欲解圍濠州。金人覺之，先遣人于下流赤龍洲曰：「赤龍洲水淺可涉，大金已遣人伐木，欲塞河扼舟船，請宣撫速歸，我趙榮也。」諸軍聞之，皆以其言有理。世忠亦命舟船速回，而金人以鐵騎追及，沿淮岸以良弓勁弩，且行且射，于是矢著船如蝟毛。及至赤龍州，金人已伐木，漸連至淮岸，未及扼淮，而舟船已順流而下，幾爲所扼。金人自此

遂歸黃連埠屯駐，諸軍亦班師。
張俊、楊沂中、韓世忠、劉錡皆班師。

張俊、楊沂中、韓世忠、劉錡自廬州退軍也。士卒人負十日糧米。既至黃連埠，軍皆乏食，遣捷足及馳馬往建康催糧者，踵相躡也。又遣提舉一行事務辛永宗親往催督。永宗至宣化不渡，坐于民舍，呼巡檢兵士，令採藤花曰：我偏愛食此藤。兵士爲採藤花，歸已移時矣。坐間，失其被氈，行人皆掩鼻罵之曰：大軍燒火待炊，提舉催糧不留心如此！建康軍中，盡刷在寨應諸軍窺坐，人及工匠各人負米六斗，星夜渡江。又留守司就近呼集上元、江寧兩縣民夫，相繼而行，一人負米六斗，務其輕快也。以縣丞管押，已有到滁州者，會諸軍班師，而軍兵與民夫所負之米，悉棄于路側，奔而歸曰：歸到家，不過陪米六斗而已！管押官縣丞竟不曾渡江，諸軍已至滁州，錡與俊沂中分路之和州。俊沂中自宣化渡江，軍於建康，錡駐和州不渡，申取朝廷指揮。凡十一日，得指揮渡江，遂歸太平州。俊沂中皆憾之。是時世忠亦以舟歸楚州，俊進少師，河南北諸路招討使。是役也，岳飛不出兵以爲聲援，朝廷憾之。

淮西從軍記曰：紹興九年己未歲，金人歸我河南故地。十年春，朝廷命馬軍帥劉錡充東京副留守。三月，率本部軍馬赴任，中途而金人敗盟。四太子兀朮以大兵入京師，留守孟庾投降，分兵復取河南之地，東南震動。六月，錡大破金人於順昌，兀朮狼狽敗還，朝廷之威遂振。於是下命以韓

世忠張俊岳飛各以本路宣撫兼河南北招討使並進兵。閏六月至七月，世忠取海州，俊取濠州，又取宿州，飛取蔡州，又取陳州，京東西皆響應。既而三帥相繼班師。先是飛方至陳州，而俊已定宿濠，遂還壽春，引兵南渡而歸。金人探知，於是併力以禦。飛兵不能支，幾敗，告急於錡。錡爲出兵牽制太康，金人乃退，飛軍得還。於是殿帥楊存中充淮北宣撫副使，而以錡爲判官，自行朝由泗上出兵至宿州，累與金賊相遇，而兵敗復渡江歸。行朝淮北別無軍馬，朝廷亦命錡班師，歇泊於鎮江，已而移軍當塗，金人懲敗，簽兩河之人，與番部共數十萬，大舉爲南牧計。十一年正月，犯壽春，朝廷復命錡屯廬州，錡所將步兵不滿二萬騎，數百而已。是月十九日，騎被命北渡江，壽春守臣孫暉與統制官雷仲已棄城而出。金人於是入壽春，盡殺守城南兵千餘人，繫橋三道，渡兵淮上。二十五日，錡至廬州，駐兵城外，時廬州帥陳密學卒於州，城中無守臣，備禦之具皆缺，官吏軍民，散出逃遁，止有淮西宣撫司統制王承宣兵二千餘人，至是亦奔竄而出。錡軍未盡集，輜重尙遠，而賊游騎已至城下。騎於是領兵復回。二十六日，金人大兵入廬州，遣輕騎數千追襲錡，是日晚近及於西山口，相去數里，時小雨連日，軍馬疲乏，自以親兵八字軍數百人殿其後，據山口而住，使衆軍皆食，食飽，復揮戈西向，列陣以待。追騎望見錡旌旆，逡巡不敢逼，相持至晚，各解而退。次日，錡結陣徐行，號令諸軍占擇地，共趨東關，依水據山，以遏金人之衝。自金人渡淮，淮南之人皆辟過江，江南之人爲遷徙之計，惟視錡兵以爲安危。錡既得東關之險，稍休士卒，兵力復振。金人大兵據廬州，雖時復遣兵入無爲軍。

和州界內剽掠，而不敢舉兵過江者，蓋懼錡之乘其後也。江南由是少安。俊二月十五日乃渡兵采石以保和。錡既得俊渡江，聲援相接，乃相約進兵。而殿帥楊存中亦自行朝而至，朝廷乃命三宣撫合軍併力以禦金人。十四日，錡起東關，領兵出清溪邀擊金人，收復巢縣。俊亦遣先鋒至含山，金人游騎在無爲軍和州界者皆退。十七日，錡在柘皋與金人相遇，夾河而軍，河通巢湖，闊二丈餘。始金人見錡軍少，意甚易之，有出入于寨前者，錡乃令軍士曳柴疊橋，須臾橋成，遣甲軍數隊過橋，皆臥槍而坐，金人望見，復人不敢出。良久，俊遣其姪總管及統制王承宣、德田、承宣師中與楊存中並以騎兵相與犄角。十八日，與金人戰，諸軍雜比，橫驚而進內，騎兵有稍卻者，錡命麾下斧手堵而前，奮銳擊之，金人大敗，退歸廬州。兀朮乃舉兵北歸。錡既勝，以所將步人甲重不能奔馳，下令軍中不得虜掠，諸軍騎兵多者，各乘勝襲逐，搜羅敗散，攘奪棄遺以爲俘獲，而錡軍中一無所取。二十一日，三宣撫俱至廬州城下，數日之後，俊存中大軍乃始畢集。時淮東、漕、胡、直、閣、防、淮、西、漕、李、敷、文、仲、孺、江、東、漕、陳、郎、中、敏、識皆被命隨軍饋運，朝廷又遣兩浙、漕、張、少、卿、匯繼至，會集于軍前。是時朝廷雖命三宣撫合軍，不相節制，然而三軍進退，主盟于俊，而存中又俊之腹心也。錡以順昌之功，驟至節鉞，朝廷委任諸過大將，而朝野士民之譽又翕然，故諸將皆切齒嫉之。至是，俊存中雖外爲和同，其實軍旅利害，二人同心，錡皆不得預聞，又不得專進止。方金人之初退，虛實未明，三軍相視，猶豫無決，但聞俊存中議，欲棄壽春，而移廬州於巢縣，復以廬州爲合肥。而濠州自金人侵犯，圍閉守城，日夜

遣人至軍前求援。至三月初，有被虜人民自淮上竄歸者，皆言金人渡淮，去已遠，而濠路又通。初五日，俊因會飲，謂錡曰：公步人久戰，可自此先回，徑取采石歸太平，吾與楊太尉至濠州，耀兵淮上，安撫濠梁之民，而吾軍取宣化以歸金陵，太尉渡瓜州以歸臨安，庶道路宿食，樵爨不相妨。仍命諸漕備十日錢糧。諸漕以水路止于廬州，陸路無夫搬運，遂議欲支錢，軍士人一千，使之附帶。竟如諸漕之議。及令江東陳漕撥水路綱，運入滁州，以接濟二軍。是夜，二軍調發，遲明，軍馬盡起，獨俊留兵數百未行。六日早，存中移俊帳會食訖，二帥俱去，行數里，探者復報，金人攻圍濠州甚急。俊茫然失色。復遣使臣馳邀錡，錡遽命軍中亦負十日糧，繼二軍而行。初九日，去濠州六十里，地名黃連埠，各駐軍。比至，則金人已破濠州，殺太守王進，盡虜州人，發掘城壁而去。俊乃召存中，錡謀之。錡謂存中曰：兩府何以處存中？曰：廝殺耳！相公與太尉在後，某當居前，有進無退。錡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可禦；有利害之兵，有能之將，不可禦也。今我軍雖銳，未爲有制，且軍士披甲荷糧而趨，今已數日，本救援濠州，而濠州失，進無所投，人懷歸心，勝氣已索。又糧食將盡，散處遍野，此危道也。虜人雖詭計莫測，今不若據險下寨，暫地栽木，使虜人根本不可恃，然後出兵襲之。若其引去，徐爲後圖，此全師保勝之道，願相公圖之！諸將皆曰：善。于是鼎足以爲營，仍約逐軍選募精銳。旦日入濠州。俊遣斥堠數輩，遂俱言濠州無金人。或謂金人破城後無所藉，又畏大軍之來，尋已去矣。錡乃再遣騎數百往探，皆無所見。俊乃遣將官王某謂錡曰：已不須太尉人去。錡乃不行。惟楊存中與王承宣領二千餘騎。

而王以兩軍所選精銳策之。四更起黃連，午時騎兵先至濠州城西嶺上，列陣未定，而金人伏甲騎萬餘於城兩邊。須臾煙舉于城上，伏騎分兩翼而出，牟中謂王某曰：如何？王知其勢不可，乃曰：某統制官也，安敢預事！太尉爲宣撫，利害當處之。楊遽以策麾其軍曰：那回。諸軍聞之，以爲令其走爾！散亂南奔，無復紀律，其步人見馬軍走，謂其已敗，皆散。金人追及，步人多不得脫，殺傷甚衆，遺棄器甲相屬于道。黃連三軍聞之，皆拔寨而起。存中長驅，十二日渡江，俊十四日渡江，鈞乃按部伍整旌旂。最後，徐行，金人亦不復追，而回騎至和州駐軍馬，具奏。二月十八日得旨，乃歸當塗。淮西之事，大略如此，以士大夫所聞稍異，多不得其實，予終始從事其間，故得而具記之。

炎興下帙一百六

起紹興十一年四月，至十一月二十八日壬戌。

四月參知政事孫近罷爲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孫近嘗建議復召張浚都督諸軍，秦檜怒，令御史中丞何鑄言其罪，近遂罷參政宮祠。

韓世忠、張俊、岳飛來朝。

王湛爲節制陝西諸路軍馬兼措制河東忠義軍馬參議官。

王湛字彥清，商州人。略讀書史，受業不肅，多機尚詐。避兵火於川中。會邵隆退在川中，湛屈已

奉之。隆知商州，湛亦隨隆歸商州，漸補以官。隆料金人有交還河南之意，然不久必復取之，乃作料

理河南之策，書寫成編，授湛使詣行在。湛至行在，匿隆所授之文，改爲已文，投贄而見樓炤。炤未之

信。旣而金人許割三京地，炤大驚，以湛所投贄，白於宰相秦檜。檜喜，薦湛改爲樞密院編修官。隨炤

宣諭陝西回。金人敗盟，用爲節制司參議官。

二十四日壬辰。韓世忠、張俊除樞密使。岳飛爲樞密副使。

范同獻議於秦檜曰：諸路久握重兵，難制。當以三大帥皆除樞密使副，罷其兵。檜喜，遂奏其事，

上從之。世忠、俊皆除樞密使，賜俊玉帶，飛樞密副使。世忠旣拜，乃製一字巾，入都堂則裹之，出則以

親兵自衛，檜頗不喜。飛披襟作雍容之狀，檜亦忌之。惟俊任其自然，檜故不致深疑。

二十七日乙未。罷淮東西湖北。宣撫使諸軍。以御前爲名。

罷淮東西湖北。宣撫司止用。逐軍統制領將。以御前爲名。謂之御前諸軍。宣撫司並結局。官屬各轉兩官。張俊獨留提點諸房文字。王應求一名餘。并發歸本軍。

五月七日甲辰。詔諭諸軍。

詔曰：朕昨命虎臣各當閫寄。雖相望列戎。已大暢於軍聲。而端統一隅。顧猶分於兵力。爰思更制。庶集全功。延登秉鉞之元勳。並任本兵之大計。凡爾有衆。朕親統臨。肆其偏裨。咸得專達。尙慮令行之始。或墮素習之規。其當勵於乃心。以務肅於所部。簡閱無廢其舊。精銳有加於初。異績殊庸。人苟自懋。高爵重祿。朕豈遐遺。尙據忠義之誠。共赴功名之會。咨爾在事。咸服訓言。更制之初。人心未定。故降是詔。

二十三日庚申。楊沂中加檢校少保。開府儀同三司。殿前副都指揮使。

二十七日甲子。王德加清遠軍節度使。

王德建節。賞柘皋之功也。制詞有曰：屬狂胡之匪茹。裒醜類以深侵。初豕突於淮壖。寢鳴張於江澨。賴爾先登之勇。遏其方銳之鋒。

田師中加定江軍節度使。

田師中字吉甫。以弓馬所子弟補官。從京東河北制置使梁方平累立戰功。建炎初。從統制張

俊討李昱於東京，平杜用於陳州，誅陳通於錢塘，擒徐明於嘉禾，皆有功。俊用爲帳前提轄，遷中軍將，從討李成，遷中軍統制。其妻乃俊之子婦也。俊子亡，遂以其婦再適師中師中極諂佞，呼俊爲阿爹，不啻如親父子，故每戰必有奇功，而天下之人皆不信其果戰也。至是，賞柘皋之功，與王德皆授節鉞，人無愚智，皆以德爲當，而不稱師中。

二十九日丙寅。汪伯彥加檢校少傅，開府儀同三司，致仕薨。

汪伯彥以宰相敗事，責永州安置，秦檜嘗在其席下讀書。及爲宰相，薦其才，復正議大夫。俄復觀文殿大學士，江東安撫大使，兼壽春府廬和等州安撫使，知池州，清議不容，臣僚言其誤國，遂得宮祠。時紹興元年也。二年，檜再薦伯彥，知廬州。四年，臣僚言其罪，落職，罷之。七年，檜再薦，復資政殿大學士。九年，檜耑國，遂復伯彥觀文殿大學士，知宣州，又拜檢校少傅，保信軍節度使。至是，致仕，加開府儀同三司，薨，贈少師，諡忠定。

劉光世來朝。

張俊岳飛往淮東，撫定韓世忠之兵。

更軍制之初，諸軍未悉朝廷之意，將士不安，乃命張俊岳飛拊循之。

劉錡罷淮北宣撫判官。

張俊楊沂中屢言淮西之戰，劉錡不力，謂其怯懦。至是，罷錡淮北宣撫判官，岳飛乞且留錡掌

兵。

六月十六日癸未。建康府留守葉夢得加觀文殿學士。

先是和州之役，張俊猶遲遲未有渡江之意，知建康府兼行營留守葉夢得力促其行，於是大軍欣躍。俊見軍情勇於出戰，乃令進發。王德首取和州，次有柘皋之勝，皆夢得啓之也。上嘉夢得之心，乃加觀文殿學士。

張俊岳飛至楚州撫諭韓世忠兵。

張俊與岳飛既到楚州，飛居於州治，俊乃在城外，而中軍統制王勝引甲軍而來，日呈點軍馬。或告俊曰：王勝有害樞密意，俊亦懼之。問勝曰：將士何故擐甲？勝曰：樞密來點軍馬，不敢不帶甲。俊令卸甲，即卸甲。俊猶憾之。飛點簿，方知世忠止有三萬餘人，乃在楚州十年餘，金人不敢犯，猶有餘力以侵山東，可謂奇特之士也。飛回駐於鎮江府，知泗州劉綱詣行府稟議。綱曰：泗州在淮河之北，城郭不固，無兵無食，如有緩急，守乎？棄乎？飛徐徐言曰：此是潤州，更有何名？綱曰：京口。飛再問之，綱曰：丹徒。飛三問之，綱曰：南徐。飛曰：只此是矣。綱退，大歎服。曰：岳鵬舉果有過人！初，李寶歸於韓世忠也，世忠令寶戍海州，飛到楚州，即呼寶至楚州，慰勞甚周，至使下海往登州，以來牽制。寶焚登州及文登縣而還。

十七日甲申，李興自白馬山班師至鄂州。

李興知河南府事。據白馬山與李成相持凡數月，成不能攻，遂歸西京。朝廷以興糧餉不繼，孤軍難守，卽詔班師。興統軍民至幾萬人南歸，舍大章谷，逢金人數千騎邀路，興擊敗之。金人已退，方得路南行。以是日至鄂州，宣撫使岳飛已除樞密副統，於是都統制王貴申請樞府，乞留興鄂州，遂就差左軍同統制。

遷海州民於鎮江府。

張俊以海州在淮北，恐爲金人所得，因命毀其城，遷其民於鎮江府，人不樂遷居，莫不垂涕。并命遷楚州軍馬錢糧於鎮江府。

三京等路招撫處置使劉光世罷爲萬壽觀使。

劉光世既罷，自此遂居於溫州。

七月詔張俊沿江視師。

初，岳飛與張俊同至楚州撫諭韓世忠軍，飛與俊議事不合，歸至行在，飛請獨留，不復出掌兵，其寮屬皆乞宮祠而去。俊獨在沿江視師。

八月二日戊辰，持服檢校少傅張中孚起復爲兩浙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紹興府駐劄持服清遠軍節度使張中彥起復爲福建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建州駐劄。

八日甲戌，樞密副使岳飛罷爲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醴泉觀使。

金人遣莫將韓恕回。

金人第一書：金人都元帥第一書曰：皇統元年九月日，皇叔尙書左丞相兼侍中都元帥領行臺尙書都省事。去歲使至，遠沐書翰，良諗勤意。爾後袞袞，頗疏嗣音。即日動靜之間，茂惟神介休祉！爰念日者，國家推不世之恩，與滅繼絕，全界濁河之外，使耑綏治，本朝偃息民兵，永圖康乂，豈謂得封之始，已露狂謀，情不由衷，務惟惑亂，其如詳悉條目，朝廷已嘗諄諭藍公佐輩，厥後莫將之來，輒申慢詞，背我大施，尋奉聖訓，盡復賜書，謂宜存督，卽有悛心，乃敢不量己力，復逞蜂蠆之毒，搖蕩邊鄙，肆意橋梁，致稽來使，久之未發。而比來愈聞妄作，罔革前非，至於分遣不逞之徒，冒越河海，陰遣寇賊，剽攘城邑。考之載籍，蓋亦未有執迷怙亂至於此者！今茲荐將天威，問罪江表，已會諸道大軍，水陸並進，師行之期，近在朝夕，義當先事以告，因遣莫將等回，惟閣下熟慮而善圖之餘，冀以時善衛生理，耑奉書披達，不宣。

朝廷遣劉光遠曹勛使於兀朮。

朝廷答書：某啓，季秋霜冷，伏惟太保左丞相侍中都元帥領省國公台候起居萬福！軍國重任，仰勞經畫，莫將等回，特承惠書，祇荷記存，不勝感激。某昨蒙上國皇帝，推不世之恩，日夜自思，不知所以圖報，故遣使奉表，以修事大之禮。至於奏稟干請，乃是盡誠，不敢有隱，從與未從，謹以聽命。不意上國遽起大兵，直渡濁河，遠踰淮浦，下國恐懼，莫知所措。夫貪生畏死，乃人之常情，將士臨危，致

失常度，雖加誅戮，有不能禁也。今聞與問罪之師，先事以告，仰見愛念至厚，未忍棄絕。下豎君臣，既畏且感，當遣光州觀察使武功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劉光遠，成州團練使武功縣開國子曹勛，往布情懇，望太保左丞相待中都元帥領省國公特爲敷奏，曲加寬宥，許遣使人請命門下，生靈之幸，下國之願，非所敢忘也。惟祈留神加察，幸甚！向寒，竊冀保重，有少禮物，具於別封，伏乞容留，不宣。

鄂州軍統制張憲謀爲亂，都統制王貴執之，送於樞密行府。

張憲以前軍統制爲提舉一行事務，得岳飛之子雲書，遂欲劫諸軍爲亂，且曰：「率諸軍徑赴行在，乞岳少保復統軍。」或曰：「不若渡江往京西，朝廷必遣岳少保來撫諭，得少保復統軍，則無事矣。」漸漏露，百姓皆晝夜不安，官司亦無所措置，惟憂懼而已。都統制王貴赴鎮江府詣樞密行府稟議，方回到鄂州，前軍副統制王俊以其事告之，貴大驚，諸統制入謁貴，貴遂就執憲，送於樞密行府。是時張俊以樞密使視師在鎮江建康也，俊令就行府取勘，王應求請樞密院職級嚴師，孟令使劉興仁推勘，師孟與仁以樞密院吏無推勘法，恐壞亂祖宗之制，力辭。俊從之，遂命應求推勘。獄成，送大理寺。俊小名喜兒，濟南府人，范瓊領兵在京東，俊爲劊子。

九月九日甲辰，吳璘克秦州。

金人吳玠郎君，駐軍于秦州之丁劉圈，僞安撫使某以五路兵屯秦州，甲辰，吳璘及姚仲以兵復取秦州，僞安撫使某迎官軍降，五路兵皆散。

二十二日丁巳。姚仲及金人戰于丁劉圈，敗之。

吳璘既得秦州，甲寅，姚仲率先濟渡，屯于原下。金人吳玠郎君屯于原上，丁劉圈。璘問諸將何以戰必勝？仲曰：戰於原下則敗，戰於原上則勝。璘以爲然。諸將之議皆不同。仲曰：諸將所以不同者，憚辭勞苦，不欲攻原上耳！若金人乘勢而下，我兵敗矣。吳璘卒從仲議。丙辰，仲率兵半夜取間道登山，去虜寨一二里間，捉歇吃乾糧，向曉，天大寒，士卒皆燒火，金人覺之，仲乘勢進擊，諸軍尾進，金人大敗。有騎將楊萬者，膂力過人，生挾一千戶回詣璘，前誇勇。璘曰：楊萬可斬也！萬正鏖戰，豈可得一賊而使回耶？萬投千戶於地，聲諾，復上馬入陣，吳玠郎君退保納家城，官軍圍之。俄被金字牌指揮勒兵歸戍，吳玠郎君乃得歸。宣撫副使胡世將惜其功之將就，可降生致吳玠郎君矣。乃歎曰：何不降金字牌且來世將處邪？吳玠郎君受團於納家城也。遣涇原路經略使秦弼策應，不至，吳玠郎君既得脫歸，遂罷弼。

三十日乙丑。邵隆及金人僞知虢州賈潭戰於虢州，敗之。復虢州。

十月。金人陷泗州，又陷楚州。

金人侵泗楚。張俊曰：南北將和，虜謂吾怠，欲據柘皋之憤耳！勿與交鋒，則虜當自退。陰遣戚方

十日乙亥。

至泗州巡綽，金人果引去。

金人元帥第二書書曰：皇統元年十月十日具位，今月四日，劉光遠等來，得書，審承動靜之詳。爲慰所請，有可疑者，試爲閣下言之。自割賜河南之後，背惠食言，自作兵端，前後非一，遂至今日，鳴鐘伐鼓，問罪江淮之上，故先遣莫將回，具以此告，而殊不見答，反有遽起大兵，直渡濁河之說，不知何故？雖行人面列之語，深切勤至，惟白闕外之命，聽其書詞脫落，甚不類，如果能知前日之非而自認，則當遣尊官右職名望夙著者持節而來，及所贖緘牘，敷陳萬一，庶幾其可及也。惟閣下圖之薄寒，竊冀對時保重，專奉書披答，不宣。

魏良臣王公亮使於金國。

朝廷答書某啓：孟冬漸寒，伏惟太保丞相待中都元帥領省國公鈞候起居萬福。軍國任重，悉勤籌畫，劉光遠曹勛等回，特承惠示書翰，不勝欣感。竊自念昨蒙上國皇帝割賜河南之地，德厚恩深，莫可倫擬，而愚識淺慮，處事乖錯，自貽罪戾，雖悔何及。今者，太保左丞相待中都元帥領省國公奉命征討敵邑，恐懼不知所圖，乃蒙仁慈，先遣莫將韓恕明以見告，今又按甲頓兵，發回劉光遠曹勛惠書之外，將以幣帛，仰諗寬貸，未忍棄絕之意，益深慙荷。今再遣左正議大夫尙書吏部侍郎文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魏良臣，保信軍承宣使知閣門事兼客省四方館事武功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王公亮，充稟議使副，伏蒙訓諭，令敷陳畫一。竊惟上令不從，乃命之常，豈輒有指迷重蹈僭越之罪，端令良臣等聽取鈞誨，顧力可遵稟者，敢不罄竭以答再造，仰祈鈞慈，特賜敷奏，乞先歛士

兵許敵邑遣使拜表闕下，恭聽聖訓。向寒，伏冀倍保鈞重，有少禮物，具於別封，竊冀容納不宣。
十三日戊寅，岳飛送大理寺。

王貴解押張憲至樞密行府，張俊送憲於行在，遂下大理寺。秦檜奏請以岳飛同下大理寺，鞫勘反狀。於是飛坐大理獄。判司宗正士儂作文字，欲解救之，不密，漏其語。或聞之，以告檜，檜令台官言士儂有不軌心，責建州拘管，死於建州。飛初對吏立，身不正而撒其手，旁有卒執杖子擊杖子作聲而叱曰：「又手正立！」飛辣然聲啞，而又手矣。既而曰：「吾嘗統十萬軍，今日乃知獄吏之貴也。」

金人陷濠州。

是時濠州境內，人煙稀少，不能渡江之貧民，往往在橫山澗許家舊寨。有前招信縣主簿呂浩者，主其寨。金人雖得濠州，但空城而已。酈瓊孔彥舟與數金人至橫山澗，浩野服下見之，皆並坐于石上，談說移時。金人約十日再來，果如期而至。浩再見之，即引與俱北去。

邵隆及金人僞知陝州鄭賦戰于陝州，敗之。克陝州。
十一月七日辛丑，金人元帥兀朮遣使來。

第三書書曰：皇統元年十一月七日，皇叔太保尙書右丞相兼侍中都元帥領行台尙書省魏國公時寒，想惟安善。近魏良臣至，伏辱惠書，語意懇勸，自訟前失，今則惟命是聽，良見高懷。昨離闕時，親奉聖訓，許以便宜從事，故可與閣下成就此計也。本擬上自襄江，下至于海，以爲界，重念河南

涇敵日久，如不得淮南口，唐鄧二州，以地勢觀之，亦是淮北，不在所割之數。來使云：歲貢銀絹二十五萬疋兩，既能盡以小事大之禮，貨利又何足道，止以所乞爲定！

又曰：淮北京西陝西河東河北，自來流亡在南者，願歸則聽之，理雖未安，亦從所乞。外有燕以北通逃及因兵火隔絕之人，並請早爲起發。今遣昭武大將軍行台尙書戶部兼工部侍郎兼左司郎中上輕車都尉蘭陵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蕭毅，中憲大夫充翰林待制同知制誥兼右諫議大夫河間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邢具瞻等，奉使江南，審定可否。其間有不可言者，一一口授，惟閣下詳之。旣盟之後，卽當聞於朝廷。如有封建大賜，又何疑焉！有少禮物，具啓別幅。隆冬，竊冀順天，慎衛眠食，耑持書奉答，不宣。

何鑄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使，使於金國。容州觀察使曹勛副之。二十八日壬戌，韓世忠爲太傅，橫海甯武安化軍節度使醴泉觀使。

臣僚累言韓世忠之罪，上留章不出，世忠亦忌秦檜陰謀而請罷，遂以太傅爲醴泉觀使，世忠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不發親戚平交書，平時將佐部曲，皆莫見其面。

福建路安撫大使張俊罷爲檢校少傅，崇信軍節度使醴泉觀使，任使居住。

炎興下帙一百七

起紹興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癸巳，盡其日。

十二月二十九日癸巳。岳飛死于大理寺獄中。誅岳雲、張憲。

岳飛在大理寺獄，未肯招狀。先是，飛自鄜陵回軍也，在一村寺中，與王貴、張憲、董先、王俊夜坐。移時不語，忽作聲曰：天下事竟如何？衆皆不敢應。惟憲徐言曰：在相公處置耳！旣退，俊握先及貴手曰：太尉、太尉聞適來相公之言，及張太尉之對否？先與貴曰：然。及俊告飛，使子雲通書軍中事，因言鄜陵路中之語，追先赴行在時，雲與憲已伏誅矣。秦檜語先曰：止是有一句言語，要爾爲證，證了只今日便可出。仍差大理官二人送先赴大理寺，并命證畢，就今日摘出。由是，先下大理寺對吏卽伏。吏問飛，飛猶不伏。有獄子事飛甚謹，至是，獄子倚門斜立，無恭謹之狀，飛異之。獄子忽然而言曰：我平生以岳飛爲忠臣，故伏侍甚謹，不敢少慢，今乃逆臣耳！飛聞之，請問其故。獄子曰：君臣不可疑，疑則爲亂，故君疑臣則誅，臣疑君則反。若臣疑于君而不反，復爲君疑而誅之；若君疑于臣而不誅，則復疑于君而必反。君今疑臣矣，故送下棘寺，豈有復出之理？死固無疑矣。少保若不死，出獄，則復疑于君，安得不反？反旣明甚，此所以爲逆臣也！飛感動，仰天者移時，索筆著押。獄子復事之恭謹如初。癸巳，飛死於獄中，梟其首。市人聞之，悽愴有墮淚者。其子雲及憲皆棄市。初獄成，大理寺丞李若朴、何彥田謂飛罪當徒二年，白於大理卿周三畏，三畏是日遂白於中丞万俟卨，卨不應。三畏曰：當依

法三畏，豈惜大理卿耶？有王輔者，投書於秦檜，具言飛反狀已明，檜以書付獄。高卒致飛於死。既而高彈若朴，以其兄若虛嘗爲飛幕中參議，故欲黨庇之耳。彥由附會若朴。是時若虛方知宣州，乃送徽州羈管，而若朴彥由皆罷。初，飛執兵權之日，遣侍臣王忠臣往楚州，韓世忠處下書，得回書，欲歸。臨行，世忠囑之曰：「傳語岳宣撫，宣撫有結髮之妻，見在此中，嫁作一擁押之妻，可差人來取之。」忠臣回，密報飛，以世忠語，飛不答。世忠上聞，飛奏言履冰渡河之日，留臣妻侍老母，不期妻兩經更嫁，臣切骨恨之。已差人送錢五百貫，以助其不足，恐天下不知其由也。上令報行。

岳侯傳曰：侯名飛，字鵬舉，相州人也。少爲韓魏公家莊客，耕種爲生。于靖康末，聞張所爲河北招討，侯遂投軍。往三次，方得見張所，所觀侯才武，特刺効用，令帳前使喚。至建炎初，王彥爲張所前軍統制，用侯爲使臣。王彥行軍往太行山，遇金賊接戰，侯獲勝，奪馬數十匹，并擒拓拔耶烏，差侯充前軍準備將。至二年，侯爲王彥所疑，夤夜自引一軍千人，投京城，留守杜充，充用侯出戰，數有奇功，遂遷侯爲中軍統制。至三年春二月，被虜將張用、王善領兵約五十萬衆寇京城，留守杜充，遣侯并丁進、桑仲、馬皋等各統兵迎戰，不終朝潰散。張用、王善兵騎敗走陳州。後，金賊兀朮與侯軍連年拒戰，侯兵勢弱，不如虜衆，遂遭所潰。隨杜充棄京城，前往建康。其時在京城居民已降金虜，內有劉經、扈成、戚方等諸將，于建康乘勢爲亂，劫掠州郡，惟侯一軍秋毫無犯。屯於宜興縣，官吏民戶皆懼，并棄家業，走宜興縣，投侯居止。蓋緣侯軍整肅，不令騷擾民庶，有犯者，並依軍法。以前後一年，收

捕扈戚方及斬劉經，并留守司敗殘官兵千餘人，復取建康，招民安業。四年，常州太守林茂薦侯於朝廷，充通泰鎮撫使。時賊首李成自呼李天王，并馬進商元等，共提兵三十萬，占據淮西淮南數州屯駐，往來劫掠，朝廷差張俊、充兩淮招討使，統軍十萬，與李成相拒。緣李成兵銳，數戰未能獲勝，張俊奏朝廷，乞侯同王夔、陳思恭以本軍隸之。李成遣偏將馬進領兵二十萬，對壘於洪州，諸將不敢當其鋒。張招討請侯議曰：「俊與李成數戰不勝，公有何見？」願求一計。侯對曰：「某既蒙下問，不避僭越，用兵者無他，仁、信、智、勇、嚴五事，不可不用也。有功者重賞，無功者重罰，行令嚴者是也。某雖不才，乞爲先鋒，與敵迎戰，必可破賊。」俊喜而許之，選精兵三萬，并本部諸將，拒馬進。至玉隆觀，大破進軍，走筠州。侯領兵追殺之，降賊步軍五萬餘衆。李成商元北走，侯又統衆招降張用等兵數萬。侯功第一，改差充神武後軍統制兼權沿邊鎮撫使。至紹興二年，又統本部軍馬前去湖南接連廣界，搜捕曹成，戰於道州，大破賊軍數萬，加中衛大夫、武昌軍承宣使。又統軍往潭州界，收劉忠。紹興二年，僞齊劉麟并四太子兀朮約兵三十萬衆，併兵大舉犯滁和通泰，直抵揚州，宣撫使韓世忠困於楚州。侯聞之曰：「若得某在通泰，豈懼兀朮劉麟收曹成劉忠，事方纔畢，再奉命收復虔州山賊。侯遂先令人探察其賊首，係彭鐵、大廖八姑、王勝、李洞天等，約兵十餘萬，山寨百餘座。侯將王萬寇、成、徐慶，首先破固石洞，又遣王貴、龐榮、張憲等，分頭領兵攻打賊寨，兩月之間，捉大小首領五百餘人，彭鐵、大廖八姑、王勝、李洞天等作過賊首，加鎮南軍承宣使，江西湖南制置使神武後軍統制，僞齊劉豫道。

劉琦并大將李成等兵五十萬衆，占據均襄隨鄧爲久駐之基。侯奉敕回軍，徑往漢上，與李成戰於鄧州，遂擒斬荆超。成退走襄陽，侯先復鄧州，至襄陽，成聚兵再戰，又敗走鄧州。侯進兵，成棄鄧州走穎昌府。三戰復漢上六州，加侯靖遠軍節度使。僞齊劉豫遣劉猊王爪角孔彥舟李師雄商元等兵二十萬攻廬州，委侯回軍解圍。侯先遣牛皋徐慶李山救應，又會合劉錡與僞齊接戰於廬州。孔彥舟認是牛皋徐慶等兵至，遂不戰起寨而走。回京師，加侯鎮甯崇信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招討使。鼎州洞庭楊公鍾子義等作亂，據鼎澧潭等諸州，朝廷遣王瓊劉寶并崔曾吳全等將兵七萬，搜捉湖賊，戰數不利，再委侯同張浚督諸軍出征。時賊勢甚銳，浚懼曰：「此賊非易可圖，欲候明年與公討之。」侯謂丞相曰：「未可，若論來歲，賊勢大張，以某所見，不過旬日，擒捉賊衆。」浚見侯忠勇驍雄，於是從之。浚往湖南，安撫司差任士安王俊等領兵二萬，與飛同共調發。侯方欲料敵，次第委任士安王俊孫議等，不稟前進，爲敵所敗。侯急下令諸將曰：「限三日，不平楊么等賊，定斬汝輩，立功者重賞。」湖賊楊么等曰：「吾聞岳宣撫領兵二十萬，已入潭州鼎州，至今多日，不見到來，豈不詐也？想任士安等懼吾，佯言岳軍至，遂令楊欽黃佐領兵五萬前赴士安十里，到金橋山，忽遇飛伏兵四面合，大破賊衆，楊欽黃佐等見兵敗，走覩委是岳兵至，楊欽等料不能敵，降。楊欽獻計曰：「楊么可擒，容欽令人報楊么，令任士安兵敗困走，又聞後有救兵至，吾兄急將士卒速來助欽擒捉士安等，以除禍根。」楊么聞之，必自領兵捉來，相公必多用伏兵，擒楊么不爲難也。」遣牛皋傳選王綱等各領兵伏於道側，楊么

果自領兵前來應援，牛皋傳選王綱等伏兵發，楊么得乘舟走入水寨，侯親臨太湖，當山峻險處，隔水令人罵之，率衆搬運草木於水中，賊營中聞罵聲，爭用磚瓦石拋擊，上流放草木爲瓦石填平，人騎往來，并無阻隔。侯遂將兵衆，長驅深入水寨，擒楊么、夏成、鍾子義等，并斬之，殺降賊首周倫、周亮、張百通等，并戰舟百隻。前後八日，平盪盡淨，加侯檢校少保行營都總管、右護聖將軍。紹興六年，加侯爲少師、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使，江夏駐劄。時金賊兀朮與僞齊劉麟率大將賈潭、商元、崔皋、李成、孔彥舟、王爪角等，剋鎮汝、蔡、商、虢、唐、鄧、京、西，大舉有南下之意，諸帥養寇不進，侯遣王貴、董先、傅選等將兵騎二萬於唐州北陽牛蹄白石何家寨，遇番僞賊衆，李成、王爪角、王大捷、李序、商元等兵約十萬迎戰，自辰至申，賊衆敗走，連夜進兵，追至蔡州遂平縣，擒王大捷、李勤、郭安、李序等，奪馬千餘疋，降士卒三千餘衆，權暫屯北陽歇泊。僞鎮汝軍總管薛亨、馬汝翼等兵五萬犯方城縣，侯遣牛皋、王綱以步卒八千往方城東北二十里——地名昭福——遇僞總管薛亨數戰，亨兵敗走，牛皋等追至和尚寨，薛亨斬馬汝翼，奪馬三百餘疋，降士卒千人，屯兵方城。僞西京寶留守統制郭德、魏汝弼、施富、任安中等兵騎五萬，犯鄧州界，侯又續遣張憲、郝叚、楊再興，其兵一萬前來迎賊，至內鄉相拒二日，憲與叚、楊再興議曰：「賊勢甚銳，必欺敵，我以輕兵迎戰，佯退敗走，賊見必來追我，我卽伏兵取勝。」衆曰：「善。」遂發兵，於來日早，使輕兵迎戰，佯敗走，僞兵果來追，伏兵發，前後夾擊，擒郭德、施富，奪馬五百餘疋，降士卒千人。魏汝弼收殘軍走歸洛陽。侯自慮雖獲捷，然金賊兀朮

僞兵百萬，糧食千里，急緩難保，又見諸路按兵不舉，遂收軍復戍鄂州，將擒到僞大總管薛亨并郭德等一十七人，奪到馬二千餘疋，降卒五千餘人，解押赴行在，上赦薛亨等，賜銀絹，并各人官資。上更賜一官，付侯軍中使喚。時秦檜當國，方主和議，忌侯，申奏乞持母服，棄軍權居江州廬山，檜遂舉張宗元爲宣撫判官監軍事，詔侯赴行在，加侯河南河北諸路招討使，并湖北京西路宣撫使。侯方欲計議用兵，有深入虜界北伐之意。紹興八年秋九月，胡虜講和，侯奏議曰：不可與和，緣虜人羊犬之性，國事隙深，何日可忘！臣乞整兵，復三京陵寢，事畢，然後謀河朔，復取舊疆，臣之願也。臣受陛下深恩厚祿，無一時敢忘。因此與奏檜有隙。紹興九年，加開府儀同三司。紹興十年，金賊兀朮侵犯河朔，朝廷詔諸路再舉，侯遣李寶孫彥戰於曹州，又周彥楊再興牛皋策應，與李寶孫彥合兵再戰，大破虜軍二十萬，兀朮領潰兵走往汴京，侯又遣張憲傅選與韓常戰於穎昌，常軍大敗，退走陳州，求救兀朮。侯遣牛皋徐慶崔虎王蘭助張憲傅選，與兀朮韓常大戰於淮甯，虜軍敗走汴京，張憲屯兵陳州，侯兵自屯鄆城縣。又遣王貴董先姚政馮賽岳雲等兵三萬，占據穎昌，爲久駐之計，又分兵攻戰諸州，遣郝鼓張應韓清取鄭州，孟邦傑劉政攻永安軍，郝鼓張應與孟邦傑併兵攻戰河南府，李成王勝等兵十餘萬，敗走，棄洛陽，歸懷孟，梁興趙鬼火等軍戰絳州沁水縣，賊退走濟沮，斬番將阿波那千戶李董兀朮并龍虎大王威武武將軍韓常兵十二萬，屯臨穎。侯在鄆城，楊再興李璋將騎軍三百爲二隊，至近臨穎，遇兀朮大軍，戰，楊再興王蘭戰歿，侯整飭軍馬，連夜起發，于次日早拂明，至

小商橋，離臨穎二十里下寨，有探騎報曰：夜來三更，兀朮并韓將軍等人馬起寨退走，前去汴京。侯欲乘勢追趕，遂申奏朝廷曰：臣聞漢有韓信，項羽授首，蜀有諸葛，後主復興。臣雖不才，竊望比此！乞與陛下深入虜境，復取舊疆，報前日之恥，伏望陛下察臣肝膽，表臣精忠，竭力以報，臣之願也。表到，秦檜大怒，忌侯功高，常用間諜于上，又與張俊、楊沂中謀，乃遣臺官羅振奏兵微將少，民困國乏，岳某若深入，豈不危也？願陛下降詔，且令班師，將來兵強將衆，糧食得濟，與師北征，一舉可定，雪恥未晚，此萬全之計。時侯屯軍于穎昌府，陳蔡汝州、西京、永安府前不能進，後不能退。忽一日，詔書一十二道，令班師赴闕奏事，令諸路軍馬并回師。侯承宣詔，又不敢便行收兵，恐兀朮聞知，斷我軍路，故虛張其聲，科買布帛，造戰牌，言進兵北討。兀朮使人探聽，聞知侯有北討之意，引兵夜遁一百餘里，我兵亦退四十五里，至襄城，先令牛皋備戰。時有人報兀朮曰：南家兵奔走，已棄穎昌，兀朮屯兵復追侯軍，侯屯于蔡州。時梁輿在河北絳州，尙未得知，侯謂諸將曰：梁輿見在河北，與金人決戰，退走翼城縣，趙秉淵戰守淮甯，亦不知南歸。侯遣李山、史貴將兵救梁輿，趙秉淵等同蔡州。兀朮不敢進兵，諸將軍人馬依次調發歸江夏，自將二千騎取順昌，入淮赴詔，加侯樞密副使。侯曰：所得諸郡，一日都休，社稷江山，難以中興，乾坤世界，無由再復。有人密報秦檜、秦檜轉惡之。十一年，大金約和，上令議講和事，使與不便。侯奏曰：金虜無故約和，必探我國之虛實，竊如從前正約和間，併兵盡舉，張俊不能迎過其軍，大潰，失陷川、陝、兀朮、韓常重兵攻淮西，是時韓世忠在楚州，亦無所措，遂求救于

朝廷後無旬日盡失淮楚，退兵拒住鎮江，以爲江無險，更無前進之意，大概行軍無方略，料敵無智勝，賞罰不明，信令不行，兵無鬪志，是以戰之不克，攻之不拔，則敗之由也。如臣提兵深入虜境，穎昌之戰，我兵大捷，虜衆奔潰，潛入汴京，當時若得戮力齊心，上下相副，併兵一舉，大事可成。今日兀朮見我班師，有何懼而來約和？豈不僞詐？據臣所見，見爲害，不見爲利也。秦檜與張俊、楊沂中，共舉劉錡爲江淮招討都督諸軍，檜密遣王俊同王貴前去謀陷侯。王俊、王貴等觀望，奏張憲、岳雲欲謀反等事，俄將張憲、岳雲、柵械送大理寺根勘。上聞驚駭，秦檜奏乞將張憲、岳雲與飛同證白其事。是時侯尙不知，良久，秦檜密遣左右傳宣請相公略到朝廷，別聽聖旨。侯旣宣詔，卽時前去，卻引到大理寺。侯駭然曰：吾何到此？纔入門，到廳下轎，不見一人，止見四面垂簾。纔坐少時，忽見官吏數人向前云：這裏不是相公坐處，後面有中丞，請相公略來照對數事。相公點頭云：吾與國家宣力，今日到此何也？道罷，隨獄吏前行，至一處，見張憲、岳雲露頭赤腳，各人柵械，渾身盡皆血染，痛苦呻吟。又見羅振等將王俊、王貴受張憲、岳雲并侯反叛罪文前來云：國家有何虧負汝三人，都要反背？侯向万俟卨羅振曰：對天盟誓，吾無負於國家，汝等旣掌正法，且不可損陷忠臣，吾到冥府，與汝等面對不休。衆人聞其說，羅振并御史中丞万俟卨等曰：相公旣不反，記得遊天竺日壁上留題曰：寒門何載富貴乎？衆人曰：旣出此題，豈不是要反也？侯知衆人皆是秦檜門下，旣見，不容理訴，長吁一聲云：吾方知旣落秦檜國賊之手，使吾爲國忠心，一旦都休。道罷合眼，任其拷掠。案牘圓備，先將張憲、岳雲處

斬紹興十年冬十二月二十七日，侯中毒而死，葬於臨安菜園內，天下聞者，無不垂涕，下至三尺之童，皆怨秦檜云。後紹興二十三年三月，內有殿前司神勇後軍施全，將一菜刀，伏於暗處，等檜回朝，向前刺之，爲轎子所隔，不中，施全依法賜死。紹興三十年，北虜犯邊，連年大舉，上思曰：岳飛若在，虜軍豈容至此？卽時下令修廟宇。

炎興下帙一百八

起紹興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癸巳，盡於十二年八月。

林泉野記曰：飛相州人，爲韓魏王家佃戶。靖康末，張所招討河北，飛始投効用。建炎初，所都統制王彥以飛爲將，從彥與金人戰太行，累立功。後彥疑忌飛才，乃率其衆投京城，留守杜充爲統制。三年，賊張用王善擾京師，充遣飛及丁進、桑仲破之。充後守建康，叛歸虜，諸將扈成、戚方皆反。惟飛全一軍，屯於宜興縣。時常州吏民避狄居縣中者甚衆，賴飛而全。四年，至湖州，以林茂、張俊薦，諸朝除通泰鎮撫使，戰敗虜衆。紹興初，命飛聽江淮招討張俊，以拒李成，成將馬進來約戰，飛請爲軍鋒，擊破進於洪州。玉隆觀追至筠州，斬州，頻勝，飛功最。又擊降張遇衆五萬，授神武右軍副統制。二年，破曹成於道州，轉中衛大夫，武昌軍承宣使。三年，又破劉忠於潭州，平虔州。山賊數萬來朝，加鎮南軍承宣使。江西制置使神武後軍統制。四年，劉豫將李成寇京西，飛敗之，復郢州。進復襄鄧，隨唐等州，又復潁昌，遷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襄荊制置使。豫欲攻廬州，飛遣統制牛皋、徐慶會劉錡軍，擊敗豫衆。五年，改鎮寧軍節度使，往鼎州討湖賊楊么，么黨楊欽有衆十萬，拒命，會有詔召都督張浚防秋，欲俟再舉，乃出一小圖指示浚，攻賊出入之要，請除來往之程，期以八日擒賊。浚從其言。先是，湖南統制任士安、王俊、郝鼓等不稟帥王玘命，故屢致敗。飛至，鞭士安及孫議使先餌賊，告曰：五日不能平賊，皆斬。初，揚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士安等衆少，併力來戰，飛俟其困，率大兵四面伏。

發，賊衆殲盡，奪卅人據水寨，欽等窟服，相率出降。餘衆尙數萬，飛杖欽等各一百，遣回，乘其被杖，未及爲計，夜襲其營，殺戮甚衆，俘欽等還。惟夏成一寨，背山三面臨湖，恃險不下，飛親臨測水淺處，遣者二千人，隔水罵賊，賊爭擲瓦石以擊之。飛先令人伐草木投之上流，瓦石遇草相積壓，善罵良久，淤塞可涉，遂長驅進擒其衆。湖南平，止八日，加檢校少保，以其軍爲行營右護軍。六年，加檢校少傅，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宣撫使，征劉豫克鎮汝軍商虢州西京長水縣，慨然有清中原之志，而諸將養寇不進，飛乃退軍鄂州。統制王貴敗豫軍於商州等處。七年，進太尉，與宰相張浚議事不合，乞持母服居江州廬山，浚命張宗元爲宣撫判官，撫其衆，詔飛赴行在，諭遣還軍。八年入朝，與宰相秦檜議和，不協。九年，加開府儀同三司。十年虜叛盟，飛遣統制李寶孫彥敗之曹州及宛亭縣，進少保，河南北路招討使。寶又敗虜于宛亭，牛皋敗之京西，又敗之河上。張憲復穎昌府，陳州董先姚政敗之，穎昌將楊成復鄭州，統制孟邦傑復永安軍，張憲韓清敗之河南府，將楊遇復河南府，南城軍將梁興董榮敗之絳州，曲垣縣孟州王屋縣濟源縣等處，飛再破兀朮於鄆城縣，殺其將阿李宋李革，張憲敗之臨穎縣，王貴姚政敗兀朮于穎昌，張憲傅選寇成敗之臨穎，飛乘勢欲深入，而秦檜議和，屢詔班師，乃還。尋失所復州縣，梁興又敗之絳州翼城縣，趙秉淵敗之淮寧府。旣而虜取濠州，檜忌飛乃罷其兵，除樞密副使。未幾，同張俊往楚州護韓世忠軍歸鎮江，時檜與俊楊沂中譖罷劉琦，飛乞還其兵，不允。飛子雲帶御器械，檜諷臣僚言飛不援淮曲事，以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體

泉觀使罷。頃之，統制張憲謀亂，冀朝廷還飛而已。爲副統制王俊發其姦，張俊亦以爲言，檜因譖飛，令雲作書與憲，下飛大理寺，命御史中丞万俟卨訊鞫歸罪，雲憲坐斬，并賜飛死。年三十九，妻子遷嶺外，天下冤之。飛略知書傳，禮士恤民，所至秋毫無犯，民不知兵。

金人元帥第四書，書曰：冬深，想惟動止萬福。今月十一日，使來，伏承手削，具聞事大之勤，良可嘉尚，所進誓表，即時津發赴闕，今茲大事已定，然而其間有一二未慎者，須至麀浼。表云：北人見行，發遣此來三十五人，止是日，近因渡淮樵牧偶被掠者，殊非昔年逃亡及兵火隔絕之人，恐是有司姑狗人情，尙爲濡滯也。審議使副蕭毅等在江南時已蒙定論，據諸路所有北人，各於逐處沿邊州城，就近交割，望早爲應。所論盡數，敦過遣界，唐鄧二州，已想差官，趁此月下旬，到彼以備交割外，據陝西地界，其間或有犬牙相攙處，亦請依元約於明年正月下旬，差官與本朝合干人員，至鳳翔府會合，以憑同去行路。至日，別有計議，自今日以往，旣盟之後，固當使民各安其業，已遣濠州、楚州、昭信、盱眙等縣新歸附戶口數千，遣其家貲，並復本土外，有未曾發遣人數，今已盡數分付去人。應江南商賈，隔在淮以北者，已指揮所屬刷會，候供到人數，亦便發歸。所有海州、泗州、漣水軍，今歲流移在南，百姓比及新正，竊望發過淮北，庶不廢一年耕作之計。惟閣下裁之。所有淮上大軍，使至日諸道班還，昨以吳璘竊窺關陝，以此右副元帥提兵鎮撫，亦專人使之斂退，恐欲聞知。時寒，竊冀慎重，專此布聞，不宣。

朝廷答書某啓：季冬極寒，伏惟鈞候起居萬福！整軍安民，悉賴全德，特承惠書，佩荷記存。垂諭大事已定，若非國公以生靈爲念，他人豈能辦此？天下幸甚！北人敢不如命！今就近先次津發，耶律溫等，餘當節次發遣。唐鄧二州已遣尙書莫將侍郎周聿於此月十一日星夜前去交割。陝西地界亦已差樞密都承旨鄭剛中同宣撫官前去，趁明年正月下旬計議。海州泗州漣水在南，百姓見今根刷發過淮北，先蒙遣還濠州楚州昭信盱眙等縣，戶口又許根刷，應江南商賈隔在淮北，亦被發歸，卑情豈勝感激，恐遣人在路遲滯，今專發書計會泗州，差走馬傳到府下，伏冀向春氣候淑和，竊望倍保鈞重不宣。

金人改皇統元年。

紹興十二年正月樞密使張俊還行在。

張俊出視師，回到行在，力辭本兵，章凡四上，上遣近侍數留，益確，俊乃復視事。

劉泗唐鄧商州入於金國。

和議已定，畫河淮中流爲界，故泗州與唐鄧商州皆係割還金人之地，遣工部尙書莫將，刑部侍郎周聿往京西割地。是時，邵隆在商州始終幾十年，披荆榛，瓦礫以爲治，招徠離散，皆得其心。自金人敗盟之後，屢與金人戰，雖嘗暫棄其城，俄卽收復，終不肯離商而去。至是割付金人，隆嘗怏怏不已。

十六日庚戌。知鎮江府劉子羽復徽猷閣待制。
和浹上書辯岳飛之冤。編管袁州。

和浹字巨源，汾州人，知書，通春秋左氏傳；有識，性不喜阿隨，好直言，岳飛以賓客待之。飛死，浹上書辯飛之冤，事下中書，秦檜怒，送袁州編管。袁州官吏以浹取怒時相，全不少假，監繫甚嚴，浹不堪死。

二月樞密行府參議官史愿加敷文閣待制。

史愿字仲恭，燕人，先歸朝而來也。

楊沂中賜名存中。

三月八日辛丑。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王貴罷爲特添差福建路馬步軍副都統制。總管福州駐劄。

侍衛親軍都虞候雄武軍承宣使御前統制關師古卒。

田師中加殿前都虞候爲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

張俊力薦田師中除殿前都虞候，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以統岳飛之軍，軍中初不伏統

制，傅選李山郭青輩，往往乞罷去。撫諭久之，稍定，師中專務結託內使以爲內助，故能久其權。

十三日丙午。工部尚書莫將刑部侍郎周聿自京西割地回。

朝廷與金人元帥書，書曰：某啓。卽日春和，伏惟鈞候起居萬福！某前日遣人付泗州上狀，續次津發耶律溫，今必皆達府下，近據邊界申報，合具咨稟。唐鄧界上，緣李驃騎將甲軍到來，民方不知，多有驚移。陝西隴城寨將官王吉，領軍馬于冶坊鎮等處，打劫孳畜，驅虜戶口，殺害人民，致使相近去處，皆不安帖。竊慮引惹生事，致傷和好，敢望嚴賜約束，實爲幸甚！兼告指揮泗州今後遇有書信，卽爲收接發納，庶得情懇，卽達，不致留滯；向煖，竊冀倍保鈞重，不宣！

四月孟忠厚、王次翁迎護梓宮，奉迎皇太后。

金人許還徽宗、皇帝、寧德、皇后、梓宮，及皇太后、皇后，遂命孟忠厚、王次翁往迎之。以丁禕爲提舉一行事務。

五月三日，沈昭達假禮部、尙書爲大金、賀、生、辰、國、信、使。王公、亮、假、保、信、軍、承、宣、使、副、之。
簽書樞密院事何鑄罷，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金人元帥第六書，書曰：少意重有奉聞，今來國朝，旣推異恩，許成江南和議，大計普天率土，皆欲使其安樂，故其間士夫三兩人，尙論列據張中孚、節使，及弟中彥、鄭億年、資政，各係汴梁及陝右人民。早歲，朝廷皆常委以近上職任，與餘人不同，今逐家親族及居第物產，俱在本鄉，此三人者，幸冀指揮，并隨行家眷，起發前來，團聚復業。兼張孝純、儀同，杜充、儀同，早年各居外台相輔之任，今張旣請老，而杜亦物故，然二家子弟親屬，皆有留河南者，及宇文虛中、銀青係是先朝特旨，更不遣

還自後，已經任使，到今多歲，并去歲濠梁之破，守臣王進既已貸其生命，緣世居口口州，見有親族在此，則其子亦當使之聚首。凡此數家，并望早賜一就津發外，據昨復疆時，汴京留守孟庾，陳州太守李正民，及有舉良史者，比審議使蕭毅等回，具言江南嘗詢訪此人，今並委沿邊官司發遣前去，所貴南北之人，無不均被德澤，仰副皇上聖人，使無一人不獲其所之意，諒惟洞察此懷，悉爲施行，幸甚！

朝廷答書，書曰：啓上太傅左丞相都元帥領省鈞座：即日極暑，伏惟鈞侯萬福，區區不勝瞻仰！近何鑄等回，伏蒙遠枉鈞翰，副以甲馬厚幣，豈勝珍感！又承傳諭鈞意，所以存撫有加。及何鑄等往回，種種照恤，俱深感佩！書中首蒙諭及墳域不在，慮此日久，有望于上國者，自非仁厚，特留矜念，何以及此！諭早發遣北人過界，敢不承稟！但中間嘗以北人畏罪之意，而聞欲得上國降一赦罪文字，使之釋然無疑，徑即發遣，免致艱難。及諭唐鄧二州交差官，所說原約多有不同，亦已經再三持論，又不告而去，已追原差官根問。從初差官根問前去，只要仔細持論，今承來諭，顯是元差官商量未盡，今當如鈞意。惟是烏陵尙書與鄭剛中分畫陝西地界和尙原方山原兩處，依舊保守，今畫圖兩本，用紅硃擬畫一本納呈，乞降下烏陵尙書，照便縱有少侵劉某曾占地界去處，正是欲與川路少留藩籬，以安彼衆人心，亦乞矜允，實荷大賜。其一本已降與鄭剛中遵用，伏乞鈞照！又諭發遣張中孚及其弟中遣并張孝純、宇文虛中、王進等家屬，謹當一一依稟，爲各人居處遠近不同，已令所

在津遣，候到卽發去次。惟杜充家口，自充離江南之後，其家分散，久經歲月，親故絕少，故難根刷。鄭億年雖係汴京人，但億年初自上國來時，稱魯公恩造放歸，今親加體問，更不願前去。其母亦以此中親屬不少，只欲留此養老，誠出懇切。供到親書狀繳納，想蒙情察也。其餘曲折，已一面照應行遣次。暑時，惟冀倍保鈞重，謹奉啓。不宣。

六月四日乙丑，鎮西軍節度使吳璘來朝。

十二日壬申，王庶責授嚮德軍節度副使，道州安置。

王庶落職，居于江州，秦檜猶怨其異己，不附和議，令臣僚言其在江州占奪百姓田宅，故責授嚮德軍節度副使，道州安置。

莫將周聿各降兩官。

莫將周聿，坐割地不親往界首，各降兩官。

金人放東京留守孟庾，知陳州李正民還。

孟庾掌東京鑰，一旦失節，附于金人，及和議已定，上以書請放庾還，金人乃遣庾及徽猷閣待

制知陳州李正民皆還朝。于是畢良史父子亦得歸。良史字少董，蔡州人，略知書傳，喜字學，粗得晉

人筆法，少游京師，以買賣古器書畫之屬，出入貴人之門，當時謂之畢償賣。遭兵火後，僑寓于與國

軍，江西漕運蔣傑喜其辯慧，資給令赴行在，遂以古器書畫之說，動諸內侍。內侍皆喜之。上方搜訪

古器書畫之屬，恨未有辨其真僞者，得良史，甚悅，月給俸五十千，仍令內侍延請爲門客，又得束脩百餘千。良史月得幾二百千，而食客滿門，隨有輒盡。當時號爲窮孟嘗。有姓畢人，合得文資恩澤，無宗族，承受良史，邂逅得之，補文學。既得三京地，卽擬官就祿于新復之地，留守司俾權知東明縣。良史到縣，乃搜求京城亂後遺棄古器書畫，一應古今骨董，買而藏之。會金人敗盟，良史無所用心，乃教學解春秋，及復得還歸，遂盡載所有骨董而到行在。上大喜，于是以解春秋，改京秩，自此，人號良史爲畢骨董。

朝廷又書，書曰：某啓：季夏極熱，伏惟某官鈞候萬福！何鑄等還所，蒙惠書，近已草略修報，伏蒙上國曲軫仁慈，悉從所請，深念恩德，實自國公，特留鈞意，功賜贊成，區區銘感，何有窮已！比覩泗州關報，備坐指揮送護，一行人使等，約七月末過界，聞命鼓舞，舉國之幸。已取八月間遣使報謝闕下，敢先次奉知。有新茶五百斤，聊以將意，使中未能多致，竊幸笑留餘續上次，不宣。

二十八日己丑翟琮卒。

二十九日庚寅御前統制傅選爲殿前司副統制。

八月。

金人元帥第七書，書曰：皇統二年八月一日，皇叔太傅尙書左丞相兼侍中監修國史都元帥領行台尙書省事，近者，疊沐惠音，備悉勤意，卽日秋涼，想惟候履安和，承諭遺報謝人使，已聞朝廷。

并唐鄧二州，至亦再遣官交割去訖外，昨來計議，分畫陝西地界，緣時盡知彼處地界，遠近曾言，候大事議定，各差官仔細檢視，臨時從宜施行。回辱示報，凡事已遵來命，差官前去，仍約定至彼期限，遂差行臺刑部尙書烏林答贊謨等同往交割，仍丁寧戒諭。據陝西諸路疆土，並合交收。緣照得鳳成階石四州，於彼切近，若行盡取，或有不便。其四州之地，更不交割，如兩界地形，犬牙相侵，各有合要去處，仰從宜相度施行。續據本官等申至，彼相度得大散關，合屬本朝，於關外立爲界首，除將上件四州，與江南外，應陝西之地，並行交割，便於立定界，卻得鄭剛中等公文，稱來時只指揮檢視商量，難便一面分付，已具申稟，別行移報。又據烏林答贊謨申三月內鄭剛中公文，坐奉指揮，照吳玠劉某等所管地界分畫，內商州秦州，不是吳玠元管地分，合自遂州以南，吳玠元管界至分畫，其餘和尙原方山原兩處，不係劉某所管地方，遵依元降指揮保守，爲此於何鑄等同時，已令達意。今於大散關西正南立爲界首，承今書已前，據烏林答贊謨申鄭剛中五月中公文稱，和尙原方堂堡秦州等已承指揮許交割，乞差官前來分畫外，商州已具申審。其間卻說，以龍門關爲界，至今承來書，與前鄭剛中狀內所報亦又不同，所云縱有少侵，劉某曾占舊內界，止是欲與川路留少藩籬，以安彼衆人心，契勘彼間地界，已前布聞，何煩再三，別有改議。若謂欲爲藩籬，以安人心，乃是無故卻有疑惑，豈原約也。竊冀早爲指揮所司，交割施行，所爲商州一處，來書并不謂遷延，到今猶未了當，亦請依元約催促施行。又近據沿邊官司申有舊係淮北人民，在南方者，思鄉前來，緣恐其人在南地

別有罪犯，逃避過淮南，難以不行勘會，便行一例收受。曾經指揮，仰問當初來歷，因依移文，對境州軍仔細勘會，卻緣逐處，稱別無奉到指揮，不肯收接，文字深詳，此事已經計議，并誓表盟言，淮北之人，有願歸鄉者，更不禁約。蓋兩國和好，務在安濟生靈，告以此意，遍行開諭，使上下曉然，則有司奉行，自無疑難，豈有不接文字之理？卽日到此之人，雖是淮北鄉貫，合得歸業，緣彼處不曾明有指揮，遂使逃竄，于理不應，請指揮有司，出榜曉諭，應淮北人數願歸鄉者，許其自陳。及今後沿邊取會文字，仰合屬官司，依應收接契勘回報，以稱通和之義。及來書內有北人畏罪之說，欲得朝廷赦罪文字，使之釋然無疑。據前此雖曾發到北人，止是數十人小民，其餘并昨有劄錄姓名之人，都未見發遣。檢准今年三月二十四日赦罪書，自來亡命沒在江南人等，見行理索節次發遣來到，並行釋罪，其官員百姓軍人等，並許復舊，已有上件寬貸明文，今將赦書內一項全備抄錄前去，請以此曉諭，應在彼北人，遍令省會早與發遣，自可安心來歸，尙何疑哉！所附到鄭億年申狀，尋具奏聞，准奉聖旨，爲已經放還，只令在彼居住，外有杜充家口，雖曾離散，其元住州縣官司，并從來一行親屬人等，豈應全不知得次第去處？今國家大議，既欲人人咸獲安使，理合使其骨肉團聚。并張中孚兄弟張孝純、宇文虛中、王進等家屬，諸處津遣，今有數月，計此合到催趁，亦就早令到來，惟閣下留意！賜賜新茶，佳極，媿荷！餘冀順時倍加保衛，專奉復問，不宣。

朝廷答書，書曰：某啓。卽日秋涼，伏惟某官鈞候萬福。專使來，辱惠問，感荷契愛，垂諭上國，講修

和好，開示大信，含生蒙福，遐邇同之。此敝邑之幸也。敍謝之誠，言不能盡。竊聞元帥府自班師之後，每常丁寧諸路帥守，應防把兵官吏人等，咸使仰體德意，謹守封疆，不得生事。如此處置，則天下舉安，深合古訓。四海之內，孰不欽服？又聞近日諸處申達，北界人馬，無故侵掠及謀畫出入，至于收納叛人，強奪鞍馬，又縱羣寇攻縣道，殺官吏，驅虜人畜，焚毀舍屋，及假裝飾以草賊爲名，公然犯界，驚擾百姓，遠煩開諭，不勝駭愕！雖是聽聞未及，已蒙矜恕，然邊吏妄作，不遵約束，甚不稱某畏天事大之誠意也。已備錄所示，付四川宣撫鄭剛中，根刷南來人馬，依准交割，與對境州軍，取收管公文，仍戒沿路諸將，不得令人過界劫掠，收接南投人馬，今出榜界上曉諭，庶得疆場安靜，人民樂業，信義敦篤，垂裕無窮。少副來誨，老母還歸知恩，有自己就報謝使副齋書信布敍，前書所諭，陝西地界，亦已別修報書，向寒，竊冀倍保鈞重，不宣。

炎興下帙一百九

起紹興十二年八月十日庚午，盡其日。

十日庚午王庶卒。

王庶安置在道州，以疾卒。諸子扶護歸江州，親舊迎見之。其子之荀之奇，撫柩而哭曰：秦檜此讎，必報親舊，皆掩其口，仍高聲大叫，以混其語。有學院子甯偉，在側聞之而喜，謂可以持王氏矣。庶常自號當叟，或問當叟之意如何？庶曰：吾之所爲，皆合其宜，不敢失當，故號當叟。有詩文遺稿若干卷，名當叟集，藏于家。

林泉野記曰：王庶字子尚，冀州人，進士登第。宣和末，爲陝西轉運使，奏計在京，聞金人狎順，乃見宰相白時中、李邦彥，請急召种師道爲大將軍。朝廷是之。建炎初，直龍圖閣，鄜延路經略使，知延安府。二年，加右文殿修撰，陝西五路制置使。虜圍耀州，庶赴援，檄曲端策應，不至。虜知情，徑攻延安，城潰，庶奔於端，端囚之于軍，久迺釋去。後張浚宣撫川陝，用庶爲參謀，又命庶知興元，因譖殺端。自是，西人解體。浚敗于富平，遂失五路。庶後知荆南，政貪酷。紹興七年，趙鼎以庶知兵，欲用之，召爲兵部侍郎。八年，遷尙書，又除樞密副使。時主管殿前司楊沂中誣統制官吳錫，下大理寺，庶明其寃，得釋。俄被命往沿路察州縣不職者，驕暴傲忽將士咸怨。及還，朝廷方議和，庶不以爲然，乞去，以資政殿學士知潭州兼湖南安撫制置大使。秦檜諷臣僚言庶及劉大中沮撓和議，落職放罷。九年，除端

明殿學士，臣僚承檜風旨，復有言，遂奪所授。十二年，臣僚再言，庶居潭州，占民田宅，責授嚮德軍節度副使，道州安置，卒于貶所。

王庶家集定傾論。

論節概天下之士，自墮於苟偷，委靡不振之地，爲日久矣。士大夫之志忠義者，方國家閒暇時，招之不來，麾之不去；姦臣賊子，聞其顧聲，已自膽落，是以能消禍亂於未萌，破姦宄於未作，不幸國家有緩急安危之變，則仗節死義，隕身喪家，而無恨。故名節之士，乃治世之膏粱，而亂世之藥石也。昔戰國之士，如伍員之於吳，以父兄之讐怨，與楚之君臣義不戴天，卒能破楚入郢，鞭平王之墓，自今觀之，凜凜然猶有生氣，使後世之士，皆如伍員之忠，則國家之恥，何患乎不刷！君父之讎，何患乎不報哉！伏以靖康之禍，振古所無，宜有志之士，投劍於碣石之墟，收血於涿易之野，以洗本朝無窮之憤，而求與古人忠義伍者，寥寥無聞，豈豪傑不世出之士，伏於巖穴草野，湮鬱而不振興抑朝廷之上，所以振拔招來之者，未盡其道與？區區諛聞，竊疑於此，故敢以言，伏幸垂察！

論襄漢伏以自東晉至於梁陳國於吳越者，皆以江南爲境，地勢平衍，無大山深谷以爲限，蔽據江淮之上流，屯兵宿將，以爲巨鎮，其地有三：曰襄陽，曰武昌，曰九江。地當孔道，必得其人，而後能守。在東晉世，如陶侃庾亮之徒，相與戮力，以捍蔽一方，北方之兵，睢盱熟視，而不敢南渡者，以地利所在，勢當然也。伏見變輿駐蹕杭越，其以江淮爲境者，與古無異，而兵衛所在，復加二焉：曰建康，維

揚，雖當盜寇竊發，而旋即平定，人民之富，十不減三四。獨有襄陽武昌九江三郡，久爲盜墟，城邑殘破，百姓屠戮，十不存一，今雖建帥宿兵，而財用殫乏，倉廩艱棘，雖使陶侃庾亮之流，馳騁其間，未能保一日之安也。夫用兵之要在於審知彼己，守猶不足，何以言攻？違此二者，而求成功，難矣！興復之端，其要在此，伏幸垂察！

論詔令切要：臣惟國家方撥亂反正，號令所行，務于審諦而得，情使卓然見吾威福，設施所向，以摧服其心，則奸雄不敢萌惡，爲善者不敢不勉，賢於誅罰，用兵遠矣。光武皇帝，賜河西之詔，勉以齊晉輔周之功，而成以尉佗制七郡之計，竇融等以其天子明見萬里之外，網羅張立之情，益懷忠款。唐武宗討澤潞，恐河北諸鎮爲唇齒，詔王元逵勿爲子孫之謀，猶存輔車之勢，以破其疑。元逵等惶恐奉詔旨，親率兵出討，卒以有功。臣願陛下擴日月之明，雷霆之令，臨照遠邇，使制詔所及，切其機要，消患折難於未兆未形之中，則中興之業，實爲有力。此自古明聖之主，駕馭英雄之術也。

論湖賊：臣聞爲國之道，譬之用藥之治病，國有先後之勢，而疾有緩急之殊，所以斟酌救療，不可不察也。伏惟國家今日之患，虜爲大，盜賊爲次。虜人頻年用師，殺伐相當，吾雖衆散失地，彼亦不能乘時攻取，非力不能顧，亦有所牽爾！而虜未可卒滅，國家必自固而後可以有功，患雖大，圖之不可速，比之於身，風痺之疾也。楊么之賊，名微衆寡，據湖山，扼當路，阻吳蜀之通流，跳梁不息，或招外援，以啓敵心，患雖微，圖之不可緩，比之於身，咽喉之疾也。治之道，當在所先。然咽喉之切要，皮膚

之輕脆，欲以針砭爲治，則恐有傷手之危；欲以藥石爲治，則恐有不及之悔。前日元樞之詔，誘王瓌之入討，已有傷手藥石之禍矣。使黠虜間諜，知吾有此內患，脫或投隙送死，相與牽連，不大可畏哉！然則捨此二者，將無所施乎？臣愚不自料，常抒愚計，第恐大臣已有勝算，倘或博探，願有所陳。但兵家詭道，難以布露，當俟而奏。

論行法：臣竊惟人主威權之出，至於殺戮，關軍府，倘罪狀明白，案效詳審，既已明行，當斷以宸虜守之不移，不可奪以好惡，使遠近窺測，有掠美避謗之迹，失忠誠之心，啓讒佞之口，動搖國事，此利害有不可勝言者。請借古以論之：彭越爲漢功臣，相與滅秦，滅楚勳業甚著，剖符爲王，爵似尊盛，一召不至，以是爲罪，因以誅死。欒布求殺身明其罪，終以不赦。王恢說武帝，伏兵馬邑，以誘單于，尉史迎降，虜得脫去，而武帝罪以不能追獲，以慰士大夫心，雖太后爲言，降不得免。二主持法，無所縱貸，而國勢尊榮，胡夷拱服，此不奪之效也。僕固懷恩，晚節桀逆，至引吐蕃擾敗唐室，而代宗隱忍爲諱，不言其反。李懷光助朱泚成奉天之亂，倚兵自固，德宗優容，逼於臣下之請，誅伐不行而寵贈之。俄及大歷，終身逃難，屢至危迫。貞元姑息，藩維昏默爲治，瀕於困辱，此掠美避謗，執之不堅之效也。諸葛亮街亭之敗，馬謖爲前鋒，坐違節制，捨水上山耳。亮涕泣行誅，以爲法，不可不明。袞克伐齊韓，厥將上軍，將斬人，卻獻子，馳將救之，聞旣斬之矣，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夫以人臣用師，猶任怨確守，斷行不移，矧欲復中興之業乎！伏望覽唐漢四主之得失，察奸雄之情態，不可狎玩，以

成咎悔不勝幸甚。

論先計算：臣聞帝王興事造業，必規模素定，故先後緩急之序，咸當其宜，譬理亂絲，得其端緒，則條理不紊，神功茂烈，次第而成。未聞妙算不立，事至輒應，首尾搶攘，能底於治者也。臣未敢妄論遠古，取其切於事者：勾踐棲於會稽，所以報吳者，可謂難矣；觀其規模，則外用范蠡，內用大夫種，不惜子女玉帛，以蠱夫差之心，不憚卑身勞心，以結越人之愛，生聚教誨，外示微弱，卒得黃池之隙，一舉而滅之。秦孝公界居西戎，所以圖天下，亦可謂難矣！觀其規模，則用商鞅開阡陌，強公室，杜私門，見利出攻，諸侯割地而請盟，敗從約，開關延敵，六國之師，逡巡瓦解，無亡矢遺鏃之害，而天下疲矣。方其揆事圖策，固已得於冥冥之中，是以訖其成功，曾不出於規模之內。臣愚不識大計，伏見頻年數易將相，用兵制敵，初無成算，輕動則喪師，退守則失地，臨機倉卒，僥倖一勝，此非朝廷萬全之謀，陛下中興之本也。當今陛下孜孜聽納帷幄之議，必能上啓宸心，不知國家規模，果何所在？欲如勾踐隱忍，以俟隙復讐乎？欲如秦孝公強兵富國，鞭笞六國乎？若聖慮既定，臣願陛下擇一二同心之臣，責其功效，假以歲月，必有所成。若聖慮未決，則宜博詢賢智，使廟算先定，然後從兵不再出而亂可平矣。臣不勝惓惓，惟陛下裁擇！

論賞罰：臣聞馭臣隣，惟在賞罰，賞當則功勸，罰當則罪服。至於擾攘之時，此柄尤不可不謹。故傳曰：信賞必罰。蓋賞罰爲示信之表，君行賞旣不妄，臣受賞則不疑，然後可以立功立事矣。漢高帝

當逐鹿之世，賞罰以勵智勇，挾數用術，不專以信，故韓信、彭越、英布，剖符受封，往往連城數十，一日安定，有自疑強大不當得之心，亂者踵作，終以不保。世祖中興，較功計勞，最爲謹審，封爵之行，纔不過數縣，君臣相示以誠，故建武之元，上下安享，身見太平，二者不可不察也。臣伏見比年以來，國步艱難，羣臣効力朝廷，急于平定，爵賞封拜失於濃厚，正任防禦，承宣節度，所在輒有，文吏如中奉大夫，皆緣軍功，不限員數，爵賞所以勵世磨鈍，恐不當如此。愚者苟得爲心，貧婪不已，無復激勸傑猾者，較功揣已，豈無不自信之心乎？太祖皇帝，以郭進守山西，十年官不過引進，使曹彬取南唐一國，逮還京闕而去，幹當江南公事，回上不以過賞悅臣下，長其驕盈之禍，下不以虛誇事上，以成謙退之福，要在相與于誠，足爲萬世法。伏望陛下審信賞必罰之旨，監高祖、光武之得失，觀藝祖、君臣之推誠，以圖興復之功，天下幸甚。

論行法：臣竊惟法令者，立國之大本，人主之至權，陛下所以坐制六合，撥亂興衰之具也。近者，朝廷以四方未平，務從含貸，督察之政，絕仁厚之恩，廣而臣下不知，寢成驕慢，握兵之臣，瞋目抵掌，坐作聲勢，殺生廢置，不拘憲章，法令不行於軍旅矣。詔書之所舉明，赦令之所蕩滌，資緣私意，沮格不用，法令不行於方岳矣。召之不肯至，令之不肯聽，使姦回從而窺測，幾何而不凌遲矣。臣竊惟陛下宵旰勤勞，講求治要，固欲擴清華戎，混一區宇，復祖宗配天之業，而法令之出，近不行於城內，非尊主抑臣，陛下憂勤之本意也。議者或謂朝廷當含垢匿瑕，以收一日之用，又謂朝廷不宜輕自動

搖，以失人心。是皆不然！唐德宗姑息藩鎮，而叛者四起，及至憲宗，剛明果斷，卒以削平僭亂。若謂舍垢可以收其用，則德宗不宜有偏強之臣，動搖可以失人心，則憲宗不宜有興復之效，此陛下聰明可以洞見，矧朝廷列聖在天之德，四海謳吟之願，何求而不可哉！易曰：渙汗其大號，汗出而不返者也。明王者，號令有行而無返，伏望陛下明敕中外，執憲之曰：振爾條綱，或強梗恣睢如前所陳者，寔之嚴科，如是，則可以激忠義之權，折奸雄之漸，國勢日隆，大業可成矣。精神不強，雖良醫不能以愈疾；法令不立，雖聖人不能以致治，惟陛下留神省察！

論虛實用度：臣聞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道，罔不亡，古今不易之理也。然所謂與治同道者，不過乎務農敦本，勝殘去殺而已。所謂與亂同道者，不過乎拂人從己，數賦疾征而已。今天下自經兵火，土地所存，十無三四，農人耕牧，十無二三，吳蜀屯兵，十有七八，因功被賞，文武官資，數倍平日，以十有三四之土地，十有二三之耕牧，供十有六七之軍旅，數倍平日之官資，雖使天雨鬼輸，無有得足，一有凶歉，何以支持？以此治道，求爲中興，孟子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臣願陛下長慮卻顧，改弦更張，坐薪嘗膽，以圖興復，無苟目前，坐費日用，循致噬臍之悔，天下幸甚。

炎興下帙一百十

起紹興十二年八月十日
庚午，盡其日。

論敵人強弱。臣聞楚王奉孫吳以討于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復遂縣之。繼又誘蔡侯，執之以歸。叔向曰：失信而再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滅東夷，而喪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于二王，能無咎乎！天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必厚其凶惡而降之罰。臣觀金賊，瀕海小醜，語言不通，邈在要荒之外，乘二國奸弊，豕突獸搏，所至輒克，縱毒長惡，惟利是嗜，雖五胡之亂華，莫甚于此！又無長計遠慮，以撫其遺民，仁人君子以謀其社稷，四邊所用，皆鄙夫餓隸，心旣患失，事多曲從，剝膚槌髓，例以爲能，天意謂何？人心謂何？今僥倖立國十有餘年，一星終矣，衰兆漸萌，所以近歲旁塞出沒，皆叛卒流人，大酋輩寂無所聞，豈徒二太子婁宿等數人，零落殆盡，其餘盤固牙結，自相睥睨，理勢然也。獨粘罕竊有其權，土地闊遠，金玉子女盈積，聚麀酣飲，自以爲天崩地陷，無復可憂。古之立國，如漢高祖、唐太宗，最爲英主，地土九州中間，亦少放肆，陸賈言不可馬上治，魏徵疏十漸以上其失，矧此虜君臣，萬萬計不出此，其事夥民衆兩倍於彼乎？陛下欲雪大恥，圖中興，正在今日，當焦勞克己，虛心聽納，雖休勿休，日慎一日，人才不必盡賢能也，顧其謀王體斷國論者，隨宜任用如何耳！將帥不必盡驍勇也，顧其秉節鉞，操兵權者，指揮方略如何耳！百姓不必盡姑息也，顧其主漕計持刑獄者，風化如何耳！三者旣修，在朝者賢不肖口性，在軍者上下秉節，在野者四民安業，如此

則國日治，兵日強，民日富。武王之克商，高祖之滅楚，不過用此，矧彼烏合驕淫，無義逆孽，有不亡者哉！古語有之，上策莫如自治，正今日之急務也。伏惟少軫聖慮，天下幸甚！

論圖治：臣聞唐太宗撥亂之王也，既卽大位，魏徵勸行仁義，及以十漸譏之，太宗嘗力行其言，卒成貞觀之績，明皇圖治之君也，纂承丕緒，姚崇以十事說之，切中時病，明皇勵精職納，故開元之政，無媿前人。今陛下克復土宇，百度草創，勤其太宗之撥亂，懷遠來邇，救甯諸夏，功倍明皇之圖治，然人才之賢否，法度之苛簡，民農之疾苦，軍旅之情僞，其間利害曲折，奸濫隱慝，上蔽聰明，下積怨憎，豈不如貞觀開元之初十數事而已哉！又未知廟堂執政，台諫長貳，曾爲陛下別白而言之否？臣久荷誤恩，叨竊侍從，負釁力疾，不避死亡，趨侍行闕，雖無長計遠慮，振起頽弊於今日，軍民利病，夷夏強弱，思之不爲不詳，知之不爲不盡，竊欲罄瀝肝膽，仰瀆冕旒，期補聖治之萬一，未審陛下能霽天威，賜以清閑之宴，使造膝屢展盡梗概，苟尺寸之長，有所裨益，望斷自宸衷，勿牽衆議而力行焉。或迂疏無用，稍涉誕謾，俾就誅責，亦未爲晚。惟陛下憐其孤忠，而與進之，臣之願也。非所敢望，伏幸照察！

論立政：臣聞帝王之治天下也，安危在修己，治亂在立政，成敗在用人。未有修己而百姓未安，立政而天下未治，得人而績用弗成者也。恭惟陛下以上聖之資，乘中興之運，當靖康之末，寶祚危於綴旒，陛下飛龍睢陽，郊祀配天，不失舊物，雖宣王之復古，少康之續禹，無以過也。天縱睿知，好學

不倦，動則畏天，言則引咎，宵衣旰食，坐薪嘗膽，雖堯舜之責躬，禹湯之罪已，無以過也。遭時多艱，天步靡甯，以四海之大，而治於吳粵之一隅，以萬乘之尊，而屈於戎虜之小醜，雖太王之去邠，勾踐之棲越，無以過也。兢兢業業，不敢暇逸，內修政事，外攘夷狄，昧爽待旦，未明求衣，雖文王之憂勤，成王之無逸，無以過也。恭儉節用，服御菲薄，嬪嬙不備，行宮庇風雨，雖堯舜之士階，禹之菲食，無以過也。可謂知所以修已矣。屢下寬大之詔，盡復祖宗之法，恤刑薄賦，講武務農，訓齊百官，撫綏四海，車堅馬良，兵足食備，雖宣宗之綜覈名實，文王之勵精政事，無以過也。可謂知所以立政矣。求賢如不及，從善如轉圜，任相則垂拱仰成，至於分治天下而不以爲疑，御將則建牙受鉞，至於兼制數道而不以爲重，雖周之任旦，漢之寵信，越無以過也。可謂知所以用人矣。宜其百姓乂安，天下大治，績用亟成。然而行之累年，百姓未安，天下未治，績用未成者，其故何哉？此愚臣所以當食而噎，中夜太息曰：有君如是，而治不進，土地日蹙，夷狄尙熾，何功烈如此其卑耶？臣本以諸生，蒙陛下拔擢，待罪從官，屢膺任使，負恩邱山，未報毫髮；陛下不以臣不才，不忍中棄，萬里召還，臣孤危餘生，獲瞻天日，愚衷千慮，豈無一得。仰裨聖政之萬一，伏望聖慈俯憐忠誠，略賜清閒之燕，使愚臣布腹心，瀝肝膽，然後退伏鐵鎖，不勝幸甚！

論擇相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甯。傳曰：帝王之興，非一士之略，固以多爲善，然所以用天下士，特在於一相，故曰：天子論一相，湯之興也，相伊尹一人而已。高宗之盛也，相傳說一人而已。王周室

者，太公望而已，霸齊國者管仲父而已，若高祖之張良，光武之鄧禹，蜀先主之孔明，苻堅之王猛，皆一人而已。至若唐太宗之善創業守成，亦不過用房元齡、杜如晦二人焉，何其少也！陛下臨御以來，拔以爲相者，十人矣，而在位者多不久，何相之衆而去之速也！非特臣疑之，天下之人皆疑之，豈陛下謀相之始，或未慎耶？抑陛下禮貌之不至耶？抑任之不專，待之不誠耶？抑讒間之或入耶？抑其難進而易退耶？何相之衆而去之速也！若謀始之不慎，臣願陛下慎厥始；若禮貌之不至，臣願陛下益禮貌以勵其節；若任之不專，待之不誠，臣願陛下任之勿疑，且推赤心置其腹中，若讒間之或入，臣願陛下相與之際，如魚得水，無令小人伺其隙，德重一時，望高四海，去就爲朝廷之輕重，用舍係天下之安危，雖千秋萬歲，留以輔陛下可也，豈容其拘夫易退之義哉！故曰：終始慎厥與。又曰：自周有終，相亦惟終。

論戰守：兵不可一日忘于天下也久矣，用之道，蓋亦多端，以臣觀之，亦無深遠甚高難行之事，大率不過戰守兩端而已，交鋒接刃，以決生死者，戰也；增陴浚隍，効死勿去者，守也。國家內外養兵，無慮百萬，竭天下之羽革漆鐵，以爲兵之器械，空天下之倉庫杼軸，以充兵之衣食，宜乎鎧仗犀利，士氣振發，戰則勝，守則固，而乃膚功未奏，寸土未復，何耶？凡以不知戰守之道，未嘗擊金鼓也，未嘗列行陣也，聞敵之至，卽曳兵而走，豈知所謂戰哉？未嘗修城廓也，未嘗立宗廟也，聞敵至則委而去之，豈知所謂守哉？或曰：金人得古人用兵之道，奇正無常，變化不測，如雷霆，如風雨，如水如火，如

山如林，如以石投卵，如以利劍斷腐，所向無前，安可以戰？所攻必克，安可以守？天下之言率如此，而臣之言獨不然。譬二人奕，有高者，旁觀之二人，皆低者也；一人大敗，遂以己爲低，彼爲高，非彼爲高也，我低，故彼高爾。金人用兵，亦豈善哉？特以我不善，故彼爲善。以臣區區之見，而昭陛下之神武，託社稷之威靈，而用今日天下之兵，戰亦可，守亦可，何所往而不可？

論用人：臣竊以自古夷狄之禍，未有烈于今日者也。陛下以不世出之姿，當大有爲之運，勵精求治，德日新矣。而其效未見，何也？非不勤勞也，非不恭儉也，非不專任宰輔，非不寵遇將帥，非不強兵，非不理財，非不求言，非不聽諫，非不下詔哀痛，惻怛以感人心，非不遣使卑詞厚禮以交敵國，堯舜文武之正道，漢唐賢君之盛德，陛下皆祖述憲章，而躬行之也。凡可以臻今日之治，紓今日之急者，蓋無不爲也。然而天意未甚順，人心未甚孚，事力日困，土疆日蹙，九廟灰燼之恥未雪也，二聖沙漠之狩未回也。陛下鬱鬱，僻于萑爾之吳，其故何哉？必有由也。陛下亦嘗深思而熟究之乎？厥今天下之勢，如久病之人，非不求醫，而倉公扁鵲之效未著也；非不用藥，而狼毒烏啄之類，或進增其病，而速其危，可不哀耶？嗚呼！萬世之安，望陛下早圖之也！臣愚戇淺薄，豈有深謀遠慮，以裨陛下之聰明，以定天下之禍亂，以贊中興之盛烈，晝夜思計，十年于茲矣！原其病，察其脈，處方用藥，竊自謂薄有所得，力微身遠，無從可達，今蒙收却，且命之對，此時不言，何時而言耶？倘蒙陛下賜清問之晏，容臣委曲敷陳，展盡底蘊，庶或有一得之可採。若以爲迂闊，不足以有行，則臣當乞骸骨，老死山林，無

恨。

論政事本末：昔周宣王復古也，內修政事，外攘夷狄。惟內修政事，故能外攘夷狄。苟政事不修，則夷狄交侵矣，安能攘之哉？金人腥穢吾中國十年矣，而我攘之不能去，何也？其未修政事耶？夫政有大小，事有本末，先大後小，先本後末，則得之也。今天下之言政事者，莫不以兵爲先者也。廟堂之上，朝夕議論者，兵；州縣之間，星火奉行者，兵；士之所陳者，兵；農之所贍者，兵；商之所助者，兵；工之所程者，兵；無所往而非兵。蓋曰夷狄之禍，如此，非兵不足以攘之也。其於政也，小耶？大耶？其於事也，本耶？末耶？竊謂兵雖不可去，然非所先也。詩曰：矢其文德，洽此四國。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兵法曰：文其附衆，武能卻敵，亦先文而後武。其所謂文者，非簡牘之空言，篆刻之小技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四民安其業，萬物遂其性，大綱小紀，本數末度，皆文也。是乃政事也。今皆修之與？其亦修而未備與？孟子曰：蓋亦反其本矣！又謂梁惠王曰：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又謂梁襄王曰：天下定於一，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又謂齊宣王曰：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孰能禦之？今能如孟子之言，修其政事，則於正氣實，邪氣不能入，彼夷狄不待攘之而自攘，區區復古之宣王，何足爲今日道！臣故曰：兵雖不可去，然非所先也，惟陛下留神省察，勿以爲書生迂闊之言而略之也。

論兵：臣山西人也，雖自少學讀書，而風漸氣染，馳馬試劍，亦兵之是好。及遭艱難，蒙陛下委任，假以兵權，以爲戎虜可以氣吞，功名可以唾手取也。分薄數奇，跋前疐後，訖無所成立，閑居退處，歷觀古人用兵之說，乃知兵之未易云也。左氏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兵之不可好也如此。易之萃曰：除戎器，戒不虞，兵之不可去也又如此。雖然，大抵用兵之說有三焉：兵貴合，不貴離；兵貴精，不貴衆；兵貴速，不貴久。兵合而不離，則其心和，其情通，若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救父兄，少長有禮，其行如賓，所謂守則固，戰則勝者也。兵精而不濫，則其氣銳，其勢倍，進如江河，止如邱山，攻無堅城，戰無強敵，所謂百戰百勝者也。兵速而不久，則其志果，其計決，出如雷霆，動如發機，役不再籍，糧不再載，所謂勢若從天而下也。反此，則非惟不能成功，未有不敗亡者也。唐九節度兵，一日皆潰，非離而不合之謂乎？尋邑百萬，破于光武孤軍，非衆而不精之謂乎？高克之師，過期自潰，非久而不速之謂乎？夫文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晉文公區區圖霸，亦一戰而不再戰，更願陛下養威蓄銳，俟時之至，合大兵，驅精卒，赫文武之一怒而不留行，則氛妖靜，境土復，諸夏安，陛下可以垂拱無爲矣。其數出易動，乍勝乍負，最兵家之大忌也。望陛下深軫聖念，天下幸甚！

論形勢：臣聞立國必處形勢之地，強國必資形勢之利，守國必據形勢之便，處之得其地，則民心歸，資之得其利，則財用足，據之得其便，則軍聲振。蓋形勢者，天下之大本，若人之有血氣，木之有根基，水之有源流，謀國者不可不知也，故古人言形勢者，或謂之上流，或謂之襟喉，或謂之腹心，或

謂之四肢，其緊慢急緩，殆可見矣。今天下十失七八，所謂咽喉，腹心，上流者，皆爲敵人所有，區區吳蜀，乃一肢爾，尺寸之地，又非昔時之吳蜀也。自古吳皆以壽春、荊襄爲上流，蜀以漢中、金洋爲咽喉，故時方用武，則遴選奇英，屯宿重兵，尺寸不以假人。今襄陽千里蕭條，有兵不能自養，梁洋田隴邱墟，置之不復爲意，今日之天下，所以守則不固，戰則不勝，惴惴然不自安樂，殆謂此也。兼梁洋東徹陝華，西極洮岷，北臨三秦，南壓九江，表裏山河，可戰可守，乃天下脊也。捨此不圖，欲舉一肢以活四體，非徒無益，適所以害之爾！臣願陛下深軫聖慮，早定大計，勿使狂夫據之，倒持太阿，乃有噬臍之悔，天下幸甚！

炎興下帙一百十一

起紹興十二年八月十日庚午，盡其日。

徽宗皇帝顯肅皇后懿節皇后梓宮及皇太后歸自金國入楚州界。

金國以徽宗皇帝顯肅皇后梓宮及皇太后邢皇后還。邢皇后中途上仙，至是皇太后及三梓宮入楚州界。初，皇太后與喬貴妃皆在鄭皇后殿中，相叙爲姊妹，約先遭遇者，當撓引，旣而貴妃先遭遇，遂薦太后，太后亦得幸，故二人相得甚歡。徽宗北狩，二人皆從，及金人欲還太后也，乃遣高中尉取太后，太后與天眷相別，貴妃謂高中尉曰：中尉今去江南，往復萬里，輒有酒一盃爲勸，何如？中尉許之，貴妃遂出黃金五十兩，勸酒一盃，高中尉辭金，貴妃曰：且與中尉路中買果子，此不足爲禮也。願中尉照管，善抵江南。高中尉受之，貴妃曰：姊妹有生死之別，欲舉酒一盃以送行人，如何？高中尉許之，貴妃乃舉酒以勸太后曰：姊姊此歸，見兒郎爲皇太后矣。宜善自保重，妹妹永無還期，當死於此。太后慟哭，貴妃亦哭，太后舉手接盃欲飲，貴妃一手執盃，而復縮，以一手止之曰：未可，妹妹更有一語。太后曰：如何？貴妃曰：姊姊到快活處，莫忘了此中不快活。太后曰：不敢忘今日。貴妃方授杯，太后執杯飲，大慟哭不止。天眷之在旁者皆哭。太后自清河而下，是時官吏迎接者皆列在楚州，沿淮旣入境，即登御舟，晨夕倍道而進，金字牌促有司行期者，踵相接也。車駕如臨平鎮迎皇太后。

車駕如臨平鎮奉迎皇太后也。是日上入幄朝見，宰相及文武百官班幄外，起居如儀。上初瞻慈容，喜深感極，淚濕龍綰。軍衛歡聲動天地，父老童稚，攜持夾道擁觀，以手加額，咸感歎曰：不圖復見聖神母子之重驩如此也。初太后見將相大臣，班列於道，顧左右曰：孰是韓世忠？虜中皆知其名。左右指世忠，太后嘉歎久之。

二十三日癸未，車駕至自臨平鎮。金人遣使來聘。

送梓宮及太后來，使副凡十一人，各有名色。

徽宗皇帝梓宮至自金國。

王若冲北狩行錄曰：丁未年二月七日，太上初出青城，三月二十八日起發，隨行宗族官吏，遠觸炎熱，不諳風土，飲食不時，比至燕山，病者幾半，盡出所有衣物，命李宗言貨易藥物，修合給賜，十救八九。寓止燕京延壽寺，宗室自濮王仲理以下，別居仙露僧舍，有糧食不給，形體裸裼之人，太上聞之，惻然謂姜謂曰：宗族流離若此，甚憫念之！卿爲子細取索等第，具一賜目來，若將軍前所送生絹一萬匹，除給散隨行親族官吏等外，盡周之！言訖，不覺泣下，謂亦嗚咽流涕，具目以聞。遣姜謂支散。韓離不在會城，太上面陳南北利害，叙結好休兵之意，與滅繼絕之道，辭發涕零，義形于色，北人旁觀植立若堵，無不感歎，至有揮涕者。元帥無語，但首肯者久之。行在統屬，謂之都管，有職小官卑充其任者，然既是統轄，即今押班起居，御藥楊師道具此以聞。太上曰：自有本朝雜壓，不可爲在此。

間頓改舊制，自燕京遷居虜部相府院，每思宗社寢膳俱廢。一日謂都尉蔡儵曰：宸極失御，播越至此，觀其前載厄運之困，古今未有，荷天眷佑，建炎中興，億兆攸歸，奄有江左，雖居沈劫，思有以少助繼天之祚。今草得一書，欲厚遺本路都統，求通于左副元帥，卿爲我與秦檜商量，更潤飾之，恐有未至。儵曰：聖述高妙，非臣等所及。是時秦檜亦寓中京，初大金軍至城下，以議上尊號，遂請淵聖皇帝，遂留宿青城，而正朔不叙，請議至二月六日，有易姓之命。翌日，請太上同太上皇后嬪妃，諸王駙馬，一應皇族盡出，遂議置君，乃令城中共舉軍前，乞立張邦昌。檜職在御史，奮不顧身，歷陳邦昌平日履行，身爲宰輔，奉使不死國難，而欲主承大器，非檜所聞。旣不能盡忠於本朝，何以效節于大國，乞立趙氏，以慰人心。不從。旣而太上北遷，如檜等輩，欲立趙氏，謂蔡儵曰：天祚吾宋，宋必有主，今聖慮若此，定膺昭格，文華理勝，雖游夏不能措辭於其間。明日，具酒餼，邀本路都統，後聞其書得達粘罕。其書曰：某自北來，衆所鄙棄，獨荷左右見憐，故知英雄度量，與俗不同也。嘗欲通于左右，而自卜自疑，因循至今。某聞惟大英雄之人，然後能聽大度之言，敢略陳固陋，惟左右留神省察。古之君子，莫不以濟世安民爲己任，故有國士者，止能安一國之人，有天下士者，然後能安天下之人，是以堯舜禹湯之君，而輔以皋夔稷契之臣，則日月所照，風雨所及，莫不被其澤，載在典籍，昭然可考，不止一二陳也。且以近事言之：昔唐之太宗，起自晉陽，奄有天下，征伐荒外，西破高麗，北擒頡利，可謂皇帝之師，莫強乎天下也。而遠思長久之計，致突厥稽首戴恩，嘗爲北藩，故唐之亡也，終藉沙陀以雪國

恥。又匈奴冒頓單于圍高祖於白登，七日不食。當時若欲取之，如俯拾地芥，冒頓單于不貪近利，以爲遠圖，使高祖得歸奉祭祀，故得歲受繒幣，舉中國珍寶玉帛，奉約結好。後匈奴國亂，五單于爭立，終得宣帝擁護呼韓。近契丹耶律德光責石氏之失約，長驅至汴，舉石氏宗族遷之北荒，然中國之地，亦不能守，以至糜爛灰燼，數十年之間，生靈肝腦塗地，而終爲劉知遠所有，比之唐太宗冒頓單于，其英雄度量，豈不萬萬相去遠哉？先皇帝初理兵于遼東，不避浮海之勤，而請命于下吏，蒙皇帝約爲兄弟，許以燕雲，適雲中安人，嘯聚不逞，某之將臣巽懦，懷首鼠之兩端，某以過聽，惑于謬妄之說，得罪于大國之初，深自刻責，黜去大號，傳位嗣子，自知甚明，不敢怨尤。近聞嗣子之中，有爲彼人之所推戴者，非嗣子之賢，蓋祖宗德澤在人，至厚至深，未易忘也。不審左右欲法唐太宗冒頓單于，受輿滅繼絕之名，享歲幣玉帛之好，寶國活民，爲萬世法耶？抑欲效耶律德光，使生靈塗炭，而終爲他人所有耶？若欲如此，則非其所知。若欲如彼，當遣一介之使，奉咫尺之書，諭嗣子以大計，使子子孫孫，永奉職貢，豈不爲萬世之利也哉？伏惟左右，以命世之才，當大有爲之時，必能聽大度之言也。昔者有爲趙使秦者，秦王問趙可伐與？趙使對曰：里人有好色者，好色之患，世所共知，而母言之則爲賢母，妻言之則爲妬婦。今日之事，大類是矣，惟麾下多賢，必能審處，言欲盡意，不覺覩縷，伏望台慈，有以照察，幸甚！太上天姿好學，經傳無不究覽，尤精于班史，下筆灑灑，有西漢之風，每謂行在諸臣曰：北狩以來，無書可閱。一日聞外有貨書者，以衣易之。戊申八月入見，盡徙韓州之民，出而寓焉。

春秋博士廢之久矣，諸王有得此書觀閱者，太上聞之不懌，宣諭蔡條曰：春秋之書，多弑君弑父之事，爲人臣子者，豈宜觀哉？條頓首從容對曰：春秋者，魯之史記也。周德既衰，君臣失守，上下無別，孔子所以懲惡勸善，以正褒貶，使後世知懼。凡君子之所疑而不決者，至春秋而後定，故司馬遷曰：春秋，禮義之大宗也。爲人君而不知春秋者，前有讒臣而不見，後有賊臣而不知；爲人臣而不知春秋者，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遇變事而不知其權。願陛下試取一觀之。他日條因奏事，太上謂曰：比取春秋讀之，始知宣聖之深意，恨見此書之晚，自是披覽不倦，凡理亂興廢之跡，賢君忠臣之言行，莫不探採其華實，深涉其源流，鈎纂樞要而編節之，改歲籥而成書。臣嘗侍乾龍節宴，太上賦詩以寄淵聖，許令和進，因用親仁善鄰事。太上曰：此春秋語，特蒙宣示，以爲榮。觀太上皇有所見聞，未嘗隱情，每聞獻納，喜見于顏，數令楊師道宣諭曰：若志慮未及，不惜見教。崇奉祖宗，本乎天性，非勉強僞爲之也。每西南望，佇目久之，謂左右陵寢在何處，泣數行下。遇忌辰，輟膳流涕，盡日出入，追慕不已。有獻新者，必薦而後嘗，雖在蒙塵，不忘教子以義方之訓。每下程後，諸王問安，必留之坐而賜之食，或賦詩屬對，有兩聯今附于左。太上曰：方當月白風清夜，故鄆王楷對曰：正是霜高木落時。太上曰：落花滿地春光晚，萃王植對曰：芳草連雲暮色深。餘皆類此。宗室晉康郡王孝騫以下九百四人，朝廷遣赴韓州同居，相見之日，爲之感動，撫問再三，至於流涕。遣杜遵道計買薪米，均行給賜，莫不安居。差孝騫仲暑主管宗職事，宗室中有挾私恨而致訟者，紛爭不已，全失禮容。降詔曰：日來宗子，不遵

禮度失於長幼之序，各挾私憤，以成仇怨，爭訟不已，豈不知身寄他鄉，復得聚會，何幸如之？故聞禮義之言，用勸無知之輩。且曰：君義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今則不然，造六逆者有之，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特申庭訓之方，以示陸親之義，宗室可體此意，分明開諭，使同姓曉然，知其訓誡。如爾後敢以未到韓州事陳訴者，並以其罪罪之，毋復食言，各令知悉！楊師道侍宴間，宣諭師道曰：近日隨行官吏等，悉皆窮困，使我傷心。初出青城，倉皇之間，子無一物得齋行道，卿等皆棄捐父母妻子，冒涉風霜而隨予，今坐視如此，不能拯濟，爲之奈何？宣諭訖，遂泣下，左右之人，無不感動者。遂令有司具狀申明金國，乞給賜衣物，從之。時闕泮濯之衣，太上皇后進絹十匹，然紹述神考之志，未嘗忘懷，適有貨王安石日錄者，聞之欣然，輟而易之。庚戌中元，徙居五國城，乘舟而行，凡四十六日至，東路都統習古乃奉朝命，令減落隨行官吏諸色人等，不許盡行將帶，太上力懇不從，召而諭之曰：公等冒風霜，涉險阻，憂樂固當同之，今者朝命如此，事屬他人，無如之何！已再三力懇，竟不可回。令選愛者將行，公等皆是共甘苦之人，豈有愛憎之別？君臣之間，彼此不能盡其事，一面請詣所屬，言訖泣下，官吏等亦號呼而出。一應宗室，不許隨行，內有神考親姪晉康郡王孝篤嫡孫和義郡王奕等六人，皆乞隨侍，從之。族屬有出入不節，而致物議紛紜者，太上聞之，降誥戒飭曰：艱難之際，檢慎爲先，若出入不節，言語輕易，或爲狂樂所困，舉止取災，有失事體。古人謂言行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係焉。而今而後，戒之慎之！各宜杜

門省事，骨肉之間，以禮過從，恐閑惹物議，自取悔尤。既貽親愛，何以自處？諄諄誨諭，使務體悉。太上聖度如天下有細過，其以聞者，皆情恕之。如劉定宰羊不如法，薛安造飯減尅。太上曰：羈旅他邦，不欲口腹罪人，只取戒勵，亦可警衆。又五國字堇八曷打下通事，慶哥遣人審覈。太上曰：初無此事，恐復誤傳，北人聞之，莫不加手於額。太子幹烏歡遣人奉書云：欲于內侍中求曉事能幹人材俊爽者二人，所須即請批諭。當便應辦。太上覽書不說曰：若應副，誰可遣者？若不應副，五太子不可違。遣王佃、陳思正往，回書云：示諭內侍，本亦乏材，不免于衆中選擇二人前來，皆自汴京隨逐至此，艱苦萬狀，久處貧窮，敢望優容，不勝萬幸。紙尾之諭，甚荷雅意，然以人易物，豈其本心哉？又諳板勃極烈，夫人致書于太上，并惠藥物，亦求內侍，答曰：承諭乃荷，不外以本局分祇有一二人，難以輟那，送示藥物，雖處厚賜，以無官應命，不敢輒留。太上好學不倦，移晷忘食，而動靜語默之間，必有深誨焉。因觀唐史至李泌傳，復讀不已，泌謁肅宗于靈武，披冒榛莽，復立朝廷，盡忠致力於獻納之道，位至宰相，而數爲權幸所嫉，遂令張瑋錄其傳，以賜韋后。癸丑六月二十四日，沂王楊駙馬都尉劉文彥首告謀反金國，蔡儵是日聞之，幸王植駙馬都尉宋邦光徑令徐中立聞達，太上驚惶，未以爲然。翌日遣儵渡河以詢虛實，既濟，則千戶字堇按打曷者，已陳兵河濱，二逆般發，住彼帳前矣，盡得其所陳之詳。儵歸，太上即令奉親屬及一行臣僚合議，徐王棣以病不能出，餘皆預，然前此已聞有不測之議，至是而皆悚慄，儵曰：吾儕前日不死國難，二帝播遷，已有愧于前人，不意逆黨出于至親至愛之間，

捐軀效命，正在今日。儻身以貫高自處，願諸公盡力以殉急難，少有退避者，神明殛之！言詞慷慨，坐皆泣下，莫不懷奮發心。至七月中旬，彼遣兩使前來勘問，太上遣植同儻往見來使，欲太上渡河辯。又遣徐王棖、宋邦光再往，至則尙執前議，乃請淵聖及信王棖、駙馬都尉向子辰、內侍王若冲同往。儻植從之，再三力懇，彼使方許。明日至行宮之側，儻所寓之地而引問焉。羣臣力拒，往反詰問，三日之間，二賊氣折，自承誣枉。案上復遣前使以諭太上，一面處置。太上曰：「二子悖逆，雖係誣告，天倫之屬，豈忍爲之使？曰：若如此，自有宣命，並死之使歸。」儻上疏乞深自悔禍，以畏天戒。太上嘉納之。以詰答曰：「老夫自聞男勳等有誣告之事，深悟衆叛親離，反求諸已，罔知所措。若非洗心革慮，則何以全身遠害，寡悔寡尤？願惟一體，其害尙輕，苟使坐累諸人，復何面目可以自存？適覽上疏，嘉護讜論，非卿不聞此語。而今而後，凡所見聞，雖屬微末，不惜吐露，若隱而不言，言而不從，高天后土神之聽之！况昔人所謂以國士遇我者，報之當何如，以此實言，千萬毋隱。」一日，以書宣示李康，曰：「予平日常待蔡儻以國士，今日報我，殊不媿德。」康讀其書而奏曰：「君若使臣以禮，臣必事君以忠，君臣之間，各盡其道，今陛下蒙塵之際，遽羅誣告，不責彼而求己，而能虛懷納誨，得湯改過不吝，禹聞善言則拜之道。太上曰：予之不德，豈可以上比禹？湯對曰：舜何人也有爲者，亦是陛下上畏天威，下恤人民，則禹湯何愧哉？臣聞諸故老曰：熙甯富弼爲相，有於神宗之前言災異，皆天數，非政之得失所致者，弼聞之歎曰：人君所畏者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乃上疏曰：願益畏天，遠讒佞，近忠良。神考親書答詔。」

曰：苟非意在愛君，志存王室，何以臻此？敢不置之枕席，銘諸肺腑，終老是戒。太上稽首而言曰：神考聽言如是。康曰：陛下天性至孝，每于忌辰輟膳悲泣，願陛下益廣紹述之意。太上曰：是吾志也。後榜條書于座側。金國送到今上皇帝進奉金銀等物，見之泣下，謂行在羣臣曰：荷天眷命，未忘趙氏，中興之主繼焉。今日信至，可謂幸會！老夫晚年復覩盛際，使我回得一日，瞑目足矣！羣臣皆再拜稱慶，藥材留充備用，其餘並賜一行親屬官吏，皆鼓舞再拜受賜。行宮有回祿之擾，嬪御之內及沿燒者，本位陳乞聚夫修蓋。太上曰：正是農時，豈可妨廢，止令修蓋官那容應辦。宗室仲暑等八百餘人自咸州徙居上京，至有闕食死于道路者，太上聞之，悲不自勝，謂左右曰：此輩何辜至此？于是令李括宣諭蔡條草表一通，候有回期，欲乞同歸。北狩未有行記，以批語賜王若冲曰：一自北遷，于今八年，所履風俗異事，不謂不多，深欲記錄，未有其人，詢之蔡條，以爲學問文采，無如卿者，高居東山，躬耕之餘，爲予記之，善惡必書，不可隱諱，將爲後世之戒。太上謙虛待下，隨行羣臣，不以小大，未嘗名呼，每有遣使，則溫顏慰諭。太上喜爲篇章，自北狩以來，傷時感事，形于歌詠者，千有餘首，以二逆告變之後，秉畀炎火，以今所得灰燼之餘者，僅有數十篇，類之爲別集。太上好生之德，澤及禽獸，每聞有網捕者，必買而釋之，仍戒勵曰：毛羽之屬，喜生惡死，與人何殊？今伊予皆在繫維之中，當求諸已也。太上欲歸之心，頃刻不忘，每令張瑋、張堯臣詢訪之，少有嘉音，喜見於色。近梁舉善等至，錄得紹興與左丞相書本進呈，大悅。

炎興下帙一百十二

起紹興十二年八月十日庚午
盡十二月十六日甲戌

皇太后回鑾至行在。

車駕至自臨平，皇太后還宮，滿城士庶，夾道聳觀，皆以手加額，驩聲洋溢，太后居於慈甯殿，宰臣文武百官，上表稱賀，亦有獻賦頌雅歌稱美聖德者。令中書舍人程惇厚第其高下。惇厚以建昌軍進士童藻爲第一，知真州張昌爲第二，進士陸渙爲第三，昌特轉一官，進士免文解一次。太后嘗許金國劉皇后首飾頭面珠翠之屬，綠誓書不遣從使，秦檜乃親作書與知盱眙軍向子固，令差信實官員往泗州傳語，安撫周企，令具奏達，候至遣賀正，且使何彥良行即附行。子固遣錄事參軍孫守信至泗州，見企白其事，候發文字已行，方可歸。守信至泗州，見企語之，企初不諾，守信力言之，企乃即時具奏，附走馬天使行。

九月五日甲午，參知政事王次翁爲報謝使，使于金國。邢孝揚假保信軍承宣使副之。六日乙未，孟忠厚以樞密使爲山陵使。

秦檜欲去張俊樞密之任，乃除孟忠厚樞密使，且外示加寵于戚里矣。

秦檜加太師。

制曰：三公論道，莫隆帝者之師，一德格天，乃大賢人之業。曠時真宰，爲世宗臣，事有至難，收成

功於指顧，人無遠慮，獨先定于規模，力輔眇躬，通成大國，荷上天之從欲，成愛敬以事親，悉出贊襄，宣崇褒陟，爰正久虛之位，用告大昕之朝。具位檜碩大而光明，忠肅而恭懿，心潛於聖，有孟軻命世之才，道致其君，負伊尹覺民之任。早中異科之日，旋躋要路之津，節義著於艱難，正程嬰存趙孤之比，平生仗乎忠信，見子卿思漢室之深，謀皆予同，國無異政，歸兵權而營屯自肅，定浮議而反側以安，廟算無遺，固衆人之所不識，征車遠狩，惟君子以爲必歸。蓋信旣諧而情通，則恩必施而欲得，龍輶來返，視西洛以安永固之靈，馳馭懽迎，肅東朝以極慈甯之養，庶事備矣，厥功茂焉！宜進大名之封，寵拜維垣之貴，併加圭食，增重鈞衡，彌聳具瞻，式昭深眷。於戲！呂望尙父，西伯之業，所以成周公爲師，成王之勳，所以集永惟耆德，無愧前人，其祇邦休，以副朕命！梓宮及太后還，故有是命。

十三日壬寅大赦天下。

門下，朕以寡昧之資，履艱難之運，上穹悔禍，副生靈願治之心，大國行仁，遂子道事親之孝，可謂非常之盛事，敢忘莫報之深恩，而况申遣使軺，許敦盟好，來存歿者萬餘里，慰契闊者十六年，禮備送終，天啓固陵之吉壤，志伸就養，日承長樂之慈顏，宗社再安，遐邇用乂，慶來從于天上，澤周浹于人間，囊弓矢而戢干戈，式昭偃武，省刑罰而薄稅歛，庶用還瀆，宜均惠術之施，以侈有邦之福，可大赦天下。於戲！去兵而未嘗去，信蹈前古之格言，甯親而有以甯，神懋大君之至德，惟比屋克躋于仁壽，在庶政宜尙于中和，其一心輔弼之臣，暨百執文武之士，交修不逮，永孚于休！

王俊知洋州兼沿邊安撫使節制蓬州軍馬。

王俊行軍紀律嚴明退者必誅軍中號爲王開山言所向無前也然性強犯上吳玠亦畏其反

覆而喜其勇以其女妻其子常厚遇之是年卒于郡。

張中孚加開府儀同三司張中彥靖海軍節度使。

金人索張中孚中彥秦檜欲還之故加以官爵。

十月楊愿假戶部尙書賀正且國信使何彥良假奉國軍承宣使副之。

秦檜以張中孚張中彥歸於金國。

十一月五日癸巳樞密使張俊罷爲鎮洮甯武泰甯節度使醴泉觀使封清河郡王。

張俊爲樞密使固其位而無請去意秦檜欲去之乃令侍御史江遯言其罪遯上言俊據清河

坊以應讖兆占承天寺以爲宅基大男楊存中握兵于行在小男田師中擁兵于上流他日變生禍

不可測上曰張俊有策立復辟之功非有謀反之事皆不可信于是檜乃以孟忠厚爲樞密使俊素

與忠厚不協遂請罷去乃罷爲醴泉觀使還三鎮節鉞封清河郡王遯字遐舉嚴州人。

八日丙申臣僚言沮撓和議者。

秦檜欲深治趙鼎等罪未有名以處之乃令臣僚言鼎與王庶曾開李彌遜昔年沮撓和議事

鼎更不量移彌遜曾開並落職庶已卒于道州矣。

十三日辛丑。劉光世薨。

中興遺史曰：劉光世以萬壽觀使，免奉朝請，軍于溫州。太后還宮，大臣俱入賀，光世已病。九月，扶病赴闕，上宣醫療治。光世病篤，乞致仕，進太傅。辛丑，薨於臨安。之賜第，年五十四。上聞之震悼，輟視朝，贈太師，賻銀二千兩，絹二千疋，賜龍腦水銀以斂。勅內侍李存約護其喪事，上親臨奠，增子孫之秩，官其親族未命者八人。光世妻向氏就請曰：光世遺言，姪祖禮曾獲文解，可以爲文官，乞改文官，上許之。

林泉野記曰：光世字平叔，延慶次子也。善騎射，有膽勇，稍通書史。莊老孫吳之學。從父與夏人戰，常身先士卒，屢擒酋首，敵頗畏避。童貫才其人，朝廷亦加眷。宣和二年，方臘反于睦州，光世別將一軍，自饒趨衢婺，出賊不意，戰多捷，數郡之民皆爲立生祠。臘敗走，入清溪洞。光世遣諜察知其要險，與楊可世遣宋江並進，擒其僞將相，送闕下，遷團練使。從童貫收燕山後，涪州張敵聚衆數十萬，陷州縣，光世擊斬之，除鄜延路副總管。金人犯闕，光世以兵勤王，聞虜退，乃還。及虜再寇，光世率兵衆萬餘入援，淵聖命內侍陳愼督進師，光世聞京城失守，不敢進，頃之，至濟州，謁康王即位，爲御營使，司都統制，彈壓京城，乃往西京，保護陵寢，後還行在。宗室叔向領兵謀亂，光世奉命擒戮。李忠陷襄陽，遣喬仲福擊斬忠，降其弟孝義。內侍康履等用事，光世曲意迎奉，加奉國軍節度使，御營使司提點一行事務。張遇據池州，光世輕敵徑進，爲遇所敗，會王德來援，遇走江州，兵敗，復自池州順流。

下真州。光世躡其後，遇至楊子橋，乞降于行在。李成將史亮陷宿州，寇淮西。光世戰屢北，後亮敗，伏誅。李成奔東京，擒其將王宣等五十餘人，收其兵數千，還加檢校少保。虜入揚州，光世兵潰走。至建康，止有衆百餘，得統制王德兵五萬，軍復振。苗劉廢立，光世勤王，加太尉御營副使。范瓊死，命光世撫定其衆，分隸諸將。靳賽反于揚州，王瓊屢戰無功，光世往，乃降。後屯軍江州。金人犯興國軍，光世不能援。隆祐太后趨虔州，虜遂取洪吉諸郡而退。光世遣將王祐躡其後，擒數百人，命王德擊斬賊趙萬于袁州。又命靳賽、王德討擒妖賊王念經於信州。又命王德斬邵譚、袁關、索劉、文舜於饒州。遣靳賽、張世忠招降河北賊酈瓊，并衆五萬。光世來朝，除浙西安撫大使，知鎮江府，加開府儀同三司、集慶軍節度使，改甯武軍。王德敗虜於揚州，俘五百餘人，虜圍楚州。光世畏其衆，不敢援。紹興二年，加甯國軍節度使。三年，加檢校太傅，移軍建康，又移池州。四年冬，虜及劉豫南寇，將鄒概敗虜於泗州。光世退師建康，王德敗虜於滁州。桑根、田清敗之三汊河。王世忠敗之滁州，王師晟敗豫於壽春府，靳僞守李爛、賽張錡、孫暉敗豫於潁河口。酈瓊敗虜於壽春，靳賽敗之慎縣。王德敗之和州、候動山。敗之滁州。馬晞敗之來安縣。王順敗之泗州。白柱、坡、魏、秦敗之白沙山。五年，郭進、劉寵敗之清流縣。皆光世部曲也。加少保。是秋，遣將華旺敗豫于光州。六年，加太保，保靜甯國軍節度使。淮西太平州宣撫使，軍于廬州。克壽春縣。是秋，命王德、靳賽敗劉豫兵于滁州。渦口。王德、酈瓊、趙買臣又敗之安豐。斬級三千餘。豫命子麟以二十萬衆寇廬州。光世退師，而劉猷爲楊沂中所敗，麟聞之，遂望風。

遁去，光世自率數騎逐北至壽春縣，遇豫將雍興自安豐來援，幾殆。光世還，率靳養兵敗雍。初，豫之入寇，都督張浚約光世止軍廬州，豫兵勢盛，光世密白于宰相趙鼎，乞退屯。鼎降樞密院檄令退守太平州，浚怒，遣向子諲督遣，復還于廬。後浚還朝，言其事故，鼎乞出，會光世軍帑在太平州爲火所盡，亦請閑，得太一宮使罷，命呂祉節制其軍。未幾，酈瓊殺祉，盡驅諸軍叛降劉豫。九年，金人歸我淮南之地，加和衆輔國功臣，陝西五路宣撫使雍國公與弟光儀不協，密令言者暴光世罪，罷宣撫，授萬壽觀使。十年，虜叛盟入寇，加太保三京招撫處置使，率李顯忠、李貴步諒之衆守太平，又徙池州。十一年，虜犯淮西，光世命崔皋敗之舒城縣。頃之，諸帥皆罷兵柄。光世復萬壽觀使，朝請于行在。寔居以聲色自奉。十二年正月薨，年五十四，上親臨奠，贈太師，諡武僖。

十四日壬寅，知福州程邁知鎮江府，劉子羽提舉江州太平觀。

程邁，劉子羽之罷，臣僚章疏也。邁在福州，會金人來取宇文虛中家屬，皆在福州，其族謀欲其一子爲嗣。邁堅執不容，遂並遣行，後全家良賤無老幼，悉遭金人誅戮，哀哉！

王勝爲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

先是，張俊、岳飛以樞密使副往楚州，撫諭諸軍也。王勝爲中軍統制，或有譖于俊者，謂勝欲殺俊，俊憾之，俊還至鎮江府，以事責勝，送建康軍中自効。是時王德權管諸軍事，俊謂德與勝素不協，必殺勝。至是，德見勝而喜曰：我爲王夜叉，汝爲王黑龍，非我二人，誰可以相親者？乃厚待之。俊罷樞

密，勝潛至行在，見韓世忠，世忠藏于家。一日，世忠具筵，會招醫師王繼先飲醺，酒行，世忠出，勝拜繼先爲父，繼先見上，言勝可大用，遂有都統制之命。

十二月十四日壬申，王德爲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

王德通遠軍人，從劉光世爲前軍統制，自陝西勤王。建炎初，從往江西討張遇於池州，光世輕進，爲敵所乘，德救之免。進追至江州，敗遇，軍中服其驍勇，號王夜叉。三年，從敗李成于淮西，擒其將王宣等五十餘人，金人陷揚州，光世兵潰，至建康，僅百餘人，德引衆四百至和州。時張育據城，以檄招德，德不肯應。育率衆來攻德，德盡以兵伏草中，育至，無所見，往來提檢。德與弟青王世忠躍出，斬育首，餘衆請降。德入城，撫育家室，及諸賊將，皆如親舊，莫不歸心。俄而賊張和尚來寇，致書曰：昔張育殺我骨肉，我來復仇！德以書譬釋，不聽，乃斬育家人，遣送其首。又曰：此特育一家耳，必盡以育一軍來乃退。德集諸軍告之故，咸請死戰，賊敗，和尚爲鄉兵所殺，盡降其衆。德乃引所獲兵十萬濟江，見光世。光世分爲六軍，軍聲復振。光世復辟，命德追苗傅，劉正彥至信州，與韓世忠將官同在郡守坐，因語言不相中，欲刺德，德殺之郡廳，又殺其下十餘人。至福建，遇世忠欲鬪，世忠避不與校，訴于朝，德坐罪編管江州。光世爲御營副使，駐九江，起德爲統制。金人渡江，德拒之，敗于興國。四年，擊斬趙萬于袁州，劉文舜、邵譯、袁關、索圍、饒州，誘之入城，皆戮之。妖賊王念經衆二十餘萬，據信州之貴溪、弋陽縣，辛企宗累月不能克。從光世一戰，俘念九，從光世軍鎮江。金人據楚泗德，頻與戰于高郵。

邵伯之間。紹興初，降海寇邵青于秦州。二年，執郭仲荀于揚州，送戮之。呂頤浩爲都督也，前軍至潤州丹徒，反。德追至建平，殲其衆，累加中亮大夫同州觀察使。四年，虜寇淮南，德敗之。滁州桑根，又敗之和州。六年，同斬賽，敗劉豫兵于滁州渦口。又同鄺瓊趙買臣敗之安豐，斬三千級。又從光世敗劉麟于廬州。七年，光世罷兵，奉詔以呂祉節制其軍，德爲都總管。鄺瓊王世忠不平，訴德于朝，德亦言諸將驕暴，上命德以本軍歸，而瓊世忠果叛降于劉豫。德軍建康，張俊每以禮幣厚結之。德以兵八千歸于俊，八年俊爲淮西宣撫司銳勝軍統制。十年，金人叛盟，光世起爲三京招撫使，復請德隸其軍，德不應。從俊敗虜于靳縣，復宿州，戰城父，復亳州，又敗之渦河，俊之立功，賴德爲多。十一年，加承宣使。兀朮兵于昭關及仙宗鎮，從俊及楊沂中劉錡諸軍將遇兀朮兵于柘皋，沂中爲敵所敗，部下多死。德以騎師擊虜，斬首萬餘，沂中獲免，遂復廬州。兀朮陷濠州，俊令沂中收復，遇伏被圍，殿前可軍幾殲。德同高舉劉寶田師中救之，奮沂中出，加清遠軍節度使。十二年，俊在樞庭，薦德爲建康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德乃用俊姪子蓋及親將馬立願暉，皆爲統制。及俊罷樞柄，德遂背俊盡罷子蓋等。俊以是憾，譖于朝，而秦檜亦忌其勇。十五年，命王權代之，罷爲浙東馬步軍副總管。紹興府駐劄。後改湖北路總管，荆南府駐劄。二十四年卒，年六十八。子琪。

王進爲池州太平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

王進初爲張俊帳下提轄，專背印隨行，軍中呼爲背印王，從破李成于江西淮南，屢收勇功，擢

爲中軍統領。紹興四年，陞中軍同統制。五年，累遷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安遠軍承宣使，選鋒統制。劉寶卒，進爲統制。至是，除池州、太平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不恤士卒，惟厚結王繼先及諸內侍，以久其權，士卒皆不喜之。

十六日甲戌，池州駐劄御前統制李顯忠加保信軍節度使，爲兩浙東路馬步軍副總管。

炎興下帙一百十三

起紹興十三年二月，
盡十四年十二月。

紹興十三年二月，韓世忠封咸安郡王。

八月，金人遣使人洪皓還。

九月，鄭樸、何彥良使於金國。

紹興十四年正月，金人遣使來。

浙東副總管李顯忠落節鉞與宮祠。

李顯忠歸朝，聞其妻周氏在黃龍府繡工，遣三人往取之，共許金一千兩，各人奏補承信郎，先以金五百兩畀之。三人果至黃龍府，用籠床去其裏，隔盛周氏，載之于車以行，遂達江南。時顯忠作浙東副總管，旅囊中得金一百兩，乃具以情實告于知紹興府婁炤，借金四百兩，遂償金如約。顯忠又陳乞，合得恩澤，承信郎三人各補以官。三人皆喜曰：太尉更有一妹在燕山府，願取之。顯忠別許金，三人者不願許金，且曰：「既得金千兩矣！既而又取其妹歸。是時楊存中亦遣人取其故妻，止于平江，用別宅居之，以再取趙氏不容也。」金人使來，因奏今講和，乃有臣僚多以金銀遣人來取其家屬，恐大金皇帝聞之不便。上乃責顯忠落節鉞與宮祠，罷其總管。存中以顯忠獨被責，而已無罪，遂賂遺顯忠不已，且稱其才宜復用，而顯忠亦閑居七年，南北隔絕之久，諸大帥家屬往往得至江南，如

游燦。襁送韓世忠妻來，又張浚妻魏氏，乃羣賊自京西送來。四月，解潛責授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

臣僚言：解潛及辛永宗居于平江府，議論講和事，改潛南安軍安置，而永宗亦改差荆湖南路馬步軍副總管，邵州駐劄。

命州縣根刷前後歸朝人發還金國。

九月，宋之才爲大金賀正旦國信使，趙環副之。

趙鼎移吉陽軍安置。

奏檜令臣僚言趙鼎罪，故移吉陽軍安置。

朱勝非薨。

行狀曰：靖康初，金人犯順，京師戒嚴，公嘗使虜營，往來計事，辭氣不少屈。初，公爲鄧氏婿，後十許年，而夫人之堂妹歸張邦昌，既爲侍從，公察其人弗與交，邦昌雖執政，亦未嘗造門也。邦昌憾焉，每當遷，輒沮格，及虜犯闕，邦昌倡和議，出質虜營，乃請公行，朝廷從之，俾公使軍前計議，公疾趨之道中，即日上疏論和議不可恃，刼質不足信，請大爲將來之防。又以邦昌所下檄榜，有挾虜勢以脅郡縣之意，皆上之。行將出疆，有旨召還，解使事，尋知鄭州，蓋邦昌姦謀已露。至是，朝廷始悟公前疏之當也，未赴，徙海州。時朝廷建議置四道總管都副八帥，分制諸路，爲京師衛。其詔有曰：吏得辟置，

兵得誅賞，錢穀得以移用，有警則都帥率師入衛，副帥居守，擇諸班簿，取前兩地從官之才者居之。惟公以庶僚被特選，除直龍圖閣，充東道副總管，置司南京，公抵應天，日都總管胡直孺奉詔勤王，竭本道甲兵財賦以自隨，所餘疲弱，不滿二百人，糧食僅及旬日，富室大族，先已逃避，警報日急，虜破都帥于襄邑，進犯南京，上下輒懼，人將驚潰。公奮不顧身，以死誓衆，踴躍先登，令民負闕乘城，徇曰：敢返顧者斬！攻南城，矢石交下，公益奮勵，人殊死鬪。公躬擐甲冑，與士卒同食飲，夜宿城樓者數月，徒步巡督，率夜一周匝，雖雨雪泥淖，未嘗肩輿。虜列寨城西北隅，若築室返耕，爲持久計者，攻圍殆百方，公隨宜應之，輒卻。虜多爲疑兵，公料敵精審，逆知詭計，屢摧其鋒，踰日月，東南諸路兵稍集。公曰：虜不足畏矣！乃大啓城門，縱兵民樵採，所部多南兵，怯敵，公親教習，授以方略用之。每捷，選壯士夜入虜營焚劫，使之自亂，常設伏兵于要害地，伺其出掩擊之，堅壁半載餘，仗義信威，惠以爲守，故人無離心，士有鬪志，以至間諜用命，虜動息必聞。其初至也，如入無人之境，及是不敢肆，前後斬獲以千計，亦屢斃酋首，道路始稍通。江淮漕運漸至，分遣邏兵，明遠斥堠，虜不能抄掠，軍食賴以濟。京師再受圍，已數月，公數募人，問道冒重圍，攜蠟書通奏，每遣必涕泣開諭，勉以捐軀殉國，親酌卮酒以飲，脫所服縑袍以衣，人皆感悅，不復顧死。淵聖皇帝得公奏，每加歎獎，始知諸大鎮悉陷，獨睢陽堅守，屏蔽東南，聚勤王之師以圖殄寇，遂除待制副總管，會城破告下，京師既失守，諸道勤王兵，疑不敢前。公遣人傳報京師安耗，虜騎動息，以慰安人心，且檄率四方戮力以進。屬主上開大元帥

府於相州軍，駐劄東平，公日遣人詣軍門，凡虜人動靜，京師事宜，莫不以聞。時上亦倚南都爲重，虜人立邦昌，乃爲書徧抵諸道帥守。一日，虜以騎送邦昌，使人至，公集官吏發書按驗，即械繫之，上其書元帥府。主上自鄆而西發，公請謁于濟州，首陳翊戴大策曰：今二聖北狩，天人之心，屬在殿下，宜以時正位號，繫天下望，庶以銷弭窺覷之萌。應天實藝祖興王地，宗社神靈，使虜不能陷，以爲殿下受命之所，請亟幸之，以圖大計。奏疏論即位之初，宜慎始，慎始之說無他，仁義而已矣。仁義者，天下之大柄也，人主當持之，而朝廷奉承之，則人主尊，朝廷當持之，而四方順從之，則朝廷尊。中國當持之，而夷狄欽服之，則中國尊。人主失其柄，必有大臣跋扈之患。朝廷失其柄，必有尾大不掉之患。中國失其柄，必有四夷交侵之患。國家與北虜結好一百二十餘年，彼既亂弱，我乃遠交，金戎爲夾攻之計，天祚匿於近塞，遣使指蹤，令金人取之，且露章稱賀，是中國失其柄矣。金戎內侵，每以渝盟失信爲辭，是皆燕人之語，怨我背契丹之約也。不然，金戎通好以來，何嘗違其意哉？願睿明慎思其本，凡進退人材，弛張法度，禮樂征伐，慶賞刑威，一話一言，一顰一笑，必加詳審，合於仁義者行之，不合於仁義者置之，則可以弭兵保民，興復大業，迎還兩宮矣。疏奏，上欣然納用焉。公爲侍從，嘗論睢陽特以基命地，故列聖建別都，而要非用武之國，脫有緩急，大駕一動，則河之南，淮之北，皆盜區矣。今虜騎充斥，兩河雲擾，雍洛不可卒至，惟襄陽西接蜀漢，南引江淮，可以號令四方，乞變輿幸之，控制南北，以圖中原，而大臣或沮之，其言不果行。及爲學士，復論揚州非駐蹕地，既得政，力論之，上深信

焉！令戶部約留歲計郊祀之費，餘財皆運之金陵祀事，後當移蹕矣！時相黃潛善力沮之，後果倉卒南渡。至是，上見公首及此，且曰：悔不用卿之言。時方經畫淮北，上倚公以辦，即上疏陳五說，謂賊當擊書奏上，皆施行之。自再相，首建議，遣諸大帥分屯於淮南等路，各據要害，以經略淮北。荆襄事甚悉。四年，又奏言：襄陽上游襟帶吳蜀，我若得之，進可以蹙賊，而退可以保境，今陷於寇，所當先取者。即命大將自沔鄂以趨，又使淮西軍合勢並進以犄角之。始諸將雖擁重兵，而無一定路分，故無所責成。公在朝廷，修法度，嚴紀律，明號令，某帥當某路，一定不復易。皆授廟算，成師以出。又命司農卿沈昭遠往總軍餽，士衆素飽，皆賈勇以前。豫求救於虜，與僞兵俱來，遇我師於襄鄧間，連戰大破之。遂復襄陽，隨郢七州之地，軍聲及汝穎京洛大振。先是分屯纔定，即議進討，而荆襄正岳飛所當取。一日下詔，趣諸將入覲，公既授飛以攻取之畫，以迄事建節，又戒諸將，咸使戮力，捷至，等級授賞，其或違戾，罰如軍政。即日奏上，罷都督府，故諸將得自奮勵，復飭飛當勞來還定，以慰吾民來蘇之望，無得屠掠。凡得州，始奏捷，止言某人收復，平定某州，不得輒言殺戮，規模先定，故一舉而成功。既班師，授飛節旄，及諸將授賞有差，如初約也。朝廷欲行獻捷之禮，公謂本吾家堂奧，不足言，俟中原盡復，大駕還汴，乃可自用兵以來，諸將强悍，艱于號令，公威信素有，以服其心，賞罰甚明，故莫不聽順，樂爲公用之，皆能成功。于是虜始來議和，蓋自上即位遣使使虜者，無慮十數輩，而未嘗報聘，及王翊李永壽來，命禮部侍郎趙子畫館之。初上命韓肖胄爲使，俾公擇副，公言故事副使用武臣，時方

艱虞，不當專拘舊制，遂薦胡松年副焉。松年入虜，論難往復，辭氣明辦，虜爲之折。又聞豫兵屢敗，襄鄧歸于我，故纔遣報使，公逆料其謀，隨事酬應，館遇禮既甚簡，而邀求一切不從，二使褫氣去，人情初頗危懼，至是乃安。上方親征，詔公以攻戰之利，守備之宜，措置之方，緩懷之略，公慨然上疏，列四事以獻，無不切當利害，疏奏，議者服其精識，上心善之，而陰有沮之者，因不果行。

勝非秀水閑居錄曰：靖康元年，予守宋城，閏十一月初，虜騎已破拱州，初七日，遂抵郡城，前一

夕，予夢有執盜于庭下者，形質魁岸，左目插矢，流血被體，既覺，頗異之。未曉，報虜寇至，既登城，督戰，虜人以大車三乘，裝載芻藁，縱火逼南門，賊酋被金甲仗劍，往來指呼，予于要地伏弩候之，果爲效用。邵曇者，射中酋目，墜馬死，正如所夢，虜知不利，乃退。自是經月不近南門，其後得異龜于城隍廟中，大若車輪，高及三尺，蓋穹龜也。有骨尾九條，甲色正黃，如蜜蠟，每甲刻一字，可辨者八，云郭負放生，千秋萬歲，餘不可讀。目光射人，頸鱗如錢，顧視不凡，真靈物也。始置之城隍廟中，郡人連日聚觀，予慮其惑衆，因言龜不食，豈思水乎？投之南湖，繼又雷萬春廟有大赤蛇，盤于香爐中，累月不動，時或舉首，人莫敢近。予作文遣吏祭之，切責其賊犯城，不爲陰助，更出異物，以怖人何也？即日蛇亡。與賊對壘，踰半年，城竟獲全，實神之助也。又曰：靖康二年三月，金虜僞立故相張邦昌爲楚帝，師迴，二聖北狩。四月初，范訥以北道總管，翁彥國以東南經制，趙子崧以宛邱太守，各提勤王兵，會于襄邑，邦昌皆以手書與之。時予留守南都，亦皆得一封，其外用內侍省印，不書名，內只一

幅云：國家之變，可謂非常，味陋所遭，亦云奇禍。又稱予堅守別都，力保鴻慶宮，其末叙時令，云某上，予即收投書使臣繫獄，以狀繳書于大元帥府。

遺史曰：靖康元年三月，朝廷遣張邦昌奉使韓離不軍前，邦昌請朱勝非同行，邦昌妻鄧氏，朱勝非妻之堂妹也。邦昌請勝非行，上俾勝非使于軍前計議，勝非疾趨之道中，即日上疏論和議不可恃，劫質不足信，請大爲將來之防。又以邦昌所下檄榜，有挾虜勢以脅郡縣之意，皆上之。行將出疆，有旨召還，解使事，俄出知海州。勝非字藏一，蔡州人，七歲喪父，既除喪，外氏欲奪其母而嫁之，不從。外氏強之，母乃薰目斷髮，示卒不可移。勝非總角讀書爲文，鄉先生稱爲遠器。年十四，入郡庠，十八升貢，入太學，踰年升上舍。崇甯四年，釋褐登第。累歷州縣官，後除太學正，歷兩任。徽宗以其久于儒官，恬靜有守，除秘書省校書郎，兼校正御前文籍淵聖即位，時爲右司郎中，嘗使虜營，往來計事，故邦昌請其行。

中興姓氏錄曰：朱勝非字藏一，開封人也。崇甯四年登進士第，善屬文。靖康末，胡直孺以直隴圖閣爲東道副總管，軍應天府，金人圍京師，領兵一萬來勤王，敗績被執。勝非權知應天府，金人來攻，勝非惶懼，易表逃匿，民間皇皇。會韓世忠、楊進出擊，破之，勝非復出視事，士民稍安。康王開元帥府，河北張邦昌僭位，致書于勝非，勝非囚其使，繳書于王。王至濟州，勝非率兵來迎。至建炎初，除中書舍人，後除翰林學士，制誥清華士人言其才學。二年，除尙書左丞，又遷加中書侍郎，惟諂佞阿諛，

迎合上意，曲奉黃潛善、汪伯彥，備位無所建明。三年，潛善、伯彥罷，以勝非爲宣奉大夫、尙書左僕射，值苗傅、劉正彥擅廢立，勝非、狐趨鼠拱，行二人之意而已！上復辟，罷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四年，范宗尹薦之，除江南西路安撫大使，兼知江州。勝非聚兵于吉州，以劉紹光、楊勅爲都統制，怯江州。經李成所破，不敢往。紹興初，紹先以兵屯江州，數月，勝非方至。御史中丞沈與求言其逗留，降授大中大夫，分司南京居住，以紹先知江州。二年，呂頤浩薦之，召復觀文殿學士兼侍讀。俄同都督江、浙、荆、淮諸軍事給事中，胡安國諫止其命，復爲侍讀。俄除尙書右僕射。三年，丁母憂，卒。哭日起復。惟報私恩讎，略無建明，尤不能聽訟，士民甚苦之。四年，金人寇淮南，勝非懼，乞持餘服，許之。服闋，還觀文殿大學士，知湖州。數月，復爲提舉洞霄宮。秦檜不喜，誣之爲邦昌黨，終不復用，卒于湖州。年六十三。

十二月，李光移瓊州安置。

李光初安置藤州，知州周某者誘光唱和，說秦檜和議，有諷刺者，積得數篇，密獻于檜，檜怒，令臣僚言其罪，故移瓊州安置。

金人逼王倫以官，倫死之。

先是，紹興九年，王倫爲迎護梓宮奉迎兩宮交割地界使，藍公佐副之，使於金國。金國留倫不遣，獨以公佐還。是歲，金人以倫爲河北轉運使。倫曰：倫奉使而來，非降也。堅辭不受。遣使迫之，亦不

受。金人杖其使人，復令迫倫，倫自縊而死。

中興姓氏錄曰：王倫字正道，開封人。真宗宰相旦之後也。有縱橫之才，少遊市井，羣小高其能，大金陷京師，百姓內亂，淵聖登樓撫諭之，倫乘亂徑造御前，上問誰能彈壓，倫奏：臣能之。上令即去彈治，倫曰：臣未有官，豈能彈壓？因自薦其材，上急取紙親除爲吏部侍郎，倫下樓，以先備惡少數人，傳呼侍郎往撫諭之，百姓皆定。何夬以倫小人無功，除命太峻，奏繳其官，止補修職郎。建炎二年，上書乞入金國迎請二帝，乃加朝奉郎，金國通問使。金國方入寇，留倫不遣。紹興初，秦檜爲相，遣北人招討都監門客，通書金國求好。二年，遣倫回議和。七年，聞徽宗及鄭后凶問，遣倫同高公繪往請梓宮及韋太后，及河南州軍，秦檜主其謀，加倫端明殿學士，樞密院編修文字。胡銓上書言金人詐和，王倫賣國，秦檜孫近助之，乞加誅戮，進兵討賊，不從。九年，加簽書樞密院，迎護梓宮，奉迎兩宮交割地界，使藍公佐爲副。倫至京，見金人兀朮，以東、西、南京、壽春、宿州、亳州及陝西、京西歸於有司，倫權東京留守，及孟庾至，倫公佐往金國，獨發公佐回，又留倫不遣。金國以倫爲河北轉運使。倫曰：倫奉使而來，非降也。大宋之臣，豈受大金爵祿耶？金人遣使來催之，又不受。金人杖其使，復令來逼之，倫厚贈使人金以謝之，自縊而死。年六十一，世稱其忠。

炎興下帙一百十四

起紹興十五年三月，盡十月。

紹興十五年知叙州邵隆卒。

初，邵隆知商州幾十年，值和議已定，割商州爲外境，隆不悅。常密遣兵馬盜以劫之。金人報於秦檜，檜心恨憤，復以隆爲金房開達州安撫司統制，除知辰州未赴，改知叙州。在叙州三年，至是因飲酒暴卒，年五十一。或云檜密使人酖殺之，叙人皆悲哭，爲之罷市。其部曲陳簡爲立祠於金州，隆知兵機，善料敵，能得士卒心，每戰必鼓作忠義之氣，故戰必有功云。

三月，敷文閣待制周金及馬觀國史，愿送還金國。

五月，金人遣使來賀生辰。

十月，嚴抑爲金人賀生辰，國信使曹溲副之。

秦檜見嚴抑曰：聞公素貧，抑曰：諾。檜曰：太夫人安否？抑曰：無恙。檜曰：當以出疆奉頌，庶沾恩賚，以奉太夫人。遂擬抑奉使。曹溲字審淵，開封人。

觀文殿學士祈請國信使宇文虛中死於金國。

行狀曰：公諱虛中，字叔通，登大觀三年進士第。政和五年，除起居舍人，國史院編修官。六年正月，同知貢舉。四月，除通直郎中書舍人。時承平日久，兵將驕惰而貪功者，開邊生事不已，公已有夷

狄憑陵之慮，嘗議備邊，決策論事，無所畏憚，當權者忌之。除河北河東陝西宣撫使司參謀。時方興燕山之役，小人僥倖，引女真夾攻契丹，不顧章聖盟好，公以廟謨失策，而蔡攸童貫主帥非其人，將有自焚之禍，遂上書極諫曰：臣伏觀陛下，恢容聖英武之略，紹祖宗之貽謀，將舉仁義之師，復燕雲之故境，不以臣愚不肖，使參預機事。臣被命之初，意謂朝廷未有定議，欲命臣經度，相視攻守形勢，公贊廟謨，及至河北諸路，見朝廷命將帥，調兵旅，厲器械，轉移錢糧，已有擇日定舉之說。臣既與軍政，苟有所見，豈政隱嘿，輒具利害，仰干淵聽！臣聞用兵之策，必先計強弱虛實，知彼知己，以圖萬全。今論財用之多寡，指宣撫司所置，便爲財用有餘，若沿邊諸郡，帑藏虛空，廩食不繼，則略而不問。論士卒之強弱，視宣撫司所駐，便言兵甲精銳，若沿邊諸郡，士不練習武略，剝缺則置而不講。夫邊圉無應敵之具，府庫無數日之糧，雖孫吳復生，亦未可舉師，是在我者未有萬全之策也。用兵之道，禦攻者易，攻人者難，守城者易，攻城者難，守者在內，而攻者在外，在內者爲主而常逸，在外者爲客而常勞，逸者必安，勞者必危。今宣撫司兵約有六萬，邊鄙可用不過數千，契丹九大王耶律濇者，智略輻輳，素得士心，國主委任，信而不疑；今欲亟進兵於燕城之下，使契丹自西山以輕兵絕吾糧道，又自營平以重兵壓我營壘，我之糧道不繼，而耶律濇者，激勵衆心，堅城自守，則我亦危殆矣！是在彼者亦未有必勝之道也。夫在我無萬全之策，在彼亦未可必勝，茲事一舉，乃安危存亡之所繫，豈可輕議乎！且中國與契丹講和，今踰百年，間有貪憚，不過欲得關南十縣而止耳！間有傲慢，不過對中

國使人稍虧禮節而止耳！自女真侵削以來，嚮慕本朝，一切恭順，今捨恭順之契，丹不封殖拯救，爲我藩籬，而遠踰海外，引強悍之女真，以爲鄰域，女真藉百勝之勢，虛喝驕矜，不可以禮義服也，不可以言說誘也，視中國與契丹，擊兵不止，屢戰不解，勝負未決，強弱未分，持卞莊兩鬪之說，引兵踰古北口，撫有悖桀之衆，繫累契丹君臣，雄據朔漠，貪心不止，越逸疆圉，憑陵中夏，以百年怠惰之兵，而當新銳難敵之勇，以寡謀持重久閑安逸之將，而角逐於血肉之林，巧拙異謀，勇怯異勢，臣恐中國之邊患未有甯息之期也。譬猶富人有萬金之產，與寒士爲鄰，欲并吞以廣其屋居，乃引盜而謀曰：彼之所處，汝居其半，彼之所蓄，汝取其全，強盜從之。寒士既亡，雖有萬金之富，日爲切隣強盜所窺，欲一夕高枕安臥，其可得乎？臣之愚見，竊以爲喻。望陛下思祖宗創業之艱難，念隣域百年之盟好，下臣此章，使百僚廷議，儻臣言可採，乞降詔旨，罷將帥還朝，無開邊隙，俾中原衣冠禮義之俗，永覩太平。臣冒昧盡言，不任戰慄。時王黼當國，見疏大怒，捃拾公以他事，降爲集英殿修撰。督戰益急，公又條上十一議，其大略有曰：契丹昨來，遣使女真，願爲附庸，女真不納，求附朝廷，觀其意，蓋畏女真愛中國，避強悍，歸仁義。今西夏以重兵壓雲中，狡詐窺伺，託爲存亡繼絕之言，其意甚遠。若契丹北爲女真所拒，南爲中國所棄，收合餘燼，翻然決計，乘夏人聚兵之時，割地以爲約，續糧以遏兵，不惟王師入燕，爲所牽制，亦恐他日西北邊事，未有甯息之日。今日爲國家大計，須期永久安逸，不費兵馬錢穀，公私事力，坦然無北顧之憂，費省力暇，逾於昨來與契丹通好時，方爲穩使。若連兵不解，征

戰防把，或滅虜之後，調發勞費，乃過於未用兵以前，其利害不可不計。又上二十議，略曰：臣伏見朝廷昨以耶律濇擅立，遣兵巡邊，騎卒相侵，互有勝負，前此屢曾招納，已於盟好有違。迨王師那回，雄州王介儒來尋舊好，書牒往復，皆有明文，其於女真又違近約。若二虜脫有興熾，即邊事不可不防，所有元約女真夾攻，悠久利害，臣不敢與知。今復移問涿州，勾引契丹人，使空牒差人往約女真，雖民心歸仁，天道助順，王師無戰，可保萬全，但慮秋高馬肥，賊兵或聚，若只坐待意外功績，不爲自治之規，竊恐臨事失機，貽患在後。且言郭藥師可令帶同知燕山，以恩禮留之京師，復盡使挈致家屬，居於賜宅，緩急有用，只可單騎遣行，事畢便歸。然今日事幾與前日不同，似不必更放前去，脫魚於淵，恐滋後患。時朝廷銳於摧服契丹，故公及守禦之策，委曲詳備，欲因參幕議，幸一止之。議上，不報，然而亦以公言爲忠。七年七月，除宣和殿學士。上復欲以公參謀，尋改寶和殿學士。十一月，除大學士，河北河東路宣諭使。公上言：雲中州郡，疆界遙遠，萬一收復，每歲應副財用，必三倍於太原。又須建置堡寨關壘，不下數百處，今財力匱乏，何所從出？屯戍軍馬，係一抹直取，疆界亦倍於何處。那移，乞罷收復之議，以息中國之力。尋赴闕，有旨至內殿，同宰執班奏事。是日報粘罕兵迫太原，上顧公曰：王黼不用卿言，封殖契丹，以爲藩籬，今金人兵兩路並進，卿料事勢如何？公云：賊兵雖熾，然羽檄召諸路兵入援，結人心使無畔散，憑藉祖宗積累之厚，陛下強其志，勿先自怯，決可保無虞。今日之事，宜先降罪已詔，更革弊端，俾人心悅，天意回，則備禦之事，將帥可以任之。上命公就草詔，公奏

言臣未得旨，昨晚已草就，候進呈，上命展讀，公又列出宮人，斥乘輿服御物，罷應奉司，罷西城所，罷六尚局，罷大晟府，內臣寄資等十餘事於所草詔。上覽之曰：「一一可使施行，今日不吝改過。」公再拜。陛下令下，人心大悅，乃宣和七年罪已詔也。其略曰：「百姓怨懟，而朕不知，上天震怒，而朕不悟，有識者比爲陸贄感泣山東將士之詔云。雄州奏郭藥師劫蔡靖呂頤浩等降金人，公與南陽公入對，上謂南陽公曰：「今梁方平已在濬州，守橋南陽，公奏言：「內臣主兵，恐將兵不附，欲更差人爲大將，而梁方平副之。」上曰：「何灌見作管軍，可令團結京城二萬人，同守濬州，衆議粘罕兵勢方熾，河陽橋最爲要害，而守禦未得人，欲召熙河帥姚古，秦鳳帥种師中，令以本路兵會於鄭洛，外爲河陽之援，而內衛王室。」上顧公曰：「卿與姚古种師中如兄弟，宜以一使名護其軍，遂以資政殿大學士爲軍前宣諭使。」上曰：「卿不須自往，陝州以西，可只在畿甸馳檄召兩鎮兵，兩鎮兵未至，可一到河陽護橋防粘罕大兵。衆議謂永安陵寢，未有兵衛護。」上曰：「此卻是宇文虛中職事，可自滑州地分以東屬何灌，以西屬宇文虛中，即大河一帶，有守把，而諸陵有護衛。三省樞密院議：二太子兵少，今大兵屬粘罕，謀臣猛將皆在，而所召西兵須兩浹旬可至，即未有兵將，欲令何灌守河陽及護陵寢，即令公守北京及濬州。公奏言：「粘罕兵雖盛，未攻下太原，必不先下太行，其來必緩。二太子兵亦不下十萬，既下燕山，其來必速。」上曰：「濬州不可少何灌以防二太子，卿既召二鎮兵，則護陵寢用何兵？」公奏言：「京東西路及鄜延環慶兵已邀擊金人，文字到已旬日，惟京西兵未團結，不若團結起發，以護陵寢及滑州以

西河陽浮橋，旬日可辦。俟姚古种師中兵至，臣郤與同護京城以西。上曰：如此穩當，自鄭州西去至西京黃河一帶，皆迫近陵寢。又恐粘罕兵經由此路，極可憂。卿且以祖宗陵寢爲念。公乞對畢，即行。上曰：卿且召姚古种師中，只今移文入急遞。公乞御前差使臣賚文字前去。公又奏种師道老將有謀，今閒居長安，臣與之有契分，欲乞召師道，同團結西京軍馬及本路保伍，於黃河河橋諸陵寢，措置守把訖，與師道同入護京師。臣只行文字，下陝西漕臣應副，師道輕齋錢物，令沿路召募人兵前來。公陛辭，即出門。徽宗內禪，淵聖即位，徽宗幸淮浙南陽，公爲行宮副使。時粘罕以重兵攻太原，圍閉日久，公馳檄河北諸帥邀擊金人，遂往河東河陽澤潞間措置，太行山設守備，諸處募兵，並未至，而二太子兵馬已從濬滑渡河。且元指揮援兵並赴宣撫司童貫處，時貫已隨從徽宗幸淮浙，公往陝西，促姚古种師道兵馬，且檄令直赴京城，應援王室，不得遵稟貫節制。又以便宜令河陽守臣節度澤潞，西京守臣節制汜水關鄭州。時朝廷遣馬忠將數千人往團栢鎮，公遇於汜水關，以便宜劄付馬忠，令引兵回救京城。馬忠遂由鄭州東門進兵救京畿，與虜騎遇於道士店，攻之，獲其首領，軍聲大振。先是，虜騎至城下，放兵四掠，至鄭州，爲忠所破，遂將其他小寨，收斂爲一，西路遂通。師道古及其他西兵，並得至京城無阻，公亦星夜歸護京城。至鄭州之東，阻鈔掠遊騎，不得進，遂收合散卒，間道以趣。且移文河東帥府，約會兵黃河上。又於宿毫以來，得東南兵二萬五千人，以便宜起致仕官李邈，令統領於汴河上前進，公與李邈相先後，行至陳州門外駐兵，淵聖遣中使持御筆，令

公赴闕，遂從門外釣上城。先是姚平仲劫寨失利，西兵俱潰，金人復引兵逼城。公既至福甯殿奏事，淵聖宣諭：陝西援兵，今已俱潰，不可戰，欲遣人奉使，爲朕分辨，劫寨非朝廷意，乃是姚平仲擅興師，兼探康王平安。大臣皆不肯行，事勢危殆，奈何！卿可往否？公再拜言：主憂臣辱，臣豈敢辭？淵聖泣下，慰勉再三，公退，即往都亭驛，見虜使王訥，訥語言不遜，公依所得旨，再三說諭，遂送王訥出城，因齋書復議講和。公渡濠橋，道逢甲騎如水，雲梯攻具蔽地而來，公間關冒鋒刃而進。既至敵營，露坐風埃烈日中，自己至申，金人數次以全裝人馬注矢露刃，周匝圍繞，一行皆失色，公不爲之動。久之，乃引公入見康王於軍中，蒙聖語面諭，虜人先一日堆馬草於塔前，云若兩三日城中無使人來，燒草爲號，將路允迪以下，並不全留，且來攻京城。今喜得大資來，適虜人來相賀，方知如此。次日，陪侍康王到虜帳，見二太子者，言語不遜，禮節倨傲，公以禮義遜謝之，至晚，虜酋復遣人隨公將文字入城，要越王李邦彥、吳敏、李綱、曹晟、金銀驛馬之類，又欲御筆畫定三鎮界至，方退軍。時淵聖令公再奉使，止令曹晟前去軍前外，餘並作意度子細說諭，並不應副。兼奉淵聖聖旨，須管於卿處，要康王歸京，公再出城，與酋長相見，及張邦昌等退，公獨留虜酋之前，專達淵聖手書，再三以理說諭，遂以次日護從康王歸闕，即拜公簽書樞密院事。制曰：國家設中天紫極之輔，以應泰階之躔，列右府洪樞之司，以總萬兵之政；雖文武之道有異，而安危之計不殊，眷時謀謨之臣，必授英傑之佐，某官志窮精密，識造幾微，雅志淵深，而足以與權，懿文炳蔚，而足以華國，早由英譽，薦歷要塗，攜藻揚華，密起

罄宮之草，參籌婉畫，坐談虎帳之兵，比資方叔克壯之猷，乃膺召虎來宣之命，有嚴共武之服，不戰屈人之兵。茲銜命於金人，仍通和於隣好，敏於專對，卒以解紛，其參筦於密庭，共圖回於兵柄，佇寵雋烈，克鬯皇威，本精神以折衝，運帷幄以決勝。勉推平日之議論，用濟一時之事功。公力辭不受，謂國步方艱，捐軀効節，臣子之分，不可因此受寵，數乞收還成命。淵聖遣中使宣押，諭以藉卿終使事，在卿去就甚高，而國之利害所繫，強敵在郊，卿何辭以違朕意？即其家傳宣，至數四，公皇懼受命。自是凡三往軍前，虜人約公觀回師，公爲送餞使。是日夜分，至虜營，翌日早，其會遣人語公云：樞密不捐空，我亦不捐空。（如中國人稱脫空）今特促日歸國，頃之舉火爲號，諸營甲騎皆出，遂行北去。繼與虜會相見，說及三鎮，公泣下不言，諸會變色，言兩朝和好，樞密卻不喜，莫是有不好底公事？公云：三鎮說不得，更哽噎，教皇帝難割捨。爲太原有太宗皇帝影殿，保州有上皇祖墳，豈忍令人家子孫將墳墓割與隣人？諸會云：這事有商量。時呂頤浩何沂等在坐，皆聞此語，公遂再三說：此語云如何得箇意，到本朝皇帝處，諸會云：使得！及得回書，對淵聖前開拆，果自將來，別有詳酌之語。虜既退，時徽宗駐蹕鎮江，得報，宣召南陽公至行宮，寢堂出公奏狀，徽宗曰：虛中自二月上旬，三往金人寨中，第一次明劫寨非朝廷之意，乃西兵貪利，遂止其攻城，再往奉迎康王還闕，并取到呂頤浩等。初七日與城下爲盟，令印押誓書，并說令退師。二太子喜虛中，以至誠相待，初約四月一日歸國，再三說諭，遂肯初十日退師。令虛中至日親來觀看，初十日五更如約往相見，二太子帳前吹笛聲鑼步

騎兵北去如飛，至已時，豁然一空。當日約行一程以上，此事可喜。虛中口辨有智略，了此一段事，今已除簽書樞密院事。南陽公頓首謝。虜人之來，重兵驍將，盡屬粘罕，二太子得郭藥師爲軍鋒，遂先至京城下，及二太子退，諸公以爲泰然無事，公獨以粘罕爲深憂。乃奏陳乞厚爲隄備京畿，作塘灤河北，河南聯民召募忻代太原失業人，及陝西善戰者，每以萬人爲一軍，碁布近輔，大張形勢，廷臣無助者；及議追擊二太子，悉遣在京軍兵渡河襲逐，行方整齷，而粘罕已至澤路，據太行，下瞰河津，河陽始大駭，遂令所遣兵未得遠去，且守衛王室，再爲閉城拒守之計。其後議者不復問粘罕澤路事，專以不追擊二太子，歸罪執政，故公罷政，出知青州，陸辭，上密遣人賜金帶茶藥錫綺。公又論青州與金人爲隣，外控海道，當措置隄備，牢制州郡，又上疏論京東盜賊屯聚至數十萬，東路尤被其害，臣初到界首，交割之後，體問得餘黨散之山谷，與已受招安之人，皆未甯謐，州縣所憂，正在此數月，其青州以南，連接太行，往往數百里，人烟斷絕。今本路瀕海，與金賊對境，北又接濱滄邊，而皆通行賊馬，若不以耕桑正忙之時，速與慰安人情，竊慮姦人復出爲盜，已一面作奉聖旨，遍牒本路，又乞置騎近邊西路，爲一萬騎，及閱習事勢，飭治器甲，爲將來應援河北，入衛王室之計，朝廷忌功者論公不已，公雖已報代上疏，論當厚爲金人隄備，且言：臣踪跡孤危，一路必稟承，乞促代者曾孝序之來，其言鯁切，並爲三省所沮，未幾，果以言落職。奉祠時，南陽公從徽宗來歸，因入對淵聖曰：卿弟虛中，二月初止金人攻城，與二太子爲誓約，說令還師，豈不是社稷功。虛中善料事勢，欲留在樞府，

而大臣堅不見聽，亦是恐有伏闕之事，且令作帥，朝辭出門，朕遣人賜以金帶茶藥錦綺之屬，更不敢令人知，卻恐須要奪了。南陽公頓首謝，且奏言：虛中近日已罷帥奉祠，蓋緣言者謂城外爲盟，非二太子，止是河北賊魁，虛中妄以河北之寇作金人以冒退師之功，金人自燕中舉兵，直至京邑，今日乃謂止是河北之寇，言者所論如此，大臣曾辨明否？上曰：大臣且幸卿弟不在眼前，豈復更與辨明？南陽公出知江甯公，來依之，雖居閑廢，亦上疏論軍駕臨幸江甯，當用民兵之法，措置便宜，責在長官，總專其屬，應兩稅鹽酒，並聽支用，知通將官，分治軍民，同爲訓練，其言詳備懇切，疏奏，不報。

炎興下帙一百十五

起紹興十五年十月，盡其月。

建炎元年，今上皇帝即位，以廷議與金人三鎮，責授安化軍節度副使，韶州安置。公不勝忠憤，上疏及移書宰輔辨白，其略云：元議與金人三鎮，及金帛騾馬，遣使送誓書，差沈晦爲國信使，奉今上皇帝出城，至虜營，皆是正月上旬中旬事。臣時在畿甸，收集援兵，至二月一日姚平仲劫寨失利，虜人復攻城，臣自拱州與李邈收集東南兵入援，至初二日，奉聖旨宣詔，自陳州門釣上城入對，被命出城，向奉淵聖聖旨，明切劫寨非朝廷之意，須要奉迎今上皇帝還闕。當時所與物，止鞋帶四百條，水銀鵬沙十許斤，適中王訥等所用，別無其他。自有奉使月日可考，若不明剖晰，恐身首異處，家族殄滅，亦足以消弭人言。疏奏不省。二年，詔募能使金國者，公露章應詔，有旨復大中大夫，乘遞馬赴闕，制曰：朕念二聖和鸞之馭，遠勤沙漠之征，殫兩河耕稼之民，久困干戈之役，思得賢士，往使殊方，豈無亡身殉國之人，以應側席揀災之詔。爾名實相稱，文武兼資，雅意論兵，時合孫吳之妙，高才視草，夙推頗牧之奇。蚤荐歷于禁塗，遂參陪於樞筦，稍愆清議，荐寘丹書，茲露章於公車，斬將命於絕域。朕嘉乃陳議，慨然請行，宜復次於廷紳，俾來朝于蹕輅。當圖忠報，益展素懷，佇爾疾驅，副予臨遣。時車駕註蹕維揚，公入對，上嘉獎再三，欲留公，公以非應詔本指，且感上知遇，奮不顧身，慨然請行。復資政殿大學士，左大中大夫，充國信使。時虜情叵測，公至虜廷，被拘留，始誘以富貴，終迫以

鼎鑊，公不爲屈，虜亦義之。不敢加害。公知虜欲寇蜀，遣使臣口稱潛告宣撫張浚，欲其持重萬全之舉。且云：江左人錢釗，傅昇乃引者，勿令近行在。又遣使臣楊安，以纂書經文寄季弟南陽公及龍圖公，常具奏。今在御府，虜常遣公策僞豫公，力辭不行。四川宣撫司常以使臣徐福狀聞，副使楊可輔來歸，公復以蠟書潛言虜中事。上命賜家屬金絹。紹興元年，有旨以公奉使日久，守節不屈，令福州賜錢千緡，且令守臣存恤家屬。常因遣使，以金帛團茶賜公。制曰：男子有四方之志，夙厲於遠圖，行人道二國之言，久勤於將命，肆頒渥澤，用修光華，卿頃以才猷，常登樞近，抗使旌於萬里，不憚勤勞，留異域者十年，益昭忠義，念其良勤，宜有褒嘉，賜以兼金，賁之束帛，加織文之織緞，分異菽之甘芳，特示殊私，式將厚意。每懷靡及，方賴於咨謀，有功見知，尙期於來諗。時紹興七年也。公留虜庭既久，雖流離困苦，然忠義所激，所遺家人書，一語不及私。嘗寄南陽公書略云：虛中囚繫異域，生理殆盡，困苦瀕死，自古所無，中遭脅迫，幸全素守。惟一節一心，待死而已！終期不負社稷。念虛中遭遇主上，最先衆人，往日在京城外，迎奉歸城中，粗殫犬馬之力，今日之厄，亦爲國事，分所當爲，夫復何憾？又寄公夫人書略云：自離家五年，幽囚困苦，非人理所堪，今年五十三歲，鬚髮半白，滿目無親，衣食僅續，惟期一節，不負社稷，不欺神明，至如思念君親，豈忘寤寐，俯及兒女，頃刻不忘，度事勢決不得歸，縱使得歸，又須在數年以後，兀然旅館，待死而已！至形於歌詩者，不可勝紀。其詩有曰：定鼎未應周命改，登牀合許宋人平。又曰：南冠終日囚軍府，北鴈何時到上林。又曰：傳聞已築西河館，自許能肥

北海羊。雖一飯未嘗忘君如此。公志欲就大事，嘗與使事得歸者，歛歔別，且曰：大丈夫身繫異域，不能効奇功報本朝，願乃同匹夫匹婦之爲諒，自經於溝瀆耶？非吾志也。時中原東北豪傑之心，憤爲左衽，公密以信義感發之，從者如嚮。乃以紹興乙丑，與僞翰林學士高士談等同謀結集，欲因虜會拜天劫殺之。先期以蠟書來告，朝廷欲爲之外應。秦檜懷奸無狀，且忌公功在已上，繳回蠟書，會事亦覺，公父子俱死，家無餘類。時年六十有七。公初諱黃中，後帥慶陽，徽宗御筆改今名，云師援，右朝議大夫直顯謨閣。初，廣平公既拘留異域，虜人將用之，懼其以骨肉爲念，欲以家屬爲請。廣平公密知其意，因王倫使還，附奏云：如虜人萬一有請，願以沒賊爲辭。會秦檜當國，主和議甚力，虜人以士大夫北留者家屬爲請，檜悉遣如約。顯謨公方侍廣平夫人閑居，檜諭旨監司，迫遣老幼，無一遺者。繼又中使促令就道，顯謨公到闕具對，劄略云：道路之傳，以謂臣家屬既到，即送隣邦，致及螻蟻之賤，無補國事萬分之一。然而嘗聞蘇武持節居匈奴十有九年，既歸之後，但見因使者致金帛，贖胡婦所產子，還中國以嗣其世，著於信史，實爲中國美談。伏念臣父虛中，忠義自奮，謀不及身，今若盡遣其室，恐非朝廷所以矜恤之意。况臣父虛中，元是奉使而去，以一身徇國家之急，即與其他被執之人，事體不同。紹興七年，王倫歸自金國，嘗與臣謂倫來時，臣父虛中託以一事，附倫白奏云：若敵人來取家屬，願以沒賊爲言，此語陛下必嘗知之。以此驗之，可見臣父虛中雖以一身持節在外，未嘗不乃心王室，而其家屬望朝廷主張之意，乃先定於十年前，豈欲臣母子顛躓於道路，而遠徙於

他邦哉？爲檜所抑，竟不得對。全家驅迫出境，聞者扼腕，嗚呼！公天資忠義，愛君憂國，出於至誠，忘身徇難，終始一節，不問夷險。初童貫與燕山之役，朝廷以公參謀，公知召禍啓釁，非國家安靜之福，不忍潔身自全以爲高，共所論諫，乃條上三十議，大率以自治爲言，雖不用，而拳拳益切。逮虜人渝盟，兵逼幾甸，公崎嶇戎馬間，收拾散卒，移檄諸道，護衛陵寢，應援京城，繼將命使虜，開諭禍福，卻圍城之師，止三鎮之議，復奉今上皇帝以歸。不幸中原復擾，二聖北狩，公雖得罪嶺表，獨抗章應詔，願復使絕域，公之精忠，自亦可概見矣。初公嘗夢挾日以飛，故有儻符他日夢，尙冀反宸遊之句。逮拘繫虜庭，至死節之日，凡十九年，餐糲嚼雪，視古無愧，公能隱忍就大事，天傾地覆，公志莫遂，事旣敗，全家赴死，而公之志益顯，嗚呼！悲夫！

李綱傳信錄曰：初宇文虛中以中書舍人爲童貫參謀官，盧溝河之敗，虛中走焉。及燕山奏功歸，爲翰林學士。宣和八年秋，復從貫以行，金人犯順，虛中同貫奔還，道君以爲資政殿大學士，京畿宣諭使，虜騎旣逼都城，虛中走宿毫間，至是聞虜和乃歸。上以爲簽書樞密院事，故京城爲之語曰：一走而爲內翰，再走而爲大資，三走而爲樞密。虛中旣奉三鎮詔書，至金人軍中，自以爲有和戎之功，識者笑之。

朱勝非秀水閑居錄曰：宣和初出師，童貫蔡攸爲宣撫使，劉延慶爲總帥，翰林學士宇文虛中、叔通參謀，旣至境上，虛中度事勢不可爲，乃以劄子示貫攸，請罷兵。其略云：昨者，耶律延禧失國，涪

輒篡立，國家以兄弟之義，不得不問，舉兵巡邊，招納其人，仍絕歲賜，是爲義舉。今天祐宗社，全中國之恩威，昭盛德於殊俗，顧諟明命，恐不可緩，正宜明下詔書，謂前日之役，以瀆篡立。今瀆既亡，其國無主，幸災伐喪，非中國之義。仰邊臣按兵不得出討，仍令雄州移文對境，諭以歲賜已到，不知交與何人，如此可黜契丹忿戾之心，寬我邊計，遷延數月，得以爲備。又于仁義、恩威，一舉兩全。如女真責我夾攻，亦當諭以元約，止謂耶律禱無道，今彼國再易主，不伐喪，義理所在，人情所同，雖云夷狄，亦必心服。貫攸不能用，叔通靖康初副樞。

安成之樞密宇文議，燕保京記曰：宣和壬寅，朝廷議取燕雲，命取樞密宇文公以本職顯謨閣待制參預軍事，公馳至河北，見沿邊匱乏，兵備缺然，兼北虜女真異日強不可制，即上疏力言不可。又貽書與太宰王黼，元樞鄭居中及其兄承旨，并翰林學士趙野，託承旨與野力勸黼，黼不從。遂取旨，命公不得泄漏章疏。時當師老無功，上有意中輟，而契丹九大王耶律涪死，國人離心，黼再生攻伐之議，鑄宇文公待制，命知檀州。檀州在燕山四程久之，環慶闕帥鄭居中薦公，遂以修撰帥慶陽，而朝廷又有收復靈武之議，欲命高俅總其事，御筆條畫攻取之計，俾令選行，又力言不可。高俅自憚行，事尋已而公亦罷帥，責知亳州。乙巳歲，公爲翰林學士，謂童貫欲取雲中，斗絕一隅，縱可取，亦不可守。貫之黨馬擴、李宗振等陳可取之策，二疏交上，時蔡京當國，從貫言，公兄時爲右轄，與李邦彥合謀，力爭于上前，京之說不勝，遂畫旨留候。至乙巳歲十二月，金人寇邊，燕山失守，報至，中外失色，上

御保和殿，召問公曰：悔不用卿前日之說，先降罪已詔，以收人心，人心悅，則中原決保無虞。上命公草詔，而公先已草成詔本，在懷中，即取進呈。又列更朝政數十事於本之後，持上欲詔書中入政事，拘於紀年，賢能陷於黨籍之語，大臣亦有言不須降詔，公泣涕力請，上從公言，詔下，人心大悅。上曰：卿素得陝右士心，可以資政殿大學士爲宣諭使，躬往陝西，擇將召兵，赴國難。公以十二月二十八日，朝辭出京，至陝西，以檄文召种師道師中姚古，令各以麾下兵赴京畿，而公親總馬忠等兵至鄭州之東，遇金人萬騎，欲據鄭州，公慮鄭破，即絕西兵來路，遂令忠邀擊於僕射廟前，金人大敗，公又移文諸郡及申奏朝廷，聲言陝西有兵五十萬，至二帥及諸兵至者十九萬，此先聲也。金人莫測虛實，遂領兵下寨，不敢四出，至今鄭人繪公及馬忠像於僕射祠中。公以丙午二月一日，回至京師城下，時朝廷於正月中旬已講和，金人止俟得金帛犒師即還，而李綱引兵劫寨失利，無一騎還者。金人忿朝廷失約，再攻京城，西北隅幾破，雲梯四面交至，矢石如雨，城中精兵自梁方平團結五萬人，敗於滑州，何灌領三萬敗於近畿，劫寨失利，又喪數萬人，驅市人登城守禦，不能荷戟彎弓，公憂社稷危甚，即入城見淵聖於延和殿，泣謂公曰：救此危急，有何策？公言：今城中惟有禁衛，市人不可出戰，西兵至者未滿萬人，其餘計程須旬日可至，王師寡弱，城西北隅已摧毀，拒敵未有策，惟有臣以身當劫寨之事，臣試冒死往說之。上曰：卿且奮不顧身，以救國家之急。公即前去，自劫寨後，金人觀使人來即殺，公捐甲服朝章，以三省大程官數十人從，張蓋揚鞭，喝宇文大資而出城，金人以萬騎

圍繞前驅已有被矢刃者，公言：我來計議事，汝安得殺人？金會二太子者，舊聞公名，知公至即止兵，引公至帳前會食。公問再攻京城之事。二太子曰：朝廷已與我和，因甚卻來劫寨？公曰：我招西兵至城下，西兵貪利，不知朝廷講和，只知爾有金帛數十萬，所以劫寨，止約不得，干朝廷甚事？二太子曰：是不是？公曰：人誰不畏死，我以不能止約，西兵劫寨，冒死而來，以明非朝廷之意。公議論慷慨，衆感其信義，遂止攻城，令公速往奏知。公言：今日已晚，俟來早入城。二太子又喜公不疑，留飲至夜，對公焚攻城器具。翌日，公對延和殿言：二太子可以信義感動，已不攻城，今宗室諸公皆從上皇往東南，惟康邸爲質於軍中，臣取聖旨，以來日試往取康邸還闕，上許之。除公簽書樞密院事，解所服正透犀帶以賜之。公次日再往金人寨中，力請康王還，并指名取呂頤浩等七人，謂金會曰：若此人不見聽，只死在此所，誓不空歸。反覆至數千言，金人感其意，許之。公遂與康邸及頤浩等聯轡而歸。公嘗謂今上在兄弟中，英偉絕人，慮久留金人寨中，建議親往奉迎，遂爲今日社稷大功。又慮兵久不退，生變。二月七日，又取旨說金會趣其退師。金會許以四月十日爲期，公再三陳論，自辰至申，促至二月十日。二太子曰：樞密不捐空，我亦不捐空。金人以虛請公初十日早親來看我退師。二太子又說割三鎮事，公以難辭。二太子曰：若能固守盟約，三鎮別有商量，止要賦稅。公遂令二太子作誓書，入此十六字於書中，攜之以歸，奏知，上喜甚。時二太子方還師，公亦反覆說，今報知精罕回至代州矣。而李綱之門人皆曰：前日保京城之功，只說隴西公，今日卻歸宇文，須與掃了，掃了之說，當時忌功。

語也。公初與二種及姚古商議爲備禦一十九事爲一冊，皆在畫一，欲與樞府施行，而同列皆言我輩在朝，金人必不來，何必設備禦，所論悉矛盾不合。公爭於上前，言主和者不肯設備，主戰者不量力以喪師，輕視敵人，如兒女子，豈不誤國。有言官嘗懇公薦自代，公不語，至是在言路，又欲與其知已位亞政府者爲地，抗疏力詆公，皆虛言無實。如誣公在雲中喪師等事，公未嘗總兵，又雲中在虜境，距代州三百餘里，未嘗帥太原，不知何以得此語。又謂公以口舌退金人之師，致王師無功，詆公既力，兼同列見公智略輻輳，又有退金人保京城大功，妬之頗甚。公孤立不勝，亦懇外補，遂以資政殿大學士帥青州。口朝廷降詔，令三鎮邀擊金人，粘罕口復回至太原，公所議備禦十九事皆不行，惟唐恪間採其議，而何臬慮計策行，則公復用，取其策焚之，備禦從此而不講。公所招宿將孫安節等皆誅責不用，三鎮遊擊喪師，金人遂以盟約終不可信，攻太原，陷澤潞，朝廷督種師中等戰，師中等陷沒相繼，太原以無援失守，大臣親總兵皆潰散，國威靡然。金人再犯京師，遂成北狩之禍，皆輕敵寡謀，妨功嫉能所致也。靖康丁未三月八日，圃田安成之謹記。

金人兀朮殂。

金人李大諒征蒙記曰：皇統元年，副元帥兀朮誅都元帥撻辣，以割河南還大宋，有逆口提師過江，復取河南。四年回師，謂南北行府三帥曰：吾近因國有叛臣，結連南宋，自引軍弔伐，問罪宋國，大軍至亳州，思慮越淮橋，道阻遏車騎，吾心熒惑未決。忽淮陰二進士遠來獻陳平宋國策時，吾急

遣龍虎阿魯保二帥探路先行，韓常、周榮騎兵至淮上，吾入盱眙，疑有重兵把路，龍虎遣使報曰：淮南無一人一騎爲備，已遣五千騎越淮，分守盱眙、龜山，把截水路，兩口造橋，吾大喜，晝夜兼行，至淮上，果橋成六座，分步騎徑濟、淮、源，占據運、河，擁布斥堠，細觀南耗，東過淮、陰，南至六合，西臨昭、信，晝夜不絕，因觀宋室新立龜山城寨，臨淮分勢，就山爲隘，若聚糧屯兵，此地據守，吾雖鐵心，未敢輕舉，但見空壁，吾心自恃，宋室空有建城立勢之心，而無聚糧據守之法。又觀二進士所陳國策，淮南路盱眙之楚州，行路窄隘，左有長、淮，右臨河、渠，糧道遙遠，有過邵、伯，至山、陽，人騎回，惟是獲到菱、實、雞、頭、蓮子，聞諸軍不避寒酷，踏泥打凍，決池涸港，掘藕拾菱，尋魚摸蚌，又宰殺騾馬，相兼爲食，諸軍饑苦之聲，耳不忍聞。但虛心寬諭而已！又諸軍士云：輜重俱盡，有食奴婢者。又多言南軍不測，要回淮上，惟吾心所料，南宋既修起盱眙，此乃據山、臨、水、大、利之勢，尙無守法措置，安有智謀就吾敵也？決無渡江之理。吾獨與蕭、平、章計議大言，檄書於宋，若從此約，請詣轅、門計議，如敢違拒，水陸星電，越江。蕭、平、章南去日，視諸軍飢心嗷嗷，忘失晝夜，龍、虎、阿、魯、保言：若南宋受檄，猶得半軍回，若宋軍渡江，不擊自潰。王曰：爾論正與吾心同。吾西望糧、音，南聽蕭、信，心神不甯，如此月餘。忽蕭、平、章躍騎走報，不覺喜感天神，與南使同來，議止淮爲界，誓信約定，南使回，吾班師回泗，點集軍馬，輜重騾馬，依稀四分，奴婢十中無六七，惜哉！軍機至此，而不能決，若能決，無一人一騎得回也。吾私心用智，但一檄書，下宋，取捷，乃萬世不傳之上策。吾近因賊徒，激惱氣衝，吾守順、昌，箭瘡發作，遇陰雨痛連骨髓，

忽承詔報，宇文國相連中外官守七十餘員，欲乘邊事未息，及遷都之冗謀，反幸得萬戶，司寇惟可也。告首捕獲宇文等，請帥暫歸朝議事。至十月宣到，皇叔都元帥遼國王危篤，親筆遺四行府帥曰：吾天命壽短，恨不能與國同休。少年勇銳，冠絕古今，事先帝南征北討，爲大元帥左都監行營號太子軍，東游海島，南巡杭越，西過興元，北至小不到雲城，今契丹漢兒，侍吾歲久，心服於吾，吾大慮者，南宋近年軍勢雄銳，有心爭戰，聞韓張岳楊列有不協，國朝之幸。吾今危急，雖有其志，命不可保。遺言於汝等，吾沒後，宋若敗盟，招賢用衆，大舉北來，乘勢憾中原人心，復故土如反掌，不爲難矣！吾分付汝等，切宜謹守，勿忘吾戒。如宋兵勢盛敵強，擇用兵馬破之，若制禦所不能，向與國朝計議，擇用智臣爲補，遣天水郡王桓安坐汴京，其禮無有，弟與兄爭，如尙悖心，可輔天水郡王，併力破敵，如此，又可安中原人心，亦未深爲國朝患害，無慮者一也。宋若守吾誓言，奉國朝命令，時通國信，益加和好，悅其心目，不數歲後，供須歲幣，色色往來，竭其財賦，安得不重歛於民。江南人心奸狡，旣擾亂非理，其人情必作叛亂，無慮者二也。十五年後，南軍衰老，縱用賢智，亦無驅使，無慮者三也。俟其失望，人心離怨，軍勢墮墮，然後觀其舉措，此際汝宜一心選用精騎，備具水陸，謀用才略，取江南如拾芥，何爲難耶？爾等切記吾囑，吾昔南征，目見宋用軍器，大妙者不過神臂弓，次者重斧，外無所畏。今付樣造之。元帥死，贈大孝昭烈皇帝。大諒本貫雄州歸義縣，父成先係雄州弓手，于宣和七年，累立戰功，自保義郎轉至修武郎，准瀛州高陽關路安撫使司副將。父統衆迎敵，又累立戰功，轉武略大夫。

閣門宣贊舍人。又以功轉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奉宋命統衆守援河間以來，遭大兵圍閉。又充四城提領，兼安撫司統領，累奉宋朝命，令統義兵收復山東河北京畿等路羣盜，立功轉青州觀察使。又累與北兵戰敵，父兵寡不敵，渡河歸宋，遭權待制挾讎，申父以羣盜爲名，不能整雪，分兵江西，守候朝廷指揮，蒙遣張俊統率大軍，招收父，約束以次將佐，不得抗拒張俊，父之忠義，反成過惡，恐被誅戮，遂率衆歸附。前齊天眷元年，知鄭州，宣麻除鎮海軍節度使。詞曰：門下援鉞建旌，式重兵權之寄，折衝禦侮，允分闔外之憂，思付戎麾，喜獲虎將，宜敷渙號，顯告明廷。中侍大夫安北軍承宣使鄭州守李成，智識精明，性資果毅，戰禦強敵，槩貫軍鋒，弓挽二鈞，矢穿鐵騎，爭摧鋒陷陣之勇，立斬將奪旗之功，仰察天時，俯觀人事，極生民之塗炭，提士衆以來歸，允懷心膂之良，增重爪牙之任。嗚呼！賈復率衆以歸漢，終成定亂之功，尉遲捨僞以從唐，屢著擒賊之績。擬予大將，思配前人，可特授鎮海軍節度使輔國上將軍，充山東路留守，東平府住坐，賜馬五十四，黃金三十斤。自元帥死，後未三載，貴戚爭權，果如元帥所料。天德二年，誅廢蕭王宗本，三年又誅斬韓常周榮等四十餘員，內多有親立功也。

炎興下帙一百十六

紹興十九年五月，盡

紹興十六年五月。金人遣使來賀生辰。

十月。何鑄爲大金賀正旦國信使。

十二月。金人遣使來賀正旦。

紹興十七年三月四日丁卯。牛皋卒。

丙寅，都統田師中大會諸將，而統制官牛皋遇毒而歸，知其必斃，乃呼門下吏及對家人語以
後事。翌日丁卯，卒於正寢，故外人惟知皋無病而卒，既而聞其遇毒，或以爲秦檜密令師中毒之，莫
不歎惜者。

五月。金人遣使來賀生辰。

九月一日壬戌。朔。沈該爲大金賀生辰國信使。蘇擘副之。

方爲大金賀正旦國信使。容肅副之。

二日癸亥。趙鼎卒於吉陽軍。

趙鼎安置在海外者凡數年，秦檜降朝旨，令吉陽軍具鼎存亡申尙書省，鼎遣人呼其一子
至，語之曰：檜必欲我死也，我若不死，當誅及我一家，我死則汝曹無患矣！付以後事，不食而死，年六

十三。四方人聞之，有泣下者。

林泉野記曰：趙鼎字元鎮，解州人。登崇寧五年第。靖康初，解潛爲河東宣撫副使，辟爲勾當公事。建炎三年，爲樞密院計議官，除侍御使，遷中丞。金人南侵，上幸明州，宰相呂頤浩議復還親征，鼎力爭以衆寡不敵，不若爲避狄之計，上遂決航海之行。四年，累言頤浩之過，罷之。擢簽書樞密院，是冬，罷爲提舉洞霄宮。紹興二年，起知建康府，兼江東安撫制置使。三年，知洪州，兼江西安撫制置大使，頃之，改督川陝荆襄諸軍事，未行，而虜犯淮南，宰相朱勝非失措，乞持餘服罷去。鼎奏乞親征，以督諸將，乃留爲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從幸平江府，督韓世忠、劉光世、張俊進兵淮東，擊敗虜衆，薦張浚復知樞密院事，罷席益、汪伯彥，舉用馬擴、折彥質。王居正、晏敦復、陳與義、廖剛、張致遠、胡寅、劉大中、沈與求、章誼、劉世甯、潘良貴、范冲、朱震之徒，而人心悅向。五年，遷左僕射兼樞密院事及都督之任，士民聞之，莫不以手加額。鼎爲政戢吏愛民，謙冲禮士，犯顏敢諫，權倖請謁，內降差除，一切格止。重伊、川、程氏六經之學，元祐黨籍子孫多蒙擢用，去賊吏，進正人，一時稱爲賢相，翕然有中興之望。六年，劉豫寇淮南，劉光世以孤軍不敢守廬，乞退師太平州，鼎從其請，張浚往江上督軍，復遣光世還，遂破劉麟，浚回，以鼎私於光世爲奏。浚又請上幸建康，以圖中原，鼎謂宜自守，未可進，乃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兼浙江安撫制置大使。七年，浚罷，召鼎復尙書左僕射，因請上還臨安，召用常同、張九成、傅崧卿、向子諲，委王庶督軍政。八年，加特進。王倫使自虜

還，敵復遣人來議和，右相秦檜遂請臣之，鼎爭不從，乞罷，乃以檢校少保奉國軍節度使，知紹興府兼浙江安撫使。再罷，爲提舉洞霄宮。虜叛盟，鼎上言時政，檜方專朝，大忌其能，必欲殺之，諷中丞王次翁誣言其罪，責授朝議大夫，分司南京邵武軍居住。又令次翁誣以聞叛盟，嘗有幸言，上亦每銜鼎言語切直，責授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十四年，檜怒鼎不能自盡，令臣僚劾以怨望，調吉陽軍安置。十七年卒，年六十三。朝野痛之。有子四人。鼎既死，檜憾之不置，二十五年，衢州通判汪召嗣教官莫伋希檜旨，誣鼎子與趙令於飲酒，誹謗時政，送大理寺，欲加族滅，會檜死，獲免。三十六年，追復鼎觀文殿大學士。

秀水閑居錄曰：紹興二年，呂相頤浩秦相檜引傾儉浮躁之士，列於要近，以爲黨助，謀出呂而檜專政，其黨建言周宣王時，內修政事，外攘夷狄，故能中興；今二相宜分任內外之事。於是降制除頤浩江淮荆浙都督諸軍事，總兵江上，制詞云：玩歲苟安，非拯溺救焚之意，待時自定，豈興衰撥亂之圖。又云：盡長江表裏之封，悉歸經略，舉宿將王侯之貴，咸聽指呼。都省置修政局，議更張法度，檜領之。五月，頤浩出師，羣小亂朝，紛然競進，無復彛叙，上乃覺悟。頤浩至潤州，兵潰不能進，引疾求罷，召還。八月，檜貶而局廢，侍從臺諫，往往坐媚竄逐去，余守會稽，忽除同都督軍事，上章力辭，極論利害至數千言，後旬日，改除參政孟庾，時庾同韓世忠湖外討賊，回就用以代頤浩也。九月，余復相，而頤浩猶帶都督，余因進呈奏言：此官當罷，同列皆言方防秋，未可。余又言：庾姑存之，頤浩所領可能。

三年正月，余又奏，竊虜使來執政，皆言江上不可無應接，宜待回使三月，使人回，余又奏，始得旨，庚赴闕，都督府罷。是歲九月，頤浩罷政。四年夏初，張浚被罪，陝蜀無大帥，言者有章云：若無大帥，必失西蜀。六月，蒙上宣諭曰：西帥難其人，朕欲以參政趙鼎知樞密院，爲川陝宣撫處置使，如張浚故事。余曰：聖謀如此，臣不敢不奉詔。自是言者益力，而踰月無處分。八月，余以瘡瘍謁告十餘日，忽奉宸翰如前旨。翊日，執政見訪問疾，鼎語余曰：今川陝兵柄皆屬吳玠，大帥無他，能制玠足矣。然玠見爲宣撫副使，若官與之同，豈可制乎？余曰：公意如何？有所見，胡不奏？且公以元樞出使，豈論宣撫耶？鼎曰：須得一使名在宣撫上者，方爲之。余心知鼎欲都督，即曰：偶拙病未愈，不能造朝，公不欲自言，即同官亦可言也。鼎唯唯。後兩日，再奉宸筆，改命鼎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是時余起復居位，已累上十二章，丐持餘服，鼎窺宰席甚急，被命殊不樂，申請數十條，皆不可行。如隨軍錢物，須七百萬緡之類，余參告進呈，指此一項奏言：昔聞王音、趙鼎出使，如張浚故事。上曰：然。余又曰：浚自建康赴蜀，朝廷給錢一百五十萬緡，今鼎所須三倍以上，今歲郊恩所費不貲。上曰：柰何？余曰：欲支三百萬緡，半朝廷，已如浚數半，令所部諸路漕司應副，上可之。既退，鼎怒語云：令我作乞兒入蜀耶？遷延久之，郊後，余得請，鼎果相，不復議帥蜀。五年春，鼎遷左相，張浚右相，並帶都督諸路軍事，浚統兵往來江湖，號都督行府，權勢甚盛，便宜行事，關送三省樞密院奉行，內外无敢違者。更易大將軍，移徙諸軍，科歛之重，以千萬計，軍民皆怨。浚方大言，進復中原，欲獨任國事。七年正月，遂鼎於會稽，至五月，淮

澠兵變，浚貶，鼎復相。然都督竟罷矣。

又曰：趙鼎復相，植黨益急，凡凶險刻薄之士，无不收用，使造虛譽，而排善類。張戒其一也。鼎薦常同爲中司，同即以鼎所善，奏爲臺屬。戒自郎官除察院，未幾遷殿院。紹興八年秋，鼎失眷，乞罷。戒知其決去，即露章請留，以徼後福。其言狂躁愚弄。旣罷，猶知泉州，蓋其黨與維持之力也。今錄其疏云：臣本貫河東絳州，趙鼎本貫陝西解州，鄉里相近，士大夫通號曰西人。臣被召除館職官，除郎官，實自聖恩，然人亦或云：臣進擬，是非臣所得而知也。今趙鼎求去，議者皆以爲未可。臣欲言之，則形迹如此，不言則大臣進退，國家安危所繫，陛下他日必悔之。臣初不知鼎負陛下者何事？鼎與同列忿爭者何語？鼎不敢自安者何意？臣竊料陛下與鼎君臣之間，嫌疑已久，同列之際，猜間已深，鼎不自安非一日；假使勉強少留，終非可否相濟，聖意已決，臣不復言。但鼎去之後，秦檜先悔，而陛下後悔，理在不疑，此爲可慮耳！鼎去之後，陛下必不獨任能事，如鼎者絕少，爭權者甚多，後來者不三數月，即與檜爭必矣，此所謂秦檜先悔也。陛下即位十二年，而命相凡九人，前後拜罷以三十數，已試未試，人材可知，使後來者皆大過人，雖去鼎可也；若但斥逐異己，而遷除附己者，徒爲紛紛，則與鼎何異？萬一緩急之際，又將復用之，使鼎何顏復見士大夫哉？此所謂陛下後悔也！臣今爲陛下計有三：其上可留則用之，鼎若有負於陛下者，而戒勅之，鼎若與同列不協，則面責以先國家後私讎之義；其次必不可，則姑留之行，在祖宗故事，宰執罷政，多留京師，非特示恩禮，亦以備顧問。近時前宰

執遂无復敢留行在者，乃薄俗可歎，非祖宗之意也。未罷相，則如前五日一到朝堂之類；罷相，則置之講筵，少俟期月之間，朝政修明，邊境靜謐，然後聽其遠去，亦未爲晚。進退之間，猶爲有禮，不然，去歲召之如彼其急，今日去之如此其遽，時有緩急，事有大小，臣恐天下不無竊議，鼎尙不敢自保，餘人何足道哉？臣之區區所慮者，國家之安危，所惜者，陛下之舉措。陛下若以爲公論，則願聖心更加審處；若以爲跡涉朋附，則罪何所逃？亦惟陛下察之而已！伏候勅旨。貼黃稱：臣今爲言事官，進退皆出宸衷，非所敢與。鼎若去位，則臣事陛下無復嫌疑，迹愈安矣！在臣計則幸，鼎之去爲便，在陛下則衆論以爲未便也。常同初除中丞，以臣好名，薦於陛下，鼎聞之縮頭吐舌搖首，人傳以爲笑。鼎畏臣如此。三省同奉聖旨，張戒爲耳目之官，附下罔上，可與外任差遣。

又曰：趙相鼎蒲解間人，起於白屋，有樸野之狀，一日拜相，驟爲驕侈，以臨安相府爲不足居，別起大堂，奇花嘉木，環植同園，堂之四隅，各設大爐，爲奇香異種，乞坐堂中，則四爐焚香，烟氣氤氳，合於坐上，謂之香雲。又堂饌自艱難來，至於菲薄，鼎增十倍厚，日有會集，侍從諸將，下逮省寺官所，喜者次第召食，堂廚公吏，支日會費，香直且數千緡，酒饌尙不計也。其後鼎坐臺疏落職守泉，累章數千言，而乾沒都督錢十七萬緡，竊用激賞庫錢七十餘萬緡，掩有臨安府什物三千餘萬件，乃章中一事命下，人皆謂鼎必辨而不辨也。

紹興十八年五月，金人遣使來賀生辰。

九月陳誠之爲大金賀正旦國信使。

王墨卿爲大金賀生辰國信使。

十二月金人遣使來賀正旦。

紹興十九年五月金人遣使來賀生辰。

九月楊鵬舉爲大金賀正旦國信使石清副之。

張杞爲大金賀生辰國信使。

十二月董先爲鄂州駐劄御前左軍統制。

董先初在鄂州宣撫司爲背嵬軍統制岳飛死後召先赴行在隸步軍司爲統制先與步帥趙密不協爲江東副總官信州駐劄殿司楊存中憐其才常贖遺甚厚具劄子乞隸殿司以三衛不許互換陳乞不許鄂州都統制田師中乃乞先爲統制遂爲左軍統制。

金人遣使來賀正旦。

金國完顏亶爲歧王亮弑殂。

神麓記曰：皇統九年四月初太白蝕月太史言不利於君將有大臣作亂又有旋風從北向南吹染練騰空萬民望之上青下赤落在內廷祥曦殿之側繼而風雷大作有龍自寢殿而出入繞壁幕地衣衆人皆見東昏震悸遂大赦天下翰林學士承旨張鈞作赦文稱乃者龍潛我宮之旬由是

大怒曰：龍奈我何！將張鈞杖之數百，截去手足，差而斬之。東昏不道，自此始也。每日窺覘左右近侍，不辨親疏，惟有少不如意，恣情逞欲，手自刃之，親殺兵部尚書饒居常，護衛將軍八斤，廣武宿直將軍特養定，遠胙王長勝，馬及其弟冀州節度使查辣子姪，皆族誅之；又手刃鄧王子阿木輔國，兄弟二人，又手刃皇后裴摩申氏，并諸妃嬪，以放歸宗者數輩，皆賜死於家，大臣戰慄待死。每旦入朝，與親戚相別而行，駙馬都尉唐古，率平章政事歧國王亮，廉訪參政蕭王仲武，太常大卿烏達，宿直將軍幹諸，尙廐局使高景山，寢殿小底與國奴同謀，因帝醉熟睡，先盜去帝側弓刀，詐稱宣命，夜召亮等，直入霄儀殿就寢，弑帝。時年三十一。是夜有護衛將軍忽突者，元不豫謀，潛見此輩入寢殿，欲行大逆，其東昏裸體躍起，取旁側弓刀不獲，其忽突先以所執槍刺東昏於壁，衆乃同時相前亂刀斫而殺之，遂閉殿門，與國奴傳旨，斂取護衛弓刀，皆不知其祥，然後屏出敷德殿門，詐稱前帝宣召大臣等，左丞相宗賢，夜半入內，遂亂刀斫殺，并男子並誅之。亦召右丞相曹國王阿魯，孛山，至則縊殺之，遂立亮，改號天德。遲明朝，諸大臣布告天下以失道，廢亶爲東昏王。

金國岐王亮弑其主亶自立。

皇統九年十二月二十日登位，改元赦。尙書省牒刑部門下，朕爲太祖武元皇帝，神武應期，奄有四海，以公存心，天下大器，授於太宗，文烈厭代，不忘光遜，憑王宣命，屬之前君，以繼洪業，十有五年，而昏虐失道，人不堪命，宗族大臣，叶心正救之，而弗悛，遂仰奉九廟之靈，已從廢黜，亦旣殂殞，宗

族大臣，咸以太祖經營締構，所繇垂統，推戴眇躬，嗣臨天下。朕以宗社之重，義不獲已，爰受命之初，兢兢若淵冰，未知攸濟。尙賴股肱三事，文武百僚，同心輔翼，以底於治，宜布維新之令，以宏在宥之恩。可從皇統九年十二月十一日改爲天德元年。於戲！嗣守丕基，休於宗祏，永綿宇宙，尙軫黎元，咨爾多方，體予至意！

炎興下帙一百十七

起紹興二十年二月，盡紹興二十一年八月四日辛未。

紹興二十年二月。金人遣使來報即位。

五月。金人遣使來賀生辰。

九月。陳誠之爲大金賀正旦國信使。錢愷副之。

王曠爲大金賀生辰國信使。趙述副之。

十二月。金人遣使來賀正旦。

紹興二十一年五月。金人遣使來賀生辰。

八月四日辛未。韓世忠薨。

韓世忠，武王中興佐命定國元勛之碑曰：王韓世忠，字良臣，姓韓氏，世爲延安人，名聞關陝，常

過米脂寨，姻家會飲，日已夕而關閉，王怒，以臂拉門，關鍵應手而斷。旦視之，其木蓋兩拱餘。關吏駭服。年末冠，以敢勇應募，鄉州挽強弓三百斤，常乘悍馬，手舞鐵槊，奔馳二郎山峭壁間，觀者膽裂，同列無一人敢繼者。軍府校藝，獨用鐵胎弓，所向雖金石皆洞貫，其騎射絕人類此。時崇甯四年也。屬西方多事，王每聞邊遽，至輒上馬，或不俟鞍而奮，喜與交遊，痛飲，費用通有無，或不持一錢，相從詣酒肆，貰酒，期於戰獲，鬻級以償。王出必多獲，由是，同列皆饒給。銀州之役，將從党萬以行，父母素鍾

愛，不許，王固請於陳公曰：大丈夫當建功業，取公侯，豈宜齷齪自守！陳公奇其志，乃聽去。軍甫至而城閉，王直排扉入，斬主將，擲首陣外，三軍乘之，大克。繼而夏人以重兵來寇，次高平嶺，王與党萬率精銳鏖戰，賊解去，而突騎忽出間道擣我營，將士驚愕，王獨部敢死士殊死鬪，賊少卻，時王爲殿，見一騎士甚武，揮槍而前，王問來者爲誰？曰：十軍監軍駙馬郎君兀朮也。王躍馬從之，斬其首，賊遂大潰，由是西邊益服王威名。朝廷議復燕山，調諸軍以行，至則皆潰，王往見劉延慶，抵滹沱河，獨與蘇格等五騎，俱逢虜騎五千餘，從者失色。王遣五騎列於高岡，戒勿動，值燕山潰卒來會，然皆重傷者。王即命纘舟河岸，約曰：虜奔即鼓譟助聲勢。王乃獨躍馬薄賊，回折自如。虜疑之，分爲二隊，據坡以視。王出其不意，突刺二執旗者，因縱擊，格等五騎應其後，舟中潰卒亦鼓譟如約。虜疑我伏發，遂大潰，追斬甚衆。欽宗即位之初，王方從梁方平防河瀋州，金人大軍已壓瀋境，方平漫不顧，以爲他盜。王說曰：今之來者，金虜耳！願公速整行陣，爲護河計。河一失守，宗社隄危，公可忽乎！王忠憤由中，詞氣激烈，方平怒，俾王以三十騎當敵，名曰硬探，實欲致王死地。王遇敵，輒戰，以實歸報，方平猶以爲紅巾賊，不設備。及虜進，追屯子橋，則方平脫身遁矣。王師旣失主帥，數萬之衆皆潰，虜騎大至，陷數十重圍中，意氣彌壯，挺槍奮躍而前，所向披靡。虜歎異小郤，即潰圍出，殿諸軍，焚橋而歸。至京師，欽宗聞王勇冠三軍，召對便殿，且詢方平失律之狀。王條奏甚悉，轉武節大夫，俄召諸路勤王兵入衛，王隸京城四壁爲統領，屬虜人許割三鎮而還。王淵爲河北總管，辟王爲先鋒統制，有勝捷軍

統制張師正者，戰敗，轉徙大名，留守宣撫副使李彌大斬之以徇。師正所部，本童貫牙兵，初貫創勝捷軍，極諸軍之選，每禁軍一，指揮所選，止一二人或三四人，皆人物魁梧，武藝超絕者，纔得五千人，後隸師正。師正死，此軍懷反側，遂相約爲亂，鼓行而東，劫掠淄青間，影附脅從者四五萬，號二十萬，所過亡復，噍類，山東復擾。王以成將寓大名，雅爲李綱所器重，遂檄王以所部五百人討之，至淄河，以軍分爲四隊，布鐵蒺藜歸路，令曰：前則有功，退則死。有怯走者，許後隊殺以爲功。於是士皆效死，莫敢回顧。至夜半，縱兵襲賊砦，賊既驚擾，旦而復戰，大破之，斬其魁李復，餘悉奔潰。將所降朝京師。欽宗再賜對，慰獎甚渥，賜衣甲槍牌，除正任單州團練使，就命將所部屯淳沱河。真定失守，王知淳沱形勢已蹙，去之。趙守蓋王淵云：淵得王，恃以自固。虜再入寇，趙知王在焉，攻益急，粟殫援絕，孤城更數日，殆破。王一夕潛起，將三百人，擣其營，虜大驚亂，翌日遁去。復有自虜來者，始知大會二都統是日被創以斃，衆遂不能支。除嘉州防禦使將所部還，大名總管趙野辟爲前軍統制。太上皇帝時，以天下兵馬大元帥駐濟陽，王領所部勸進，復自濟陽次南京，虜縱兵逼城，人心危懼。王據西王臺，力戰，虜稍卻。翌日再至，而會帥白馬三郎，以衆數萬薄城，王時所將，近千人，與賊遇，即單騎突之，斬會帥以還。部兵乘勝鏖鬪，虜衆遂潰，南京圍解。郡守率父老迎謁，居民焚香夾道，多感涕者，於是還詣濟陽勸進，遂扈蹕如南京。太上即位，授光州觀察使，帶御器械，王請移蹕長安，下兵收兩河，朝議不從。建御營，以王爲左軍統制，詔平濟州山口賊解寶王大力李昱等，所屬勦除，陸定國軍承

宣使依前帶御器械。制曰：解趙城之圍，威震河朔，卻胡馬之牧，效著睢陽，皆記實也。車駕幸維揚，王以所部扈從，甫至，賊有張遇者，號一窩蜂，既破儀真，自金山以衆來降，抵城而不解甲。扈從者危懼，王單騎造其壘，曉以順逆禍福，叱使速降，衆解甲聽命。李民擁衆十萬，亦既來降。比至維揚，復整勵器械，詔王淵處置。淵以屬王，王往，諭旨誅梗議者。劉彥驅李民以出，縛小校二十九人，送淵戮之，以民隸王軍，分其衆，屬大將張俊等。事遂定。授王京西等路捉殺內外賊盜。時虜再犯河洛，王率敢死士戰於孝義橋，所殺已數千人，而別將以後軍先退，虜衆乘我，王身被鏃如棘，卒力戰以免。後至汴，詰先退一軍皆斬左右趾以徇，威令大振。自是軍不復敗矣。召還行在，授鄜延路副總管，加平寇將軍，承宣使帶御器械統制如故。未幾，詔王領所部如山東，王聞車駕幸錢塘，遂由海道趨行在。時建炎三年也。兀朮入寇，車駕復幸臨安，命杜充以尙書左僕射守建康，王守鎮江兼制海道，王方治舟秀之青龍，無何，充以建康叛，降於兀朮。兀朮自建康取宣城，直至廣德，徑趨臨安，車駕又幸四明。王聞之，亟以舟師赴難，未發。兀朮聞王在京口，遽勒三十萬騎北還。王即奏，願留江上勦除，使絕南牧之患，遂提兵截大江以邀之，先降其將鐵爪鷹李選。太上賜札曰：比在會稽，呂頤浩獻議，欲會兵京口，邀截歸路，遽覽來奏及圖上方略，實契朕懷，惟卿忠憤之誠，謀慮之審，千里之外，不謀而同。載觀規圖，深所嘉歎。今以獲賊資財物帛，盡與將士，並降空名告劄二百道，用資激賞。兀朮遣使通問，王亦遣使臣石皋報之，約日會戰。戰數十百合，虜約不得渡，復使致詞，願還所掠假道，不聽。請益以名

馬，又不聽。虜乃益兵儀真，勢將趨建康。兀朮軍於南，撻辣軍於北，王提海艦，中流南北接戰，相持甚天。蕩四十有八日。兀朮窘甚，求打話，王酬答如響。時於所佩金風瓶，傳酒縱飲，示之。虜見王整暇，色益沮，乃祈假道甚哀。王曰：是不難，但送還兩宮，復舊疆土，歸報明主，足相全也。兀朮語塞。又數日，求登岸會語，王以二人從見之，復伸前懇而言不順。王怒且罵，引弓將射之，亟馳去。虜自知力饋糧竭，久或生變，而王舟師中流，鼓柁飄忽若神，凡古渡津口，又皆已八面控扼，生路垂絕。乃一夕，潛鑿小河三十里，自建康城外屬之江，以通漕渠，刑白馬，剔婦人心。兀朮自割其額祭天，幸風濤少息，竊載而逃。王牒知其謀，悉舟師督戰，會風弱帆緩，虜得以輕舸渡去，人稱爲番人河。後秦檜主和，更名新開河云。先是，王治兵鎮江，常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虜必登此觀我虛實。乃遣偏將蘇德，以二百人伏廟中，又遣二百人伏岸下，約曰：聞鼓聲，岸兵先出，廟兵繼出。數日，虜至，果有五騎趣入廟，廟中之伏喜，先鼓而出，百騎振策以馳，僅得其二。有一人紅袍白馬，既墜復跳而脫。詰二人者，云：卽兀朮也。是舉也，兀朮僅以身免，俘獲殺傷者，不可勝計。所遺輜重山積，所掠男女，獲免者不知其數。又獲龍虎大王舟千餘艘。捷聞，太上皇賜札曰：卿比統舟師，邀擊虜寇，忠勇之節，遠近所聞，相拒大河，殆彌兩月，殺傷莫計，俘獲良多。所有已立功人，早以功狀來上，當優與推恩。又札曰：胡馬飲江，大肆殘虐，卿感激思奮，慷慨自期，獨提全軍，往邀歸路，將士用命，水陸齊攻，捷音遽聞，殺獲甚衆，言念忠勞，不忘嘉歎。未幾，除檢校少保武成感德軍節度使神武左軍都統制，詔除太尉。師還建康，乃

置背嵬，親隨軍，皆勇鷲絕倫者。除開府儀同三司，節制依舊充淮南東路宣撫使，泗州置司。明年，以建康鎮江淮東路宣撫使駐鎮江。是歲，兀朮與會帥撻孛耶合三路兵入寇，騎兵自泗州取淮揚，步兵自楚取高郵，塵覆飛鳥。太上賜札曰：覽卿承楚之奏，良用駭歎！今虜氣正銳，又皆小舟輕捷，可以橫江徑渡，想卿謀畫已定，可保無虞。更宜率勵將士，戮力勦除，此亦卿前日之所論奏也。浙西趨行朝無數舍之遠，朕甚憂之。卿忠憤憂國，朕所素知，協濟艱難，正在今日，切更多算，以決萬全。又札曰：朕以逆臣劉豫，外挾強虜，驅率吾民，遣兵東嚮，觀其措意，必欲圖危社稷，人神所共嫉，覆載所不容。卿爲大將，乃心王室，忠憤之氣，想實同之。今賊犯真滁，已逼江上，而建康諸渡，舊爲賊衝，萬一透漏，存亡所係，卿宜戮力一心，以赴國家之急，先飭守備，徐圖進取，無失事機，以墮賊計。朕雖不德，无以君國子民，而祖宗德澤，猶在人心，所宜推念累世涵養之恩，永垂千載忠誼之烈，興言及此，當體至懷。王受詔，感泣曰：至尊憂勤如此，臣子何以生爲！遂自鎮江濟師，以前軍統制解元守高郵，候虜步兵，而王親提騎隊，往大儀，以當淮泗之寇，伐木爲柵，自斷歸路。大會將佐曰：金人馬步分道並進，車駕方在江南，有如不勝，必爲社稷憂，諸軍奮忠義以報國，此其時矣！吾平昔恨無死所，所以拔橋斷路，示无生還之望，遂大饗士俟。戰士皆感奮，氣自百倍。會朝廷遣魏良臣使虜，至維揚，王置酒送別，杯一再行，流星庚牌沓至。良臣問故，王曰：有詔移屯守江，乃撤炊爨班師。良臣竊自喜，疾馳去。王度良臣已出境，乃上馬令軍中曰：視吾鞭所屨，於是六軍大集，北行至大儀，勒精兵爲正陣，設伏二十

餘處戒嚴，聞鼓鳴則次第起擊。良臣至虜，虜果問我師動息，悉如所見以對。兀朮號知兵，聞大軍倉卒南還，喜甚，與羣酋厲兵秣馬，直趨江口。至大儀五里所，王縱虜騎過五軍直之東北，旗少麾，鼓一鳴，伏者四發，五軍旗與虜雜出，虜師亂，我師伍伍迭進，步隊各持長斧斫馬足，虜全裝陷泥淖，弓刀無所施。王東西麾勁騎，四面蹂之，虜大半乞降，餘皆奔潰，追殺數十里。兀朮乘千里馬而遁，積尸如邱垤，擒其驍將撻孛耶女真千戶長五百餘人，獲戰馬五百餘匹，器械輜重，與平山堂齊，軍勢失振。兀朮還泗上，召良臣詰責其賣已將斬之，良臣好詞以免。解元至高郵，亦遇賊虜，設水軍夾河南陣，我師皆願效死，虜整隊迭出，一日之間，合戰十三，士力稍罷，相拒未決。王遣成閔將勁騎往援之。閔與元軍合，復大戰，俘生女真及千戶長等。虜敗去，俄而王至，窮追於淮。虜復大敗，奔潰相蹈，藉沒溺死者不可勝計。捷音沓至，羣臣入賀。太上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賜札曰：聞卿獨抗大敵，勦殺犬羊，數以萬計，攘逐過淮，全師而還，甚慰朕望。兀朮舉國來寇，憑陵邊圉，非卿智勇冠世，忠義殉國，豈能冒犯矢石，率先士卒，以寡勝衆，俊偉如此，朕深念卿躬擐甲冑之勞，將士摧鋒力戰之苦，夙宵震測，痛切在躬，得卿來報，頓釋朕懷。初，虜既傾國內侮朝廷，過計有勸太上他幸者，於是降旨議散百司，物論譁然，獨宰相趙鼎與王議合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至是，虜既潰敗，王自淮上振旅凱旋，江左遂安。故論者以此舉爲中興武功第一，除少保武成德軍節度使淮南東路宣撫使鎮江置司。王在鎮江，一日方會諸將置酒，虜帥撻辣恥前敗覆，以書幣來約戰，王即席遣伶人張軫王愈

之持槁若爲瓊，報書略曰：元帥軍事良苦，下諭約戰，敢不疾治行李以奉承指揮也。捷辣謀屈，卒不來。未幾，全軍遁去。然諸將徘徊顧望，無敢渡江者。王獨請移軍窮追，經理中原。太上賜札曰：昨因虜近，議者以經理淮甸爲言，人多憚行，卿獨慨然，請以身任其責，朕用嘉之。又曰：今聞全師渡江，威聲遐暢，卿妻子同行否？乍到醫藥飲食，或恐未備，有所須，一一奏來也。改除武甯安化軍節度使，依前少保充京東淮東路宣撫處置使，兼營田大使，楚州置司，兼節制鎮江。時楚累經殘掠，邑屋皆邱墟榛棘，王至，則撫集流亡，通商惠工，創新營壘，民心安固，軍氣日益振厲，於是曩時煨燼瓦礫之場，化爲雄都會府，隱然爲國長城矣。劉豫聞遣兵入寇，每爲王所敗，郤生擒僞知鎮淮軍王拱及食糧軍數百，獻於朝。是年，虜又犯澧水，王迎擊，殺其將孫統領，退至金城，時豫之銳卒，盡屯宿遷聖女墩，王以輕兵破之，轉戰至徐之鴛口，軍旣單弱，而虜援兵詭里耶索賈舍人踵至，遂以背嵬輕騎五百衝之，爲虜所圍。王突圍，拔衆以出，復乘銳掩擊，過落馬湖五十餘里，殺傷不可計。攻淮陽，日暮且下，會詔班師，王亟還，道遇僞齊帥劉猷，率金國三路都統太一孛堇，鑿山水晶相公青州五路都統東平府總管及兀朮兵，舉自河間，與諸道會。王勒陣向敵，遣小校郝彥雄造其軍，大呼曰：錦袍鶴笠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衆咎王，王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及虜騎至，王先以數騎挑之，獲其引戰者二人，諸將乘之，大破虜衆，暴屍三十里。捷聞，太上賜札曰：卿誠存報國，義獨奮身，長驅濟淮，力戰破賊，俘獲羣醜，撫輯遺黎，眷言忠勞，實所嘉歎。然王師之出，本以弔民上將之威，尤宜持重，軍旅之外，毋

爽節宣，深體至懷，副朕倚注，特授橫海武甯安化軍節度使，賜揚武翊連功臣，依前少保充京東淮南東路宣撫處置使，兼營田大使。王以承楚單弱，正當寇衝，寇至無以守，乃增大其城，身自督役，不勞而城固，民恃以無恐，家立生祠以報。先是，移屯淮陽，與敵接境，王云：多遣間結山東豪傑，俾緩急爲應。東人及太行羣盜，多願奉約束者。金人廢劉豫中原軍潰，盜起，王亦爲機不可失，奏乞全師北討，招納叛亡，爲恢復計，懇請誠切。太上賜札曰：覽卿來奏，備見忠義，許國之意，深可歎嘉！今疆場之事，以安靜爲先，變故在彼，不必干預，當敦信約，卿其明遠斥堠，謹固封疆，以備不虞，稱朕意焉。旣而秦檜議和，諸帥已屯建康及武昌，詔王徙屯京口，王上奏，極論虜情叵測，其將以計緩我師，乞獨留此路，蔽遮江淮。太上賜札曰：覽奏，欲依舊留屯淮甸，誓與敵人決於一戰，已悉，朕逼於強敵，越在壽隅，每慨然有恢復中原之志，顧以頻年事力未振，姑鬱鬱久於此。自去冬敵人深入，卿首劉其鋒，鼓我六師，人百其勇，旣致彼潛師引遁，而卿復率先移屯淮甸，進取之計，特此爲基，朕深嘉之。前日恐老小或有未便，委卿相度，今得卿所奏，益見忠誠，雖古名將，亦何以過，使朕竦然興歎，以謂有臣如此，禍難不足平也。古人有言，闔外有事，將軍制之。今旣營屯安便，控制得宜，卿當施置自便，勿復拘執，至軍餉等事，已令三省施行。初，國朝軍政日修，虜師屢屨，於是陰謀阻撓吾事。秦檜還自沙漠，力勸太上屈已和戎，銷兵罷將，朝廷遣使交割河南境土，虜亦遣使來議，而使名不遜。時檜主議甚力，大臣宿將，萬口和附，王獨慷慨流涕，上章以十數，爲太上開陳和議不可之狀，大略以爲虜情

詭詐，且陝西諸路，出兵產馬，用武之地，豈肯真實交割。又曰：但恐以還地爲名，先要山東河北等路軍民，及北人之歸南者，出此聲勢，搖動人情，我若太加卑屈，深慮人心離散，士卒凋沮。又曰：今當主辱臣死之際，臣願効死節，激昂士卒，率先迎敵，期於必戰，以決成敗。若其不克，陛下委曲聽從，事亦未晚。又曰：如王倫、藍公佐交割河南地界，別无符合，誑賺朝廷，雖以王爵處之，未爲過當，欲乞令供具，委無反復文狀于朝，以爲後證。如臣言虛妄，日後事成虛文，亦乞重寘典憲。其言深切懇到，出於忠誠。且請單騎赴闕面奏。太上率優詔褒答，其略曰：卿忠勇冠世，獨當一面，國威旣震，和議漸諧，南北兵民，可冀休息，究其所自，卿力居多，其保護來使，無與疏虞，所乞入朝奏事，俟有機會，當即召卿。衆方懷疑，疆場大事，正倚卿爲重，未可暫離軍中也。其後，虜果負約，如王所言。檜甚恐，即上疏曰：臣聞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此伊尹相湯，咸有一德之言也。臣昨見金國撻辣有講和割地之議，故贊陛下取河南故疆，旣而兀朮戕其叔，撻辣藍公佐之歸，和議已變，故勸陛下定弔民伐罪之計。又曰：如臣言不行，即乞行罷免，以明孔聖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之義。其詞反覆無據，由是天下服王精識，而怨檜益深云。兀朮旣再陷三京，又犯漣水，太上賜札曰：金人復占據已割舊疆，卿素蘊忠義，想深憤激，凡對境事宜，可以結約，招納等事，可悉從便宜措置。若事體稍重，即具奏來。王遂率背嵬軍由鴛口破走兀朮，僞守趙榮，以宿州降。李世輔以亳州降。詔除少師，餘官悉如故。明年，虜都統周太師者，以大軍入寇，水陸並進，未及渡淮，王督士馬拒戰於淮陽，又走之，因取劉泠莊。

設伏掩擊，遂至沂水。虜溺死不知其數。又遣偏將王勝攻下海州，取懷仁諸縣；破千秋胡陵大寨，擒虜帥郭太師，僞守王山，盡得其軍糧牛馬器甲，即日獻俘闕下，詔除太保，依前功臣三鎮節鉞。淮東宣撫處置使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營田大使封英國公。是年，虜犯淮西，殿帥楊存中合宣撫使張俊之師與戰於鍾離，不克。詔王赴援，虜別軍數萬屯定遠。王遣成閔以輕騎擊破之。轉戰數日，兀朮中克敵弓以走，其衆大潰，遂奪鍾離。捷聞，太上賜札曰：聞卿親率將士與賊接戰，追逼直至城下，賊馬一發，兵潰過淮，卿已復據濠州，卿忠義之氣，身先士卒，親遏大敵，嘉歎何已！况卿前後所料賊情，一一必中，今日善後之策，更爲深加思慮措置以聞也。王因上章極言爵賞之濫，乞自今非破虜復境土，不畀崇資，以塞倖門。和議復成，秦檜權力益盛，異己者禍如發矢。王復危言苦諫，以謂中原士民迫不得已，淪於腥羶，其間豪傑莫不延頸以俟弔伐。若自此與和，日月浸尋，人情銷弱，國勢委靡，誰復振之！太上復賜札嘉獎，又乞與北使面議，優詔不許。尋再上章，力陳秦檜誤國，詞意剴切。檜由是深怨于王。已而盡撤邊備，召諸大將還闕。王及張俊、岳飛除樞密使副，王上表乞解樞務，避寵丐閑。時論高之。時紹興十一年也。二十二年秋八月四日，薨諡忠武。趙雄撰。

炎興下帙一百十八

起紹興二十一年八月
四日辛未，盡其日。

孫覿撰公墓誌銘曰：建炎三年冬，金人合諸衆數萬騎，絕淮沂江，鼓行而南，如踐無人之境。一時將吏望風逃散，竄伏草莽間，無一人敢嬰其鋒者。當是時，太師鎮南武安甯國軍節度使咸安郡王韓公，以兩浙西路制置使，提孤軍駐揚子之焦山，募海舶百餘艘，具糗糧，治器械，進泊金山下，連艦相銜爲圍陣，東向邀其歸路，植一幟，書姓名其上。金人望見大笑曰：此吾几上肉耳。平旦，擁千舟，噪而前。先是，公命工鍛鐵相連爲長綆，貫一大鈎，徧授諸軍之伉，建強有力者，比合戰，分蠻舶爲兩道，出其背，每綆一綆，則曳一舟而入。大會立萬馬江上，銳爲救，熟視躁擾，莫能進一步。曾不逾時，掩獲數百舟，幾盡，遂大敗，閉壁不敢復出。已乃並治城西南隅，鑿一大渠，亘三十里，欲潛師渡建康，而地勢高仰，潮不應。一日，乘南風，縱火千餘楫，抗舟師，破巨浪，冒百死，趨瓜州渡。公曰：窮寇勿追，縱使去。於是銖俘囚束之，沉江中，金帛盡分麾下，贖吾人之被繫執者，書婦女州里姓名，揭諸道以訪其家，然後獻捷行在所。其後兩淮交兵，伏尸流血，十有餘年，而虜人卒不能飲一馬於江者，繫公揚子一戰之捷也。公諱世忠，字良臣，綏德人。年十八，始隸延平府兵籍，悍邁絕人，不用鞭撻，騎生馬駒，挽強馳射，勇冠軍中。家貧，無生產業，嗜酒豪縱，不治繩檢，間從人貰貸，累券十數，遇出戰，則躍一馬先登，捕首虜，馳還得金帛償之，率以爲常。嘗從統制官党萬戰銀州，方解鞍頓舍，而賊騎出間道，直擣

其營萬狂顧不知所爲，公袒裼持一戈，率其徒戰卻之。萬兵來援，殿而還。又嘗遙見一會，金甲朱旗，出護兵，意得甚。公馳一騎，刺之。後諜知貴將駙馬郎君兀朮者，大帥張深表其功狀上之朝，而宣撫使童貫怒不先白已，黜其功，不錄。宣和初，妖人方臘起青溪，不旬朝衆數萬，破衢婺杭睦歙五州，江淮大震，徽宗召諸將發兵捕誅。時公隸統制官王稟，行次澗河，別將王淵註兵在焉。公扣馬而進曰：公領騎兵而戰非其地，柰何？淵默然問曰：汝爲誰？答曰：韓世忠也。淵善其言，移屯據便地。翌日，縱騎搏賊，公率所部突其旁，賊驚奔，追殺無餘類。淵喜甚，飲公酒，悉舉飲器授之。會稟卒，遂從淵不去。方臘授首例補承節郎。河朔山東羣盜蠶起，大者攻犯城邑，小者延蔓巖谷，多者萬計，少者屯聚，魏博則有楊天王之流，青徐沂密如高托山等，至不可勝數。公方從王淵，名播於兩河之間，而捉殺制置使梁方平，又請公自副，除山東之盜。公皆次第討平之，以功累遷武節大夫。靖康末，金人圍太原，樞密使會諸道兵赴援，而張師正統勝捷一軍，號精銳，尙書李彌大素不知兵，欲誅一二裨佐立威，以強軍政。會太原不守，師正遁歸，彌大斬以徇衆，反側洶洶，又不時撫定，一夕潰去，所過焚掠，官軍莫能抗。淵聖皇帝詔公討捕，晨夜兼馳，至宿遷，單騎扣其營，大言曰：我輩山西良家子，好勇尙氣，豈有作賊！此李公謬舉，使若輩等求活於草間耳！衆素服公勇，相視慨然，投戈免胄，謂從公自歸。公杖馬筆護之而還。淵聖召見嘉獎，面賜袍帶，正授單州團練使。今天子以兵馬大元帥駐軍濟州，羣臣勸進，公偕諸將陪扈至南京，上即位，進嘉州防禦使，御營平寇將軍，再幸維揚，又負囊鞬以從。四年，金

山捷書至，除檢校少師，改武威威德軍節度使，制詞曰：屯兵要害，邀擊其歸，大振軍聲，殺傷過當，犬羊震疊，知國有人，至今天下誦之。方宣和末，金人犯京師，議者皆謂強胡不量，彼已昧死一來，忽見天子宮闕苑囿城池之大，愍愍然莫相知，而五路之師日至，因其疑懼，壓以重兵，而與之講和，庶幾景德澶淵之盟，足以爲德。無何，劫寨一跌，始有輕視中原之意，積五六年舉國大入，超邑越都，通行無所累。南至潭湘，東暨吳粵，皆罹其毒。諸將按兵坐視，莫與校。惟公自負其能，獨與虜角，何其壯也！北方之俗，壯士善騎健馬，披鐵衣數重，上下山陂如飛，矢刃不能傷，故常以騎兵取勝。公在建康，蒐集惡少年敢死士爲一軍，教以擊刺戰射之法，號背嵬，如古羽林，快射聲，越騎之儔，履鋒鏑，蹈水火，無不一當百。於是胡馬牧淮楚間，公至天長之大儀，與之遇，虜酋字董撻不也，擁鐵騎奔突而前，背嵬者人持一長柄巨斧堵而進，上搯其胸，下梢其馬足，百遇百克，人馬俱斃。又自出新意，剗剗敵弓，斗力雄勁，可洞犀象，貫七札。每射，鐵馬一發，應弦而倒。虜人震駭，若有神鬼，捕獲千萬人，長鎧甲器械甚衆。又轉至高郵，卒擒撻喇等，具舟載俘獲，獻之朝。自是，胡人一再敗衄，稍知沮畏，雖時時小人盜邊，無復跳梁不制之患矣。進少師，橫海武甯武安軍三鎮節度使。公生長兵間，習知戎事，而天資拳勇，未嘗以一毫挫於人。臨機制勝，一出於意造，故能以少擊衆。劉豫聚兵泗上，公戍山陽，與之對壘，屢戰破之。嘗乘勝北踰淮泗，並符離，徑淮陽之宿遷，豫亟召北軍，四面而至，圍之數重，公按甲不動，俄麾其衆曰：視吾馬首所鄉，奮戈一躍，已潰圍而出。不遺一鏃，接轡而旋。公曰：虜易與耳，益治

兵赴利，進攻淮陽，虜酋撻里孛董者，驍勇蓋衆，獨出挑戰，不勝而逃。有馬太師，亦號勇將，乘兩虎相斃之勢，奮迅而出，亦重傷敗出，退而太息曰：名不虛傳矣！師旋，斬捕首虜過當，封英國公。會虜主遣完顏烏陵孛董來聘，請以太上皇梓宮皇太后鑾駕來歸，除前事，復故約，上曰：誠如是，吾能忍垢以從。使驛五反，歲行兩周，而和戎之議定，兩地晏然，解兵撤警。公自山陽造朝拜樞密使，貂冠赤舄，入侍帷幄，極人臣之選。閱數月，思避時柄，上書解機務，不許。章累上，且曰：臣蒙國厚恩，誓捐軀戰場，効一死以報，今以菲材，承輔樞機，進陪國論，實懷危溢之懼。所冀天慈，俾解將相之官，以祠官奉朝請，日望清光，不勝區區，至願！上不能奪，加太傅鎮南武安甯國軍節度使醴泉觀使咸安郡王，恩禮褒崇，度越前比。公受命已，杜門謝客，絕口不論兵。時跨一驢，從二三童奴，負兀杖，操酒壺，爲西湖山水之遊，解衣藉草，命酒獨酌，盡興而返。平時將佐曲部，皆莫見其面，以二十一年八月四日薨。嗚呼！靖康建炎，戎狄內訌，天下多故，公起行間，忠憤感發，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建陽之役，手擒二叛；金山之戰，會渠犇命，僅以身免，然後驅攘羣盜，四封之內，掃蕩無餘。方是時也，諸宿將徙屯江左，公獨留毗山陽，孤壘塊然，旁無戍，蜉蟻子之援，蔽遮江淮，屹然如金城湯池之固。中興之烈，公爲第一；主上英武，所以駕馭諸將，雖隆名顯號，極其尊榮，而干戈鈇鉞，亦未嘗有所私貸。故岳飛范瓊輩，皆以跋扈賜死，惟公進而許國，仗一劍戡除大憝，爲社稷之臣，退釋兵柄，以功名富貴，始終一品，爲公師持三鎮戎節，累封大國，進爵稱王，賜號揚武翊運功臣，食邑一萬三千七百戶，實封五千九百戶，澤

流子孫，勳書竹帛，迫配前誓，可謂賢也已。公御軍嚴而有恩，紀律修明，不以賞罰佐喜怒，藜藿糗飯與衆均，士以故樂爲用。摧鋒陷堅，百戰不怠，威名凝然，天下想見其風采。太后行殿，歸次國門，將相大臣，班迎道上。太后坐帷中，顧左右曰：韓某孰是虜中皆知其名？既見，嘉歎久之。間遇朝謁，傳呼道塗老幼，夾道倚春釋擔，聚觀太息。上所賜詔，皆親札雲章，寶墨奎壁之光粲然，集而錄之爲若干卷，錦囊玉軸，子孫世守之爲希代之寶。公病且革，故時將吏問病臥內，公曰：某歷事三朝，大小百餘戰，冒白刃，中流矢，未嘗退，屺癩痕尙存。發衣視之，舉體皆是。賴天之靈，得全首領，臥家簣而沒，諸君尙哀其死耶！

遺史曰：韓世忠疾，上飭太醫馳視，問勞之使，相屬於道。平時將吏問疾臥內，世忠曰：歷事三朝，大小百餘戰，冒白刃，中流矢，未嘗退，屺癩痕尙存。發衣視之，舉體皆是。且曰：賴天之靈，得全首領，臥家簣而沒，諸君尙哀之耶！疾盡侵，冊拜太師致仕，訃聞，不視朝，賻有加，遣中貴護喪事，贈通義郡王，官其親屬九人。世忠字良臣，綏德軍人，年十八，始隸延安府兵籍，慄悍絕人，不用鞭轡，能騎生馬駒，挽強馳射，勇冠軍中。家貧，無生產業，嗜酒豪縱，不治繩檢，人呼爲潑韓五。有席三者，嘗算世忠當作三公，世忠以爲侮已，痛毆之。後亦到江南，依世忠，世忠以錢三萬緡贈之，兩子隸軍中，皆轉爲橫行。世忠貧賤時，間從人貰貸，累券十數，遇出戰，則躍一馬先登，捕首虜馳還，得銀絹賞則償之，率以爲常。統制官黨萬，戰銀州，方解鞍頓舍，而賊騎出間道，直擣其營，萬狂顧不知所爲，世忠袒褐，持一戈，

率其徒戰卻之。萬兵來援，又殿而還。又嘗見一禽，金甲朱旗，出戰指麾，意氣甚厲。世忠馳一騎刺殺之。後諜知乃貴將駙馬郎君兀諤者。大帥張深表其功狀上之朝，而宣撫使童貫怒不先白已，黜其功不錄。世忠既貴，與將吏騎馬出郊，喜坐於淺草中。世忠語急而聲厲，每言則吐舌，或爲是蛇精。

林泉野記曰：公諱世忠，字良臣，延安府人，少無賴，爲隸焉，累遷爲將。嘗與張俊俱破鄆賊李

太子于鹹河，何子威于洛，大名賊於超化寺，內黃賊于祁州，徐靖于莒縣，張仙于搆鼓山，濰賊于方村并濟南賊。公常勇冠諸軍，遂定河北京東之地。靖康初，從王淵爲統制，軍趙州，金人入寇，世忠劫其寨，加穎州觀察使，從淵守應天，虜來攻，世忠楊進等累戰敗敵，相拒三月而退。建炎初，爲御營使司左軍統制，從幸維揚，上甚簡眷。二年，率張遇、陳思恭等軍於河南府，世忠約翟進丁進孟世甯伐虜於永興軍，三衛失期，陳思恭先以後軍遁，世忠敗，張遇援之得免，收散卒數千，歸行在。後加承宣使，帶御器械，又除平密將軍，救京東，戰敗，亡其將張遇。三年，虜取徐州，世忠棄淮陽軍走渡河，止餘兵三千，他皆潰去。聞苗劉廢立，乃同呂頤浩入援，請爲軍鋒，破正彥赤心隊軍於臨平。上復辟，功居多，加節度使。苗劉走，除江西福建制置使，率馬彥溥、趙竭、趙節等追破其建州浦城縣統制孫世詢、臨陣擒正彥，傳徽服竄村落，爲人所執，送世忠獻俘行在。上親書忠勇韓世忠五字於白旗以賜，加檢校少保御前左軍統制。金人南犯，世忠軍潤州，虜渡江，世忠退守江陰。四年，虜自明州還，兀朮使請曰：借我一路北歸，舟中金帛，當盡以與汝。世忠曰：可。留下兀朮乃去，以舟師戰於建康門外。

虜大敗，斬首三千級。次日再戰，世忠海舟無風不能行，虜以小舟縱火，我師敗。統制孫世詢、嚴永吉皆死，復失所俘，後改神武左軍統制。紹興元年，曹成馬友、劉忠亂湖南，范汝爲據建州，除世忠、江西、福建、荆湖宣撫副使。二年，復建州，汝爲自殺，遣提舉官董旼往道州招降，曹成馬友將李宏殺友，以潭州降。劉忠據潭州白面山，有衆一萬，號花面獸，世忠破之，忠奔劉豫，爲其所殺。加太尉、武成感德軍節度使。未幾，除江南東西路宣撫使，守建康。三年，進開府儀同三司、淮南宣撫使，屯鎮江。後劉光世代世忠戍，世忠遣人入城，潛燒府庫。光世訴於朝，移屯建康。世忠又欲以兵襲其後，上書寇恂賈復事以賜。四年，虜入淮南，上親征，世忠敗虜於大儀鎮，又遣將董旼敗之天長，解元敗之承州及六合縣，許世安王權敗之真州。五年來朝，加少保，遣將呼延通敗虜於漣水軍，爲行營前護軍。六年，改武甯安化軍節度使、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敗虜於宿遷，圍虜淮陽，軍不能克，加橫海武甯安化軍節度使，賜揚武翊運功臣。岳飛進軍京西，命世忠爲援，遷延數月，方至淮陽。七年，遣呼延通、王勝、王權襲敗虜於淮陽，然與淮陽對壘，終不能克。每歲纔獲一二小捷而已。九年，宰相秦檜主和，世忠伏兵洪澤，欲劫虜使，以破和議。部將郝卞以其謀密告淮東運副胡昉，時韓肖胄送虜使還，昉以告肖胄，肖胄由淮西路而去。檜甚啣憾，加少師，以其兄世良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和州防禦使，主管侍衛步軍司。十年，虜敗盟，加太傅、河南北詔討使，封英國公，統制王勝，敗周太師鶻棘、李葦于淮陽，又敗虜，收海州擒僞守王山，又遣王升王權敗之蔣家莊，又敗之淮陽，統制解元敗之沂州、郟城縣。

世忠敗之淮陽。十一年，兀朮大入淮西，世忠與戰濠州，虜敗而去。來朝，除樞密使，罷兵柄。世忠獻錢一百萬緡，米九千萬石，及鎮江淮東諸庫于朝，加兄世良奉國軍承宣使，提舉醴泉觀，命張俊、岳飛遷其軍於鎮江。秦檜方謀去勳權，累諷臣僚言其過，章上，皆留中。世忠懼，丐閑，乃加太傅、橫海、武甯、安化軍節度使，醴泉觀使。十二年，改封潭國公。十三年，進封延安郡王。十七年，改封鎮南、武安甯國軍節度使。薨年六十三。贈太師，追封蘄王。將佐若王權、劉寶成、閔解元、咸秉節鉞，登顯仕。幕府若韓侂、王渙、陳桷、張侗、李易、董孜等，亦皆至侍從帥守。

炎興下帙一百十九

起紹興二十一年九月，盡紹興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一日乙未。

九月。巫伋鄭藻使於金國回。

巫伋鄭藻以祈請使副使於金國，至金國闕下，引見畢，內殿奏公事。惟正使巫伋得入，虜主問所請者何來？伋首言乞修奉陵寢。虜主令譯者傳言：自有看墳人。伋第二言乞迎請靖康帝歸國。又令譯者傳言：不知歸後甚處頓放？伋第三言：本朝稱皇帝兩字，又令譯者傳言：此是汝中國事，當自理會。伋唯唯而退，以待辭而歸。

遺史曰：巫伋作祈請使而無祈請之辭，投書而已。議者謂不識字之承局，可優爲也。

幸張俊第。

上幸張俊第，府第官吏各轉一官。

十一月。陳相爲大金賀生辰。國信使孟思恭副之。

陳相字相之，孟思恭字彥安。

十二月。金人遣使來賀正旦。

紹興二十二年五月。金人遣使來賀生辰。

十月。孫伸鼈爲大金賀正旦。國信使陳靖副之。

陳靖字彥恭，開封人。

李琳爲大金賀生辰，國信使石清副之。

十二月，金人遣使來賀正旦。

紹興二十三年五月，金人遣使來賀生辰。

十月十八日癸亥，施鉅爲大金賀正旦，國信使冀彥明副之。

施鉅字大任，湖州人，冀彥明開封人。

吳棗爲大金賀生辰，國信使張彥攸副之。

吳棗字少仁，建康人，張彥攸字安道，開封人。

十二月，金人遣使來賀正旦。

金人改元貞元。

紹興二十四年五月，金人遣使來賀生辰。

七月二日癸丑，張俊薨。

中興遺史曰：張俊享年六十九，以疾而終於牖下。上聞其薨，震悼，輟視朝三日，賜棺木，襲以一

品禮服，龍腦水銀罽緞各有差，追封循王，厚錄其孤。俊之妻秦國夫人魏氏，先俊薨，以其愛妾榮國夫人張氏繼室，嫌其同姓，遂改爲章氏。俊狀貌雄偉，性深渾厚，嚴重，征行戍守，師律整齊，納亡撫降，

皆能得其死力。如楊存中、田師中、趙密輩，皆出其門。

十四日丁丑，幸張俊第臨奠。

上幸張俊第臨奠，爲之慟哭，加幹辦官高漸李革皆右武大夫，仍賜金帶。

八月，勅葬張俊。

勅葬張俊於常州無錫縣，命延福宮使安德軍承宣使內侍省押班張去爲護葬事。

林泉野記曰：張俊字英伯，秦州三陽人，少爲弓箭手，初從瀘州兵討南蠻有功，後從梁方平累

攻夏國，皆先登。宣和五年，京東河北盜爭起，從梁方平破鄆州，賊李太子迫至洛州，大合羣盜萬人來拒，又擊滅之。六年，破大名賊於超化寺，追至內黃，又破內黃賊數千。七年，破沂州賊三萬于沂水，追至密州，又破密賊徐靖於莒縣，回遇賊於南樓山，又破之，還沂州，破賊張仙於礪鼓山，又破維州羣賊於方村，累遷武德郎。八年，濟南賊孫列整衆十萬，俊從方平討之，先射中賊來挑戰者，因大破於鱗子山，又破維州羣黨於昌樂。靖康中，從种師中救太原，與大金戰榆次，奪馬千匹。及師中死，俊潰圍走馬河州，虜來追，俊大呼死戰，斬首五百級，加武翼大夫，從知信德府。梁揚祖統兵謁康王於大名，王問揚祖諸兵官誰可使，揚祖稱俊忠實可任，王甚愛之。明年，李昱寇東平府，王命俊同苗傅討之。至任城縣，遇伏兵，賴其將趙密射退賊。俊與傅擊昱，大破之，斬二千級。加拱衛大夫、徐州觀察使。王即位，除御營使司前軍統制，又加帶御器械，往平杜用於淮甯府，又從兩浙制置使王淵招降

趙萬於潤州，降陳通於杭州。至婺州，射殺賊何三五。建炎二年，秀州軍卒徐明反，命俊討擒之，獻俘於行在，加甯武軍承宣使。三年，苗傅劉正彥反，加俊甯武軍節度使，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交兵於俱重。俊不受，與張浚泣議，約諸將來勤王。時韓世忠軍先爲金人所敗，死亡略盡，而不能軍。俊乃以統領劉寶一軍借之，至臨平，擊賊將苗翊馬柔吉軍，敗之，以復辟功加鎮西軍節度使。數日，又改御前右軍都統制。大金渡河，上幸溫州，留俊軍守明州禦之。大金兵至，俊納隱士劉相如之計，與之決戰，令統制劉寶先戰不勝，俊用兵橫衝之，而楊沂中田師中軍戰又不勝，寶兵再進，與之苦戰，而李質率諸班直以舟師來助，劉洪道又率兵射其傍，遂大敗之，殺數千人。四年，兀朮又領兵至，俊擊之於高橋。一日數合，又大敗之。然其心懼益兵再來，遂與質洪道俱棄明州而走。兀朮聞諸軍已去，復來屠其城，加俊檢校少保定江昭慶軍節度使，改神武右軍都統制。大金寇淮南，劉光世守潤州，乞俊來援，俊他托不行。李成圍江州，兵氣甚盛，以俊爲江淮招討使，命王瓌岳飛陳思恭皆聽其節制，領兵五萬往討之。紹興初，至洪州，李成將馬進來挑戰，俊堅壁不出。後用飛計，渡江擊之於玉隆觀，敗之。至筠州，進陳兵數十萬，命飛與陳思恭騎兵擊之，數合不能勝。俊度其已疲，復率衆兵急攻之，賊大敗，殺數萬人，臨陣降者五萬。俊懼其太衆，且疑復叛，是夜皆殺之。進走，追至奉新縣之樓子莊，至江州，又再敗之。追至蘄州羅田山，又敗之，成遂殺進降於劉豫。俊命飛追張用，降其衆五萬。知鄂州李允文恃兵跋扈，俊誘而擒之，送行在，加太尉。四年，大金兵犯淮東，以俊爲浙西江東宣撫使，領

兵至鎮江，命統制張宗胤戰於真州六合縣，敗之；命其將盧師迪戰於真州烏敦鎮，敗之；又戰於烏石山，敗之。五年，師迪又戰於龍山，敗之；命統制王進戰於盱眙，敗之；其將張元戰於白塔，敗之；進又同楊忠成閔往戰於淮河，敗之，降其將程師回、張連壽二人。又命統制高舉戰於天長軍，敗之。王進高舉、盧師迪皆俊之將也，加開府儀同三司，以其軍爲行營中護軍。六年，加崇信奉甯軍節度使，守盱眙，築大城以拒大金。時主管殿前司楊沂中、軍泗州劉豫遣姪貌以軍三萬寇濠州，俊命張宗顏、王璋、曾沂中往擊之，戰於定遠縣及李家灣，大破之，降其兵萬人。俊同沂中攻壽春府，不克而還，加少保，鎮洮崇信奉甯軍節度使。七年，爲淮西路安撫使，退軍建康府，其軍多擾民不戢，頗爲民怨。九年，加少傅，安甯靖難功臣。十年，大金背盟，加少師兼河南招討使，封濟國公，命以兵援劉錡于順昌，俊竟不出。兀朮已退，俊乃行。命統制米超戰永城縣米家村，敗之。統制王德戰蘄縣，敗之，下宿州。俊進兵，戰城父縣，敗之，下亳州。又戰於渦河，敗之。俊愛惜士卒，賞罰明信，先計後戰，故未嘗敗焉。十一年，大金兀朮龍虎大王鎮國大將軍韓常領兵五十萬，陷廬和州，連詔促俊，率先奪和州。諸軍至，楊沂中亦以軍來救，遣沂中同王德戰含山縣昭關、仙宗嶺等處，屢敗之。兀朮列大陣柘皋，俊時感寒疾，督戰沂中，輕進敗績，王德援之以騎兵，橫衝其兵，大破之，擒其會長百餘人，殺其兵萬餘。俄而兀朮復以重兵回濠州，俊以糧乏，退軍黃連鎮。及濠州已陷，令沂中往收復，大金伏兵圍之，沂中大敗。遣王德田師中高舉、劉寶救之，沂中得免，退軍建康府。其軍八萬，皆少壯精練之士，器甲光明，鋒銳。

爲諸軍第一，世謂之鐵山軍。俊兵強勢重，郡守帶職名者甚衆，宰相不敢少違。晚年主和議，與秦檜意合，來朝，除樞密使，賜玉帶，覺朝廷欲罷其權，乃乞納兵。忌劉錡、岳飛，以錡戰不力，飛不赴援，每譖於主相，二人坐是獲罪。復令飛往楚州，領韓世忠軍駐於鎮江府，飛罷而俊獨在鎮江，以爲備，加太傅、廣國公。大金再陷楚泗濠揚州，俊不出兵渡江，以堅和議。十二年，還朝，薦其將田師中往鄂州，掌岳飛兵。初，秦檜約俊主和議，盡罷諸大將，悉以兵權歸俊，故俊力助其謀。及諸將皆罷，檜乃令侍御史江邈屢言俊罪，罷爲醴泉觀使，復還三鎮節鉞，封清河郡王，改靜江甯武靜海軍節度使。二十一年，上幸俊第，勞之，拜太師，官吏各遷一官，以姪子蓋爲安德軍節度使。二十四年薨，年六十九，追封循王，勅葬常州無錫縣，以知內侍省張去爲護喪事。自行朝至無錫州郡，將相祭之者接迹，江左以爲榮。五子子琦、子厚、子顏、子仁、子正，孫宗元其麾下將佐若楊存中、田師中、王德、趙密爲三公節鉞，張宗顏、劉寶、王進、馬立、王瑋皆顯仕，幕府若孫佑、史愿、詹和、詹宗明、郝漸、英、溫彥多爲侍從帥守，後賜諡曰忠烈。

十月。沈虛中爲大金賀正日國信使。張掄副之。

沈虛中字太虛，張掄字材甫，開封人。

張士襄爲大金賀生辰國信使。張說副之。

張士襄字贊可，建康人。張說字次傳，開封人，醫官公裕之子也。娶吳氏，乃中宮之妹。

十二月。金人遣使來賀正旦。

紹興二十五年五月。車駕駐蹕臨安府。

十月初八日壬午。鄭楠爲大金賀生辰國信使。李大受副之。

王珉爲大金賀正旦國信使。王漢臣副之。

二十日甲午。秦檜病篤。

秦檜以病勢危篤，劄子乞同男燿致仕，二孫堪堪改差在外宮觀，降詔不允，曰：丙吉有病，夏侯勝預知必愈，謂有陰德者，必享其壽，以及子孫。卿獨運廟堂，再興宗社，元勳偉績，著在旂常，過吉遠矣。茲徵爽於節宣，曾何傷於氣體，矧今朝廷恃以爲輕重，天下賴以爲安危，卿其專精神，省思慮，勿藥之喜，中外所期，納祿有陳，豈朕所望！所請不允。再請許之。制曰：太平樂與興賢，共享盈成之治，三公坐而論道，難親幾務之繁，眷予不召之臣，光輔中興之運，茲覽辭榮之奏，宜推從欲之仁，揚於大廷，詔爾百辟。具官秦檜，閱深而肅括，博厚而高明，任天下之重而靡辭其難，舉天下之言而必見於用，蚤堅不奪之節，力振無窮之基，自登冠於宰司，首定盟於鄰好，大策非凡所見，威胥動以浮言，方叔克壯其猷，獨秉持於素守。上以遂予一人之孝養，下以成爾百姓之安居，不矜功業之光明，復立規模之宏遠，勸農桑而臻富庶，興禮樂而導中和，國制旣成，天休來萃，比連聞於假告，已渴佇於儀刑。乃命僕臣，親臨甲第，惟陰德之獲報，宜勿藥以有瘳，何遽貢於囊封，祈上還於印綬，誠請確至，詔

旨莫回，其寵拜於王封，用榮歸於里社云云。可特授依前太師進封建康郡王。
二十一日乙未。幸秦檜第。

上幸秦檜第問疾，檜朝服拖紳無一語，惟流涕淋浪，而上亦爲之墮淚，就手解紅帕，賜檜拭淚。既退，其子燿奏請代居宰相者爲誰？上曰：此事卿不當與。宣賜本府幹辦官丁褱金帶一條。已時駕還。

炎興下帙一百二十

起紹興二十五年十月二十日丙申，盡其日。

二十二日丙申。秦檜薨。

秦檜遺表曰：死生夜旦之常，難逃大數；命義臣子之戒，敢竭愚衷。屬餘息之將辭，戀清時而何及！中謝伏念臣早緣末學，奮自諸生，當見危致命之秋，守策名委贄之分，畫疆之遺，元樞飛掩報之符；存趙之陳，具寮奉懲斷之指，倉皇去國，奔走從君，衣冠不變於中華，覲會自安於常度。雖歷九死，其未悔，猶冀一言之可興！草徵廟之尺書，破僞齊之三策，身營狡窟，心在周行。泊浮海以言旋，舉同朝而趣異，下石而擠者紛至，奉身而退者累年。荷上聖之深知，排羣疑而復用，延登右揆，峻陟維垣，專秉任於鈞衡，奉疇咨於帷幄，入而告后玉音，常許其無心；出則稱君輿論，共推於得體。上遵成算，復建中興，惟聰明睿智之絕倫，蓋古昔帝王之未有，挺身死難，救民於仗節之初；修睦休兵，尋盟於奏凱之後，是謂樂天以保天下，繼代以率代功，居然甯親以甯神，不至盈城而盈野，德之盛也，臣何力焉！臣感陛下推心委用之誠，進期畢命，覩陛下求治焦勞之切，退欲忘身，但知力疾以盡公，不敢辭難而避事。仰勤宸注，親屈帝尊，訓詞矜惻於孱軀，天步邁臨於寢室，戴恩慈之俯逮，徒感咽以何言，願愚臣知遇之若斯，雖舉族糜捐而曷報，而臣上負乾坤之造，莫知藥石之功，病在膏肓，命垂晷刻，闕廷注想，難瞻穆穆之光，龜鼎安妥，尙抱拳拳之懇。念籲天而靡逮，忍將死以猶言，文雖不倫，

義或有取。伏望皇帝陛下，惟新盛德，謹保清躬，萬壽無疆，長奉東朝之養，五兵不試，永居北極之尊。益堅鄰國之權盟，深思社稷之大計，謹國是之搖動，杜邪黨之窺覷，以治亂爲著龜，以賢才爲羽翼，事有未形而宜戒，言成逆耳而可從。緩刑乃得衆之方，訓本乃富民之術，雖淵衷之素定，在患慮之實深；凡此數端，願留聖念！臣形留神往，淚盡辭窮，憂國有心，敢忘城郢之策，報君無路，尙懷結草之忠！

遺史曰：初檜病篤，招董德元、湯思退至臥內，各贈黃金千兩。德元以爲若不受，則他時病愈，疑我二心矣，乃受之。思退以爲檜多疑心，他時病愈，必曰以金試之，便待我以必死耶，乃不敢受。上聞之，以思退爲非檜之黨。檜薨，年六十六。檜兩居相位，凡十九年，每薦執政，必選世無名譽，柔佞易制者，不使干與政事，備員而已。百官不敢謁政府，州縣亦不敢通書問。若孫近、韓肖胄、樓炤、王次翁、范同、方俟、高程、克俊、李文會、楊愿、李若谷、何若段、拂、汪、勃、詹、大方、余堯弼、巫伋、章夏、宋樸、史才、魏師遜、施鉅、鄭仲熊等，皆不一年或半年，誣以罪罷之，尙疑復用，多使居千里外州軍，且使人伺察之。是時得兩府者，不以爲榮。自劉光世薨，其建康園亭，併以賜檜。檜性陰，密乘驕馬，或默坐常嚼齒動腮，謂之馬嚼。相家謂得此相者，可以殺人。內深阻如崖，世不可測。喜賊吏，惡廉士，通饋送，四方大帥，監司郡守，饋送無虛日。內庫偶闕腦子，上一日要腦子，求之於檜。檜取一匣進之，至上前開緘，而匣內書題名銜，乃廣西經略方滋送檜者，誤不揭去。上謂御前未嘗有如此片白腦子。檜每生日，四方獻

壽者，金玉勸盞爲不足道，至於搜盡世間之希奇以爲侑，如符行中、鄭藹在四川饋送不可計，雖空書，亦於書匣中用金獅子二枚坐書。凡獻投書啓者，以梟夔稷契爲不足，比擬必曰元聖，或曰聖云。初爲宰相，紹興二年罷。御筆付綦崇禮，令作制力詆之。及再爲宰相，加太師，封益國公。時崇禮已死，檜乃進劄，乞於崇禮之女夫謝伋之子家，收取御筆，焚毀其文。曰：臣仰仗陛下，昨自軍興之初，爲宗社生靈計，躬至軍前，權與和好，因以上格天心，中興國祚，所謂後其身而身先，無以天下爲者，可以托天下也。臣至愚極陋，繼亦將命出於自請，當是時，豈意有今日！依乘風雲之幸，蓋捐軀徇國，萬一近似，乃得與今日休兵保邦之議，非偶然也。靖康之末，邦昌僭號，臣獨不戴異姓，乞於皇族，不與背盟之論者，選擇繼統，其後軍前取出，欲行懲斷，幸而不死。驅虜遠去，臣終不變初議。至於徽宗草書，以爲南朝有子，不當相待，遽如石晉國相，雖傲岸自用，猶即遣人厚送錢絹至盈萬數。後有傳錄至中朝者，其本尙在可考，不誣愚以君臣之契，與立朝本末如此。昨自初還朝時，首奏令劉光世通書請好，其後呂頤浩都督在外，臣又奏遣北人招討都監門客通書求好。未幾，邊報王倫來歸，頤浩遂欲攘以歸已，力援張邦昌友婿朱勝非來朝。旣而圍城中人綦崇禮、頤浩、勝非援邦昌，時受僞命人謝克家復來經筵，當臣之求去也。陛下親諭再三，恩意凝密，臣獨以書生不識事體，以必退爲眞，是頤浩乃與權邦彥同日留身，乘間建言，以謂宰相之去，乃無一事，于是旋易臻諫，擬請御筆，至崇禮草制之日，請以爲擬。克家崇禮之進用，外人所不知，臣固知二人獨頤浩所私昵，非陛下所眷注也。

崇禮被逐，常以所得御筆，公示廣衆，不知事君之體，至於如此。士大夫雖每竊笑，然以其人鬪豈凡下，搢紳不齒，不足以汙牙頰，姑置度外。臣以出處自有本末，後世當有公議，不必與此輩較曲直，故不論也。今崇禮已死，無子，獨有女，嫁謝克家之孫伋之子，若不收拾所降御筆，復歸天府，則萬世之後，忠逆不分，微臣得君立朝，無所考信，實害國體。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台州取索崇禮所受御筆繳進，仍以臣今奏疏送付史館，永以傳信，不勝幸甚。貼黃：克家初受僞命，其子伋對所親厚言：他日伋等柰何，蓋已不有其父矣。豈意自全以至今日，克家受頤浩勝非之援，再至經筵，曾無幾時，乃爲是奏言，陛下以一人言召臣，又以一人言而去，恐四方以此窺陛下，其敢爲大言無所忌憚如此；疑以傳疑，何所不至，伏望聖慈深賜降鑒，奉聖旨：伐奏三省行下台州取元降御筆，復歸天府。君子謂欲蓋彌彰者，檜之謂也。檜每遇生朝，錫賚踵道，賜教坊樂佐酒，一日有伶人作雜劇之戲，其子熺笑聲微高，檜目之不語。少頃，檜起更衣，久而不出，妻王氏使人探之，乃在一室中默坐。智者謂檜歎其子不足以相副也。嗚呼，深哉！乞置益國官屬，雖不行，亦不加罪。王循友乞加檜九錫，雖不行，俄自知鎮江，遷循友知建康府，識者不敢言，惟以目相視。

靖康小雅曰：公諱檜，靖康二年，金國二酋既日遣吳玠莫儔入，趣立異姓，議未敢決，聲言將縱兵屠城，中外危懼，士大夫震慄顛倒，遂有張邦昌之請。公爲御史中丞，毅然獨陳於虜，以謂主上仁孝聖明，天下歸心，廢非其罪，豈計之得也！願速反正，以慰神人之望。苟立異姓，有死而已！二酋遽怒，

致公軍中，執之而北。時始終不肯立異姓者，孫傳、張叔夜與公三人而已。嗚呼！士之所事，外則君，內則父，父既不可易，獨君可易耶！且胡人席其破京師之威，以迫憂恐重死之人，自以謂惟所廢置，莫我違也。搢紳既靡然奉承風旨之不暇，以偷其生，况敢違其心以攻其失哉！公，儒者也，內激忠憤，不顧其身，惟義所在，豈古所謂忠臣耶！孔子曰：仁者心有勇，今于公見之。詩曰：天崩地陷，革我洪圖，孰敢抗爭，惟時醇儒，祈復明辟，義在捐軀，猛虎垂涎，遂捋其鬚，驪龍不睡，乃探其珠，身仆沙漠，名振九區。

中興姓氏錄曰：秦檜，字會之，建康人也。父敏學，曾任湖州安吉縣丞，信州玉山縣令，知靜江府古縣，皆以清白聞名。生四子，檜其第三也。政和五年，何臬勝登進士第，爲密州州學教授，知州翟汝文，安撫使張叔夜皆薦之，中宏詞科，李邦彥薦入館職，後除監察御史。靖康初，嘗使於大金，回除右司諫，代陳過庭爲御史中丞，大金陷京師，取徽宗、淵聖北去，欲立張邦昌，命御史臺疏其功德，檜列其罪而上之。又表乞立皇太子，或越王。又表乞立皇親，內不預背盟者一人。及連銜乞立張邦昌之文，檜不肯書。大金乃取詣其軍，由是世稱其忠。在大金也，爲徽宗作書，上粘罕，以結和議，粘罕喜之，賜錢萬貫，絹萬疋。建炎四年，大金攻楚州，乃使乘舟艦，全家厚載而還，俾結和議爲內助。檜至漣水，軍賊丁禪寨，諸將多曰：兩軍相拒，豈有全家厚載逃歸者，必大金使來陰壞朝廷，宜速還之，以絕後患。賊軍參議王安道，機宜馮由義，力保護之，曰：此是淵聖朝中丞，萬一事平，朝廷尋之，我軍誅矣。宜

送之朝。祺乃命安道由義送至鎮江府。檜見劉光世，首言講和爲便。光世送之朝，士民聞檜來，皆驚疑。惟范宗尹、李回薦其忠，除禮部尚書。紹興初，除參知政事。檜曰：陛下用臣，必能聳動天下之士。後宰相范宗尹罷，上欲用呂頤浩，已召之，富直柔、韓璜、辛道宗、永宗皆懼其來，密薦檜爲相，俾塞其進，乃拜尚書右僕射。若誤國之相汪伯彥，首復其官，與之宮祠，以報舊恩。及呂頤浩至，俟命一月，上卒用爲左僕射。檜心不喜，陰結朋黨以自助，引翟汝文參知政事。汝文言：天下人知檜真大金之姦細，必誤國矣。汝文乞罷去，又遣大金招討都監門客通書大金求好，故大金遣王倫南還，議和。頤浩薦朱勝非、蔡崇禮、謝克家人朝，往往言檜之姦，上悟，罷其相，乃落職，仍諭朝廷終不復用，書其罪付崇禮，作麻力詆之。並其黨胡安國、程江躋、劉一止、張壽、吳表、臣皆罷之。後復觀文殿大學士，命知温州，碌碌無治聲。張浚爲相，上幸平江府，撫軍浚以檜柔佞易制，薦入使備員，乃除行營留守。次年春，召爲樞密院檜，亦無所建明，奉浚而已。八年，召爲尚書右僕射兼樞密使，同趙鼎秉政，會王倫、高公繪自大金還來，許還章太后、邢皇后及河南州縣，檜力主和議，鼎不以爲然，乞罷去。檜遂專政。樞密編修胡銓言和議非策，乞斬檜及王倫，以謝天下，上怒，黜銓，而和議定。許大金歲幣絹銀五十萬疋，兩令王倫交割故地，以請太后、皇后，盡得河南州縣，而大金渝盟，王倫、太后、皇后亦不還。檜知是僧道太冗，不貨度牒，暗伏其弊，使民知務本。呂頤浩已病，檜懷憾不已，召爲西京留守。頤浩激憤而死。後命台州發其家私暗事，盡貶其諸子，一家破矣。趙榮以宿州降，命縛還大金，以絕中原士民來降。

之路，世哀榮之忠而覺檜之心矣。參知政事李光言檜所用皆親戚，略無公道，與檜相爭而罷去。次年五月，大金背盟入寇，攻河南州縣，士民歸咎於檜。檜傲然不肯退，上亦眷之不衰。檜欲慰人心，乃命諸大帥出，岳飛、韓世忠、張俊、劉錡皆奏追還，不使深入。又懼諸將怨之，濫賞以官。又誣趙鼎怨言，安置湖州。士之稍端正如范冲、王居正、張九成輩盡逐之。楊沂中濠州敗績，殿前司兵幾盡，檜利其謬，加沂中開府儀同三司，以慢軍勢。檜鄉人范同議諸將帥多握重兵，檜用其策而遂同居錫州，貪其功於已。檜加尙書右僕射，兼樞密使，俄又加少保、冀國公，忌劉錡謀深名重，因與張俊不協，乃罷其兵，使知荊南。又忌岳飛忠勇，亦與張俊不協，罷其政。又誣其反，殺之於大理寺，天下怨之。三軍解體，大金遣莫將韓恕回，檜又再主和議，割唐、鄧、商、泗州以獻，大金倍添歲幣之數。又誣李光怨言，責建甯軍節度副使藤州安置，光大泣而去。張浚方知福州，檜忌其功而罷之。大金還徽宗、鄭后、邢后梓宮，及韋太后，上大悅，加檜太師，屢賜玉帶。初欲罷諸帥兵，乃厚結張俊，俾爲樞密使，盡護其軍。又專主武臣差注及事成，命江、魏言俊罪而罷之。由是朝權盡歸於檜，非檜親黨及昏庸柔佞者，則不得仕宦。忠正之士多避山林間。檜徙封魏，用兄梓爲翰林學士，終資政殿學士，弟棣及妻兄王曠、王會皆爲兩制，王鞬、王歷等皆居撫州，恃檜勢凌奪百姓田宅，甚於寇盜。紹興十二年科舉，諭考試官以其子燿爲狀元，俄除禮部侍郎，遷翰林學士，後除樞密院加少保、嘉國公。二十四年科舉，又令考試官以其孫塤爲狀元，上覺，自選張孝祥爲第一，凡欲差除，皆非典故，止及其親戚故舊而已，不畏

公議，傲然自恣。大金命盡發前後所得大金契丹及歸朝人五萬還於大金，內弱軍勢，絕後來歸降之心。嚴衢信處，婺建等州皆大水，士民溺死數百萬，檜隱而不奏。有聞言者，必罪之。再誣趙鼎，怨言安置吉陽軍而死。後彗星見，檜不乞退，康輿之言，彗不足畏，檜特改宣教郎擢用之。又忌張浚，落其職，使居連州，頻使臣僚及州縣奏祥瑞，以爲檜秉政所致，改封益國公，別築大第，窮土木之麗，以賜檜。武臣乞除差恩賞，檜尤惡之，積百千員，無一得者，客行朝，餓且死者，歲不下數十，以激軍中使無鬪志，人人思亂，士民詞訟，略不省覽，殿前司臣施全候檜肩輿于市，刺之不中，自是列五十兵，持長挺自衛。忌胡寅忠梗，誣以罪，安置新州，又安置李光昌化軍。初，趙鼎議立普安恩平二郡王爲皇子，檜不欲宗強，勸上曰：「鼎欲立皇子，待陛下終無子也。」宜俟親子乃立。上見江左小康，以爲檜力任之不疑。檜陰結內侍及醫師王繼先，窺微旨動靜，必具知之。日進珍寶珠玉書畫奇玩，羨餘錢，專徇帝嗜好，故帝眷寵無比。命中使陳璘，續程賜珍玩酒食無虛日。兩居相位，通十九年，薦執政，必選世有名譽柔佞易制者，不使預事，備員書姓名而已。百官不敢謁，執政州縣亦不敢通書問。如孫近韓肖肖樓炤王次翁万俟卨程克俊李文會楊愿李若谷何若段拂汪勃詹大方余堯弼巫伋章夏宋樸史才魏師遜施鉅鄭仲熊等，不一年或半年，誣以罪，罷之。尙疑復用，多使居千里外州軍，且使人伺察之。是時得兩府者，不以爲榮。上臨問之，檜已昏默不省，次日卒。年六十六，四方士民相懽慶，封建康郡王致仕。其子燧，尤恣橫不學，聞檜死，置酒大喜。其黨董德元曹泳等，謀薦燧繼相位，上久知

檜跋扈，秘之未省，乃賜燬少師致仕，諸孫在外宮祠，再贈檜申王，護喪以葬江甯。繼而臺諫湯鵬舉往往言其姦，遂其親曹泳鄭億年王會等於嶺表，諸親王昫等數十人皆罷竄之。

秀水閑居錄曰：紹興改元，范宗尹獨相，方三十許歲，自謂有奇氣，而政事殊未練也。方羣盜擾五七郡，小盜擾三兩郡，公然剽掠，民力竭盡，皆渡江縱劫。又於沿江易置帥藩，創立安撫大使，但約每帥相去七百里，不問形勢，如池州僻陋，乃置江東大帥，事同戲劇。又欲治崇甯大觀以來冒濫恩賞，條口實繁，謂之討論，人皆以爲非，獨參政秦檜力贊之。命既下，參政李回非次改官，諸大將皆嘗隨童貫被賞，並令貶削沿邊死事之人，所得恩數亦令追奪，物議喧甚。檜復以此擠宗尹，遂罷相。揆席久虛，檜欲得之，倡言曰：我有二策，可以竦動天下。或問何以不言？曰：今无相不可行也。未幾，檜果出，其元奏云：以河北河東人還金虜，以中原人還劉豫，如斯而已。令載之制詞。至四年，虜使李永壽王翊來聘，首言此事，正與檜語合。蓋檜自京城隨虜北去，爲彼大酋撻辣郎君任用，虜騎渡江與之俱來，回至楚州，遣舟送歸。檜王仲山婿也，仲山別業在濟南府，爲取數千緡，贖其行。其後撻辣統兵犯淮甸，朝廷遣魏良臣王繪奉使至其軍中，數問檜，且稱其賢，乃知檜之策出於虜意也。檜之初歸，自言殺虜人之監已者，奪舟來歸，然全家同舟，婢僕亦如故人，皆知其非逃歸也。還其輔相，力薦良臣入爲都司，繼除從官，欲弭其言耳。

又曰：鄭相居中，京師人，族叔紳者，開酒肆，

正俗店云

負官錢禁錮開封府，其家窘甚，妻離去，改適張

蘊，女入端王府。至元符末，徽宗即祚，鄭氏立爲妃，紳驟貴，居中亦進焉。崇寧四年，居中爲內翰，是年冬，星變，蔡京罷相。五年，居中探知徽宗有復用之意，頗爲延譽，京師賜第建閣，以君臣慶會爲名。居中作上樑文曰：邱壑未應容謝傅，袞衣行見命周公。又曰：自有薰風來解慍，更無箕舌巧爲讒。其迎合類如此。大觀改元，京復相，居中除副樞，以椒房之故，朝論不與，即除資政殿學士。未幾，再除知樞密院，繼拜首相，於是賜第建閣冠廷臣，兩子皆爲從官，薦人徑登要近，權勢之盛，亞於蔡京。自崇寧大觀以來，宰執子弟，列作從官，居中長子曰修年，次子曰億年，億年思所以自別，假手於門館孫謙亨，獲與薦名，既赴大比試，居中在相位，差試官多其所親，知舉王安中、李邦彥、宇文虛中，參詳檢點官莫儔、黃穎、張志、李質、李舜，由輩皆是也。余時爲太學官，例差入院，引試日，億年謙亨並案而坐，以便傳接，巡案官以其所善，嘗有一二員守護，慮爲兵卒所糾也。庭中士人，簾內試官，無不扼腕。既考校，儔穎等日詣諸位，搜訪億年程文，既得之，即送知舉。三公折號，億年名在第九，余即就取試卷閱之，議論絕尋常，惟策三篇，粗有可取，亦在去留之間。每道頭尾，各用祖宗故實一事，疑即暗號也。榜既出，物議殊不平，台疏論之。有旨取成文看詳，則試卷已不見，議者益喧。又數日，得於試院井中，汚損不全。又有旨，令進入，乃降手詔，稱其文理合在高第，且獎諭。居中有義方之訓，恭維徽宗皇帝天覆海涵，有大恩德於居中父子。億年即授秘書少監，遂遺筮法從。其後居中丁憂罷相，復領樞密院

薨於位，贈以王爵，恩禮寵數，哀榮始終，冠絕古今。以君臣施報之善，論之億年兄弟，當如何哉！建炎四年，虜騎渡江，億年被執北去，逆豫僭立，即臣事之爲戶部吏部侍郎，戶部尚書，遷除執政尚書右丞，資政殿學士。紹興九年，虜旣廢豫，以河南地來歸，億年召還，時宰相秦檜者，王仲山之婿也。億年母即仲山親姊，檜子燾復娶修年之女，至是頗佑之。初至，除雜學士，繼欲復僞齊所受職名，參政李光燾前面折之，以爲不可，乃止。後數月，光罷政，億年竟復資政殿學士，仍奉朝請，雖士論洶洶，而一時侍從臺諫，皆檜私黨，不復顧逆順之節矣。嗚呼！億年事逆豫爲執政，掌其機事，預其深謀，而所謂機謀者，欲滅吾宋也，欲危吾君也，欲傾覆趙氏宗社而爲劉氏家國也，欲吞併東南而臣屬之也，在律叛逆不原赦，不分首從，然則億年與豫，其罪等，舊官其可復乎！唐安祿山之亂，旣復兩京，陷賊官以六等定罪，最重棄市，次自盡，餘流竄，故相張說，二子均、垕，皆當死。肅宗以在東宮時，說有保佑之力，欲貸之，明皇曰：均、垕事賊，皆任權要，均仍爲賊毀吾家事，不可赦。肅宗復請，於是流垕嶺表，而均被極刑焉。徽宗之待居中，厚於明皇之遇張說，億年之事劉豫，親於張均之事祿山，而况居中素無援助之力，今失刑如此，何以慰徽宗在天之靈乎！

炎興下帙一百二十一

起紹興二十五年十一月，盡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壬子。

十一月徐壽爲大金賀生辰國信使。

先是，宗正丞鄭榘爲賀生辰國信使，臣僚言榘素行貪污，罷之。乃以徐壽爲大金賀生辰國信使。

洪皓復敷文閣直學士致仕。

行狀曰：建炎三年，苗傅、劉正彥出逃，未伏誅，上將巡狩建康。先君上疏言：今內難甫平，外敵方熾，若輕至建康，恐金人乘虛侵軼，宜遣近臣先往經營，庶事告辦，鳴鑾未晚也。時廟謨已定，不能從。既而悔之，上問宰輔，近諫移蹕者爲誰？今安在？丞相張和公時知樞密院以對。過秀邀先君至平江，欲以爲部使者，招二凶，適捷書至，乃止。將辭歸，和公曰：呂丞相欲見君，郡遣真使介謁。俄有旨召見，時方墨衰絰，丞相脫巾服衣之。既對，上以國步艱難，兩宮遠狩爲憂，先君極言天道好還，裔夷安能久陵中夏？此正春秋邲郟之役，天其或者警晉訓楚也。所言反復，當上意。上曰：卿議論縱橫，熟於史傳，有專對之才。朕方擇使，無以易卿。先君以母老父喪，懇辭不許，擢徽猷閣待制，遷五官，假禮部尙書爲奉使大金軍前使，令與宰執議國書。先君欲有所易，輔臣護其文，不喜，遂抑遷官。賜告一日歸別，先君持太碩人拜且泣，時長子适甫十三歲，遜以下皆襁褓呱呱，省別行路，不能仰視。先君弗子。

也。淮甸賊蠱起，除兼淮南京東等路撫諭使，俾李成以兵護至南京，成方與耿堅圍楚州，以責其降。虜爲名，實持叛心，先君遺書抵成，成曰：汴涸虹有紅巾賊，非五千騎不可往，軍食絕，不克惟命。先君聞堅可撼，陰遣人說之曰：君越數千里赴家國急，山陽縱有罪，當稟於朝，今擅兵攻圍，名爲勤王，實作賊耳。堅意動，遂強成歛兵。先君行未至泗境，諜云：有迎騎介而來，副襲璫曰：事叵測，虎口詎可入！送兵亦不肯前。先君不得已，遂返，即上疏言李成以朝廷不撫恤，餽餼有引衆納命建康之語，今靳賽據揚州，薛慶據高郵，萬一三叛連衡，何以待之？方含垢養晦之時，宜選辨士，諭意優進官秩，異以京口綱運，如晉明帝待王敦可也。疏奏上，遣閣門宣贊舍人賀子儀撫諭成，給米五萬石，令第將士名馳恩，初先君戒所遣吏，須疏從中出，乃詣政事堂，白副封，時方禁直達，忤宰臣意，以託事滯留降承議郎，許出滁陽路，張守忠李貴嘯聚穎上，道益梗，提舉官范湜張銳嘗招慰之，旋復亂。先君至順昌，聞賊有至近郊，以牛驢市物者，約與相見譙門下。先君曉譬切至，曰：自古無白頭賊。賊竦寤，請歸報其渠，迺爲書致其渠及守忠貴，聽命率所領入宿衛。守忠初名俊，入朝，賜今名。李貴即俗所謂李閻羅者。先君聞關至太原，留幾一年，虜遇使人，禮益削，及致雲中，大會粘罕，迫遣與副使官僞齊，先君曰：萬里銜命，不得迎御兩君以歸，大國度不足以有中原，當還諸本朝，迺違天以奉逆。豫可磔萬段，願力不能，忍事之耶？今留亦死，不臣豫亦死，偷生狗鼠間，甘鼎鑊不悔也。粘罕怒，命壯士擁以下，執劍夾承之。先君不爲動，旁貴人喏曰：此真忠臣也！止劍士以目爲蹠，請粘罕怒少霽，遂流遞於

冷山與假吏沈珍、隸卒邱德、黨超、張福、柯莘俱。副使至汴，受豫命知恩州。流遞猶中國編竄也。雲中至冷山，行兩月程，距虜都二百餘里，地苦寒，四月草始生，八月而雪，土廬不滿百，皆陳王悟室聚落。悟室使誨其子，或二年不給衣食。盛夏至衣棉布，番謂四隸採薪他山，嘗久雪，薪盡至拾馬矢煨麵而食。紹興二年，使者王倫歸爲上言之，即下秀州，存問家屬，賜銀絹二百。适未冠，得監南嶽廟。先君辱於悟室十年，多爲詩以諷，皆憂國傷時語。悟室嘗得獻取蜀策，持以問先君，先君歷陳古事梗之。悟室銳欲吞中國，曰：孰謂海大，我力可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接爾。先君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自古豈有四十年用兵不止者！又數數爲言，所以來爲兩國大事，今既不受使，迺令深入教小兒，兵交使在禮不當執。悟室或應或不應，既大怒曰：汝作和事官，卻口硬，謂我不能殺汝耶？先君曰：自分當死，願大國無受殺行人之名！北去蓮花灤三十里，使之乘舟，一人蕩諸水以墜淵，爲言可也。悟室義而止之。兩宮蒙塵，五國城，嘗私遣人奉書并獻胡桃、梨、栗、麵諸物，兩宮始知趙氏中興。永祜陵諱聞先君北鄉血泣，且夕臨。後遇諱日，即燕山開泰寺，爲文以薦。其略曰：故宮爲禾黍，改館徒饋於秦，牢新廟游衣冠，招魂但歌於楚些。雖置河東之賦，莫止江南之哀。遺民失望而痛心，孤臣久繫惟嘔血。又云：盛德之祀，傳百世以無窮；在天之靈，繼三后而不朽。故臣讀之，無不掩涕。已遣使約和。悟室問所議十事，先君條析之，甚至曰：封冊是虛名，年號本朝自有。金三千兩，景德所無，東北宜絲蠶，大國有其地矣！絹不可增也！至於取淮北人擾民，害計本朝必不可。景德之盟，南北所得，人皆不取，載書

猶在，可覆視也！悟室曰：吾固欲取投附人，誅之以懲後，何爲不可？先君曰：昔魏侯景舉十三州地歸梁，梁武帝欲以易其姪蕭明於魏，景遂作亂，陷臺城，仆兩帝，中國所監，決不相從。悟室稍悟，乃曰：汝性直，所言不誑我，吾與汝如燕，遣汝歸，議遂行。所存沈珍、邱德、黨超三人。旣而莫公將北來，議不合，囚涿州，事復變。道韃、韃帳，其會聞洪尚書名，爭邀入穹廬，出妻女胡舞，舉渾脫酒以勸。到燕一月，越王兀朮族悟室，黨與坐死數千百人，獨先君故與悟室持論幾死數矣。兀朮知之，故得免。燕人重先君執節，爭持酒食相勞苦，先君問游麀市，物色諜者，得趙德，傳書幾百數萬言，藏故絮中以歸，曰：順昌之役，虜震懼喪魄，燕之珍器重寶，悉徙以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王師亟還，自失機會，雖再躡河南，後必更戍，具以悟室問答語，兩宮諸王主所居報上。是歲，紹興十年也。明年夏，求得皇太后書，遣邵武男子李徽來，上大喜，因御經筵，謂講讀官曰：不知太母甯否？幾二十年，知雖遣使百輩，不如此一書。遂官李徽。其冬，復以書來，曰：虜已厭兵，勢不能久，異時以婦隨軍，今不敢攜朝廷，不知虛實，卑詞厚幣，未有成約，不若乘勝進擊，再造猶反掌爾！所取投附人，只欲保守江南，歸之可也。獨不鑒侯景之禍乎？若欲復故疆，報世讎，不宜與。胡銓封事，此或有之。知中國有人，益生懼心。張丞相名動殊方，可惜置之散地。並問李趙二相安否？獻六朝御容徽宗御書。其後，和定，永祐陵及太后歸音皆先報。凡四年中，以文書至者九，數陳軍國利病，謂施行之則宗社生靈之福，留中皆莫得聞。先君言無隱情，歸國，以此觸罪。諸子懼深禍，過庭不敢一問北事，故忠謀祕策不得詳，獨係帛書所存，大略如

此。初字文虛。中既授虜官，欲及先君分譴，乃力薦於虜廷，授先君爲翰林直學士，力辭獲免。虛中爲詳定禮儀使，始造具赦文，復及授先君，訴虜相韓昉，乞於真定，或大名養濟圖逃歸計，昉怒，虛中贊其計，遂授中京副留守。復力辭。昉大怒，降留司判官爲承德郎，趣行者屢矣，誓以死不就職。虜法雖未授官，而曾被任使者，永不可歸。虜欲以計墮先君，令校雲中進士，試使者監上道。先君口損食，陽爲有疾，狀既至，謂同院官曰：「令取士以詩賦，吾故學經爾。」曰：「豈不能出語策士乎！」考官孫九鼎者，有太學舊，爲以疾聞，得回燕。虜議遣奉使人各還，奉使人赦及之。他使者幸稍徙，多占淮北，無敢言淮南者。先君實以饒州聞。張公邵、朱公弁亦自言徽州人，既議和，還淮以南使者，故先君三人在道中，用事者多曰：「此等人若放了，幾時更有？今不留，後必爲我患。」歸計屢欲變，參知政事王公倫使至燕，先君得虜陰謀，從坡上與館中人語，爲留守翼王所獲，對吏將馳流星騎上其事。副留守渤海人高吉祥，素嘉先君忠，委曲護出之，且易以他牘。先君行月餘，方以元牘奏，垂入境追者七騎至，及諸淮，則在舟中矣。至盱眙，以奉使亡狀自劾，上方以來歸爲喜，報無罪，可待日以御札趣覲。既至闕，登時見內殿，奏事罷，力求鄉郡養老母。上曰：「卿忠貫日月，志不忘君，雖蘇武不能過，豈可捨朕去也！」賜內庫金帶鞍馬。既又以馬驚，復拜賜，又賜御銘盾制琴一，黃金三百兩，帛五百疋，象齒三百斤，絳香酒茶諸果物。中使日踵門咨訪，宸章沓至，且諭旨將柄用。皇太后之歸也，過燕，先君冒禁朝焉。至陞對，乞見。明日即召入慈甯殿，已設簾，皇太后顧帝人，吾故識尙書矣。命徹之，問勞優渥，語必稱尙書。賚

予係道朝對外庭臣，惟先君一人見宰相秦檜，肆言無所避，彌三日不休，曰：張丞相虜所尊憚，乃不得用，錢唐暫蹕，而景靈太廟極土木之工，示無中原意耶？語侵秦，皆類此。秦謂适曰：尊公信有忠節，得上眷，但官職如讀書，速則易終而無味，要當如黃鐘大呂，乃可閱。九日，進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兼權直學士院，虜來，取趙彬輩三十家，先君疏言：昔晉韓起買環於鄭，鄭小國也，能引諠不與。虜既限淮，臣官屬皆吳人，留不遣，蓋慮知其虛實情僞也。彼方困於蒙兀，姑示強以嘗中國，若遽從之，將謂秦無人而輕我矣！疏出，秦作色言曰：公無謂秦無人！後三日，復上疏，言或以不與之故，致淪盟。宜曰：俟淵聖皇帝及皇族歸，乃遣。又言王倫、郭元邁輩以身徇國，棄之不取，緩急何以使人？辭益剴切。經筵進故實，引楚平王止子旗伐吳事，因言吳取州來楚，弗與校，撫民治兵，五年而後用師，今淮右之民，勞罷流散，宜時使薄斂，勿令轉徙無告，中興急務也。秦益不喜。初虜圍楚州，久不下，時秦留粘罕所，虜使之草檄諭降，有室撚者，在軍知狀，先君與秦語及虜事，因曰：憶室撚否？別時托寄聲。秦色變而罷。明日，侍御史李文會論先君在朝，必生事，遂出知饒州。秦方鉗天下舌，不得言，中官自鏐從皇太后北歸者，宣言變理乖盭，洪尚書名聞華夷，顧不用，秦聞鏐大理獄，獄成，鏐實不識先君，特以虜中知名，故鏐既流嶺海，諫議大夫詹大方指先君與鏐勿頸交，相更稱譽，遂罷郡。未幾，謫濠州團練副使，安置英州。懿節皇后之姨高氏，與其夫趙伯璘隸悟室，戲下貧甚，先君屢賙之。范蜀公孫祖平虜不以爲官，備奴之，先君使以東坡所爲蜀公銘白曰：我官人也。虜曰：東坡書之不疑矣。

即釋之。先君資以歸裝，貴族有流於黃龍府優籍者二人，先君屬副留守趙倫，除其籍。劉公光世之庶女小醜，在虜豢豕爲贖，以重價求匹偶，衣冠之家，略爲人奴者，贖之數十人。張待制宇發自蔚州，死雲中，先君過荒寺，見其櫬，攜之至燕山，授其僕鍾禹功使葬。司馬侍郎樸握節以死，居數年，無有能明之者，先君爲陳本末，詔以忠節顯著，贈兵部尙書。其歸也，北人治餞具，凡日後使者至虜，多問先君，公今何官居何地？先君有膽略，遇大事敢爲，平居慷慨，有經略四方之志，常語諸子曰：在北方久，料之熟矣。今其勢日削，可以憑軾取之。過河朔時見父老，指其子孫云：是皆生長兵間，已二十餘矣！不知有宋，我輩老且死，恐無以係思趙心。不幸大忤時相，挫折顛沛，天不假齡，賚志沒地，諸孤不孝，不及見其成大功名也。

皓有松漠記聞金國文具錄傳於時，其松漠記聞曰：女真舊絕小，正朔所不及，自興兵以後，浸染華風，會長生朝，皆自擇佳辰粘罕以正旦，悟室以元夕，烏拽馬以上巳，其他如重午，七夕，重九，中秋，中元，下元，四月八日皆然，有用十一月旦者，謂之周正。金主生於七月七日，以國忌用次日，今朝廷遣賀使，以正月至彼，循契丹故事，不欲使人兩至也。又曰：女真舊不知歲月，如燈夕皆不曉也。已酉歲，有中華僧被掠至闕，遇上元，以長竿引燈，表而出之，以爲戲。女真主吳乞買見之大駭，問左右曰：得非星耶？左右以實對。時有南人謀變，事泄而誅，吳乞買疑之曰：是人欲嘯聚爲亂，刻日時，立此以爲信耳！命殺之。後數年，至燕，頗識之，至今遂盛。又曰：初漢兒至曲阜，方發宣陵，粘罕聞之，問高慶

緒渤海人曰：孔子何人？對曰：古之大聖人。曰：大聖人墓豈可發？皆殺之。故闕里得全。又曰：予頃與其千

戶李靖相知，靖二子亦習進士舉，其姪女嫁爲悟室子婦。靖之妹曰金哥，爲金主之伯固礪側室，其嫡無子，而金哥所生，今年約二十餘，頗好延接儒士，亦讀儒書，以光祿大夫爲吏部尙書。其父死，託

宇文虛中高士談趙伯璘爲誌，高宇以趙貧，命趙爲之，而二人書篆。其文額所濡甚厚，曾在燕識之，

亦學奕象戲點茶，靖以光祿知同州，冒墨有素，今亡矣。其讀論亦可聽。衣制皆如漢兒。又曰：遼亡，大

實林牙亦降，大實小名，林牙猶翰林學士，處俗大概以小名居官上。後與粘罕雙陸爭道，粘罕心欲殺之，而口不言。大實

懼，及既歸帳，即棄其妻，攜五子宵遁。詰日，粘罕怪其日高不來，使召之，其妻曰：昨夕以酒忤大人，大

斃，畏罪而竄，詢其所之，不以告。粘罕大怒，以配部落之最賤者，妻不肯屈，強之，極口嫚罵，遂射殺之。音大

大實深入沙子，立天祚之子梁王爲帝而相之。女真遣故遼將余都姑帥兵經略屯田於合董城，去城

上京三千里。大實游騎數十，出入軍前。都姑遣使打話，遂退。沙子者，蓋不毛之地，皆平沙廣漠，風起揚塵，

至不能辨色，或平地頃刻高數丈，絕無水泉，人多渴死。大實之走，凡三晝夜，始得度，故女真不敢窮

追。遼御馬數十萬，牧於磧外，女真以絕遠，未之取，皆爲大實所得。今梁王大實皆死，餘黨猶居其地。

又曰：金國治盜甚嚴，每捕獲論罪外，皆加倍責償，惟正旦所竊，皆不加刑。是日，人皆爲戲，妻女寶貨

車馬爲人所竊，皆不加刑。是日，人皆嚴備，遇偷至，則笑遣之。既無所獲，雖至畚鍤微物，亦攜去。婦人

至入顯人家，伺主者出接客，則縱其婢妾盜飲器，他日知其主名，或偷者自言，大則具茶食以贖，羊謂

酒肴饌之類。次則攜壺，小亦打餅取之，亦有先與室女私約，至期而竊去者。女願留則聽之。自契丹以來

皆然，今燕亦如此。又曰：蒲路虎性愛民，所居官必復租薄征，得蕃漢間心，但時有酒過，後除東京留

守，治勃海城勅令止飲，行未抵治所，有一僧以榛杙屢孟遮道而獻，榛杙木名，有文纒，可變，多用爲椀。曰：可以酌酒，

蒲路虎曰：皇帝臨遣時，宣戒我勿得飲，爾何人，乃欲以此器導我耶？顧左右，令窪勃辣駭，彼云，獻即殺也。

引去。行刑者哀其亡辜，擊其腦不力，欲令宵遁，而以死告。未畢，復呼使前，僧被血淋漓。蒲路虎曰：所

以獻我者，意安在？對曰：大王仁慈正直，百姓喜幸，故敢奉此爲壽，無他志也。蒲路虎意解，欲釋之。詢

其鄉，以渤海對。蒲路虎笑曰：汝聞吾來，用此相鶻突，豈可赦也！卒殺之。又於道遇僧尼五輩，共輦同

載，召而責之曰：汝曹羣遊，已冒法，乃敢顯行吾前耶？皆射殺之。又曰：金國之法，夷人官漢地者，皆置

通事，即譯話官也，或有官人爲之。上下輕重，皆出其手，得以舞文招賄。二三年皆致富，民俗苦之。有銀珠哥大

王者，銀珠者，第六十也。行以戰多貴顯而不熟民事，嘗留守燕京，有民數十家，負富僧金六七萬緡，不肯償，

僧譁言欲申訴，逋者大恐，相率賂通事，祈緩之。通事曰：汝輩所負不貲，今雖稍遲延，終不能免，苟能

厚謝，我爲汝致死僧。皆欣然許諾。僧既陳牒，跪聽命，通事潛易他紙，譯言曰：久旱不雨，僧欲焚身動

天，以蘇百姓。銀珠笑，即書牒尾，稱塞痕者再，庭下已有牽攏官二十輩驅之出。僧莫測所以，扣之，則

曰：塞痕好也，狀行矣。須臾出郭，則逋者已先期積薪，擁僧於上，四面舉火，號呼稱冤，不能脫，竟以焚

死。又曰：北人惜赦無郊霈，予銜命十五年，才兩見赦。一爲余都姑叛，一爲皇子生。又曰：省部有令史，

以進士及第者爲之，又有譯史，或以練事，或以關節，凡遞敕或除州太守，告令史譯史送之，大州三數百千，帥府千緡，若兀朮諸貴人除授，則令宰執子弟送之，獲數萬緡。又曰：長白山在冷山東南千餘里，蓋白衣觀音所居，其山禽獸皆白，人不敢入，恐穢其間，以致蛇虺之害。黑水發源於此，舊云粟末河，自契丹德光破晉，改爲混同江，其俗刳木爲舟，長可八尺，形如梭，曰梭船。上施以槳，止以捕魚。至渡車，則方舟，或三舟，後悟室得南人始造船如中國運糧者，多自國都往五國城載魚。又曰：虜之待中朝使副，日給細酒二十量罐，羊肉八斤，果子錢五百，雜使錢五百，白麵三斤，油半斤，醋三斤，鹽半斤，粉一斤，細白米三升，麵醬半斤，大柴三束。上節細酒六量罐，羊肉五斤，麵三斤，雜使錢二百，白米二升。中節常供酒五量罐，羊肉三斤，麵二斤，雜使錢一百，白米一升半。下節常供酒三量罐，羊肉二斤，麵一斤，雜使錢一百，白米一升半。文具錄曰：臣拘絕域十有五年，凡所見聞，亦嘗記錄，比聞孟庾南還，發篋得其狀藁，誠阻歸計，應有書籍，悉被奪留，臣之所編，若緊切者，懲艾焚毀，獨存此書，其官制祿格封蔭諡諱，皆出宇文虛中，參國朝及唐法制而增損之。臣輒舉其廢置施設之略，近左右司侍郎不除，郤置外郎各一人，六部初置吏戶禮三侍郎位，正四品，後置三尙書，仍兼兵刑之位，正三品，又增三侍郎，升諸司郎中爲從五品，添置外郎。其後六曹皆置尙書，國史院置監修，以宰相兼領御史大夫，翰林承旨皆闕不除，國子監舊在燕京，亦不設秘書省，今在燕。弘法寺監少丞郎皆備，中丞惟掌誦牒，若斷獄會法，或春水秋山，謂去國數百里，逐水草而居處。從駕在外，衛兵物故，則掌其骸骼，至

國則歸其家。諫官並以他官兼之，與臺官皆備員，不彈擊，鮮有論事者。外道雖有漕使，亦不刺舉，故官吏賊穢，略無忌憚。其恃權勢者，恣情公行，民不堪命。左右丞相以見有人，故以侍中令居其下，仍爲兼職。兩省侍郎亦虛位，以左右丞皆有見任，仍列其上。參政初亦闕官，故在從二品後，雖置二員，卻稱參知統牧，猛安謀克，以管女真戶爲上，雜以漢人爲下。猛安者，夷言謂之盲安謀克，即毛毛。可都事令史，多少登進士者爲之，預其選者，人以爲榮。凡丁家難者，不以文武高下，未滿百日，皆差監關稅，商稅院監鐵場，一年爲任，謂之優饒。其稅課倍增者，謂之得籌。每一籌，轉一官，有歲中八九遷者。近始有止法，不得過三官。黠者擇課額少者受之，或以家財貼納，只圖遷轉；其不欲遷者，於課利處除歲額外，公然分之，每歲轉差參知一員。至燕集注，五品以下陞陟，皆由都事令史好惡。其有負犯者，不責降，只差監轄鹽場，課額雖登，出賣甚遲，雖任滿去官，非賣盡不得仕。至有十年不調者。無磨勘之法，每一任轉一官，以二十五月爲任，將滿即改除，並不待闕，亦無選人法。河南州縣選人，初用舉官陞改，近以舉官受賂，遂廢不行。本朝士人有帶職自大觀文至直秘閣，皆謂之貼職者。換授者不問高下，於階官上只加一資，既無職名，惟重階官，以三品爲高，六曹郎中，舊依遼例，皆稱尙書，故以侍郎爲重。今則自侍郎以下，只呼階官，而不稱其職。明經童子，兩科仕，止於州司候縣主簿任子之法，一品於閣門承應，三品內供奉班，不限人數，亦無年限，並補右職，皆與監當。本朝人換官，以進士爲上，奏磨次之，軍功與他出身最下，皆入雜班。僕使三品以上俸不分正從，虛中旣在翰林，乃

誘后舅都點檢，乞增正品俸，比從品俸增三分之一，點檢既出，復仍舊制。近聞一品二品後增正品，則三品亦例增矣。直省官主供官筆札，皆用明經童子登科者爲之。引接用衙校牽權執，僣從多用燕卒。當職官多取其直而蠲其役，一卒役一歲，往來六七千里，貧者甚苦之，出錢七八十千，乃免。廟諱尤嚴，不許人犯，嘗有一武弁，經西元帥投牒，誤斥其諱，杖背流遞。武元初，只諱旻，後有申請云：旻閔也，遂并閔而諱之。自泗至會甯，驛舍地里漫具於後，其他不可縷陳，聊述大概，備乙覽。臣無任昧死。紹興十三年九月日，洪皓謹記。

十二月張士襄遠小監當。

張士襄因去歲奉使回，奏事不實，謫與遠小監當，遂監南康軍城下酒稅。

張浚觀文殿大學士。

制曰：無德不報，君子以爲慈祥，疑罪惟輕，聖人之所惻憫。矧茲上宰，備載元勳，不勝人言之繁，寢疏國士之遇，投閑已久，清議藹然。宜有褒嘉之章，式昭眷倚之厚。具官張浚，幼負大節，早際昌期，五龍夾日而飛，忠誠莫二；三軍之帥可奪，生死不移。耿然孤忠，播在輿論。朕講信修好，休兵息民，通南北兩朝之權，爲社稷萬民之計，而日前之輔政者何罪，滿朝之醜正者何多！肆予元臣，久在外服。朕今祇見上帝，賜賚海隅，豈其股肱之良，尙處瘴癘之地，與祠美職，內殿崇資，非特以慰新民之心，亦所以增有識之氣。

金人遣使來賀正日。

二十六年辛次膺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使。

遺史曰：先是辛次膺爲湖南提刑，聞金人遣張通古來詔諭江南，曾上書言父之讎不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豈有降萬乘之尊，屈已稱藩者乎？書奏不報，即丐祠，遂主管台州崇道觀。紹興十年，金人敗盟，次膺有故人將漕湖北者，擬寄居鄂渚而依焉，及見岳飛，待遇甚厚，力留次膺寓居。次膺亟歸，語兄弟曰：岳飛握重兵，昧保身之策，禍將及矣。飛厚賂其行，次膺不受，遂入鄱陽寓居宮祠，滿與秦檜不協，不復再陳，貧窶之甚，未嘗以一字相通貴要，亦未嘗以毫髮干人。閱十二年，忍窮如鐵石，而志氣不少屈。兄弟殂喪，竭歡致養，上順親顏，撫恤幼弱，一門和雍，邑人化之。至是除帥浙東，未赴，移知婺州。

四月十八日己丑，陳誠之爲大金國賀上尊號使，蘇擘副之。

陳誠之假資政殿學士，蘇擘假崇甯軍節度使副之，爲泛使，上金國主尊號也。

五月二十四日壬子，金人遣敬嗣暉、蕭中立來賀生辰。

炎興下帙一百二十一

起紹興二十六年七月，盡其月。

七月·張·邵·卒。

禮部尚書奉使金國待制張公行實曰：建炎元年，金虜已陷京師，二聖北狩，車駕南幸，海內俶擾，公慨然有憂時之志。二年三月，請于州，上封事曰：臣聞古人有言，主憂臣辱，主辱臣死，臣觀比年以來，夷狄內侮，京師陷沒，二聖北狩，宮室爲空，陛下暴衣露蓋，二年于茲矣！天未悔禍，淮甸再擾，乘輿播越，南絕大江，以萬衆之尊，涉不測之險，陛下之憂辱，可謂甚矣！此誠臣効死之日，而職有常守，不備行陣，冒矢石以畢臣分，復欲剖心析肝，指摘時事，少陳愚者一得之慮，以冀裨益，其路無由，疾首痛心，繼泣以血，誠不勝憤懣。臣伏讀二月二十七日詔書，有曰：自今政事闕遺，民俗利病，或有關於國家，或有益於邊防，並許中外士民直言陳奏。顧臣不學無術，闇於大體，不敢自謂有忠言至計，然惓惓之情，不能自己，誠不敢避狂妄之罪，輒効其愚。臣竊觀今日中國之勢，可謂危矣，四海有瓦解之憂，軍民有怨叛之意，夷狄日以強，盜賊日以多，帑藏空虛，干戈朽鈍，而陛下以單寡之兵，傷殘之餘，退保吳越區區一隅之地，國勢危弱，莫甚此時！臣欲大言之，則迂闊而不能以紓難；欲小言之，則卑陋而不足以立國；姑以當今所急者爲獻，庶幾日有就，月有功，歲有成，以光中興之業，以復祖宗之舊，陛下亦欲聞之乎？臣聞國之強弱，繫乎形勢，有中原之形勢，有東南之形勢，塞飛狐，杜太行，

據成皋之險，距白馬之津，西取關中，以制天下，此中原之形勢也。據建康，阻淮，泗，資荆，湖，巴，蜀之饒，擅吳，越，閩，嶺之利，養威蓄銳，觀時待覺，此東南之形勢也。今中原形勢，未可遽爭，而東南形勢，當力爭之。何以言之？虜既已取三關，據大河，轢關中，城河，陽，形勢之地既略有之，京師孤弱，環而弗取，虜非不能取也，闕其一面，欲誘陛下歸而掩之也。彼方據形勢以爭中原，我乃以屢屨不振之師，乘軍政破壞之後，頓兵堅城，輕犯險阻，決一旦之勝，爭尺寸之地，非所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者，是中原之形勢，未可遽爭也。東南之地，素號富庶，誠可因以爲資，待釁而動。昔漢高以關中成帝業，光武以河北致中興，劉裕以江左平關，陝，孫權，劉備，皆一時之雄，亦因江東，蜀漢之資而強於天下。今東南兼有江淮，蜀漢之地，方之漢高，光武，蓋陛下之關中，河北也。豈孫權，劉備區區僻陋所能擬哉！殆天以資陛下而贊之中興，捨此則無投足之地矣！可不力爭之乎？非保東南，無以爲陛下之資，非據建康，無以鎮東南之勢。建康之地，龍蟠，虎踞，古稱帝都；郤倚，大江，險實，天設，荆，湖，巴，蜀，實居上流，無事則漕輓足以給費，有警則召兵足以戡難，順流而下，不淹浹旬；吳越，閩嶺，寶貨所出，摘山，煮海，其利不貲。陛下何不據此以跨東南，分遣將帥，剪除盜賊，盡城江，北諸州，擇人以守之，重兵以鎮之，列屯相望，綿地千里，示禁格之術，爲聲援之助，以爲建康扞蔽，以壯東南形勢，乃退保錢塘，示弱乎？錢塘僻在海隅，其他狹小，臣恐虜人聞之，謂我棄江淮而退矣。有如遣間諜，誘盜賊，陷以高爵，連衡抗我，外恃金人之救，內據要害之地，堅城列守，未可疾攻，則是江淮之間，又生一金賊也。失襄漢，唐鄧，則

川陝之運不通，失武昌，斷黃，則荆湖之運不通；失九江采石，則江淮之運不通；失淮西，

一作廬壽

則維揚

歷陽可以南渡，而江左震矣。就令能保錢塘，彼將出豫章，九江涉當塗，京口數道並進，南扼饒信，北攻蘇秀，絕我援兵，梗我糧地，無道自處，誠非持久之便也。以陛下之聖明睿智，天資神武，如此，臣固知陛下非以錢塘爲形勢久安之地也。特以前日維揚無備，暫爲避狄之計，因時巡幸，徐圖其所嚮爾！臣竊謂錢塘固非形勢久安之地，然舍建康而之他，則尤爲不可。北門失守，則京師陷，未可歸關中殘破，則襄鄧不足恃，豫章長沙江陵之屬，僻小一隅，不足自保。下於錢塘，况小一搖動，則江浙財貨復失之矣。或者難臣曰：子欲天子幸建康，豈欲以長江爲險耶？長江之險，孰與黃河？黃河且不足恃，而虜既有之矣，乃謂長江足以扞建康乎？臣應之曰：不然，京師雖倚濁河爲固，然我宋之都汴也，實以三關四鎮與自河而北，若府與州爲之屏蔽，自祖宗以來，嚴兵鎮守，首尾相救，形格勢禁，虜人不敢入寇，非以黃河不可渡也，懼諸鎮之兵，俟其渡河而蹙之也。引兵深入，前限大河，或邀其歸路，或擊其半濟，雖欲無敗，可乎？澶淵之役，縱還而甚懼，靖康之初，講和而遂從，以河北諸鎮未盡破，故也。靖康再寇，實失三關，諸鎮之未破也，大抵兵少勢弱，自救不暇，虜人乘虛破京師，劫二聖，其視黃河直若一溝瀆耳！何足恃哉！然則以黃河爲險，而河北諸鎮，因河之險，以爲扞蔽者，京師之勢也。以長江爲險，而江北諸州，因江之險，以爲扞蔽者，建康之勢也。江北之備，臣請復言之：虜入宿亳，登萊，則楚泗濠梁爲衝，維揚爲扼，清江江陰爲重，虜入曹濮，則陳蔡廬壽爲衝，歷陽濡須爲扼，九江采石

爲重；虜入汝穎，則襄郢爲衝，安復。蘄黃爲阨，武昌與國爲重；以臣之愚，欲望陛下分遣能臣，相視諸州要害，築堅城而守之，長江之衝，列置水軍，而駐於南岸；津涉之地，嚴爲守備，水戰之具，務極工巧，自江陵而下，鎮江而上，度地遠近，列將守之，其間地遠勢分，則添置城堡，守以偏裨，聲援相及，烽火相望，隨其部分，統以大帥，付之以征伐，許之以便宜，其委任規畫，雖在平日，悉比極邊，虜騎入寇，按兵持重，或迎其前，使不得渡，或乘其後，使顧而驚，或邀其歸，使棄所掠，或薄其險，使殲其類，虜圍重鎮，則哀兵以援，盜賊所渡，則併力邀擊，此江淮設備之大綱也。其間細目，不可勝舉，臣未暇盡言，姑以一方之所急者言之：徙壽春，濬淝水，塞瓦梁，繕濡須，此一方之急也。壽春舊治，控扼南北，阻水爲固，其地最險，自古南北交兵，則必先爭。晉守之以抗石勒，是以有距靈之勝；梁失之以資侯景，是以有臺城之亂；周世宗伐淮，惟壽春堅守，數年不可下，因劉仁贍之病，其衆遂降。世宗惡其險而遷之，儻復其舊，亦吾之保障也。肥水之阻，橫貫廬壽，謝元於此，實破苻堅，遺跡故道，尚可究尋。瓦梁誠塞，後湖爲淵，自昔南朝謂之北海，遺址尙存，復之甚易。濡須之塢，孫權所營，權失合肥，則濡須爲重；我有合肥，則濡須似輕，設險預備，亦不可廢。凡此數事，皆在所急，惟徙壽春尤不可緩。以臣觀之，今已晚矣，誠非一守令幹辦所能了也。此一方之急，臣所知而略言者如此。江淮橫亘，其里數千，臣之所未見，與言之所未盡，其他利害，可類推矣。陛下誠能從臣之計，進守建康，以規形勢，經略江北，以爲距塞，俟我富強，觀彼釁隙，秣馬厲兵，長驅而北，復中原之舊，刷二聖之恥，夫何難哉！或者復難，臣曰：

今日之事迫矣，中原待救，有顯然之急；二聖未還，須迎請之計；車駕巡幸，豈有定所，子不陳攻取之計，建興復之策，因西北思歸之士，及其鋒而用之，以爭中原，乃欲說天子以都建康，是儉安之計爾！且江淮之地，縱虜得之，不能守也，乃區區留慮，然則江淮而北，子欲棄之以蹙國耶？臣復應之曰：不然，觀時而動，見可而進，兵家之勢也；吾豈棄中原而忘二聖哉！顧虜戰屢勝，而我常岌，虜氣方張，而我未振，角力爭進，誠所未暇，若曰得吾地而不能守，因置度外，又非計也。兵法不曰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無恃敵之不來，恃吾有以待之耶？向所論江北之備，特建康之扞蔽，天子之近衛耳！江淮有備，勢可自守，無有後患，然後選將命兵，東繕齊魯，西復潼關，北取河津，以圖拓復，以迎二聖，未爲晚也。然今日之計，江淮之外，若彭門、青社，若京師、漕濮，與夫關中、川口之地，亦宜有以大鎮撫之，俾扞蔽益多，而東南全矣。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越之報吳也，亦以二十一年之久，茲事體大，當務萬全，吾豈棄中原而忘二聖哉！東南誠全，相與堅守，虜人聞之，亦謂我無意於中原也，不復備我，日益驕惰，且有內釁可得而乘。昔漢高之都南鄭也，張良勸燒棧道，以示項羽無西意，羽以故不復設備，高帝因之，遂能定三秦，成帝業，往事可鑒，其理灼然，不識陛下以爲然乎？雖然，前者所陳，特立國之一事爾，又有大於此者，陛下誠能不惜玉陛方寸之地，使臣披露肝膽，當爲陛下盡陳當今之急，所以富國，所以強兵，所以除盜賊，庶乎洪業可興，中原可復，大恥可雪。陛下亦有意乎？蒙恩召對，時虜再入寇，渡河而南，朝廷求可使者，欲止其師，莫有應者，公慨然請行，上嘉之，特轉五官，授

奉議鄭直龍圖閣，借禮部尙書充奉使大金軍前，使楊憲副之，以泛使恩，官其二弟祁、祁，又以泛使賞格，授添差明州觀察推官，與諸弟奉太夫人居於鄞，公以其日就道，是月至楚州，先遣二校，執旗渡淮，至低村，見金人先鋒太一孛堇，留一人爲質，一人還報，遂抵海州界，見孛堇，使鬱太尉者館伴。又有店者，天使偕行至濰州，接伴天使，至有妓樂出迎。公曰：「二聖見在北方，某爲臣子所不忍聽，遂止樂。」凡三請，方赴宴。宴罷，遣妓四人來侍，公明燭竟夕危坐。翌日，監軍郎君撻懶令公拜，曰：「監軍是北朝兩制，某是南朝兩制，無拜之禮。」撻懶曰：「汝見大金皇帝也不拜耶？」公曰：「見大金皇帝則拜。遂設香案俾望拜。」撻懶遣人取國書，因止公於昌邑，俾候報。久之，隨行吏士謀曰：「我輩執留於此，未有歸期，虜益翫，且從初黷我者，孛堇也，不若殺之，人各散去，遂與楊憲合謀，以狀告公。」公曰：「不可，是反害事，吾儕安得脫！於是大違衆議，憲等怒，反誣告於虜，若僞泄其事者。」撻懶以甲圍昌邑，遣人執公等，且問如何謀反。忽一使臣曰：「不干尙書事，三日前收得副使狀子，今在夾牆裏。」因指示其處，數會取得之，以白撻懶，方知事不由公，鞭揚憲五十，使臣譚恭以下各三百，俱執送密州柞山寨，土牢拘繫，虜兵屯守於近。明年五月，公聞撻懶復經略，乃以書抵之曰：「竊觀自古忠信之士，將命出疆，緩頰立談，非獨有以利於我，亦將有以利於彼，然後可以解兩國之紛，成一時之事。某等驚怯，不敢自比古人，而區區之意，所以爲閣下利害計者，請爲大國陳長慮遠圖之術。某聞善創業者，不必善守文；善制勝者，不必善持勝；善成始者，不必善成終；是以自古有爲之君與佐治之臣，負英特雄偉之資，

會逢其適，乘敵而起，兵強於天下，威加於鄰國，則必以守文爲難，而某等輒復以持勝成終爲難，而附益其說，以獻於閣下。何者？以某區區之愚，嘗觀於大國之交兵以來，大小數百戰，未嘗敗也，卒獲大利，成大功，可謂善創業矣；可謂善制勝矣；可謂善成始矣！然連兵二十餘年，士不解甲，馬不釋轡，南北之民，肝腦塗地，殺伐不可謂不多，愁怨不可謂不衆，士大夫不可謂不勞，訖未聞有假革迴兵之議，興滅繼絕之恩，無乃犯猶火弗戢之戒乎！昔楚有養由基者，善射，去柳葉百步，百發而百中之，左右觀者數百人，皆曰善。有一夫立其旁，曰：可教矣。基怒，釋弓撫劍而問曰：客能教我射乎？客曰：我非教子，屈左伸右也。夫去柳葉百步而射百發而百中之，可謂善矣，不以善息，少焉氣衰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百發盡廢。基曰：善。此雖古人已陳之說，然某等輒敢借是以教執事者用兵，庶乎可以少助大國守文持勝成終之術，不識閣下以爲然乎？雖然，爲用兵之策者，亦必有說矣。不過曰：南人易與耳，甲兵不如昔日之強，財用不如昔日之廣，大江之水，僅一衣帶比之黃河，豈不可渡！甯昔日能勝之，而今乃不能耶？某等竊以爲不然！蓋聞善論天下之兵者，不論強弱，論其曲直，而深識天下之理者，不患太弱，而患太强。當宣和靖康之間，南國亦可謂強矣，而其理似曲；何者？宣和開邊隙，其曲在帥臣；靖康啓兵端，其曲在謀臣，是以大國能勝之。然宣和靖康之事，既往矣，固非嗣君之所與，亦非使者所敢及，而今日之事，則又非敢較曲直於大國也。特敢以師出有名無名爲言耳！抑古語曰：困獸猶鬪，而况國乎！大江之阻，固未可恃，然冬無堅冰，水多風濤，苻堅、魏武，皆嘗輕視，訖不能

渡，自取奔覆，况江爲四瀆之長，豈黃河可比也哉！借令大江可渡，可江南諸州，地卑多水，閣下欲以疾渡戰勝之，則吳楚輕剽，難與爭鋒，欲以持久敵之，則疾疫暴作，非所宜處。南北之限，天實爲之，脫有意外之警，少致蹉跌，豈不損威重，喪前功也！議者之意，又不過曰：南人怨我深矣，不以此時遂勝之，其如後患何？某又以爲不然，宋有南朝二百年矣，自太祖皇帝以揖遜得天下，僭僞畢臣，未嘗殺戮，傳之子孫，世世修德，惠澤之結於民也久矣，億兆之愛其君也至矣，時雖多故，天命未改。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傳曰：三代之得天下者，得其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自兵興以來，調發不可謂不多，煩費不可謂不廣，然南國之民，舉無怨讟之念，乃有謳吟之思，試察民心，可以見天意矣。張邦昌挾宰相之貴，藉大國爲重，不敢一日私有神器，自江而北，盜賊多有，大抵以興復趙氏爲言，無一人敢僭竊名號者。嗣君以片紙呼之，一戰向之，悉降悉敗，此又可以見天意也。議者謂某等曰：石氏柴氏，常有南國矣，一滅遂廢，豈必趙氏長有天下耶？某曰：不然，石氏柴氏之得天下也，皆以叛逆取之，享國日淺，無德在民，其所施於民也不厚，天之報石氏柴氏也亦薄，是以一滅不復興，豈比趙氏？稽德垂十葉之光，施澤幾二百年之久，過於漢唐遠甚。漢嘗滅矣，至光武而復興；唐嘗喪其河北關中之地，幾於滅矣，已而亦克復興，孰謂趙氏而可以此時取之哉！萬分有一，假令大國以兩河之地，爲他姓之有，則百姓無樂推之意，日尋干戈，藉口以起，他日爲大國之患，殆恐非細！閣下以皇帝貴介之弟，當闔外經略之寄，大國休戚，閣下實同之。伏幸少采愚者一得之慮，以某等是書

之意，達之皇上，謀之元帥，罷兵休師，遂敵邑之所請，早賜某等旋歸，復命之期，使得報嗣君而稟事焉，實天下之幸。撻懶得書，久之傳令，俾送僞齊錄用。撻懶即後爲元帥魯國王者也。公至東平，見劉豫，升陛揖曰：「即日恭惟殿院台候萬福。」豫愕然，因慰藉公等，且及錄用之意。公讓責之，爲陳君臣大義，慷慨憤激，詞氣俱厲。豫大怒，是日副使楊憲已髡而降，公歸，欲斬之，未發而遁。豫囚公於司理院半年，公屢請借書以觀，豫知公終不可屈者，遂復送於虜，虜拘於燕山之圓福寺，從者皆散，莫知所在。是歲辛亥，實紹興改元四年三月，聞戎酋阿盧五寇陝西回，公草書與之曰：「某嘗以窺天管見，竊於大國可謂既安既治矣；然而弓矢未盡，囊櫝賸，黔庶未盡返田畝，士大夫未盡安室家，而閣下亦未免暴衣露蓋之勞，豈非以江南爲慮耶？審如此，某竊以爲過矣！某聞天下之事，有所謂一時之憂，有所謂萬世之憂；有所謂一時之利，有所謂萬世之利。以某爲大國計，若釋江南而不伐，則可以得萬世之利，而萬世亦無憂；一時之利，不足道也；伐江南而不釋，則止可得一時之利，而遺憂於萬世也，一時之憂未必銷也，請爲閣下別白言之：大國議兵，執事者之意，某知之矣。不過曰：宋人之怨深矣，人其國，披其地，而今保於江南，恐其乘釁隙而擾疆場焉，此一時之憂也。萬分有一大國以議者之意爲然，命將興師加兵於江南，一戰而勝之，此一時之利也。而所謂萬世之憂，與所謂萬世之利，初不在是，大國之執事者，以江南爲介意，而慮東人之未有歸也，於是援齊而立之，倚爲藩屏，且存靖康大河之約，而示天下以不貪其地，此某妄意之所商者也。然某聞以國爲屏者，力倍則爲臣，爲

臣則能制，能制則久而爲利，力均則爲敵，爲敵則不能制，不能制則久而爲害。大國之於齊國，當倍其力而使爲臣，非欲均其力而使爲敵也。若過以江南爲慮，而勤兵於遠，戰而勝之，則齊人任拓地之福，大國失養鷹之術，戰而不勝，則大國受呶兵之禍，而齊人持首鼠之謀。雖然，以大國之威靈，而開下專闢外之事，有所不戰，戰則必勝，戰勝而後萬世之憂起矣。得江南之地，而大國不能守，虜江南之民，而大國無所用，縱有金帛之得，不償人馬之耗，疲民遠役，徒以厚齊，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古有名訓，不可不戒！且闕下獨不見景延廣之事乎？契丹救晉祖之死，而與之以天下，恩爲父子，義爲君臣，自以爲膠漆之固，傳及二世，得景延廣一言而背之，適無他虞，能伐其罪。使當是時，契丹有牽制之憂，晉人獲忠智之佐，詎能伐而勝之乎？雖伐而勝，所損既多，既失屏翰之臣，旋喪關南之地，此天下之所知也。安知他日齊之諸臣，有不爲景延廣者耶？齊人之德，大國固厚矣，自今日觀之，疑不敢背，然傳世一再之後，歷年十數之久，國日以富，地日以廣，建皇帝尊號，則與大國之貴均也；稱南北兩朝，則與大國之大均也。其貴均，孰肯爲我事？其大均，孰肯爲我役？志滿意得，侈心日萌。儒生獻議曰：國體壯矣，請去臣號以準古！武夫獻議曰：兵力強矣，請飭武備以待敵！於是時而有好大喜功之主，則必曰：南北朝爲敵國，其來久矣，古不臣而我臣之，何以示後世耶？此有纖芥之隙，可伺，彼有虻蟥之援，可恃，飛揚跋扈，難以制矣！伐江南而勝之，其憂乃如此，果能一戰而必勝乎？其所謂遺髮於萬世，而一時之憂未必銷者，此也。書成未及上，守者疑之，閉其出入。其後十日，虜遣人索書，未已，

而轉徙益北，至平州灤州興中府義州中京會甯等處，去燕山東北三千餘里，羈縻流放，不復問其所止。蓋虜意公明言兩國利害，深識南北之勢，過爲之慮，欲遠而絕之。如所謂中京者，往時二聖嘗駐蹕於此，如司馬公朴魏公行可崔公縱郭公元邁亦嘗在焉。會甯則去中都又二千餘里也。方是時，虜新立國，嚮慕文教，人知公以儒學，士多從之，授書生徒，斷木書於其上，捧誦既過，削去復書，中圓如瓠，而首尾銳，目之曰木橄欖，蓋其俗兒童誦習率以此。公又以易講授，學者爲之期，日升僧座，鳴鼓爲候，講說大義，一時聽者畢至。由是生徒或有錢米帛之饋，則賴以自給。歲在癸丑二月初六日，金人忽召公詣尙書省，說諭還遣使館伴，俾就館，且使與洪公皓朱公弁會於燕山同塗而歸。時紹興十三年也。四月十四日，會於同塗，而洪公先在焉。五月，朱公自雲中至。六月庚戌，三人俱發軔於永平館，途中以詩唱和，目之曰輜軒唱和集。七月七日，至汴京，館於郵亭驛，二公俾作集序，自是南歸至盱眙軍，以表聞，公陛對首以主憂臣辱，願不忘嘗膽爲言。至言一時死節者，請加褒贈。有曰：臣聞古者敝帷不棄，爲其埋馬；敝蓋不棄，爲其埋狗；夫馬以代勞，狗以守禦，其爲功也微，其爲物也賤，而猶有帷蓋之報，况執節死事之臣，功非微而事非賤者乎！臣伏見靖康以來，迄於建炎，使于金人而不返者，至數人，若陳過庭，若聶昌，若司馬朴，若滕茂實，若崔縱，若魏行可，皆執于北荒，歿于王事，而司馬朴之節尤爲可觀。劉豫既廢，金人取河南地，戎會撻懶，使朴爲尙書左丞，欲以收南人之心。朴辭以疾，堅臥不起。撻懶不能奪其節，後以病死。陳過庭病且死，其卒自割其脅，取肝爲羹以獻。

冀愈過庭之疾。既死，以北俗焚之。其卒又自剔股肉，投之於火者，曰：此肉與公同焚。其感人如此。聶昌割河東絳州人，殺之。滕茂實將死，自爲祭文，人憐其忠，崔縱中風，坐廢三年，其將死也，以後事屬臣。魏行可之死，臣亦見之。去冬，臣請于金人尙書省，乞挈崔縱、魏行可之櫬以歸，其宰執憐之。朝命下所屬發遣，而魏行可之櫬有挈之中京者，乃不果發。而崔縱之櫬，金人差丁夫輿致，令臣護之以來，臣謹置之臨安府城外妙行寺，而臣之隨行使臣有呂達者，本婺州人，亦以病死於北界，臣愚欲望聖慈憫死事之臣，如陳過庭輩七人，其間恐有未經輿贈者，命有司檢舉，特推卹典，訪崔縱之家，許親戚迎護其櫬，而官助之葬。下以慰忠義之魂於九泉，上以副陛下不忘臣下之心，庶可以激勵天下，仗節死難之義。疏奏，宰相怒，降旨令開具逐人致死，因依申尙書省。是時，和戎既堅，朝廷奠枕，上下相安，大臣方將盡舉中興文物之盛，而公氣概質直，忠義自許，初脫冀城，萬死一生，銳意盡言，不暇依違，故大忤時宰。方國家之不競也，虜跨河而有之，獨環京師而不取，公上書首言其詐，是後卒如之。其見撻懶於昌邑也，遇秦丞相，問行南歸，班語路隅，泣涕相勉，詞氣奮烈，秦公爲之側目。有吳蘇者，有孫懋者，嘗爲馬擴屬官，擴軍退而蘇懋降虜，撻懶使二人從公飲酒，以誘之，蓋蘇頃在宣和間，與公同爲太學生，時以虜命知萊州，妄自矜大，爭論輒不遜。公叱之而罷，自是不復見。逆豫之僭號也，實虜援立之，背義違天，神人共憤，而公廷折其狂妄之威，示之以比肩之分，使一時汙染之俗，知有大義，移書於虜，曉以末大必折，尾大不掉，以啓廢豫之謀，非公胸中甲兵，足以殄滅之，則豫

之跳梁跋扈，其有既哉！當其時握節於虜者，幾三十人，因朝廷赦宥，許使者歸其里。諸公懲久繫語，不以素，或傲倖稍南，則占籍淮北，惟公以實告，且甘心流離，不爲勢利屈，臥起一節，忘其凍餒，亦猶齧雪餐糞，幸而不死。其後益徙而北，稍稍自便，始有哀王孫者，故謝樞密王公倫惠綿衾之詩曰：蘇種久絕寢衣想，姜被忽分挾纊春。至訓導蒙童，資其束脯，困阨如是，而志不奪。其後十餘年間，一時南冠者，或死或留，所餘無幾，而公亦自分編於左衽，身膏胡沙，不復歸矣。其於懷闕思親之外，處之怡然，紬繹書史，賦詩作文，比歸，稿帙之多，類與時不合，目擊誣告羅織之禍，悉焚之，殆無子遺。公之操心慮患如此，卒以免禍，吁！可哀哉！自靖康以來，仗節死義之士固多，或歿於異域者，將無以自見；公歸，首以司馬公等數人爲言，歸崔公之喪，且請加卹典，雖一時忤大臣意，而數公之節義，凜凜乎標於青史，使後世知聖代之多忠臣，公之力也。

炎興下帙一百二十三

起紹興二十六年十月十日
八日丙戌，盡其日。

紹興二十六年十月十八日丙戌。尙書右僕射万俟卨上皇太后回鑾事實。

皇太后回鑾事實序曰：臣聞聖人之理天下也，必以至德要道爲先，惟其體純孝之性於自然。

謹欽誠之愛而不賈，烝烝翼翼，造次靡違，則上可以格於神明，下可以刑於海寓。天之丕應也，如形聲之相隨，事有至難也，若符契之必合。瑞慶大來，光映史策矣！恭惟皇帝陛下擴姚虞之盡善盡美，邁湯后之克寬克仁。爰自即位以來，慨念慈闈，夙有封疆之阻，未明而興，當食以歎，履至尊之祚，有萬乘之貴，而未嘗一日以爲歡也。大謀長算，時出宸慮，講信修睦，斷以不疑，不憚謙辭厚幣之勞，以冀承顏問膳之樂。聘使交馳，閱十六載矣。至於恭上冊寶，以伸南陔之思，宏建殿宇，以崇長樂之志，自惟鑾輿器用之屬，與左右供奉之人，前期趣辦，罔不畢具。然後申遣信臣，益加勤請，天啓鄰國之意，悉如聖心。虬馭旋歸，丕受四海九州之養，閱休茂烈，焜耀今古，載籍所傳，未之有也。繫聖孝之至，格於神明，上帝溥臨，默垂孚佑，克濟登茲，於皇懿哉！顧念太史之官，以論譔爲職，國有大慶，所當備書；矧嘗下明詔，俾之緒，而因仍積歲，曠弗置員，絀釋之功，蔑焉莫著。臣屬奉訓言，典司頌事，遂與修撰臣允中等博求本末，趣就編摩，累月之間，條章粗立，凡宣諭大臣之聖語，堅明和好之遠圖，肇正鴻名，導迎翟輅，典章之盛，容衛之美，褒榮之及三世，顯寵之被一門，歲時用度之凡目，姻族資蔭

之等差；下逮參裁禮制之官，服勞閭閻之史，增秩受賜，各以類陳；而前後臣僚揄揚扞蹈之辭，亦無不具載。起自建炎丁未迎請之初，訖於紹興壬戌還御慈甯之始，以年月次之，分爲十冊，稽探事實，略以詳盡。輒譏日拜章塵於御府，昔鄭國城穎之詩，固非全美，而唐室元和之頌，或有飾詞。比之聖朝，誠不可並世而語。惟是張官置局，徒費廩食，而潤色非工，不可以仰副隆旨，進退慚惕，若無所容。然竊謂慈甯上壽，及此良月，宗社保磐石之安，陛下擁如川之福，怡色愉聲，奉承太母，冬溫夏凜，彌億萬年。喜氣溢於九重，歡謠洽於四海，則是書之推本陛下孝治之孚，以迪今日之懿，自我作古，貽之方來，甚盛德之舉，不其偉歟！臣等區區草木之微，得托名篇帙，附天地以不朽，實千載一時之榮遇，惟陛下矜其淺陋而賜採擇焉。臣不勝幸甚！紹興二十六年冬十月十八日，左宣奉大夫守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提舉實錄院詳定一司敕令陽武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九百戶，食實封七百戶，臣萬俟卨謹序。

建炎元年五月一日，上即位於南京，實宣和皇后從狩之年也。聖心懷思，遣使不絕於道，至紹興之六年，凡十載，無慮數十輩。自七年正月二十五日何蘓還，安問踵至。三月九日，車駕幸建康。十一日，行宮內殿進呈吏部尙書孫近等奏，奉旨講究宣和皇后合行推崇典禮，上宣和皇后尊號曰：皇太后。詔曰：推立愛之道，蓋本於事親。昭欽養之誠，莫先於隆禮。爰正母儀之位，以刑孝治之風。宣和皇后靜順承天，柔明育德，夙擅慶美，是生眇冲，陰教表乎六宮，美化行乎四海。閔予小子，逢此百

羅乃骨肉之至親，偕父兄而時邁。十年地阻，懷陟岵風之思；萬里使還，奉上皇甯德之諱。興言痛慘，增慕劬勞，顧家難以何堪，惟母慈之是恃。念從狩襄城之野，遂播徽音；將迎還長樂之宮，永依善訓。屬當在疚，亟議推崇，日用三牲，期致天下之養；母臨萬寓，宜極域中之尊。延望慈幃，恭加尊號，宣和皇后，宜尊爲皇太后，仍令所司擇日奉上册寶，應合行典禮，令禮官討論以聞。王倫等還。越四日，有旨復以倫爲徽猷閣學士，借龍圖閣學士樞密都承旨再使。高公繪以左武大夫借拱衛大夫忠州防禦使副之。

紹興八年正月十四日，臣鼎等奏曰：士大夫多言中原有可圖之勢，宜便進兵，恐他時不便議論，謂朝廷失此機會，乞召諸大將，更問以此事。上曰：不須恤此，今日事勢，須當議和，兩宮與皇太后皆未還；若不與和，則無可還之理。尙書省言，大金軍前差福州管內觀察使太原府少尹河東北路制置都總管烏陵思謀，中散大夫太常少卿騎都尉石慶充奉使前來。詔吏部員外郎范同借太常少卿充接伴使，武功大夫高州刺史帶御器械劉光遠借吉州團練使副之。吏部侍郎魏矼充館伴使，右武大夫榮州防禦使知閣門事兼各省四方館使藍公佐借慶遠軍承宣使副之。二十五日，三省進呈虜使將入界，差官接伴館伴，上曰：館待之理，宜稍優厚，若事有商量，早遂休兵，免使赤子肝腦塗地，此朕之本意也。詔太常少卿吳表臣借左中大夫吏部郎中充館伴使，王倫往來就館議事，接伴使范同等申虜使已到常州，上曰：太后春秋已高，朕晨夕思念，欲早相見，所以不憚屈已，冀和

議之成者爲此。樞密使秦檜曰：陛下不憚屈已，講和夷狄，此爲人君之孝也。羣臣見人主卑屈，懷不憤之心，此人臣之忠也。君臣之用心兩得之矣。上曰：雖然如此，有備無患，縱使和議已成，亦不可弛兵備。臣鼎曰：假使虜人與我河南之地，亦須嚴備江南。參知政事劉大中曰：和與戰，自不相妨，若專事和好而忘戰守，則墮虜計中矣。後殿引見大金人使烏陵思謀、石慶等，上首令王倫傳諭思謀等，問太后淵聖聖體安畢，良久思謀奏云：三十年舊人，別無孝順，只望和議早成。上令王倫引思謀慶令稍近前，去御座咫尺，復令諭思謀曰：既是舊人，望留意！以王倫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仍賜同進士出身，充迎請使。藍公佐爲宣州觀察使，借保信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副使。上曰：行在所便當營建宮殿，以俟太后之還。宰臣等上表，上皇太后宮殿名。臣檜等言：德之大者，必盡方物之報，以稱其禮；孝之至者，必得四表之心，以甯其親。天祚文武之隆，世基任姒之聖，仰模太紫，前考異宮，宜昭揭於洪名，以答揚於流澤。竊以東朝置衛，遠存長樂之宏規；中禁承顏，近著慈甯之茂實。皆以體皇居於宸妙，據壯勢於坤靈。廣一人欽愛之風，極萬世尊榮之奉。載新令典，久屬聖時。恭惟皇帝陛下，達孝通於神明，要道刑於海宇。恢復大業，對越祖宗在天之靈；仰慕小心，躬蹈帝王高世之行。人與能而樂戴，天復命以中興。上惟履武之祥，實啓生商之慶。方且致天下之養，用寅奉於母儀；成路寢之安，示日嚴於子道。臣等率籲衆志，懇請一詞，敢稽合於前聞，願榮施於遠號。叶情文而並舉，煥典冊以增華。輩道中通，朝夕燕兩宮之樂；珮環入覲，時節奉萬年之觴。永垂裕於無疆，益儲休

於有義。伏請建皇太后宮殿以慈甯宮名，謹奉表以聞。禮部太常寺言奉皇太后冊寶冊文曰：
皇帝臣構謹稽首拜言曰：臣聞自昔受命而帝者，基德發祥，必推本其所自出。瑞乙生商，履武造周，
聲之雅頌。薦之郊廟，以章神物錫符之麻，以開萬葉拓統之慶。於皇盛柄，其不可誣已。天祚聖母，系
隆我家，誕毓菲冲，嗣守大器，永爲劬躬，詒翼委祉於我一人。俾克祇德御，以奉宗廟，輯甯四方，用宏
濟於艱難，澤厚流光，與覆載並峙。將竭四海之奉，美萬物之報，無足稱者。粵若稽盛節，尊鴻名，參天
貳地，以崇施罔極，率籲衆志，訴合一詞，懇懇惓惓，不勝大願。謹遣太傅秦檜奉玉冊金寶，上尊號曰
皇太后。恭惟皇太后柔閒淵懿，體備坤儀，清靜淡泊，用合道冲。自天生德，而保阿之訓不勤；動容中
禮，而珮珩之度可則。佑我文考，假于有家，有葛覃恭儉之風，有卷耳憂勤之志，章明陰教，叶內治之
功，峻避私恩，抑外家之寵。至於德隆行尊，淑聞濬發，九嬪師之，六宮化之，天下誦之，上帝臨之，有赫
厥靈，集大命於眇躬。予小子懼德弗類，無以答揚閔休。惟順天經，叙民彝，通神明，美教化，實本於孝，
夙夜業業，盡欽愛以事親，期於上下明察，合三才之義，中外和平，得萬國之歡，蓋庶幾焉。嗚呼！禮莫
嚴於報本，惟聖人爲能官備而事時；孝莫大於尊親，惟天子爲能以天下養。予小子非曰能之，惟我
聖母莫盛之禮，惟稱叙膺受典冊，導迎休命，還御慈甯，母儀家邦，於萬斯年，受福無疆，博厚持載，燕
及羣生，予小子其永有依賴。宰臣賀表曰：稽考典章，備嚴冊實，望祥雲而遠想，曷伸欽愛之誠；御蘭
殿以親臨，幸展推崇之禮。慶事恭行於禁掖，歡聲自洽於寰區。臣等誠歡誠忭，稽首頓首。恭惟皇太

后殿下輔佐宸闈，訓齊壺則吉，夢夙占於日照，真人果應於虹流。屬值艱難，久睽溫清，度龍沙而修聘，迎鷺總以言還。鴻名難講於前期，物采畢陳於今日。組璣珮玉，螭紐範金，披鏤籍之英華，疊篆章而精密。東朝端受，增重坤儀，彤管用光，久符基化。惟慈顏之悅豫，知聖孝之昭孚。臣等仰贊中興，榮觀聖旦，彌文具舉，已議禮于曲臺，列辟交欣，願趨朝於長樂，謹奉表稱賀以聞。

詔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何鑄，充大金報謝使，曾勛以密州觀察使副之。詔勛至內殿，委以祈禱事宜，宣諭曰：汝若見虜主，第云父母眷屬，久蒙安存，恩德所及，至深至厚，然歷時已久，霜露之感，在人子何以安處？亡者未有葬藏之期，存者已過桑榆之景，兄弟聚族，所存無幾，今荷基緒居人上，每歲時節風雨晴晦，常北首流涕。若於此時，蒙大國垂憐，使父兄子母如初，則此皆知所自，傳之子孫，千萬世所不忘。豈不美乎！若只令居上國，一老俗人爾。在本國所繫甚重，爾以此意盡言之，當有響應。至是何鑄抵金國，見虜主於春水開先殿，勛具陳上所宣諭及祈請之辭，虜主惻然。是晚耶律昭文楊仲修到館，傳詔云：早來使人上殿，所請宜允。仍令出回書相示，有還太母之詔。尙書省奏大金已差副使扈送皇太后一行前來。詔魏良臣充接伴使，藍公佐副之。禮部太常寺言奉迎皇太后還宮，實爲大慶，合拜表稱賀。表曰：伏以瞻望慈闈，喜言旋於北道，肅迎彩仗，獲就養於東朝。構誠歡誠忭，稽首頓首。恭惟皇太后殿下位尊母儀，德隆坤載，六駟在御，將承長樂之顏，四海均驩，永被思齊之化。謹遣左中大夫參知政事同提舉詳定一司，敕令奉迎，扈從禮儀使王次翁捧表奉迎。

以聞詔令。今月二十一日詣臨平鎮奉迎。車駕至臨平鎮奉迎皇太后，皇帝入幄，朝見幸臣，文武百官班，幄外起居，上初見慈容，情深感極，淚濕龍綃，軍衛歡呼，聲震天地，父老童穉，攜持夾道擁觀，以手加額，咸歎曰：不圖復見聖神母子之重歡如此也。二十三日車駕還自臨平鎮，皇太后還慈甯殿，宰臣文武百官表曰：萬里回轡，慶母儀之正位，九重視膳，知子道之攸行。運屬昌辰，光超往牒，臣等誠歡誠忭，稽首頓首。恭惟皇太后殿下，篤生上聖，克濟多艱，惟事有至難，在小人而則恐，然誠無不動，宜上帝之是依。爰俾壽康，歸安福祉，用薄擊鮮而醴酒，蓋將含飴以弄孫。臣等略繆佐王，孝資錫類，昔望殊方之信，遙阻山河，今趨長樂之朝，喜傳鐘鼓，謹奉表稱賀以聞。又表曰：東朝旋軫，式諧萬國之歡，南面承顏，斯表一人之慶。惟是盛事，充軼前聞，臣等誠歡誠忭，稽首頓首。恭惟皇帝陛下，光纘丕圖，再恢中寓，神武蓋本不殺，天下無以解憂。良由聖德之孚，坐致天心之佑，眷茲來復，固異鄭伯之如初，曾是艱難，遠陋唐宗之不見。大欲既得，衆美具歸，臣等幸際昌期，謬聯榮序，早知薄后之長者，實興漢家，願繫文母之徽音，更延周曆，謹奉表稱賀以聞。臣僚上言，竊惟皇太后北征，淹留沙漠者十有六年，尚賴陛下聖明，虛心屈已，上天悔禍，和好克成，歸我太后，此誠國家莫大之慶，社稷無疆之福。乞令詞臣，作爲歌詩，勒之金石，奏之郊廟，揚厲無前之偉績，垂之無窮。獻皇太后回轡賦頌千餘人，內文理可采者凡四百人。詔推恩有差，而大理正吳奩，頌爲之冠，其詞曰：皇帝踐祚，十有六載，歲在壬戌，金人遣使奉皇太后以歸。仲秋丙寅，龍輿及疆，越戊辰，事聞於上，乃備法駕，嚴仗衛

奉迎於東朝，宸心喜極，見諸天表，戴髮含齒之流，踴躍忭蹈，罔不交賀；和氣歡聲，洋溢蒼昊，嬪嬙賀於宮，宰衡庶尹賀於朝，商賈工技賀於肆，黃童白叟賀於野，咸以手加額曰：於戲盛哉！開闢以來所未有也！仰惟太母北征，歷時滋久，遐瞻沙漠，如隔霄漢，一旦敵人悔禍，寅奉以還，吾皇帝得以周全左右，侍膳長樂，奉千歲之觴，盡天下之養，俾虞舜之孝思獲舒，周文之問安獲展，奉承宗廟社稷萬世無疆之休，一人兆姓莫大之慶也！臣仰觀主上，握乾符，恢皇綱，遭時中微，有如綿叢，宸心祇懼，克肖天德，仁蘇羣黎，風清六合，迎親之思，不忘宵旰，然而晝夜思慮，幾年於茲，孝悌之至，通於神明，格天以道，動敵以誠，曰戰曰和，隨機而應，先加以威，幾破敵人之膽，終守以信，潛消敵人之詐。雖明魏絳和戎之利，然其來侵也，必摧其鋒，深鄙漢皇無親之言，故其尋盟也，必從其請。此無他，孝足以格穹昊，誠足以動夷虜，聖心先定，惟斷乃成。用是龍馭南歸，歡動宮掖，慶瑞大來，殊尤卓絕。臣竊謂隆古帝王，有盛德事，必見於歌詩。下至有唐，肅宗清奸臣，且有元結之頌，憲宗平淮蔡，且有柳宗元之雅。使一時豐功偉績，照映萬世，赫如前日事，以今日大慶，較諸重輕，固已萬萬疇昔，其可無文字以述盛美乎？一介妄庸，固不能髣髴日月末光，然觀慶事，甯敢緘默，謹洗心滌慮，爲之頌曰：於皇睿明，運符中興，穆如肅清，乾夷坤甯，孝思兢兢，交三聖靈。惟我文母，遠征朔土，蒼昊眷顧，顯持陰護，爰居爰處，儲祥降祉，睿明紹休，匪豫匪游，人謀鬼謀，迎親是求。夜靡安席，晝靡甘味，宸心切至，迎親是議。皇帝曰咨，命爾輔臣，朕有大計，儲思惟親。輔臣稽首，對揚聖志，惟斷乃成，願破羣異，皇穹降赫，鑒茲

至德風行萬國，聳動蠻貊，誕揚天聲，四征弗克，敵人震驚，稽顙尋盟，遣使旁午，願旋鑾輅，稽攷曠古，目未曾覩。帝曰：休哉！大慶鼎來，喧傳九垓，疾如驚雷，迺嚴法駕，迺飾次舍，千輿萬馬，出疆以迓。文母在遠，雷剝日舒，六龍駕輦，陟嘯嵩乎，濟彼洪流，天吳翼舟，微波聿收，瑞氣橫秋。文母湍歸，千官儀儀，歡聲載馳，霆震風飛，鑾車至止，幅幘咸喜，還昭盛美，實天所啓。有漢高祖，安忍無親，興言分羹，實忝前聞。有唐德宗，求之靡獲，莫享天心，實有慚德。惟我皇上，聖孝絕倫，念茲在茲，虞舜周文，韙哉鴻休，卓絕殊尤，二聖重歡，壽與天侔，慶飛於天，恩淪於淵。二聖重歡，億萬斯年，究觀古昔，發揮偉績，有頌有詩，以昭無極，晷茲日月，甯容圖繪，小臣獻頌，樂府是配。上深喜之，詔進官一等。制曰：朕惟王道隆，而頌聲作，蓋將告諸神明而無愧，豈徒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而爲觀美哉！漢宣雖興協律之事，至王褒侈辭，亦莫敢當也。其賢於武帝遠矣！比者東朝旋軫，爾援大喜而獻頌，材藻甚巨麗，然朕取漢宣，則虛美薰心，固在所畏。特喜爾能得思齊，推本進一官，勉行所學。

炎興下帙一百二十四

起紹興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九日
丁酉，盡二十九年十二月。

二十九日丁酉。張浚，永州居住。

張浚行狀曰：公被朝命，以太夫人之喪歸。蜀八月，行至荆南，會以星變，上降詔求直言，公慮虜數年間勢必啓釁用兵，而吾方溺於晏安，謂虜可信，蕩然莫爲之備。沈該、方俟、龔據相位，尤不厭天下望，朝廷益輕，顧伏在苦塊，輕歷險阻，死亡無日，不得爲上終言之。懷不自安，乃復奏曰：臣受陛下更生大恩，今至憂迫身，涉險萬里，常恐一旦死填溝壑，終無以仰報陛下萬一，思以展盡所懷，瞑目無憾。臣嘗病世儒牽於和戰異同之說，而不知實爲一事。或者竊儒爲姦，不知經史之心，切切然利祿是圖，而有以欺惑陛下之聰明也。又其甚則大姦大惡，挾虜懷貳，以自封殖其家，鼓衆曲說，愚弄天下，致舉陳之。臣聞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天地生物之功，本於秋冬。蓋非嚴凝之於秋冬，則無以敷榮之於春夏。然則秋冬之嚴凝，乃生物之基也。在萃之象曰：除戎器，戒不虞。泰之九二爻曰：包荒用馮河。泰萃之世，聖人謹於武備如此，謂不如是，不足以生物而行其心也。况時方艱難，而可忽略不省，啓大禍於後，反謂是爲得哉？若夫一時之和，則亦聖賢生利天下之權矣。商湯事葛矣，而終滅葛。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周太王避狄矣，築室於歧，未幾謀以卻狄。詩曰：乃立冢土，戎醜攸行。文王事昆夷矣，卒伐之。詩曰：昆夷駝矣，惟其喙矣。越句踐事吳矣，坐薪嘗膽，竟以滅吳。越語曰：越十年生聚，十

年教訓，彼皆翕之乎始，而張之乎終，汲汲德政，修立而以生利爲心，未嘗恃和爲安，自樂其身而已也。漢高祖與項羽和，羽歸太公呂后，割鴻溝以西爲漢，東爲楚。良平進言，令楚兵罷食，盡釋而弗擊，是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卒成大業。漢文帝與匈奴和，曾無間歲之甯，漢文全有天下，謂可和以息民。方是時，百姓猶不免侵陵之苦。至武帝始大征伐之，其後單于來朝，漢二百年用以無事。唐太宗初定天下，有渭上之盟。未幾李靖之徒，深入沙漠之地，犁其庭，繫其酋，海內始安焉。茲豈非以和爲權而亦得之哉？若夫石晉之有天下，則不然，取之非其道，謀之非其人，桑維翰始終主和，其言曰：願訓農習戰，養兵息民，俟國無內憂，民有餘力，觀釁而動，動無不成。若有深謀者，考其君臣所爲，名實不孚於上下。朝廷之上，專務姑息，賞罰失章，設施謬戾，權移於下，政私於上，無名之獻，莫知紀極。一時用事方鎮之臣，往往昏於酒色，厚於賦斂，果於誅戮，以害於百姓，朝廷莫知所以御之，所謂訓農習戰，養兵息民，略無實事。維翰所陳，殆爲空言，姑欲信其當時必和之說，所偷安竊位而已。契丹窺見其心，謂晉無人，須求凌侮，日甚一日。後嗣不勝其忿，始用景延廣之議，僥倖以戰，而不知其荒淫怠傲，失德非一日，天下之心已離，天下之勢已去，天下之財已匱。延廣不學，不知行聖人之權，亟思所以復其心，立其勢，強其國，急於兵戰之爭，事窮勢極，數萬之師，無一夫爲之發矢北向者，至今爲天下嗤笑。言君臣委靡不振，服役夷狄者，必曰石晉云爾！仰惟陛下聰明聖智，孝心純一，即位以來，任用賢才，虜人聞風而畏之，於是有議和之事。陛下以太母爲重，且幸徽廟梓宮之亟還，和之權

也。不幸用事之臣，貪天之功，肆利欲，剪除忠良，以聽命於虜，而陰蓄其邪心。方國家閒暇之時，怠傲是圖，德政俱廢，而專於異己之去，意果安在哉？夫虜日夕所願欲者，欲我之忠良淪沒耳！欲我之盡失天下之心耳！欲我之將士解體不復振其氣耳！欲我之懷晏安以甘於酖毒耳！前日用事者一切徇其所欲，甚而畢爲之，不幾乎與虜爲地歟？身死之日，天下舉酒相慶，不約而同，下至田夫野老，莫不以手加額，其背天逆人，不忠於君，而天下之心重惡之如此。且彼曾不思虜之於我，其愛之而和乎？其有餘力而肯和乎？其國中亦有掣肘之虞，而和乎？其欲圖之於後，而和乎？臣謂虜有大讎大怨，不可復合，譬若一葉之分，今日之和，必其酋帥攜離，人心睽異，姑爲此舉，以息目前，而圖回江淮，以去除後患之心，其中未嘗一日忘也。惜夫！前日用事者，獨欲爲身謀，爲子孫謀，而不知爲陛下謀，不知爲天下國家謀，坐失事機二十餘年，悞陛下社稷大事，有識之士，誰不痛心？且夫賢才不用，政事不修，形勢不立，而專欲責成受命於虜，適足以招輕侮之心，而正墮其計中。魯仲連所謂彼將有所予奪，梁王安得晏然乎？而甚可痛惜者也。敵國之人，何自而畏？敵國之心，何自而服？敵國之難，何自而滅？遲以歲月，百姓離心，將士喪氣，國亦危亡而已矣。臣願陛下鑒石晉之敗，而法商湯周太王文王之心，用越句踐之謀，考漢唐四君之事，以保圖社稷，深思大計，復人心，張國勢，立政事，以觀機會，未絕其和；而遣一介之使，與之分別曲直逆順之理，事必有成。臣不孝之身，親養已絕，含哀忍死，其亡無日，徒能爲陛下言之而已。臣又伏思祖宗之德，在天下至大至厚，太平之治，多歷年所，三代

盛時有不能及。恭惟陛下稟乾剛之資，輔以緝熙之學，何爲而不成？何治而不致？願陛下強其志氣，擴其聰明，必使清明在躬，如太虛然，惟是之從。以選賢才，以修德政，以大基業，天下幸甚！上付前奏三省宰執，沈該、萬俟卨、湯思退等見之大怒，以爲虜初未嘗開釁，歲時通問，不啻如膠漆；而公所奏乃若禍在年歲間者，或笑以爲狂。臺諫湯鵬舉、凌哲聞之，章疏交上，謂公方歸蜀，恐搖動遠方，有旨復令永州居住，候服闋日取旨。

遺史曰：初張浚謫永州居住，秦檜既死，已令逐便居住矣。至是浚進書，乞勿信沈該、萬俟卨二相，宜修武備。或謂浚無此書，儉人僞撰而進之；又或以爲金人令奸細詐作浚進書，雖不可明，然該、萬俟卨大怒，湯鵬舉迎合二相意，乃上言：謹按前特進觀文殿大學士張浚，輒敢胥動浮言，恣爲妄發，取腐儒無用之常談，沮今日已定之信誓，豈復能爲國家長慮卻顧哉？特以去國有年，居閒日久，朝夕之所希望者，惟冀復用耳。殊不思紹興初年，宣撫于外，飛揚跋扈，歷五春秋，信任匪人，殺戮名將，輕失五路，坐困四川，江淮軍民咸被其擾，耗公帑而市私恩，縱狂言而無良策，已試之效如此，尙可言勇哉？議者謂前此權臣曾被其薦，故雖荐致人言，姑竄近地而已；今浚在草土，名繫罪籍，邀譽而論邊事，不恭而違詔旨，豈知所謂以道佐人主者耶？又况居憂者，當以純孝存心，爲臣者，當以恭順承詔。而浚以殺戮爲事，是不孝也；以悖逆爲意，是不忠也；乞量實典刑，屏之遠方。又言：前宰臣張浚學術迂疏，智識淺短，剛果自任，輕肆無謀，器小任大，自取敗失屢矣。去冬陛下施曠蕩之恩，遷浚貶所，

復其舊職，付以帥闔，所以遇浚厚矣。浚既銜憂去職，理當闔門自守，乃復倡爲異議，以動搖國是不惟安危之計，獨徇偏私之見，獲罪天下，公議所不貸也。浚初領兵於陝右，妄行誅戮，而五路至於陷失，賢居宰席，措置乖方，淮西一軍，旋至潰叛，天下莫不寃之。浚無所施爲，動必顛躓，曾不追省過愆，猶肆大言，欺惑衆，冀於再用，殊可駭笑。况浚近得指揮，歸葬于蜀，倘堅異議，以倡率遠方之人，慮或生患。又言訪聞浚之議論，每及時政，憑愚護短，專務立異，求售前日之臆說，以倖將來之復用，臣恐遠方遐徼，民聽易惑，別生事端，有旨張浚令永州居住，候服闋日取旨。

葛立方爲大金賀生辰國信使。梁份副之。

十二月。金人遣使來賀正旦。

金人以李成知中山府。孔彥舟知西京。改元正隆元年。

二十七年五月。金人遣使來賀生辰。

十月二十五日。癸巳。劉章爲大金賀生辰國信使。李邦傑副之。孫道夫爲大金賀正旦國信使。鄭朋副之。

十二月。金人遣使賀正旦。

二十八年正月。車駕在臨安府。

五月。金人遣使來賀生辰。

金人在館，館伴副使石清困酒，與使客從人有語，特與外任，日下出門。

十月，沈介爲大金賀正旦國信使。宋直溫副之。黃中爲大金賀生辰國信使。李鼎夏副之。

金人遣使賀正旦。

二十九年同知樞密院葉義問奉使金國回。

葉義問奉使金國回，頗知金人有渝盟意。殿中侍御史江澈奏陳慮之有素，則事至而安靜，慮之無素，則事至而倉卒。靖康之變，可爲龜鑑。今諸將自和好以來，各擁重兵，高爵厚祿，坐致寵榮，養成驕肆，朝廷宜有以攝其心，作其氣，戰士以技藝回，易尊於雜役，而又有老弱之不汰，逃亡之不補，宜有以蒐閱之。使有關心而樂爲用，文武職事，平居常患其多，差除不行，臨事則歎其無，有當預選賢才，不宜泥資格，觀閱，緩急非有益矣。

五月二十一乙酉，復置江州都統制。

乙酉降旨：江州舊屯軍馬因移戍，無以彈壓盜賊，可置都統制一員，殿前司通見屯駐人共撥三千人，步軍司撥三千人，馬軍司撥二千人，令所差官更招募二千人，合用錢糧，令戶部科撥付湖廣總領所，仰荆南府差官應副，營寨委江西漕李若川措置。

十二月，續鸞知荆南府。

劉錡改除鎮江府駐劄都統制，即以續鸞知荆南府。鸞十二月庚午視事，首論荆南當創一軍，

即具劄子與宰相曰：譬竊謂今日國家之勢，實在吳蜀；而荆南居吳蜀之中，最爲重地。前世六朝之成敗興衰，載於方冊者，亦可見矣！邇者北虜列屯近塞，哆然有建都雍汴之舉，疆場詢詢，靡然搖動，幸其事暫輟，邊人稍安。議者但知聚兵於東南，而不知留意於西北，使虜人異時，萬一遂徙雍汴，則其勢不得不西資巴蜀之饒以爲用，而南規江浙之漕以爲食也。今警蹕臨安，則荆南者實江浙之右臂，而巴蜀之咽喉也。自中興以來，三十餘年矣！視荆南之重，如羈縻州郡，故北虜有移都之謀；若不汲汲然長慮而早圖之，良可寒心也。比聞朝廷經理荊州，誠中機會，少強人意。其餘兵備單寡，形勢削弱，未有隱然不拔之固也。曷若分鄂渚戍兵之半，爲荆南久駐之基，而潛消北虜雍汴之謀乎？夫和戎敵誠，國家之福也，聖人屈己同仁，推赤心置人腹中，其所以堅盟而守信者，尤在於備豫而自治爾！昔藝祖創業夷門，其征伐開拓，必先取荊湖，次巴蜀，而後始及江左。孰謂今日荆南實鞏王室，會可易而爲之哉？或謂鄂渚之兵，控制江南，橫袤千里，不可分；是不然也。設使荆南有警，自鄂渚援之，則泝流而上，殊難爲功；使淮南有警，自荆南援之，則順流而下，殊易爲力。今分兵於荆，則吳蜀萬里，首尾俱應，國勢自振，然後屯田積穀，閉關息民，寬徭薄賦，講信修睦，而措宗社於磐石之固矣。自後荆南置郡統制，別創一軍，蓋譬啓之也。又以劄子與吳璘，宜持重待敵。劄子曰：某書生不曉兵事，偶緣汪閣學士至朝廷，俾之暫攝制閫，所恃者宣撫招討少師相公，秉鉞專征，全蜀生齒，倚若長城。如某無似，獲竊尸素，而又以得職事相聞，伏蒙累示守邊良算，顧深歎服。忽又領此月初二日關

牒金賊侵疆，百有餘里，焚劫關輔，欲令三路蹂踐四川，窺伺川口。相公躬提大兵捍禦，想賊素懼威名，固已膽破鼠奔矣！然某有少管見，輒敢漫爲鈞座言之。庶愚者之慮，或有一得耳。蓋自符離德順退師，雖爲小陋，而賊所傷斃，亦自不少。朝廷兼愛南北，姑欲休兵息民，遂捨唐鄧淮泗之地以與之。惟賊素無信義，一旦拱手得地，氣驕志得，有輕我之心；况彼嘗虜獲吾民，其中偷生負國之徒，必有以我之虛實利害而導之者。故復起貪惓之心，蠶食未已。某愚意以謂賊臣無能爲也，自去秋以來，張大聲勢，下令傳檄曰：以某日取泗，以某日過淮，以某日侵均襄，以某日犯金商，直欲恐脅朝廷，冀以必從其欲爾！今賊自秦川鳩集簽軍，鳴鼓大唱，殺虜人民，焚燒屋廬，駸駸天水長道，睥睨階成泗和，以搖輿洋，此真賊爾，豈謀國長慮之計哉！某謂相公宜提重兵，持重待敵，據險守要，藏鋒俟隙，密遣間探，明遠斥堠，無分兵以自弱，常處於以一擊十之地；若賊勢重，即將階成泗和一帶，蓄積輜重，老弱牛羊，稍遷近裏，而以輕兵邀絕糧道；若賊猖狂敢犯吾之堅，可以必勝；若賊力窮氣竭而走，則吾可以躡踪而襲之，此萬全之策也。昔趙奢號爲名將，方其與敵戰也，有一卒曰：得山者勝。奢遽從之，遂以成功。某不肖，誠敢自比於此，不識鈞座能採之否？某以爲執事休戚，係四川之安危，用敢不避僭率，冒昧言之，伏冀垂察，喋喋惶恐。

炎興下帙一百二十五

起紹興三十一年正月十四日丁亥，盡其日。

紹興三十一年正月十四日丁亥夜雪有雷。

丁亥夜，雷雨風雪，一夕交作，是春大寒，雨雪異常，人情疑畏。侍御史汪澈奏言：春秋魯隱公時，大雨震電，繼以大雪，孔子以八日之間，再有大變，謹而書之。今一夕之間而二異皆見，此陰盛也。今臣下无姦萌，威屬无乖刺，无尾大之勢，无女謁之私，意者殆爲夷狄乎？天心仁愛陛下，故以此示警，欲陛下思患而豫防之。願陛下飭大臣，當謹邊備，尋有旨令侍從台諫條具消弭災異之術，防守盜賊之宜，澈復備陳災異之由。因言十二事：如置使上流，以總軍務；益李寶兵，以備海道；擇置沿江帥守，收拾兩淮人民等，皆其急務。

校書郎王十朋劄子乞用人望。

臣一介小官，不識忌諱，不知朝廷事體，愛君憂國，出于天性，妄懷嫠不恤緯之心，竊聞道路洶洶，咸謂虜情不可測，有南下牧馬，巢穴汴都，窺伺江淮之意，廟堂之上，帷幄之臣，必有料敵決勝之策，臣不得而知；然議者以謂邊奏有警，則羣臣失色相顧，傳聞稍息，則恬然便以爲安；且謂敵有內難，勢必不來。夫不恃我之有備，而幸敵之有難，其謀國之術，亦疏且殆矣！自建炎至今，虜情未嘗不內相殘賊也。然一會斃，一會出，其勢益熾，曷嘗爲中國利哉？要在所以自備者何如爾！我先有備，敵

雖強而不足畏；我苟無備，敵雖有難，幸之何益。彼或不以有難爲畏，乘我稍怠，長驅而來，其將何以禦之耶？臣以爲禦戎之策，莫急於用人，用人之要，莫先於人望。蓋知人之術，自古所難，蕭何不生，孰能荐韓信於未知名之日；孟軻復出，亦必取士於國人。皆曰賢。晉悼公以民譽而用六卿，遂成復霸之業。東晉以人心而起謝安石，遂成破敵之計。國家開寶之間，西夏叛命，仁宗皇帝以經略安撫之任，付之韓琦、范仲淹二人，雅有時望。軍中有一韓一范，西賊破胆之謠。兵不大用，而元昊臣服。皇祐中，用文彥博、富弼爲相，朝士相賀。仁宗皇帝曰：古之用人，或以夢卜，苟不知人，當從人望。夢卜豈足憑耶？元祐能服人如此，今若內外士夫軍民口無異詞，咸謂有天資忠義材兼文武可爲將相者，有長於用兵，士卒樂爲之用者，今反投閑置散，無地自效，或老於爲郡，以泯沒其身，內爲讒邪之所媚疾，外爲蠻狄之所竊笑，天下輿情憤悶抑鬱。臣願陛下斷然爲社稷計，起而用之，以從人望，可以作士氣，可以慰人心，可以寢敵人之謀，可以圖恢復之計。陛下縱未即大用之，亦宜付以江淮重任，使自當一面，爲國長城，亦可無西顧憂矣。臣又聞范仲淹初以言事，尤爲宰相呂夷簡所惡，斥逐於外。西方用兵，仁宗始思用仲淹，夷簡荐之亦力。仲淹果能成功，夷簡不失爲賢相。陛下當以仁宗之心爲心，大臣當以夷簡爲法。相與任用天下賢材，以爲排難解紛之計，天下幸甚！社稷幸甚！其次有舊宰執侍從之臣，名節素著，或守遠藩，或食祠祿，或已休致，或在謫籍，並宜起廢，置諸朝列，其聲名風采，亦足以聳動一時，謀謨經畫，必有大過人者。諸將有以驍勇稱善戰者，亦宜置於荆襄江淮間，以

爲爪牙藩屏，用買誼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之法，以駕馭之。如是則異人輩出，可以供任使矣！猛虎在山，藜藿爲之不採，國有人焉，難當自消。臣以爲禦戎之策，莫大於此。

校書郎馮方劄子論措置之策。

臣聞道路之言，以爲虜人將有敗盟之意。臣竊謂議論定，然後可以言措置；措置定，然後可以言成敗。何謂議論定，然後可以言措置？今之議者，不知以和爲可保歟？欲和者在我，制和者在彼；彼初無禮義也，呼則過來，否則且已。自敗榷場以後，日急一日，廣有調發，別無邀求，不可窺測。若曰添歲幣，則彼互市之所入，歲以鉅萬計，略不顧惜。議者猶欲以趙元昊待之，謂絕歲幣可以使之坐困，添歲幣可以使之弭伏，亦已疏矣！若曰遣泛使，則將命往來，不過謹守常議而已。互相提防，例不敢分付出一語，雖百輩何益？况吾之國勢未振，使人無不挾借。雖有富弼者，決不能與虜會交口辦事也。若曰吾奉事之惟謹，彼將有所不忍，則史冊所載，小國之事強國，其謹亦多矣！齊王建事秦，楚襄王事秦，非不謹也，秦豈以謹故不加兵哉？臣愚反覆熟論，以爲虜人之必來，如盛夏之必熱，但未必在三伏之日也。昔魏遣于謹伐梁，是時元帝方與羣臣講，老子或曰：魏兵且至於丁卯罷講。或曰：魏兵不來，庚午復講。而江陵受圍，而縛手無策，急召王僧辨於建康，王琳於湖州，未至而城墟矣！初朱買臣在圍中，按劍進曰：惟斬宗懷，黃羅漢可以謝天下。帝曰：曩實吾意，宗黃何罪？臣嘗讀其書而悲之。今日之事，議論貴於一定，措置欲其萬全，宵衣旰食，與腹心大臣日夜謀所以立國之道，便不至

仰人求活，和則彼此安靜，來則有以待之。勿以今日之報急而焦勞，明日之報緩而閑暇。孟子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又曰：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強爲善而已矣！何謂措置定，然後可以言成敗？臣不知兩淮已有備否？議者曰：結民社矣！夫民社者，保聚可也，應援可也，輜重可也，獨不可迎敵耳。建炎三年冬，虜人再犯淮甸，是時兵民無慮十五萬，虜兵纔萬人，來去自若，如入無人之境。責之迎敵，必如陝西之弓箭手而後可也。臣欲乞以見耕之田，蠲其賦役，率爲畝二百而出一兵，不可，則三百，又不可，則四百，足以招之而止。未耕之田，又加優焉。大抵使爲兵者常逸，爲民者常勞，磨以歲月，可使有勇。州縣所蠲一錢，朝廷與之一錢，不過捐十萬民，得萬兵矣。縣官養萬兵，歲不下百萬也。雖然官軍不振，則兵民不能自立，不知兩淮已有兵否？建炎二年二月二日，虜人渡淮，明日次揚子橋，若復乘虛，一日一夜長驅臨江，則江南人心動搖矣！朝廷近以武典郡，然所遣皆無兵馬，雖韓彭何益？臣愚乞以營田爲名，擇見管軍統制官之循良者，全軍出守，因而耕作而入其租，增置通判以蒞民事，然後命宿將中爲民屬望，可以拊衆，可以威敵者，使兩淮營田。如此則形勢強，藩籬固，欲守則守，欲戰則戰，敗則可以削，走則可以誅矣。臣無任昧死納忠之至。

湘山樵夫紹興正論。

張浚和議之初，浚即移書執政，力責其非，屢上劄子，力伸前議，言章愈切，坐謫連州。久之，移永

趙鼎坐和議不合，罷相；後謫吉陽軍，薨於貶所。

胡銓和議之初，銓上言乞斬秦檜孫近、王倫，除名編管新州。

胡寅任起居舍人，上疏力言金虜不可議和，坐言章謫新州。

連南夫知泉州，上表賀大金許割河南，其略云：不信亦信，其然豈然。又云：雖虞舜之十二州，皆吾有，然商于之六百里，當念爾欺。言寔落職放罷。

張戒入文字論秦檜十事，救胡銓等，罷。

常同緣不附和議，久不得差遣以死。

呂本中坐不附和議，言章罷中書舍人。

張致遠坐不附和議，罷給事中。

魏玘任吏部侍郎，差館伴虜使，玘入文字云：時任御史，日常論和議之非，今難以專對，秦檜招玘至堂中，問其所以不主和議之意，玘自陳虜情難保。檜云：公以智料敵，玘以誠待敵。玘云：是則是相公以誠待敵，但恐敵人不以誠待相公。

張絢坐不肯議虜使朝見禮儀，補外。

曾開坐不附和議，罷禮部侍郎。

李彌遜坐不附和議，罷禮部侍郎。

晏敦復任吏部侍郎，疏論和議，最爲剴切，罷尙書，出知衢州。

王庶專主用兵之議，罷樞密副使。

毛叔度臨安府司戶參軍，專論虜使難測，和議不可保，對移嘉州司戶。

范如圭以責秦相主和議，罷校書。

汪應辰上書論和議，罷正字。

許忻以不附和議，降兩官。

方廷寶坐不附和議，遷宗正少卿。

韓訥任澧州推官，上萬言書論和議，編管循州。

陳鼎上萬言書云：虜人今日敗盟，乃朝廷之福也。使虜盟未敗，即他日之禍，有不可支持者。願

乘此敗盟之際，早爲自治之策。送吏部與合入差遣。

馮時行論和議，引及分羹之事，罷。

李光附會和議，除參知政事，庚申，虜人罷盟，復奪河南之地，罷參知政事。

洪皓乞不發南歸之人，言章出知饒州。

沈長卿坐上賀李光啓曰：措紳競守和親，甘出婁敬之下策；夷狄難以信結，孰虞吐蕃之劫盟。

與其竭四海而奉豺狼之歡，何至屈萬乘而下穹廬之拜。除名，編管化州。

張燾坐率侍從論和議，補外。

陳康伯任吏部侍郎，接伴虜使，設香案望拜，亦令康伯拜。康伯辭以不得旨，不敢拜，言章罷。

陳括任大理寺丞，王倫使金國，辟括爲副。括堂白云：「今朝廷多事，欲遣某使金國，臣子之義，豈敢固辭？若朝廷遣臺省諸公，某願爲之副。如欲某令副王倫之行，則某必不敢奉命也。」罷謫浙東監酒稅。

陳剛中任寺丞，以賀胡銓之謫，其略曰：「屈膝請和，知廟堂禦侮之無策；張膽論事，喜樞廷經遠之有人。身爲南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又云：知無不言，願請上方之劍，不遇故去，聊乘下澤之車。送吏部差知贛州安遠縣。」

炎興下帙一百二十六

起紹興三十一年正月，盡其月。

工部侍郎沈介上封事論備敵之策。

臣竊維今日之慮，莫若備敵之策爲急。臣敢首言其失，而條其所以備之之策。臣聞天下之事，未有不失於恃，而敗於忽者也。心之所安，謂可以久，而不慮其有患，忽因於恃者也。恃安則忘其危，恃無患則忘其備，而忽生焉。觀事之可從，曰：未爲然也。聞人有言曰：其過慮也。其肯思患而預防哉？事至而圖之，將何及矣！朝廷弭兵和戎二十八年，向者敵有可疑之釁，天下舉憂之，而朝廷失於恃。非特天下憂之，在朝之官，有位之士，秉鈞樞，執綱憲，與夫左右侍從之臣，舉皆憂之。退朝而族談，平居而竊議，扼腕忿怒，仰屋太息，及乎進而有言，則又皆容悅之說，而忘其所忿怒太息。噫！自古強者制弱，向敵之與我和也，將愛我耶？抑亦力之有所未至耶？揆情而言，固無愛我之理，則亦力有所未至耳！邇者規模舉措，日異而月不同，陛下觀之，豈能晏然而無所爲乎？或者猥曰：誓約至堅，幣帛至厚，可以格姦心。過矣！傳曰：吳濮有釁，楚之執事，豈其顧盟，由古然也。又况慮大事者，不計小利，豈歲幣之云乎哉？則又云：彼方肆虐，民孰爲用？早蝗日起，兵孰爲動？亦過矣！傳曰：吳方無道，必棄疾于人，猶足患衛，已事驗也。又况城汴之役，就事者不知數十百萬人，而謂民不爲用，兵不敢動，豈其善料者哉？此臣所以妄論今日之失於恃也。臣願陛下勿恃和之可久，勿恃兵之不動，戒如敵至，無忽於

備而後可爲也。顧今大患有二：一曰國論不定，二曰威令不行。二患不去，雖備敵將有所不可能。何謂國論不定？備敵之策不過有三：征也，和也，守也。三者之說歸於一，然後敵可備。征固力所未能，和亦理難必恃，亦守而已。廟堂之上，搢紳之間，同乎守之說，而臣謂國論未定者，蓋有守之之說，而不見守之之具也。邊候之書，若有所聞，則焦然以爲憂也。色動而慮亂，旬月之間，則又皆欣然忘其憂矣。國論如此，猶未定乎？且陛下委重而恃力者，不過二三大臣，朝夕所陳，固可見三者之策，其已定乎？無乃泛然而無所主乎？大臣之論如此，陛下雖欲有爲，誰與共之？臣願陛下與大臣斷爲一定之論，必專爲守，無復異論，而後守之之具可言也。所以爲守之之具，又必一一而講之。曰：地孰爲要？可

以宿兵，將孰爲先？可使當敵，兵謹於陣，糧謹於儲，將守淮也，將守江也。越淮而戰，斯守淮矣；越江而戰，斯守江矣！雖用兵不可預料，然是數說者不可不講也。吳蜀備禦之計，孰可循？南北戰守之形，孰可用？此論一定，斷然勿移，旬歲之間，守具備矣！何謂威令不行？聞之書曰：威克厥愛，允濟。威不立而欲立事，雖聖不能也。曩者秦檜盜權，威福自己，宸斷赫然，收還權柄；然三省樞密院奉行威令者也，屬者朝命取劉寶軍，二吏以爲黃魚，璪之用，訖不稟承，而三省莫敢誰何。本兵之臣，坐廟堂而選三衛之卒，文符既下，卻而不視；顧乃私還之，而樞庭亦未議其罰者。萬一當敵，欲望號召以爲臂指之用，詎可得乎？臣謂大臣當審己而不當遠嫌，大臣遠嫌，則小人必乘其間矣。臣伏願陛下明諭大臣，無多爲令，無轉議令，其有慢令者，悉以上聞，罰惟必行，勿阿近貴，如此則朝廷尊矣！二患既除，而後

守之之策可言也。守之之策，其要有四：一曰御將，二曰訓兵，三曰先聲以奪敵人之氣，四曰棄瑕以用度外之士。何謂御將？臣聞之，善御將者，莫若高祖，以信越英布之倫，至固陵而始分之地，慮其貴而驕也。以淮陰之能，已破趙，則奪三軍，易置其將，慮其大而專也。今諸將之視信越，計功角材，豈可同年而語？而實齒公台，權兵柄至二十年，志得氣盈，傲視朝廷，彼其至此，果何道耶？不過掎軍士之廩以利其贏，詭尺籍之數以私其祿，爲賈人之行以肥其室家。既富矣，寶貨珍異叢於前矣！於是爲市寵媚竈之術，宦官之徒，有所謂承受者，爲之囊橐以利其貲，爲之遊談以久其權，曲意以覆其愆，巧言以繩其美。慮忠良之臣，進說而間已，則內外合辭，倡爲一說，曰：彼之握兵將爲桓溫，與若專權而久，將如祿山之類，古豈無其人耶？劉向日數稱燕，盍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不肯言，正是類矣！士大夫平昔號爲鯁亮者，歎息而已，未有敢昌言于朝者。蓋其陰謀固結，卒不可破，必勝而後已。陛下所宜深察也。爲今之策，莫若罷其承受之官，而黜其珍異之獻，自然畏威聽命，安敢慢乎？或曰：結其心於平時，所以冀其用，迎而折之，非策也。臣曰：不然，厚其祿，寵其官，而臨之以恩，所以結其心也。非謂縱閹宦之臣以爲囊橐，競珍異之獻以悅耳目，剝軍廩爲賈人也。唐肅宗在靈武，勢單力微甚矣！李勉劾背關之將，而朝廷以尊，况在今日，而士大夫罔敢正論諸將，豈理也哉？臣願陛下斷而行之。若曰：謀之左右，皆其黨也，雖欲行之不可得也。何謂訓兵？大將聽命，然後精擇裨校，各分以兵，大或滿千，小則數百，訓練才之能否，將不可揜；一旦有警，大將守正以當敵，小校制奇以立功，攷之國史，

訓兵之事，祖宗未嘗不親也。其幸後苑，幸玉津園，幸金明池，講武臺，幸便坐；或曰出習戰也。或曰出校獵也。或曰閱戰士也。又往往引之內廷，親授陣法，故能作五季之衰，爲大宋之盛。陛下以馬上再造中興之功，自通和後，訓兵之政漸弛，而諸將專其任矣。今之諸將，豈有長慮深計，國爾忘家者耶？運土木以爲技巧，豈復使之執兵？操奇贏以行賈，坐市區以謀利，豈復使之習戰？緩急有用，驅不素教之兵，付之貪鄙慢令之將，其禍可勝言哉！臣願陛下萬幾之外，雖翰墨之習，圖史之玩，有益而無損者，亦姑置之；專以閱武爲事。任二三大將，諭以至意，俾各條小校之能，給以軍兵，量其才而多寡之。試之以藝，責以日月而訓諭之。軍爲幾校，校習何藝，陛下早朝而退，引數校以角藝，其精習者厚其予；其怠惰者嚴其誅；聖心留神而人自勸，不過一歲，不患不爲精卒，雖橫行天下可也。况守備哉？何謂先聲以奪敵人之勢？臣伏讀國史，澶淵之役，虜盟而退，常有輕中國之心，當時大臣，據爲長策，建立北京，雖未始遷都，而虜挫氣矣。邇者敵人驅數百萬之夫，爲城汴之役，穹廬之徙，蓋將有待。傳曰：城虎牢以備鄭，此敵計也。觀其舉措甚異，萬一南下，巢吾汴都，其距長淮不遠千里，胡行如鬼，一二日而至也，則吾又安得高枕而臥哉？縱彼未動，吾能無虜乎！臣謂及其未徙也，爲計以奪之氣，仁宗建北京之策，可舉行焉。建康北距長江，古爲都邑，謂宜亟下明詔，修宮室，治百司，將爲巡幸之舉。彼之未徙，我不先動；彼之將行，我則前邁，縱彼恃強，能不疑乎！一二年間，我備修矣。或曰虜強而恃虛聲，促之戰也。臣曰：不然，傳曰：百濮謂爲不能師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理則然也。魏文征孫權，責

權質子徐盛請爲疑城，植以葦蕭，建以假樓，諸將謂無益，而權獨用焉。卒之退魏者，疑城也。不意而爲疑城，足以走敵，先是而建都邑，而曰虛聲者惑也。則又曰：都邑之城，宮庭之度，百司之葺，勞民費財，在今胡可？臣曰：不然，陛下儉德，冠乎古昔，宮室粗備而已，百司苟全而已，都邑不必城也，增障而已。又曰：天子之都城，守廢固可乎？臣曰：不然，傳曰：今吳是懼而郢城是守，已卑矣！敵方隲然有吞噬之心，而吾恃城以爲固，豈策也哉？敵之來從，越江而前戰，有進而無卻也。何謂棄瑕以用度外之士？魏無知薦陳平也，高祖疑而問焉，無知曰：臣所進者才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何益于勝敗之數？臣進嘉謀之士，顧足以利國家耳。卒之出計而成漢業者，陳平也。國家承平日久，崇尚禮義，敦固廉恥，士大夫一行之失，清論不容，一事之愆，終身自墮，彬彬濟濟，美矣！顧於今日之用，似未適也。而議論之士，狃於素習，猶執前說，錄微瑕而不顧可用，以一眚而論人終身，用人太狹而責人太過，誰與共功名哉？臣所謂用者，非器用也，置得其地而勿遺才爾。朝廷之上，儒學之官，清望之臣，自非才行兼全，器識兩茂，何以膺其選？若理財穀也，治郡縣也，臨邊鄙也，校軍旅也，如此雖大過猶將用之。十步之地，必有茂草，孰謂今日而無其人乎？或曰：朝廷降禮議以範天下之士，猶違令而棄瑕，是誘之爲過也。且罪戾之人，一聞此聲，羣起觀望，何以待之？臣曰：不然，棄瑕而用，責其功也，非尊寵也，才可用而賞其過，責其後效，直不棄之耳。負罪而無其才者，敢幾之乎？臣願陛下與大臣議，而責以求才，與臺諫言，而諭以使過，如此則真才輩出，何用而不可哉？四策旣行，而勿奢於羣臣，

勿移於左右，將不畏威，兵不習戰，敵人不懼，實才不進，尸伏質橫，臣實直之。雖然圖之不可以不亟，爲之不可以不力也。今而圖之，恨其晚耳！疾首而爲之，懼不力爾！若曰玩歲愒日，以幸目前之利者，非臣所願聞也。深念祖宗二百年社稷，垂業於陛下者，望尊安之也。東西二、百州生靈，屬心於陛下者，望生全之也。所以望尊安者，今有阽危之憂，望生全者，今有塗炭之慮，憂心醉於羣臣，危言駭於田里，而朝野情狀，會不必聞於旒扆之前，陛下聖明，會不思此，胡爲而至是哉！誠能斥佞賊導諛之說息，弛嗜好作自強之志，去素餐之臣，則士思赴功名，誅慢令之將，則人思効智勇。無偷一時之苟安，幸敵人之不至，戰戰慄慄，若疾之附身，社稷之危，庶可安乎？生民之命，庶可續乎？然臣尙有慮焉：天下之事，未有不成功於斷而毀於疑者。斷者，非謂臨事而斷於一時，謂其言不可搖，不可久變也。疑者，非謂無決擇而有所疑，謂聞忠言而用之，姦人得以計而惑也。謂其見事功之未成，久則漸而間矣！誠能立斷如初斷之時，棄疑如決疑之日，則無慮矣！孟子曰：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趙充國曰：明主可爲忠言。臣雖至陋，亦豈敢不以宣帝事吾君，而自處充國之下，以背孟子之訓哉！

炎興下帙一百二十七

起紹興三十一年正月，盡其月。

和州進士何宋英上書。

和州進士何宋英謹齋戒沐浴，昧死裁書，惶恐頓首，拜獻於皇帝陛下。臣聞欲成天下之大業，必任天下之忠臣；欲安天下之生靈，必從天下之所欲。坑戮儒生，見秦邦之鹿逐；駕馭英雄，致漢室之寵興；得士者昌，失士者亡，此古今之通論也。恭聞我太祖皇帝詔曰：朕應運開基，推誠待物，顧干戈之漸偃，慮華夏之未安，渴聽讜言，庶臻治道。又曰：或聞利害，朕當善聽而行，無以逆鱗爲懼。此太祖皇帝尙賢求諫之意也。恭聞太祖皇帝謂進言者曰：朕求正言，以規已失，昔禹拜昌言，世稱其美；今朕苟能得言，豈惜拜之乎？又有草澤之士上書，辭甚悖慢，事涉輕罔，朕亦恕而禮遣之。此太祖皇帝禮賢樂諫之德也。噫！萬世之下，聖子神孫，苟能守祖宗之宏規，修祖宗之至道，則朝廷何患乎不治？天下何憂乎不安？頃自秦檜誤國以來，奸臣相繼，專黨擅權，無所不至。鉗天下之口，結天下之舌，於今幾年矣！國家利害，人不得言，言之則禍不旋踵矣！大者殞於海隅，小者斃於囹圄。以至在朝，則以訛言爲禁捕，在學則以謗訕爲屏罰，科舉則以時忌爲棄黜，遂令天下之忠臣義士，撫膺扼腕，相視切齒，高舉遠引，甘心自棄於南山之南，北山之北。或伴狂于閭閻，或飄蓬於江海，或慷慨而悲歌，或如癡而似醉；至於鬱鬱而病，憤憤而死者多矣！臣於是時，進退不能，自知無用，不免土木其

形骸，水雲其心志。退隱巖泉，伏處豐草長林者二十年矣。每採一枝，搗一蕙，耕朝雲，釣夜月，登山臨水，瞻望天庭，未嘗不謳吟感戴陛下之盛德洪恩也。敢嘗仰天而誓曰：苟有寸謀尺計，可以補于國家，而朝達宸廷，暮竄嶺表，死而無憾；豈意諫書纔至，慈父不諱，哭聲未止，口血未乾，所以冒刀鋸，忘鼎鑊，而輒言天下之利害者，是臣當死之秋也。臣竊謂不入宮門者，孝子之常禮；不徇末節者，忠臣之大權。順常禮，則三年之喪不可去；從大權，則一死之患不可辭。願陛下恢乾坤之量，開日月之明，少延微臣，以畢愚衷，誠天下之幸也！臣竊謂今日之勢，爲陛下可憂者三；可惑者三；可寒心者三；可痛哭者三；繼之以可勉者三；亦可賀者又三。何謂可憂者？三：臣聞居安而慮危，有備則無患，陛下以今日之勢爲安耶？爲危耶？爲有備耶？爲無備耶？若爲安，則天下封疆，爲胡虜所據者十分之九，而陛下所守者東南一隅耳。臣未知其安也。旣知其危，豈得恬然高枕，尙遲疑而未舉耶？若以爲有備，則立功之邊臣死矣！敢戰之勇士老矣！將壇尙未築，兵算尙未成，未知其有備也。旣知其無備，何不毅然早圖之？此臣所以爲陛下憂者一也。臣聞方武並用，長久之術也。竊見前日結胡虜之好，罷天下之兵，誅大將而挫忠臣之銳，竄元戎而銷壯士之心，如虎如貔，如熊如羆，散而之四方矣！今日所以招之而未來，引之而未至，是猶傷弓之鳥，未能無疑；失水之魚，未能頓蘇。在今日之良將，不可以不早用，大兵不可以不早興，中原不可以不早復，前恥不可以不早雪。苟或良將不能用，則中原不能復，前恥不能雪矣！此臣所以爲陛下憂者二也。臣聞以德報德，以直報怨，陛下忘陷國之深寃，從和

戎之下策，屈天子之尊，遣黃華之使，冒雪霜，涉關河，問起居，賀正朔，賂之以重寶，待之以至禮，千需萬索，惟命是從。粵于今年之春，修立京師，止罷榷場，剗劫商旅，取奪賄賂，遂至沿江鄰近之民，奔走驚惶，幾月未定。至今兩淮之民，朝憂夕慮，蹙額而相告曰：父子未我保，鄉土未我安，誠謂今秋冬必復奔逃，而存亡未可知也。嗚呼！人心動搖，有如是也！國勢危削，有如是也！將恐奸雄乘隙，禍起蕭牆，不可勝言者，此臣所以爲陛下憂者三也。何謂可惑者？三臣聞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鐵基，不如待時。今也時已至矣！勢已順矣！陛下移兵北渡，駐蹕淮南，亦良策也。然而理有未至者，臣竊慮之。陛下且以邊防起兵於淮南，則虛張聲勢，漏泄天機，胡虜見疑，必生詭計，與其後時受制于人，孰若順時乘勢而動之爲愈也。又况三軍士卒，聞舉兵則欣躍爭先，萬一逆其心，遏其志，則三軍之情又復挫矣。胡虜之奸，又復縱矣。此臣所以爲陛下惑者一也。臣聞聖人以四海爲家，百姓爲子，治則同其樂，亂則同其憂。陛下自和戎以來，偷安獨樂，斯民愁歎者，於今幾年矣！及其國勢已迫，事體將危，於是費國用，造御舟，巖於海岸，欲爲避寇之計。天下聞之，舉皆失笑。萬一胡虜猖獗，再侵江瀾，陛下不免乘大舟，入滄海，以爲可逃其患也。設若胡虜發舟前逐，且波濤萬里，浩渺無涯，進之不能，退之不得，當是之時，社稷委棄，宗廟邱墟，其禍不可勝言。此臣所以爲陛下惑者二也。臣聞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故善醫者，投藥於未病之前，不善醫者，投藥於已病之後。嗚呼！病已成矣！藥何濟焉？今日胡虜之病如癰之結，日復一日，時恐毒勢一潰，流血萬里，瘡痍四方矣！伏覩前歲朝章所報，有草萊之

士，因陳邊事以不合時議，竄斥遠方。夫爲草萊之賤而敢直言，則可尙矣！而罪亦可赦矣！振天威，扼讜論，復使忠臣義士鉗口結舌，天下聞之，孰不傷痛？此臣所以爲陛下惑者三也。何謂寒心者？三？臣聞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寇讎。且陛下今日之視臣如手足乎？如土芥乎？如犬馬乎？臣未暇詳曉，姑執一二而陳之。伏觀前右相張浚，因西北失利，蒙朝廷屏斥遠方，憔悴無聊者幾年矣。粵於丙子年方沐恩量移差遣，意謂一新忠臣，補飭前過，豈期鶴髮之親遽亡，邂逅之章復上。朝命一出，速於星火，逐之再去，驚怖魂飛。嗚呼！四十年之間，離鄉關，棄墳墓，扶老攜幼，委質爲臣，豈無所望哉？不謂入桑榆之境，斥烟瘴之鄉，泣血搥心，無所赴愬，陛下曾憐之乎？太尉劉錡以數千之兵，當百萬之衆，運籌決勝，多多益辦。初無罪名，一旦奪其權職，尙困鹽車，未副輿議，陛下曾思之乎？如趙榮者，雖是陷於虜廷，而志在我宋，持金石之心，脫虎狼之口，歸於朝廷，如投父母，反被囚鎖，復送虜廷，孤忠憤怨，屈辱無告，陛下曾知之乎？如此之類，不可勝計。遂令天下忠義之士離心離德者，正緣是耳！此臣所以爲陛下寒心者一也。臣聞君子不黨，君子亦有黨乎？彼有附前日之黨者，必守和戎之議者也。苟非和戎，則太母亦未歸；苟非寢兵，則生民亦未安。嗚呼！爲是說者，何不通之甚也？殊不知使諸將未罷，則胡虜之滅亦久矣！中原恢復亦久矣！太母回鑾亦久矣！柰何自和戎之後，淵聖尙未歸，中原尙未復，財用日耗，人心日離，讒諂之人熾矣！忠義之士去矣！中國之勢愈衰矣！胡虜之勢愈縱而無厭矣！此臣所以爲陛

下寒心者二也。臣聞京師者，諸夏之根本也，天子之所居也。昔周家所以建都洛邑者，以其得天地之中華也。項羽所以失關中不能王者，以其失天下之衝要也。嗚呼！中華衝要之地，反不爲朝廷所居。嘗聞用夏變夷，未聞變於夷者也。夫夷狄之類，聖王所不足化而聲教不及者，今也欺天罔地，妄自尊大，輒陳穢質而僭以大號，敢示猥名而諱于大朝。俾中國遺送之物，稱之曰貢獻，屈中華衣冠之民，比之以臣妾，自曠古來未有受辱如朝廷也。未有忍辱如陛下也。此臣所以爲陛下寒心者三也。何謂痛哭者？三臣聞父母之仇，不與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陛下曾念父母兄弟之仇乎？當時陷賊臣之機，成傾國之禍，虜騎臨而三軍降，京城陷而萬民哭，我先帝棄國而播遷，自東而北度，天愁地怨，鬼哭神悲，胡沙漠漠而去，住何歸？塞路茫茫而徘徊莫進，痛念祖宗之業，悲思骨肉之親，追社稷以傷情，悼生靈而揮涕。日復一日，憔悴聖顏，年復一年，消磨睿算，遂至霞昇雲舉，而有終天永久之別。嗚呼！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至如淵聖皇帝，一陷虜廷三十年矣。父既歿，母已歸，兄弟雖散，宗廟邱墟，伶仃一身，羈縻外國，春去秋來，而神消魄黯；水遠山遙，而心馳魂飛。天下聞之，孰不悲咽？在陛下手足之愛，想亦未能忘情，然而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將恐歲華荏苒，鐘鳴漏盡，雖欲痛之，其可及乎？此臣所以爲陛下痛哭者一也。臣聞天下者，祖宗之天下，社稷者，祖宗之社稷。陛下今日所以膺無敵之貴，享無倫之富者，皆祖宗之基業。陛下曾念祖宗之艱難乎？既曰念之，則祖宗之山陵安在哉！今陷胡虜之區矣！想牛羊踵跡，狐兔腥羶，神碑斷而秋草衰，享殿焚而暮烟靄，鐵關閉而

塵積，金鎖壞而埃生；青龍潛日，白虎伏埃；朱雀暗昧，元武沉縮；栢露朝泣，松風夜悲。嗚呼！以祖宗功德之隆，豈期有今日之事乎？以聖子神孫，甯忍坐視而不救乎？此臣所以爲陛下痛哭者二也。臣聞漢王都關中，而曰遊子悲故鄉，是山川閭里故舊未忍忘也。陛下曾念中原之氏族，故國之宮闈乎？自祖宗積德累功，垂二百年，仙源慶積，金枝玉葉，可謂繁衍盛大。當時拱辰環極，聲珮鳴珂，近者則百主之宮，遠者遂分南北之宅。以至京畿之內外，而宦遊於四方者，類皆天府之神人，龍宮之仙客也。一旦入戎虜之手，殺之而死者半，鞭笞而爲奴隸者半，不甘其屈辱而自盡者半，奔走而不知其存亡者又半，非獨是也，曾不聞宮娥妃子乎？禁宇開而別君王，胡虜驅而出京國，關河歲暮，風雪天寒，蹂踐珠翠於千軍，陟涉沙塵於萬里，對黑山青塚，三千粉黛，又豈一昭君之悲乎？嗚呼！三十年間，死者已爲孤寒寒鄉之鬼矣。其或存者，望故鄉帝里，哀鳴天地，泣度朝昏，其誰知之乎？此臣所以爲陛下痛哭者三也。何謂可勉者？三臣聞投機之會，間不容髮，今日之天下，危如累卵，陛下端拱以爲金城湯池之固，曾不知大海東北，萬里如掌。設若胡虜肆計，別出奇兵，多乘船舫，隨其潮勢，沿海而上，驟若風雨，直至錢塘，國勢兩逼，無際可逃。設或如此，爲之柰何？與其坐視一隅，不若權都金陵，壯其國勢。况金陵勝概，地稱天險，龍蟠虎踞，關居自然，咽喉控帶，縈紆錯盤，在今正爲衝要之區也。陛下早推宸斷，速任舊人，今日天下軍民之所欣慕，胡虜之所畏服者，張浚劉錡是也。願陛下早復其舊職，早委以兵權，統率三軍，長驅前進，如是則東免海道之不測，北無胡虜之驚憂，進之則吉，退之

則凶；若陛下果駐蹕金陵，庶得親策將帥，俯視犬羊，天威不測，事貴速成，此臣所以爲陛下勉者一也。臣聞人之所欲，天必從之。夫中原之民，遊泳太平，衣冠禮樂，沉潛聖化，鑿井耕田，謳歌擊壤，含哺而嘻，鼓腹而遊，陶陶遂有生之化，初不識干戈兵革之事。一旦遭鯨鯢虎狼之恣，父母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爲被髮左衽之民，飢寒苦役，無所告愬，思念聖朝，日夜不忘，若大旱之望雲霓，今果能乘勢取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矣！陛下翠華駐蹕東吳，幾年於茲矣。凡執鞭策而備扈從，爲爪牙而蒙驅使者，以至老將舊兵，三軍士卒，類皆西北之人，襁負而從，轔蹶而趨，則關河之信誓必相見也。彼亦情之所鍾，心非木石，豈不懷桑梓，念墳墓，戀親戚之舊，今日思歸之切，咸願死戰，可不因其心順其勢乎？此臣所以爲陛下勉者二也。臣聞閩內之政任於相，閩外之政任於將。夫用兵之法無定議，顧方略如何耳！且委用良將，果可持一定而爲膠柱調瑟者乎？故當任之以腹心，委之以便宜，庶以量其戰勢，運其謀算，無牽制之失。臣竊觀紹興十一年，胡虜猖獗，邇犯淮南。是時諸將合謀，大戰而勝，胡人敗北，棄甲曳兵而走，方乘勢襲其後。當羣凶喪魄之際，正三軍得志之秋。天下咸謂可以建中興之功，雪前日之恥，豈期廟堂之上，意在和戎，投鼠忌器，急追將士，不令前進，由是諸將之志消，三軍之氣索，犬羊之氣愈熾矣！天下生民愈益愁歎矣！嗚呼！前車之覆，後車之戒，今日事當一新，烏可復蹈前日之轍乎？此臣所以爲陛下勉者三也。何謂可賀者？三臣聞鼎新而革故，否極而泰來，此不易之論。中華之憂辱已甚矣！胡虜之罪惡已貫盈矣！天怒於上，人怨於下，天人共誅，豈有識者

不願爲之。今日之舉可謂上應天，下順人，自然乾坤輔德，祖宗降靈，仗大義，舉大兵，雲行雨施，電掣風馳，旌旗爛天，戈矛卻日，歷兩淮，度大河，揚天子之威，問匈奴之罪，三軍並進，萬里橫行，戰必勝，攻必取，此臣所以爲陛下賀者一也。臣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方今天得其時，地得其利，人得其和，所過名山大川，鬼神無不祐其力，所過神州赤縣，人民莫不歸其仁。東收遼海，西復秦關，自南而北，直至幽燕，平其巢穴，絕其種類，大報深冤，盡雪節恥，取迎淵聖，收尋皇族，洒掃山陵，慰安宗社，遷重器而歸六宮於上國，詳延故老，搜訪舊人，招流亡，振孤獨，興利除害，去殺勝殘，頓復山河，重恢社稷，此臣所以爲陛下賀者二也。臣聞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陛下下一怒，非獨安天下之民，又將得天心焉。大抵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故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此理之必然也。當時虎嘯而生風，龍興而致雨，此得賢之頌，可作矣。威加海內，復歸故鄉，此大風之歌，可舉矣。勒功燕然，刻石湘江，分茅裂土，大賞功臣，繪丹青於雲臺，紀功勳於帝籍，國家閑暇，晏然無警，柳營靜而歸馬臥，榆塞空而邊雁飛，玉關晝鎖，戎野春耕，冠帶百蠻，車書萬國，當是之時，方爲太平，此臣所以爲陛下賀者三也。臣所陳前策，非一己之私謀，實天下之公議。陛下若用之，上應天心，下順人情，迎穹漢之休祥，消邦家之災變，除臣所請，別無長策。苟或守株待兔，緣木求魚，則失其機會矣。陛下若以臣言爲忠，則陛下熟覽臣書，預爲之計；若以臣言爲妄，則斬臣之頭，以令天下，臣將棄人間，遊地下，追龍逢，比干也。嗚呼！一興一亡，則在今日，惟陛下痛思之。干冒天威，引首待罪，謹昧死奉書以聞。臣誠惶誠懼。

炎興下帙一百二十八

起紹興三十一年五月十九日
辛卯，盡二十八年庚子。

五月十九日辛卯。金人使虎衛上將軍殿前都點檢高景山通議大夫刑部侍郎王全來賀生辰。奏言淵聖皇帝升遐等事。

晁公恣金人敗盟記曰：紹興辛巳三十一年五月十九日，依年例，如常儀，駕坐紫宸殿引見金人賀生辰使副虎衛上將軍殿前都點檢高景山通議大夫刑部侍郎王全，捧國書降殿。內侍知省接授左僕射次三省樞密院同進，呈訖，卻授知省畢，各依位立。內王全東壁面北，厲聲奏曰：皇帝特有聖旨，昨自東昏王時，兩國講和，朕當時雖尙年少，未任宰執，亦備知。自朕即位後一二年間，帝曾差祈請使巫伋等來，言及宗屬及增加帝號等事，朕以即位之初，未暇及此，當時不允許其所言。親屬中今則惟天水郡公，昨以風疾身故外，所請事，後因熟慮，似不可從。今歲貢銀絹數，多江南出產，不甚豐厚。須是取自民間，想必難備。朕亦別有思度，兼以淮水爲界，私渡甚多，其間往來越境者，雖嚴戒亦難杜絕。及江之北，漢水之東，雖有界至，而南北叛亡之人，相當互有，適足引惹邊事，不知故梁王當時何由如此而分畫來？朕到南京，方知欲遣人與帝處，備諭此意，近有司奏告帝，以朕行幸南京，欲遣使賀，灼知帝意至甚勤厚，就因此使欲便諭，及若只常使前來，緣事稍重，恐不能盡達。兼南京宮闈，初秋工畢，朕以河南府龍門以南，地氣稍涼，兼收放水草，亦甚寬廣，于此過夏，擬於八月

初旬到南京，帝當於左僕射湯思退，右僕射陳康伯，及同知樞密院事王綸，此三人內，可差一員，兼殿前太尉楊存中，最是舊人，練知事務，江以北山川地里，備曾經歷，可以言事，亦當來遣。及如鄭藻輩，及內臣中，選擇旁近委信者一人，共四人同使前來，不過八月十五日以前到南京，朕當宣諭此事，可從朕言。緣淮南地里，朕昔在軍前，頗會行歷，土田往往荒瘠，民人不多，應有戶口，盡與江南，朕所言也。惟土田而已。務欲兩國界至分明，不生邊事，至如帝意，稍有所難，朕亦必從。來使回日，已後朕以前來止，曾經由泗壽州地分外，陳蔡唐鄧邊面，不曾行歷，及到彼處，圍場頗多，約於九月末旬前去巡獵，十一月十二月，卻到南京。帝於差來正旦使處，當備細道來，朕知端的。于次年二月三月間，又到京兆，亦未可知。欲因幸溫湯，經由河東路分，卻還中都去。奏訖，降殿朝見畢，次三節人從朝見訖，駕輿。是日禮房報奉聖旨：使人朝見訖，垂拱殿茶酒，爲臟腑不調，可移就驛中排辦。仍令執政押賜差參知政事楊椿押宴。初王全奏陳事，因人莫得而知，既而詔王全曰：適來奏事，因可具奏狀以聞，故得而知有一二焉。是時左僕射陳康伯，右僕射朱倬，知樞密院事葉義問，參知政事楊椿，同知樞密院事周麟之，既知金人有渝盟之端，又報孝慈淵聖皇帝訃音，是日宰執入堂聚議，講究討論凶制典故，調發軍馬捍禦江淮之策。

趙姓之中興遺史曰：王全高景山來賀生辰也，自入境有兇悍之狀，過平江秀州，舟中以弓矢射夾岸，居人官司莫取誰何。但告報居人闔戶而已。到行在，命何溥館之，引見之日，接國書畢，王全

奏事稱語訥，不能敷奏，乞令副使高景山代奏。事上許之。全招景山，景山欲升殿侍衛，及閣門官止之。詔令升殿，景山乃升殿，狀貌不恭。景山直言淵聖升遐事，言語鄙俗，上號慟歸禁中。景山曰：「我來理會者兩國事，饒饒不已。」帶御器械李橫約景山下殿曰：「不得無禮，有事朝廷理會。」使人猶在殿中，下班皆未退。帶御器械劉炎告宰相陳康伯曰：「使人在廷未退，有茶酒之禮，宜奏聞免之。」康伯曰：「公自奏開。」炎遂轉屏風而入，見上哭泣，炎奏其事，上然之。炎即出傳旨曰：「令爲聞淵聖皇帝訃音，忽覺聖躬小安，閣門賜茶酒宜免，使人且退班。」遂退朝廷。乃行下諸軍及監司帥臣曰：「契勘大金意在敗盟，恐致興兵，仰即措置，無落姦便。」先是河北進士梁勳夜行晝伏，歸朝廷，上書言北事極詳，且言金人必舉兵。秦檜怒，噴決之，押赴惠州編管。檜死，朝廷取勳，勳已死矣。至是人皆思勳之忠義，而切齒檜之不容忠臣。

二十日壬辰。宰執內殿奏事。

宰執內殿奏事，禮房報奉聖旨爲臟腑不調。二十一日上壽，并二十日習上壽儀，並免。

二十一日癸巳。免聖壽節上壽。

天申節已降指揮免上壽。宰執並赴臨安府明慶寺滿散聖壽節道場，同知樞密院周麟之赴都亭押伴御宴。

二十二日甲午。宰執內殿奏事。禮房報孝慈淵聖皇帝升遐。

丁未錄欽宗實錄：孝慈淵聖皇帝，道君太上皇帝長子，母曰恭惠皇后王氏，以元符三年四月十三日生於坤甯殿。九月賜名亶，授檢校太尉山南東道節度使韓國公。建中靖國元年六月，遷開府儀同三司興德軍節度使，進封京兆郡王。崇甯元年二月，改賜名烜。八月，又改賜今名。大觀元年十一月，詔曰：朕荷天眷佑，景命有僕，承家之慶，是生多男，年近幼學，未親師友，因嚴以教，宜及其時。京兆郡王桓、高密郡王楷，可於來年春，擇日出就外學，其輔導講讀之官，宜以端亮鯁直，有文學政事人充選，以稱朕意。記室翊善，可如王友例，令王答拜。於是以祕書監蔡崇爲翊善左司，員外郎沈錫爲侍講，國子司業汪澥爲記室，安德軍觀察留後知入內侍省楊震提奉管勾本位。大觀二年正月，遷司空武昌軍節度使，進封定王。八月，以國子祭酒汪澥爲翊善起居郎，翟汝文爲侍講起居舍人，兪梟爲記室，兪棗遷起居郎，石公弼代之。會恭惠皇后崩，至政和元年二月，始詔太史擇日，以三月己丑出就資善堂聽講讀，以光祿少卿李詩爲翊善辟雍，司業耿南仲爲侍講司門，員外郎蘇修爲記室。甲寅，詔宰臣執政官許就資善堂見，定王桓、嘉王楷迎揖於門，升堂就坐，王西向，宰臣執政官東向，送亦如之。二年九月，侍講鄭居中因奏事講筵，乞講讀官至資善堂見，二王許之。四月蘇修卒，以左司員外郎張叔夜爲記室，叔夜罷，以符寶郎陳鏐代之。三年正月，改官制，授少保。四年二月甲戌，行冠禮於文德殿，或云福甯殿。先是御制冠禮，降議禮局，載五禮新儀之首，至是始舉行焉。三月辛卯，詔曰：若昔明王，誕受厥命，建立儲貳，以係天下之心。朕嗣無疆，大歷荷天之休，誕育元

良是居家嫡。長子桓年逮志學，冠于治朝，百辟具瞻，主器之長，永惟宗廟之重，父子之恩，考循舊章，

正位東宮，明兩作離，爲國大本，可以來春出閣，立爲皇太子。其建宮室，設官屬，與儀物制度，宜令有

司，討論前禮，前期辦具，以聞。邦家之慶，與四海共之。十一月己亥，詔皇太子會慶上壽，押百僚，又詔

皇太子謁廟，特許宗室陪禮。五年二月乙巳，制曰：若昔先王，必建儲貳，以隆百世之統，以係四海之

心。朕撫世承明，念國大本，遙追來孝，垂裕後昆，永惟承宗之艱，莫如主器之長。咨爾萬方之衆，聽予

一人之告猷。皇長子少保武昌軍節度使定王孝友，得於天資，溫良成於日就。出學外傳，率履無違，

旣冠阼階，其儀可象。方景命有僕，介壽考之萬年，而明兩作離，兆本支之百世。蔽自朕志，格於天心，

孚告大廷，申錫顯冊，夫慎乃德，惟忠惟孝，欽汝止，惟幾惟康，用克相於我家，以對揚於休命，可立爲

皇太子。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丁未出閣，詔改其閣爲府。甲寅有司備法駕，儀仗列於大慶殿，文

武百官各服朝服，立班於廷，百執事官入就位。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御殿，太子冠遠遊冠，衣朱明

衣，執桓圭以入，受冊於廷，以翰林學士承旨強淵明爲禮儀使。翰林學士王黼撰冊文。冊文缺，或

使，審如是則禮儀使亦當用執政。宣和殿學士蔡攸書冊。殿中監高伸書寶，禮畢，太師魯國公蔡京率百官稱賀。賀

訖，又詣東宮賀皇太子如故事。以戶部尚書劉炳、翰林學士承旨強淵明爲賓客，中書舍人蔡靖、陳

邦光並爲詹事。秘書監李詩爲顯謨閣待制，左庶子兼侍讀宗正少卿耿南仲爲徽猷閣待制，右庶

子兼侍讀秘書少監蘇華爲左諭德，太常少卿葛次衆爲右諭德，國子司業曾楙、殿中侍御史華實

並爲舍人，知入內侍省。楊震董愨提舉左右春坊事。內侍楊容機黎景年全淵張彥卿周珣王若仲王珂管勾左右春坊事。劉淵爲冢令，皇甫僅爲承受。丁巳備法駕，謁太廟，奏免乘金輅及用鹵簿，止依常儀焉。至太廟，易朝服行禮，又奏乞免官僚稱臣，並從之。戊午奏，臣竊觀自昔東宮建司設局，張官置吏，往往竊有所擬，無所不備，考其職事，實無毫末，顯是慕爲虛名，徒費廩食。書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臣立身之始，敢不念茲，伏望聖慈詳察。應東宮官吏，不必具備，諸司庶局，頗令兼攝，至於閑徒冗卒，舊例有者，亦可蠲除，務從儉約。如此則不惟臣少安私分，仍得清心省事，專精問學，仰副君父教育之意。又奏：臣昨就資善堂聽讀，尋常須候邇英。經筵已開，已取旨定日，恭惟聖學高妙，羣臣莫及，躬御經筵，但取遵明祖宗故事，非待儒臣講說，修輔聖明，如臣之愚，正當力學，不可曠日，豈應擬視經筵。兼臣問安視膳之外，退還府第，綽有餘暇，况不同往日深在禁嚴，出入不敢自便，今欲乞聖慈許令每日不拘早晚，但稍有閒隙，即請學官赴廳講讀。所貴文學日益，有以副聖慈眷遇之意。並從之。三月乙酉詔，皇太子遇天甯節，赴垂拱殿上壽，于親王前列別爲一班，家令劉淵罷，以梁方平代之。六年四月，以禮部尙書白時中，刑部尙書慕容彥逢爲賓客。吏部侍郎劉渙給事中，方會爲詹事。太常少卿賈安宅爲舍人，內侍符寶郎馮揚爲冢令。六月乙亥，詔納故少傅恩平郡王朱伯才女孺人朱氏爲妃，令所司備禮冊命。是月癸未親迎。癸丑詔：自今車駕行幸，皇太子免起居從駕。七年十月，生子爲嫡皇孫，封秩比皇子。以起居郎李彌大，起居舍人趙野爲舍人。彌大野辭，以太常

少卿高樂爲右文殿修撰，國子司業魏憲直龍圖閣專其事。八年劉渙方會罷，以左庶子李詩、右庶子耿南仲爲詹事。宣和元年，以秘書少監魯懽秘書監王易簡爲舍人。魯懽遷，以國子司業程振代之。七年李詩卒，以禮部侍郎王易簡爲顯謨閣直學士，充詹事，兼侍讀。上聰明仁孝，好學而善文，自以地偏而望宣崇，每懷兢畏，講讀之暇，惟以髹器貯魚而觀之，他事一不關懷，人莫能測也。宣和七年十二月，皇太子除開封牧。二十一日，差內侍梁邦彥僅押賜皇太子碾玉龍束帶一條，不許辭免。二十二日閣分大內，娘子用小轎十餘乘入東宮府議事。二十三日申時後入內，內侍官黃僅等傳聖旨，宣押皇太子入殿內，續有快行親從官十餘人，催上馬入殿。至夜不出。至五更，太上皇帝徑出殿往龍德宮，甯德皇后出往攜景園，改充甯德宮。是日，皇太子登寶位。先是太上皇帝御玉華閣，先召宰執及給事中吳敏等，日晡內禪之議已決，擢吳敏爲門下侍郎，草傳位詔。召百官班垂拱殿下，宣手詔旨。是夕，命皇太子入居禁中，覆以御袍，皇太子俯伏感涕力辭，因得疾。召東宮官耿南仲視醫藥，至半夜少蘇。翌日，又固辭不從，因即大位，御垂拱殿，見宰執百官，大赦天下。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庚申，皇帝即位，改元靖康元年。二年冬，粘罕斡離不再犯京師。閏十一月，城破。四月，北狩。在虜地三十五年，至是報升遐焉。

蔡偉國史後補曰：皇太子者，上嫡長子也。母曰恭惠皇后王氏。元符三年夏四月十三日丑時生於坤甯殿。其夕，恭惠皇后夢宣德正門大啓，有紅旗各一吉字以入，而太子生焉。頃哲廟以無子

致紛紛，及上即位，不數月，便有元良之慶。中外聞而大喜，遂赦天下。後累封至定王，太子生而歧嶷，顧視不凡，上甚異之。及冠，講冠禮於文德正衙，上竟先以示羣下，取詩頌爲武志也。當廷命字曰伯志，方大廷樂作，百官衛士，仰首繽紛，閣門臺吏約束班列，端笏立，聲甚喧厲，不能禁止，上駭然。使內臣趨下詢問其故，則報曰：日重輪時，青天白日，略無雲氣，而成五色暈也。立爲皇太子。狄人犯盟時，上亦自懼，思有脫難者，又素有內禪意。冬十有二月十九日，上諭大臣，以皇太子爲開封牧，始知初果有意禪燕王，而鄭后之力，天意大回。二十二日，太子入朝，詔賜排方玉帶，仍去所佩魚排方玉帶，乘輿服也。時吳敏謂未快中外意。二十三日，敏入對罷，上有疾不能語，索筆舉左手書曰：我已無半身矣，如何了得大事。大臣相顧無語。又書：諸公如何又無語？上左右顧無應者，乃自書曰：皇太子某可即皇帝位，予稱教主道君。退處龍德宮，乃命敏入作禪詔。因召太子至，大臣又捨上而迎奉太子之榻前。童貫李邦彥以御衣衣太子，太子叩頭自搏，哀動左右。上又書曰：汝不受，則不孝。太子曰：臣若受之，則不孝矣。上又書令召皇后，后至。諭太子曰：官家老矣，吾夫婦老矣，欲以身託汝也。太子猶力辭，幾至氣絕，上堅命立之，是爲淵聖孝慈皇帝。

宰執入堂議事

宰執入堂，請殿前太尉成閔，步軍太尉李捧，并太傅和儀郡王楊存中赴堂共議，調發車馬，保回江淮。既退，又請吏部尙書凌景夏，吏部侍郎汪應辰，戶部侍郎錢端禮，禮部侍郎金安節，刑部侍

郎張連，工部侍郎黃中，給事中兼權兵部侍郎黃祖舜，中書舍人虞允文，楊邦弼，侍御史汪澈，殿中侍御史陳俊卿，正言劉度，聚議久之退。宰執服常服金帶，率文武百官，入和甯門到天章閣南，行路隙地面北立班。左僕射陳康伯稍前，讀孝慈淵聖皇帝舉哀文曰：「今月十九日，金國報孝慈淵聖皇帝升遐，舉哀退，復位舉哀十五聲，訖，再拜興。是時禁中亦設舉哀之禮，哀動於外，聽宰執已下舉哀訖，回班面東後殿進名慰皇帝，兩拜，次進名奉慰皇后，兩拜，訖退。是日免人使校射於玉津園，錫賜依列。」

二十三日乙未，安奉淵聖皇帝几筵。

禮房報：自舉哀日不視事。同日於學士院內，安奉几筵，用巳時八刻，宰執入堂，俟午正，率百官服常服，黑角帶，入和甯門裏幕，次俟立，重訖，入詣几筵殿下舉哀，朝臨四拜，訖入堂，至申時，晡臨如朝臨之儀。

朱倬都亭驛押宴。

右僕射朱倬入都亭驛押伴御宴。是日從例賜北使副酒各四大金餅，喫食果子四大金稜，犀皮合金餅，金器，悉賜與之。

二十四日丙申，宰執內殿素幄奏事，訖，赴几筵朝臨如儀。

二十五日丁酉，宰執素幄奏事，訖，赴几筵朝臨如儀。

少保利州東路御前都統制吳璘除四川制置使。

二十六日戊戌宰執掛服。

宰執服常服，黑角帶，入赴朝臨訖。退出和甯門外漏院，以俟掛服。至辰時八刻巽時，宰執百官並服孝服，入詣几筵殿下，立班俟前，導皇帝至几筵殿下，并陪位官行成服祭奠之禮訖。皇帝歸幄，次宰執百官詣東幄。前左僕射陳康伯，班首躬致詞，奉慰兩拜訖，退歸幕次。俟皇帝還內，宰執百官於几筵殿門外，面南進名，奉慰皇后，兩拜訖退。仍服孝服，朝臨如儀。

二十七日己亥，北使朝辭。宰執以下及應奉人並免赴朝臨。

是日，後殿東廊間，壁設素幄，駕坐宰城兩拜訖，升幄殿相向立，以俟人使朝辭。皇帝宰執以下並首經衰服，掩面號慟，哀動左右。北使朝辭赴哀，止授國書訖退。

宰執奏請第一聽政表。

宰執以下並赴几筵殿門外，面南拜。第一次奉請皇帝聽政表，知樞密院事葉義問，白巾幘頭，常服黑角帶，入都亭驛押伴御宴。同日，禮房報值雨，免赴臨。又報二十八日晡朝臨如值雨，並免如拜。批答并拜表於宮門裏東廊上，及絞縛簾屋下立班，又閣門報准內降批答一道，宰執鈞旨，二十八日拜批答，并拜第二表。

二十八日庚子，宰執奏請第二聽政表。

宰執孝服，內殿奏事畢，退赴朝臨訖。詣几筵殿門外，先拜批答，兩拜訖，次拜奏請第二聽政表。

北使高景山王全已下回程。

高景山朝辭退出殿門，顧視奴婢，求索手帕，揩拭面汗，訖復授奴婢，奴婢既受，更不避畏。景山率爾便將所授手帕，揩拭自己面汗，而景山之怒信矣！夷狄無尊卑禮義之分，果類禽獸哉！

宰執奏請第三聽政表，合晚臨，爲雨降免。汪澈御史中丞。

王全高景山來聘，言欽宗升遐及地界事，且要將相四人。侍御史汪澈奏疏曰：天下之勢，強弱無定形，在吾所以用之。今日之勢，誠弱矣，陛下屈已和戎，厚其金繒，謹其聘遺，而彼輒出片言，以撼吾國，若將唾掌而取三尺之童，無不痛憤。聖神圖回，固無遺策，然志不定則事不立，議不一則功不成。吾辭順而理直，本固而心同，是宜應之以權，乘時而動，願陛下赫然睿斷，置師江上，而專付以闔外之任，益兵上流，而增重荆襄之勢。渡師淮甸，以守其要害，嚴備海道，以遏其牽制。遣親信之臣，偏撫軍士，選有用之才，豫備差使。然後以不共戴天之仇，在原之戚，下哀痛之詔，布告中外。將見上下協心，其氣百倍，幾會之來，間不容髮，在陛下斷之而已。於是遷御史中丞入對素幄，復言講和之久，將帥養驕，軍士惰敵，軍士之廩給薄者，幾無以自活，宜優卹之，以養其力。又言淮南山水寨，舊來鄉豪，自相結集，當隨宜存卹，使自爲守，無令監司州縣擾之，庶收其萬一之用。又言軍旅將起，費用方繁，今局務之可省者多，支費之浩濫者，百官之冗員，尙衆，官府之橫用尙繁，宜條其不急，大加節約，以徇今日之務。事皆施行。

炎興下帙一百二十九

起紹興三十一年六月一日壬寅，盡七月二十一日壬辰。

六月一日壬寅朔，宰執服孝服。內殿奏事畢，赴宮門裏東廊上進名奉慰訖。次拜第三次，批答允詔。二日癸卯，以淵聖皇帝升遐憂戚之情，詔告天下。

詔曰：朕惟孝慈淵聖皇帝，恭儉孝友，根於天性，毓德春宮，天下屬心。遭時多艱，粵受內禪，臨御未幾，播遷異域，寢食安否，負隔不聞者三十餘年矣。自朕纂承，申講和好，以奉迎回御，歸燕便朝，乃使命之來，遽承凶訃，痛悼之極，攀號莫從。嗚呼！恩莫隆於兄弟，義莫篤於君臣，朕之大欲，蓋在乎此。天不我與，於時何尤？痛自刻責，以俟上帝之悔禍而已。諒惟四方同朕憂戚，詔書到日，應見禁罪人，除犯謀殺鬪殺並爲已殺人者，并十惡強盜，僞造符印，放火官典犯人，已贓，將校軍人，公人枉法，監主自盜賊，及雜犯死罪，并依法內鬪殺情理輕者減一等，刺配千里牢城，斷訖錄案奏聞。其餘死罪，情理輕者，奏取指揮，流罪降從杖，杖罪以上放。咨爾四方，咸體至意！

敗盟記曰：是詔之下也，軍民但知孝慈淵聖皇帝升遐之報，而未知金人有叛盟之語。至初七日，馬軍太尉成閔內殿朝辭，錫賚金器劍甲，往荆襄出戍。初十日，御史中丞汪澈除荆襄湖北路宣諭使，傳播日間，人情洶洶云。

四日乙巳，虜主亮敗盟，遣諸酋率兵分道入寇。

逆亮敗盟興兵，決策南馳，其母力諫，遂殺母。誠遣諸酋，分道入寇，一軍遵海道以趨兩淮，一軍

出宿亳以蹙淮泗，一軍歷唐鄧以瞰荆襄，一軍據秦鳳以伺梁蜀。朝廷命諸將分屯去處，謹守邊備，

吳璘駐成都，典州姚仲駐漢州，梁州王彥駐安康，洋州吳拱駐襄陽，襄州李道駐江陵，荆州田師中駐武昌，鄂州戚

方駐潯陽，江州李顯忠駐池陽，池州王權駐建康，昇州劉錡駐京口，潤州李寶守海道江陰軍。

七日戊申，主管侍衛馬軍師公事成，閔內殿朝辭，往荆襄出戍。

朝廷知金人必寒盟也，謂江漢雖素有備，然荆襄國之上游，邊面空闊，乃遣慶遠軍節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主管侍衛馬軍內公事成，閔屯駐鄂州。是日朝辭錫資金器劍甲，閔發自臨安，諸將皆行。

十日辛亥，御史中丞汪澈除荆襄湖北路宣諭使。

朝廷召命成閔將兵備荆襄，遂命御史中丞汪澈為湖北京西宣諭使兼節制兩路軍馬。澈節制，以宣諭使行。詔曰：朕為湖北京西壤地延袤，分屯禁旅，控扼邊陲，故特遣耳目之臣，往屬爪牙之任，撫勞將士，體訪事宜，凡其所臨，如朕親幸。陛辭，上命之曰：凡吏之能否，民之利病，悉以上聞。十六日丁巳，詔除劉錡等。

太尉鎮江府都統劉錡，淮南浙西江東兩路制置使，京畿淮北京東路河北東路招討使，建康府都統制王權副之。池州都統制李顯忠，江州都統戚方，犄角策應，馬軍太尉成閔兼荆襄制置使，

鄂州都統田師中副之。荆南都統制李道襄陽都統制吳拱犄角策應。二十一日壬戌。送伴人使起居郎呂廣問。知閣門事宋鈞回闕。

呂廣問回內引奏陳。送人使到盱眙軍。有金人金牌郎君到來。勒令臣等跪受大金皇帝聖旨。云。六月二十三日來南京。

二十三日甲子。議淵聖皇帝廟號。

都堂宰執集侍從兩省官臺諫檢正校詳卿監郎官監察御史以上。依雜壓就坐。議孝慈淵聖皇帝謚號恭文順德仁孝皇帝。廟號欽宗。尊賢貴義曰恭。道德博厚曰文。比信從理曰順。勤恤民隱曰德。克己復禮曰仁。慈惠愛親曰孝。親事節用曰欽。

二十四日乙丑。放仙韶院女樂二百餘人出宮。

上聞淵聖訃音。且知金人有用兵之意。或傳金人欲來索仙韶院女樂。上不忍使良家女歸於絕塞。乃盡遣出宮。

周麟之罷同知樞密院事。

遺史曰。朝廷既知金國主欲遷都於汴。且屯兵宿亳間。議遣大臣奉使。宰執共議遣參知政事楊椿行。其所議者。如大金皇帝祇欲到洛陽觀花。則不須屯兵於邊。若果欲遷都於汴。屯兵於宿亳。則本國亦不免屯兵於淮上。非敢故渝盟約也。蓋爲國之道。不得不然。或欲巡幸汴都。即還燕京。不

屯兵於境上，則本國亦無一人一騎渡江。簽書樞密院周麟之與聞其議，知其事易言，別無意外難合之請，乃陰欲掠奪其恩數，而陽爲慷慨之言。遂見上，毅然請行。初，皇太后上仙，麟之嘗爲告哀使，使金國，國主喜其辯利，錫賚加厚。麟之以例辭，金國主不許，曰：「一時錫賚，出自朕意，何例之有？」麟之歸，以其物繳進，復賜麟之。既麟之又請行，上大喜，乃命麟之使於金國。未行，會間探者報：金國主親提兵將大舉，風傳兵聲甚盛，極可畏懼。麟之大恐，不敢直辭其行，乃見上，但委曲言事已如此，不必遣使，雖遣使無益也。上大怒，以麟之初請行，復自止，令自具訴，麟之伏罪。侍御史杜莘老引用唐太宗斬盧祖尚故事言其罪，麟之遂罷。

敗盟記曰：左司諫梁仲敏上言，同知樞密院事周麟之奉使懇辭出疆之命，上曰：爲大臣臨事辭難，何以率百官，可罷同知樞密院事，爲人臣避事者之戒。

二十五日丙寅，疏放臨安府內外罪人。

許淮南州郡移治清野。

朝廷以金人邀索無禮，虜生兵燬，乃許淮南州郡措置移治清野。

二十七日戊辰，除徐嘉敷文閣待制，樞密院都承旨，充金國稱賀使，知開門使張掄副之。

遺史曰：周麟之既罷黜，朝廷別議泛使，欲以劉岑行。上召岑問之。岑曰：臣受國家厚恩，今臣年老矣，惟不惜死可以報國。臣請之金國，有如議不合，當以臣血灑虜主之衣。上愕然。由是命徐嘉奉

使，以張掄副之。

七月一日壬申。御史中丞荆襄湖北路宣諭使汪澈朝辭。五日丙子。詔禁戢浮言。

詔曰：朕獲承祖宗休德，臨御三十一年，夙寤晨興，罔敢暇逸，志勤道遠，治不加進，惟是約已裕民之事，雖食息不敢忘。迺者放嬪御，罷教坊，省閑局，減冗員，凡有益於國而無傷於民者，惟患不知。未有知而不行者。朕爲誠意所加，遠近不應，而令下之始，胥動浮言，幾惑衆聽，朕甚不取。夫監司郡守所與，朕布大信於天下者也。其各體朝廷併省節約之意，明致之民，務在實德，毋爲虛文，使百姓翕然於變，底於雍熙，稱朕意焉。

七日戊寅。帶御器械劉炎吏部與合入差遣。

殿中侍御史杜莘老上言：朝廷輕議君上，人臣之罪有不容誅。苟有若人，臣詎可置其不問乎？謹按帶御器械劉炎，無行小人，持行狡險，污辱之跡，臣不欲猥形白簡。惟是前月十七日，忽來訪臣，語言狂怪，遂云元居實措置江淮盜賊，乃炎所荐，而炎今日亦受劄子同共措置，使炎當時不就改換，今已優閑，來日當往力辭。炎以文資易武級，乃其願欲，初非朝廷強之。今已多歷年所，受官祿亦不薄矣，豈今尙興怨望而辭避職事乎？陛下邇者約已裕民，減放宮嬪，乃盛德第一事。炎與臣言，主上不消放出宮人。臣愕然問之，乃云：豈不漏泄禁中事耶？陛下燕閒之際，清心寡慾，耽玩經史，縱放宮嬪，於禁中事有何漏泄？而炎敢輕議陛下如此。臣伏讀今月五日詔書有云：迺者放嬪御，朕誠意

所加而令下之始，胥動浮言，幾惑衆聽，臣謂炎居近習，尙敢輕議，而騰口於外，則在外浮言，未必非炎倡之也。臣誤蒙陛下擢用，執法殿中，務在糾正官邪，而炎乃無忌憚，遽來見臣，語言直如是之狂怪，臣若縱而不論，有負陛下。臣又恐此人於百執事之間，肆言無畏，什百附和，浮言惑衆，尤不可遏矣。炎之罪大，誠不容誅，伏望陛下將炎重加竄逐，以爲人臣怨望朝廷，輕議君上者之戒。於是送吏部與在外合入差遣，令臨安府押出門。劉炎初爲右通直郎，換閣門宣贊舍人，主管內帑錢往來，權場買犀玉書畫，依托內侍之門，以寵進身，後帶御器械，值王全高景山說奉使上殿無禮，上還禁中，班猶未退，炎奏乞免茶酒，遂傳旨宣諭，班乃退。使人亦就館。當是時，羣臣不能措一辭，而炎乃逡巡投機，全國大體，俾狂黠使人折服退去，可謂失之平生，收功須臾矣。而羣臣不思已之不敏，乃嫉炎之見機，於是杜萃老論之。

十一日壬午，宰執百官赴園壇，奏告欽宗諡號。

徐嘉張掄朝辭。

知濠州劉光時以擅移治降兩官。

臣寮上言，知濠州劉光時，昨自五月二十日北界有被逐將欲渡淮者，光時聞之，倉皇失措，不爲守禦。於二十七日遂驅合城入橫山澗，謂之移治，止留軍兵防把本州，光時亦便出城，自爲得策。是時淮上諸郡傳聞，人情恐懼，動搖不安，其北界人尋便歸，元未嘗渡淮，光時妄作如此，若不加罪，

豈不虧弱國體乎？又聞鄰近有數十羣人入濠州界，光時不詳審，以爲賊徒，不稟朝廷，擅行殺戮，反奏功希賞，是欺朝廷也。臣愚欲望將光時降兩官，且令在職，以責後效，如更不悛，當重作行遣。

劉澤知揚州，主管淮東安撫司公事。

遺史曰：秦興縣令尤袤，以揚楚頻易帥守，作詩以諷曰：維揚五易帥，山陽四易守。我來七八月，月月常奔走。帑藏憂煎熬，官民困馳驟。世態競趨新，人情盡謀舊。如其數移易，是使政紛揉。彼席不得溫，設施亦何有。淮南重彫瘵，十室空八九。况復苦將迎，不忍更回首。嘗聞古爲治，必假歲月久。安得如奕棋，易置翻覆手。

十三日甲申，淵聖皇帝諡恭文順德仁孝皇帝，廟號欽宗。

十六日丁亥，湖北、京西路制置使成閔至鄂州。

遺史曰：成閔以馬軍司諸軍發臨安，在道除湖北、京西路制置使。是時邊事未動，鄂州軍中閔測其情，或勸都統田師中善爲備者。於是人情皆不安，市井驚惶，至有妄言來取師中者，或謂師中以素隊迎接之爲便，師中從之，迎見閔於路次，人情乃安。閔屯於古將壇之左，受鄂州左軍統制郝鼓黃金三百兩，以爲知襄陽府爲京西安撫，自此人皆知閔爲不足與成事功矣。

十九日庚寅，責授周麟之秘書少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

是時完顏亮因遣賀生辰使，指求大臣，欲面諭兩淮事意，周麟之見任宰執，被命稱賀使往，而

麟之自度此去，或問對之間，難以應答，况金人已露叛約，勢不可已，徒往祇取辱耳，故辭不行。而言者攻之。故罷同知樞密院事，再有是命。

二十一日壬辰，盱眙軍申辰時，承州安撫蒲察層穆傳語。盱眙軍北界遣中靖大夫翰林學士韓汝嘉帶金牌到來，欲與本朝國信使副宣諭公文。

當日已時，使副徐嘉張掄遣通事指使并親事官同本軍虞候李保六人過淮前去傳語，韓侍讀乞令傳語所宣諭語言，欲乞約中流相見。繼而韓汝嘉已上船過淮，到本軍岸上，徐嘉欲就淮河岸口亭子相見，韓汝嘉已到，遂就燕館。使副不會望闕拜，止是跪受。宣諭云：向來北邊有蒙古韃靼等，從東昏王數犯邊境，自朕即位，久已甯息，近准邊將屢申此輩又復作過，比之以前，保聚尤甚，衆至數十萬。或說仍與西夏通好，鎮戍突厥，奚契丹人等，方不能加，曾至失利，若不即行誅滅，恐致滋蔓。重念祖宗山陵，盡在中都西北，密邇彼界，是以朕心不安，以承平歲久，全無得力宿將，可委專征，須朕親往以平寇亂。故雖宮室始建，方此巡幸，而勢不容留，已擬定十一月間親往北邊，用行討伐。然一二年間，卻當還此。今有司奏聞有使稱賀，本欲差人遠迓，如期入見，緣近以國信使副高景山王全等傳旨一二近上官位，有所宣諭，今卿等雖來，即非所召，卿等到闕，而歸徐遣所召官等，定見遲留，有妨北討之期。故令卿便回，即令指定官位人前來，亦可以就稱賀。仍須九月初定到闕，實慮未詳上件事意，或致疑訝，故茲宣示，想宜知悉。是時徐嘉借資政殿大學士，張掄借節度使，未至盱

貽而韓汝嘉已先在泗州，伏匿不使人知覺，以待國信之來。既至聞報，泗州方知，而韓汝嘉即便過淮，傳此宣諭云。

遺史曰：徐嘉張掄爲泛使，去盱眙軍館中，以待金人接伴使副。到泗州，即渡淮，金人忽遣諫議大夫韓汝嘉走馬入正，徑渡淮，直入館中，嘉掄大驚，皆朝服以待。汝嘉走馬，三節人皆出館門，外闔其扉，知盱眙軍周宗在館外，穴壁以窺汝嘉，令嘉掄與三節人皆列庭下，大呼曰：有敕。遂宣言其大意，謂皇帝以蒙古作過，親提大兵五百萬，恭行天討，其宋國奉使，未得渡候，九月皇帝巡幸淮甸，日引見言畢，上廳分賓主坐。嘉戰灼無詞，掄乃稍進步而問曰：蒙古小邦，何煩皇帝親行？汝嘉不能對。掄曰：諫議遠來，口言有敕，本朝君相何以爲憑？請書於紙，容俟奏聞。汝嘉即索紙書畢而去。嘉掄送櫛段香茶，皆不受，以汝嘉所書奏聞。知必用兵，即召嘉掄等回。未幾，金人復報，已差接伴使副請奉使渡淮，朝廷不從而命沿江沿淮嚴飭邊備。

炎興下帙一百二十

起紹興三十一年七月二十一日
壬辰，盡八月十三日癸丑。

元祐進士乙科元符黨人朝奉郎崔陟孫淮夫上兩府劄子。

淮夫等本貫應天府，昨緣郊天地之後，歸省鄉墳，尋復隔絕，自念家世仕宦，久被國恩，不忍自棄於左衽。間關來歸本朝，竊有管窺所見，輒敢冒聞，庶幾一得之慮，少裨朝廷採擇之萬一。淮夫等伏觀金人有可攻之勢三，有不可不攻之勢三，就其可攻之中，又有二策。何謂可攻之勢？一曰：上天悔禍；二曰：民心歸往；三曰：戰具有備。所謂上天悔禍者，金人自頃以來，所不與敵者，止以一時用事，將兵之智勇，有以過人故也。自金會篡位以來，前此功臣，誅鋤已盡，向使此曹尚存，本朝雖以百萬之兵苦戰數十年，豈能盡除之哉！及先所掠京師寶貨法物，今皆送至京師，此乃天意欲還中國也。所謂民心歸往者，虜主若不大興土木牛羊用人，則中國遺民，亦且安之矣。本朝雖欲恢復，既已人心不搖，亦何以求功？所謂戰具有備者，本朝講和之後，二十餘年，得以生養訓練，虜人所射弓，不過五斗，本朝戰士所射弓，多是一石或二石者。鎧甲戈矛之類，又皆堅利，比見劉兩府之兵，渡江人賈勇，皆有死敵之志。咸相謂曰：我輩父母親戚，往往不爲金人所掠，則爲所殺戮，今正當報怨之時，此可攻者三也。何謂不可不攻？曰：恐失天時也。恐變民心也。恐豪傑出於意外也。所謂恐失天時者，今日虜主暴虐，在彼爲不幸，而我之幸也。軍民既離心矣，我兵一動，彼必內應，倘或遲疑不決，萬

一此虜主死，別立新君，或土木畢工，稍革暴政，民人息肩，則難動也。所謂恐變民心者，彼中百姓所以延頸本朝兵至，甚於時雨者，科役誅求，竭其膏血故也。彼民見本朝不動，或再講和議，疑爲棄我，此後無復有望。謂如海州東海縣徐元始，因不堪其苦虐，殺其縣令，稱兵願歸正本朝。欲用本朝年號者，一年有餘，而本朝不招誘以來之。及其死也，又不旌褒以勸之。其敗也，海州之民指以爲患，轉以爲戒。今滕陽軍沂州之間，有來二郎亦苦北軍侵擾，聚衆爲亂，今則其徒雖散，而其人尙在蒙山無所歸，亦深悔之，若久而不問，失民心必矣。所謂豪傑出於不意者，今河北有任郎君李川輩，雖號爲賊，而不侵擾百姓，客旅缺用者，厚與之金，但入城取官物而已，由是往往百姓安之，萬一此徒一熾，且假仁義而行之，民或歸心，則爲患不在金人之下矣。此不可不攻者三也。何謂就其可攻之中，又有二策？發兵出淮甸襄漢，今日關百里而不守，明日關百里而復歸之，不過一勝一負。又似昔日將帥，各握重兵，養寇患以自豐也。若以正兵守淮甸以示弱，使游騎侵陝西以下關中，檄中原，彼必以精兵銳將，盡赴關中之急也。復以奇兵由濱州分二路以趨燕晉，斷其歸路，明告軍人，有能以百人以上來歸，及民間不附金人自保山寨者，各以次第旌賞。將見彼來歸之人不暇也。又當告諭渤海契丹之人，令明知禍福，若能相與共滅金人，各爲立君，興復其宗社，約以白溝爲界，不復相侵。設二國不肯相聽，則虜亦必疑此二國之人，上下相疑，則成內潰也。况數年前彼丞相蕭裕已嘗結西元帥，欲舉兵作亂，欲立契丹之後，祁王之子，豫王之孫。旣而敗事，今若約以各興其國，必以豪傑爲

應於二策之中，此爲上策。伏乞鈞覽。淮夫等今具在北，聞見事宜下項：一、金之初甚微，本一楊哥孛，董有二三千人，無城郭宮室之居，無珠玉金帛貨財之積。當時爲大遼市海東青與海上，道由其國，使命往來不絕，金人不堪其擾，乘怒發兵，當時只知殺敵，不知畏死，戰勝則財物子女，盡均分之，其所以每戰輒勝也。今則久居南地，識上下之分，有親戚妻孥之愛，視去就死生甚重，無復昔時輕銳果敢之氣，故前日罷權場之後，沿淮置巡鋪，每兩月一替，當其出軍，其親戚與金人相與泣別，自謂極邊有往而不返之意，其軍畏怯如此。一、自虜主亮篡位之後，前日良將大臣如西元帥撻懶，三路都統將軍韓常、秉德、國師烏陵衍，參政魯國王宗盤，虜主親弟太傅，兗州知州東平府總管海州知州獨姑孛，丞相蕭裕，樞密使張通古，平章蕭玉，皆稱雄傑勇果之士，盡已殺戮。當時北人莫不泣涕咨嗟。言今後用兵，無人可將，即自南路投木魯契丹，虜主即遷陀滿俄里衍主軍，其主管修造軍器及戰船，即是前日歸附人赤心軍韓哥馬欽專主事，見任左拾遺。一、金人往日戰馬甚多，自去年十月緣軍下馬耗，盡括民間私馬，所有京東山東關西盡起發，逐路徑送往益都府牧養。於六月初間，又有天使起發，赴以北州府外河北河東路及燕山以北，馬卻發遣往天德雲內府路牧養，外自括馬之後，大約馬耗八分目，即南京路正軍皆闕馬。今年三月二十五日，降下銀鈔，令軍人逐牌子，差人往咸州地分，自行收買。一、金人所造戰船，係是福建人，北人謂人倪蠻子等三人指教。打造七百隻，皆是通州樣，各人補忠翊校尉。虜主云：候將來成功，以節度使待之。其所統主將，皆南官靳賽徐

文孟彬王大刀等主管。然所括水手，皆灌園種稻取魚之人，實不諳江海水性。其官吏往往通賄賂，謂如實曾駕舟之人，有錢則得免。其不諳水性者，無以爲賂，則反被差委。其宿州水手無處聲冤，衆人共毆殺本州同知。如本朝通判奴婢而行，可見人心是脅從。所謂舟船已發，在濱州蒲臺縣伺候閱習。

一，金人正軍目，即京師雖號一萬。宿州、陳州、許州皆號千戶。然每一萬止是三個千戶，每一千戶止是甲兵三百人，每一甲兵各有兩人或一人。阿里憲，本朝所謂備人即馬步人共九百人爲一千戶，每二千

七百爲一萬戶，即是京師屯駐軍共二萬七百餘人。南京二千七百人，宿州止九百餘人，陳許二州

乃韓將軍弟韓定遠九百餘人。昔日從軍，係是漢兒軍，於前年並已放散歸國。止東平府，又滄景沿海諸州，有自來被虜人分屯山東，每人給以官田二頃，荒地一段，令自給用。共二十萬戶，號爲民軍。

外，新簽山東河北河東關西有數十萬，見各逐州府點集區處外，有契丹渤海漢兒軍，號七十萬，見在天德雲內府路牧馬。然所簽人皆不均，其間實有武藝好身手行賄賂者皆免。貧者雖單丁亦皆簽發。見燕人曾經上司陳狀理會，終不爲理。可見人皆脅從，無有鬪志者也。但自燕京北至蒙國，斯

排頓稱准備迎接山東等路策應選鋒北軍。一，淮北陷番百姓昨在東昏時，撫存頗厚，小民無知，偷

生苟活，久而俱化，其心未易動搖。今則虜主專行暴虐，百姓日夜不能聊生，是以思慕本朝，如出一口。去歲十二月間，唐蔡州關報沿邊有人馬甚衆，旗幟甚盛，不委便是南兵，移文諸州，各加嚴備，百

姓聞之，往往遞相慶賀，至有出郊或私之他郡，迎問南兵，至期久而無耗，皆怏怏悵望。一，中間金人

復取河南之後，張七郡王軍至南京穀熟縣，往往虜掠良人妻妾，奪取財貨，其酷無異金賊，百姓之心皆失所望。今若不預先嚴加約束，則有前日之患。要令官軍所到處秋毫無犯，使遠近聞之，莫不開門以待，最爲切要。一金人所造新軍器已畢，盡將往日京城所得軍器焚毀了。當其所造甲太沉重，披戴艱難，所造手刀皆樸長出鞘，亦甚艱難。見在東平府沂州滕陽軍京北府處頓放，已差官監管伺候新兵支散。一金人糧草如景州濱州東平府青州密州兗州濟州等處，皆有米草。東平府嘉祥縣，景州將陵縣及南州諸州，各不下五六十萬。然官中積之雖富，民間往往闕食。一虜主篡位以來，新修燕京大內將畢，復創修京師內城，委任丞相張浩彈壓，官統軍陀滿俄里衍其專一。提點官係內官梁大使者，其所用軍民夫工匠，每四月替，近者不下千百里，遠者不下數千里。近者北歸，往往半歲，遠者得回動，是年餘到家，不月餘又復起發。其河北人夫死損大半，其嶺北西京路夫七八千人得歸者，無千餘人，可見人民冤苦。一往日本朝莊農，經劉豫之後，賦稅已重，又近日修內，夫役頗并，每中人家，止敢置地六十畝，已該作夫頭一頃以上，作隊首。蒔地稍多，則爲了事戶，科配謀求。謂如修內，顏色膠漆，金翠珠玉，布麻銅鐵，鷓子，鴈鴨之類，皆出民間，其金人北軍一家蒔地不下數頃，既無稅賦，春則借農以種，夏則借人以耘，秋則借人以收，遇歲小歉，則輸納稅賦，民且不能給，何暇計糊口之有無？遇歲大熟，北軍所收甚多，盡行貨糶，其價必賤，則莊農供官科配愈難支持。是歲之豐凶，民皆被困，衣食不給，往往顛望聖朝，甚於時雨。一虜主不聽大臣諫官議論，專以威

強自作聰明，日欲遷都京師，意欲窺伺兩淮，主其事者，惟長安所得女妃花不如及馬欽二人，然其意未可測度，見萬戶及正軍，皆謂本朝與之結盟以來，待之甚厚，予之甚優，豈可貪而不知足。言今之世界，比之在他時國裏，而已是十倍好過。正軍動是四五箇月不支錢糧，雖遇支給之時，往往卻被本軍官吏瞞昧，北軍亦自時出怨言。一曩者朝廷講和之後，發遣赤心軍及歸朝官歸北，彼中金人相指，謂其人本一奴婢，或本一下軍，今大者建節，小者授顯官，各富有金帛，其被發遣人亦相謂說，此中一身請俸，一身從軍，兼領他職，自是彼之軍心，往往懷思向慕。一往日虜人止可射獵打圍，便爲戰陣騎射，打毬閱習輕銳。自虜主篡位之後，往往猜忌，恐軍人聚集議論，將打圍出獵打毬，盡行禁斷，且軍兵但令屯田，亦不教習。一金人及故民百姓，深畏慕劉兩府，聲名關西人亦畏李四廂。世輔改名顯忠聞其風者，莫不竦懼。一金人極邊，往往無兵，都在近裏州縣屯駐，遇一州或有急難，鄰州雖有兵，亦不敢輒便救援。且如去年十二月間，壽州有賊，壽州關報南京告急，其南京千戶候月餘，承東京都統文字，摘那二三百人方始起發。一虜主篡位之初，嘗對諸大臣言，若趙宋如東昏時，依舊通和聯好，方一月餘，劉麟作右丞，上章乞簽鄉軍攻江南，虜主出劉麟作上京轉運使，繼而身死。一金賊未修內已前，米麥極賤，米不過二百一石，小麥不過一百五十一石，自修內連綿，水旱蝗蝗間作，官中稅賦之外，以和糴爲名，強取民間者，如帶糴，借糴，帖糴之類，二年之間，不下七八次。民間有米，盡數爲之拘括，然即以戶口之大小，擬定數目，勒令中納，以此官中積蓄，常多富庶，民間由

是食。

八月一日辛丑朔。忠義人魏勝收復海州。
四日甲辰。王秬罷淮南轉運副使與宮觀。

臣僚上言：謹按淮南轉運副使王秬，委瑣庸材，天資陰險，夤緣世賞，超取美官，日以職事，獲觀天光矣。陛下念其先世嘗捐軀而殉國，特賜章服以示激勸，官可謂至榮矣。固宜安靜不撓，務稱其職，仰報國家。乃反恃寵愛，輕儇自恣，惟喜事，以覬功賞，豈不上孤陛下獎遇之意乎？自到官，將淮上民兵分隸諸將，初非朝廷本意，人情惶駭，秬不自安，乃騰書獻劄，文過飾非，嫁怨帥守，務快私忿。夫當今多事之際，臣子宜協力一心，同濟國事，而秬反覆如此，其恃寵而妄作一也。秬近日申奏朝廷，自言生長兵間，諳練戎事，願得步騎五千，求試方略。夫人臣各有分職，秬爲漕臣，職專餉耳，豈得輕肆狂率，大言無當，侵將帥之事乎？其恃寵而妄作二也。秬在平時，務交諸將，每謹拜禮，或因同姓而叙兄弟之親，或因半面而結婚姻之好，意欲憑附，逞其姦謀，而諸將鄙之，多不聽從。秬不知恥，猶自以爲得計，其恃寵而妄作三也。秬之爲人，喜於妄誕。近者無故輒申朝廷，欲求稟議以希奏對，夫國家大事，自有廟謨，秬一介小臣，豈庸與議。今遠來入奏，豈非遂其妄誕之說，以誇示於衆乎？其恃寵而妄作四也。臣竊惟淮南今爲邊境部刺史之任，宜得靜重有謀之吏，而秬小人，恃寵妄作，邀功生事，若使之得志，必致誤國。遂與宮觀罷之。

八日戊申。劉錡浙西江淮制置使。

遺史曰：軍事將興，朝廷無將，得一時之譽者，惟劉錡而已。乃命爲浙西江淮制置使，凡百奏陳，無不允從，恩寵甚盛。錡亦以天下之軍自任，謂可辦者。

十日庚戌。徐嘉張掄回闕。

十一日辛亥。王繼先依舊致仕。令福建路居住。子孫並勒停。

殿中侍御史杜莘老上言曰：臣聞自古方伎之臣，雖不可廢，而小人罪惡之極，則不可容。今有微賤小人，粗明診視，憑恩恃寵，肆其姦惡，在王法不可容恕，臣焉得不論乎？謹按昭慶軍承宣使致仕王繼先，初係賤工，負擔喝藥，因奴事秦檜，入拜其妻，叙爲兄弟，蚤緣薦引，遂得以薄術供奉陛下。及顯仁皇太后閒餌其藥，特賜寵遇。而繼先恃恩寵二十餘年，恣爲姦惡，臣子上體聖意，不敢論列。今者伏遇陛下，威斷赫然，掃除蠹蔽，在臣豈容緘默，使之漏網，請爲陛下陳之。繼先於都城廣造第宅，多侵官司地，如陶家巷寨屋，豐樂橋官地，皆被強占。起蓋房廊，收領賃值。又蒲橋之旁，有古運河，繼先因廣造宅基，遂填塞其上。其宅周迴，侵占民居數百家，及官街二條，見今屋宇臺榭，皆高廣宏麗，都人謂之快樂仙宮，可謂僭侈矣。又占臨安府從官宅二所，一所與其弟繼善，一所作解庫，其罪不容誅一也。有軍人李彥者，最爲桀黠，繼先用爲提轄，專深下戶婦女有姿色者，百端作計，必強取之，以爲侍妾，雖有婚姻，一切不顧。又李彥犯罪，臨安府斷罪入吏，魏某及董安中、劉求清等爲幹

辨強買益多。如宋念一之女榮娘，萬八娘之女勝奴與奴之類，方其初買也，不支與錢，及其年滿也，又不放出。至於鎮江府姓張姓李二娼家女童，妙於歌舞，詐作御前索取，至今尚在。諸女之父母，怨恨入骨，無所告訴，其罪不容誅二也。繼先又於宅旁創一別館，專以收蓄匪人，繼先則蓄臨安府名妓劉榮奴，其子悅道，則蓄金盼盼，父子聚麀，傷風敗教。又令所買妓女時作歌樂，及聞淵聖皇帝升遐，舉家仍復宴預。乃令妓女舞而不歌，舉手頓足爲戲，名爲啞樂，其罪不容誅三也。繼先又於湖州地名舊館，別創大第，工畢之日，遂自都下載見錢二十萬貫前往排梁，謂之鎮宅錢。五月間，虜使之來，繼先聞其狂言，遂以修改爲名，往視舊館，創造舟船，又買舫子二十隻，搬運財物，煽動居民。又於太湖洞庭山創屋爲避寇之地，預占山寺，以盛頓御前藥材爲名，差人守把，寺僧無以存活，其罪不容誅四也。繼先居輦轂之下，乃陰養無賴惡少，共五百人，每日支與錢糧，又私置桃花甲，苦竹槍，牌棒及刀劍等，日夕教練，自聞邊報不常，又置教頭兩名，每日於後園閱習，其子守道與孫鎔，其親戚數輩，日夕亦擐甲射弓，不知謀爲何事，其罪不容誅五也。繼先因其子悅道累爲浙西運司主管，遂擅公私之利，凡客人有重貨，則強買之；官物可以射利，則中賣之；稅物浩瀚，則令監官放免之；收錢入已。遂至官課虧損，凡有兩浙路戶絕田產，繼先則爲詭名撲置，又常勒臨安府樓店務吏人，令供城內戶絕舍宅，賤價買爲房廊。又因其子安道及親戚郭思仁、張球等爲兵官，廣借廂禁軍，凡數百人，在家役使，又招置待闕孤寒小官等，充其家防護，祇應不欲以私錢給之，卻又結諸總管於臨安。

府請供給錢。內夾帶王承宣一名，每月冒請供給錢三百五十貫。臨安府畏其凶焰，莫敢誰何。其罪不容誅六也。湖州有金鋪者，財雄東南，以貲得官，遷至正使。繼先貪其遺賂，與之交結，常破萬餘緡造一海船，船中百物皆備，獻於繼先，託求閣職。繼先受而許之。果未幾，除閣門官贊舍人，以物議不容，爲後省繳駁。又有珠子行人姓徐者，犯罪不輕，繼先受其真珠貨賂，遂與其求，囑大理寺官，因得釋放。凡州縣治大姦興大獄，有力之人，厚受金帛，以賂繼先。繼先受之，關節所至，隨即解免，其罪不容誅七也。繼先其本府及他處寺院，多立生祠，妄自尊大，郤保庇寺僧，與囑託州縣，蠲免科役。凡天下名山大刹，莊田優厚去處，繼先少受其賂，則使之住持。凡常住所有，大十人繼先之門。近日擅毀南山，勅賜法華殿院基，起蓋亭臺。又於北山招賢寺，因山作園，新舊攻塚，盡令發掘，移於他處，其罪不容誅八也。珠子行人姓任者，往年不幸，繼先使人收其珠鋪，珠子約十餘萬緡，其姊累次懇請，繼先不還，其姊詛之，繼先忿怒，後執捉其家，使下吳一送官勘斷，誣作與伊姊私通，致令其姊編管處州。繼先又拘收其田產，略無顧惜，其罪不容誅九也。繼先之術，本自庸繆，偶有天幸，遂蚤緣妄作，常恐人之軋已，稍有放出其上者，類皆巧爲沮抑，使不得進，間有微見其所長，即多方擠陷。天下名醫皆畏避退縮，不獲自進。故凡中禁外庭，一時貴近，或是疾病，繼先用藥謬誤，以致危困，亦無可指其非者，其罪不容誅十也。繼先過惡，臣特舉其尤者，餘雖擢髮亦未可數。今市井之人，則怨其強奪婦女，商販之民，則怨其侵漁財利，鄉村之民，則怨其吞併田產。至于士大夫，則怨其挾持權勢，請求

無厭，合是數者之怨，皆恨不得食其肉而寢其皮。其罪惡貫盈，王法實不容恕。臣愚伏望陛下特賜睿斷，將王繼先編管嶺外，其本身及其子孫，冒受官爵，盡行褫奪，其第宅、財物、田產，皆民之脂膏，及贓污貨賂所積，乞委臨安府及諸州所屬，盡行檢估籍沒入官，以贍軍。將其強買奴婢，盡放還被苦之家，行下諸處寺院，將所立生祠亭臺，即日毀拆，以去國家之蠹，以除斯民之害，以快天下之公議。幸甚。奉聖旨：王繼先依舊致仕，令福建路居住，子孫並勒停。臨安府內外第宅房廊、田園，有司盡行拘籍，強買奴婢，日下放還，令逐便諸寺院所立生祠亭臺，一切毀拆。

遺史曰：繼先世爲醫，其祖以賣黑虎丹得名，號黑虎丹王。繼先爲人姦黠，喜諂佞，善養狎。自建炎初，以醫藥得幸，嘗勸上服仙靈脾，議者謂仙靈脾者，亦名淫羊藿，雖強陽，然久服令人精清。按方論精清者子不成，繼先獨不以爲然。繼先遭遇，紹興中富與貴冠絕人臣，諸路大帥承順下風，莫敢忤其權勢之盛，與秦檜相埒，張去爲以下，尤不足道。而通關節，肆誅求，強奪婦女，侵漁財利，則檜所未嘗爲也。秦檜宗族與其妻黨皆貴盛者，非檜薦舉之力，乃檜請陞遷繼先宗族及吳益宗族官職，故繼先及宮中亦請陞遷。秦氏王氏之官職也。繼先處富貴之極，未嘗見一正人端士，時設飲饌，招教坊樂人酒酣，視繼先爲儕輩恣狎，而繼先亦無忤。大抵上以國事委之檜，以家事委之去，爲以一身委之繼先，所以憑恩恃寵，靡所忌憚，而中外之士莫敢議者三十年。至是金人有敗盟之報，朝廷有用兵之意。初劉錡都統鎮江之軍，屢請決戰用兵，朝廷猶俟虜人先有釁隙，則以兵應之，故未

許。銜申請不已，及除浙西江淮制置使，亦申請用兵。一日，汪應辰獻復和策，堅執和議。且言：自國家講和至今，未嘗有違闕用兵之議，恐誤大計。醫師王繼先因問見上言：邊鄙本無事，蓋緣新進用主兵官，好作弗靖，喜於用兵，意欲邀功耳。若斬一二人，則和議可以復固。上不懌曰：是欲我斬劉錡乎！是時盱眙軍奏到，金人遣韓汝嘉直入盱眙軍館口，傳勅不許奉使。徐嘉張掄渡淮事，未有以處之。上在劉才人位進膳，不舉筯，才人怪之。遣中人物色聖情，因何不懌，乃得應辰之策。繼先之言，才人侍上，因用言寬解上意，大抵與繼先之言相似。上驚問曰：汝安得此言？才人不能隱，遂具說遣中人物色得繼先之言。上大怒。杜莘老探知上意，乃具白簡，乘勢彈擊，甚善之舉也。惜乎莘老蜀人，去國稍遠，不知繼先出處，而言繼先負擔喝藥，因奴事秦檜，夤緣荐引，又顯仁皇太后問餌其藥，特賜寵遇者，非也。其所言十事，蓋繼先之細過耳。劉才人俄以他事，賜第別居。

十三日癸丑。金國主亮弑其母於京師。

金國主亮在汴，其母病，亮往視之。問母所苦，母曰：吾不病，惟方勸亮不用兵而已。且曰：吾所病者，以皇帝用兵不止，遠征江南，是吾病也。亮大怒曰：非朕母也，乃梁宋國王之小妻耳。遂賜白練而死。

炎興下軼一百三十一

起紹興三十一年八月十四日甲寅，盡九月二十七日丙申。

十四日甲寅。李寶以舟船下海。至東海縣。僞知縣高敞及前知縣支邦榮降。

劉寶爲鎮江駐劄都統制，李寶爲遊奕軍統領官，移辟爲後軍統制。楊存中知寶與劉寶不相協，特令離軍發赴行在，授不釐務路分都監。百餘日，除帶御器械。又百餘日，除知黃州。未行，邊報金人舉兵，乃授寶左武大夫宣州觀察使，沿海提督。甲寅下海，至東海縣，僞知縣高敞及前知縣支邦榮，京東人也。在北界以進士及第，或勸之使去。敞曰：我本大宋之民，今大宋軍馬已到，將安歸？遂以縣降。寶載敞於海船，同下海，令敞之子禹挈家往淮甸。

十五日乙卯。金國主亮殺諫議大夫韓汝嘉。舉兵南寇。

金國主亮欲舉兵，韓汝嘉自盱眙歸，諫亮寢兵講和。亮不從，曰：爾與宋朝爲遊說耶？賜汝嘉死。遂起兵。

劉錡軍於揚州。

劉錡以浙西江淮制置使往揚州置司。

遺史曰：劉錡以制置往揚州。錡曰：軍禮久不講，人皆不知軍禮。乃建大將軍旗鼓而行，軍容整肅，旗幟鮮明，自靖康初，李綱解圍太原出國門日，常行此禮，江浙所未見也。觀者悚然惴恐。時錡方

病不能乘馬，遂用皮穿竹爲輿，雇遊手人肩之。鎮江城，香烟如雲霧，觀者擁溢。錡嘗謂諸將佐曰：此舉皆令汝輩建節，取重陽日到京師，設州官於江皋送之。錡舉袖揖之曰：不暇茶湯，且欲速行。諸公有墳墓在西北者，宜備行計，具拜掃之禮，相繼而來。小人傳其語爲實然。遂軍於揚州。

十七日丁巳，田師中令赴行在奏事。

二十三日癸亥，張燾落致仕，知建康府。

金人敗盟，上思得重臣鎮守要害，遂落張燾致仕，起知建康府。

二十六日丙寅，出戍官兵，債負除放。

奉聖旨：應出戍官兵，係分擘請給在家。訪聞軍將積欠回易，官私債負，依舊剋除取索，深慮贍養不給，可令逐軍遵依已降指揮，日下盡行除放，如依前違戾，重寘憲典。

二十八日戊辰，魏勝特授武經郎，兼閣門宣贊舍人，知海州。

淮東運副使楊抗申到報探。

先是金人兵馬首犯川界，而我中原忠義之士，探報繼至。九月上旬，淮東運使楊抗據進士李坤韓先貼子報云：魯校尉太倉催御米走馬人至，言咸平府五月一日起，東京初八日起，廣甯府十三日起，義錦州十五日起，共三箇萬戶，不滿三萬人；中間一箇萬戶，山後九州一萬一千人，分作十五箇千戶，漢軍共五萬人，元起定七月二十一日，大河以北請器甲，今爲北邊事務重，未見所往，待

北邊上走馬人來，方敢具報。近北邊反了三千戶，是奚契丹。又新簽漢軍，惟北京一處二萬戶，來到

松亭關，圍燕子城了。一萬副甲，知北邊或退，方敢南行。若北邊不退，未敢南行。坤初十日起，中秋行

到南京，凡有指揮，一一分明示來人。向北非細走馬，北去人二百三十餘道，未見端的。一疋馬回，

又韓先探報來云：七月三日，新差左丞爲元帥，宣到諸路節度使，并總管。十五日御宴，十六日差除

下項：司徒燕人遷右丞相，張浩遷太傅，尙書令，係嶺北東京人，冀州節度使崇進某人遷御史大夫。

是關南京統軍金紫某人充西蜀道行營都統軍。是關平陽府總管金紫張中彥。携行第七關西

馬過去充西蜀道行營副統軍。太原府總管銀青劉某充漢南道行營副統軍。女吏部尙書榮祿白

某遷副樞密院，開封府同知奉國軍某，遷兵部尙書。嶺北東京留守同知奉國軍張某，遷保州節度

使，戶部尙書通議大夫開封府同知。先是六月二十九日，郎主駕郎主謂完顏亮在汝州界叛了，護衛契丹

軍約三百餘人，往西京永安軍山內住泊，差河南府駐劄千戶去收。又七月六日，馬行街郎主指揮

斬了南京兵馬副都某人爲殺漢良奴婢，并棄職走往燕京。又七月九日，差走馬四百餘疋，根刷諸

路應私騾馬，除左丞相得留六疋，及五品以上許留一疋外，餘大小職官并百姓，不許收養。如隱漏，

該死！騾馬要往滑州駝衣甲等用。關西河東兩處自來元簽軍，今取六月十八日起發往滕陽、兗州

就器甲，限七月十五日要到。後來未知去向端的。七月十八日回程，離汴京。至七月二十一日，知得

刦了徐州，係自京東差去水手，約一千餘人。其刦了徐州頭首某人，卻往梁山泊。七月二十六日回

程到虹縣見金牌到縣得郎主指揮將叛了莊民便行殺戮及撫卹其後民云耐辛苦一兩日搬運糧草南去。

傳到金人詔僞詔曰朕在位恢心怛然四鄰歸貢逾有年矣皆出於祖宗洪厚德澤也念境內羣寇越擾邊民叛逆於南宋况兩地之民舊屬宋地自來狼子野心始自宋來我朝盜買戰馬後至彰露而止又以探報倉卒諸路變形或作紅巾或作商旅或兩朝姦吏妄說遊辭撰造異端而無厭怠貪婪榮身鬪作兩朝講好親睦之意朕已詳之今朕親將五百萬兵速降夏國以九月下旬回國遣使往宋以決顛末君臣父子各宜堅心謹守諸路故茲詔示。

敗盟記曰戎狄天性妄誕故逆亮不羞大言當爲岐王時作竹詩曰孤驛瀟瀟竹一叢不同凡卉媚春風我心正與君相似只待雲稍拂碧空又不記題曰蛟龍潛匿隱滄波且與蝦蟆作渾和等待一朝頭角就撼搖霹靂震山河又過汝州題詩曰門掩黃昏染碧苔那回踪跡半塵埃空亭日暮鳥爭噪幽徑草深人未來數仞假山當戶牖一池春水遶樓臺繁華不識興亡地猶倚欄干次第開此詔與詩意豈相遠哉蓋妄爲此詔誇耀吾人聲言五百萬兵速降夏國九月下旬回國豈不誕哉是詔乃七月間韓汝嘉到泗州已後作且如七月初至九月終計足九十日矣中國至西夏并數百萬衆豈九十程可往回而畢耶然則五百萬兵非吸風茹雨之士速降夏國非騰雲翹插之人可見誇飾自速死亡兆於是矣。

九月十一日庚辰。吳拱爲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

吳拱，玠之子也。爲鄂州都統制，以代田師中。已卯到鄂州，庚辰交都統職事，漸發諸軍往襄陽。乙未，諸軍發絕。是時左軍統制郝晟爲京西安撫使，亦起發，拱承朝廷指揮襄陽，倘或有變，吳拱不能自保，則令退守荊渚。拱具劄子申朝廷，言此甚失襄人之望。且荊門爲吳蜀之門戶，襄陽爲荊州之藩籬。屏翰上遊，號爲重地，若棄之不守，是則撤其藩籬。况襄陽依山阻江，沃壤千里，設若侵據，以爲巢穴，如人扼在咽喉，守其門戶，則荊州果得高枕而臥乎？朝廷必欲襄陽爲一道固圉之計，非三萬軍馬不可保守。欲保守荊州，自合將襄陽爲扞守之計。當得軍馬一萬，使拱可得措置。見脩置小寨，保護禦敵，營闢屯田，密行間探。

遺史曰：吳拱言襄陽形勢，則盡之矣，不敢以其人而廢其言。若夫保守之方，則甚爲乖疏。所謂修置小寨者，其意在於退守萬山，而棄城不守也。保護禦敵者，其意在於闔關自固，不出兵以接戰也。拱到襄陽，首置萬山寨，無水無薪，若屯大軍，不可以時安息，師徒勞役，衆口藉藉，道路駭聞。

劉錡自揚州進軍。

劉錡在揚州病，上遣中使譚某宣押醫官孟某赴揚州醫治。錡曰：錡本無病，蓋緣國家邊事如此，至今猶未決用兵，俟狄人侵犯，然後使錡當之，既失制狄之機，何以善？後發受制於人，錡憂此不忘，是以病也。譚某具道已得上旨，令制置察動靜，不可落其姦便。錡矍然而起，具奏回報，即是日

建大將旗鼓而進兵，每日進發一軍，時錡實病不能食，惟以蘿蔔下白粥而已。軍行整肅，錡亦頗能得將帥之體，有鄉軍統領，路次迎參，錡皆不顧。

十七日丙戌，揚抗舉劉汜。

遺史曰：淮南路轉運副使揚抗奏：臣伏覩閣門宣贊舍人兩浙西路兵馬都監鎮江府駐劄御前中軍統制淮南浙西浙東南路制置使司提舉一行事務劉汜，志節不苟，忠義自持，篤信好學，輔以儒雅。臣嘗至其軍，遇汜閱試戰士，號令精明，進退肅然，令保舉堪充將帥任使，有旨：劉汜與轉武略郎，依舊兼閣門宣贊舍人，令三省樞密院籍記。汜，錫之子，錡之姪也。

十八日丁亥，吳璘遣將官彭青、刼鳳翔府鳳州、渭河南寶鷄塞金人寨。

二十四日癸巳，夏俊克泗州。

夏俊在盱眙軍，幹買北物，見完顏亮敗盟，有侵犯之意，遂謀欲占泗州。有武功大夫張政者，自軍中揀下，作揚州指使，任滿居盱眙，俊與政議其事，政聚衆得一百八十人，知盱眙軍周宗退保在天長，至是，俊等謀定，夜備船五更渡淮，先占西城，西城人覺知，皆稱願歸順大宋。俊曰：大宋人馬取泗州，並不殺人，各各安心，轉至城之東下，觀汴口有空船，俊政等遣西城百姓取船，得六十餘。僞知泗州蒲察徒穆率其下二三十騎，棄東城遁走。俊等人東城撫定，遣百姓渡淮，遣人報制置使，劉錡到，天長得報，并有捉到金人解赴軍前者，錡皆不問。令俊權泗州。泗州有銀一千五百錠，絹五百疋，

錡遣其姪汜取銀，餘不盡者，俊與其衆分有之。

盱眙軍報：九月二十三日夜二更，樞密院使臣夏俊部，領義兵併力殺退北軍，已復占泗州西城，別行措置，收復東城。至二十四日天曉，西城老小，盡皆渡過南岸。續據使王文報：東城安撫蒲察徒穆同知周大仁與夏俊在城答話，東城盡倒旗槍。又據北稍工嚴國到軍稱：東城百姓官吏皆歸順本朝，有蒲察徒穆與周大仁逃竄出城，不知去向。其本城老小見行，載前來南岸，已申中軍劉統制措置人馬，過淮彈壓。

劉蘊古特添差兩浙西路安撫司，準備差遣。

劉蘊古在北岸界，販提彘賣釵朶者，往來于壽春權場。與南客語，則曰：願歸朝。言南北利害，若大宋則恢復舊疆，直不難耳。南客漸能說姓名，有好異者，接引使歸朝。蘊古自言二弟皆在北界及第，也獲兩解不得一第。遂有歸正之意。若取中原，滅大金，直易事耳。至行在，初授蘊古右迪功郎，爲浙西安撫司，準備差遣。吳山有伍員祠，在錢塘闌闌之中。蘊古先別置廟牌，易去舊牌，牌上提刻其位姓名。合市人皆驚曰：舊牌功製過新牌，遠甚，不知何故易之。有右武大夫魏仲昌者，窺見其意，曰：它人之歸正者，僥倖官爵，苟圖錢帛而已。若劉蘊古者，真正姦細也。或問其故，仲昌曰：榜其姓名于吳山廟牌，蓋欲使踵來間探者，知其已到耳。

權·光化·軍·張·超·與金·人·戰·于·光化·軍·城·中·金·人·退·走。

張超鄂州駐劄，御前遊奕軍將官也。都統吳拱令權知光化軍，將帶巡捕孔斌、擺鋪周明、將司曹通、教頭揚輝、旗頭李成引戰劉進，管隊商進、直頭賀忠、長行曾晟、李全、鄧高尚、壽融、德蘇進等凡二十四人，以癸巳凌晨入城，方坐於廳，交割郡事間，忽報有金人鐵騎入門，乃金人七百騎夜宿於三十里也。超忽閉譙門，令隨行人撥甲持鎗突門而出，呼百姓以擡卓之屬，塞諸巷路口，起分其衆作數項，圍截，鏖戰之久，於是百姓皆出門渡漢江，而城中戰猶未休。金人自謂不能當，乃聚衆數十人，指一官軍攢箭射之，官軍身負箭戰皆如蝟，重傷及死者數人，金人之死者亦數十人，方稍退去。光化之役，荆襄第一戰也。頗增戰士之氣。奏功於朝，各人得轉二官資，皆給公據而已。付身竟不下。

二十五日甲午。吳璘復秦州。

吳璘遣統領官劉海等領兵掩殺，賊衆退走入城，尋分布官兵，自九月二十五日申時攻打至二更以來，打破秦州。除撫存軍民外，捉到戎兵活人金人蕭安、撫高同、知千戶明威將軍乞求、閻將官奉信、校尉寶登、金人大郎君、二郎君、防判官李旺、信王、主簿趙通事、李准、捉劉天使及捉到戎兵活人，斫到首級，奪到戰馬器甲，莫知其數。

二十六日乙未。金人寇信陽軍。

成閔以中軍統制趙樽分兵四千屯德安。甲申發鄂州，庚寅至德安。居五日。信陽以寇兵來，告樽曰：信陽雖小，實爲德安表裏，不可失也。乃留遊奕統制宋奕居德安，自將所部馳赴之，虜騎徑去。侵光

州。

吳璘收復隴州方山原。

吳璘申金賊都統合喜字堇張金紫，追集陝西諸路僞兵于隴州方山原。秦州鳳翔府等屯駐，意欲分兵前來侵犯。尋遣差右軍第二正將彭青副將強英，左軍第二副將張德等，將帶軍馬前去措置收復去後，今遂官申於九月二十五日到方山原，差人說諭招撫，其本原賊兵堅守不從。於二十六日青親擁官兵向前，自卯時攻打，僞中官兵分番前來，戰敵約十五陣，青等告誡官兵一擁齊入。至巳時攻破方山原。其賊敗走，捉獲活人，當陣斬到首級，奪到鞍馬，莫知其數。

二十七日丙申。吳璘收復洮州。

吳璘申遣差將官曹洑等九月二十七日收復洮州，及管下泠丁堡通岷堡招撫到洮州同知昭武大將軍奧屯蟬，只一行官兵老小撫定，軍兵依舊安業。又據將官張德申九月三十日，攻打破隴州，與賊兵巷戰，殺死賊兵未知其數。捉到活人，奪到鞍馬。有知州廬奉國同知劉昭武走上涼樓招撫不下，遂用火燒毀。及將本州倉場所裝金賊糧草百萬餘盡行燒毀。外有歸降兵，說諭撫定了當，的是獲捷。

炎興下帙一百三十一

起紹興三十一年九月二十九日戊戌，盡十月五日甲辰。

二十九日戊戌招諭榜。

紹興三十一年九月二十九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金虜無厭，背盟失信，軍馬已犯川界。今率精兵百萬，躬行天討，有措置招諭事件如後：一、中原百姓，見爲簽軍，想未忘祖宗德澤，痛念二聖未還，豈肯從番，反攻舊主？榜到各宜相率從便歸業，內有願立功來歸人，當議優加爵賞。一、女真渤海奚契丹一應諸國人等，暴露日久，豈不懷歸？見此文榜，諸各散回本國，別事新君，可圖子孫長久之利。一、中原諸路州縣官吏軍民，有能以一路歸者，除安撫使，以一州歸者，與知州，一縣歸者，與知縣，餘見任官，更不改易。一、諸路忠義豪傑山寨首領，能立功自効者，並依前項推賞。一、中原并諸國良民，見爲奴婢者，並放令逐便。內有能擒獲本主歸順者，即以本主官爵田宅推賞。一、諸國官吏軍民，不願歸本國者，當盡還官爵。雖見用事之人，一例推賞優卹，與中國人一般，更不分別，因而能立功効者，不次擢用。一、軍行秋毫無犯，並不殺人放火，亦不擄掠財物及婦女。一事平後，放免稅租十年。一、應于虜人殘虐科須等事，如簽刷人夫，水手，工匠，差科，軍器，糧草，舟船，牛車，驢馬，掠奪人家室女，繡女，一切非法騷擾，并行除放。一、淫酷之刑，如滅族剝皮油煎鋸解鉤脊之類，深可痛心，一切除去。右件中原官吏軍民及諸國人等，各懷忠憤，改慮易圖，克建功名，共享安泰，故茲榜示，各宜知悉。

約束沿邊州縣官不得差出。

臣寮上言：臣竊謂沿邊諸郡，正在守倅等官，協心相與措置，共濟國事。今來邊郡官員，率懇職司，別作名目差出，欲望聖慈特降睿旨，戒飭諸司。

稽諭指揮。

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朕念中原赤子及諸國人等，久爲金虜暴虐役使，科歛或爲奴婢，已無生意。又指吾舊疆百姓爲宋國殘民，蹂藉殺戮，無所顧惜。朕聞之痛心疾首，是用分遣大軍，諸道並進，以救爾於塗炭。想聞王師至，必能相率歸順。朕不惜官爵金帛以爲激賞，若係有官之人，並依見今原帶職官，更不愼減。其能以土地來歸，或能攻取城邑，除爵賞外，凡府庫所有，盡以給賜。朝廷所留惟器甲文書糧草而已。如女真渤海契丹漢兒一應諸國人能歸順本朝，其官爵賞賜並與中國人一般，更不分別。內燕北昨被發歸國者，蓋爲權臣所誤，追悔無及，今雖用事，並許來歸，當優加官爵，勿復疑慮。朕言不食，有如皦日。

立賞格指揮。

三省樞密院勘會諸軍官兵，遇敵能戮力破賊，立到功效，從主帥保明，申奏朝廷，厚加推恩外，有接納到歸附正人，今立賞格下項：一、接納到五百人，渤海漢兒萬戶補武翼郎。若接納到五百人，即與接納到千戶同賞。若接納到五百人以上，累賞百人長補承信郎。若接納到二百人，即與接

納到百人長同賞。若接納到二百人以上，累賞一餘軍。接納到一百人以上，補承信郎。五十餘人，補進武校尉。三十人以上，補進義副尉。五人以上，補守關進義副尉。五人以下，補進勇副尉。一、接納到簽發南軍萬戶，補保義郎，即與接納到萬戶同賞。若接納到一千以上，累賞千戶，補承信郎。若接納到五百人，即與接納到千戶同賞。若接納到五百人以上，累賞三百戶，補進武校尉。若接納到二百人，即與接納到百人長同賞。若接納到二百人以上，累賞百人長，補進義副尉。若接納到二百人，即與接納到百人長同賞。若接納到二百人以上，累賞一餘軍。接納到一百人以上，補下班祇應。五十人以上，補進義副尉。三十人以上，補守關進義副尉。一、女真契丹渤海漢兒并簽發南軍等如自能前來歸正歸附，並優與補官爵。內已有官人於元官上優加封轉，仍與不次擢用。一、歸附歸正人並不得輒有傷害及掠奪財物，如違將犯人，依軍法施行。

賜統兵大帥詔。

朕列此禁旅，控扼邊陲，雖分道置使，總領其事。至於緩急之際，犄角相爲，要如手足之捍頭目，有不待索而自至者，勢當然者。卿等受制闔之寄，臨破敵之機，營壁相望，當若一身，倉猝有警，赴援立至，共成恢復之功，以底中興之業。策勞行賞，咸不汝遺，將來成功，當一例推恩。故茲詔示，想宜知

悉！

吳璘·克·蘭·州。

吳璘申朝廷云：西和州、床州知寨張彥忠等申，招收到北界熙河蘭州千戶王宏同招撫部押軍馬魯孝忠等，率蘭州軍民投拜。其僞官尙恃衆不肯投拜。宏等領官兵鬪敵，九月二十九日，將本州僞官守女真安遠大將軍蘭州刺史溫都烏也等，會首殺戮，收復蘭州了當。并存恤一行官民訖。三十日己亥，吳璘克隴州。

吳璘遣彭清、張德攻打隴州，己亥入之。與金人巷戰。知州盧奉國同知劉昭武走上涼樓，招撫不下，用火燒毀。及州倉草場糧草，盡被燒毀。有歸降者撫定。

勅賜吳璘。

朕惟神州赤縣，皆祖宗故地，淪陷異域，踰三十年。而猾虜無厭，復出爲惡。茲分命虎臣，數道並進。憤焉有所出久矣。功名之志，深所未忘。已除卿陝西河東招討使，制書到日，卿可量彼已之勢，審動靜之宜，即提銳兵直出漢中，弔秦晉之遺民，撫漢唐之都會。所過城邑，拊摩勞來，誠爾軍士毋殺人，毋踐稼，毋掠婦女，毋焚室廬。使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副弔民伐罪之旨。昔漢光武遣馮異征關中，曰：今之征伐，非不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朕於光武遠有慙德，而卿之才烈，豈直比馮異而已哉！勉行此言，副我愛囑。至于臨敵慎重，見可而進，信賞必罰，恩結士伍，是皆所期于卿者也。舍爵策勳，朕無所吝，乃眷西顧，寔勤我心。

十月庚子朔，劉錡諸軍會于盱眙軍。

劉錡會諸軍，以十月旦皆到盱眙。淮南轉運楊抗爲隨軍，轉運亦在軍中。

四月癸卯，陝西、河東路招討使劉錡、除京畿、淮北京東路、河北東路招討使成閔、除京西路、河北路招討使。

吳璘、除陝西、東路招討使。

魏勝、知海州。夏俊、知泗州。

湖北京西宣諭使汪澈論軍馬經過，批支錢糧，不便擾民。

汪澈爲湖北京西宣諭使，奏劄子曰：臣伏見成閔一軍人馬，昨自行在起發，前來湖北，原降指揮所過州縣，批支錢糧，其錢於經總制錢內支，其米於常平義倉內支。仰見陛下聖慈，惟恐科擾於民，臣繼被旨，以使事陛下聖駕，經由成閔所行之路，因訪聞所支錢糧，州司有無欺蔽，乃聞縣下經總制錢，並係每月解發赴本州主管通判廳交納，今來人馬經過，所支錢糧，多是逐急催捉人戶，令折帛錢，兌借支遣。或於人戶以等第高下敷借，應副。臣嘗契勸經總制錢，縣道大小不同，終歲所入，自有定數，而軍馬批支，豈容停滯，若不從權，慮致敗闕，但折帛錢已係科撥下諸處總領司，今來總領所必不肯認其數，督逼不已，又誅求於民所敷借。人戶錢既不以經總制錢支還，則是橫斂，今欲乞令遂州主管經總制官司，將今一州統收之數，撥下大軍，經由縣分通融支遣，所有借過人戶錢，乞從縣道將折納。今年以後，本名諸色官物，卻依舊於經總制錢裕破。如此則元降指揮，不爲虛文。

而官吏少安，民不重困，如得允當，乞賜睿旨，付有司施行從之。

李顯忠及金人相遇于正陽西，金人退去池州，駐劄。

諸軍都統制李顯忠提兵淮南壽春安豐之間，欲回軍廬州，徐觀其變。到謝步會探者報曰：金人自正陽渡淮矣。顯忠曰：到廬州歇泊定，若金人犯境，當收拾些首級而回，甚善。參議官劉光輔曰：不然，若欲尋戰功而歸，豈可倒卻宜占形勢之地，劄定寨角以待之，見利則進，策之上也。顯忠從之。得北山深林，可以設伏兵於林中。俄報金人已渡正陽者，顯忠率諸統制，各帶精銳心腹數十人，共百餘騎，前往巡綽。果遇金人三百餘騎，各張陣勢，相望良久。金人有百餘騎轉山取路，直掩顯忠之背，顯忠覺之，率諸統制邀截，獲數人而還。顯忠亦失黃小官人等二三人。金人遂退去，合大軍矣。顯忠問所獲金人主將爲誰？曰：郭副留韓將軍也。郭副留者，藥師之子；韓將軍者，常之子也。皆爲萬戶。顯忠軍中有中侍大夫齋小使臣空名官告，每身僅二十道，是役也，書填悉盡。中侍大夫告有三，光輔及統制受之。

詔親征。

詔曰：朕履運中微，遭家多難，八陵廢祀，豈勝杯土之悲；二帝蒙塵，莫贖終天之痛。皇族尙淪於沙漠，神京猶污於腥羶，銜恨何窮？待時而動，未免屈身而事小；庶期通好以弭兵。屬戎虜之無厭，會信盟之弗顧。怙其篡奪之惡，濟以貪殘之兇，流毒徧於華夷，視民幾於草芥。赤地千里，謂暴虐而無

傷蒼天九重，以高明爲可侮。輒因賀使公肆言，指求將相之臣，坐索漢淮之壤。吠堯之犬，謂秦無人。朕姑務于含容，彼尙飾其奸詐。嘯厥醜類，驅吾善良，妖氛浸結於中原，烽火遂交于近甸。皆朕威不足以震疊，德不足以綏懷，負爾萬邦，于今三紀，撫心自悼，流涕無從。方將躬縞素以啓行，率貔貅而薄伐，取細柳勞軍之制，考澶淵卻狄之規。詔旨一頒，歡聲四起，歲星臨於吳分，冀成淝水之勳，圖士倍於晉師，當決韓原之勝。尙賴股肱爪牙之士，文武大小之臣，戮力一心，捐軀保國，共雪侵陵之恥，永肩恢復之圖，播告邇遐，明知朕意。

遺史曰：詔未降一月之前，市人皆能誦其詔文。既降詔，始知久已製成。但未降前不當漏於外耳。又先期降付吳璘軍中，有旨未得頒行。璘具奏乞頒行，俄已降出頒行矣。

吳璘李顯忠獎諭詔。

勅吳璘等所奏，首先破賊，大獲勝捷事，具悉。朕屈己講和，以安黎元。黠虜貪慚，無復天理。肆其兇焰，犯我邊陲，卿忠義奮揚，肅將天討，剪厥醜類，摧其姦鋒，捷書報聞，良深嘉尙。想師行於机上，而虜在我目中。勉爾功名，副朕綏望，故茲獎諭，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否，遺書指不多及。

劉錡等檄契丹西夏高麗渤海鞏諸國及河北河東等路書。

太尉威武軍節度使淮南浙西江西制置使劉錡，慶遠軍節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京湖制置使成閔，少保奉國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吳璘，檄契丹西夏高麗渤海鞏諸國及我河北

河東陝西京東河朔等道官吏軍兵等。蓋聞惟天無親，作不善者，神弗赦。得道多助，仗大義者，衆必歸。敢據一切之誠，用諭萬方之聽。我國家功高上古，澤潤中區，列聖重光，方啓昇平之運，斯民不幸，適丁板蕩之災。蠢茲女真之微，首覆契丹之祀，怙其新造，間我不虞，妖氛既陷於神都，虐焰殆彌于宇縣。兩宮北狩，訖羅胡地之烟塵，大駕南巡，未正漢京之日月。凡居率土，誼不戴天。皇上紹開中興，宏濟大業，望山河而隕涕，瞻陵廟以傷心。蓋臥薪嘗膽之是圖，甯拯溺救焚之敢緩。然以人命至重，佳兵不祥，靡辭屈己以事讎，故欲安民而和衆。豈謂冥頑之虜，狃於篡逆之資，以至不仁，行大不道，驅我中原之老稚，剪爲異類之囚俘。乃輕棄於穴巢，輒坐張於畿甸。自謂富強之莫敵，公然反覆以見欺，指揮而取將相之臣，談笑以來淮漢之地。九州四海聞之，怒髮以衝冠，百將三軍，誰不褰旗而抵掌。幕府濫膺齊鉞，盡護戎旃。冀憑宗社之威靈，一洗穹廬之穢孽。待時而動，歷歲于茲，天亡此胡，使委身而送死，人自爲戰，不與賊以俱生。帝尊一臨，士氣百倍，劉制置悉南徐之甲，成馬軍興侍衛之師。李四廂虎視於青徐，王太尉鷹揚於穎壽。騎師擣殺函之險，步軍衝伊洛之郊。前無堅鋒，勇有餘憤，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克。惟彼諸蕃之大國，久爲鉅宋之歡鄰。玉帛交馳，尙憶百年之信誓，封疆迴隔，頓疏兩地之音郵。願敦繼好之規，共作侮亡之舉。至於秦晉奇士，齊趙雋才，抱節義之良謨，志功名之嘉會，爲劉氏左袒，飽聞思漢之忠；徯湯后東庇，必慰戴商之望。抗旌雲合，投袂風從，或據郡以迎降，或聚徒而特起，成茲破竹之勢，立爾前茅之勳。侯王甯有種乎？人皆可致。

富貴是所欲也，時不再來。更期父老之誨言，深念祖宗之德化，勿忘舊主，重建丕基，檄到如前，書不盡意。

收復陷沒州縣指揮。

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國家以金人不道，棄信渝盟，遂至興師，本非得己。已指揮諸將所至，先問百姓疾苦，除以官庫給散將士外，不得燒毀屋舍，殺戮平民，劫奪資財，虜掠婦女，其應干非法，科斂役使，殘酷不便事件，害及吾民者，日下除去。見作奴婢之人，並與釋放。如豪傑忠義之士，能據一縣迎降者，即與知縣，以一州迎降者，與知州，以一路迎降者，除安撫使，其集合義兵自効者，並優補官爵，別加任使。爲女真奴婢能擒殺其本主者，便與其主在身官職，仍以本戶田宅錢物，盡行給賜。五日甲辰，陳桷差兼京畿、淮、北、東、路、河北、東、路、招討使，司隨軍轉運使，李植差兼京、西、河、北、西、路、招討使，司隨軍轉運副使。

炎與下帙一百三十二

起紹興三十一年十月六日乙巳，盡八月丁未。

六日乙巳。四川安撫使吳璘散關捷報至。

吳璘捷報：九月五日金虜自鳳翔大散關入本界三十里，犯黃牛堡。旬餘不退。十八日遣將官彭青直至寶雞渭河，夜刦橋頭大寨獲捷。上曰：朕與金國講好二十年，未嘗有纖毫之隙，不意今賀天中節，使人至金殿上，口陳虜主之語，邀我將相大臣，又欲得漢以東淮以南土地，一時臣僚，誰不勸朕用兵。朕謂和好既未解，則兵釁不可開，姑發信使以審其事。至淮既不納，既歸又求遣。反復詭詐，而爲釁端，意在敗盟，重兵壓境，托爲打圍，謀爲深入，朕不免嚴兵備。且戒飭諸將，務爲持重，以觀其變。而比屬虜無名之舉，果爲戎首。事之曲直，甯不判然。散關小捷，豈非信順之助。而况篡殺君親，誅戮殘忍，天地所不蓋載，禽獸所不肯爲，神怒人怨，滅亡無日。今三道出師，置帥招討，審彼已，量虛實，撫定我城邑，招集我人民，收復我寢廟，毋焚燒，毋擄掠，毋殺傷，以圖萬全之舉。高爵驪賞，朕所不吝。卿等贊朕成算，協以衆謀，庶幾恢復神州，以雪兩朝之恥。宰臣陳伯康等奏曰：臣雖不習武，敢不奉以周旋。

八日丁未。金立葛王哀於遼陽府。

神麓記曰：亮初刷國中，女真五國烏熟、鐵黎、渤海、契丹、漢兒軍，自備衣甲、鞍馬、弓箭、刀鎗、軍須。

餓糧、車牛、奴婢、自遙遠來沿邊，道途艱辛，不肯前行，皆共謀曰：皇帝無道，遠犯南朝，未知勝負，難以歸國，我等豈能就作失家之鬼乎？不若從此就近，徑往遼陽東京，與渤海會豪，冊立留守葛王爲主，何如？衆云：亦是太祖武元之孫，有何不可？於是歲十月間，入東京留守衙求見大王，王才出廳，盡呼萬歲，冊即帝位，遷之中都，改元大定，大赦天下。門下。朕惟前君，乃太祖高皇帝之長孫，受文烈遺命，嗣膺神器，十有五年，內撫外甯，近安遠至，雖晚年刑戮過甚，而罪不及民。前岐國王亮，位叨宰相，不思盡忠匡救，敢行篡殺。自僭竊以來，昏虐滋甚，是用列其無道，昭示多方。一、前來皇叔元帥曹國王，自先朝以親賢當任，止因篡位之初，自懷恐懼，無故殺害。一、前來太宗受太祖遺命，不忘至公，傳位前君，諸子並當職任，止因篡位之初，自懷恐懼，將太宗親子太保潞國王阿魯、中京留守胡里不阿、里留守判宗胡里加、宰王胡沙、霍王胡東、鄆王神徒、馬蔡、王烏也、八人子嗣等七十餘口，並以無罪盡行殺戮。一、開國功臣，晉國王孫，領行省楚國王阿辛，止因篡位之初，自懷恐懼，將阿辛兄弟子嗣三十餘口及駙馬丞相幹古刺並宗室海州刺史等五十餘口，並以無罪盡行殺戮。一、左副元帥國王撒海，累建功勳，因篡位之初，自懷恐懼，計構造設，以白礬書假信，宮外拾得，令其誣告，並其子御史大夫沙只、并子孫三十餘口，及太祖親弟遼越國王男平章孛弟、兄子嗣一百餘口，兵部尙書毛理、弟兄子嗣二十餘口，太皇太妃并子任王喂阿，並以無罪盡行殺戮。一、前來太祖長女公主兀魯哥，係曹國王親姨，因篡位之初，無故殺害。一、故西京留守蒲甲馬，爲是親弟，自懷恐懼，無故殺害。

一、開國功臣皇叔太師梁王長子韓王臨民清正，忌其聲譽，令其家人誣告，勘問不成，故意殺害。應係開國功臣，太祖太宗時已經封贈王爵，無故盡行追奪。一、會甯府係太祖興王之地，所建宮殿，無故拆毀。一、中郡大內營造累年，殫竭民財，不可勝計，民力未定，仍毀拆南京大內，再行脩蓋，並皆窮奢極侈，土木之功，前所未有。一、因伊小兒病死，卻將乳母并二醫人等盡行誅戮。一、宋國講和之後，臣禮不闕，頓違信誓，欲行吞併，動衆興兵，遠近嗟怨，醫人祁翰副陳諫不可，更不循省，便行誅戮，并舊有軍器，盡行燒毀，卻令改造，遂至公私用竭，生靈飛走，無不凋殘。一、昨來皇叔曹國王被殺之後，嬪母國妃納在宮中，及親族姨妹姑姪并一應命婦有容色者，恣行蒸淫。一、亡遼豫王子嗣三十餘口，天水郡王嗣一百餘口，并以無罪橫遭殺戮。一、嫡母太后曾言不可南征之事，手自弑殺，其大逆無道，古今未聞。一、德宗嫡孫節度使母妻子弟，并太師梁王兒孫婦曹國王次夫人并子，及韓國夫人并兒孫婦等，並以無罪盡行誅戮。一、樞密院使北京西京留守等，因北征回，並皆族誅，宰執亦被鞭撻，其餘以前過惡，不可備舉。茲錄數條，稔於聞見，遂致天怒人憤，衆叛親離，朕方留守東京，遼養時晦，四方豪傑，將士吏民，咸懷怨苦，無所控告，自遠而至者數十萬衆，日來赴愬，再三敦請，不謀同辭，咸以太祖皇帝聰明神聖，應期撫運，皇孫繼嗣止予一人，歷數有歸，不期而會，朕推誠固遜，至於再三，請者益堅，辭不獲已。恭念太祖創業之艱難，祖宗社稷深懼乏祀，俯徇羣情，勉登大寶。臨御之始，如履春冰，宜推肆眚之恩，以布惟新之令，大赦天下，改正隆六年爲大定元年。十月八日昧爽

以前除殺祖父母，父母不赦，外罪無輕重，已結正未結正，已發覺未發覺，咸赦除之。內外大小職官，並與覃恩，仍委尚書省條奏施行。一、昨來簽軍著軍名，其間多有貧難之人，欠少官司錢，私債，及典僱兄弟子孫妻女姨妹，或父母自行典僱，深可憐憫。赦書到日，不問新舊，盡行放免。一、據南京等處修蓋夫匠，盡行放免。一、據契丹老和尚等，昨因簽差南征，叛遂反。赦書到日，並許徑至附近官司投首，並許原免依舊復業。一、據昨因契丹人等，作過其閒，被軍人等將不在作過數內，外官員百姓及著軍人等命婦妻子孫驅奴并左右隣人，一例驅奴令來，實可憐恤。赦書到日，仰隨處官司一一刷會勘驗端的，發遣本處，依舊團聚住坐。所有正係作過人等，若從與軍人鬪敵陣亡，虜了家眷，驅奴不在，與放免，如前來敗失在逃，即自新來投首，除親屬外，付本國人團聚到驅奴准已收虜爲定。一、據逃軍離背軍帥主，并避役夫匠，或犯罪在逃，良賤人等，赦書到處，並限一百日內，許令陳首，與免本罪。安坐更不懲斷，內軍人分付本軍收管，如限滿不首，復罪如初。一、據亡命山澤，聚爲盜寇，赦書到處，並限一百日經所在官司陳首，與免本罪，分付元收管係內，據頭領如能勸率徒衆出首，委所在官司具姓名申覆尚書省奏聞，當議別加旌賞。一、據自撫定以來，不選如何斷訖，流移在他所人等，並放還鄉。一、據自來除名開落官吏，如不犯正枉法贓，并真盜，并與改正量材用。一、據自逃死絕戶名下，所著大小差撥，并租稅，限赦到并行除放。一、據五嶽四瀆，名山大川，歷代帝王神明，忠臣烈士，載在祀典者，所在官司歲時致祭。一、據諸處暴露骸骨，無人收葬者，并委所在官司如法埋葬。一、

應合改正徵收追究事件，并餘制條施行。於戲以寬而衆可御，敢希堯舜之仁。代虐而民允懷，庶及湯王之德。尙賴文武厲翼，忠良贊襄，咸告嘉猷，永臻至治，咨爾兆庶，體予至懷。赦書日行五百里，敢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到日，主者施行。

張棣正隆事迹曰：哀乃太祖第三子潞王宗輔之子，亮之從弟也。哀字彥舉，乙巳二月一日寅時生，小字忽辣馬，即位後改名雍。

又曰：十月完顏哀立於東京遼陽府。遣譯通事蕭茶刺帶牌持赦，撫定州縣燕北郡邑，指揮而下，及燕山權留守拒而不從，來使立誅之。副留守李天告懼而拜命，立遣子器之奉表稱賀。中都既定，山東河北河東關西傳檄而下，至十一月，亮死，方遣人下河西，及殺亮子光英于汴京，廢亮后。千午春正月，哀知天下歸已，與子允升允油率甲騎數萬人遷都燕山，守臣完顏宗憲率在都文武百官，具天子儀，迎哀于小東門。哀服便衣而入焉，越數日，下詔以告天下，內外文武百官各推恩。初參知政事敬嗣暉知亮死，欲立亮子光英於汴。左相張浩輩不從，乃止。哀遷燕山，貶嗣暉爲庶人，追諡宣爲閔宗。臣下僉曰：刑餘人不可遷廟，改諡武宗皇帝。父宗輔爲懿宗。哀以父名輔，非帝王稱，改名曰宗堯。母壽昌爲慈皇太后。封亮爲海陵郡王，諡煬，改葬東昏。詔朕惟熙宗孝成皇帝，以武元嫡孫受文烈顧命，昨其即位，十有五年，偃兵息民，中外又安，惟海陵郡庶人亮，包藏禍心，覬覦神器，徐煽姦黨，遂成篡逆，而又厚誣口口降從王封。亮既得志，肆其兇殘，不道之極，至於殺母，人怨神怒，自底

誅滅，惟皇天眷佑於我家，肆予一人纘承先緒，暴其悖惡，貶爲庶人，仍黜其殯於兆域之外。仰惟熙宗位號宜正，是以間者稽之禮文，升祔大寶，復加美諡，尊而宗之。惟是葬非其所，蓋常慊然。爰命有司卜地，涓日奉還梓宮，已於十月初八日備禮改葬於思陵，庶幾有以安慰在天之靈。播告中外，咸使聞知，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增將士賞典詔勅：朕仰惟太祖皇帝，肇造區夏，萬國咸服，迨肆十載而正隆失道，不務持守，害虐黎庶，無名弄兵，致爾將士軍卒，遂勤征伐，暴露風霜，失仰事俯育之樂，朕甚恤之。自膺推戴以來，再欲班師，然邊釁旣生，未底甯息，征戍之謀，固非得已。重念賞典不明，酬庸未允，而又或失於稽緩，今勅有司增多舊格，比之國朝，累行賞典，特加優異，頒降空名恩命，仍出內帑金幣以助錫與。一勅副元帥：仰於軍前，視功輕重，書墳支賜。於戲報國之心，人所共有，爾其奮勵忠節，卻敵禦侮，以息民生，永底平泰，豈特予一人之慶，亦使爾士卒安享富貴，澤及子孫，豈不遠哉！其新定隨等軍功官賞，已令尙書省頒除施行，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哀四子曰允恭、允升、允迪、允脩、允恭爲皇太子，允恭死，立允恭之子璟爲太孫。璟嘗奏于哀曰：臣聞南宋久爲敵怨，常懷覬覦。南京宋之故都，應有形蹟，惟宜燔毀。如洛陽宋之邱陵，何必常遣衛護二處若廢，則杜絕殘宋之望。謂如每遣奉使人宋朝射，往往不勝，有損國威。今後使人射，乞加罪決取旨。是時葛王宣示大臣，北虜官鎮國上將軍左司郎中粘割沒雅上言：臣聞治國之道，莫如內

安百姓，外和鄰敵。內外既安，何憂於治？伏自陛下龍飛以來，國富民安，四方綏靜，雖禹湯之德，無以踰焉。臣愚不知忌諱，冒死謹言。皇太孫春秋方壯，識量宏遠，神機英武，非臣下所能發揚潛德，正宜謹擇儒學敦厚之士，輔佐聰明。如近奏南宋，臣未敢奉詔。且南宋流播江外六十餘年，無不宵旰嘗膽，伺我之隙，如南京開封府殘宋故都，洛陽宋之邱陵，二者乃宋人寢興望想之所，宜加脩繕，當塞宋人之望。况自撫定以來，彼邦尊服，貢賦以時，不惟財匱國貧，蓋亦念故巢而恐廢邱陵。爾若一旦恃富強，遽失宋人過望之意，使人藉辭激衆，歲貢失時，以勞聖慮，加兵必矣。費用國資，軍民勞苦，天下震驚，生靈墮于塗炭，豈可忽諸？陛下聖功神武，日月之明，爰念無名之師，不宜復蹈前轍。安危之保，未可知。以今日之計，莫若內安人民，外脩和好，陰爲坐困東南之策。因其饑饉，乘其盜賊，謹脩邊備，養威伺釁，以謀混一。今後所差奉使，乞降指揮，預選於南京，考射閱習，然射片時勝負，臣下希賞，烏足以係國家榮辱。皇太孫建立之初，宜脩文德，輔佐以福天下，如其所請，神明之志，甚銳，實非宗廟萬世之利。奉上判指揮所奏至忠，並依所言，粘割沒雅特轉一重。一重乃是
一官也。

西夏回劉錡等檄書。

西夏國檄告大宋元帥劉侯侍衛招討成侯，招討吳侯。十月二日，承將命傳檄書一道，切以恩宣大國，濫及小邦，遠邇交歡，中外咸慶。孤聞醜虜無厭，敢叛盟而失信，驕戎不道，妄稱好以和親。始緣女真輒興殘賊，窺禹迹山川之廣，覆堯天日月之光。將士銜冤，神人共憤，妄自尊大者二十餘載，

怙其篡奪者七八其人。皆犬豕之所不爲，于春秋之所共貶。蓋總辦縵繆之衆，無閱書隆禮之風，惟知貪殘，恣行暴虐，吞侵諸國，建號大金，屈隣壤以稱藩，率中華而貢賦。驅役生靈而恬不知恤，殺戮臣庶而自謂無傷，雖夷狄之有君，不如亡也。待文王而興作，盍歸乎來。當中興恢復之時，乃上天悔禍之日。九重巡幸，昔者太王之居邠，大駕親征，今見宣王之郤狄，詔頒天下，撫慰民心，未聞用夏而變夷，第見興王而黜霸。其誰與敵，將爲不戰而屈，人莫我敢當。可謂因時而後動，其或放恣猖獗，抗衡王師，願洗滌於妖氛，庶蕩除於巢穴。勿令穢孽重更蕃滋，雖螻蟻之何爲，亦寇讐之可殺。廟堂禦侮，有守係於單于，帷幄談兵，仗薄伐於獵狄。如孤者雖處要荒，久蒙德澤，在李唐則嘗賜姓，至我宋則乃稱臣。頃因巨猾之憑陵，遂阻輸誠而納款。玉關路隔，久無撫慰之來，葱嶺山長，不得貢琛而去。懷歸彌篤，積有歲年，幸逢撥亂反正之秋，乃是斬將搃旗之際。顧惟雄賊，來寇吾疆，使長驅急騎以爭先，終救殺扶傷而不暇。使彼望風而遁，敗衄而歸，豈知敢犯于皇威，遽辱率兵而大舉。期君如管仲，則國人無左衽之憂。待予若衛公，使邊境有長城之托。神明贊助，草木知名，功勳不滅於太公，威望可同於尙父。力同剪滅，無與聯和，將觀我風聲鶴唳之音，當見彼棄甲曳兵而走。孤敢不榮觀天討，練習武兵，瞻中原皇帝之尊，望東南天子之氣。八荒歸貢，願同周八百世之侯王，四海肅清，再建漢四百年之社稷。佇聞戡定，當貢表箋，檄至如前，言不盡意。

炎興下帙一百三十四

丁未，紹興三十一年十月八日
丁未，盡十六日乙卯。

劉錡與金人相持于淮陰。

劉錡自盱眙軍進兵，留游奕軍統領員琦中軍統制劉汜于盱眙。錡以乙巳到淮陰，聞金人將自清河口放船入淮，錡列諸軍于運河岸，數十里不斷，望之如錦繡。丙午命淮陰鄉導夏彬以舟載二百人，自淮河由小清河口至大清河，遠探動息，而願去者四百餘人，錡止以二百人行，回報自小清河口聞有人聲喧騰，幾三十里。又大清河口內亦有船上人聲，不下數百隻。錡厲聲叱之曰：吾所聞不如此，若不實，盡該斬。其衆有縮頭稍稍退去者。彬獨進曰：遠不過一晝夜，如金人無動靜，願甘軍法，如果然，乞請犒賞。錡然之。丁未，金人以鐵騎列于淮之北，望之如銀。錡方信彬所探爲實，一行人各轉兩資。

九月戊申，樞密院契丹通好榜。

大宋三省樞密院，紹興三十一年九月九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契丹與我二百年兄弟之國，頃緣姦臣，國招致女真，彼此皆被其毒，朕自移蹕江南，而遼家亦遠在漠北，相去萬里，音信不通，今天亡此虜，使自送死。朕提兵百萬，收復中原，惟爾大遼，豪傑忠義之士，亦協力乘勢，殲厥渠魁，報耶律之深讐，將來事定通好如初，各宜知悉。

又榜續措置招諭事件。

大宋三省樞密院，紹興三十一年十月九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今續措置招諭事件如後：
一、渤海奚契丹諸國，與我本朝初無離隙，止緣女真不道，劫以兵威，簽卒從軍，不能自脫。今朕親行討伐之舉，爲完顏一族倉卒之間，恐難分彼此。本榜到日，如能束身來歸，或擒殺酋首自効者，除依格給賞外，雖管軍節鉞，朕亦不惜。女真與我中國，雖爲不共戴天之讎，然念國人劫於兵威，各爲其主，今完顏亮弑君殺母，屠兄戮弟，暴興工役，殘虐生民，自古及今，無此凶逆。爾等各有知識，如見此榜文，能幡然改悔，束身來降者，從前過愆，一切不問，仍優加爵賞。右出榜曉諭，各宜知悉！
金人寇廬州，建康都統王權領軍遁走。

虜人犯廬州，在城官吏，望風爭遁。時建康都統王權屯廬州，當夜二更，領本軍人馬走出城。
十日巳酉，池州駐劄李顯忠奏正陽捷報。

池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李顯忠奏于十月初三日探事番賊于安豐軍正陽對岸，過淮與信陽軍巡綽探事將官曹高陵等，用箭相射，至晚復過河去。臣尋時分遣統制孔福、韋永壽、劉彪等部押軍馬前去，沿江東措置迎敵，臣繼率軍馬策應。據孔福申於十月初四日辰時以來，將帶軍馬到安豐軍正陽西，地名大人洲、淮河岸上，逢見番賊萬戶郭副留、韓將軍統押甲軍五千餘衆，福等督率軍馬，與賊血戰掩擊，賊衆敗去。其賊再遣生兵萬餘，布列陣勢前來迎敵，福等再賈勇，將士與

賊慶戰移時，連併三陣，其賊大敗。當陣殺死，及追趕掩入淮河，不知數目，出榜示諭。知均州武鉅奏招降到忠義人。

知均州武翼郎武鉅捷報稱：本州遣人招納到北界忠義歸朝人，巡檢管朝杜海等二萬餘人，老小數萬，殺到金人首併捉到活人二百餘人。

汪澈奏舉知荆門軍姚岳轉官再任。

遺史曰：姚岳，字崧卿，京兆人。陝右陷沒，岳避地入蜀，途中得舉業時文一冊，讀之曰：我平日習舉業，實不及此，遂珍藏之。張浚失陝右，欲收係陝右士大夫心，紹興初，解試，令陝右流寓進士盡作合格，及類省試亦如此。惟雜犯黜落一二人而已。岳爲榜首，由是陝右流寓進士二十餘人，皆過省。岳飛爲湖北京西宣撫使，以身姓岳，母姓姚，一見姚岳，大喜，遂辟爲屬官。及飛被罪，自謂非飛之客，且乞改岳州州名，士論鄙之。累官知荆門軍，籍民兵置一色衣衫，一等槍仗，新鮮旗幟，聚民兵在教場習諾聲令齊一。御史中丞汪澈宣諭荆襄到荆門軍，岳令民兵迎接，擺列于原野中。澈見衣衫槍旗頗如法，已喜。俄聲諾齊而不譁，澈大喜。乃具奏曰：近自襄陽還，諭到荆門軍，自入境，見田野漸闢，上下安居，百姓壘壘，遮道不絕，皆言知軍姚岳爲政不擾，並無追呼，治道有術，外戶不閉。它處人民襁褓而來，願爲編戶，荆門正控扼之境內，以姚知軍爲命。一日別有差除，則來居之民必散，強壯子弟必弛。臣密加探聽，誠如其言。郡守中亦不易得也。有旨：姚岳特轉一官，候任滿令再任。

十一日庚戌。淮東西軍馬。文字不通。

劉錡在淮東。王權在淮西。流星遞文字。日往來不斷。庚戌文字不通。金人深入淮西也。錡在淮陰。就遣盱眙軍屯駐。兵官員琦。劉汜往招信。以來體探。至招信縣界。聞金人扼路不可行。而回。遂往淮陰。合劉錡軍。

廬州安撫使龔濤。棄城走。委脩武郎添差本州駐泊兵馬都監楊春權州事。

金人犯廬州。當夜四更。安撫龔濤請都監楊春權州事。棄城遁走。

新淮南運判莫濛降一官。放罷。

遺史曰：莫濛字子蒙。湖州人也。試中刑法。而實不知法意。陽爲長厚。陰爲險刻。有五子。父子更相稱譽。人皆笑之。嘗爲金部郎中。措置沙田蘆場於民。不便降監當。至是用爲淮南運判。避事逗留。不赴省部。勘會淮南運判莫濛已降指揮。令星夜起發之任。專一隨王權軍應辦錢糧。今經兩月。未見申發到任日月。顯是遷延。有誤軍期。有旨特降一官。放罷。就除向洵。淮南轉運判官。填見闕。仍專一隨王權應辦錢糧。

十二日辛亥。中使至劉錡軍中。傳宣撫諭。

中使至劉錡軍中。傳宣撫諭。錡與之同臨淮岸。觀淮北之虜騎。中使震悚。錡曰：劉錡惟有死報國家耳。中使曰：上知制置忠義。天下休戚委在制置。更望上爲宗廟社稷。俯爲生靈。同率將士。共濟

事功。

金人陷滁州。知軍事陸廉棄城走。

完顏亮之南侵也，自淮西由廬州入和州路，先令萬戶蕭琦以騎十萬自壽春渡花豎鎮，由定遠取滁州路，占揚州。琦至藕塘，駐軍數日，漸侵曲亭瓦店，先以百餘騎直犯清流關，復回。翌日，又以數百騎再犯清流關，亦復回。又翌日，遂長驅入清流關，直抵滁州。知州陸廉棄城遁去。金人所過不殺人，不放火，不虜掠財物，或見州縣人，則以好語相謂曰：大金皇帝行仁德，不須懼怕，今給汝公據，可以互相說諭，各各安業。在水口鎮之西，有金人遺火燒民居草舍一間，立斬之。仍揭榜以令過軍。初，轉運副使楊抗令州縣鄉村，臨驛路十里置一烽火臺，臺下積草數千束；又令村堡居民各置長槍，里正里長，催督嚴切，人甚苦之。至是，金人入滁州界，方以無馬草爲窘急，而十里間得草數千束，又村人皆棄槍而去，金人入境，悉無槍仗，乃盡取村人所棄者。自是人皆謂楊抗與金人有密約，真奸細耳。雖甚辯者，亦不敢以爲非是。

十三日壬子，御營前軍統制李捧往江上捍禦，朝辭。

四川宣撫使吳璘奏收復秦州。

吳璘遣統領官劉海等領兵掩殺賊衆，退走入城，尋分布官兵。自九月二十五日申時攻打至二更以來，打破秦州，除撫存軍民外，捉戎兵活人金人蕭安撫高同知千戶明威將軍乞求鬪將官。

奉信校尉寶登，金人大郎君，二郎君，防判官李旺信，王主簿趙通事，李准提，劉天使，及捉到戍兵活人，斫到首級，奪到戰馬器甲頗多。莫知其數。吳璘報至。上曰：金虜無故敗盟，數路出師，朕之應兵，良不得已。今日之捷，雖由祖宗德澤，然亦天人信順之助。可令吳璘存撫四民，各安業以慰壺漿向化之意。內爲金國簽起從軍之人，務在優卹其家，毋令重擾。一應非理暴役，虐用刑戮等事，一切除去。宰相陳康伯等奏曰：神州陷沒三十餘年，今日一方之人，喜見漢官威儀。上曰：何止是完顏家兵極暴，吾民脫去湯火，如解倒垂，此皆卿等指蹤之效。康伯奏曰：臣等何功之有？皆仗陛下弔民伐罪，威靈中原，傳檄而下，自此始矣。

荆襄成閔，淮西王權俱奏勝捷。

湖北京西制置使成閔申：據知襄陽府郝晟申：據權知光化軍張超申：九月二十七日辰時，有金賊全裝軍馬，約至七百騎，直入軍衙，遂部統官兵七十人於本軍上水北門開城，裏外與金人血戰，鬪敵前後共六陣，至酉時，殺敗北界軍馬退回，奪到衣甲器械及新斫到番人首級，保護軍城百姓官員無虞。委是勝捷。

清遠軍節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王權奏：臣統率諸軍，自壽春縣界首與虜軍虜酋重兵連日攻打，及經大戰，殺死番賊大軍至和州城下。臣分布諸軍人馬，披城擺陣，與賊相拒。臣召募敢死二千餘人，令統領官王宗楊宣分頭管押，往刦賊寨，即時發行，良

久先劫中番賊大寨，相射斫殺間，其第二寨知覺，並向前來，與官軍互相斫射，血戰至四更，殺死番賊不知其數。委是大獲勝捷。

劉錡退軍備江。

劉錡在淮陰，與金人隔淮相持，用舟載甲士，以弓弩相射，已數日。壬子，自清河口有一小舟順流而下，錡使人邀取之，有粟米數布袋，有驢一頭。錡曰：「此探水勢者也。」俄頃，金人各抱草一束，作馬頭過舟，約五百餘艘，皆自清河口出，有載糧食往濠州者，有載檄犒設取楚州之維揚者，上水牽挽甚速。錡與諸軍方視之，忽承金字牌報淮西虜勢甚盛，令錡退軍備江。

淮南路轉運使楊抗遁走江陰軍。

遺史曰：楊抗字抑之，貪吝詭激之人也。敢大言，喜輕易談兵，聚民作水寨，自期必成大功。以胡深爲都統領，抗隨劉錡軍于淮陰，見清江口與金人相持，抗言欲自守水寨，且催督錢糧應副大軍，遂棄其軍而去。遁走渡江，止於江陰軍。

十五日甲寅，劉錡發兵渡淮，與金人戰。

劉錡屢遣兵，或二三百，或五百，渡淮與金人戰，金人退卻，官軍得小勝而回。錡不發船渡，既金人悉衆來戰，錡亦不遣援兵，節次戰歿者千餘人。至是，又發千人往，皆持刀斧渡淮北，與金人鏖戰，或進或卻，以退無歸路，死者十七八。

金人寇襄陽府樊城。

吳拱新受鄂州都統制職事，乃戍于襄陽府。襄陽顯望拱至，及拱到襄陽，無戰心，乃欲退入萬山山寨。或襄陽失守則入川，而諸軍皆洶洶不定。

朝廷以金人昔歲常自光黃擣武昌，渡大江擾江西，遂令拱遣兵防護武昌一帶津渡。拱聞命即引兵回鄂，已退軍矣。湖北京西宣諭使汪澈聞之，馳書責拱，俾亟回襄陽而自發鄂之餘兵。悉戰艦張聲勢，進戍黃州。拱復還襄陽，悔其不得還武昌，常褊躁不自安。憩泊猶未定，是日金人數百騎忽至樊城，欲奪浮橋，徑至城下，方繫浮橋未畢，金人不得渡，拱乃登城漸出兵禦之。安撫使郝最方見客罷，入宅堂矣，有虞候者登其堂，厲聲呼曰：番人已到城下，安撫且出來。最聞之，遂登城。轉運判官姚勗亦登城，時城中諸軍攢隊伍者已甚喧不可整。又士庶奔馳于市者如沸羹，相次漸出兵渡江至樊城下，與金人相遇。金人少卻，官兵稍進。金人三卻，至竹林下，鐵騎突出，官兵遂敗死者。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在樊城，而金人亦退。士庶驚惶者方稍息。是役也，以大獲勝捷聞，軍中謂之樊城功賞。統制官張平在襄陽未嘗出城，亦以奇功就武功大夫。上轉中衛大夫。

樊城守將翟貴王進戰沒。統制張訓通殺獲相當。

吳拱守襄陽，除招討使兼鄂州都統制。左軍統制郝最帥襄陽，代吳拱。荆南都統制李道運代姚勗。虜帥劉蕝部領番漢兵號一十五萬來攻荊襄，先取光化。十月十四日夜，牛首鎮莊家詣襄陽。

報見二三渠帥。其一著柿黃，一著白領，兵來鎮中，王摠管宣屯兵西門外。三人來報者，緇索登城，傳報招討，疑其尙留光化，不設備。次日虜騎三千攻樊城，仍奪樊城浮橋。自講好後，樊城不脩築，多摧缺，浮橋未成。先是戍樊城者一二百人，副將翟貴部將王進統之，以護浮橋，統制張訓通領百騎巡綽。虜騎忽至，一頭項自鄧州路來至長店，與張訓通騎兵遇，焚長店合戰，別遣兵取樊城，直抵浮橋。翟貴王進引兵出戰，我師敗，二將沒，士卒半掩入江中。吳招討以四船渡師，風盛不能到岸，至晚虜騎退，張訓通騎卒殺獲相當。

十六日乙卯，劉錡自淮陰退軍。

劉錡既承金字牌令退軍備江，又聞淮西王權之軍棄廬州，文移不通，且金人在淮西相持，其勢益盛。壬子發傳宣撫問中使回，乙卯令諸軍自楚州寶應退軍。淮甸之民，初恃錡以爲安。及聞錡退軍，皆倉卒流離于道路。錡單馬雜行于其間，乃諭之曰：我劉制置也，百姓當無慮，不用驚憂。民至愚，又以爲然。遂徐徐其行，故死于路者，十六七也。

勸諭民助軍。

戶部狀：伏觀國家多事，軍旅方興，主上旣出內帑以賞軍，輔臣又辭大賜以節費，經常有限，用度浩瀚，凡在臣民，孰不興念古人所謂智者獻謀，勇者効力。今是時也，惟是富人鉅室，允擅高資，豈不能懷忠抱義，若卜式有以助國家者。倘朝廷有以激昂，則用度可以無乏。欲望朝廷明降指揮，若

有肯捐家資以自獻者，州縣受納隨便犒軍，以其數上聞朝廷。當因其多寡而等第推恩，則上無橫歛之名，下有効忠之實，公私皆便，以爲可用。若曰拱手坐視，漠然無意，其亦何顏，必有議之者矣。奉聖旨：令戶部行下諸路州縣出榜曉諭，如首先獻納人，保明取旨，優異推恩。

炎興下帙一百三十五

起紹興三十一年十月十七日丙辰，盡其日。

十七日丙辰。金人入廬州。以康定山知廬州。紇石烈同知廬州。駐泊兵馬都監楊春會兵入城。殺康定山。走紇石烈。復廬州。

合肥野叟楊廬州忠節錄曰：公姓楊，名春，字德元，大梁人。沉勇有謀略，擢自左班行門，蒙恩換修武郎，特添差廬州駐泊兵馬都監。辛巳冬十月，虜主親擁衆會犯廬州，在城官吏望風爭遁。時建康都統王權屯廬州，先領本軍棄城而走。公同本州兵馬都監騫福在城往來巡邏。安撫龔濤請公并騫福議事，濤云：江州都統戚方帶軍馬於九月下旬棄光州，已過大江。池州都統李顯忠卻領軍馬亦棄安豐軍，往峽山路渡大江。適來本州探報，番兵不知其數，已在本州北門外離城二十里地名白馬廟下寨。濤慌急，意在遁去，因言濤今將帶本州人馬往無爲軍等處措置事務，委春權州事。春白濤曰：春令獨員在城守禦，並無人從，欲乞撥安撫司効用一隊。春守禦候番兵到來，與之血戰，以報國恩。濤言不須如此，公後生，脚手輕快，且自看頭勢。公見此言，再白濤曰：春元是殿前左班行門，累對御試試藝中選，蒙恩特充前件差遣，今邊事不甯，委春權州，且番兵未有一卒到城，望風盡走。今春既權州事，虜主若竭國而來，春當竭節盡忠，不敢棄城遠遁。濤聞公言大怒曰：公自理會濤，乃遁去。公獨員權州，揀選強壯及根刷招募諸軍逃走兵校，公部領往來巡護州城。十四日，有番兵

全裝軍馬，不知其數，於廬州城外往來圍城，公度勢力不加，遂領兵校乘勢突陣以出，過中派河駐劄，遂急募本地兵，沿焦湖團結水寨，鄉兵總首陳彥等二百人守中派河口。有效用秦寶報：今月十七日，番賊已壞巢縣，襲安撫隨行軍馬千餘人，盡皆潰散。遂親往巢縣招集潰兵。二十九日，有安撫司潰散効用軍兵四百餘人，數中有馬軍効用一百一十二騎，公即時勸諭召募，盡起發往中派河口駐劄。陳彥具言，前月十五日，虜主大軍到廬州，在州之東北離城五里屯御寨，旋築土牆城一座，新鑿井一眼，供御水。至十月十七日，虜主入廬州觀看，詣諸寺廟燒香，駕回市中，下馬喚在城內外被虜守屋百姓數千人，親自撫卹曰：今不令軍損壞爾等，若我軍壞一箇南民，我卻還一箇。每人賜銀十兩慰勞，令各從便歸業，虜主撫卹罷，回御寨。至二十日，虜主提簇御軍前去和州，今廬州只有二萬番兵，係是女真正軍，一名頭領授淮南路招撫使康定山，又名同知紇石烈，今見廬州四城門出榜，招募本州逃移老小，限一月歸業。其諸山水寨聚結逃避之民，聞此榜日夜入廬州與賊買賣如同一家，兼以沿淮數處逃移民社鄉兵強壯，動以萬計，隨身各有長鎗紙甲軍須器械，將帶老小牛馬約數十萬，見在中派河以南舒城縣及廬江縣等處屯駐，無糧食，見行作亂，道途不通，恃強爲勝，劫奪牛馬，殺而食之。番帥康招撫聞知，多出榜文，令百姓強壯者，數資榜往舒城縣等處招募，沿淮逃移民歸業。聞說鄉兵緣無糧食，皆欲順番兵。公見陳彥所說，急以所募民兵八百餘人，先差効用岳孝忠部領三百人赴上派河口守把，又差宋再興部領三百人赴中派河口守把，並不放

人過往。公慮合肥以南無爲軍及舒城等處州縣民居無人保護，及沿江一帶數百里關津渡處最多，無人拒守，恐鄉兵泄漏與賊指路，遂急緊把斷兩道河口要處。公又見諸山水寨團聚民社鄉兵，日逐入廬州，與賊買賣，恐泄漏公一行人馬虛寔，公急部領敢死民兵二百一十七人渡中派河，廬州城南二十里店埋伏，潛領民兵孫彥等二十人，各將帶火種，並隨身器械，於當夜四更到廬州廬江東門角，踰城入，取麻麥空地徑赴州倉發火，焚燒倉廩糧米，就倉所殺死番賊二十六人，從舊路得出。再於初五日夜領民兵二百一十七人，赴廬州門外五里岡等候，月落二更以後，從廬江西門壁踰城入州，其賊自城門內每五十步擺布正軍，作舖把截街巷，公等隨舖掩殺之，其賊不相救援，共殺一十七舖，在城屯駐番賊驚亂，當夜殺出廬城。死者不知其數，及奪到戰馬五十四匹，四鼓歸中派河駐劄。緣此隔絕諸處山寨人民，自後不敢入廬州與賊買賣。當月二十日，忽有乞丐張貧子，自廬州出城，來至中派河口，詢問廬州番賊事體，貧子乃言番家正軍內有一千餘人患病，死損甚多。緣爲今月初四日初五夜，楊權州入城殺盡擺布番兵，焚燒倉廩，番家軍馬全無糧草，日夜驚憂，防護甚緊。其番帥康招撫與紇石烈聞知，中派河以南一帶山水寨及有團結鄉民老小聚糧食甚多，同知紇石烈定於來日領正軍出廬江門往中派河南盡劫擄諸寨團結老小糧食。公聞此說，即率民兵踏路險阻要處，預先擺布，差岳忠孝等六十一人在中派河以北蘆林內埋伏，又差馬軍趙再立領兵七十三騎於廬江門外二十里店草梁後埋伏，公親領步人強壯者七十一名，近廬江

門外十里店向南大路，皂角寨兩下伏藏。乃遣効用胡亮、伏宣二人，於廬江門外三里岡卓望。胡亮未久聞賊至皂角寨下，公分部領埋伏，兩下掩殺，其趙再立馬軍隨至，應敵番兵頭領紇石烈中箭退走，其餘番兵皆潰。公乘勢追殺，至廬州城下，賊乃入城閉門不出。時斬首四十四級，奪戰馬二匹，驢子二頭，生擒女真二人，連器械等。公即往中派河口駐劄。又於十二月初二日，再領民兵會合焦湖西口水寨合肥縣尉張用於當夜二更以後，同約入廬州，各部領人分路劫城中番賊，賊皆驚亂。公領民兵殺至興安寺後縣橋路南，遇番賊大隊，頭領招撫使康定山騎高白馬，頭戴皂氈笠，身披皂氈，擁出衆軍之前，公見縱馬向前刺，康招撫墜馬而死。同知紇石烈急領餘衆奔縣橋路遁走，公乘勝率兵襲之，賊衆敗走，公追至白馬廟以北，賊傷死者相屬，生擒女真九人，並復奪廬州。公復募廬州縣鎮鄉村聚落諸寨，逃移居民老小，不過旬日內，盡皆歸業。公權州保全生靈，不至肝腦塗地，陰德及人多矣。未幾蒙朝旨知舒州，張淵權廬州安撫使，張淵以公復奪廬州獲捷事件，申奏於朝。時諸路都統將帥，媿己無功，陰賂有司，抑遏不行。吁！公雖有以寡擊衆之勞，爲江淮保障，超越乎張邁許遠，不蒙褒賞，惜哉！

野叟續錄曰：隆興二年，虜衆不滿三萬，再犯長淮。當是時，主帥如韓津如頓遇如孔福，皆望風而遁。韓棄合肥，頓棄壽春，孔棄濠州，沿淮居民，盡遭驅虜，流離死亡，相踵於道路者，以楊公任滿解印而去，民之傷感，無其人也。吁！不見其害，孰知其利；不見其劣，孰知其優。不觀韓津輩之失節，孰知

楊公之忠烈保全哉！是以合肥之民，因隆興二年，韓津之厄，而追思紹興辛巳，楊公之恩，老穉懷慕，欲圖報之而不可得，乃續其遺錄，以傳於後，異時秉史筆者，得采其遺錄，以記楊公之傳。庶幾不沒其實焉。

邵宏淵六合報捷。

親衛大夫常德軍承宣使侍衛步軍司左軍都統制提督諸軍策應軍馬邵宏淵申近准制置招討使指揮司提督人馬前去淮西策應王權等處，依應先次統率左右兩軍，於十月十七日到真州宿毫間，探聞得金賊邀截道路，遂差統領王宗鄭彥孫超將官晁江等，於十八日統押左右兩軍五百人騎前去巡綽硬探去後，今據王宗等申：當日申時約離六合縣東十八里，逢見金賊馬步軍五千餘人，分布前來，施放弓箭迎敵，官軍宗等遂賈勇率士卒戮力血戰，至酉時殺賊敗走，趕擁入河，不知其數，委是獲捷。

知興元府姚仲鳳翔府整屋縣報捷。

御前諸軍都統制利州東路安撫使知興元府姚仲奏差使臣王俊將帶人兵贖朝廷降，到文榜前去陝西招集忠義人，偷劫賊寨，收捉金賊活人體探事宜去後，今據王俊申：十月十七日，經過陝西鳳翔府整屋終南兩縣，南山存撫居民安業。二十日到整屋縣界，地名東洛谷口，一更以來，將賊兵堡寨攻打，有北界人兵趙順等開門歸降，俊當明帶領人兵前去招誘，整屋縣有王傳事女真

宣威將軍番姓禿丹名撤合，終不聽從。俊將一行人兵，親擁攻擊上城，奮開東西南門，有宣威將軍撤合帶領兵前來迎敵，俊激諭一行人兵，鏖戰至天明，殺死賊兵人馬不知其數，捉到宣威將軍禿丹撤合，并妻僞皇親完顏搭鶻，漢兒軍亞河三世，奴婢研屬買斜塞，小戶因住兒等，并奪到撤合所受宣威將軍告勅，并僞皇親搭鶻宣勅共七件，官倉場庫務印記四面，戰馬弓箭刀槍金鼓旗幟等，有捉到當夜本縣備戰一百餘人，并係隨撤合鬪敵之人，除已將捉到撤合等見行申解外，委是獲勝捷。

統領姚興及金人戰于尉子橋，歿于陣。

完顏亮在壽春，欲渡淮繫浮橋已成，邏者獲王權軍擺鋪數人，中有一曹司，亮見之問權所在，曹司以寔對曰：在廬州。又問權有兵多少？曹司曰：有兵五萬。亮曰：是也！吾知之矣。乃以金十餘兩遣曹司，且令附書回與權，權得書繳奏，且聞已渡淮河，遂自廬州退兵，沿路作虛寨以相疑，使白旗子五十人硬探，遇金人騎兵，金人未覺，白旗子乃避于路旁，見虜人十數騎而已，白旗子相語曰：此亦硬探者也。我輩占地勢埋伏，俟其回，可以盡殺其衆。遂伏于路傍林中，既而虜騎果回，衆皆出，虜不及逞，爲白旗子所掩殺，死者七八人，生擒三四人，解赴權，問其虛實，皆不應。有都濠寨一人，嘗隨兀朮，權與之酒，大醉，遂泄其語曰：大金起兵六十萬，以十萬出清河，口渡江不戰，但爲疑兵，以當淮東之軍；以二十萬分往京西淮西；以三十萬隨主來，三十萬中又分爲三十萬出戰，十萬護郎主，十萬

奮渡口。權曰：不可當也，宜引避之。遂退保和州，令破敵軍收後，金人以鐵騎追及于尉子橋，統領姚興麾令拒戰，金人直衝官軍，興率兵入陣，力戰出入者數回，副統制戴皋率馬軍下路以避不援，興與遂死之。日已晡，權遣親隨軍來策應，金人乃退。知樞密院事督視軍馬葉義問劄子奏：契勘建康府破敵軍統領右武大夫姚興，于十月十七日隨王權與賊戰，手殺數百餘人，以援兵不至，於陣戰歿，死不忘君，忠勇可尙，當議旌賞，以激士氣，爲天下之忠義勸。臣已差參議官一員致祭，及往其家撫視孤幼，并支賜賻奠，開具陣亡將士姓名保明推恩外，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先將姚興贈觀察使，除依格與合得恩澤外，更特與恩澤三員，仍許奏口名并本寨立廟賜額，候收復淮西別于戰場立廟從之。

姚興贈官誥詞勅：執干戈而衛社，方資敵愾之忠，援枹鼓以忘身，宜厚恤忠之典。右武大夫武功郡開國伯，食邑九百戶姚興，材全果毅，資賦勁嚴，憤蛇豕之陸梁，鼓貔貅而搏戰，所提不滿于一旅，奮勇何翅于萬兵。卒拒其鋒，遂隕于陣，昇廉車而加楹，屬孤子以推恩，莫歸先軫之元，宜立睢陽之廟。舉爲異寵，用寄予哀，尙克有知，歆此休命，可特贈容州觀察使。先是，劉錡遣都統王權將兵迎敵，逗遛不進，爲自安之計，錡兩檄權往壽春，權不聽命，以威脅總領都潔漕使李若川固請于朝，乞留權守和州，錡復督行，權不得已，三日發一軍，凡二十四日，僅發八軍，止于廬州戍守，故虜人犯淮，得以維橋，從容而進，如入無人之境，權懼棄廬州，回屯昭關，將士皆請戰，權乃領親兵先遁，麾衆使

退，虜騎至尉子橋，始遣統制官姚興一軍三千人迎敵，興戮力死戰，數告急于王權，權于仙宗山上以羣刀斧手自衛，殊無援興意，興勢雖欲卻，然猶殺賊數百人，擒其卒而回，會賊假立權幟以誤興，興奔而入，遂與其徒俱陷，權猶走旗獻捷，冀以欺罔自解，是後不復更與賊接，徑回和州，州城新築，而所儲資糧可爲數月計，權志不在守，乃給衆曰：「已得金字牌聖旨，令棄城守江。」遂自焚西門，棄和州，先奔采石渡。

炎興下帙一百三十六

丁巳，紹興三十一年十月十八日。

十八日丁巳，擇日以興師，奏告天地宗廟社稷。

丙辰降旨：金人敗盟，朝廷不得已而興師，合奏告天地宗廟社稷等，令禮部太常寺疾速條具申尙書省。

約束將來視師。

丁巳降旨：將來視師，經由去處排辦頓遞脩治道路，不得過爲華飾，勞民費力。三省行下約束，如有違戾，仰監司按劾御史臺彈奏。

十九日戊午，詔知樞密院事葉義問督視江淮荆襄軍馬，中書舍人虞允文參議軍事，兵部郎中馮方咨議軍事，檢詳諸房文字洪邁主管機宜文字。

遺史曰：知樞密院事葉義問督視江淮荆襄軍馬，以中書舍人虞允文爲參議軍事。義問奏：差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洪邁，祕書省校書郎馮方主管機宜文字。右通直郎知吉州廬陵縣葉行已，保義郎新提點廣南西路綱馬駟程徐格爲幹辦公事。義問再奏：今點得前後宰執出使郎官已上，多充參議，洪邁馮方乞改充參議軍事。

太學生直學宋芑上葉樞密書。

書曰：某聞漢文帝承積累之休，中外帖帖無事，而洛陽賈誼猶有痛哭流涕長太息之書，所以達文帝者，河南吳公先之也。今日虜人移都中原，意在叛盟，東南二百州生靈之命，垂于旦暮，祖宗二百年社稷之危，猶以一縷係千鈞之重，此何止爲之痛哭流涕長太息也耶！某蒙被教育幾二十年，于此憂國之計，反不如洛陽一書生，固無以自容于天地間，閣下居本兵之地，國之安危所係，今天下豈無一策士可以贊廟謨者？而閣下達士之心，獨不能爲河南一吳公乎？某竊聞虜人窺伺之意三十年矣，往者傾國來寇，其志非止于利吾歲幣也。及柘皋之戰，諸將以死鬪，順昌之圍，劉錡以死守，彼之精兵銳卒，死者十有九，其約我以和者，計誠出於不得已也。朝廷失此一機，不知乘勢剪滅，以圖恢復之計，而乃追還諸將，甘心議和。一時執政大臣偷合苟容爲之甚其說，稍有異已者，排擠誅戮，無所不至。諾以歲幣，而輕與之和，固已墮虜人計中矣。和議始聞，彼之主謀者舉酒相慶曰：我勢未張，戰未必勝，姑與之和，而坐得重賂，且可使之自困，我今計得矣。款以二十年後，東南諸將非老則死，西北兵馬銷鑠亦盡，至彼用浙兵，騎廣馬，則吾徐起而求所大欲未晚也。以此知虜人今日之舉，固已醞造於二十年之前矣。朝廷不悟此意，歲損東南數百萬以益之，謂虜人真與我和也。父兄之讎，遂日置而不問，軍旅之議，不至于朝堂者，凡幾年矣。彼國日富，吾國日貧，彼備日張，我備日弛，吾之強弱，彼誠有以料我矣。前日去上京二千里而移居中京，今又去中京二千里而居我舊京。夫虜人豈輕遠巢穴，而安居中土者哉？蓋其三十年窺伺東南之意，而其形已見于此矣。朝廷尙

且未悟和議之果不足恃，去歲侍從館閣之下，臣論及虜情者，隨以斥逐，而防守之計，漫不經慮。是又信虜人真爲巡幸，而無敗盟之意也。謀國如此，亦已疏矣。今聞使者在廷，口傳虜意，欲需我漢東江北之地，及邀我二三用事之臣，俾來議事，此意又豈在于其地與其人哉？挾難塞之情，以釁我地，不可割，人不可遣，則彼長驅而來耳。借使今日割某地，遣某人，可以解彼三十年包藏之謀，可以全吾二百年生靈之命，在朝廷亦何足甚惜。漢東江北之地，旣割矣，他日又需我之吳蜀；二三用事之臣，旣遣矣，他日又邀我之親王，朝廷能繼之乎？能保虜人不來乎？又聞其使者初見之日，殿廷間已殺其禮止令駙中賜宴，則是朝廷雖盡從今日之請，而此事已忤其使者之意，亦足以生釁矣。况今日之請，決不可從，而可以生釁者，非止一事也。釁端已萌，勢不可掩，和議已叛，勢不再合，朝廷何不赫然震怒，以逆折銳鋒乎？爲今之計，不若誅其正使一人，尸諸通衢，以聲其叛盟之罪，此不惟可以挫彼之強，且可以激吾之弱。乃釋其副使一人，使歸告其主曰：吾與汝約和以來，吾躬食淡，傾內帑之儲，以貽賂汝者三十年矣。吾與汝無負矣。汝貪婪無厭，求我不已，汝意不在得利，將釁我也；汝欲戰，吾率三軍之士，以與汝周旋。若無厭之求，吾不得與，亦使之知東南有人，而示我之不弱也。然後下責躬之詔，以播告中外曰：金虜板蕩，我中原墮毀，我宗社屈辱，我兩宮發掘，我陵寢屠戮，我生靈吾與虜不共戴天之讎，然吾包羞忍辱，三十年間，卑辭厚賂，以壓犬羊之欲者，吾非憚於用兵，而忘此仇也。上則以兩宮之未復，下則以西北之民亦吾赤子也。吾懼用兵益以貽兩宮之辱，且以殘吾

西北之民耳。今兩宮北狩而不復，四海之所痛憤，而虜人又據我舊都，毒我赤子，需我淮漢要領之地，邀我左右腹心之臣，使我西北之民日不聊生，東南之民未知死所，天怒人怨，至此極矣。吾誓與天下上報父兄之仇，下雪生民之恥，凡前日中外之臣誤我以和議者，無問存歿，悉正典刑。於是斷秦檜之棺而戮其尸，貶竄其子孫，而籍其資產以助軍，以正其首倡和議欺君誤國之罪。復岳飛之爵邑，而錄用其子孫，以謝三軍之士，以激忠義之氣。詔下之日，使東南之民聞之，莫不怒髮衝冠，西北之民聞之，莫不感激流涕。如此則師出之日，吾之民將見人自爲戰，彼之民必有倒戈者矣。願朝廷決意行之無疑，自今日以往，由宰執而下，以及台諫侍從之臣，則當日造於便朝，由郎曹而下，以及百職事之臣，則當日會于都堂。凡防守江淮之策，圖取中原之計，朝夕相與討論，次第而施行之，規模籌畫，必定于浹旬之間，以解東南倒垂之急，以慰西北來蘇之望，則天下幸甚。

邵宏淵及金人戰于西府橋。

金人萬戶蕭琦取路滁州，至瓦梁橋，滁河不得渡，執得土居百姓，歐大者問之曰：以何法可渡？歐大因記紹興十一年韓世忠以數百騎往定遠縣，虛驚而回，至瓦梁橋，盡拆民舍作浮橋，至是恐金人亦拆民舍作浮橋也，乃答之：以有路自竹崗鎮可以徑到六合，免滁河兩渡，金人從之，令歐大引軍至六合而放回，金人迂路半日，故六合居人皆得奔竄。是日，金人犯真州，邵宏淵方酒醉，聞報大驚，率衆相拒于西府橋，宏淵命將官三人拒于橋上，金人弓矢如雨，王師多死，城中百姓老小盡

已驚移，惟有看家強壯，猶登城以觀者。正爭橋間，金人載草掘土，填河以渡，三將官皆戰死。宏淵顧見金人已填河得渡，率親隨軍入城掩關以拒，故軍民皆奔于江上，得舟渡江以免。宏淵毀闌板，退于揚子橋，金人不追。既陷真州，不入城，乃取山路犯揚州。

遺史曰：是役也，宏淵酒醉未醒，實不入陣，身在橋之東，以麾將士，遣三將在橋上占橋迎戰，及其退軍也，百姓闐然爲之語曰：邵太尉在西府橋擋住番人矣。揚州百姓則曰：若非邵太尉在真州力戰番人，揚州之人皆避之不及。至有言宏淵馳馬入陣，鏖戰數回，血污滿體者，其力戰迎敵之譽，起于百姓，後好事者不究其實，爲請立祠堂于二州，可謂不虞之譽矣。

劉錡至揚州。

劉錡退軍至邵伯鎮，已聞金人犯真州，謂揚州無官吏矣。遲疑未敢發，會探者回報，見揚州城上旗幟猶是官軍，錡曰：雖真州失，而揚州猶爲國家守，當速進。乃自北門入，見安撫劉澤澤以城不可守，請退軍瓜州，錡令諸軍憩歇，徐圖所向。

二十日己未，金人犯滁州。

王彥克商州。

金州都統王彥，發遣統制官任天錫、郭謙等，收復陝西州縣。丙辰，得豐陽縣。戊午，得商洛縣。己未，克商州，獲僞知州昭毅大將軍完顏守能，同知武騎尉馬彥，千戶信將軍渾遠，并男七人，金人涅

合番人楊大道，金人阿羅安遠大將軍阿華，并男六三番人劉春，金人高叟石高受僧望于通事郭十一李全部落等。

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張燾至建康府。

金人敗盟，落張燾致仕再起，知建康。燾聞命上道，時金傾國南侵，自合淝徑趨歷陽，人情詢詢，燾以戊午至當塗，見南岸全無守備，亟申朝廷乞發軍馬前來捍禦，乙未入建康，建康居人驚移而去者十已五六，燾既到，人情稍安。

二十一日庚申，王權登車船渡江，葉義問朝辭，楊存中爲御營宿衛使。

二十二日辛酉，金人入和州。

王權以姚興戰沒，和州不可守，乃退渡江南。是時金人已及近郊，猶未知權棄和州而退軍也，未敢逼城，後軍統制韓林最後出和州，乃縱火，城中軍亂喧嘩，金人聞之曰：南兵遁矣！遂進兵奪和州人之。

二十三日壬戌，劉錡退軍瓜洲。

先是邵宏淵西府橋失利，毀真州闌板，循河而軍。金人自山路徑犯揚州，屯於平山堂下，宏淵退在揚子橋南，毀板而渡，揚州居民皆傾城而奔。壬戌，劉錡乃退軍，自南門外拆民屋爲浮橋，諸軍過絕，即毀浮橋，由河東而去。錡令諸軍未至瓜州七八里而陳，火頭輜重悉先往瓜洲。

虜兵陷和州。

城中糗糧儲峙，器械輜重盡委於賊。虜乘初奔突，軍民自相蹂踐，擁入城河及爭渡江溺死者，莫知其數。將士憤怒，號呼指船詆罵，皆以權不戰誤國爲言。潰兵棄甲抱蘆束葦浮江而過得生者，十存四五；漂流而亡歿者，又復二三，深可痛傷！

淮南安撫劉澤棄揚州走。

是日，劉錡以諸軍出揚州；劉澤謂城不可守，亦棄之而去奔於秦州。漸近通州，渡入平江府真和諸州退保，則有公吏相隨，具申到朝廷，惟揚州無一字到朝廷，亦不知揚州移治去處。

以用兵詔避殿減膳。

詔曰：朕德不足以懷遠人，致金人復叛盟好。勞我將士，蒙犯矢石，朝夕念之，坐不安席，食不甘味。自今月二十四日，當避正殿，減常膳。

劉岑兼御營隨軍都轉運使約束將來巡幸。

降旨將來巡幸，進發一應軍旅，非泛支降錢穀差除，並隨行在所處分外，其餘百司常程事務，依舊留臨安府行遣，內不可決者，即申行在所。

都遇權發遣濠州軍州事。

完顏亮舉兵，知濠州劉光時率濠州之官府居民，悉移於橫山澗寨，有廬州差到成忠郎閣門

祇候東南第二副將都遇守把，亦隨光時在山寨。至是，光時被召，遂以州事令遇權之。既而朝廷亦以遇權發遣軍州事。

二十四日癸亥，韓之純爲荊湖北路轉運判官。

韓之純輕薄，不顧士行之人也。平日以浪子自名，喜嬉遊娼家，好爲淫媒之語，又刺淫戲於身膚，酒酣則示人，人爲羞之而不自羞也。知漢陽軍，不爲吏民所欽重。汪澈以中司宣諭荆襄之純，詔奉之。澈問湖北漕臣李某財計事。李某儒者，據案牘行移而已。諸州財計，則未嘗經心，不能對之。純知其然，之純嘗爲湖北總領司屬官，粗知財賦所出納。一日，間見澈，具言湖北財賦，澈大喜，之純乃諷漢陽士人詣澈舉其才，許以重酬。澈果薦舉之。純除湖北運判填見闕，有賊敗失官人王訓者，字子厚，居于鄂州南草市，賣私酒起家，妻女婢妾皆娼妓，結識總漕兩司屬官，時復羣飲于訓家，訓出羣娼以奉之，污穢靡所不至，兩司公事，獨訓占斷請囑，鄂州人呼訓家爲淫窟，又呼爲關節場坊。之純爲總領司屬官時，常往來訓家，至是，惟訓晝夜無間，自此通關節請屬公事紛紛矣。

二十五日甲子，張浚復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湯鵬舉復資政大學士，知太平州。星夜之任，並不許辭免。

二十六日乙丑，員琦大敗金人於皂角林。

金人已占揚州，癸亥，追逐劉錡，有與官軍相遇者，官軍拒退之。乙丑，金人大軍來爭瓜州渡，左

軍統領員琦相拒於皂角林，金人以運河岸狹，非騎兵之利，稍稍退去。初，琦監潭州排岸司，琦知潭州，惟信用琦，後琦移荆南，琦亦隨行，琦用琦爲提轄衝兵，琦移兵鎮江，都統琦亦隨之，及琦爲置制使，乃用琦爲左軍統領，皂角林之役，隨殺敗金人，琦自修武郎轉右武大夫，招討使。劉錡申將帶軍馬，見在揚州瓜洲鎮控扼水陸兩路，於十月二十六日卯時以來，探報得金賊數萬，係高萬戶統率，揚州界地名皂角林前來衝突，某即時親率軍馬迎敵，先遣左軍統領員琦將帶親隨馬軍，自卯時在皂角林至揚子橋灣與金賊大戰，員琦下馬死戰二十餘陣，首先破敵，掩殺金賊入運河及湖內，約二千餘人，金賊又添生兵，勢力加重，某又遣遊奕中軍兩軍前去併力破賊，某再率諸將誓以死戰，自卯時至申時，殺敗金賊橫屍二十里，活捉到番人，及奪到番馬弓刀旗鎗器甲，斫到首級不計數目。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令出榜曉諭。

劉錡捷報到，上曰：劉錡在淮東屢捷，可謂與國家宣力，可令宣撫司問并賜茶藥器皿金五百兩，銀七萬兩，徧犒有功將卒等，朕不得已興師，使人人能如此向前立功，將來凱旋，王爵亦所不吝。遺史曰：是時諸處以報捷旗趨行在者，絡繹于道路，市人爲之語曰：雖日間報捷可喜，但一報近於一報，亦可憂。督視葉義問見報捷有金賊又添生兵，顧侍吏曰：生兵是何物？遠近聞之，謂督視樞密尙不識生兵，而司三軍之政可乎？當時謂之去源樞密。

督視葉義問抵丹陽館。

二十七日丙寅。劉錡還鎮江府分兵渡江。

劉錡在瓜洲四日，無日不戰，錡恐諸軍之心不固，乃遣自鎮江取其妻子，居于瓜洲，以安衆心。諸軍火頭有在江南者，以舟船送糧食。丙寅，有金字牌到軍中，召錡專防江上，錡遂渡江歸鎮江府，乘肩輿，褰帷露面入鎮江府，人見其瘦悴，皆有悽慘之色。錡肩輿前使人撫諭居民，不須驚惶，各歸家，照管老小，見留大軍在江北迎敵，決可無虞，其子無馬，使人背之而行。先是，錡以王權淮西失利，則淮東孤軍，有腹背之敵，恐不能守，遂棄揚州退保鎮江，留劉汜等一千五百人塞瓜洲渡以扼賊，是時劉錡已病，神氣尪瘁，坐起不得，行以兩人扶掖，行府差李橫代劉錡。

趙樽取金人于蔡州，殺萬戶楊總管，克蔡州。

趙樽在信陽軍也，聞金人已寇淮西，樽曰：此可以進兵擣其虛矣。乃以己未渡淮。庚申，下襄信縣。壬戌，至新蔡縣，有女真令佐率衆迎敵，樽一鼓破之，獲僞令佐械送行在，犒其軍而進。甲子，下平興縣。丙寅，棚于蔡州南二十里，金人出兵背城，陣方成列，出虜不意，于宿草乘風縱火，鼓譟而進，虜衆披靡，樽率親兵衝擊，斬其大酋萬戶楊總管，得其精甲，餘兵潰散，奔入蔡州。蔡州軍吏言簽軍助虜犯官軍，宜誅滅。樽曰：此皆王民出于逼脅，非其樂從也。皆不問，整衆而入，約士卒秋毫無得犯。蔡州父老焚香出迎，見王師感激至泣下，命張彥達攝州事。樽提兵追攝至上蔡，虜方蓐食，聞軍聲，亟遁去。時御史中丞汪澈宣諭荆襄，成閔徙屯應城，得樽捷報，即馳奏行在，且命樽提舉諸軍。

炎興下帙一百三十七

起紹興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七
日丙寅，盡二十九日戊辰。

二十七日丙寅。詔戒飭將士。

詔曰：狂虜不道，莽肆凶殘，王師所臨，無往不克，捷奏累至，俘獲踵旋，尙慮沮吾屢勝之威，忽彼不虞之戒，獸雖困而猶鬪，蠱有毒而可防，凡我將士，率茲有衆，益務整肅軍伍，料理甲兵，申令戒嚴，蓄威養銳，惟折衝于千里，斯制敵于萬全。天下本爲一家，豈貪寸尺之地，孽胡亡在旦夕，當以殄滅爲期。咨爾六師，咸聽朕意！

李寶敗金人于陳家島。

先是有劉卬、彪、溫、皋、趙、開、李、幾四人，聚衆于京東，與王世隆合，共攻成陽軍。成陽軍者，密州之莒縣，陷僞改焉。李寶泊于東海縣，卬、彪等遣于琦等四人詣寶軍納款，請以兵相應。寶遣騎兵同四人往，乃借補趙、開等四人脩武郎，于琦四人各借補承信郎，寶進船至膠西，聞卬、彪等圍成陽，是時金人屯駐兵皆趨江上，成陽軍雖空虛，猶堅守。卬、彪等說京東百姓曰：「金人盡趨江上，老小獨留，而所在兵起，皆爲大宋之應，何不乘此時殺其老小，以圖康靖？」于是京東之民，盡殺金人老小，惟沂州倉山冷水營有屯駐金人五百騎，故成陽軍遣詣倉山告急，金人盡發五百騎解圍成陽軍。趙、開等皆散去。世隆者，耿京下馬軍將也，乃率其馬軍駐于日照縣二十里，寶軍中提舉一行事務曹洋借

民馬，同小吏徐堅兩騎往迎之。世隆以其衆降。洋以世隆見寶，令作山後都統制，以待官軍進攻。數日趙開以其衆至，洋與寶議亦授趙山後都統制。俄金人自膠西出船，皆獨桅，用夾油絹爲帆，約千餘船，其勢甚盛。兵部尙書右副元師蘇保衡統之，以大總管六員爲副，各分部海船。完顏亮今月十八日到海門山，入錢塘江，幹了大事，遣阿彪來江上迎報，泊于陳家島。寶泊于石白山，兩軍相望三十餘里，而日起北風，寶等憂之。有大漢軍水手數百人迎軍降，又有大漢軍節次來降。大漢軍者，簽起上等戶也，皆富豪子弟，寶與洋問之，頗得北軍事實。捷勝軍統領官馮湛講海船十隻自立功，洋察湛有懼怯退走意，不從。洋請以甲寅進船迎戰，高敞曰：「不可，彼衆我寡，宜避之。」洋曰：「彼雖衆皆不諳海道，且降人云，女真在船中惟匍匐而睡，不能動，雖衆何爲？况我深入至此，前遇大敵，雖欲退走，其可得乎？有死而已。」敞氣沮而止。

癸丑，洋祭風，是夜風猶未順。四鼓，洋命擊鼓，令將士皆飽食。已夜漏將盡，洋命起碇進船，風猶未順，衆有難色。方鼓行良久，南風漸應，順風進舟，將士皆歡譟踴躍。洋先以所乘舟直犯虜船，以亂火投船中，已而火起，倏忽火大作，官軍舟船皆到，火箭亂發，虜船皆油絹爲帆，故火勢愈熾。金人被焚與投海而死者，不啻數萬人。洋賀寶曰：「皆公之力也。」點檢舟船，而馮湛已背陣而去。既而王世隆、趙開等皆來，遂令趙率其衆，傍海而行，以世隆在舟中，至海州。世隆馬軍尙有七八百留在海州。以世隆赴行在。浙西總管李寶申十月二十七日，將一行官兵海船到密州膠西縣，地名陳家島，逢

見金賊海船六百餘隻，乘載女真渤海二萬餘人，大漢軍一萬人，水手四萬人于陳家島以來。應諸浦口至膠西縣水路二百餘里，連續使風入大洋向南，定日尅期以取杭州，寶親率海船，當賊要路，分布衝擊，乘風掩殺，自早至二更以來，殺至膠西縣港口，殺死女真渤海軍不知其數，其船被風勢緊猛，飄颺靠岸，風浪打損，及因入船與賊戰，鬪損壞，遂行焚燒了當，三晝夜二百餘里烟火不絕，全獲勝仗，其金賊殘零船數十隻，寶亦使風趕趁百餘里，戰殺過膠西縣以來，其船被風浪損壞，海道上下肅靜，別無戰船，所有都統制押被亂軍斫死外，得銀牌并銅印及元差海道官職位，并錄白元降征南指揮行程歷真本在前，所有燒不盡軍，令先會合六路策應，李鐵槍下王世隆，趙開劉敵孫贊收拾連綴，應副萬人，逐急披帶追襲，走透上岸，金人又差將官郭大用，兵旗索橫，王德和部押諸義兵，勦戮盡淨，其殺死金賊斫到首級，更不收留外，有活捉到女真渤海等內副統制銅印及銀牌，除已具申朝廷，乞照會。

續又報：都提舉事務曹洋，活捉到金人頭首下項：榮祿大夫工部尙書水軍都統制蘇保衡，驃騎上將軍益都總管副都統完顏鄭家，神鋒總管輔國上將軍密州節度使蒲瑩，神鋒軍副總管昭毅大將軍雄州刺史阿元，威鎮軍縣管昭毅大將軍都水監孟斌，威鎮軍副總管御前行宣大將軍高什，宿殿小底武發大將軍都水軍使無名姓。

二十八日丁卯，鎮江府通判陸謙之，以托疾避事，放罷。

戶部侍郎劉岑等劄子，勘會近承今年十月三日聖旨指揮，令戶部委官前去點檢樁管朝廷錢糧，如有違戾去處，當職官吏申取朝廷指揮，重作施行數內，建康府樁管錢糧委鎮江府通判右朝奉郎陸謙之，照應已降指揮，日下躬親前去點檢，本部排日專牒本官前去，仍具發回任月日申部去後，今據本官申稱：今月十八日起發前去，到東陽鎮忽爲痲疾發動，已再回任。將理才候痊可，即便前去點檢，申部候指揮奉聖旨：陸謙之放罷。

二十九日戊辰，張子顏等輸米助軍。

右承議郎充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子顏，右通直郎充敷文閣待制提舉祐神觀子正，右承事郎充集英殿脩撰主管佑神觀子仁，左朝散大夫充秘閣脩撰江南西路計度轉運副使兼本路勸農使宗元奏：臣等伏覩王師進討，竊慮兵食所須，費用浩大，謹以私家所積糧米一十萬石進獻朝廷，伏望聖慈，特令所屬各差人船前去逐莊交割，開具停米去處下項：湖州烏程縣烏鎮莊一萬二千石；思溪莊八千石；秀州嘉興縣百步橋莊五千石；平江府長州縣尹山莊六千石；東莊二千五百石；吳縣橫金莊二千五百石；儒教莊五千石；常州無錫縣新安莊七千石；宜興縣善計莊九千石；晉陵縣莊二千石；武進縣石橋莊一千石；宣黃莊七千石；鎮江府丹徒縣樂營莊二萬石；新豐莊六千石；太平州蕪湖縣逸恭莊七千石。已上共計一十萬石。有旨令轉運使拘收。

太學生程宏圖上書。

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臣子之至情也。臣等蒙被教育之久，當今日國家危疑之際，正宜捐軀効命，詎敢嘿嘿而無所獻。臣聞之近日虜使之來，桀驁不遜，宣言傳酋長之命，故以還天眷，略歲幣爲辭，內欲增割淮漢地界，邀取將相大臣，道路傳聞，中外憤怨，且淮漢國之要害也，求淮漢則是欲撤吾之藩籬，將相國之倚重也，需將相則是欲奪吾之腹心。使吾藩籬既失，腹心既去，天眷雖還，歲幣雖略，其能國乎？是決不可從之請也。夫醜虜謀我固非一日，今重兵壓境，而使人乃有此請，知我之難應，而黨其必不從也，不從而釁生，釁生而兵舉，變在朝夕，灼然無可疑者，是猶賊在戶外而索物于主人，不得其物，必無空還之理，物既不可與，則主人必有以應之可也。今日之事，國家所以應之者，其先經務有四焉：一曰留使者以款虜人之謀；一曰下詔書以感南北之士；一曰先舉事以決進取之策；一曰用人望以激忠義之心。夫所謂留使者以款虜人之謀，蓋虜人侵陵之計爲甚久，而攻取之具爲甚備，近者決意離舊穴，冒長塗，親董重兵，壓我境上，乃遣使者，要以難從之請，非真請也，啓釁之端，俟使者一報耳。且聞所遣二使，皆酋長之肺腑，平日所親信者，未必非其主謀之人，前日殿上之對，軍民士大夫恨不寢其皮，而食其肉，臣等願朝廷姑善留之，爲之辭曰：前日所請，皆汝等口語，初非國書所載，我將遣使以實汝言，非獨使其未知所請之可否，吾且得以措置爲進前之策，亦可以挫彼之銳，而示我之未弱也。此而不留，恐我之所以爲備者，皆得以知之，其謀一洩，則虜使今日回彼界，虜兵明日入吾境，必矣。夫所謂下詔書以感南北之士者，蓋舉天下之大事，必先

有以作天下之氣，國家自和議既行之後，爲故相秦檜所誤，沮天下忠臣義士之氣，三十餘年矣。一旦思所以得其力，必有以感動其心，而奮起之可也。故哀痛之詔，不可不亟下。聖詔一下，南北之民，常國激流涕，爭爲之念，事豈有難舉者哉！然詔不可徒下也。首當正秦檜之奸罪，復無辜之冤，以舒天下不平之心，而振其敢爲之氣。且秦檜所以失吾南民之心者，自趙鼎以不任和議，而竄逐海外，身滅而家亡，則學士大夫忠憤之氣沮矣；自岳飛以決意用兵，而誣致大逆，身戮而族誅，則三軍將士忠憤之氣沮矣；至於長告許之風，起羅織之獄，一言及時事者，不問其是非，必置死所，使天下不知有陛下，而欲人呼已爲聖臣，則天下匹夫匹婦忠憤之氣，由此掃地矣。秦檜之所以失吾中原之心者，士大夫一時陷於虜中，而家屬在吾國中者，兩國已和，檜既不能官其後嗣，庇其宗族，以結其心，而徒使之怨艾以報我，乃反徇虜人之請，而悉還之，彼又何所戀哉！且其遣時，如赴死所，悲號之聲，徹於道路，甚者宇文虛中有反虜之謀，計策已就，乃以諭檜，檜意忌其功在己上，既匿上聞，私遣首者告之虜酋，遂致宇文族誅，使中原忠義士南響吞聲，而憤其絕望於我也。今者要當令有司正秦檜之罪，追奪官爵，而籍其家財，追贈宇文之爵，而爲之立祠，雪趙鼎、岳飛之冤，而後詔書朝下而暮赴必矣。又當重爲檄文，聲言哀切，令中書刊板詔告四方，擇有深謀密計效死之士，授以檄文副之空名告牒，令潛入中原，開諭招誘，思我恩德之人，約以徒黨仗義而起，期以日月爲吾之應，擇端慤服衆守義之士，授以檄文副以空名告牒，令遊江浙淮漢，招集土豪鄉兵，與販私鹽竊盜之徒，俾

各盡其忠義用命而起，期以日月爲吾之援。陛下然後下親征之詔，移蹕建康，命將帥勉勵軍士，應敵所臨，盡命死戰，是其氣固足以吞醜虜矣。蓋內有吾南民義兵之援，外有吾中原反間之應，使敵人進不敢前，退不敢後，則祖宗境土可傳檄而定也。夫所謂先舉事以決進取之計者，臣等非不審事機，妄勸陛下輕易動兵，以開未必然之釁也。使敗盟生釁之端未露，舉國長驅之勢未逼，則吾之動也，固未可輕。今其重兵已臨汝穎，而其先驅已近邊境，此其意欲何爲者？使吾不先發，則屯汝穎者直窺襄陽，近邊境者突至淮泗，襄陽失利，則可以控蜀，且有順流東下之勢，兩淮失守，則唇亡齒寒，長江非所可恃，環海而東，又有不可以不早計者。海之南北，延袤萬里，攻備之所，不知其幾，使敵至而我備之，則備多而力分，使我先之，則彼不能無東顧之憂，而江淮之勢可以少緩。朝廷今日若尚猶豫欲前而不敢前，臣恐要衝之地爲敵人所有，而我失其勢矣。我失其勢，則用命之人將無所措，惟能先敵而動，則天下皆謂國有謀焉。故雖驅而赴之萬死之地，人知有恃而無恐矣。又况四方英雄之徒，凡師旅之際，未嘗無鼠竊狗盜之心，吾苟示弱而不決，則彼將伺隙而動，大而竊據，小而嘯聚，有必致之患。儻從臣等爲先發之謀，示恢復之意，則非徒可以坐消此患，而爲此流者又將起而爲我之助，所謂以寇禦寇，一舉而兩得之也。夫所謂用人望以激忠義之心者，雖不可徧舉，如張浚、張燾、胡銓、辛次膺皆其人也。且浚、尤天下所屬望者，夫天下所屬望者，而朝廷尙未用之，臣知之矣。是非以輕躁之故而懲之耶？五路之失，驍將之誅，此固浚、尤年輕躁之過，然久在行陣，熟知險

阻敵人之情，素所諳究，而又罪廢二十餘年，想其少年之心，必能深思而痛懲之矣。嶠函之敗，非不可懲，而孟明再用，卒霸秦國，夫豈可以一失而遽棄之哉？側聞浚于秦檜初死之時，亦嘗上書言兵事矣。陛下何不召而問之，何以應敵？何以制勝？何以爲善後之策？使其言無可取，黜之未晚也。如或可用，何爲拂天下之心而不用之哉？或者疑之，謂其罪廢之久，必有忿怨不平之恨，此尤不然。臣嘗以天下之望而攷浚之心焉，且天下之望不徒歸也，是必有愛君愛國之心，而天下亦必以是心而望之。况一浚未足道也，而天下之忠義寔視之以爲進退，陛下試思之。浚一用而忠義激，浚一廢而忠義頹，其利害孰輕孰重，願陛下不以浚而用浚，以天下忠義而用浚可也。至如胡銓以直言得罪于秦檜，不死于檜手，亦天意有所待也。陛下若能付以台諫之任，是必知無不言，雖當多事之時，可無奸邪之慮，使其一日立朝，則說陛下爲苟安之計，操兩可之論者，與詆忠直而慢事功者，皆屏息而不敢肆也。如張燾辛次膺，則陛下固嘗親而任之矣，處之廟堂之上，皆可以籌國本，斷國論，作天下之英才，此而委之，可勝惜哉！嗚呼！今日之事，勢已急矣，然臣等又恐朝廷之上，猶以強弱不敵之爲憂，財用不足之爲慮，以臣觀之，爲是說者，是皆無謀以沮有謀者也。蓋兵之強弱，不以多寡曲直所在，勝負係焉。國家自講和之後，聘問所往，不爲不謹，玉帛所遺，不爲不厚，今者虜使請命，方欲刈吾藩籬之地，取吾腹心之臣，不知吾何負于彼而敢有是哉？中外聞而扼腕思奮，今日之事，直在我矣，師直而往，士氣百倍，大兵渡淮，南北響應，彼將索然自失，雖有百萬之師，無所用矣。臣等因知

強弱之勢不足憂也。國家自休兵以來，故相秦檜務飾太平，以貪己功，凡百司庶府，莫不畢備，當此艱虞，豈無所可減罷者？且以學校事言之，養士之額員以千數，公私一試費以萬計，官吏廩祿歲又不知其幾，苟從一時之宜省罷之，未爲乏官事，然此特臣等所知者，其他冗費，豈無百倍于斯？願俾有司枚舉條具，凡非係軍民之急者，不以小大一切罷去，則民不加斂，調發有餘，臣等因知財用之乏，不足慮也。親庇之舉，陛下何憚而不爲也？然臣等固知陛下必爲矣。前日和好之議，陛下豈得已哉？徒以梓宮未還，太后未返，又恐虜酋肆其凶暴，致吾淵聖皇帝不安，故勉爲此舉。想陛下二十年間，念七朝之陵寢，思兩河之人民，朝夕于懷，不能暫置，陛下豈不欲奮神武之威，以雪父兄之恥？第事有所重，未敢輕發。今者陛下於父母兄弟之間，生無所慮，死有餘怨，以前日愛親之心，發爲復仇之舉，則何攻而不取，何戰而不勝哉？漢高帝以義帝之故，三軍縞素，猶足以起義氣而取天下，况我國家雪先帝積年之憤，其視高帝尤易爲也。今觀虜使卻我歲幣，邀我兩淮，其詞氣狠戾，與向者殊。此必有所恃而然也，臣恐憑陵之患，直且暮耳。此而不決，則歟然驟至，雖欲禦之，而噬臍矣。臣等願陛下下之以果，守之以堅，拘留虜使，亟下哀痛之詔，促發渡淮之兵，速召人望，以慰天下之心，中外響應，士氣激昂，中興之功，指日可冀。然臣竊有私憂過計者，不得不爲陛下言之，大抵虜人之情，變詐百出，我與之和，彼則以我爲弱，取我無厭，直欲坐困我國一舉而有之。我欲與戰，彼則慮我有謀，緩而不進，以挫吾銳，逮其師老財竭，又將變矣。虜人之情，或和或變，或緩或速，度其所欲，豈直歲幣

而已哉？靖康之禍，使者交馳，而敵已臨城矣，覆車之轍，可不爲鑒？臣等激于事勢之逼，誠恐朝廷或墮其計，異時倉卒，雖悔何及？故不避斧鉞之誅，仰干天聽，願陛下以臣之策，謀及三三大臣，苟以爲可，決而行之，誠天下蒼生之幸。

興下軼二百三十八

起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一日己巳，盡八日丙子。

一月己巳朔王彥入虢州。

王彥自商州遣發官兵會合虢州忠義官辛溥等收復虢州。十月丁卯收復朱陽縣招降到縣令奏議大夫劉楫商州都監供奉班祇候王元賓已到虢州城下僞知州蕭信出門迎敵不勝遁去官軍遂入虢州。

金人寇無爲軍。

先是知無爲軍韓髦移治在荻港惟總管倪壽率民兵在城中金人犯無爲軍壽率民兵皆走城中居民先已驚移爲之一空巫師吳椿年老病偃偃不能行獨隱于嶽廟中金人惟十八人入城至嶽廟前椿年出唱喏其會問曰爾爲誰椿年曰軍學進士吳椿年聞郎君到來不敢藏避願得投拜其會喜曰命爾爲知無爲軍候下江南當以爾知太平州椿年拜謝引金人悉入軍治登譙門繫其會馬于門外椿年指民居曰此爲誰氏此爲誰氏其會喜椿年請詣其家取其物爲獻其會許之椿年下譙門見無人相隨遂解其馬急乘之馳出門去其會與十七人步追之顛踣損腰椿年知崔皋將至走報皋且以馬贈皋使速進兵皋以銀五兩酬椿年即率兵以進別以馬載椿年金人見官軍將至悉遁去惟其會損腰不能行即昇入南禪寺輪藏下皋等入城椿年得其會以獻皋皋又贈

椿年錢五千，舉大張其功，作殺退金人，生獲賀蘭孛堇，收復無爲軍報捷，俄縱軍入民居，取遺留之物，民不堪之，舉轉三官，民怨舉之，縱兵劫掠也。乃訴舉冒稱功伐，掠民舍事，遂寢其賞不行，取賀蘭孛堇赴行在。

二日庚午，金人遊騎犯瓜洲。

是日金人犯瓜洲，權都統制李橫，統制官劉汜，率衆迎敵，用克敵弓射卻之。金人燒瓜洲驛亭而去，探報逆亮細軍已屯駐和州鷄籠山矣，欲臨江築壇，刑馬祭天，尅日渡江。

知通州崔邦弼棄城復回。

崔邦弼以右武大夫吉州刺史知通州，初脩城科擾，百姓苦之，邦弼常言如有警，當以死守，脩城畢，畫圖以獻于朝，議者短之。金人已占揚州，邦弼失措，通判趙不悔，十月戊辰，出城先遁去，以次郡縣官亦逃去，已已質明，邦弼欲出門遁去，百姓俱赴釣橋遮道，相與責問邦弼，以謂知府修城，約以死守，今反欲潛遁，使百姓受死于城中，何所恃賴？邦弼語塞，爲之少留。出官錢散官吏軍兵，爲姑息自全之計。庚午，邦弼密令親卒夜半縱火，人皆趨救，邦弼因得縋西城而去，城中軍人剽掠，幾至生變，大辟罪人王十九等四名，皆竄去，常平提舉王班聞變，急遣料角統領官盛佺等將兵四百餘人前去彈壓，令聽邦弼使喚，已而少定，邦弼遲疑數日，不得已復入城。

三日辛未，知樞密院事葉義問行至鎮江府。

遺史曰：葉義問以知樞密院事來江上視軍，乘大座船，以使臣二人執器械立馬間，左右見者無不笑。義問以儒將自許，有姪直卿者，常語人曰：方今儒將，家叔知院一人而已。義問至鎮江，聞瓜州官軍與金人相持，已皇遽失措，時隨行有統制輔達、米忠信數人，諸統制共坐間，有樞密院吏劉子忠忽問曰：大江之北，即是金人重兵，何以卻之？逵應曰：無兵，國家勢弱，無法可以迎敵。在旁聞者皆掩耳。義問慚，發探者過江，且載銀帛犒設諸軍，是時冬月，江水低，沙洲皆露，義問役民夫掘沙爲溝，可深尺許，沿溝栽木枝爲鹿角數重，乃曰：金人若渡過江來，且以此欄障之。聞者無不大笑。民夫且執役且笑，且言曰：樞密喫羊肉，其識見何故不及我喫糟糠村人？一夜潮生，沙溝悉平，木枝皆流去矣。義問得知建康府張燾公狀告急，金人侵犯采石，爲渡江之計，其勢危急，請日下火速起發前來保守江渡。

臣僚奏請致祭于山川神祇。

臣僚劄子奏：竊謂陛下飭躬修德，宜可以勝強暴，欲望聖旨差發使人降祝文御香告祭沿江祠廟，使皆受職同力保護，以固江左，倣昔謝元禱八公山祠故事，臣願陛下即行之。又臣僚劄子竊謂天下威靈顯著，血食廟廷，載于祀典者，願令州府分詣致禱。四聖五岳之神，威靈尤顯著者，饗于克誠二百餘年矣，豈不能護國家，惜生靈，掃除天下妖孽乎？願令宮觀設位致禱，務虔恭嚴潔，冀蒙陰助，以速萬全之喜。有旨并依。其合行事件，令禮部太常寺疾速條具申尙書省。

張子顏獻助軍物各與轉一官韓彥古獻助米一萬石與合入差遣。
四日壬申葉問義起發。

是日義問雖鎮江三十里宿下蜀鎮至未時後有流星急遞馬轉報淮東總領朱夏卿竹紙手帖云自食後有金人侵犯瓜洲與官軍接戰至申時官軍敗退潰散瓜洲渡爲金人所據行府以逆亮尅日渡采石故且急往爲守建康之計。

李橫及金人戰于瓜洲鎮軍敗統制魏友王方歿于陣。

金人欲奪瓜洲渡以重兵直擣瓜洲又分兵各路向東徑抄江頭自江頭逆趨瓜洲都統制李橫引諸軍迎戰葉義問督鎮江駐劄後軍渡江衆皆以爲不可義問強之未著北岸義問懼怯之狀見于顏色即時向西去曰欲視建康府諸軍起發耳市人皆媒罵之金人兵勢甚衆中軍統制劉汜提本部兵先走諸軍皆不進橫以孤軍不可當亦倒卻于是背印使臣不歸失其都統制印金人追官軍官軍擁路不能行舉手就披膊遮其頭面往往中流矢綴腕于額衆知不可當遂涉運河過河西亦有奔走得脫者金人以鐵騎掩至江上左軍與後軍多歿于江江南人望見皆失聲而哭其聲震天地後得左軍統制魏友之屍于湖閘中得後軍統制王方之屍于柳林中皆金瘡被體朝廷賜廟額爲之立廟魏友王方之死也發憤報國力戰以喪其命乎與士卒旅進旅退不得已而死乎廟食不朽姑爲一時之激勸可也劉汜錡之姪錫之子也性驕傲不曉兵事惟習膏粱氣味如癡騃小

兒每洗面用澡頭面藥玉女粉之類，不下六七品。凡奉其身者皆稱是。錡紐于順昌之勝，謂金人為易殺，欲倣謝安之舉，幼度使功名萃于一門，遂以為中軍統制，殊不知任重致遠，倘非其才，則反誤大事。此劉汜所以望敵而遁走也。義問至紫溝，又聞金人已在采石之報，欲復回鎮江，又問向襄山路可以通浙東否？諸軍皆喧沸曰：樞密到此不可回，回則有不測。左右執事者皆懼恐變生不測，乃請義問速趨建康。

張浚判建康府，不許辭免。知建康府 張燾召赴行在。

賜張浚詔，勅張浚：省所奏劄子辭免，復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恩命事具悉。朕惟用人之法，當求終身之大節，而不責一時之小疵。故鮑叔得管仲于三北之餘，而秦穆用孟明于一嘗之後，夙績之著，書傳所傳。卿夙負大名，蚤登三事，一跌歷年，於茲已久，棄舊圖新，恩有所施。屬封疆之多壘，方帥闡之須才，坐禦邊衝，尤易舊弼，爰寵還于秘殿，俾作鎮于巨藩，遮覽辭章，欲回授命，乘時機會，豈惟復雁門之跡，輔予艱難，庶幾雪渭上之恥，往承茂渥，毋或牢辭，所請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否？遺書旨不多及。

五日癸酉，葉義問至建康府。

趙樽發蔡州。

趙樽已得蔡州，方四五日，忽被成閔移文報奉詔，總諸軍，併舟師援江上，留樽一軍守蔡州。辛

未，樽遣諸軍會成閔。癸酉，又被移文令樽亦歸，乃以李詢爲知州，樽遂以本部兵歸，詢、蔡州人從義郎在鄂州爲部將，時都統制吳拱令詢同皇甫侗往信陽軍，招忠義人取蔡州，樽自信陽取蔡州，故詢在其軍中，樽以丙子到麻城，被旨依前駐蔡州。

六月甲戌，詔諸軍逗撓失律，召成閔、代劉錡、罷王權赴行在奏事，差池州都統李顯忠代之。

會王言劄子言信賞必罰，皇帝曰：賞罰誠人主之大權，昨來王權臨陣退衄，朕已遠竄，令成閔、李顯忠、吳拱三大帥制置招討之命，宜即批旨便除，以示懲勸。

王權罷都統制赴行在。

王權自和州退兵江南也，葉義問奏權不合退軍，是時金人已在楊林討置渡采石矣。會有旨令義問差官管押權赴行在，權乃去軍，都提舉張振權主管軍事。

李顯忠爲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

七日乙亥，與金虜戰鬪等並爲戰功。

勤會從來戰陣，除殺金平和尙原大儀鎮順昌府明州城下立功人外，餘不得爲戰功人。緣今來用兵制敵，理宜激勵，乙亥有旨，應諸軍等將士，但與金虜戰並守禦立功之人並爲戰功。

虞允文到采石，趣李顯忠等交割王權軍馬。

虞允文先往采石，趣李顯忠交割軍馬，去采石五六里，道遇王權敗兵，各鳥獸散。虞允文訊之，

皆曰：我輩昨隨王統制，只聞金聲，不聞鼓聲。蓋權未嘗與賊交鋒，惟是走耳。是日賊兵進逼，鼓聲動地，尅初八日渡江，采石沿江居民，震駭竄伏，更士無人色。左右止允文曰：事已至此，尙欲何之？允文叱曰：今日國家危急如是，我豈得不身先士卒！遂策馬疾馳到采石，人心頗定，遙見北岸賊軍列寨連亘不絕，我軍奔敗之後，部伍絕無紀律。允文行造其間，會見官軍，允文勞之再四，因問王權敗北之端。皆曰：非虜之善戰，蓋緣只是走耳。我輩未嘗見陣。允文因激勸敗卒曰：萬一虜兵衝突，公等敢戰乎？衆皆嗟吁，指北岸曰：彼勢如此，誰能以身犯必死乎？允文徐曉之曰：虜萬一過江，而輩措足無所，雖走亦何之？今怯戰亡走亦死，戰亦死，等死不如一戰，冒萬死求一生，轉禍爲福，因敗成功，况朝廷衣食汝輩二十餘年，緩急不能死戰以報國乎？衆因允文語，慷慨發憤曰：今雖欲戰，柰何無統制主其事？允文覺其可勸，倡言汝輩正言，王權謬妄致此，今朝廷已別選交割王都統軍馬。衆愕然曰：誰可將者？允文諭之曰：朝廷差某來趣李顯忠交此軍事，與李顯忠如何？衆拍掌曰：得人矣！允文又曰：虜謀來日過江，勢已逼急，諸人當力戰，官家已發內藏庫金銀錢帛，并節度承宣使，以次官告在此賞給有功者。衆皆曰：誠然，我輩當盡死力。轉相勸語，須臾合軍皆奮臂爭先死敵。允文因勾集戰船，揀選水軍五千，連小舟排護岸下，以戈船當前，終夜整齧。

虜主亮築壇祭天乞風，取來日渡江。

虜酋築壇于采石西岸，逆亮登壇，牛羊黑豕白馬各一，祭天禱江乞風，取初八日以濟，因使僞

參知政事李通跪壇上，口占檄文招王權曰：吾提兵南渡，汝昨望風不敢抗拒，深知汝懼嚴天威。吾今至江上，見汝南岸兵亦少，止緣吾所用新造船，與汝南岸船大小不侔，兼汝操舟進退有度，甚協吾意，汝能盡陪臣之禮，即率衆降，大者王，小者侯，若執迷不悟，吾一渡江，戮汝無赦。虞允文復遣所獲北人賚書諭之曰：王權以不曾一戰，朝廷已行竄責矣，今統官兵乃前執二太子者，李世輔更名顯忠，并前奉使一箭中的，虞允文同在此，汝欲求校勝負，此亦相待。

八日丙子，中書舍人虞允文，統制官張振等大敗金人于楊林。

遺史曰：金人得私州，完顏亮親率大軍臨西采石楊林，渡已數日，王權軍于東采石相拒，知太平州王傳者，殊不介意，傳與權猶蔽匿不以奏聞，兵官幕職官，或有請給器甲與軍兵令防堵者，傳曰：不須如此張皇，傳自與金人無讎，必不見殺，其語播于城中，城市之人，皆知傳有不能盡節之心，州學教諭汪餘慶白于教授蔣繼周曰：餘慶請與先生同見太守，乞爲守備，繼周曰：太守敢以無禮之言折人，使人不堪奈何？餘慶曰：甚易也。若果然，先生但言滿城之人，皆言知州是細作，若不爲守備，則市人之言，不其然乎？繼周然之，與餘慶同往見傳，言有軍期急事，傳果怒而出曰：教授何故如此逼脅州府？繼周曰：滿城之人，皆言知州是細作，宜急爲守備，以破其說，不然恐生變，傳默然氣奪。繼周餘慶遂勸傳申發文字報朝廷，傳從之。一日發遞八次，第一遞報金人已犯采石，不言東采石西采石，遞到行在，朝市大驚，五房院六房院堂吏盡搬家屬出門，城市間皆謂知邊報的確者無如

戶院六房院今既搬家而去，事可知矣。遂驚移不可禁止。第二遞報金人到揚林，而不言楊林渡。朝廷檢視圖冊，不載楊林去處，莫知楊林在江南北。朝市無不驚憂者，朝廷遣人於閭巷間，尋太平州和州人詢問楊林所在，是夜二更後，方得一士人。具言楊林乃西采石之渡口也，憂疑稍定。金人在楊林築臺於野，亮令諸軍拈卷子取死士五百人，先渡大江，就楊林進船。乙亥，亮刑白馬祭天，當塗之人，日逐往采石臨江以觀之者，不啻數萬。丙子，有采石之役，愚嘗用心稽究采石事寔，質之於市人僧道軍兵商賈官員觀勝報之功狀，考一時之記錄，莫不張其聲勢，大其功伐，皆不可取信。惟太平州及東采石之百姓所言者，不約而同，蓋其所親見而又無容於毀譽也。愚取之，遂爲定說，不敢誣天下，亦不敢誣後世也。曰：丙子晨，隔江見楊林金人築臺四旁，有黃黑烟突起，人皆莫知所謂，或曰：昨日刑白馬祭天，今日祭風，欲出船渡江耳！少刻烟漸微細，而青白色。辰巳刻間，有紅傘登臺，亮在其下，有繡旗環繞之，俄聞樞密院行府有參贊軍事中書虞舍人到采石市中喫食，乃允文也，或走報允文，請臨江督軍，允文至江口，是時風色已作，人謂金人祭風果應乎？望楊林口有一舟出江，相次首尾相銜而出，凡十七舟，楊林口忽生沙塞斷江口，餘舟皆不可出。允文命發戰船，有水軍蔡將韓將二人，各有戰艦一艘，皆唯唯不動，乃急命當塗民兵登海鯁船踏車，每舟有軍兵數人，發十海鯁，往迎之。允文坐娥眉臺中，戰灼不能止，軍人皆說諭民兵曰：此是必死之地，若齊心求生，萬一有回歸之理，民兵皆然之。風色忽止，官軍以海鯁衝十七舟，舟分爲二，官軍呼曰：官軍勝矣！遂

皆併殺金人，金人舟其底闊如箱，極不穩，且不諳江道，皆不能動手，其能施弓箭者五七人而已，遂盡死於江中，有一舟爲水漂流至薛家灣，薛家灣者，采石之下數里，有王琪軍在焉，以勁弓齊射，舟不得著岸，舟中之人，各中一二百箭，往往綴屍於板而死，取金人之舟視之，乃用和州民舍拆板而造者，每舟可載二十人，板木釘灰，皆不如法，其敗固宜也。是役也，金人有四十舟在楊林，出江者止十七舟，官軍止有海鯀十隻迎戰，二戰艦終不出。允文追蔡將韓將各鞭之一百，金人死士五六百人，不死於江者，亮盡數殺之，怒其舟不能出江也。初，亮問上年兀朮何以渡江，或答曰：兀朮自馬家渡渡江，江之南雖有兵，望見我軍，即奔走，船既著岸，江岸已無一人一騎。亮曰：吾渡江亦猶是矣。及楊林口出舟，當塗之民在采石上下登山以觀者，數十里不斷，不啻數十萬人。亮隔江望之曰：吾放舟出江，山上人皆不動何也？當是之時，爭戰之聲方厲，安危之機甚切，而人皆罷其業，離其居，而樂觀之，旣而連亘數十里，駐足不動，遂成江南壁立萬仞之勢，豈人力能使之然哉？蓋天實爲之也！允文進劄子曰：蒙聖恩令從江上，今月六日抵建康，次日准葉義問差臣前來采石，會李顯忠併給犒建康所屯御前軍馬，臣於八日午後到采石，見江北虜兵甚厚，極目望上下流二三十里不絕，鼓聲震地，臣即時躍馬至岸口，與諸統制相見，北岸有一高臺，臺上大紅繡旗黃旗各二，左右行立，中有大黃蓋，有一人服金甲，以胡床坐其下，問之，此虜酋也。昨日已登臺祭天刑白馬，與諸將盟矣，兵號四十萬，馬數倍之，臣與統制官張振等共議列馬步軍爲陣，靜以待之，分戈船爲五，以其二傍東西

岸行，其一駐中流，載精兵一待戰，其二藏小港中，以備不測。擺布僅畢，忽聞虜衆齊聲發喊，虜酋親執小紅旗，麾數百舟絕江而來。頃刻間已有七舟，遽達南岸，虜登岸與官軍戰。臣往來行間，再三傳令，激以大義，許以醜賞，步軍統制時俊先登，軍皆殊死鬪，俘斬既盡，而戰於江中者，艨艟相擊，虜舟皆平，沉水死者以萬數。天色向晦，鼓聲乃止，虜引餘舟遁去。臣等尙慮其詐，不敢以水軍掩其前，但以強弓弩襲其後，追射之，虜兵多傷。至夜師旋，計其岸上之屍，凡二千七百餘人，射死萬戶一人，服紫茸錦甲注絲戰袍，生獲千戶二人，女真三十餘人，皆伉健者。臣度虜未必遽休，而采石之舊將已去，新將未至，當軍情危疑間，虜兵鼎來，臣不敢便引去，暫且留此，與統制官同謀戰守，須俟一大將至，有所分付，乃敢還建康。仰乞陛下特寬憂顧，臣無任激切惶懼之至。九日又奏劄曰：臣觀虜所用之船，皆如州縣渡口僱駕者，誠不足當官軍戰船，又逐船惟滿載敢死士，意在直截來奪岸口，初不爲水中戰具也。以昨日之戰，有旗頭爲官軍斫斷其左臂，尙能以手持小旗麾其下進戰，久之乃仆地死。金人之伉健可槩見矣。諸統制欲於瀕江掘塹，闊一丈五尺，深八尺，以防虜兵奔衝上岸，及更夜潛渡之寇，見役丁夫開得數百丈，以土衛內隄，軍官立於隄上，既有所捍蔽，又無遁心，可以固守也。臣聞臨陣易將，自古所戒，王權久失，李顯忠素有人望，黜陟之間，無不仰服。審斷方今虜酋既敗，采石官兵虛弱，盡力如此，臣豈敢愛身違自引去。比者戚方已約分兵船親來會合采石，成閔軍非久便到，官軍既合，決可以破賊，不獨守江而已。臣俟李顯忠到一一議定，續具奏知。此允文之二劄也。

炎興下帙一百二十九

起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八日丙子，盡十六日甲申。

姓之嘗試以允文三劄論之。昔歲馬家渡之役，兀朮出舟于江，官軍不戰而潰，金人遂陷建康。蹂踐江浙至四明而回。當時議者謂方金人進舟欲渡時，有能鼓率士氣竭力禦之，可使金人皆葬魚鼈之腹，不爲難矣。雖用力不甚多，假使以郡王使相賞之，其誰以爲不當采石之役，正猶是也。或官軍退卻一步，則敵人登岸，不知肯似向時蹂踐江浙而復回乎？海峽十艘，雖用力不多，而金人悉死于江中，若以前事爲鑒，雖醴厚之賞，極一時富貴以酬其不退卻之功，可謂當矣。而允文乃虛張功伐，大其勞績，意在于邀求厚賞，以結將士之心，自譽己才，而冀異日之用，可謂之要君，亦可謂之欺君矣。允文謂午後到采石，鼓聲已震地，允文方與統制張振等議列馬步軍爲陣，分戈船爲五。若金人已擊鼓，乃欲進兵也。允文方列馬步軍爲陣，布戈船爲五，不亦遽乎？列馬步軍爲陣，剎那間猶可辦也。分戈船爲五，非十刻不能辦，豈容擺布僅畢，虜人方登喊，况鼓聲震地已久，雖欲出舟，何用發喊？又謂數百舟絕江而來，且楊林渡江當冬月乾淺，惟單舟乃能出口，若欲出數百舟，非二十刻不能，豈可謂頃刻間？通計官軍分戈船爲五，金人出數百舟，當占三時，自午後又占三時，日已暮矣。又謂七舟遠達南岸，旣戰罷，計岸上之屍凡二千七百餘人，七舟可載二千七百餘人，則一舟當載四百人矣。國家水軍舟大而壯寔者，無如馬船，官軍每隊五十人，一馬船猶不能載八隊，况金人拆

民家板木旋釘爲舟，而能載四百人乎？采石居民不啻數千家，戶外有兩國之兵大戰，至于敗者盡殲焉。數千居民，豈能安其居，而寂若不聞？允文謂親身往來行間，再三傳令，激以大義，許以醴賞，至今當塗采石之人，皆以此語爲笑端。允文藉此蓋有心望爲宰相也。丙子之奏已行，丁卯又作奏，允文盡稱采石之功，難者曰：旗頭本執持大旗，麾衆當先者也，臨陣當先之際，已斷其左臂，大旗固不能操執，正爭命之間，安得小旗而麾之邪？其疏一也。采石丁夫不過數千人，况踏車轉戰至夜，疲怠之餘，安可役使？允文謂掘塹闊一丈五尺，深八尺，一夕之間，開得數百丈，又爲內隄可立官軍，計其工非疲怠之卒，一夕可辦者，其疏二也。愚嘗經由采石尋訪掘塹立隄之地，采石人皆大笑之，且曰：采石地勢有高有下，有山有水，雖有連接，亦有斷頭，安能掘數百丈之塹，立數百丈之隄。愚熟視其地利，深以其言爲是，是諸軍虛張報捷者，不可勝數。諸軍提舉權都統制張振，以拱衛大夫永州防禦使陞武翊大夫定江軍承宣使，又進中侍大夫副提舉王琪，時俊統制戴皋，水軍統制盛新，皆轉行階官遙郡。是時王權方去軍兩日，議者謂權不去，則爲權之功，故天下事有幸有不幸也。有菜園戶沈文貴者，以民兵在海鰲船出江口，中箭透項而出，遂死之。允文奏其功以爲忠義奮發，用命當先，力戰身死，得贈忠訓郎，與一子進武校尉，文貴無子，以姪爲嗣而受之。總首李莘者，是日偶不在采石，故功賞不及。張振懷州河南人，初兩河陷，振聚強壯得百餘人，徑太行由喜兒灣流河直趨襄陽，與桑仲合。時仲爲鎮撫使，用振爲諸軍都提舉，仲被害，李構繼爲鎮撫使，待振如仲，後橫與振有

疑隙，乃走枝江，歸于荊南等州鎮撫使解潛，潛用爲中軍統制，潛罷鎮撫使，振隨潛詣行在，遂隸于張俊軍中，俊以振爲准備將，稍遷爲正將，王德爲都統制也。紹興十六年，德奏遊奕軍去隸侍衛馬軍司已久，乞將牙兵親隨親兵搭材等合爲一軍補遊奕之闕，以振爲統領，後遷統制，自初聚衆至爲承宣使，皆無可書之績，采石之戰，邂逅成功，豈不幸哉！琪，鞏州人，德之子也。新亳州人，紹興十年，張俊至亳州，新挈家來歸，既至建康，俊奏授新正使，兼以建康城北水陸之田畀新，或謂俊在亳州受新北珠一篋，而有是報，漸陞新爲正將，隸中軍，後爲水軍統制，裒破敵軍，統制不救，姚興而率衆先奔者是也。

晁公恣《金人敗盟記》曰：初八日，虜會在壇上，建黃繡珍珠繡旗四面，麾旗擐滲金鐵甲坐旗下，麾紅旗告誡諸軍，有敢死之人，賞以金椀一隻，酌以好酒，然後進船，而船小者五尺許，則大者可知矣，皆壯健雄兵，器銳甲精，先登船者約三十餘人，共千餘人，是時西岸虜兵鐵騎周迴三十餘里，鳴鼓大喊，以助戰艦，其船開岸，呼譟揮棹，輒使衝突過江，我軍辟易，又會北風，虜船如箭，有數十艘將泊南岸，我師有恐色，虞舍人躍馬行陣，麾鞭督戰，統制官張振王琪盛新時俊皆曰：俟其登岸，一勦無遺。虞舍人曰：昨與公等議破虜爲期，今乃不用命乎？且虜來勢甚急，豈容縱放至岸而擊之，儻或機會一失，奈何？與其到岸，不若中流擊之爲宜。諸將曰：諾。遂統率海峽車船衝撞往來，虜戰士氣百倍，無不一當其十，金賊大敗且走。逆亮將發戰船渡江也，恃其兵衆，意欲徑趨而渡，故所用舟船，乃

山東平底，前後軒昂，運載糧船也。一舟濟五十餘人，以爲大江如平常運河，棹渡不難。遂于船左右插棹數枝，飛棹奔突，不知江流與運河之水緩猛之勢絕異。又亮追軍以酷刑告戒戰士，盡死不回。而我軍戰船皆艤，巨艦士卒用命，遇敵戰船，即衝撞散拆全舟，沒者十六七。續後來者，見前敵溺死無餘，皆反身回棹歸岸。逆亮怒其復回，悉敲殺之。由是金賊喪氣，兵威沮奪，賊旣退，遂具捷騎置以聞。

李寶除靜海軍節度使京東東路招討使沿海制置使。

李寶焚燒金人舟船于膠西也。遣曹洋奏捷于行在，見洋奏海道之功，上大喜，厲聲言曰：李寶第一功！顧內侍曰：今日寫旗賜李寶。又問倪詢應簡如何？洋奏活捉到倪詢應簡二人，見拘管在李寶軍中，上益喜，令洋取倪詢應簡親管押赴行在，詢簡平江人，越海投金人，獻海道進兵之策，并獻海船利害，金人用之被擒。是日，除寶靜海軍節度使京東東路招討使沿海制置使，賜金鎗御書旄，以李寶忠勇爲名，金合茶藥酒器金編帶束帶各一，玉皮帶一，差內侍陳子常同洋押賜。洋轉十官，賜金編帶，統制官錢一千貫。

金國主亮退和州，以其衆趨淮東。

金人以丙子江中之戰失利，銳氣稍挫，且聞已得揚州，遂欲計置瓜州渡江。丁丑完顏亮以大軍皆行。

遺史曰：虞允文見敵人已退，又奏劄曰：臣于今月八日，大破虜兵，已具戰守之計，斬獲之數，敷奏去訖。次日絕早，與將士同在江口擺布戈船，分兵待敵，其賊衆行列比昨日稍稀，至辰時以來，虜凡再鼓，臣等舉旗麾出戰船五之二，以其半向北岸上流，直至楊林河口，以其半傍南岸西行，其餘仍藏港中，以防不測，良久虜兵亦稀，臣恐虜酋欲遁，亟令水軍統制盛新引船杜塞河口，以神臂弓克敵，弓齊力射虜，應弦而倒者，以萬數，虜見船無歸路，即時從下流放火自焚，官軍亦于河口上流舉火，盡焚其餘，凡一百五十餘舟，完顏亮引餘衆遁去，遣一小舟令張千者持書遺王權，觀其書意，似與王權有先約，雖其策出于用間，然亦不可不以朝廷已行遣王權之事報之，以絕其觀望，偶遇李顯忠，臣與顯忠商量作報行獲女真奴婢二人，賚往已錄白同逆亮書，真本繳進訖去。其張千本是鎮江軍使臣，在瓜洲戰陷虜中，臣驗得本人身上有數處重傷，已即時與轉兩官發歸本貫收管，應候朝廷追喚外，所有采石至太平州一帶民兵，各安堵。允文三奏劄，皆有可議者，夫敵人應弦而倒者，以萬數，不知用幾萬神臂弓克敵，弓能如是耶？况軍官以舟船杜塞楊林河口而已，楊林河口不甚寬闊，而又敵人擺布何處，在岸上乎？在舟中乎？若在岸上，則與河口全不相干者；若在舟中，不過有數舟相對，安得有應弦而倒者以萬數也？允文有門下士，昧於名教典禮，乃拾掇三劄，溢其虛美，作爲記事之文，夸大允文之功。允文蜀人也，首自蜀中傳寫，衆皆和之，於是蜀人家家有傳本矣，愚恐萬世之後，忠佞不分，故不得不力辨。

見公恣敗盟記曰：初十行府既得捷報，往靜安渡沿江點檢營寨，撫勞守把將士。是日，李顯忠至自沿陽，遣使探知采石緣采石之敗，十二日離采石，十三日宿曠口，十六日抵維揚，與瓜洲兵合矣。虞舍人謂李顯忠曰：賊懲采石之敗，空壘往合瓜洲兵矣。鎮江無備，某當往，第恐兵少，今采石愈益深，斬築堤，伐木爲柵，守禦甚固，虜未可卒犯。鎮江邊岸分屯，備禦甚多，要害僅數處，將軍能任其責，分一軍相從如何？須更得百餘戰艦，則事濟矣。顯忠曰：敬受令。是日，虞舍人徑發，循慈湖馬家渡等處，措置防守，迤邐復還，至建康，泊至，見元樞而知建康府事。張燾造謁虞舍人，問勞苦甚，勸曰：燾所謂賴公庇者。完顏亮約初八日來此會食，使燾安往？諸公因議可以往鎮江者，皆有難色。張燾謂虞舍人曰：已建大功，可任此責。虞舍人欣然從之，徑往鎮江謁劉錡，錡疾已劇，執虞舍人手曰：朝廷養兵三十年，我輩一技無所施，今日成大功勳，乃一中書舍人也，錡愧當死矣。是時朝廷初得瓜洲，報急遣御營使太傅和儀郡王楊存中措置鎮江。虞舍人一日與存中總領朱夏卿知鎮江府趙公侁謀曰：賊已瞰江，畫守禦之備，今車船又擺泊維繫岸下，有如臨期，不堪駕用。奈何？遂相與臨江按試，以驚金賊。時江上止有船二十四隻，狀如方長櫃，外飾粉灰，內執兵刃，車轉兩邊之下，外無所見，并李顯忠所遣船亦至。虞舍人命戰士各備車船，徑趨北岸瓜洲，將泊岸，復回，虜兵驚惶，持滿以待，其船中流上下，轉回如飛，虜衆皆憑壘縱觀，駭愕相謂曰：南軍有備如此。亟遣人揚州報亮，亮馳騎立至，笑謂諸酋曰：此紙船欺我也。既而回揚州，因召問諸酋以必渡之策，取十二月三日至鎮江早食。

有跪前者曰：南軍有備，未易圖也。向觀所用舟楫，迅駛如飛，甯能當之？且采石渡方此狹甚，而我軍猶不利，請徐爲之謀，以伺其隙。亮大怒，以爲阻遏軍威，遂拔劍按膝數之曰：汝罪當死，我不卽誅戮汝，更有阻吾軍謀者，尙何辭？會伏地隕淚求贖者久之，亮曰：姑赦女，出與衆議之，各具百船渡江，違令者斬，諸會唯唯而退。

李顯忠到采石。

王權罷建康駐劄都統，命李顯忠代之。顯忠被命急馳，以丁丑到采石，見完顏亮已退和州。是日晚報捷曰：十一月九日午時到采石，探見金賊于西采石一帶擺布船隻，顯忠激勵水軍及諸軍統制將官，先于東岸分布馬軍，次用戰艦裝載甲士，增以勁弓硬弩防遏，遂前遣師直取西岸，焚燒賊艦，登岸進兵，掩殺至晚，賊兵退走，委是獲捷。

李貴克順昌府。

李貴爲江州駐劄御前右軍統制，同統領張成等將帶人馬，入順昌府界，會合忠義總守孟俊等收復順昌府。僞知穎州蕭寬退去，貴等遂入城。十六日甲申，金人以船筏攻茨湖，不克退去。

茨湖在漢上流，與光化軍相對，有鄂州副統制李勝、荆南副統制張進、董江、鄂州統領趙振、張成、荆南統領張抃、郎琳、李清等各將兵防捍。甲申，金人乘船筏，欲攻茨湖諸軍，且侵襄陽，官風勢

不利不得著岸。有鄂州前軍旗頭史俊，麾旗涉水，直登其舟，呼曰：前軍得功，諸軍皆可進。金人初不虞，敢登其舟，遂大驚失措，行隊不整，有墜水而死者。諸軍繼進，俊殺其酋，獨收全功而回。金人乃退去，被殺之酋，蓋真定府總管杜萬戶也。

京西王宣軍統制趙晟，錄到京西戰功曰：十二月初二日，虜侵茨湖，以舟渡師，時風盛，吹過南岸，旗頭史俊先發舟，遂殺狗兒千戶，奪虜船十隻，殺戮及溺水死者千餘人。初三日，劉萼聞虜酋被殺，班師，虜遁歸者無行陣，多失路爲鄉民所殺。初六日，均州忠義管朝等部領忠義軍占據鄧州，都護鄭雄者來報。初八日，招討遣王宣部領一千七百餘騎，初九抵鄧州城，入問鄧州守何在，乃萬戶蕭中一也。中一先已攜家歸順，失路倒馬，被穎州忠義人丁統領所殺，宣遣崔俊等尋索，只得中一妻三人，長耶律氏也，子號小將軍，奴婢長壽等數十人，鞍馬數十匹，招討司保奏得旨立廟鄧州，中一之子武義大夫。十二月京西漕姚紹來見三帥，責其不親援鄧州，拜別即行，三帥愧之。次日並起發。先是，差訓練官二員，牛宏、王彥忠將帶正軍聚集忠義約一萬有餘人，占據汝州，並無衣甲。二日虜人還師西京，過汝，王彥忠、牛宏部領忠義邀於七里河，虜兵盛，遂敗退走汝州，虜人圍之。十七日城破，殺戮殆盡，軍士張勉侯順得脫，亟來鄧州，吳拱遣統制周贊等將八千餘人往援汝州，已不及。正月一日，遣王宣領所部往汝州，節制諸軍。初七日到汝州北門，虜騎已退。二十八日，王宣等往城北三十五里謁秦王墓。二月初五日，虜人數萬騎犯汝州，先以精騎數萬渡汝河，王宣帶領親隨約

二千餘騎先犯陣，軍續至，皆赴戰，自己至西廛戰，殺遼州萬戶統軍，泊男小將軍，天大雨，虜人大敗，走還西京，親隨無不重傷，而趙晟爲虜，以敲棒碎其首，惟親隨梁皋、魯順、魯皋、陳才戰歿。葛王已立遣兵再取汝州。閏二月十二日，戰于汝州，至晚各分散，殺獲相當。十三日早，虜人全師來攻，我師敗，士卒死者百餘人，將官兩員戰歿。十四日，兩師相拒，至晚各分散。十五日，降旨班師，星夜起發還鄧州。中途接詔，遞角令王宣部領親隨二百餘騎前來唐州。二十四日到唐州，公參招討，差總管充中軍統制，節制沿邊軍馬，當日管犒將士，招討云：汝州路兵馬皆出，太尉保全蔡州，已爲虜人攻破，統制趙樽等巷戰，逐虜出城，告急甚切，專候太尉歸，望太尉看朝廷面，確山縣諸軍見係統領游畧節制，逗遛不進，蔡州事勢已急，望太尉勉力，確山自有馬步三千餘衆，王宣唯唯。次早起行，至北陽縣。二十六日，溝鄒下寨，去確山三十五里。二十七日拂明起發，擺鋪馬報虜人已到當山，兩陣相對，約一萬精騎，宣遂捨步兵引馬軍先行到陣前，喚諸軍撥發官步人可披城擺在，又問有多少馬？答云：約有三千餘騎。宣令馬軍分作三陣，第一陣如衝賊，不勝便退居第三陣之後，第二陣如衝賊不勝，便退居第一陣之後，第三陣上，則三陣俱上，又喚馬軍正將田將副將汲將，令田將將所部馬軍五隊約三百，南當拐子馬，汲將將下五隊馬軍衝突陣心，宣指陣心謂汲將曰：不用弓箭，各人用背刀衝突，汲將爲虜騎所圍，宣招親隨馬軍崔俊等內有師逢原、趙晟、曹德、楊肅、李顯忠、張進、李順、秦順，赴救，打散軍馬萬餘，三陣俱進，追趕四十五里，虜大敗，三河皆滿，趙晟活捉謀克一名，次早蔡州

人報虜帥左監軍走去蔡州之圍遂解師及櫛兵自信陽縣歸定陸王宣還襄陽隆興元年王宣除荆南都統制替李道參知政事汪澈督視荆襄軍馬宣按邊經由鄧州南陽縣鷓鴣路取魯山攻汝州破城活捉到女真千戶阿忽沙漢軍千戶崔純并女真漢軍謀克三十餘員并降蕃漢軍五百餘人馬三千餘疋解赴參政行府有異衆奇功之人李雲趙晟楊迪郝安祖張進曹德江浩劉邦甯王德高順趙進鄆統王宣保明參政行府將朝廷降到空名官告書填推賞乾道間奉旨割唐鄧與虜人虜人遂即進兵統軍不撤所領番漢兵共十餘萬衆來攻襄陽至黃渠十一月間王宣先遣趙晟師逢遂王政王洵賈亮戴廷等部押軍馬八十餘騎夜劫虜人大寨斬五級牽馬十餘疋活擒女真黃醜四歸來割置韓仲通推賞十二月內與虜戰于黃渠虜衆盛我師失利退卻七十餘里折兵將官一百一十一人趙晟重傷推恩擢遊奕軍第二十將自此講和班師是役也吳拱多補親書之未常經行陣者反令王宣保明趙晟者鄂州副都統制軍統領官也副都統分戍荆南出軍襄陽京西之戰親在軍中故知其詳晟嘗被召至行在子論今襄陽雖爲京西要地荆南號荆楚上流然光化軍沿邊一帶有小路十九處以上至峽門歸峽盡是坦途並無關阻若衆人知之直造夔路駐兵屯守則襄陽荆南皆亦不足爲重一則扼川蜀水路舟船不得通二則據上流之勢可順流而下武昌九江俱失其險矣乞行措置廟堂不以爲意晟軍中號曰趙大斧以能用大斧得名也

炎興下帙一百四十

起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乙酉，盡二十七日乙未。

十七日乙酉。王彥收復華州。

金房開達州駐劄都統制王彥，遣統制郭湛統押軍馬前去收復華州，有第七將官那進等，於十一月十七日到華州州下，先賈勇士卒，自寅時攻打，至巳時打破華州，捉到僞同知昭武大將軍韓愿，將官信武將軍韓鎔，并金賊劉括等三十二人，奪到鞍馬器甲不知其數，即時撫定軍民了當。十八日丙戌，王權貸命除名，勒停瓊州編管。

臣僚上言：近日進對恭聞聖訓，論及親征之事，謂朕此行當大明誅賞，諸將有功者，不惜官爵，金帛重賞之，其不用命者，付之有司，誅其一二，以警其餘。大哉！聖人之言，其真得古帝王御將之要術也！顧於此時將非其人，至於營私附公，縱敵玩寇，罪惡顯著，爲國家之辱，如王權者，若置之輕典，是爲失罰，其何以示諸將乎？臣謹按御前諸軍統制王權，以駟僮之資，恣溪壑之欲，遭時多故，蚤緣結托，濫膺闡寄，不知忠義以報國，但務措剋以謀身，其前後過惡，未易悉數，姑撫其大者言之。近虜人敗盟，朝廷命王權進屯淮上，爲王權計者，義當身先士卒，奮不顧身，朝受命夕引道，乃惑於內寵，心懷顧戀，與其愛姬數十泣別，三日而不能行，士卒聞之，無不竊笑。及至淮，宣言欲犒軍，悉出其家金寶，厚載而往，既至中途，復傳令未用，且於新河伺候，定欲緩急之際，易於他人之故，假犒軍之名，

以持去耳。其謀出此，夫豈存鬪志哉？權至歷陽，修築城壘，祇爲自安之計。所爲沿淮守禦之備，初不經意。及劉錡權住壽春縣，即令總漕三司應辦錢糧，權以威脅二司，同請乞留。權守和州，朝廷劄下劉錡復督行，權不得已，三日發一軍，凡二十四日纔發一半，止於廬州戍守。故虜人犯淮，得以繫橋從容而進，如入無人之境。權亦旋棄廬州，回屯昭關。將士雖有欲戰之心，而權領親兵先遁，壓衆使退，終不得交鋒。及虜騎至尉子橋，始遣姚興一軍迎敵，戮力血戰數陣，告急於權。權於仙宗山上以羣刀斧手自衛，欲宴自若，殊無應援之意。自辰至申，僅遣二百軍往，已無及矣。興勢雖卻，然猶殺數百人，生擒賊首而回。不意賊假立權幟以悞之，興奔而入，遂與其徒俱陷。所存者無一二。權方走旗獻捷，冀以欺罔自解。自是之後，不復更與賊接。徑回和州，和州城新築，內所積之糧亦贍數月。權誠能効臧質之守盱眙，抗魏師數十萬衆，使登城之人殺傷與城平，歷三旬而不拔，卒解圍而去，則亦何畏于賊？權志不在守，妄言于衆謂已得金字牌棄城守江，故自十一月二十一日，先往采石，坐於車船之上，仍放火燒西門，而城內所有錢糧甲器騾馬，盡委于賊。藉令權於是時不得已而退卻，猶當潛師宵遁，使賊不知，或結陣而退，反旗鳴鼓，若將向敵，使不敢進，尙可以全吾師也。權不知出此爲虜所覺，遣兵追逐，致使軍民奔突，一概踐擁入城河，與夫及江爭渡而死者，又三之二。將士怨怒號呼，聲動天地，指船詆罵，皆以權不戰誤國，負朝廷爲言。且恨不食其肉也。其潰兵抱蘆蓆浮江而過者，往往散而之他。權當痛自咎悔，收兵江上，復糾合以雪前恥，乃于二十五日夜半，竟發采石，歸

于建康，想其心止以骨肉姬妾爲念，財有意於禦敵哉！權首鼠依違，以至于此，言之使人痛憤。夫權忝冒節鉞累年，受國恩寵，不爲不厚，邊事方興，正爲將者捐軀殉國之日，而權之初也，旣不能戰，又不能援，及其終也，旣不能守，又不能退，乃使千萬人之命，一旦無罪而就死地，其亦不能逃誅矣。今陛下奪其兵柄召之而來，固以壯國威而肅軍政，振士氣而快人心，倘若赦而不誅，臣恐諸將視陛下雖有熊羆之士，百萬之衆，安得用之。臣聞周世宗之擊劉崇也，其將樊愛能何徽引兵先遁，世宗收愛能與徽及所部軍十七千餘人，悉斬于市，自是驕將惰卒，竦然自懼，卒成平定之功。夫以區區之世宗，猶能如此也，陛下亦何憚而不爲哉！臣愚欲望陛下暴權之惡，聲權之罪，特賜審斷，明正典刑，梟首江上，使將士聞風爭先効命，以赴國難，則威令赫然，行于萬里之外，胡虜雖強，不足平也，取進止。

又臣僚上言：仰惟陛下愼惜明斷，而于將士之爵祿品秩，未嘗有吝，躬行節儉，而于將士之賞賚，惟務豐厚，則其所以待遇之恩，可謂至矣，是宜感激激厚恩，奮不顧身，以圖報効，而乃于虜寇侵疆之時，斂兵退避，其罪大矣，宜重正典刑，而朝廷行遣太輕，臣安敢緘默而不論乎。臣謹按：王權本無奇才，進居大將之任，坐享富貴，積有日矣，邊郡有警，正賴以捍禦，而乃專於謀身退縮，縱敵以張賊勢，考其用心，罪宜誅戮，未易縷陳。臣且以其大概論之：虜騎欲南來，時朝廷固屢催權往沿淮一帶踏逐險隘，以爲守禦之備，而乃恬然不加意，駐軍於和州，爲自便之計，雖制置劉琦數趣之，遂巡數

日發遣軍馬一半至廬州。權又盡呼其兵還屯和州，又聞報至尉子橋，而權乃以精兵自衛，止令破敵一軍禦之。及姚興勢孤求援，而權遣去應援之人既少，又且稽緩，遂致姚興等陷歿，人皆痛之。後又妄言於衆，謂得金字牌令其保江遂行，衆爭渡擁入江流者，不知幾千人，兵卒怨憤，皆有爲王太尉所誤而死，不能得斷殺報國而死之語，極可傷痛。兩淮及沿江之人，觸處怨罵，恨不食其肉。朝廷於此而不加怒焉，殆恐人人相效，何以使諸將之用命乎！臣竊觀關報劉汜以瓜州之戰敗，令按軍法有旨，特貸命勒停編管，而權之得罪，止于罷兵柄，領宮祠，居住于善地，識者以謂同罪異罰，非所以示公。又况權之罪，加于劉汜數等乎！伏望陛下以國事爲重，以兩淮生靈爲可憐，將王權特加誅戮，以慰人心。天下幸甚，取進止。十一月十八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王權可特貸命除名勒停，永不收叙，送瓊州編管，月具存亡奏聞，令臨安府差得力使臣二員軍兵二十人，押送前去，沿路不得時刻住滯，具已起發，申三省樞密院。

又臣僚上言：嘗觀齊威王委政卿大夫，諸侯並伐，一旦赫然發憤，以即墨之賢大夫而毀言日至，知其不事左右以求譽也，而封之，以阿大夫之無狀而譽言日聞，知其以幣帛厚左右以求譽也，而烹之。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遂起發兵擊衛，擊趙，擊魏，諸侯不敢加兵，由是知人君誅賞一斷以公議，而不牽以左右之毀譽，則人心自服，士氣自振，而敵國自退聽矣。臣仰惟陛下聖謨神武，高出百世之王，遭遇多難，駕馭將帥，動契事宜，如近者皂角林之捷，即日降德音，命中使進

爵賜金恩賚有加，則固已封即墨大夫矣。至如阿大夫之罪暴著，公議所不容者，其可不加戮哉！臣謹按王權初无寸功，久叨重寄，平居則虛名上藉，謬參軍政，消刻廩糧，剝下自豐，固已失矣；一旦有疆場之虞，則改圖窟穴，詭置私藏，自擇便地，望風退陷。兵法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陣約束，則忘其親；援桴鼓之急，則忘其身。而權之出師，與妻孥泣別三日而後行，士卒聞之莫不竊笑，則固已當受穰苴之戮矣。及尉子橋之戰，身擁強兵，不援姚興，坐視陷歿而走，旗報捷，欺罔朝廷，歷陽之奔，士卒尙欲回戰，而權麾之使退，一城兵民，爭船赴水，死亡幾盡，軍資戎器，并以遺敵，強寇深入，身爲大將，兵非寡弱，略不交鋒，以至於此，罪何所逃？臣竊聞建隆中，晉州荆罕儒戰死，藝祖斬不効命者二十九人，咸平中望都之役，諸將有臨陣而先遁者，章聖謂近臣曰：今未能偃兵，若不推究，將來何以爲戒？遂誅二十餘人，此祖宗之成法也。近日瓜洲之屺，陛下以劉汜先遁竄之遠方矣，况元帥之罪重於偏裨，淮西之敗，大於瓜洲，則王權之誅，豈可出劉汜下哉？今軍衆方興，征伐未艾，而刑罰之行，輕重未當，臣恐諸將不服，將來何以使人捐軀殉國哉？臣願陛下鑒齊威之舉措，稽藝祖章聖之法，速正典刑，以服人心，以作士氣，以集非常之勳，天下幸甚，取進止。十一月二十一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備坐前後章疏報行。

十九日丁亥夜雪。成閔回騎至自襄陽。見葉義問于建康府。

二十日戊子。成閔到鎮江府。

二十三日辛卯。金主亮在瓜洲鎮臨江。

金國主亮自采石趨揚州，下寨于州之東南。是日觀江，旂旌列于江上，其勢甚盛。鎮江居人亦臨江對觀，皆有懼色。都統制李橫發水軍戰艦出江中，以耀威，金人皆凝望不動。有一萬戶跪於亮前，曰：「郎主不數日下兩淮之地，自古所無也。今大江未可渡，請駐揚州力農訓兵，徐徐圖之。」亮唾罵曰：「爾欲怠我軍心邪？」令決沙條五十。

二十五日癸巳。差諸將軍統制。

主管馬軍司公事成閔，差兼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淮南東路制置使京東西路河北東路泗宿州招討使李顯忠爲淮南西路制置使，京畿河北西路淮北壽亳州招討使，差兼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統制。吳拱爲淮北京西路制置，京西招討使，差兼鄂州駐劄御前諸軍統制。

金人寇秦興縣。

金國主亮傾國說寇揚州，是時秦州秦興縣知縣尤袤守秦興不去。袤字廷之，嘗以淮南置山水寨擾民不能保其家屬，竊悲哀之，作淮南民謠一篇曰：「東府買舟船，西府買器械，問儂欲何爲？團作山水寨。寨長過我廬，意氣甚雄麤，青衫兩承局，暮夜連勾呼，勾呼且未已，推剝到鷄豕。供應稍不前，如何受笞箠，驅東復驅西，棄卻鋤與犁，無錢買刀劍，典盡渾家衣。去年江南荒，趁熟過江北，江北不可住，江南歸未得；父母生我時，教我學耕桑，不識官府嚴，安能事戎行，執鎗不能刺，執弓不能射，

團結我何爲？徒勞定無益。流離重流離，聲凍復聲飢。誰謂天地寬，一身無所依。淮南喪亂後，安集亦未久，死者積如麻，生者能幾口？荒村日西斜，破屋兩三家，撫摩力不給，將柰此擾何？御營宿衛使楊存中遣前軍統制王剛權知秦州。

壬辰，剛次秦興縣。癸巳，質明，金人至秦興下城，剛率衆禦之。太傅和儀郡王楊存中黃旗走報，遣發策應前軍統制王剛前去秦州防把。於二十九日據王剛申：二十六日未時以來，番賊馬軍二十餘隊前來秦興縣諸門外攻城，放火燒門，城上用甲軍弓弩射住，即時開門遣差鎗刀斧手臨濠迎敵，續差將官親隨李思濟、王鑄將帶馬軍出城掩殺，王剛躬親統率將佐官分布督戰，擁掩番賊人河及殺死者不知其數，追趕二十餘里，除殺死外，活捉到女真、渤海及奪得到戰馬、金鼓、鎗、旂器甲等。

二十七日乙未，金人陷秦州。

先是，知秦州孫政以邊郡不甯，乞宮祠而去，通判王濤權知州事。九月，濤以移治爲名而去，留州印與兵馬都監趙福，泊金人侵淮甸，秦州百姓詣御營宿衛使司投狀，乞以福爲知州，主管州事，楊存中從之。福遂權知秦州。有水寨都統領胡深及其副臧珪，棄水寨，率鄉兵二千人，秦州以兵勢凌轍，福且具申于樞密院行府，葉義問遂以深爲知州，深以珪爲通判，以福爲劄分都監。金人欲寇秦州，深與珪率其衆棄城先遁，珪掘斷姜堰，盡泄運河水。乙未，金人到城下，河已乾矣。遂徑登其城。

城中軍民已亂，金人縱火殺戮，福死于亂軍中，子女強壯，盡被驅虜而去。城中人有走透得出者，至姜堰，堰斷爲水所阻，盡爲金人所獲。初，福知秦州也，御前營衛使司乞兵屯，存中遣前軍統制王剛以本部兵權知秦州，以福爲路分都監，剛到秦與遇金人兵，皆紫茸軍，乃直趨秦州，陷之。

炎興下帙一百四十一

起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丙申，盡其日。

十八日丙申。金國完顏亮被弑於揚州。

遺史曰：金國主亮駐於揚州之東南，督諸萬戶，渡江甚急，限來日不渡，盡行誅斬。萬戶皆懼之。是時，葛王已卽位於國中，改大定元年。有傳錄其赦書至軍中者。萬戶等以大江不可渡，斬戮不可免，遂各懷異心，有弑其主歸葛王意。亮有親兵，皆心腹人，以紫茸串甲，謂之紫茸軍，又謂之細軍，素號精勇。諸萬戶請於亮曰：紫茸軍遠行數千里，未有以犒之，可令取秦州犒其軍。亮然之，遂發紫茸軍取秦州。諸萬戶無所畏。丙申夜，持勁弓突入帳下，衛者止之，則曰有急事聞奏。亮聞喧，欲披衣出，則矢已及左右矣。亂矢齊發，亮斃於帳中，於是喧囂不止。梁尙書者聞亂，卽馳入，呼諸萬戶曰：事已如此，固無可奈何，然方與敵國相持，不知諸君何以善其後？衆皆不言。梁尙書曰：當撫定諸軍，勿使驚亂。徐思計策可也。衆稍定。梁尙書遂取紙草牒云：大金國三省樞密院，國朝太祖皇帝創業開基，奄有天下，迄今四十餘年，其間講信修睦，兵革寢息，百姓安業。不意正隆失德，師出無名，使兩國生靈皆被塗炭，奉新天子明詔，已行廢殞，大臣將帥，方議班師赴闕，各宜戢兵，以敦舊好，須至移牒。牒具如前事，須牒大宋三省樞密院照驗。大定元年十一月三十日牒。銀青光祿大夫右領軍都監開國公蒲察，龍虎衛大將軍右領軍都監徒單，右領軍監軍崇進，左領軍監軍潘國公，徒單儀同三司。

右領軍副都督南國公，銀青榮祿大夫，右領軍大都督，開國公，太保，左領軍大都督，齊國公。初，瓜洲之役，軍中散人張貢被虜，亮婚駙馬溫，噉者，覓張貢而得之。梁尙書既作牒，未有人傳行，乃以張貢賚牒。戊戌發行，十二月己亥，渡江。是時，江南俱不見虜人飲馬於江濱，方疑之。會張貢到，方知亮被弑，虜騎已有回者，有虢州簽事雷政者，先自間道來歸，說亮被弑。初猶未信，得梁尙書牒，乃賞政以官。

晁公恣敗盟記曰：二十七日，金虜諸酋集衆兵帳中，相與謀曰：南軍如此，此豈宜輕舉！前有大江之險，車船之敵，後有糧運之阻，敲殺之憂，祇送死耳！完顏亮凶悖，我輩若無船渡江，必殺我等，奈何！內一萬戶曰：等死，求生可乎？衆皆曰：願聞教令得生，則可有萬戶戴總管李總管者，諸酋之豪，起前，密諭諸酋曰：殺郎主，卻與南宋通和，歸鄉則生。衆口一辭曰：諾。不食頃，諸酋統集甲馬萬餘人，控弦持滿，呼噪直入逆亮寢帳。把門細軍問爲誰？曰：我等欲至帳前，有公事理會。細軍縱入，諸酋引弓射帳中，亮左右護駕親信兵衛，識其難作，擐甲上馬，各帶奴婢出營，脫身北走。亮覺有變，索弓箭，仗劍顧視左右，無一人矣。乃獨身倉卒引弓欲射，曰：南家人？我家人？今日殺我，救我在汝等。囚我可也，無取弑君之名，諸酋不應，連射帳中，矢下如雨，亮卽死於揚州，並殺妃五人，太傅一人。左右親信謀事者數十人，或云逆亮有妹夫者，見變作，先剗刃於逆亮腹，以脫已禍。旣而亦不免於死，爲亂軍所害。先是，逆亮有親軍女真三萬，矛盾戈戟器甲精絕，盡用紫茸絲條穿聯鉄甲，號紫茸軍。其次，用黃

茸，號黃茸軍。其次，用青茸，號青茸軍。紫青黃三軍，一名細軍，又名爲護駕軍，專一簇御宿衛，雖有大敵，悉不遣行。初，諸酋欲弑逆亮也，而細軍擁衛嚴密，不可得近，因謂細軍等曰：「淮東子女玉帛，盡皆逃避在秦州城，我輩急欲過江，無由得往秦州取富貴，你等何不請郎主乞破秦州而取之？」細軍欣然而請，逆亮從之。細軍旣去者三萬人，一鼓大破秦州，子女玉帛無遺。秦州統制官王剛，棄城走江陰。二十八日，破秦州，而逆亮被弑，乃二十七日也。二十八日，將官景世雄以二十五騎迎降虜人，李千戶約引三百騎擁過瓜洲被虜，散人張貢並虢州簽軍雷政渡江歸順，報虜主被弑訖。

神麓記曰：亮初謀南侵也，用梁恪、王光道、馬欽、郭安國等爲謀，主盡刷在國番漢軍五十餘萬，分五路，經河中府，渡大慶關入陝西，經孟津渡者，爲御營中軍，亮統至汝洛。經河北西路，衛州、張家渡者，往漢上。經涇州、通利軍渡者，前來徐宿。經河間以東，過山東入膠西者，皆大漢軍。使合喜、宇董總番軍往熙河德順，欲先平巴蜀，任宣徽使劉萼統大軍十餘萬，至光化，扼江陵，差高景山統大漢軍自膠西登戰船，陳兵於海，亮自提大兵直至淮陽，要一舉而下，先以采石難渡，定要渡瓜洲，如違制，來日皆從軍法。衆軍恐懼，惟以待死。計無所出，勸農使契丹阿列等謀，十一月二十六日夜分，以御營諸軍弓弩持滿向內，喧譁聲近御帳，亮驚問：「莫非南軍至乎？」王光道秉燭引亮出帳，未卽言問，衆謂曰：「君違天虐民，殺母戮親族，滅大臣，舉國愁痛，惟君一人。南朝無罪，背約犯邊，生造釁端，不容諫諍，惡逆不道，人神共怒，言能脫乎？」亮見不免，謂曰：「汝等殺我順南乎？歸國乎？厲聲言歸國，衆箭皆

發射死，焚其屍。時年四十。王光道、梁恪、馬欽、郭安國等皆遇害。就遣驛使走至汴，殺皇后、徒姑丹氏、太子光英，其恩妃、德妃、昭容、婉容、昭儀、淑儀十六位御嬪皆放歸宗。亮簡宗廟，廢祭祀，棄法律，逐功臣，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輕百姓，好攻戰，侵邊境，虐生靈，是致於此。諡法：違天虐物曰煬，遂盜陵煬王，后曰幽皇后，息曰殤太子。

虞尚書采石斃亮記曰：紹興三十一年，完顏亮渝盟犯塞，進兵江淮，遣諸酋分道入寇。一軍遵海道以趨兩浙，一軍出宿亳以蹂淮西，一軍歷唐鄧以瞰荆襄，一軍據秦鳳以伺梁蜀。朝廷命諸將分屯捍禦。吳璘駐興州，姚仲駐漢中，王彥駐安康，吳拱駐襄陽，李道駐江陵，田師中駐武昌，戚方駐潯陽，李顯忠駐池陽，王權駐建康，劉錡駐鎮江，成閔駐首陽，李寶守海道。秋九月，亮親以兵十七萬號四十萬，直趨江南，爲必渡之舉。時命劉錡爲淮南浙西江東西路制置京畿淮北京東路河北東路招討使，使分命諸帥捍禦。十月乙卯，虜兵自安豐過淮西。丙辰，侵犯廬州柘皋下寨。戊午，遣樞密葉義問督視荆襄江淮軍馬，中書舍人虞允文參謀軍事。洪邁馮方並充行府幕屬。己未，虜兵犯滁州。先是，劉錡遣王權將兵渡淮迎敵，權逗留不進，至歷陽，修築城壘，爲自安計。錡再檄權往壽春，權以威脅總漕，固請于朝，乞留權守和州。錡復督行，權不得已，三日發一軍，凡二十四日，僅發八軍，止於廬州戍守。故虜人犯淮，得以繫橋從容而進，如入無人之境。權旋棄廬州，回屯昭關，將士皆請戰，權乃領親兵先遁，麾衆使退，虜騎至尉子橋，權始遣姚興一軍迎敵。興戮力死戰，數告急於權，權飲

宴於仙宗山上，以羣刀斧自衛，殊無援興意。興勢雖卻，猶殺賊數百人，擒渠帥而回。會賊假立權，輒以誤與，與奔而入，遂與其徒俱陷。權猶走旗報捷，冀以欺罔自解，自是不復更與賊接，徑回和州。州城新築，而所儲資糧，可爲數月計。權志不在守，迺給衆曰：「已得旨，令棄城守江。」庚申，權登車船上，遂自焚西門，棄和州，先往采石。辛酉，虜兵陷和州，城中糧儲峙積，器械輜重，盡委於賊。虜乘勝奔突，軍民自相蹂踐，擁入城河與江，爭渡溺死者十三，將士憤怒號呼，指船詆罵，皆以權不戰誤國爲言。潰兵抱蘆葦浮江而過者，散而之他。甲子，權宵遁，自采石歸建康。是日，綺小捷於揚州之西南，綺以王權失淮西，則淮東孤軍，恐不能守，越翼日，乙丑，遂棄揚州，退守鎮江，留一千五百人塞瓜洲渡。亮兵進迫大江，刻十一月初七日渡采石，瀕江居民，震驚竄伏，吏士無人色。朝廷以諸將逗撓失律，召成閔代劉綺，趣王權赴都堂議事，先遣舍人虞公往池州，趣李顯忠交王權軍事。虞公陛辭，上曰：「朕固知和議不足恃，二十餘年，宮中錢物不敢輕用，毫積寸累，內藏亦粗充盈，正爲今日備。適葉義問亦以錢帛爲請，朕已從內藏支付九百萬，卿須錢奏來，朕所不靳，第患事不立耳！」虞公退，急裝趣鎮江。時劉綺已臥病，虞公見之，因咨以今日事勢。劉大言曰：「兵凶器，戰危事，聖人不得已方用之。虞公曰：『今逆虜違天叛盟，席捲淮東西，窺江南，我有腹心之憂，今日用兵，猶爲得已乎？』」劉又曰：「綺直不愛朝廷官職，將歸制置招討印耳！」虞公笑曰：「公言大是高節，但今國事如此，上自王權之敗，不遑安九重，將以馬上從事，此乃將軍上印綬時耶？」劉語塞。時建康已告急，虞公倍道趨建康。是日，我師敗績於

瓜洲，虞公往采石，道遇王權敗兵各鳥獸散，公卽訊之，皆曰：我輩昨隨王權，只聞金聲，不曾聞鼓聲，蓋權未嘗與賊交戰，惟是走耳。去采石尙二十里，北虜鼓聲動地，從者止，公曰：事已至此，舍人欲何之？虞公不聽，亟索馬行，暨至采石，望北岸賊硬寨連亘數十里，我軍星散亡紀律。虞公易服行造其間，會見一二統制官，虞公勞之，因問王權罷兵之由，皆曰：權驕惰，不恤士卒，非虞之善勝，權只有走耳！我輩未嘗見陣。虞公曰：今可戰乎？衆皆笑指北岸曰：彼勢如此，誰能以身犯必死乎？虞公徐曉之曰：虜萬一過江，而輩措足無所，雖走亦何之！今亡亦死，戰亦死，等死不如一戰！冒萬死求一生，轉禍爲福，因敗成功在此一舉。又朝廷衣食汝輩二十餘年，緩急迺不能一戰以報國乎？衆皆曰：今雖欲戰，無主其事者何？虞公知其可動，倡言汝輩止緣王權繆妄至此，今朝廷已別選將交王權軍矣。衆愕然曰：誰可將者？虞公諭之曰：朝廷差我來池州，趣李顯忠交此軍事，顯忠如何？衆答辭曰：得人矣！虞公曰：虜謀來日過江勢已迫，請諸公當力戰，官家已發內藏庫錢帛，並節度承宣使以次官告在此賞給有功者。衆皆曰：誠然，我輩當効命。諸統制趨出，轉相告語，須臾合軍皆奮，北首爭死敵。虞公卽與勾集戰艦，簡水軍正千餘人，連小舟護岸，以戈船當前，終夜整齋。十一月乙亥，虞築壇於采石西岸上，亮登壇殺牛羊豕黑馬各一，祭天禱江，乞風以濟。丙子，壇上建黃纛旂各二，亮擐金甲坐壇上，麾紅旂，以發戰艦，凡百五十艘，緣岸鉄騎，周匝三四十里間，虜軍大呼，我軍辟易。會北風急，虜船如劈箭，有數十艘卽薄南岸。虞公見統制盛新，撫其背曰：昨與面議破虜爲期，今迺不用命乎？盛

回顧曰：舍人在此，卽麾軍鏖戰，士氣百倍，無不一當十，虜兵大敗，戈船前斷，賊岸上餘衆，悉拜降。先是，酋恃其衆，欲徑跨江而渡，故所用皆小舟，一舟濟數十人，其指可掬，而官軍所操皆艫，巨艦，士卒用命，遇敵船卽衝撞劈折，全舟沉沒，賊旣退，公撫勞將士，具捷因，騎置以聞。諸統領官環坐，見樞府人吏趨走，虞公之前，惟謹，私怪之，問吏，舍人何官職？吏對曰：中書舍人，朝廷侍從官也。統領爭列廷下，拜曰：初謂舍人閣人宣贊等官，豈有文官能馳騎行陣間乎？虞公執其手曰：諸公何言？乃與諸公共安危，死生同之，期於破賊以報國家。相與議曰：虜雖敗北，然恃衆明日必復來，迺遣士卒，但渡江約近北岸，虜箭所不及處，維舟爲陣，會盟畢，虜兵再欲濟江，而其意已屈，然猶自張不已。官軍直突北岸，奪其渡口，以神臂克敵弓射之，虜皆徒步登岸，棄船而焚之。官軍乘勢縱火，盡爲灰燼。虜衆披靡，亮揮軍下壇，初亮使僞參知政事李通跪壇上，口占檄文，招王權、戊寅、顯忠至，遣硬探騎過江，知虜兵已走揚州，與瓜州渡兵合矣。虞公謂李侯曰：賊懲采石之敗，空壘往合瓜洲兵，鎮江無備，我當往，第恐兵少，今來采石，愈益深塹築隄，或伐木爲柵，守禦甚固，虜未可卒犯，鎮江邊岸，分屯備禦甚多，要害僅數處，將軍能任其責，分一軍相從，如何？須更得百餘戰艦，則事濟矣。李侯曰：敬受令。是日，虞公徑發循慈湖、馬家渡等處，措置防把，迤邐還建康，泊至建康，見元樞知府事張公燾，徒步造謁，虞公問勞甚勤，曰：燾所謂賴公庇者，完顏亮期初八日來此會食，使燾安往？諸公因議，可以往鎮江者，皆有難色。張字虞公，曰：并甫已建大功，可任此責。虞公往鎮江，渴劉錡，劉疾已劇，執公

手曰：朝廷養兵三十年，我輩一技亡所施，今日成大功，乃一中書舍人，我輩愧當死矣！虞公退與楊存中成，閱謀曰：賊已瞰江，宜亟經畫守禦之備，今船又繫岸，有如臨期，不堪駕用，奈何！遂相與臨江按試。時江上止有二十四舟，顯忠所遣船亦至，虞公命戰士踏戈船，上下流如飛，北岸虜酋皆憑壘縱觀，駭愕，相謂曰：南軍有備，亟遣人揚州報亮，馳馬立至，臣諸酋以必渡之策，有跪前者曰：南軍有備，未易圖也。向觀所用舟楫，迅駛如飛，甯能當之！且采石渡方此狹甚，而我軍猶不利，請徐爲之謀，以伺其隙。亮大怒，諸酋退聚，謀曰：南軍如此，豈宜輕舉，祇送死耳！亮凶悖，明日若不能渡，必殺我輩，不如先發！遂共定謀殺亮，乙未，諸酋詐作南軍劫寨，直趨亮寢帳，親兵問爲誰？諸酋語之曰：我欲帳前白事。親兵縱，諸酋引弓射帳中，亮被傷，起彎其弓曰：汝是南家人？抑我家人？答曰：我家人。亮曰：今日殺我，赦我在汝等，不赦我，速殺我！然我自知無道，汝等殺我固當。諸酋連射帳中，矢下如雨，亮卽死，兼殺其妃五人。虜兵遂退屯三十里。丙申，北人號卅簽軍雷政渡江歸順，報虜主已被弑矣。使騎往探其實。十二月，庚子，御營宿衛使和儀郡王楊存中，御營侍衛馬軍御前諸軍都統成閔，中書舍人督視荆襄江淮參謀軍事虞允文，總領淮東軍馬錢糖朱夏卿列奏以聞，北壘亦具亮之死日來和捷書奏，上曰：亮已遇弑，軍無統，衆必潰，賴諸路將帥廣行招納，朝議亦欲進師，虞公先往行在所稟事宜，有虜雖移屯兵尙駐淮東。公入見，上慰勞有加。虞公奏曰：此廟堂神靈，陛下英斷，將士用命，臣何力焉！上嘉賞再三，有旨論功行賞。張振時俊王琪盛新戴皋以功烈顯著各轉三官，其餘將

士亦以次推恩。虞公奏采石事勢危急，臣於振等行陣間，許以重賞，振等死効力戰，三官恐不足酬其勞，乞回臣在身官職，推賞振等。上曰：向江上甚危急，得諸校致力，其功豈可忘！尋改授正任承宣觀察等使，虞公繼論列今車駕進發，而虜在淮東，鎮江等兵爲對壘，道路尙梗，今當督淮上之兵，斷虜之歸路，發鎮江等兵爲掩襲之舉，虜可無瞧類。上深然之。命公往淮上措置，而諸軍已先過江矣。十二月壬寅，成閔收復揚州，甲辰，李顯忠以大軍濟江去和州三十里，與賊相持，丙辰，成閔收復泗州，皆虞公前日鼓勇士氣一戰之力也。未幾，北虜都管司以牒來云，正隆無道，獨議興兵，已致廢殞，初立新主，見議班師，而朝廷將復從和議馬。自古江淮用兵，稱周瑜之赤壁，謝元之淝水爲雋功，然瑜乘曹公士卒疲疫之餘，而淝水之勝，出於苻堅退師之無律，今亮以滔天之逆，陰謀數十年，萃驅犬羊，空國來寇，而虞公奮然以忠義徇國，帥罷散之卒，身自督戰，遂成采石之功。而瓜洲之役，虜主不戰而自斃，此豈與赤壁、淝水乘危徼倖同日語哉！異時，國史大書特書，與宋匹休摺紳鉅工，亦必有能效勒燕然銘，述淮西碑，以揚厲無前之績者。然遠方書生，亟欲廣其事以壯吾中國之威，激蜀士夫之氣，謹再拜稽首而書之。

炎興下帙一百四十一

起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丙申盡其一日。

國史院編修官員興宗采石戰勝錄曰完顏亮謁其國兵前來南牧其身先出汝州京西示欲

出襄漢上流朝廷促三司發精兵五萬人合荆鄂之兵凡十二萬先是虞侯作天官屬上殿先論虜

異時南牧之計必爲五道出蜀口出荆襄止以兵相持淮東沮洳非用騎之地他日正兵必出淮西

奇兵必出海道庚辰是年冬奉使又明年十一月回具言虜必南牧蓋已授甲造船必爲南渡之計

申言前論對之語上曰記卿此言極是極是是年五月十九日虜使上殿有奏言欲得兩淮之地欲

得將相大臣朝廷駭愕議所以發兵是時虜主以兵駐溫陽州汝以避暑爲名詐示渡漢江從上流以

窺吳會朝廷發成閔領禁衛五萬人來戍襄漢上出虜使悖語令宰相就都堂命侍從臺諫論所以

備虜之策時宰相宣上語云今日更不問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廟論欲遣成閔全遣禁衛兵禦襄

漢上流虞侯說不須得發兵如此之多虜必不從上流上恐發禁衛廂兵益少朝廷內虛異時無兵

可爲兩淮之用兵行未幾旬日得報虜主回汴京虞侯再白都堂虜主已去乞留五千人殿後兵五萬

中約止江池之間欲留此爲用若上流兵盛自江鄂間應援淮西兵盛便出大信口池州采石近可以撈

淮西是時無人爲虞侯之助其說卒不用至九月間虜以五萬重兵出淮東劉錡拒之於楚州清江

口虜主自提重兵號五十萬皆精甲自壽春壽州渡淮王權拒之二將不敢戰望風奔遁虜未與南兵

相接。王權退自安豐

屬州

至合淝，又退至石皋，而中軍已退至濡需。

和州大

虞侯見事急，知二將必

退回，遂率四五侍從，同白宰相，說王權退師，已臨江口，必敗國事。諸公云：王權申云：非敢退師，所以

導虜深入，身當其衝，令邵宏淵出其右，李顯忠出其左，夾攻之。虞侯率四五侍從，辨其不然，此權必

爲走計。時朱楊猶不以爲然。

卓椿

明日，得報，權果渡江，朝廷震駭。

十月十七日白宰相十八日王權申

九日，上命葉樞密

督視江淮軍馬，同命虞侯參謀軍事。二十一日，陛辭，上慰勞甚渥，云：卿本詞臣，不當遣，以卿諳軍事

故也。二十二日出臨安。是日得報，劉錡兵走至瓜洲，盡棄淮東之地，虜追騎至皂莢林。

瓜洲

錡之將

員琦、小捷、錡，乃託病過江。十一月初四日，錡兵大敗於瓜洲。

劉汜

江淮之間，民皆奔逃，是時虜主以

重兵臨采石，已數日，知建康張燾屢遣官來催督府措置，虞侯與葉樞密初六日到建康，是夜，被旨

罷王權，以李顯忠代之，督府詐以檄召權來府議事，夜遣虞侯持檄走池州，換李顯忠，分付人馬，令

會于采石。蓋權兵在采石未走。初七日，發建康。初八日，早去采石，餘路十五里，聞鼓聲，振野，問道傍

人，云是虜主臨江，昨日刑白黑馬各一祭天，取今日過江。虞侯見道傍茶坊酒店，官軍閑坐。虞侯呼

之，其說與道路之言合。虞侯又問云：既是虜主今日過江，因甚却只在這裏？衆兵皆言：王節使在淮

西，每日只打鑼，未嘗得接戰，我輩皆是馬軍，節使令我棄馬走步過江，如今已無馬，我輩不會走走

廝殺，隨行官吏，多欲回。虞侯云：須要在江上看兵勢，蓋上遣我來，當進不當退也。有進言者云：事敗

至此，舍人與一擔擔可也。虞侯不聽。虞侯至采石，諸將皆無戰意，乃會合諸將士，詰之曰：我聞王節

使在淮西每日打鑼不打鼓。衆曰：果如此。虞侯慰勞曰：王權不戰，致汝輩不成事，今汝輩半死半活，至此不易。衆皆唯唯。然王權已罷兵權，管你輩不得，我是朝廷官，官家差我擔銀來犒設你，今有節度觀察至，副校尉官告皆擔來，你輩食官家祿，官家養你輩三十年，不識能戮力一戰否？衆曰：我慙也要戰，但無人主此事。虞侯曰：我今日只辦兩眼隨你，成得功大，與你填大底官誥，立得功小，填小底官誥；若死於此，則當同死於此，若你慙走，我亦隨你去，你慙道我走去甚處，我便去見官家，說某人統制已下，某人肯廝殺，某人不肯，諸將皆懂呼曰：今日有分付，大家去廝殺！於是方布陣，擺戈船。是時江北虜兵正厚，極目望上下流二三十里，不絕，鼓聲震地。虞侯卽躍馬至岸口，見北岸一高臺，臺上有大紅繡旗黃旗各二，左右分立，中有大黃蓋，有一人服金甲，被胡床，坐其上。衆云：此虜酋也，兵號四十萬，馬數倍之。虞侯遂與諸將議，與統制官張振、王琪、戴皋時俊、盛新列馬軍步軍爲陣，靜以待之。分戈船爲五，以其二傍東西岸行，東護岸西拒賊船，其一駐中流，載精兵以待戰；其二藏小港中，以待不測。擺布僅畢，或聞虜中發喊，虜酋親執小紅旗，麾數百舟，絕江而來。未頃刻間，有數十舟達南岸，虜登岸與官軍戰，公往來行間，公謂時俊先登，軍皆死鬪，斬虜過半。岸上之虜，皆投拜，戰於江中，死以萬數。天色向晦，虜猶未退，會官軍在淮西有潰散三百人，自光州路轉江而至，虞侯拊勞之，授以旗鼓，設爲疑兵，虜果以爲援至，鼓聲乃已，却打梆子聲。虜引餘舟遁去，或欲引水軍掩其前，斷其歸路，虞侯以爲不可，所謂歸師勿遏是也。恐或官軍一傷，我軍少，何以繼之。虜萬里入

寇如此之盛不止，今日戰若官軍少，則明日何以爲敵？但以強弩襲其後，追射之。虜兵多傷，至夜師旋，計岸上死者二千七百餘人，射死萬戶一人，生獲千戶五人，真女真三百餘人，餘皆正軍，健者星夜遁去，卽夜具奏。舊將去，新將未至，決不敢引去，是日，椎牛張酒以勞軍，有說舍人宣贊者，及見樞密院人吏在虞侯前甚恭，問之云：乃中書舍人，非武官舍人也，軍將乃盡禮致恭。至夜半，仍令布陣，再與將士待敵，賊兵已稍希。虜至辰時以來，出再鼓，公舉旗揮出海船五之二，分其半向北岸上流，直下楊林河口，諸將或問公何故？遂說與諸將，當時只合將船守楊林河口，不合放賊船令出，令統制盛新引船直下楊林河口，於江心下泊船，度箭所不到處。戒之曰：若虜船自楊林河口入，卽齊力射之，必爭與死，無令一船得出岸。如河口未有船出，卽以克敵神臂弓射北岸。於是盛新受令於江心駐船，齊力射虜，應弦而倒以萬數。虜見船無歸路，卽時從下流放火自焚，官軍亦於江口上流以火焚其餘舟，沉一百八十餘隻。亮陸遁去，至午間，遣一小舟，令張千持書至，書意似與王權有約，揣其策出於用間，亟以已發遣王權之事報之，以絕其意。遣探馬渡江，至暮歸。初九說虜主焚龍鳳車，官人斬船作頭工人，責船致敗鞍梁大使一百，名球來乘連夜往瓜洲，與虜主書，意合，虞侯語顯忠曰：賊懲采石之敗，控大兵，往合瓜洲之兵，鎮江無戰備，我當往措畫，所患兵少。今采石虜旣喫手脚，必不敢窺伺，又兼長江岸分屯防禦甚多，其實緊要不過數處，都統能任責，輟一處兵馬應副如何？又須得百餘隻戰艦，方能集事。顯忠略無難色，欣然一一應副。至建康，見葉樞知府事，尙書張巖，聞虞侯至，步

行來問勞甚勤，曰：「燾謂賴公庇，昨完顏亮要初八日來此會飯，不知教燾卻去那裏。」諸公會議，遣官往鎮江措置。張子公馮員仲二公參帷幄之謀，不可行。虞丈已建大功，可任此職。虞侯笑曰：「去不妨，然記得一笑話：人得一鼈，欲以計殺而食之，熾火使釜水百沸，橫竹梢於其上，與鼈誓曰：『能渡此，活汝，鼈知主人以計殺之，勉力爬沙渡竟。』」主人曰：「汝能此甚好，更爲我渡一遭，我欲觀之。」僕之此行，無乃類是乎？諸公大笑。是日泰州以急告，虞侯至鎮江謁劉信叔，劉病已革，虞侯問疾，執虞侯手曰：「朝廷養兵三十年，我輩一技無所施，今日成大功，乃出於朝廷一中書舍人，我輩愧當死矣！」先遣一將救泰州，連日大風，未能行。虞侯與楊存中成閔謀曰：「賊已瞰江，經畫守禦之備不可緩，今舟船久繫岸，萬一臨時或有不堪駕用，誤事，相率臨江按試。」是時江旣上，止有戰艦二十四隻相繼，李顯忠所遣船亦至，與李顯忠商量，令移時俊軍於馬家渡，輟李捧全軍一萬六千人，又分戈船百艘來會京口。十五日二十三日習水戰，耀兵命戰士踏戈船上下流如飛，北虜酋長皆憑壘縱觀，駭愕。皆曰：「南軍有備，急遣人揚州報亮，亮跨馬卽至，列坐諸酋長會議，爲必渡之舉。有酋長前曰：『南軍有備，未可輕舉，向觀所用舟楫，迅駛如飛，此甯能當之？』且采石江面，方此爲甚狹，而我軍猶不利，不如徐爲之，謀以間其隙。」亮震怒，拔劍數之曰：「汝罪當死者數矣！我不卽誅汝，今沮吾軍事，尙可恕乎？酋伏地，涕泣交流，哀告久之。亮曰：『我且赦汝，汝與諸酋議，來旦合要船百隻卽渡江，違令者斬之。』諸酋退，曰：『南軍如此，豈宜輕舉輕則送死。』亮凶狠不容吾等說，明日必殺我，不如先下手爲強也。」遂謀殺亮，夜卽其

所居帳中，連發三箭，射中，又射了欲射，已而問曰：你是江南人，是自家人？萬戶答曰：自家人！虜主曰：我自去年煞做無道理事，今日饒我也，由你輩殺我也，由你輩，不若早早快脆！萬戶一人直入，卽其帳中殺之，兼帳中侍寢妃五人，併殺梁大使郭副留藥師之子馬韓哥欽馬李參政通四人，皆爲虜謀來南者，盡焚其屍。是月初二日，虢州簽軍雷政來告，虞侯卽日同楊存中成閔渡江，至瓜洲措置。後二日，虜遣將以檄來請和。公是日往行在奏事，兩淮之民自鎮江至平江，見公船過，焚香投拜嗚咽。初六日，奏事畢。初十日，車駕幸建康。明年二月十八日，還臨安。

歸正官張棣正隆事迹記曰：完顏亮自己已冬十二月殺兄亶而自立，守舊都于會甯。越明年，誅夷稍定，下求言詔，勅中外公卿大夫至于黎庶之賤，皆得以書進上闕廷。是時，上封事者多以會甯僻在一隅，官艱于轉輸，民艱於赴訴，宜徙居燕山，以應天地中會。亮深然之，卽日使左相張浩右相張通古役天下夫匠百萬，肖京師之髣髴，營都于燕山。迄三年而有成。至壬申夏，駕始幸之，遂以渤海遼陽府爲東京，山西大同府爲西京，中京大定府爲北京，東京開封府爲南京，燕山爲中都，府曰大興，改元以赦告天下。亮以漸染中國之風，頗有意於書史。一日，讀晉書，至苻堅傳，廢卷失聲而歎曰：雄偉如此，秉史筆者不得正統帝紀歸之，而以列傳第之，悲夫！又一日，與翰林承旨完顏宗秀左參知政事蔡松年語，朕每讀魯語，至於夷狄雖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朕竊惡之，豈非渠以南北之區分，同類之比周，而貴彼賤我也！二子皆唯唯而對。至正隆丁丑春二月，御武德殿，吏部尙書李

通，刑部尙書胡勵，翰林直學士蕭廉賜坐而語之曰：朕昨夕夜幾三鼓，夢二青衣持牒，稱上帝宣朕。

遂策小將軍，

乃亮小鳥期馬也

腰弓矢，隨彼而前。既行之次，但如踏空，轉時到一門，青衣指之曰：天門。朕隨入。

焉。行里餘，至帝宮，極甚嚴麗。朕欲縱馬而入，前有二金甲謂之曰：非人間，可下馬步趨。入殿，垂簾，如

有所待，一朱衣出曰：下拜而就跪，朕皆隨之。但聞殿上語如嬰兒，令青衣傳宣授朕曰：天策上將，令

征某國！朕謝而出，復上馬，見兵如鬼者，左右前後杳無邊際，發一矢射之，兵衆以大喏而應之。朕以

喏之故，驚愕而覺，然而大喏之聲猶在于耳。朕立遣人于馬廐視所策小將軍，但身汗如水，取箭袋

而數之，亦失其一。朕大異之，豈非天假手於我，令取江南也？然而君臣父子之語，毋泄于外！衆皆稱

賀。戊寅夏五月，亮御薰風殿，宣吏部尙書李通，翰林承旨翟永固，宣徽使敬嗣暉，翰林直學士韓汝

嘉四子，及庭首，問吏部尙書李通：朕欲遷都汴京，將宮室重修，加兵江左，使海內一統，卿意如何？通

以阿諛而從，惟佞是務，對以正天時，人事不可失也。亮深悅之。徐問翰林承旨翟永固，永固對以燕

都始成未及數載，帑藏之匱乏未補，百姓之瘡痍未痊，豈可再營汴都而重勞民哉！江南乃繼好之

邦，歲以厚幣禮陛下，豈可無名出師而重勞征伐哉！臣謂二事俱不可，亮曰：非老奴婢所知！復問宣

徽使嗣暉，對以臣與李通所奏同。問翰林直學士韓汝嘉，汝嘉對以臣與翟永固所奏同。亮怒，永固

汝嘉之睚眦，遂而退，及門，復宣至殿側聽旨。二子以爲重則刀鋸，輕則鞭笞，必不能免。繼宣翰林待

制纂叢講漢史，亮怒稍霽，赦而釋之。明日拜李通爲右丞，嗣暉爲參知政事，永固知亮之罪己，懼而

乞解官。己卯春三月遣左相張浩右參政嗣暉起天下軍民夫匠民夫限五而役三工匠限三而役兩統計二百萬運天下林木花石營都于汴將舊日宮室臺榭雖尺柱之不存片瓦之不留更而新之至于丹楹刻桷雕牆峻宇壁泥以金柱石以玉華麗之極不可勝紀是年冬遣翰林侍講學士施宜生入覲本朝隱畫工於中節間寫臨安之城邑市井及吳山西湖之秀麗具圖以進亮亮立遣人改坐間軟屏而圖寫之城邑間加火而殘毀於吳山絕頂寫己策馬而立焉徐命翰林修撰蔡珪作詩書其上曰萬里車書一混同江南豈有別疆封提兵百萬西湖側立馬吳山第一峯亮詭曰御製亮每與左補闕馬韓哥面坐圖窮實跡指畫其處所別白其勝概亮乃奮髯箕踞不勝其銳明年庚辰春正月再役天下軍民夫匠不限丁而盡起之委右丞李通提控造軍器于燕山之西北隅遣工部尚書蘇保衡侍郎韓錫郎中張參愈造戰船於通州潞州是月二十三日翰林醫藥使祁宰奏封事諫亮其略曰臣聞民惟邦本本固邦甯今則北有造軍器之煩勞南有修大內之重役百姓以久苦轉輸不勝疲敝臣願陛下權罷其一俟一成而再計之兼來歲害氣在進不利行師伏望陛下以天下爲念社稷爲心曲隨臣請亮怒令擒而殺之祁死神色自如再請曰臣年七十死固足矣惟恐陛下將來不及臣更欲語已爲左右刀刺其頰以杖穿之執縛而出祁死以朝章受刃辭色終不改刃行之次烈風大作沙石鼓舞人面不可覩者迨三日而止是年秋八月委戶部尚書梁球先計女真契丹奚家三色之軍不限丁而盡役之修長者爲正軍矮弱者爲阿里喜共得二十四萬以一阿

里喜副一正軍，兩爲一數，類爲一十二萬。餘中原漢家渤海之地一十七路，於內除燕山中都路尙軍器、南京開封路修大內，俱免差馬。餘十五路，每路簽漢軍一萬人，遂委吏部侍郎高懷正、兵部郎中蕭彥良、戶部主事王修、翰林修撰鄭子聃、登聞檢院使王淑、右司郎中王金、東平轉運副使梁肅、翰林修撰楊伯仁、翰林待制劉仲淵、修起居注劉元真、都監徐之方、大府少監李天吉、翰林應奉李希顏、殿中侍御史高公挺、戶部員外郎曹節等分路帶銀牌而出焉。目曰：宣差簽軍使。至冬十月，簽差始定。會女真契丹奚家三色之軍，統計爲二十七萬，取有唐制，分爲二十七軍。其所授正副萬戶各有差，遂以五十戶爲蒲里濱，百戶爲謀克，千戶爲猛安，萬戶爲都統。至十一月，委正番猛安所簽定女真契丹奚家軍內，擇其精銳者，十取一二。至都統所簽，復三取一。及燕山，亮自試其果能射者，得五千人，目曰硬軍。其甲各以五色絨繩穿之。亮每自負曰：所簽者數十萬，但可張其勢，取江南者，此五千人足矣。辛巳年二月，亮率文武百官，駕幸洛汝，百姓以父行而子留，泣號盈城，三日不絕。夏四月，駐蹕北邙，自改曰太平。五月，復臨于汝，以取牛馬水草之便。至秋七月，始臨汴，百官具法駕，陳九節儀，迎于南薰門。亮入門，暴雨大作，儀制樂音，皆不能舉。至內承天門，雷風遞作，拔去一牕門，未及開闔，折擊二守門吏，死。入門，復霽。秋八月，皇太后力諫，亮不可親征，亮怒，令護御將軍赤蓋彥忠殺母于太后宮，越數日，亮后徒單氏及太子光英再諫，亮怒，亦欲誅之。后與子懼，隱于宮中。三日，亮赦而出。自母諫而死，百官箝口結舌，無更言者。秋九月，亮御正隆殿，宣諸大臣，問曰：衆多宰職不能

爲朕爲一路統軍。右丞劉萼率爾而對曰：臣願請之！亮喜，卽拜爲果勝軍萬戶都統。越數日，拜特進張中彥爲步軍都統，以孟州防禦使王彥璋副之，將兵十道，出陝右擊劍外；拜工部尙書蘇保衡爲水軍都統，昭武大將軍完顏鄭家副之，將兵七萬，輜重隨焉。自海州飛棹而下，擬由錢塘江而出，期以三旬，迎亮于大江之南。是月起，天下簽軍，分路請甲而從征焉。西則河、中、京、兆，南則大名、相州，東則濟南、東平，三軍請甲之次，同日反回者一十二萬。步軍都統張中彥止將兵二萬出海道；右丞劉萼止將兵萬人出漢上；餘則並會于黃河之南，如亮欲焉。冬十月，王友直起於大名，耿京起於濟南，陳俊起於大行，乘時而嘯聚者，處處有之。亮首知大名之亂，拊髀而歎曰：朕兵未行，輒撓其後，雖匹夫匹婦不可留，卽遣都監斜也將兵萬人於大名，無少長，盡洗之。大名之衆，聞風而自潰焉。斜也殺居民三十萬口，滅族者一千七百餘家。是月上旬，拜右丞李通爲大都督，兵部尙書郭安國爲前鋒，將兵十餘萬，親征淮上。是日，亮衣橘紅袍，被馬以金甲，從新宋門而出。亮后徒單氏及太子光英拜送，亮爲之掩泣者久。徐自語曰：天使之不自由矣！中旬渡淮，過項羽廟，下馬入謁，呵責久之。末旬，兵臨于江上，是日，因遼陽府簽軍萬人叛歸，策立葛王襄於東京，改元大定。是時，中原之民，知襄雖立，尙在沙漠，度亮雖存，駐軍淮上，中原無主，皇皇如也。其間豪傑輩不待本朝之命，誅殺守令，遵本朝之命，改虜正朔爲本朝正朔。至亮死于淮甸，襄徙于燕山，方撫定焉。是月，虜相張浩知襄撫定黃河已北之地，使人筆錄褒赦文，具以報虜。亮得之於路，以鞭擊而歎曰：是子福過我矣！朕平昔有意俟

江南平定之後，取武成一戎衣而天下大定，朕欲改之，此子爲我先矣！徐令人取一冊，亮果預書，久之，勅南京樞密院遣先鋒郭安國、男瑞孫將兵數千，自黃河北州縣，無少長而盡洗之。至相州，聞亮死方止。至十一月，亮以內亂所擾，知軍意之二三，戰船之不至，大江之不可侮，有鷄肋之意，然未形于牙齒間，又恐貽萬世笑，遂築渡江臺于江之北岸，欲渡萬人於大江之南，然後作還軍計。是日，宣威勝軍萬戶耶律勸農語曰：爾所將兵，俟來日，朕欲自較其部族，苟失其數，當從軍法。耶律自度所統軍已不及半，懼亮之必誅，與子寢殿宿直將軍母里哥謀，子母里哥說以弑亮，上下皆從之。明日，乘亮未起，軍人突于帳前集箭射之，亮疑本朝掩襲，令取箭視之，亮愕然曰：軍變矣！披衣而前，已爲謀克鵲殺。虎射亮撲地，衆執而縊之，都督李通亦爲亂軍所殺。三軍遂四散而歸。

炎興下帙一百四十二

起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二
十八日丙申，盡其日。

煬王江上錄曰：岐王亮弑主自立，改元天德，都會寧府，內侍梁漢臣，本宋內侍，陷虜，每思報讎，乃進曰：燕京自古霸國，虎視中原，爲萬世之基，陛下可修燕京大內，時復巡幸，使中原之民，望帝都近矣。遂納其言，差梁漢臣充修燕京大內正使，孔彥舟爲副使，自天德四年起，至貞元三年畢工，改燕京爲中都，擇日遷都燕山府，以護駕軍三十萬，鐵浮圖一十萬，紫茸細軍一萬爲先鋒，木突總管留守會寧府。貞元四年八月十八日，至燕京，蕭玉奏曰：陛下移都燕山，去白溝百里之餘，皆南宋故土。孔彥舟、酈瓊、靳賚、王善、徐文、孟贇之徒，項背宋臣，皆握大軍，盡屯中原，萬一有變，非國之福。曰：卿無憂也。梁漢臣奏曰：臣向問南宋講武教兵，有吞中原之志，願陛下無坐落於內，可令山東、兩路、河北三路通水去處，積草聚糧，仍於諸路州軍，置造軍器，兼修大梁大內，虎視江淮，及造戰艦，以備海道征伐。並依亮一日入皇后閣，見棹子上膽瓶內有木樨花數朵，問此花出於甚地？后曰：汴京孔彥舟進來，乃索筆硯爲詩曰：綠葉枝頭金鏤裝，秋深別有一股香；一朝揚汝名天下，也學君王著柘黃。一日，宣梁漢臣曰：朕欲修汴京大內，時復巡幸，卿爲朕此行，毋得有辭。漢臣曰：被奉聖訓，豈敢辭免！願陛下頒詔諸路，發人夫工匠，以候使喚，以梁漢臣充修汴京大內正使，孔彥舟爲副使。謂漢臣曰：賜金字牌子與卿去處，如朕親行。賜金銀錢絹各一百，仍差都統阿史多木律寧統騎軍二十萬，駐

割於汴京城外，防逃走工匠人夫。工匠日支米二升半，錢五十文，人夫亦如之。貞元三年，梁漢臣至汴京，正隆元年春，起夫，正隆四年畢工。梁漢臣孔彥舟奏京城大內修造了畢，又令人催造通州戰船，遂起人夫擡擗木植，打造戰船三等數千隻，委兵部尙書蘇保衡徐文通押仍於諸路刷鐵匠五千人，打造人馬衣甲軍器。有鄆州相州青州進到銅板刀五千口，改造敲刀。又令東平府北京閔州大安軍集八十萬，發女真渤海契丹漢兒五十萬。山東兩路，河北三路，并簽大漢軍一十萬。諸路番漢軍七十萬，諸路捕魚梢工水手一十七萬，番漢等軍共二百二十七萬，令分八路入南界，完顏仲統兵取長安鳳翔至西蜀，完顏明統軍自西京至均房汴京南，穎昌府方城縣鄧州，李董統軍自南，穎州至蔡州臨汝，阿魯朮律統軍自亳州至城父順昌府光州，乞伏赤朱自壽州至合肥和州界，耶律朮自青齊至淮楚界，御駕親征。兵部尙書蘇保衡監修戰船，奏云：臣被奉聖旨打造戰船，元備通州至定林口二百八十里，陸地不通河溝，無水通舟入海。伏望特降睿旨，行下措置。帝宣梁漢臣謂曰：蘇保衡奏來稱通州不通水海口，陸地二百八十里，奈何！梁漢臣曰：起三路人夫，開渠擔水，作成游泥，用夫拖船入海。行下蘇保衡施行。梁漢臣私曰：賊君無道，但得一路人夫叛，我宋中興有日，奈何！自修燕京及大梁簽刷人夫工匠三百餘萬，無一人丈夫者，豈非天也？蘇保衡起山東民開河擔水，挽舟自通州入定林口二百八十里，人人稱冤，道路嗟歎，而無一人敢叛者。漢臣又奏西京洛陽好花，宜巡幸看花。正隆二年二月，幸洛陽，一夜天降大霜，羣花盡死。不悅。梁漢臣曰：陛下降詔，催促

諸路大軍，南取江淮，無失其時。天與弗取，反遭其咎。時至弗行，復受其殃。臣願陛下！一統天下，混車書於萬里。於是行詔，催促馬步軍起行往汴京。宣梁漢臣孔彥舟撫問，修內不易，有人譖彥舟者，遂賜酒醜之。彥舟捧卮跪飲。見彥舟臂上雕青，問曰：何物也？彥舟曰：臣少年時不成器，教人刺來，曰：卿如今成器，敢做甚？彥舟股慄。命彥舟充西京留守，起行至路，藥發遂死。二年八月，在汴京，值中秋設宴，百官玩月，忽黑雲罩月，索筆作鵲橋仙詞曰：停杯不舉，停歌不發，等候銀蟾出海，不知何處片雲來。做許大通天障礙！虬髯撚斷，星眸睜煞，惟恨劍鋒不快，一揮揮斷紫雲根。要細看姮娥體態。翰林學士祁宰奏曰：陛下棄大國宮殿，遍幸諸州，敗盟興師，無故舉事，勞役生靈，興工動土，修建兩京之內，開無用之河，勞苦軍民，嗟怨盈路，太一出現，陛下轉以爲妖，殊不憚畏！臣食祿於朝，焉可緘默！伏望陛下察天地之不祥，收兵罷役，通和南宋，復還故都，四海九州，咸稱聖德，天下幸甚！亮大怒，斬之，滅其族。正隆三年二月，下詔小龍虎大王，兵五萬，守鎮蒙古司。虎牙位將軍陸家奴，守鎮上京會寧府。朮律侍中兵三萬，守燕京中都。割葛王兵五萬，屯齊鄆兩州，兼津發糧草。皇太子奉國衛將軍戶部侍郎張昌等守汴京御營，前軍高季禮管押御前射雕軍一萬三千，并紫茸細軍三千，御前提舉右將軍達耳明威，前左將軍赤蓋明威，御前前軍伽羅明威，前後軍西道總管與國奴將紫茸細軍三千人，令分五部，一部六百人，每隊六十人，謀克一人，隊頭一人，葫蘆眼一人，牌頭二人，飯食五人，隊身五十人。五年秋九月，起汴京，敕天使，催促八路軍馬，各依地分入南界進發。時童謠言：正軍三

正馬，簽軍兩量鞋，郎主向南去。趙老透燈臺。九月渡淮，至來春屯駐，差御前都統驃騎總管韓夷耶將射雕軍二萬三千，紫茸細軍一萬，先下兩淮。韓夷耶奉勅領軍南行，臨發賜御製喜遣鶯詞曰：旌麾初舉，正駢驪力健，嘶風江渚；射虎將軍，落雕都尉，繡帽錦袍，翹楚怒礫戟髯，爭奮捲地，一聲鼙鼓，笑說頃指長江，齊駭六師飛渡！此去無自墮，金印如斗，獨在功名取！斷鎖機謀，垂鞭方略，人事本無今古！試展臥龍韜韞，果見功成朝莫，問江左想雲霓，以俟元黃迎路！詔韓夷耶兵南進，遣千戶莫利領騎五百，掠地遇大宋姚興馬軍五十餘，至尉子橋，遊騎探得，遂報破敵軍統制戴皋，請統制姚興再率四隊四百人出戰。姚興單騎突入，賊軍出沒數遭，身帶數箭，撫諭戰士，今日報答國家，建節封侯，在此一日，無得退走！姚興見賊添兵數萬，遣騎求救於王節使，救未至間，自辰時至酉，救兵不至，馬乏，沒死於陣。亮與王權相拒歷陽，王權領衆回走東采石江口。是夜，多張旂幟，城中明火，抽軍倒那濟江，賊軍知覺，大戰於楊林渡。統制時俊，用勁弩數千伏路，虛騎不能向前，遂得渡江，屯駐東采石。亮駐軍和州，兩岸相對，欲謀渡江。是日，淮東劉兩府騎擁兵淮楚，舍人虞允文催督張振將建康龍灣采石軍船分布上下流，張振差戴皋提舉諸處人船，王宗海楸二百隻，周榮獅子船一百隻，策應采石，范汴戰船五十隻，在采石河口，對毋山楊林口薛家灣，耿卞張淵將艫艫船三百隻，對石婆嘴三山基，時俊戰船五千艘，屯於沙洲，慈烏基馬家渡，楊選戰船三十隻，對曠口馬家渡，張永戰船五十隻，策應薛家灣，慈烏基，王宗水軍，金成水軍，張振王琪虞允文催督措置防守江岸，時十一月

八日，虜主於江西岸築壇，遣奉國大將軍乞伏赤朱，押戰船一千餘隻，出楊林口，沿江擺布。虜主登壇，手執小黃旗，招使人船，勅下如先得岸者，建康金銀給支一萬千戶。登舟濟江，虜主臺上用黃旗一刺，千餘隻戰船擺爲一字，直趨東岸而進。張振登山，見賊船指東采石岸進，用諸軍號帶旗，指使諸軍戰船及艨艟、海鳧等船出岸，兩勢包掩，鼓聲振天，飛箭如雨，旌旗盈江，喊聲如雷。兩勢掩擊，戰士奮勇，爭先鏖戰，艨艟戰艦，江上逆水如飛，虜船低小，盡沒于江，活捉番賊，不知其數。跳水死者千餘人。虜船一千餘隻，走西岸，諸軍踏車船趕殺。梁大使奏云：本國大捷，請陛下登舟，早達建康。虜主欲登舟，赤蓋明威將軍奏曰：陛下番船低小，盡被南宋壓沈大江，奈何陛下乘舟欲渡？是梁漢臣賣陛下於宋朝耳！見敗舟奔岸，亮大怒，謂梁漢臣曰：汝本宋朝舊臣，朕高官厚祿，恩過朝士，不知紀極，而敢反朕！遂命赤蓋明威將軍斬梁漢臣於江岸。虜主見諸軍敗績，回返和州，詔天使催促海道大軍。蘇保衡有海船千戶，韓宗愈降于李寶，李寶追趕，火箭燒番船盡沒，盡降其軍。正隆五年十一月，亮至揚州東門外漢王廟，建御寨，詣瓜洲岸，望大江，見本朝以戰艦水校，江心旌旗麗日，器甲鮮明，艨艟海鳧及獅子船樓子船，於大江心飛走布長陣，望北岸一弩箭射不到處，打梆子聲，繩擺一字陣於浮玉亭，上聲喏，諸船復回。虜衆大駭。亮謂臣下曰：此紙糊江船，何足道哉！遂回揚州御寨。有木突總官，大懷忠總管，蕭鷓巴等衆議曰：郎主堅欲渡江，適觀大宋戰艦，江心如飛，甲士奮勇，人船精銳，我等皆北人，走馬射弓爲上，豈可乘船與江南人戰於大江，多是死於江中，不見鄉里。大懷

忠等早詣御寨奏事，見樂家奴將軍云：「郎主昨晚大醉未起。」大懷忠等詢樂家奴，郎主夜來有何聖旨？樂家奴曰：「昨夜與后妃飲，言三日渡江不得，將大臣盡行處斬。」蕭鷓巴以足躡大懷忠脚，謂樂家奴曰：「若郎主起，謂大臣則箇，於是蕭鷓巴大懷忠復回商議，若不行弑逆，我等無緣還鄉，必死於此。」大懷忠云：「郎主有紫茸細軍萬人護御，又樂家奴將軍親信，奈何事有泄露，死必無餘。」蕭鷓巴云：「晚朝奏，遣紫茸細軍東取海陵，先請樂家奴將軍諭以禍福，使心變動，事可濟矣。」晚朝奏曰：「臣等籌渡大江，心必能濟，渡東有泰州，可令紫茸細軍連夜進取，所掠金銀，盡以給賜，一發渡江，必能濟岸。遂遣行。」是夜，諸人邀樂家奴將軍說云：「郎主堅欲渡江，今南宋沿江戰艘萬隻，衝巨浪如飛，我等盡喂魚鼈耳！」樂家奴曰：「諸人欲何如？」大懷忠等曰：「若不行弑逆，定難回鄉。」樂家奴曰：「諸人舉事，家奴願効愚誠。」蕭鷓巴曰：「今夜三鼓，伏萬弩於暗處，使人舉喊。」樂家奴入報，南人劫寨。樂家奴先盜郎主劍，以燭引郎主出帳，諸人望燭明處，以萬箭齊施，家奴當避。大懷忠曰：「若事濟，拜家奴將軍東道大總管。」是夜三鼓，亮醉臥帳中，聞外喊聲，樂家奴入報云：「南人劫寨。」亮驚惶索劍甲，樂家奴云：「恐爲人所資，臣帶於身。」家奴執燭引亮，方急披錦衾出外，家奴棄燭奔竄，萬箭攢發，射死亮。大懷忠等引軍北遁。亮乃阿骨打長子，宗翰之元子也。宗翰生四子，曰亮，曰堯，曰元，曰方，惟堯病死，元方皆爲亮所殺。

亮篡奪後，以同謀皆討論封拜，自唐古卞蕭玉仲武烏撻大卿高景山興國奴各賜鐵券，平昔

善者，皆霑恩賞，睚眦怨如完顏卞曹望之劉仲甫之徒，皆貶降黜。

神麓記曰：亮初登極，惟有一親弟悟同名。亮以殿前都檢點爲賀正旦，使來我本朝，到都亭驛中病甚，亮以天使催督，返界歸國死。又有一親弟，判宗正充小名蒲霞，爲人溫克，容貌倬秀，莅事精勤，果斷不私，衆人稱贊，惟亮不甚和暢，卽位之後，徙于外藩，除西京留守大同尹，有說使人劉敏講演書籍，至五代梁末帝，以誅友珪句，充拍案厲聲曰：有如是乎？奴婢契丹人，栲栳提點上告，變云：大王欲謀反，宜召至燕斬而烹之。二子皆賜死。天德三年，詔門下：朕臨民而爲父母，必使安於兆民，繼世而爲帝王，必思期于萬世，是以定國家之計，豈復止於目前？承祖宗之謨，不敢忘於在遠。昨因撫綏南服，分置行臺，時邊防未定，法令未具，本非永設，只是從權，旣而人拘道路之遙，事慮歲時之滯，凡天下固無親疏彼此，人間各宜體君上之意，務盡均平。若能於公相之子孫，閭閻之黎庶，一親視之，如朕之所喜，無以加焉！朕雖居人上之尊，承萬方之統，食不甘味，寢不安席，常若以太平爲憂，不敢以位爲樂也。自古帝王，固有甘酒嗜音，輟朝廢事，窮奢極侈，耽樂是從，雖有忠義之士，犯顏逆耳，一諫而有斥逐，再諫而加誅戮，則終杜諍臣之口，無復敢言者。朕非不知，亦非不能，所以然者，重念太祖皇帝艱難，以取天下，欲救民于水火之中，非欲自尊，務承先志，兢兢持守，雖跬步不敢忘，凡爾有官君子，待享爵祿于平安之時，其可不念太祖艱難創業之初，今朕求治之意，交修不逮，以熙庶績。朕宣布詔令，以告百官，蓋有五刑，著爲常典，小者加之責罰，大者至于誅戮，有罪犯焉，必罰無赦。

爾或罹於邦憲，實有傷于朕心，故使通聞庶令天下有守法奉公，無姦賊之過，朕所聞知，必加進用，自今後凡有罪者，無或隱而相容，凡缺望者必盡獄以取平，庶共底于太甯，以同享於極治。咨爾有衆，體予至懷，故茲詔示，想宜知悉。牒手詔書如右。宜令尙書刑部關部牒各行下，應于合屬去處。

炎興下帙一百四十四

起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二
十八日丙申，盡其日。

張棣金虜圖經曰：

一京邑；

金虜有國之初，都上京府曰會寧，地名金源，其城邑宮室，類

中原之州縣廨宇，制度極草創，居民往來，或車馬雜遝，皆自前朝門爲出入之路，略無禁犯。每春正擊土牛，父老士庶無長無幼，皆觀看於殿之側。主之出朝也，威儀禮貌，止肖乎守令。民有訟未決者，多欄駕以訴之，其野如此。至宣始有內廷之禁，大率亦闕略。迨亮弑亶而自立，粗通經史，知中國朝著之尊，密有遷都意。繼下求言詔，應公卿大夫芻蕘，黎庶皆得以利害聞。時上書者多陳上京僻在一隅，官艱於轉輸，民艱於赴訴，不若徙燕以應天地中會，與亮意合，率從之。卽日遣左相張浩、右相張通、古左丞蔡松年、役天下軍民，夫匠築室宮於燕。會三年而有成。貞元四年，亮率文武百官，駕始幸焉。遂以渤海遼陽府爲東京，山西大同府爲西京，中京大定府爲北京，東京開封府爲南京，燕山爲中都府。曰大興，改元以赦告天下。京邑始定焉。都城之門十二，每一面分三門，一正兩偏焉。其正門四傍，皆又設兩門。正門常不開，惟車駕出入。餘悉由傍兩門焉。其門十二，各有標名，東曰宣耀，曰施仁，曰陽春。西曰灑華，曰麗澤。曰新義，南曰豐宜，曰景風。曰端禮，北曰通元，曰會城。曰崇智。內城門曰左掖右掖，宣陽又在外焉。外門卽墨書粉地，內則金書朱地，皆故禮部尙書王競書。

一宮室；

亮欲都燕，先遣畫工寫京師宮室制度，至於闊狹修短，曲盡其數，授之左相張浩輩，

按圖以修之城之四圍九里有三十步，自天津橋之北曰宣陽門。

如京師朱棣門

門分三，中繪一龍，兩偏繪

以鳳，用金鍍銅釘實之。中門常不開，惟車駕出入。兩偏分雙隻日開一門，無貴賤，皆得往焉。過門有兩樓曰文曰武，文之轉東曰來寧館，武之轉西曰會同館，二館皆爲本朝人使設也。正北曰千步廊，東西對焉。廊之半，各有偏門，向東曰太廟，向西曰尙書省。通天門今改爲應天樓，觀高八丈，朱門五飾以金釘。東西相去里餘，又爲設一門，左曰左掖，右曰右掖，內城之正東曰宣華，正西曰玉華，北曰拱辰門。內殿凡九重，殿三十有六，樓閣倍之。正中位曰皇帝正位，後曰皇后正位，位之東曰內省，西曰十六位，乃妃嬪所居之地也。西出玉華門，同樂園，瑤池，蓬瀛莊，杏村，盡在於是。

一宗廟

金虜本無宗廟，祭祀亦不修，自平遼之後，所用執政大臣，多漢人，往往說以天子之

孝，在乎尊祖，尊祖之事，在乎建宗廟。若七世之廟未修，四時之祭未舉，有天下者，何可不念虜方開悟，遂築室於內之東南隅。維廟貌祀事雖具，制度極簡略，迨亮徙燕，遂建巨闕於內城之南，千步廊之東曰太廟，標名曰衍慶之宮，以奉安太祖昊、太宗晟、德宗幹，亮又其東曰元廟，以奉安元祖 尅者，仁祖 大聖 皇帝 楊 割 至 褒，立遷亮 父 德宗 於外室，復奉安父 懿宗 宗廟於太廟，其昭穆各有序。

一禘祫

虜人本無禘祫之禮，至亮徙燕，築陵於城之西南九十餘里大洪山，又太廟元廟告

成，始有尊祖之意。時奏議者多陳郊祀配天之事，亮耻效中國舊制，令別討論之。禮官再進以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乃上古之制也。禘當取夏四月，祫取冬十月。亮從之，詔告天下，遂令太常寺備大樂，

具九節儀從待期往焉。至是月吉日，先一夕宿於正殿，次日凌晨，令導從人各服五色畫衣，執旌幢斧鉞幡蓋羽扇，自內城至廟，夾道駢肩而立。徐布九節儀從，奏樂及歌者，皆乘馬，迨御坐，衣元纁，服袞冕，執圭，乘玉輅，九龍御座，至廟，禮畢，易之金輅，服遠遊冠，絳紗袍，奏樂而回。

一山陵：虜人都上京，本無山陵，祖宗以來，止卜葬於護國林之東，儀制極草創。迨亮徙燕，始有置陵寢意，遂令司天臺卜地於燕山之四圍，年餘，方得良鄉縣西五十餘里大洪山，曰大洪谷，曰龍喊峯，岡巒秀拔，林木森密。至築陵之處，亮尋毀其寺，遂遷祖宗父叔，改葬於寺基之上。又將正殿元位佛像處，鑿穴以奉安太祖、太宗、晟、父、德、宗、宗、幹，其餘各隨昭穆序焉。惟亶被殺，葬于山之陰，謂其刑餘之人，不入。

一儀衛：金虜建國之初，其儀制從物，止類中州之守令，在內廷間，或遇雨雪，雖后妃亦去襪履，赤足踐之，其瀆如此。亶立，始設護衛將軍，寢殿小底，擎手傘子。迨赴燕，始乘車輅，袞冕，儀從頗整肅，時令翰林待制邢具瞻作引導詞曰：五年一狩，仙仗到人間；問稼穡艱難，蒼生況眼，秋光裏，今日見天顏。金瓜、玉斧、沉煙、和口、口舞、蹈六龍閣，歌謠道詠皆相似，天子壽南山。至亮徙燕，知中國威儀之尊，護從悉具，若尋常行獵觀田，多無定制，或以數百騎，或以數千騎，前後皆執旗，旗上繪以日，至一大繡日旗，曰御坐馬，傘或黃或紅或緋，駕而出，大率制度與中國等。導前者皆擎手傘子，其人各長六尺八寸，以上錦團花袍，金鍍銀帶，簇金蛾拳，腳幘頭，雙引而前，皆散手及半方有執旗者，約千

餘隊。旗之後曰駕頭，駕頭後曰護衛將軍，皆衣紫窄袖衫，金帶幘頭，腰弓矢，並馬而行。弓矢一，繡袋覆之，得數百。至曲蓋其形六角，紅曲柄飾以文彩，以護軍執之，以爲儀式。曲蓋後曰衛坐馬，左右二副，點檢領之。衛坐馬後曰寢殿小底，衣帶乘騎與護衛將軍一等，止無弓矢而腰以紅袍袂，又得數百。及駕，或乘逍遙，或乘步輦，或乘馬，臨時取旨焉。其上張蓋，表裏皆黃羅，柄微曲。駕之後，護衛小底不計其數，又其後曰馬軍栲栳隨焉。

一旗幟：虜人以水德，凡用師行征伐，旗幟尙黑，雖五方皆具，必以黑爲主。尋常車駕出入，尙用一色，日旗與月旗同乘，如日月焉。三旗相間而陳，或數百隊，或千餘隊，日旗卽以紅帛爲日，刺於黃旗之上；月旗卽以素帛爲月，刺於紅帛之上；又有大繡日月旗二，如祿享大禮，冊封，一一循古制，旗無大小皆備焉。然五方五星，五岳，青龍，白虎，朱雀，元武，龍鳳外，又有五星連珠，一日月合璧，一二天王，二海馬，二鷹隼，二太白，二近御，又張一大旗，其制極廣，紺繪神物，以猛士執之；又有數十人護之，各施大繩，以備風勢，名曰蓋天。

一冠服：金虜君臣之服，大率與中國相似，止左衽異焉。雖虜主服，亦左衽，其臣下之服，不從乎職而從乎官，如五品官便可衣五品服，雖職上下，並不改易，至於服緋紫，亦無歲月可限，但官與服色等則服焉。如武官至四品，皆橫金，文臣則加魚，不待錫賜而自許服焉。

一官品：虜之官品，本遵唐制，又以本朝之法，并遵法參而用之。文則郎與大夫，武則校尉與

將軍，其勳爵食邑皆同焉。至二品文武混而爲一，亮立，漸加損益，如中亮改中憲，奉德改朝列，又增崇進榮祿二官，至襄再以中大夫行大定官制焉。

一取士；金虜雖夷狄中至賤者，初無文物，自侵遼之疆，所在處以科舉取士，有瀋州榜平州榜，真定榜者是也。至天會十年，海內小安，下詔如契丹開闢制，限以三歲有鄉府省三試，鄉中曰鄉荐，府中曰府解，省中曰及第。時有秀士未願起者，州縣必根刷遣之，程文分兩科：曰詩賦，曰經義，上一場殿試，則詩賦論加經義，上試策榜，元與魁各分焉。是年，趙洞爲詞賦第一人，孫九鼎爲經義第一人，並補承議郎；第二人承德郎；第三人承奉郎，餘不限甲次，盡補承事郎，科舉由是而定。竈立，又增專經，神童，法律三科爲雜科，亦設鄉府省三試，中選之人，並補將仕郎。迨亮殺竈自立，甚有尊經術崇儒雅之意，始設殿試，又以鄉試聚於州，限三人取一；府試分立處河北東西二路，中都於大興府，臨潢會寧東京等路，於大定府西京路河南北路，於大同府大名路山東東西兩路，於東平府南京路，於開封府京兆鄜延慶原熙秦等路，河中府並限四人取一，省試以五百人爲定格，殿試亦黜落中第之人，多寡不等，臨期取旨，又將第一人特增一官授正仕郎，餘並授從仕郎，次舉，又罷經義，專經神童，止以詞賦，法律取士，詞賦爲正科，法律爲雜科，襄立，於府省試各添策論一場，將殿試第一人依舊承義郎，第二第三人儒林郎，並賜緋，餘皆從仕郎，至今不易。

一屯田；屯田之制，本出上古，虜人非能道而行之，偶爾符合，比上古之制猶簡。廢僞齊豫後，

盧中州懷二三之意，始置田軍。屯田軍非止女真契丹，奚家亦有之。自本部族徙居中土，與百姓雜處，計其戶口，給賜官田，使自播種，以充口食。春秋量給衣馬，殊下多餘，並無支給。若遇出軍之際，始月給錢米，不過數千，老幼在家依舊耕耨，亦無不足之歎。今日屯田之處，大名府路山東東西兩路，河北東西路，南京路河南路關西路四路皆有之，約一百三十餘千戶，每千戶止三四百人，多不過五百，所居止處，皆不在州縣築寨處，村落間千戶百戶，雖設官府亦在其內。

一用師：虜人用兵，專尙騎；間有步者，乃簽差漢兒，悉非真虜人。取勝全不責於步，惟運薪水，

掘濠塹，張虛勢，搬糧草而已。騎不以多寡，約五十騎爲一隊，相去百步而行，居常以兩騎自隨，戰勝則閑牽之，待敵而後用。又有一貼軍曰阿里喜，如遇正軍病，卽以貼軍代行都，主兵官曰天下兵馬大元帥，次曰左副元帥，右副元帥，左翊都統，右翊都統，又其次曰逐軍萬戶，每一萬戶，所轄十千戶，一千戶轄十謀克，謀克謂百戶也一謀克轄兩蒲輦，蒲輦五十戶也自萬戶至蒲輦，階級雖設，尋常飲酒食，略不問

列，與兄弟父子等，所以上下情通，無閉塞之患，每有事未決者，會而議之。自下而上，各陳其策，如有可採者，皆不擇人而用之。其臨大敵也，必以步軍當先，精騎兩翼之，或進或退，見可而前，弓矢亦不妄發。虜流有言曰：不能打一百餘箇回合，何以爲馬軍！蓋虜善乎往來衝突而已，遇敗亦不散，走則逐隊徐徐而退，弓力止七斗，箭極長，刀劍亦不取其快利，甲止半身，護膝微存，馬甲亦甚輕。

一田獵：虜人無他技，所喜者，莫過於田獵。昔都會寧之際，四時皆獵焉。至亮徙燕以都城之

外皆民田，三時無地可獵，候冬月則出，一出必踰月，后妃親王近臣皆隨焉。每獵，則以隨駕之軍密布四圍，名曰圍場。待狐兔猪鹿散走于園中，虜主必射之。或以雕隼擊之。次及親王近臣，出圍者許人捕之，飲食陰處而進，或與親王近臣共食。遇夜，則或宿於州縣，或宿於郊野，無定。亮以子光英年十二，獲獐，取而告太廟，襲立尤甚。有三事令臣下諫：曰飯僧，曰作樂，曰圍場，其重田獵也如此。

一刑法。金虜有國之初，立法設刑，悉遵遼制，常刑之外，又有一物曰沙袋，以革爲囊，實之沙石，繫於杖頭，有罪者持而決其背，大率似脊杖之屬，惟數多焉。竄立執政大臣，多中州漢兒人，始加損益，首除此沙袋之制。至皇統間，勅下學士院討論條例，頒行天下，目之曰皇統新制，近千餘條。亮弑竄自立，又去脊杖，以其近人心故也。斬刑者，與上古之制一也。處死者，免決重杖，止令絞也。流者，所犯之人無流罪，止流犯人之家屬也。徒五非謂脊杖，代徒實拘役也。徒止五年以上，死罪也。徒五年，則決杖二百，四年則決杖一百八十，三年則一百六十，二年則一百四十，一年則一百二十，杖無大杖，止以荆杖，決臀實數也。拘役之處，曰都作院，所徒之人，或使之磨甲，或使之土工，或使之雜作，無用不可。脚腕以鉄爲料，鑰鎖之，罪輕者用一，罪重者用二。朝縱暮收，年限滿則逐，便不妨依舊爲百姓。刑法大率與舊制不相遠，惟僧尼犯姦者死，強盜不論得財不得並處死，強姦者死，則與古法異矣。

一京府節鎮防禦州軍；
京都五處：上中都府、大興府、南京府、開封府、中北京府、大定府、東京府、遼陽府、西京府、大同府。

總管十五處平陽府建雄軍真定府成德軍益都府鎮海軍東平府天平軍京兆府永興軍太原府武勇軍大名府

天雄軍河間府瀛海軍慶陽府安國軍臨洮府鎮洮軍鳳翔府鳳翔軍延安府彰武軍咸平府安東軍臨潢府地名西樓會

甯府地名金源散府八處河中府護國軍濟南府興德軍歸德府宣武軍河南府德昌軍平涼府平涼軍廣甯府興中

府彰德府節鎮三十八處絳州絳陽軍定州定武軍邢州安國軍懷州沁南軍萊州定海軍州安化軍滄州橫海

潞州昭義軍汾州汾陽軍冀州安武軍代州震武軍同州定國軍雄州永定軍保州順天軍平州興平軍兗州泰定軍邠州

靜難軍涇州彰化軍朔州順義軍奉聖州武定軍衛州河平軍蔚州忠順軍義州崇義軍許州昌武軍徐州武甯軍豐州天德

軍雲內州開遠軍嵐州鎮西軍鄧州武勝軍鄜州保大軍鞏州通遠軍隆州利涉軍錦州臨海軍應州彰國軍瀋州昭德

宗州歸德軍懿州甯昌軍秦州昌德軍防禦二十一處唐州德州洛州棣州孟州亳州沂州清州蔡州鄭州

華州澆州宿州泗州陝州陳州隴州秦州鞏州穎州河州刺史七十四處解州景州沃州澤州石州

耀州蘭州會州環州原州汝州隰州德州涿州薊州灤州涂州曹州淄州登州濱州濰州嵩州單

州唐州邠州遂州沁州海州恩州濟州邳州開州乾州磁州丹州坊州甯州易州通州順州霸州遂

州利州安肅州信州韓州安州慶州澄州復州貴德州宏州宣德州武州滑州睢州壽州建州莫州

蓋州威州獻州吉州忻州管州濮州商州虢州洮州甯邊州東勝州淨州軍十六並改作州泰安州

泰安軍改滕州滕陽軍改甯海州甯海軍改平定州平定軍改鈞州鈞順軍改莒州城陽軍改崑崙州崑崙軍改甯化州甯化軍改保德州保德

改軍陝州大山軍改綏德州綏德軍改保安州保安軍改葭州晉甯軍改鎮戎州鎮戎軍改積石州積石軍改來遠州來遠軍改

一地里驛程：泗州至臨淮縣六十里，臨淮至青陽驛八十里，青陽至虹縣八十里，虹縣至靈璧縣六十里，靈璧至靜安鎮六十里，靜安至宿州六十里，宿州至靳澤鎮四十里，靳澤至柳子鎮五十里，柳子至永城縣六十里，永城至鄴陽鎮三十七里，鄴陽至會甯亭鎮三十七里，會甯亭至穀熟縣八十里，穀熟至南京四十里，南京至甯陵縣七十里，甯陵至拱州六十里，拱州至雍邱縣七十里，雍邱至封邱縣六十里，封邱至胙城縣四十里，胙城至沙店河南鋪四十五里，沙店鋪至滑州四十里，滑州至澶州二十五里，澶州至裴家莊三十五里，裴家莊至湯陰縣四十里，湯陰至相州三十里，相州至豐樂鋪三十里，豐樂至磁州三十里，磁州至臺城鋪三十里，臺城至邯鄲縣三十五里，邯鄲至臨洺鎮四十里，臨洺至沙河縣三十五里，沙河至邢州□□里，邢州至都城店二十五里，都城店至內邱縣三十里，內邱至范縣店十五里，范縣店至柏鄉縣二十五里，柏鄉至江店三十里，江店至趙州三十里，趙州至欒城縣三十里，欒城至靈店鋪三十五里，靈店至真定府二十五里，真定至古縣南鋪三十里，古縣南鋪至新縣三十里，新縣至中山府四十五里，中山至望都縣南定七里店四十里，七里店至經楊店四十里，經楊店至保州三十五里，金人改爲徐州保州至梁門四十五里，梁門至故城店三十里，故城店至黃村鋪三十里，黃村至澤偉鋪三十里，澤偉鋪至涿州三十里，涿州至劉李店三十里，劉李店至良鄉縣三十里，良鄉至盧溝河鋪三十里，盧溝河鋪至燕京三十里，燕京至交亭三十里，交亭至潞州三十里，潞州至三河縣三十里，三河至下店四十里，下店至邦軍店三十五里，邦軍店至薊州三十里，薊州至羅山鋪三十里，羅山鋪至玉田縣四十里，玉田至沙流河四十里。

沙流河至永濟務四十里，永濟務至榛子店四十里，榛子店至七箇嶺四十里，七箇嶺至赤峯口四十里，赤峯口至平州四十里，平州至雙望店四十里，雙望店至新安四十里，新安至舊榆關三十里，舊榆關至潤州三十里，潤州至千州四十里，千州至南新寨四十里，南新寨至萊州四十里，萊州至石家店四十里，石家店至隰州四十里，隰州至楊家館五十里，楊家館至桃花島四十里，桃花島至童家莊四十里，童家莊至胡家務四十里，胡家務至麻吉步落四十里，麻吉步落至新城四十里，新城至茂州四十里，茂州至惕隱寨四十里，惕隱寨至軍官寨四十里，軍官寨至顯州五十里，顯州至沙河五十里，沙河至兔兒塢五十里，兔兒塢至梁漁務三十五里，梁漁務至大口六十里，大口至廣州七十里，廣州至瀋州六十里，瀋州至蒲河四十里，蒲河至興州四十里，興州至銀州南鋪五十里，銀州南鋪至銅州南鋪四十里，銅州南鋪至咸州南鋪四十里，咸州南鋪至宿州北鋪四十里，宿州北鋪至安州南鋪四十里，安州南鋪至夾道店五十里，夾道里至楊柏店四十五里，楊柏店至奚營西四十五里，奚營西至沒瓦鋪五十里，沒瓦鋪至木阿鋪五十里，木阿鋪至信州北五十里，信州北至威州四十里，威州至小寺鋪五十里，小寺鋪至勝州鋪五十里，勝州鋪至濟州四十里，濟州至濟州東鋪二十里，濟州東鋪至北易州五十里，北易州至賓州渡混同江七十里，賓州至報打孛堇鋪七十里，報打孛堇鋪至來流河四十里，來流河至阿薩鋪四十里，阿薩鋪至會甯第二鋪三十五里，會甯第二鋪至會甯頭鋪四十五里，會甯頭鋪至上京三十里，自上京至燕二千七百五十里，自燕至東京一千三百一十里，自東京至泗州一千三十四里。

炎興下帙一百四十五

起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丙申，盡其日。

范成大攬轡錄曰：過廬溝河三十五里，至燕山城外燕賓館。自館行柳堤，緣城過新石橋中，以校子隔馳道，從左邊過橋入豐宜門，卽外城門也。兩傍皆短牆，有兩門，東西出，通大路，有兵寨在牆後，過玉石橋，石色如玉，橋上分三道，皆以欄楯隔之，彫刻極工，中而御路，亦欄以校子，橋四傍皆有玉石柱，甚高，兩傍有小亭，中有碑曰龍津橋，入宣陽門，金書額，兩頭有小四角亭，卽登門路也。樓下分三門，中門爲御路，常闔，皆畫龍，兩傍門通行，皆畫鳳。入門北望，其闕由西御廊首轉西，至會同館，出館，後循西御廊首橫過，至東御廊首，轉北循廊簷行幾二百間，廊分三節，每節一門，路東出第一門，通街市；第二門，通球場；第三門，通太廟。廟中有樓，將至宮城廊，卽東轉，又百許間，其西亦然，亦有三門，但不知所通何處，望之皆民居。東西廊之中，馳道甚闊，兩傍有溝，溝上植柳，兩廊屋脊，皆覆以青琉璃瓦，宮闕門戶，卽純用之，葱然翠黛。馳道之北卽端門十一間，曰應天之門，舊嘗名通天，亦十一間。兩夾有樓，如左右昇龍之制，東西兩角樓，每樓次第攢三簷，與夾樓接極工巧。端門之內，有右翔龍門，日華月華門，前殿曰大安殿，使人入左掖門，直北，循大安殿東廊後壁，行入敷德門，自側門入，又東北行，直東有殿宇門，曰東宮，牆內亭觀甚多。直北面南列三門，中曰集英門，云是故壽康殿，母后所居；西曰會通門，自會通東小門北，入承明門，又北，則昭慶門，東則集禧門，尙書省在門外。

又西則有嘉會門，四門正相對，入右嘉會門，門有樓，與左嘉會門相對，卽大安殿後門之後，至幕次，黑布拂塵，待班有頃，入宣明門，卽常朝使殿門也。門內庭中，列衛士二百許人，貼金雙鳳幙，頭圍花紅錦衫，散手立入仁政門，蓋隔門也。至仁政殿下，大花甃可半庭，中團雙鳳殿，兩傍各有朵，殿之上兩高樓，曰東西上閣門，兩廊悉有簾幕，中有甲士，東西御廊，循簾各列甲士，東立者紅茸甲，金纏竿槍，黃旗畫青龍；西立者碧茸甲，金纏竿槍，白旗畫黃龍，直至殿下皆然。惟立於門下者，皂袍持弓矢，殿兩階雜列儀物幢節之屬，如道士醮壇威儀之類，使人由殿下東行，上東階，卻轉南，繇露臺北行，入殿闕，謂之欄子，虜主幙頭紅袍玉帶坐七寶榻，背有龍水大扉風四壁，帘幕皆紅，繡龍拱斗，皆有繡衣。兩楹間各有火，出香金獅，蠻地鋪禮佛毯，可一殿。兩傍玉帶金魚，或金帶者十四五人，相對列立，遙望前後殿屋，崛起處甚多，制度不經，工巧無遺力，所謂窮奢極侈者。煬王亮始營此都，規模多出於孔彥州，役民夫八十萬，兵夫四十萬，作治數年，死者不可勝計，地皆古墳塚，悉掘棄之。虜既蹂躪中原，國之制度，強効華風，往往不遺餘力，而終不近似。今虜主旣端坐得國，其徒益治文，爲以眩飾之始，則大修官制。嘗見其大定二年十二月詔書，略曰：建官成則於三代，分職仍總於六卿，宣化邇遐，服來內外，高厚以序，名位有倫，舊或舛差，理宜增損，冗散者併其事，繁劇者益其聯，悉命司存，革從允當。其新定官制，命尙書省鑲行。所謂官制者，曰三師，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太尉，司徒，司空，曰尙書省，有令及左右丞相，又有平章政事爲宰相官，右左丞參知政事爲執政官，左右司郎中員

外郎爲之屬。曰六部有尙書侍郎，郎中員外郎。曰都元帥府，有都元帥，左右副元帥，監軍都監。曰樞密院，有司副簽書。曰大宗正府，有判大宗正事及同判同簽，又有丞及宗室將軍之屬。曰勸農使司，有使副四，殿前都點檢司，有都點檢，左右副都點檢，左右衛將軍，及符寶郎宿直將軍，宮籍監，副監，鷹坊及近侍器物，尙廐尙輦四局，皆有使副；武庫武器二所，丞令頓舍官諸直長皆隸焉。曰宣徽院，有左右使同知同簽院事判官，及拱衛直客省引進司，尙衣鑾儀，尙食，尙藥，宮闈四局使副，東西上閣門使副，通事舍人供奉班，都知判官，內供奉押班，御院通進太醫院，教坊提點使，副判官，御藥院，都監，宮苑司，尙醞典客二所，令丞侍儀局使直長等隸焉。曰御史臺，有大夫中丞侍御史，殿中侍御史及登聞檢院知院同知院隸焉。曰翰林學士院，有學士，承旨學士，侍讀侍講學士，直學士，待制修撰應奉文字等官，承旨至直學士，帶知制誥待制至應奉帶同知，司天臺提點監，少監判官隸焉。曰國史院，有修史，同修史，編修官。曰太常寺，有丞博士，太祝，奉禮郎，協律郎之屬；太廟，郊社，諸陵，大樂四門令丞等隸焉。曰秘書監，有監少丞郎，秘書郎，著作局郎，佐郎，及筆硯書畫二局，直長隸焉。曰諫院，有左右諫議大夫，補闕，拾遺。曰大理寺，有卿少正丞，司直評事。曰國子監，有祭酒，司業丞博士助教。曰記注院，有修注。曰太府監，有監少監，及丞左右藏庫使副支供所都監，太倉酒坊市買司使副，鈎盾所令丞等隸焉。曰少府監，有監少監丞，文忠，尙方，圖畫，裁造，文繡，織染區官，上林八所，令丞諸道長等隸焉。曰都水監，有監少監丞及街道司管當司隸焉。曰四方館。曰內藏庫。曰法物庫。曰權貸

務皆有使副。曰都城所，有提舉，同提舉，左右廂官，受給官，曰惠民司，有令丞。曰承發司，置管當，同管當。曰尚書省堂廚。曰公使酒庫。曰交鈔庫。曰印造引鈔庫，皆有使庫。曰直省局，有局長副。曰管當尙書省樂工有名無名。曰宮師府，東宮官也，有太師，太傅，太保，少師，少傅，少保；詹事院有詹事，少詹事，左右衛率，府率，副率，左右監門僕政副正，掌寶典儀，贊像直內郎丞，典食丞，侍藥，奉藥，掌欽，令丞家，令丞司，經司，藏司，倉皆有副，左右諭德，左右贊善等，皆隸焉。曰親王府屬官，有長史，府椽文學，又有諸京留守，同知留守，副留守，留守制官，諸京都轉運使及同知使，副使，判官，招討使，諸府尹，諸路轉運使及同知副使，判官，諸節度使，副同知使，事諸府同知，諸州刺史同知，院禦同知，統軍抗討都監，猛安謀克，羣牧，防禦使，諸京兵馬都副指揮使，警巡使，判官州府軍都指揮使，提舉漕運解鹽司，及同提舉，諸京諸路都總管，判官，京府諸府，招討節度，觀察判官，留守諸府，推官節鎮錄事，防禦判官，都巡河。京都運司，節鎮諸州司獄知法等，爲在外職事官。又有諸知事，主事，都事，典事等爲吏職，此其分職之序也。又參以文武散官，列爲正從九品。曰開府儀同三司，儀同三司，崇進，特進，金紫光祿，金紫榮祿，光祿，榮祿，資德，資政，宣奉，正奉，通奉，中奉，正議，通議，大中，中議，中憲，中散，中靖，中順，朝散，朝奉，朝列，奉政，奉直等大夫，承議，承德，承奉，承直，承務，儒林，文林，承事，證事，從事，登仕，將仕等郎爲文散官，自榮祿大夫以上，文武通得爲之。龍虎，金吾衛，驃騎，奉國，輔國，鎮國，上國，將軍，昭武，昭毅，安遠，定遠，大將軍，廣威，宣威，建威，振威，明威，信武，顯武，經武，宣武，武功，武德，武義等將軍，敦信，承

信，奉信，昭信，忠武，忠顯，忠勇，修武，擴武，保義，進義等校尉爲武散官。又有正儀，欽授，明時，頒朔，保章，司元等大夫，授時，靈台，候儀，司政，平秩，正敍，挈壺，司歷，司辰等郎爲司天官。保康，保甯，保安，保和，保順，保冲等大夫，保全，康安，成和，成全，醫正，醫効，醫痊，醫愈等隸爲太醫等官。中尹，中侍，中御，中儀，中閣，中消等大夫，通侍，隸御侍，直御，直司，謁司，閣司，供司，奉司，引等隸爲內侍官。以上三色官，皆不過從四品，亦以柱國。至武騎尉爲勳官，其封邑蔭補，皆有止法。王食邑止萬戶，實封止千戶，其下降殺皆准此，至七品止蔭一人。又有佩服之制：文臣五品以上服紫，七品緋，八品九品綠，武官並服紫，自太子而下，有玉帶，玉雙魚，玉魚，金魚及金笏，頭毬，大荔枝，御山仙花及草犀，紅鞞等帶，皆金魚。服緋者，紅帶銀魚。武官自貳品以上得佩魚，其告身有翔鸞，雲鶴，龜，蓮，魚，藻，瑞草等錦。婦人則有雲氣，瑞蓮，芙蓉，雜花等錦，金鸞，鸚鵡等羅。其封國亦有大國，次國，小國之別，頭銜亦有行守，試元之辨。其曆曰大明曆一道，忌日十二，亦有通行小本曆，與中國異者，每日互注吉凶，謂如庚寅歲正月二日出行乘船，動土凶，拜官吉之類。而最可笑者，虜本無年號，自河姑打姑者，天輔之稱，今四十八年矣。小本曆通具百二十歲，相屬某年生，而四十八歲以前，虜無年號，乃撰造以足之。重熙四年，壽甯咸雍，太康，大安各十年，盛昌六年，乾統十年，天慶四年，收國二年，以接于天輔，又以其竊據之地，紛更離合爲十四路：曰中都路，大興府爲首，即燕通薊，易，涿，順，灤，平，雄，霸，安，保，肅，安，肅，二，十三州，總三十九縣屬焉。曰東京路，遼陽府爲首，會甯，咸，平，廣甯，三府，瀋，長，復，濟，川，澄，貴，德，二，信，肇，韓，十州，總三十

七縣屬焉。曰遼西京兩路，大同府爲首，天德一府雲內二名武豐蔚東勝二名奉聖二名應甯邊二名洪宣化
二朔十一州，總三十一縣屬焉。曰南京路，開封府爲首，河南歸德二府，穎順一軍，曹睢壽鄧陳鄆泗
單陝唐汝亳蔡嵩穎十六州，總一百六縣屬焉。曰北京路，大定府爲首，臨潢興中二府，利義錦宗慶
懿秦建八州，總三十二縣屬焉。曰河北東路，河間府爲首，蠡莫獻冀深清滄景八州，總二十九縣屬
焉。曰河北西路，真定府爲首，威趙慶改沃州邢相磁定祁洛濬衛十州，總五十二縣屬焉。曰河東北路，口
口府爲首，大名府滕陽泰安二軍，濟恩徐濮開滑邳宿充博德十一州，總六十三縣屬焉。曰山東東
路，益都府爲首卽青州濟南府城陽甯海二軍，濰濱沂密淄登萊七州，總五十縣屬焉。曰河東南路，平
陽府爲首，河中一府隰耿澤潞遼沁孟懷絳解十州，總六十六縣屬焉。曰河北路，太原府爲首，嵐忻
汾代石五州，晉甯大小甯化岢嵐平定五軍，總三十五縣屬焉。曰京兆路，京兆府爲首，鳳翔府商乾
耀華號邠同七州，總五十七縣屬焉。曰鄜延路，延安府爲首，房鄜丹三州，總一十九縣屬焉。曰熙秦
路，臨洮府爲首，蘭鞏龍會秦洮河七州，積石，鎮戎，德順三軍，總十六縣屬焉。曰慶原路，慶陽府爲首，
平涼府環慶涇原四州，總十九縣屬焉。凡府三十四，節鎮三十七，防禦二十三，刺史七十三，軍十六，
留守四，轉運十四。使人見虜之日，略得其廷臣名氏，曰領省，太尉尙書令李石元妃之父弋稱皇丈
人，起復左丞相紇石烈良弼，右丞相紇石烈志甯，左右平章完顏合喜完顏夕刺，左右丞石琚孟浩，
皆兼太子師傅；參政魏子平完顏德壽，左右宣徽使敬嗣暉耶律厚，同知宣徽院韓綱，殿前都點檢

完顏習烈，左右副點檢烏古論忠弼，烏古論元忠，判宗壽，不知其名，吏部尙書王宇，戶部耶律道，禮部楊伯雄，兵部高壽星，刑部高德基，工部張恭愈，御史中丞李天瑀，工部侍郎張汝霖，御史完顏德溫，梁肅，翰林待制鄭子暉，祕書監張邦基，太府監兼客省使梁彬，都水監耶律寶，大理卿李昌國，閣門使盧琪，內藏庫使兼國子祭酒王可道，左司員外郎張汝弼，右司張亨，兵部郎中田彥皋，虜主有八子：長曰越王，判大興府，其母死矣；次爲太子，母方寵；次隋王；次瀛國公，餘未詳。虜官多內寵，其最貴者有元德淑、麗溫、恭慧、明等十妃，臣下亦娶數妻，多少視官品，以先後聘爲序，民惟得一妻。

族帳部曲錄

主兵官紇石烈志甯，字從道，以護衛將軍出身，授保州同知，因契丹窩幹逼燕山，召爲右翼統軍，旣滅窩幹，拜尙書右丞，相天下兵馬副元帥，爲人有兀朮風勢。

夾谷愿，字仲恭，其父先曾作西南路招討使，死襲封千戶，繼爲右副點檢，後除西北路招討統軍。

夾谷忠，愿之弟，甚知兵，常爲右副點檢，後除右翼都統。

烏古論執中，正女真人，頗知書，見作吾昆神魯部族節度使。

石口忠女真人，任益都尹兼右翼統軍。

納合士舉女真人，任文舉之兄也，頗能詩，任冀州節度使，兼彈壓一路盜賊。

唐骨安禮字仲和，亮之妹婿也。自陝西總管，入拜參知政事，極能文知兵。亦彥順忠女真人，爲開州世襲千戶，兼管屯田軍。

溫迪罕察刺刺音辣女真人，住東平府，世襲千戶兼屯田軍。

完顏狗糞自幼年世襲，止以小名授官，因而名焉。見住大名府，世襲千戶兼管屯田軍。

蒲察三門，小名三門，自幼襲封，因而名焉。明威將軍，見住益都府，千戶兼管屯田軍。

完顏塔懶銀珠大王之孫，任西北路招討，知大興府，亮死，爲河南兵馬副元帥。

耶律執中契丹人，曾作右副點檢兼管漢衛軍。

耶律勸農使，人往往不知其名，止以勸農呼之。亮寇淮甸，除威勝統軍，弑亮者，此人首爲謀也。

葛王立除平章政事。

蕭母黑哥契丹人，住河間府，總管，尋除東上閣門使，右副點檢。

耶律母里哥勸農之子，自宿直將軍弑亮後，除蠡州刺史，又除右翼都監。

蕭五斤契丹人，曾知順昌府，葛王立，除河中府統軍。

完顏阿喜婁宿之孫，自幼主兵，今爲陝西副元帥。

蕭德器契丹人，德溫之弟，曾爲右監軍。

蕭順契丹人，右承頤之弟，常爲京兆尹兼右翼都監。

徐文本朝舊人，徐大刀是也，常知萊州，以控海道。

張中彥本朝發還人，亮寇淮甸，除步軍都統軍，後除真定總管。

郭安國燕人，藥師之子，亮寇淮日爲先鋒。

郭瑞孫安國之子，亮時爲右護軍。

宰執翟永固燕山良鄉人，亮與葛王時兩作相。

蘇保衡雲中府人，亮寇淮甸爲水軍都統，葛王除右丞，跛一足。

石琚字子美，中山府人，賣朝狀元及第，是年，出君子能盡人之情賦，葛王立，除參知政事。

魏履元奉聖州人，狀元，石琚榜，葛王立參知政事。

敬嗣暉易州人，石琚榜下及第，亮時爲宣徽使，尋除參知政事。亮死，貶爲庶人，次年復官，召爲

宣徽使

趙永錫燕人，葛王立，除司空，謂之槐林趙開者是也。

任熊祥燕人，遼時及第，葛王立，除少師。

李壽渤海人，葛王立，母舅，常爲參知政事。

侍從梁球，廣甯府人，石琚榜下及第，亮時爲戶部尚書，葛王立，復爲戶部尚書，極有才。

王競字無競，相州人，乃本朝王炎之親兄，常爲禮部尚書。

胡勵字元化，山東密州人，少被虜，韓昉放從良，狀元及第，是年出好生德，洽民不犯上賦，亮時爲刑部尙書，葛王立改翰林承旨。

馬俸燕人，石琚榜及第，亮時爲御史中丞，葛王立除御史大夫。

張恭愈字師韓，廣寧府人，狀元，孫用康榜第二人及第，亮寇淮甸時，爲謀主，修船造軍器，皆本人主之，除戶部口郎。

蔡珪字正父，餘杭人，蔡靖述古之孫，松年之子，狀元，楊建中榜及第，葛王立除刑部侍郎。

張汝霖字仲潭，遼陽人，太師浩之子，亮時特賜及第，尋復正奏名及第，亮時在翰林院，葛王立，遷吏部尙書。

張汝爲字仲宣，汝霖之兄，浩之長子，石琚榜及第，葛王立，貶爲庶人，次年復官，除戶部侍郎。

劉仲山字山市，中京人，亮特賜及第，嘗爲禮部侍郎。

李天吉燕人，美豐姿，長髯，狀元，胡勵榜及第，亮時知雍州，復爲大興尹，葛王立，除刑部侍郎。

高懷忠大定人，亮特賜及第，葛王立除國子監祭酒。

高懷正懷忠之弟，亮特賜及第，爲吏部侍郎，葛王立，因而任之。

蕭廉字和升，契丹人，右承慶之弟，賣特賜及第，亮時爲翰林直學士，葛王立，除刑部侍郎。

館閣臺諫鄭子晴，字景純，大定人，先於亮初僭時，狀元，楊建中榜第三人及第，出天錫勇智正。

萬邦賦授翼城縣丞，被召持書畫直長，至貞元四年，亮令再試，復狀元及第。是年出不貴異物，民乃足賦。亮時爲翰林修撰，尋遷修起居注。葛王除爲殿中侍御史兼侍講學士。

劉仲淵字介石，燕山人，宣朝狀元及第，是年出曰月得天能久照賦。亮時爲翰林待制，葛王立，遷直學士。

張景仁字壽寧，廣寧人，劉仲淵榜別試及第，久在翰苑。葛王立，除翰林侍讀學士。

楊伯雄，咸平府人，狀元。劉仲淵榜及第，葛王立，除翰林直學士。

楊伯仁，伯雄之弟，狀元。王彥潛榜別試及第，葛王立，除翰林待制。

王彥潛，河間人，宣時狀元及第，是年出文以足言行而遠賦。葛王立，除翰林待制。

綦戩字天錫，山東膠東人，少被虜。亮時賜及第，授翰林應奉文字。葛王立，遷待制。

劉機字仲章，益都府臨朐縣人，初年被虜。在葛王家，葛王父潞王放從良，應舉狀元。楊建中榜

上甲及第，葛王立，授左拾遺。凡事多取謀於機，其人足智略，又溫粹，士多歸之。

孫用康字游古，燕人，宣時狀元及第，是年出仁爲道遠行莫能致賦。葛王立，除翰林修撰。

呂宗翰字周卿，燕人，亮時狀元及第，是年出王業艱難賦。葛王立，除翰林修撰。

孟宗獻字友之，開封人，葛王初立時，四元及第，解試建官惟質天下治賦。府試立政惟人不惟官職賦，省試夙夜求賢務在安民賦。殿試知所以臨制則臣民畏服賦。授翰林應奉文字，同知制誥，

尋除左贊善大夫。

制誥。

任忠傑山西天戎縣人，亮時狀元及第，是年出賞罰之令，信如四時賦，授翰林應奉文字同知。

李希顏獻州人，又云中山人，宣時因伯作省元，下第特賜及第，授翰林應奉文字同知制誥。

王堪棣州人，宣朝經義及第，葛王立爲翰林修撰。

卿監畢逢吉瀋州人，狀元，石琚榜及第，葛王立，除太府少卿。

徐之口燕山玉田人，口及第，葛王立，除太府少監。

任侗燕人，狀元，石琚榜及第，葛王立，除都水使者。

任侗字子美侗之弟，狀元，楊建中榜及第，葛王立，除祕書少監。

田穀廣寧府人，狀元，石琚榜及第，宣時坐欺罔黨錮，貶爲庶人，葛王立復官，除工部員外郎。

馬柔德字周卿廣寧府人，狀元，劉仲淵榜及第，宣時與田穀等坐欺罔黨錮，貶爲庶人，葛王立，

復官，除禮部郎中。

黃從龍字雲卿，山東密州人，宣時經義狀元，葛王立，除太常少卿。

孔固字德遠，孔子四十七世孫，狀元，元堪榜及第，葛王立，授宣徽判官。

楊幡字子飛，中京人，狀元，楊建中榜及第，葛王立，授宣徽判官。

張錫字永山燕山陰人，又云燕山武康人，狀元，孫用康榜及第，葛王立，授左司員外郎。

王今黃龍府人，狀元，劉仲淵榜及第，亮時，右司郎中，葛王立，授左司郎中。

炎興下帙一百四十六

起紹興三十一年十二月一日
日巳亥，盡五日癸卯。

十二月一日己亥朔趙樽克蔡州。

趙樽屯於麻城也，被命依前駐軍蔡州，令鄂州都統吳拱、荆南都統李道進取中原。初，樽離蔡州日，留李詢爲知州，而僞刺史蕭懋德入蔡州，詢遁去。樽取新息縣，拱與道之信息皆不通。金人游騎日相望，樽謂若駐軍以待二都統，甚善。然曠日持久，非兵家必勝之道。萬一虜人增兵，雖欲復取蔡州，必難。不如長驅而入之，率兵疾趨迫城下。懋德聞樽至，披城爲寨，相拒兩日不出戰。己亥夜，漏未盡，樽命將士潛師入城。懋德遂遁。樽既再得城，與諸將議曰：「蔡州形勢之地，虜所必爭，且陷僞久，無樓櫓雉堞，荒榛如堤岸，蕭懋德棄之去者，知其不可守也。今吾衆不過四千，朝廷有命使守之，虜人必再謀攻我，在我者宜有以待之。於是稍加修治。」樽遂復以李詢依舊爲知州。

知通州崔邦弼降官放罷。

知通州崔邦弼聞金人陷泰州，劫掠罄盡，又欲棄城遁去，恐百姓不從。己亥夜，二更後，遣人於城內外縱火三十餘處，喧鬧出城，渡江往福山。通判趙不悔已先期而遁。料角統領官盛佺所統人，隨邦弼出城，因而潰去。先是，提舉茶鹽司得朝旨，存留海門、靜海兩縣船，爲料角探望及般運錢糧。而邦弼不悔，占留裝載宅庫兵吏家屬後，爲提舉王珪按發。邦弼不悔各降兩官放罷。時邦弼已致

仕，盛佷亦降兩官。

吳拱等收復鄧州。

新除湖北京西北路招討使吳拱，荆南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李道主管京西南路安撫司公事郝鼓，黃旗走報遣發將官劉革等，十二月一日到鄧州新野鎮，地名龍鼻，劫中番賊寨柵，殺死番賊，棄頭不斫，其賊拔寨退入鄧州。至十二月六日，番賊棄城逃遁，收復鄧州了當，革等統押軍馬，會合忠義首領孫顯等，跟蹤追襲外，委是勝捷。

二日庚子，得金國公牒報班師通好。

是日，金國牒云大金國都督府牒南宋鎮江府正隆無道，獨意起兵，以致廢殞；別立新主，正議班師，依舊通好。邊上如此報，因御營宿衛使太傅和儀郡王楊存中侍衛馬軍御前諸軍都統制，成閔中書舍人督視江淮荆襄參議軍事虞允文，總領淮東軍馬錢糧朱夏卿，列奏以聞。既而北壘亦具亮之死狀來求和。

金國移牒三省樞密院。

大金大都督府牒宋國三省樞密院：國朝自太祖皇帝創業開基，奄有天下，迄今四十餘年，其間講信修睦，兵革寢息，百姓安業，不意正隆失德，師出無名，使兩國生靈皆被塗炭。今奉新天子明詔，已從廢殞，大臣將帥，方議班師赴闕，各宜戢兵，以敦舊好；須議移牒，具如前事，須牒宋國三省樞

密院照驗。大定元年十一月三十日牒，銀青榮錄大夫左領軍都監開國公蒲察，龍虎衛上將軍右領軍都監徒單右領軍監軍榮進，左領軍監軍潘國公徒單儀同三司，右領軍副都督函國公，銀青榮祿大夫右領軍大都督開國公，太保左領軍大都督齊國公。

都督府回金國牒。

牒云：今月一日，承來牒，照驗正隆廢殞事，除已繳奏外，須議移文，牒請照會。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一日，侍衛馬步御前諸將都統制成，御營宿衛使太傅和儀郡王楊，左中大夫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葉。

晁公忝敗盟記曰：是時，行府督視江淮荆襄軍馬，而云督視諸路者，以金人稱大都督來議和，故我不可示之以弱也。

三日辛丑，督府發捷旗到行在。

帝曰：大酋既已滅，餘皆南北之民，驅迫而來，彼復何罪？今即日襲逐，固可使隻輪不返，然多殺何爲？但檄諸將，迺邇進師，會合京畿，收復故疆，撫定吾民足矣！

召虞允文赴行在。

允文既至，入見，上慰勞有加。允文奏曰：此廟社神靈，陛下英斷，將士用命，臣何力焉？上嘉賞再三。有旨論功行賞，張振時俊王琪盛新戴皋以功烈顯著，人轉三官，其將士亦以次推恩。允文奏曰：

昨來采石，事勢危急，臣於振等行陣間，許以重賞，振等効死力戰。三官恐未足酬其勞，乞回臣在身官職，推賞振等。上曰：向江上得諸校致力，其功豈可忘？尋改張振等正任承宣使，觀察使虞允文繼論奏，車駕進發，而虜尚有在淮東西者，今當督淮上之兵，斷虜之歸路，發鎮江建康之兵，爲掩襲之舉，可無唯類！上深然之。命淮上措置，而諸軍已先過江。

御製完顏亮畫贊。

金虜曰：亮獨夫自大，弑君弑母，叛盟犯塞，殘虐兩國，屢遷必敗，皇天降罰，爲戎狄戒！

四日壬寅，成閔收復揚州。

禁止州郡科歛獻納之弊。

臣寮上言：竊以國家不得已而用兵，調度旣廣，費用不貲，陛下愛惜民力，不忍一毫取之於民，盡出內帑，以佐國用，恩至渥也！昨因臣僚援卜式故事，乞風州縣富民，使得輸財以給邊，因可其請而行之。今州縣長吏，不務體此，乃科歛五等人戶，或以物力高下，或計田畝多寡，出錢作本州獻納，以爲己功，是豈知朝廷之意哉？此風不懲，爲擾未已。臣愚欲望聖慈，特賜睿旨，如諸路州軍欲助軍興者，不得輒科於民，若上戶自獻，取具以名聞，當議推賞，以示旌勸；使富者銳於樂輸，貧者免於橫歛，則天下幸甚！從之。

邊臣賀表。

表曰：融虜叛盟，方恣行於狂悖，皇天震怒，俾亟就於誅夷，宗社增休，邇遐多慶。中賀竊以夷狄之患，古今所同，雖其空國而來，必有塗炭之敗，然淝水之戰，纔快斬於苻融，而瀆淵之師，只獨殲於捷覽。至戎酋之遭戮，實曠古之罕聞。恭維皇帝陛下，德備聖神，資全勇智，大國而事小國，本自盡其兼容，至仁而伐不仁，果何憂於弗克！豈期妖孽，敢肆憑陵，悉驅番漢之民，入擾江淮之地，毒流南北，憤激人神，爰假手於羣凶，用倒戈於元惡，風驅電掃，行淨洗於胡塵，地闢天開，期盡還於禹跡，遂使車書之混一，訖興禮樂於昇平。臣等猥守藩條，豫聞邊事，方逆虜尙在，曷勝臣子之憂，今王心載甯，永同天下之喜。

賜新復州軍赦。

尙書省牒：刑部門下朕以涼薄之資，履艱難之運，披圖慨歎，念未清九縣之塵，仰瞻焦勞，詎敢忘一食之頃；然而誠不足以孚強敵，德不足以保遺黎，致承平之故區，寢隔絕於異域，列聖之境未復，兩宮之狩莫還，恨抱終天，悲纏率土，痛心疾首，隕涕汗顏。茲逆虜之干誅，幸上天之悔禍，爰整濯征之旅，往揚著定之功，羣豪倡義以雲從，列郡聞風而響應，扶杖而頌德化，率多羸老之餘，篋食以迎王師，復喜威儀之見，遂日闢於百里，曾不頓於一兵，元惡就屠，餘黨悉潰，合賈將帥之餘勇，盡還祖宗之舊疆。重念中原之民，久淪左衽之俗，墜衣冠於塗炭，變禮義爲腥羶，頭顱莫保於淫刑，閭里悉空於重斂，矧困脅從之暴，豈無誑誤之人，宜推在宥之恩，誕布惟新之令，可大赦新復州軍。應新

復州軍，並限赦書到日以前，罪人無輕重，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祖宗帝后陵寢，自經隔絕，久失展省，本路招討使到日，同本處官吏，躬親前去朝謁，如法修奉，務在嚴潔，以務朕孝思退慕之意。淵聖皇帝梓官及天眷，尚在沙漠，抱恨無窮！若中原與諸國人能津致，扶護來歸者，賜銀絹五萬疋兩，如願補授官資人優與推恩。勘會白溝河忻代等處一帶，係本朝舊界，仰諸路招討使統率大軍到日，不得越境。於戲！天開地闢，允臻恢復之期，雨施雲行，或慰來蘇之望！尚望邇遐之衆，咸懷忠義之誠，共集大勳，永清四海。

林栗上宰相劄子，乞進軍恢復。

劄子曰：某昨日，獲見虜中關牒，退而深念虜人，於我有不戴天，不反兵之讎，今又渝盟稱兵，蹂踐兩淮，荼毒生靈，暴骸滿野，潛師海道，視我爲儿上之肉，猖狂顛蹶，亘古未聞禍極凶殫，自貽屠裂，揆之常理，其衆若不投身歸命，便宜奔潰逃歸。今乃按兵江壖，議立新主，從容移檄，令我戢兵，以愚觀之，其說有二：一者諸將翫寇之罪；二者同舟遇風之勢。何謂諸將翫寇之罪？兩軍相持，惟伺間隙，設其國中內亂，千里之外，勢猶可乘，今相距一江，而彼有弑逆之釁，倉皇顛沛之間，縱兵掩擊，殄其醜類，然後可以謝兩淮無辜之民，洗國家積年之憤，今淹留累日，顧望不前，使之成謀，復來修好，是將愚弄本朝，猶以故吾待我，邊臣見此文書，又非降款，爲之受納，已墮計中，傳送朝廷，意將何待？欲辭翫寇之罪，其何及已？何謂同舟遇風之勢？亮之凶虐，衆怨親離，欲與俱亡，固非一族，然預謀弑逆，

不過數人，覆手相殘，勢當未已。若去國未遠，巢穴可歸，縱加刑誅，豈能禁遏？今已深入吾地，結爲死讎，京東河北，山西陝右，皆吾舊民，久懷響應，聞亮之死，必已倒戈，所未下者，特其酋長，尙有女真之人，勢亦不能久立，則亮之餘衆，退無所歸，難欲來降，懼不免死，苟相推奉，以冀生全，其爲文移，緩我師旅，萬一其計得行，是一亮死，一亮生也。死亮凶殘，衆所同棄，生亮方急與人同苦，爲吾之患，不又多乎？此則同舟遇風，勢當然也。詳其關牒，尙有兩名不書，則其中同惡，亦未堅定，經此數日，或走或降，變故萬端，難以險度；但在朝廷所以應之如何耳。譬如觀弈，遇其敗勢，不能進攻，兩眼旣成，還須自救，利害之形，豈不相遠？昔赤眉入長安，所過殘賊，鄧禹西討，久不進師，光武敕之曰：「司徒堯也，亡賊桀也。」長安吏民，皇皇無所依歸，宜以時進討，禹猶執前意，遂致挫衄。帝乃敕之曰：「赤眉無穀，當自來東，吾折箠答之，非諸將憂也。」乃遣侯進屯新安，耿弇屯宜陽。敕曰：「賊若東走，可遣宜陽兵會新安賊；若南走，可遣新安兵會宜陽；及聞馮異灑池之捷，帝乃自幸宜陽，盛兵以邀其走路，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及降，帝令縣廚賜食，百餘萬人皆得飽飫而已，豈復有他望哉？愚謂今日待女真，計當出此，宜敕諸將進軍臨之，別遣重兵，分出泗亳穎壽，規取汴京，截其歸路，勿與之戰，使之進不得鬪，退無所歸，然後開以生還之路，示以丹青之信，諸軍但許受納降款，若只是通好文字，不得收接，仍賜女真軍前詔曰：「本朝至仁，兼愛南北，完顏亮稱兵犯順，自取滅亡，汝等久苦暴君，不保朝夕，出於迫急，實行天誅，今窮困無歸，朕豈忍殺已。」

敕所在軍府，受汝投降，詔到，宜悉解甲放兵，自詣軍門降首，各給本貫公憑，聽汝歸業。若其中尙敢拒命，聽相捕斬前來，依格支給賞賜。如係女真契丹渤海諸國人，並令有司護送出境，元有官資者，量高下授與職任；不願仕者亦行從便。若更猜疑，理無容貸，諸軍尅日會合屠剿，朕雖赦汝，恐無及矣！昔漢光武受銅馬之降，親行其營，以安反側；朕今自往爲汝涵覆，勿復有疑，我專爲仁，彼專爲暴，孟子有言，率其子弟，攻其父母，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今日之事，又何疑焉？若失此時，縱其北渡，是祿山薨而慶緒興，思明弑而朝義立，中原塗炭，不知何時而已也！愚者千慮，不勝拳拳，惟廟堂諸公，垂聽而擇其中，幸甚幸甚！

五日癸卯。詔戒飭羣臣。

詔曰：朕以逆亮渝盟，侵犯王略，肆頒詔旨，躬往視師，久已戒嚴，屬茲進發，凡遠邇股肱之郡，小大文武之臣，宜體朕心，各揚爾職，毋縱姦宄，毋虐善良，無事徵求，無擾獄市，內則輯甯於封部，外則式遏於寇攘，共濟大勳，永底丕乂！

成閔自鎮江府渡江追襲。

遺史曰：先是成閔在京西，承金字牌，令策應建康。成閔喜於得歸，兼程疾駛，士卒冒大雨，糧食不時，多死於道路。河北轉運司以舟船載錢糧馬料，差漢陽軍監酒務楊某隨軍，而軍人自張家渡渡江遵陸，皆不及支請。初，閔自行在率軍馬戍京西湖北也，沿路槁設之物，不可勝計，盡以歸己，不

散士卒；及回至鎮江也。有軍中子弟號康保義者，因酒後曾顯言於市中，或告閱，閱遣人捕康保義至，卽命斬之。顏完亮之死也。閱大軍猶在鎮江，不渡；又七日乃渡，駐於揚子橋之間。樞密行府遣使臣李彪探伺金人回軍動靜，閱令彪速回報樞密行府曰：成閱大軍在揚子橋相持，來日當大戰矣。彪不聽，且曰：必當到揚州城下，探其動息，方敢回。閱力止之，是時金人已取天長路歸，閱之意欲作大戰，虛張其功績耳。路人喧傳，金人已歸揚州空虛，故閱之詐不行，乃以馬軍司兵追襲，李捧亦以神勇軍追襲，然不敢與金人相近。是時泗州已被夏俊焚燒，棄城而南，故金人先遣千戶至泗州，拆民居爲三浮橋，頃刻而成。翌日軍到，皆下馬乘橋而過，馬不卸鞍，皆涉淮而渡，望之如雲。旣渡絕，閱軍到盱眙，排列於淮之南岸，聲諾如一。金人笑曰：傳語成太尉，有勞相送。金人在泗州住七日，有三百人長者一人，告千戶曰：三百人各有歸心，不可彈壓，奈何？千戶曰：郎主雖死，豈無王法，千軍之弟曰：兄言失矣！郎主且死，兄何不只在揚州而須北歸邪？彼各有父母妻子，人心難留，豈可以強繩之？兄以爲然，三百人皆上馬卽時馳去。由是西城之兵，皆上馬爭門馳出，不可遏，俄而夾城人亦去。成閱知金人盡去也，乃列兵於淮之南岸，鳴金鼓，教兵耀武而還；聞之者莫不大笑。是時龜山沿路，有金人遺棄粟米山積，往往是京東河北科配民戶，令赴浙西州軍送納者，猶有布袋盛貯者，各題寫起發州縣及平江府秀州諸處送納，官運糧運方不繼，賴以給軍，而統制將官歸己者亦多矣。成閱之衆，多福建江浙人，不能食粟，因此日有死者，不下二三百人。

差·隨·軍·轉·運·使·韓·彥·直·爲·京·東·西·路·河·北·東·路·淮·北·泗·宿·州·招·討·使·司·隨·軍·轉·運·副·使·龔·濤·爲·浙·東·西·路·通·泰·海·州·沿·淮·制·置·京·東·東·路·招·討·使·司·隨·軍·轉·運·副·使·向·洵·權·京·畿·河·北·西·路·淮·北·壽·毫·州·招·討·使·司·隨·軍·轉·運·判·官·呂·擢·兼·京·西·北·路·招·討·使·司·隨·軍·轉·運·判·官。

炎興下帙一百四十七

起紹興三十一年十二月五日癸卯，盡十六日甲寅。

車駕將進發。先約束巡幸經由州縣。

癸卯，已降詔戒飭羣臣，又降旨曰：巡幸視師，用今月十日進發，已降指揮應經由去處，排辦程頓，修治道路等事，不得過有華飾，非理科斂。竊慮奉行不虔，重勞民力，除行合用錢批支驛券外，應貢獻果木飲食之類，悉宜禁止。可行下逐路監司約束，如敢違戾，仰御史臺彈劾，重寘典憲。

招撫司以賈和仲知揚州。

招撫司以拱衛大夫和州防禦使賈和仲知揚州。和仲單騎入城，皆未有官吏，漸次主管機宜文字向子廉及兵職官公吏軍民有到州者，和仲揭榜，使人首錢窖，一半給賞。由是告發無虛日。官司發掘不暇，會金字牌委和仲以經總錢收買金人遺棄器甲，和仲揭榜收買，有以紫茸穿者，有以皮條穿者，鐵葉柔軟而堅，兩面皆明，兵將見之，以爲朝廷器甲不如也。頃之，朝廷使淮東總領朱夏卿買器甲，夏卿以書託揚州親戚通判葉模，模者夢得之子。模遂請於和仲，以買下器甲與夏卿，和仲不可。曰：和仲承金字牌，備奉聖旨，買此器甲，豈敢作人情與總領耶？模怨其不從，譖于夏卿，夏卿遂譖于葉義問，義問以和仲爲不職，放罷。朝廷遂以向子固知揚州。於是有修城之役，破錢二十萬緡矣。

七日乙巳，李顯忠往和州。

知建康府張燾說都統制李顯忠曰：車駕將發，巡幸到此，金賊尙據鷄籠山，得無慮乎？顯忠以大軍濟江，去和州三十里，與賊相持。

金人知鄧州錄事高通以鄧州來歸。

初，金人以劉萼爲都統，寇京西，敗于光化軍及茨湖也，回身至鄧州，駐于城北七八里間。僞鄧州節度使蕭中一亦挈家屬出城，駐于萼軍之南一二公里間，僞同知節副亦皆以家屬去。中一留州事委監倉王直。是夜，北門有火，卽滅。中一與十千戶三十謀克言曰：今日之事如何？鄧州屯駐之兵，皆爲都統劉相公帶去，而城中之兵，皆是土人，萬一爲南宋之兵內應，如何？衆皆知中一有順南之意，唯唯而已。坐中，忽不見白千戶者，中一疑其走，告于萼矣。乃率其奴婢將家屬奔走。中夜，屢遭鄉村土豪驚散。中一被殺，家屬幸得免。翌旦，金人皆北去。錄事高通聞萼之兵已退，乃集官吏軍兵而謀曰：今蕭節使及同知節副皆已去，城中生靈如何？衆皆言：惟錄事指揮。是時禁軍曰：今南兵已近，若此時不決，則城中之人皆不可保。衆請通決之。通見衆人亦有順南意，乃曰：今諸軍無將，欲請軍中最長者一人爲將如何？衆曰：諾。通卽推舉四人，皆軍中職名最高者，衆皆聽命。通謂軍中已有主者，又四人皆舊部曲，得其心，遂以中一之命，令王直權管州事。衆復以通權節副。通始敢言曰：欲與一城生靈求一生路，以決今日之計如何？衆曰：諾。於是通乃言鄧州本是大宋所有，金國今已棄我官吏軍民矣，欲與諸公同歸大宋如何？衆皆從之。議遂定，命吏人作文字未畢，忽報城下有十餘

騎通令倒旗槍而問之，乃曰吳招討；下問其主將，則曰管統領。管統領者，鄧州弓手管朝也，聚衆在山中，投均州武鉅爲忠義人；知金人已退，故先到城下。通令放旗槍於地，回報其軍，俄有三百餘人至城下，而城中軍兵復立旗槍，似欲與爲相應作過者，蓋已有約故也。通見其勢逼，卽令開門以沮其計，衆遂入門登城。俄縱掠不傷人，遣人尋中一，知其已死，得其家屬後，歸江南。朝廷命其子穎爲武翼大夫鄂州總管。

九日丁未。武鉅收復河南府。

新除果州團練使知均州兼管內安撫使節制忠義軍武鉅申：昨遣鄉兵總轄杜隱前去，會合盧氏縣鄉軍收復州縣；今月十四日，據本官申收復了當，嵩州及長水、永寧、福昌三縣撫定了當，委是勝捷。又報：昨遣杜隱等將帶人兵及盧氏縣、高州等處忠義人前去，收復河南府去後，今據盧氏縣差人前來走報，於十二月九日收復河南府了當。

十日戊申。車駕自臨安府進發，巡幸江上。誅倪詢，應簡于平江府。

車駕到平江，會曹洋，自李寶軍中取倪詢應簡回，會洋就御舟引見，上慰勞良厚；因曰：少頃，令曹洋管押罪人，在行宮門外聽旨。上乘輦入平江府治，洋以兵衛夾道，防護詢簡，候于門之下。俄頃，有旨：倪詢應簡並凌遲處斬。又有活執到女真等，盡斬之。倪詢平江府常熟縣人，應簡通州人。

十二日庚戌成閔收復盱眙軍泗州。

淮東等路制置招討使成閔黃旗走報統率軍馬於十二月十二日收復盱眙軍了當其泗州淮河岸下擺泊舟船數千隻。金賊數萬人隔河與官軍相距閔遂將奪下金賊燒不盡橋脚小船二十餘隻併工修整及於龜山以來搶奪到賊船十餘隻并分遣統制官吳超楊欽部押人船於水路邀擊賊船及差統制官劉銳陳敏王公述張師顏於十二月十五日夜於泗州東城之東潛師渡淮有賊騎數千於城東擺列前來與官軍相距閔又分遣統領官左士淵張青魏全部押官兵攻奪泗州南門入城占據閔再率官軍戮力掩殺賊兵敗走收復泗州了當奪到粟米三萬餘石被擄老小數萬口放令渡淮歸業委是獲捷。

吳拱收復汝州。

十五日癸丑車駕至常州無錫縣。

是日邊報奏淮東虜人已遁去淮西尙餘三萬衆保和州陳康伯等依旨撰到招安旗榜非惟諸國之人雖女真一概與補官內萬戶許以節鉞其餘視爵秩高下更超等換授白身特命官奴婢優與賞賚示之生路庶使束手來歸上曰彼難夷狄亦人也比引見所招到金人朕亦悉與貸命送諸軍下役使蓋首惡完顏亮一人耳若概殺之則不勝其多朕不忍爲也。

行營宿衛使楊存中檄完顏亮一行將吏等書。

行營宿衛使楊存中檄書檄告完顏亮等一行官兵將吏等，蓋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故爲臣在當知逆順之理，師直爲壯，師曲爲老，故用兵者宜明曲直之情，以順而討逆，則何功不成？以直而攻曲，則何敵不勝！惟完顏亮女真殘種，怙恃兇強，肆行暴虐，弑君殺母，蔑亂人倫，棄約背盟，迷逆天道，挾彼犬羊之衆，蹂我淮甸之邦，罪惡貫盈，神人共憤！當職恭承帝命，肅將天誅，念爾醜徒，當思後悔，東區巨海，西扼長淮，南限大江之虞，北有重兵之阻，雖鼎魚之暫息，顧穴蟻以何逃？况葛王旣立於爾邦，而大兵已興於中國，路途愈隔，軍馬何歸？盍執暴君，往投新主，保其名節，一洗汚俗之羞；樂爾妻孥，無作異鄉之鬼；或挺身而抱義，亟率衆以來降，庶幾全逆順曲直之宜，不失享富貴安樂之利，故茲檄示，各宜究之！

成閔收復陳州。

成閔申：十二月十五日，據本司中軍統制官趙樽申：先准指揮催督，結約到陳州忠義人陳亨祖，乘勢收復陳州。十一月十七日，據陳亨祖申：於十一月五日，將帶忠義人兵，已收復陳州了當，捉到同知完顏耶魯等九人。

陳亨祖以陳州來歸。

陳亨祖，陳州大豪也，聞趙樽已得蔡州，卽領民兵據其城，縛其僞官屬，送于蔡州，乞歸朝廷。樽具奏聞，朝廷嘉其忠，特授武翼郎，兼閤門宣贊舍人。

十六日甲寅李顯忠收復和州。

行宮留守據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李顯忠黃旗走報并申契勘金賊三萬戶占據和州於城外連珠劄立硬寨當職親率諸軍十二月六日自慈湖濟渡先占北岸石跋嘴依山下寨與賊對壘雖賊時遣騎兵沿江窺伺口岸肆爲剽掠當職措置分遣軍馬不時晝夜邀擊殺獲甚多致賊不得休息至十六日進兵酉時直抵和州賊寨賊兵畏懼至三更金賊拔寨北遁奪到被賊擄鄉民老小三千餘人卽時撫恤各令逐便歸業奪到騾馬收復和州了當。

賜揚泰真楚濂和濠廬光州盱眙高郵光化無爲安望信陽軍德音。

尙書省牒刑部門下朕撫運中興遭時多故崇七德而輕武務先禁暴而戢兵收五利以和戎靡憚卑辭而屈已將使華夷之衆永離塗炭之裁由涼德不足以懷柔致逆虜輒淪於盟誓怙其戎馬之足驅厥犬羊之羣旣倣擾於中原遂虔劉於吾圉第欲兵連而禍結豈知衆叛以親離宜神聖之莫容致人心之爭奮奇兵塵擊盡灰赤壁之舟元惡就屠迄授藁街之首餘黨奔潰四境澄清慨念疆場之氏荐被兵戈之苦妻孥蕩析肝腦糜捐室廬成煨燼之餘田野喪耕犁之具禍貽爾衆罪在朕躬幸已靖於妖氛喜再成於樂土欲撫瘡痍之俗爰推曠蕩之恩揚泰真楚濂和濠廬光州盱眙高郵光化無爲安望信陽軍管內限德音到日已前見禁罪人除犯刦殺故殺鬪殺並爲已殺人者并十惡罪至死僞造符印放火官員犯入已賊將校軍人公人犯枉法監主自盜賊並依法內枉

法自盜罪至死，情理輕者奏取指揮，鬪殺罪至死，情理輕者減一等，刺面配千里外州軍牢城，斷詔錄案聞奏；其餘罪無輕重並放。於戲歌鴻鴈之詩，務遺黎之安集，法雷雨之解，與庶彙以昭蘇，尙期小大之臣，共體隆寬之德，輔成極治，永息多虞。

成閔以劉繹爲修武郎，閔祇候權知泗州。

先是劉錡在淮陰也，員琦劉汜在盱眙，錡令琦汜差人往臨淮縣體探。是時，招信縣橫山劉繹與土豪張楫共有民兵數百人，養在盱眙。琦汜遣繹楫往，繹楫至新店，會金人亦遣二三百騎往泗州探事。繹楫等退歸泗州，出南門見盱眙，隔岸無兵馬，知琦汜等皆去。岸下無船可渡，遂駐衆于橋場中。俄頃，金人探馬數百騎入泗州，楫請擊之，繹懼不從。楫曰：「金人若知我衆不多，守其要路而撓我，雖一人不可生還。」遂率衆入南門，金人見南門有兵突入，不知多寡，卽爭門出，循汴河路以奔。時霧重有微雨，汴河路皆青石，滑馬不能行，有墜馬者。楫急追之，繹亦繼往。金人往往下馬而去，遂獲馬僅百匹，而回泗州不可住，漸循淮河而上，見夏俊在南岸，以奪馬事告之。俊喜，令尋小舟濟渡馬數匹而行，餘馬繹與楫兩分之。於是各裝載家屬，取天長路，欲渡江。楫在前行，未到天長，遇金人盡失其馬，繹聞之乃還橫山。至是成閔到盱眙，繹遂獻其馬，言其殺伐之功，閔大喜，書填修武郎閔門祇候告身授繹，仍令權知泗州。

炎興下帙一百四十八

起紹興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戊午，盡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日丙寅。

二十日辛酉。車駕到鎮江。

未入丹陽館，乘騎徑往江上，觀看戰船。

二十一日壬戌。入行營駐蹕。

以和州鷄籠山金人未退。

二十二日癸亥。吳璘奏收復秦州治平寨。

四川宣撫使吳璘報捷，遣差左軍統制王中正權知秦州，劉忠中軍第五將王玠等，將帶軍馬攻討，收復陝西陷沒州軍，於十二月二十二日未時攻打破治平寨。次日，措置招收官民歸業，及剗削城壁守禦。間探報金賊萬戶僕悉令李葦帶領千戶了不羅等，甲軍三千餘人在千家堡下寨，要復收治平寨。中正等統率馬軍步軍，於二十五日辰時自治平寨起發，至午時到千家堡，照城隍望見金賊，在川下擺作三大陣；其時步軍未到，中正等帶領馬軍下川迎敵，其賊一擁前來，告諭官軍，不顧死亡，與賊血戰一十餘陣，至申時，金賊敗走一十餘里，再添生兵，擺拽陣勢，與官軍迎敵，中正等賈率官軍，戮力苦戰，至酉時，其賊再行敗散並走，乘勢追趕二十餘里，斬到首級，捉到活人，各不計數目，收軍回堡。當川下寨統領官王中正，左腮嘴角併三鎗，伏乞照會。

二十三日甲子。張振時俊正任承宣使。戴皋王琪正任觀察使。盛新正任團練使。

采石之功，統制官各已遷轉階官，及遙郡矣。虞允文欲奏請與落階官，並與正任，乃降旨：昨采石親與虜主見陣，保護大江，功力爲重，並特除正任。

二十八日己巳，樞密院同奉聖旨進幸建康府。用正月三日如值雨，別擇日。

車駕在鎮江旬日，擇日進發。

持服秦墳，秦堪奏獻金器五千兩，銀七千兩，米二十萬石，候服闋日取旨。
知安豐軍孫顯忠申任契丹等歸朝。

十二月二十八日，淮北壽春府有任契丹男三郎君，天平軍節度使河北路安撫制置使王任，檢校少保天雄軍節度使河北等路安撫使王友直，將帶軍馬八百餘人前來，即時說諭朝廷恩信，管待勞犒，訖發前赴闕。

行宮留守司榜李顯忠、邵宏淵等報捷，淮西諸郡並皆寧靜。

行營留守司據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李顯忠、池洲都統邵宏淵等申，今月十七日早，觀率軍馬乘勢指蹤，追襲金賊，離和州三十里，地名橫山洞。其賊連發煙號，勾添精銳，騎兵數千，騎鴈翅擺列，拐子馬衝擊官軍，當職遂分布馬步軍，賈勇將士，戮力分頭趕敵，及戒諭官兵，不得斫級，軍馬一擁奔入賊陣，自辰時與賊鏖戰，至午時殺賊敗走，追殺三十餘里。其賊取香林湯路前去，殺

死番賊并掩擁入溝澗，及活捉到千戶百人長，并驟馬衣甲器械無數，除已再遣軍追襲外，委是大獲勝捷。又報再遣統制官張榮，統率全軍追襲，至十九日未時，至金椒縣界，地名馬村，後河楚涓溝趕上，與賊鬪敵，殺死番賊，并掩擁入河，不知其數，收到被擄鄉民老小數千人，即時撫恤，各令逐使歸業，奪到驟馬軍器等，除已指蹤追襲外，委是大獲勝捷。又據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淮南西路制置使京畿河北淮北壽亳州招討使李顯忠黃旗走報，契丹虜酋完顏亮被弑之後，淮東番賊遁去，惟留精銳三萬戶在和州爲後，顯忠近已統兵收復和州，趕殺番賊於橫山洞，後河兩次獲捷，相繼遣發統制官耿卞孔福張榮時俊李福王浩統領官張淵王洪范卞元復朱進董超王宗高端智董安劉源關琰軍馬，并續遣發池州都統邵宏淵及顯忠親統其餘諸軍，於十二月二十八日起離和州，二十九日至仙宗白陵橋，趕上番賊見陣，追襲番賊至淮河，地名塢澗，番賊半渡，統率諸軍掩擊，賊衆溺死，不知其數，奪下牛畜被擄老小五千餘人，已即時撫恤，放令逐使歸業，委是大獲勝捷。兼顯忠已差人撫定廬亳等州，并管屬縣鎮，今來淮西諸郡，委無賊馬，一路肅靜，商賈通行，人民復業，奉旨，令出榜曉示。

張壽卒。

張壽行狀曰：紹興八年，會金人遣使至境求和，而要我以難行之禮。上亦厭兵革，且悼梓宮之未還，母后之在遠，南北軍民，久困征役，姑欲屈已就和，以紓目前之急，乃降御劄，令在廷之臣，詳思

所宜條奏，公上疏。

疏在紹興八年十一月內

時宰相方以和議爲己功，力贊屈已之說，以謂茲事當由聖斷，不必謀

之在廷，上勉從其請，將有定議，而外論紛然，欲羣起而攻之；從班中有不顧節義，亟欲求進者，乘宰

相之懼，說之曰：公爲天下大計，而羣說橫起，何不擇人爲臺官，使盡擊去，則公之事濟矣！宰相然其

說，遂擢言者居中司，又引其黨與使居橫榻，除目旣頒，搢紳駭愕，道路以目，莫敢以辭！公聞其議已

定，乃歎曰：一屈之後，甯可復伸，上雖不自重，其如天下何？較虜之彊，非吾所敵，而敢與抗者，恃人心

耳！今主上躬屈至尊，以臣事之，則天下之人，誰敢與抗？將惟虜命是聽！則吾之國，不可以爲國矣！今

大臣欲邀功一時，徒爲身謀，不復爲國遠慮，使人主倒持太阿，以中國之大柄，授之戎虜，將有被髮

左衽之憂！又引羣小置綱憲之地，意在排擊忠良，俾天下之人，鉗口結舌，在廷諸公，畏其兇焰，莫敢

正救，曾魯仲連之不如，豈不得罪於天下萬世乎？吾世受國恩，身忝侍從，不可自同於衆人，當以死

爭，遂上疏，疏在第三十八册召公入謂曰：卿前所論四人者，皆自相矛盾，姦計敗露，朕皆逐之矣。微卿言，幾爲

小人所誤，遂命公兼史館修撰。自是屈已之謀遂寢，止增歲幣，虜亦不復以此深責於我，竟歸我梓

宮，歸我母后，歸我河南之地，人亦高公之卓見。朝廷旣得河南，議遣使祇謁陵寢，上欲得慈祥弟

望實兼隆者，往展孝誠，併宣惠澤，顧宰相曰：張某肯爲朕行乎？宰相以語公，公曰：上不以某不才，使

備驅策，某之願也。尙奚辭？宰相以言入奏，上喜曰：張某可謂不辭難矣！公於是卽日束裝上道，自陳

蔡歷汝穎，以至京洛，延見父老，布宣天子德意，民夾道歡迎，爭饋壺漿，且言久隔王化，不圖今日後

得爲宋民，雖夕死無憾，鼓舞相慶，以至感泣！公皆慰勞而遣之，迨至柏城，披荆棘，屢藁翳，隨宜葺治，展敬成禮而還。公所過，輒詢民間利病，及虜情虛實，頗得其詳。既歸，入對時，宰相方主和議，惟恐少忤虜情，事竟不行。未幾，河南復陷，陝右州軍亦多失守，宰相始悔不從公言。冬十二月，大金賀正旦，使至，命公爲館伴，虜使素聞公名，畏慕之，一見顧其副曰：「是使南朝不拜詔者也。」公以語動之，遂得其國之情，僞密奏之，且言宜早爲之備，上深然其說，方且圖之。會公疾作，力求告老，遂以資政殿學士致仕。明年，金人果敗盟犯塞，淮上紛擾，上思得重臣鎮守要害，控扼上流，落公致仕，再起知建康公，以時方艱棘，不敢固辭，聞命上道。時虜酋傾國以來，初自合肥，徑趨歷陽，人情洶洶，公以十月十九日至建康，下令區處，防把事件，各有條理。城中初聞江上危急，比屋逃竄，聞公之來，皆相率歸業。二十四日，王權自和州退保采石，朝廷方罪其畏懼，用李顯忠爲代，旬除猶未至，人情復大恐，時知樞密院葉公義問被旨督師江上，今大參虞公允文，自西掖出贊軍事，十一月六日同至。虞公蜀人，素知公，雅相敬慕，公亦高其氣節，每與論時事，必擊節稱賞，由是益相親。次夕漏下二鼓，公方就寢，虞公扣門求見，甚亟，公披衣倒屣迎之，虞公曰：「此何等時，而公欲安寢乎？」公曰：「日來人情憂懼，外間方洶洶；視太守動息爲去留，儻不鎮之以靜，衆必不要，雖然，舍人何以見教？」虞公曰：「適諜者自江北來云：虜於和州作戰艦，晝夜打造，不計隻數，期以明日渡采石，約晨炊玉麟堂，公何以爲策？」公曰：「某被

命典司留鑰，但當以死守，遑恤其他！舍人陳義素高，以名節自任，今朝廷危急如此，輟法從之，貴贊大幕，正當出婉畫建奇功，以安社稷，此某平昔所期於閣下也。虞公喜曰：此某之素志，特決公一言耳！明日，躍馬至江上，而虜騎充斥，戰艦數百艘，列在北岸，若欲濟者，虜酋方築臺，刑白馬祭天，旗幟滿野，金鼓之聲聞數十里，喊聲動天地，王權所留水軍車船咸在，而諸將故等夷未有統屬，莫肯用命，盡伏山崦。虞公使人謂曰：國家糜祿廩，竭民之膏脂以養爾輩，今事勢危急若此，正壯士立功報國以取富貴之秋，而乃甘心陔伏山崦，以延須臾之命，又安能必保其腰領乎？孰若奮身前鬪，萬有一勝，生則取封爵，死則有唾贈，爾輩其熟計之！將其士歡呼曰：舍人既肯向前，某等竭力以死報國家。有頃，賊舟齊發，直來南岸，虜酋親在臺上，手揮紅旗催發；須臾，賊舟漸近，我軍徐出山崦，擺列江岸，賊初未之覺，一見大驚，欲退不可，遂以箭相射；我軍羣弩俱發，賊出中流，中箭者悉墜江中，車船乘勢衝撞者，應時沉沒；遂不能濟。次日復來，方擂鼓裝船欲進，見水軍戰船盡出，遂不敢前；我以海鯨船二十餘隻，先往北岸，截斷楊林渡口，用尅敵弓齊射，賊棄船上岸，悉陷泥中，不能動，坐受箭而動。虜酋度勢不可進，遂自取御寨舟船，悉焚毀而去；餘舟爲我師所蕪，皆盡，人情遂安。公立以其事奏聞，具言石采之捷，雖足快一時，聞虜賊自戰敗之後，連日發兵東向揚州，臣懼以併力以攻瓜洲，爲渡江之計，其鎮江府在今日，委是危急，欲望睿旨，敕諸將同心協力，極力捍禦，庶不墮其奸計，有旨：令樞密行府添差李捧邵宏淵防把，仍委楊存中在彼同共措置，虜酋竟不能渡；俄爲其帳下所

殺淮西平。詔沿江帥守條陳目今進討恢復事宜；公陳十事，大率欲預備不虞，持重養威，觀釁而動，期於必勝，人皆以爲至論。

吳璘與金人鳳翔合喜李董書。

書曰：少保奉國軍節度使吳璘謹致書于都統相公閣下：冬寒，軍務良勞。比者正隆被殺，大定新立，諒惟悼奉新君，悲喜交集，雖然禍福有幾，惟智者能知其幾不可不慮也！且公寶正隆信臣，委任至重，休戚同之；大定卽位，亦必有腹心之臣爲之謀，主雖以高爵厚祿安公反側，然君臣之間，疏忌之意，豈一日忘之？昔東昏被殺，正隆篡位，東昏之將相大臣，能保其力，全其家者幾何？此皆公目見也。縱使大定隱忍未發，其用事之臣，能相容乎？公提兵數萬，久居于外，無功則以失律爲辭，建功則以強大見忌，公之得罪於新主者必矣；其危如此，孰不爲慮！今我主上，豁達大度，推赤心置人腹中，臣之擇主，捨此安往？公若能改圖來歸，當敷奏以咸秦王世襲王爵，元隨戎旅，委付麾下；富貴擁位，子孫無窮，身名俱泰，如漢之金日磾，不亦盛乎？理之必然，非爲游辭以動公也！機事之來，間不容髮，猶豫不決，終致大禍，悔其何及！惟公熟計之！

炎興下帙一百四十九

起紹興三十二年正月一日戊辰，盡二月二十八日乙亥。

紹興三十二年正月戊辰朔，車駕駐蹕鎮江府。

二日己巳，劉繹正除知泗州。

三日庚午，車駕起發鎮江府。

五日壬申，車駕幸建康府。

上自鎮江遵陸時，天寒，雪雨不止，上乘馬，以氈笠氈衣禦風雨，而宰相以下，多有乘轎者。

六日癸酉，安豐軍孫顯忠收復壽州。

九日丙子，江州駐劄戚方與轉運張某書。

書曰：方輒有少稟，上冒台聽！方向者結約下淮，北壽春宿亳南京忠義人首領，措置事宜，先招

到穎壽二州巡檢高顯，并所部民兵一千餘人，於十二月三十六日同差去統領孫福，將官王高郭

進，訓練官鄭建苗達等將，帶軍馬同忠義首領馬立，將官黃林王德尊部，押軍馬奮門入城，與金賊

血戰，殺死賊兵甚多，其賊敗走，收復壽春府了當，撫定居民，除殺死外，生擒到女真簽軍番馬，并鐵

甲三千餘副，馬甲二千餘副，箭十萬餘隻，粟米二十萬石，共用布袋盛貯，燒毀浮橋三座，糧船大小

一千餘隻，及招到番軍五九少保，五三太保三郎君一行軍馬，計三百一十五人，馬三百五十八匹，

驃子一十四頭，老小三千餘口，方已差統領王德迎接，已到桐城縣，訖兼廬州北地名瓦步，見有金賊甚多，於十二月二十七日，賊馬六千餘騎，前來壽春南岸，看覷浮橋，本軍捉住二人後，便退。至二十九日，統制李貴王孝先部，領軍馬護送招到歸正番官王少保一行，過淮南岸，本路人馬，逢見金賊軍馬二百餘騎，隔小河子，斲射兩三時辰，本軍殺退番賊前去，方於正月初九日到桐城縣，才候解發王少保人馬，即便迤邐前進，仰冀台亮！

十二日己卯，令李顯忠撤戍還建康。

金人已退去，李顯忠以建康駐劄兵，猶戍于淮西，淮西經蹂踐之後，荒涼無廬舍，且驚移之民，猶未歸也。天大寒，多雪，士卒暴露有凍落足趾者，顯忠亦扶病往廬壽撫循諸軍。上遣中使押醫官到和州，顯忠未還，提點醫約飯食端孺，以爲和州西去無人煙，且陰雪難行，請止中使醫官於和州，報顯忠使速歸，曰：「往當塗買饌，供中使等甚厚。」端孺揚言金人已出境矣。軍人暴露陰雪，盛寒不易，未有休息之期，中使微聞其語，顯忠歸，端孺又請者尋常倍贖中使，中使喜，既還建康，卽所聞端孺之言奏聞上，悟，卽日降旨，令顯忠諸軍撤戍歸寨。有旨：「幸運康府南門，以觀還軍，軍中皆踴躍歡呼。」顯忠命整龔隊伍，班師會大雪，車駕不出，召見顯忠慰勞久之，以金瓶御酒，勸盤果木脯醢之屬，皆渾金器就賜之。

十五日壬午，趙樽敗金人于蔡州，金人遁走。

趙樽在蔡州，初，金人于蔡州乘大雪，突騎五百寇城下，樽出騎迎擊之，金人退去，衆請追之，樽曰：懼其誘我也，縱之去。庚辰，探者報金人兵勢甚盛，行且至，樽惟孤軍，又吳拱遣踏白軍統制焦元來應援，合軍不過數千人，皆危之。樽與諸將議，分壁守禦，且以忠義相勉，爲死守計。是日，金人逼於城下，先遣兵斷樽歸路，黎明已列陣于城西，須臾，分布四隅，下馬鼓噪逼城。樽激勵將士曰：金人雖多而無攻具，將士但堅一心無恐，金人之酋首亦勵其衆曰：此城卑薄，汝所共知，一鼓可陷矣！於是，以勁弓數百齊射，矢著城如蝟毛，守者不能立。未亭午，從西壁坎墉而上，倏忽，金人登城者已溢滿。樽時在西壁，知其不可當，乃棄城而下，跨馬率諸軍巷戰。金人壁立城上，官軍甚危，皆奮勇鏖戰；從午至申，金人敗出城去。方鏖戰時，有官軍旗頭與虜人之旗頭戰于城上，移時，兩旁衆兵如山，不敢動，以待旗頭之勝敗，竟殺虜旗頭。城上百姓，望而呼曰：趙提舉且保明此旗頭做好官，虜之旗頭旣死，卽時散亂，多墮城而死者。官軍旗頭亦戰死，竟不得其姓名，蔡州人哀之，金人敗去，樽遂得營葺守禦之備。先是有燕北人七十八名，與蔡州人結婚親者，根刷得之，繫於獄中，及金人攻西門急，權知州李詢皆殺之。

光州牒蘄州，正月二十日午時，承中軍統制兼制置招討司提舉一行事務趙樽，鄂州統制成皋踏白軍統制焦元，申正月十五日以來，有番賊魏都監部，領故太子光英，番軍人馬五萬餘人騎，前來攻擊蔡州西門，至西北角靠汝河一帶，約四百餘步，擁兵一齊上城，其城壁更無敵樓乳牆，乘

馬可上，樽等分布馬軍，賈率將士，與賊鬪敵，盡命血戰，至申時已來，殺敗賊衆，復擁賊兵下城，落於濠塹汝河，不知其數。樽等即時統率軍馬，出城追趕，其賊退走。當陣重傷蕭總管，及殺死劉千戶謀克等百餘人，又殺死賊兵，棄頭不斫，橫屍滿野，棄下衣甲器械，不知其數。委是大獲勝捷。

十八日乙酉，引見耿京下。諸軍都提領賈瑞等一十一人。耿京除天平軍節度使，將佐授官，各有差。

濟南府民耿京，怨金人征賦之騷擾，不能聊生，乃統集李鐵槍以下，得六人，入東山，漸次得數十人，取萊蕪縣。泰安軍有衆百餘，有蘭州賈瑞者，亦本衆數十人歸京，甚喜。瑞說京以其衆分爲諸軍，各令招人，自此漸盛，俄有衆數十萬。是時，大名府王友直亦起兵，遣人通書，願聽京節制。京以瑞爲諸軍都提領。完顏亮犯淮甸，京遣瑞渡江詣朝廷，瑞曰：如到朝廷，宰相以下有所詰問，恐不能對，請一文人同往。京然之，乃遣進士辛棄疾行。凡一十一人，同行到楚州，見淮南轉運副使楊抗，發赴行在。是時，上巡幸在建康。乙酉，瑞等入門，即日引見，上大喜，皆命以官。授京天平軍節度使，瑞擴武郎閣門祇候，皆賜金帶，棄疾右儒林郎，改右承務郎。其餘統制官，皆修武郎；將官皆成忠郎；凡補官者二百餘人，悉命降告令樞密院差使臣二員，與瑞等皆詣京畢。樞密院差使吳革、李彪、賈京官告，節鉞及統制官以下，告身至楚州。革彪不敢行，請在海州伺候。京等到來，即授告節。瑞等不得已，從之。至海州，革彪以官告，節鉞待于海州。京東招討使李寶遣王世隆率十數騎，與瑞等同行。

一錄云：辛巳，歸朝入總轄賈瑞，統制官劉震，右軍副統制劉弁，遊奕軍統制孫肇，左軍統領官

劉伯達，左軍第二副將劉德，左軍正將梁宏，右軍正將劉威，策應右軍副將郭弁，踏白第三副將劉聚，總轄司提轄董昭，賈思成，天平軍掌書記辛棄疾，辛巳正月十九日至建康府，二十日，行宮引見統制官轉修武郎，統領官忠訓郎，正副將成忠郎，書記承務郎。

二十日丁亥，王友直，王任，革來歸。友直除防禦使，任革授官有差。

初，鄆州王任，以罪亡命，金人重賞捕之急，大名府王友直方聚衆，任歸于友直，友直得任甚喜，乃假任契丹以聚衆。完顏亮犯淮南，友直聚衆已數萬，遂破大名府，有衆數十萬，亮死，葛王已立，乃以友直之衆，並放罪令歸農爲平民，其衆聞之，皆散去。友直乃與其黨王革及任謀自山東尋路南奔，比入界，有衆三十餘，至建康引見，上喜，授友直檢校少保，任觀察使，革武功大夫。友直等皆辭不敢受，且曰：向若臣有衆數萬歸朝廷，則受之不辭，今衆不滿百，而受如此之賞，不可。乃授友直防禦使，任團練使，革武翼郎兼閣門宣贊舍人。

二十八日乙丑，趙樽棄蔡州。

趙樽在蔡州也，吳拱以樽軍孤，屢有蠟書，促樽回軍，諸統制亦請棄城而去。樽以金人圍城方急，若棄城而去，遭金人追逐，勢必敗亡，不如且駐蔡州。况蔡州糧食有餘，俟破此虜兵，卽議進兵中原，乃申朝廷，乃申拱，照會拱怒，以蠟書付諸統制，令一面班師。樽知蔡州不可以久駐，且金人三日中退八十里矣，乃會諸統制議退軍。樽欲留焦元成，皋守城，元皋曰：恐孤軍不能當金人之衆。樽曰：

今賊兵不遠，設若我已離城而去，彼探而知之，縱輕騎追襲如何？元請夜出，李詢曰：夜出，恐夜黑人亂，請自中刻從西門出馬軍，南門出步人，樽令哺時出南門，令華旺以馬軍自西門出，擺列不動，以防追襲。焦元以步人自南門出先行，俟步人行絕，則馬軍殿後。日向哺，未曾傳令起發，聞元步軍已至南門，南門不啓，守者曰：不曾得傳令開門。元曰：我是統制，乃傳提舉之令已，遂相爭相詬，至相擊相殺，奪門啓扉未半，而爭門死者已填滿門道中，強有力者僅能踐屍而出，因積擁，門終不能開。後來者不知其故，惟見門有阻難之狀，所以愈亂，不能禁。軍民死者，莫知其數。元爲衆所壅，遂墜馬，墜身入雪窖中。移時，方攀緣而出。軍民爭路者正喧溢，元無馬不能行，見一羸兵，控一馬，尋其主曰：我官人在何處？元強奪其馬，羸兵不從，元手殺羸兵，跨馬而奔，行三十里，見樽及諸將。樽欲自東路徑歸行在，其發火頭輜重已行。元曰：不可。樽曰：我是馬軍司中軍統制，不歸馬軍司，將安往？元曰：提舉聽吳都統節制，吳都統令提舉回軍，卽無發遣歸馬軍司文字，况蔡州立功將士，正要提舉保明功賞，豈可徑歸行在樽，以其言爲是，遂由南路還荆襄。華旺以馬軍出西門，不能殿，乃先步軍而行。步人與騎兵爭路而趨，天氣昏黑，蔡州居人隨軍而出，墜坑填谷者，不知其幾多也。城中一空，惟細民有老幼之累者，不能動。翌日，金人聞之，遂覆入蔡州。

右·正·言·劉·度·劄·子

之門。今者視師回鑾，願陛下取親臨行陣，斬馘執俘者，方可推恩，凡賞典之行，皆宜愛惜，以革僥倖

炎興下帙一百五十

起紹興三十二年閏二月，
盡四月二十一日丁巳。

閏二月洪邁先通金人使副書。

書曰邁等咨目頓首再拜國信驃騎國信郎侍講服德譽之久南北阻絕無緣良會下情但切
欽仰即日春寒伏惟台候動止萬福邁等自去冬扈蹕至建康前月被旨令迎候使節已至淮西奉
候數日矣今承泗州蒲察移文知大旆且至符離有上稟事宜已令泗州守關報今又得指揮令通
書蓋自古以下鄰邦往來並用敵國禮向者本朝皇帝上爲先帝下爲生靈勉抑尊稱以就和好而
岐國無故興師長驅涉境欺天背盟神怒民怨曾不旋踵自取夷滅既已兩國交兵則是大誼已絕
竊聞大金新皇帝卽位有仁厚愛民之心本朝皇帝亟諭將帥止令收復外不許追襲貴朝歸師方
議遣使別修誓好乃蒙貴朝首拜信使舉國欣幸無以爲喻但一切之禮難以復仍舊貫更俟惠顧
曲折面聞惟界首一事舊以淮爲境至中國取接令于泗州臨淮虹縣之北迤邐迎候及隨軍排辦
宿頓矣邁等禮合至界首泗州之北更無人烟館舍以容衆只俟近耗當至臨淮上謁想惟高明必
能洞鑒今遣使臣特浼記史瞻望不遠預以爲慰更祈保護以副願言不宣

金人攻海州。

十六日癸未吳璘克大散關。

金人既失秦州及熙河等州，乃堅守大散關以扼王師。吳璘遣姚仲等諸將，攻擊數月不下。仲幕屬朱紱，乃投劄于千總領王之望，請科敷四川民戶出財賞軍，關乃可下。書曰：先生以博大高明之學，當艱難險阻之時，凡百施設，莫非經濟，顧茲全蜀久賴綏撫，雖三邊圍兵之際，無征輸重困之勞，自非先生以體國愛民爲念，何以及此！然天下之勢，固有不兩立者，兵與民是已。兵不可不費財，而責其萬死之功；民不可不出財，而濟其一時之急；此天下之通理也。先生深知兵民兩相爲用之策矣。聞蜀民自軍興之後，恬然自安，不知有用兵之費，先生恩德固亦大矣！然有可言者：紱爲先生門下士，豈敢自隱！且時異事異，固宜改更，不可執一，自虜人去年九月六日叩關，于時事出倉卒，諸將云：大軍一出，必遂破敵。初宣撫吳公自謂可以兩月爲期，必能克敵；既而虜壁逾堅，相持已踰四月矣；將帥制牽，久未成功，兵不可不謂之暴露！如今日事勢與前日不同，先生當救時之失，以取必勝，茲其時也。聞之諸軍，鬪志不銳，戰心不壯，且曰：使我力戰就能果立微勞，其如賞給當在何處？伺俟覈實保明，申獲宣司總司指揮，往返數旬，豈能濟急？大率目今事勢與前時既異，不立重賞，何以責人！前宣撫吳公僅能保守全蜀，著賞厚而戰士用命也。乞先生詳酌事機，別與措置，略於四川科敷軍須之費十分之一，多與准備賞給錢物，近一二百萬，自總所移文諸帥，明出曉示，號令諸軍，各使立功，以就見賞，謂如散關一處，設使當初有銀絹各一二萬匹兩，錢引一二十萬道，在鳳州宣撫吳公節使姚公，以上件賞給，明告諸軍，遣二三統制官，各以其所部全軍一出諭之曰：當進而退，

則坐以軍法；進而勝捷能破關隘，則有此重賞；如是而軍不用命，虜不破滅無有也。說者謂方今朝廷財用匱乏，金帛不破，緣軍興而費耗國用，則先生所不取。絀曰：不然，先生體國愛民之心，朝野孰不共知？事固有當更張而不更張，則悠久相持，不能力濟，機會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甯，正在此舉。絀之區區，未必可行，幸先生恕其狂愚，或以爲可教，則一覽付之火。之望讀之大駭，乃答書曰：辱示劄目，見咎不科數百姓，異哉！足下之言也。本所以財賦爲職事，應副諸軍，自當竭力；若是軍須闕乏，有功將士，合賞於王少卿取辦，可也。至於科數他人何預哉？僕中原人，蜀中無一錢生業，亦無親族寓居，其不科數，何私於蜀？蓋以大軍十餘萬衆，仰給於此，不得不愛養民力，以固根本。有四川民力，則有三軍，四川民窮，則三軍坐困矣。如足下輩月俸歲廩，不從空虛中來，亦知其所自乎？朝廷德意深厚，每務寬恤，東南調度如此，不聞歛取於民，四川獨可以橫賦乎？國家養兵，所以保民，而足下乃謂軍民不兩立，恐非安民和衆豐財之義。又云用兵本約兩月，今已四箇月；然則解嚴未可期也。若本所當時便徇諸處無藝之求，只作兩月計，則今日何以枝梧？事未可期，則所責無限，不且愛民力以備方來之須，將如異日何？僕之不斂於民力，所以爲諸軍也。用兵百三十日，糗糧草料，銀絹錢引所在委積，未嘗乏興，而足下乃爾云云，不知軍行出入，何處闕錢糧，何處闕草料，累次犒設，并朝廷支賜，自是諸軍應報稽緩；文字纔到，本所立便給散，略無留阻。若是激賞，則須俟有功諸軍；旣無功狀，本所憑何支破？散關前攻不下，聞自有說，莫不爲無銀，絹錢引否？不知散關是險固不可取乎？足

有可取之理，而無銀絹錢引之故乎？士卒不肯用命，豈計司之責？必有任其咎者。况聞攻關之日，死傷不少，則非士卒之不用命矣！自來兵家行動，若逗撓無功，多是以糧道不繼，嫁禍於有司以自解，亦未聞以無堆垛賞給爲詞者也。國家息兵二十年，將士不戰，竭四川之資以奉之，一旦臨敵更須堆垛銀絹而後可用，則軍政可知矣。且如向來和尚原、丁劉圍殺、金平諸軍大捷，近日吳宣撫取方山原、秦州等處，王四廂取商虢等州，吳四廂取唐鄧等州，亦不聞先堆垛銀絹，始能破敵也。朝廷賞格甚明，本所初無慳吝，如秦州始平之功，得宣司關狀，卽時行下魚關支散，何嘗稍令闕誤！兼魚關簽廳所備金帛錢物，充滿府藏，宣撫不住關撥，豈是無椿辦耶？顧士民膏血，不容無功而得耳！假令僕重行科敷，積金至斗，諸軍衣糧犒設支賜之外，若無功效，一錢豈容妄得哉？若果有功，豈容本所以不科敷而不賞乎？諸軍但務立功，無患賞給之不行也；但管取足，無問總所科敷與不科敷也。劉晏斂不及民，何害李郭之勳，李晟屯東渭橋，無積貲輸糧，以忠義感人，卒滅大盜，足下以書生爲人幕府，不能以此等事規贊主帥，而反咎王人以不斂於民，豈不異哉？九月以後，興之一軍，支撥過錢引二十八萬道，銀絹二千匹兩，糗糧草料與犒設賞行錢之類不與焉，亦不爲不應副實。若皆及將士，豈不可以立功有功，賞而未得者何人也？朝廷分司差職，各有所主，而於財賄出納爲尤嚴；經由檢察，互相關防，所有屢降指揮，凡有支費，宣司審實，總所量度，此古今通義，而聖朝之明制也；足下獨不便何哉？來書謂攻散關，若得銀絹一二萬疋兩錢引一二十萬椿，在鳳州有此重賞，而虜不破，

滅無有也。樁在鳳州與魚關何異？方宣撫以攻守之策，會問節使時，亦不聞以此爲言；今散關鳳翔未破，足下可與軍中議取散關，要銀絹若干，取鳳翔要若干？取散關要錢引若干？取鳳翔要若干？以必克，本所當一切抱認。足下可結罪保明具申，當以聞於朝廷，如克敵而賞不行，僕之責也。若本所抱認而不能取，足下當如何？僕前後見將帥多是忠義赴功，捐軀報國之人，只緣幕中導之或非其首，以至害事，如姚帥之賢，固不妄兼聽，然足下自不應爲此異論也。萬一朝廷聞之，得無不可乎？之望嘗備員剡荐，預有懼焉！且宜勉思婉畫，謹重話言，勿恤小利，以敗大事，但得主帥成功，足下復何求哉？信筆不覺喋喋，幸照。紱得書，頗自慚悔。閏月癸未，將官楊大亨統領李安攻打五鬼巾，同統制田昇統領胡洪趙豐陳濤，將官馮超等攻打散關，正行水門御愛山賊寨，自二更一擁上山，并力攻擊，與金人戰鬪至四更時，克復散關，占據了當，分遣官兵，占奪和尚原，金人退走寶鷄。

三月八日甲辰。寢罷扈從轉官。

庚子，有旨：大駕視師，應扈從及隨逐一行官吏軍兵，依紹興四年例，與轉一官，資餘人專犒設。臣僚上言：臣聞爵賞之設，先王所以待有功也。賞而當功，則賞一人而千萬人功；無功受賞，則人人有覬覦之心，賞將不勝給矣！故古之人君，不輕以賞與人，而人亦不得而虛受；豈非以僥倖之門有不可啓者歟？臣伏觀今月四日指揮，大駕視師，應扈從及隨逐一行官吏軍兵，依紹興四年例，與轉一官，資餘人專犒設。臣有以見陛下知臣下之勤勞，而欲得其歡心也。然而事關利害，殆有不可行。

者，臣不得不爲陛下言之！且自臨安至建康，其路不遠，扈從官吏，既預借月俸以爲行李之資，又優給驛券以爲傳食之費，水則有舟楫，陸則有鞍馬，於沿路犒勞，胥吏善沾，其視軍兵之驅馳道路，事固不同，雖往來跋履，不無衝冒，勞則有矣，何功之云？且至尊在途，猶不得安，臣子服勞，亦其常分，今若例行推賞，則是曲示私恩，輕瀆公器，適彰虛授，何以勸功？况比來軍中奏功，頗多冒濫，朝廷方欲痛懲其弊，則賞典所加，豈容不謹？儻以謂紹興四年之例，不得不遵，則六年移蹕江上，比之四年尤爲淹久，初未嘗有賞，則是當時已悟前賞之非，而革之矣。在於今日，豈可不用六年之例，而乃蹈四年之失乎？兼軍旅方興，匱乏爲甚，犒設士卒，固不可免，若乃其餘，自應從省。臣忝扈從之例，亦當受賜，若自貪榮寵，旁懼怨憎，默默不言，實負公論，欲望陛下特賜睿旨，追寢前件指揮，以杜僥倖之門，使中外之人，無得而議，則天下幸甚！有旨：扈從禁衛軍兵，依已降指揮推賞，餘依奏。

一日，上謂近臣曰：近傳到虜中賞格，卿等曾見否？陳康伯奏曰：見之；上曰：其意如何？庚伯奏，觀其語云：邊釁未息，恐總兵官所請欲復取所失州縣耳。上曰：朕熟知金國用兵始末，自粘罕幹離不等在時，軍政極嚴，不用賞典，止以威刑，脅制其下，而人自畏服，今賞格如此之重，必是人不用命也。康伯等俱曰：聖裁高遠，非臣所及，不勝仰歎！

九日乙巳。吳璘少傅王彥節度使。
十一日丁未。金人使入國門。

樞密都承旨敷文閣待制徐喜知閣門事孟思恭館伴大金人使人國門赴都亭驛安泊洪邁除起居舍人依禮例十三日合朝見使人以朝儀未定展十六日朝見茶酒五盞差起居舍人洪邁借翰林學士充大金國稱賀使知閣門事張揄副之。

十八日甲寅就都亭驛賜人使御筵知樞密院事葉義問押伴。

十九日乙卯使人玉津園射。

射以雨不出。

二十日丙辰就驛賜宴同知樞密院事黃祖舜押伴。

二十一日丁巳金使朝辭。

是日金使朝辭茶酒五盞退就都亭驛賜御宴葉義問押伴。

二十二日戊午金使回程。

金使回程太常少卿王普帶御器械王謙爲送伴使四月六日過界。

王宏收復會州。

王宏爲吳璘軍統制璘遣宏收復會州。

金人陷陳州。

陳亨祖招集忠義人收復陳州金人圍之急亨祖盡力禦之屢與金人戰金人益增兵亨祖以

孤城不可保守，乃率衆力擊金人，爲流矢所中而死。後五日城陷，南門被焚，已埃燼，而鐵裹闌板落于地。城中軍民爭門而出，履闌板而過者皆燒損其足，不能奔走，往往仆于門外。享祖母及良賤五十餘口，盡遭殺戮。自此官軍惟守舊境而已。

民不忘祖宗涵養之澤，相繼歸正者不絕。□□□□朕恐士大夫分南北彼此，浸失招徠之意，卿等可審處，如有官能辦者，與江邊諸州軍差遣；如士人願入學者，從便分送庠序教養，及今應舉其餘，隨宜收卹。如此則非惟已來者得安，未來者聞之，必欣然相慕而至。宰相陳康伯對曰：謹依聖訓，當次第施行。

二十一日丁巳，洪邁等過北界。

張子蓋、解圍、海州、奏捷、宰相稱賀。
御營使、太傅、楊存中、結局。

附錄 三朝北盟會編大事表

甲集

政宣上帙一 起政和七年七月四日盡政和八年四月二十七日

登州守臣奏有遼人浮海至文登岸……………一

高藥師回青州……………四

鄭居中奏乞守盟誓……………四

鄧信武上書乞守信罷兵……………五

政宣上帙二 起政和八年五月二十七日盡十二月二日

安堯臣上書乞寢燕雲等事……………二

童貫上平燕策……………一八

馬政等至女真議共伐遼……………一九

安堯臣除承務部……………二〇

女真發李善慶等同馬政來朝覲……………二〇

政宣上帙三 起重和二年正月十一日盡其日

金人李善慶等至京師……………二二

政宣上帙四 起宣和元年三月十八日盡宣和三年正月

詔趙有開等與李善慶等渡海報聘……………三〇

呼延慶至女真軍前被留……………三〇

女真遣呼延慶回……………三一

詔趙良嗣王瓌充使副議夾攻契丹求燕

地歲幣等……………三一

金差斯刺習魯高隨大迪烏持國書來許

燕地……………三四

習魯等捧國書入見錫宴童貫府第……………三五

馬政隨習魯等過海報聘仍求刻還山後

地……………三六

馬政至女真出授國書及事目……………三六

金人差曷魯大迪烏持書來議夾攻……………四〇

政宣上帙五 起宣和三年二月十七日
盡宣和四年四月十七日

曷魯至登州……………四二

曷魯至京師……………四二

發曷魯大迪烏齋書歸本國……………四二

金人陷遼中京天祚入夾山……………四三

遼耶律淳篡立于燕山遣使來告謝不受……………四三

趙適奏疏乞拊存……………四四

代州奏得金人邊牒……………四七

童貫勒兵十萬巡邊……………四七

政宣上帙六 起宣和四年四月二十三日
盡五月十三日

童貫駐軍高陽關……………四九

授蔡攸爲河北東路宣撫副使……………五一

童貫奏乞應副軍期……………五一

童貫至河間分軍……………五二

童貫次雄州議進兵……………五三

宣撫司募馬擴入燕招諭……………五四

政宣上帙七 起宣和四年五月十八日
盡六月三日

蔡攸進發蔡京作詩寄之……………六〇

燕王以兵屯新城……………六一

金遣徒姑旦烏歇高慶持書來議軍事……………六一

揚可世爲大石林牙掩敗于蘭溝甸……………六二

种師道進兵白溝爲掩擊不戰而退……………六三

燕王遣王介儒同馬擴來雄州宣撫司……………六四

師道回軍再爲掩擊童貫劾奏師道責官

致仕……………六四

政宣上帙八 起宣和四年六月三日
盡十二日

宋昭上書論北界利害乞守盟誓……………六八

宣撫司禮待王介儒等發歸……………七一

蔡攸至雄州……………七四

政宣上軼十起宣和四年九月二十七日盡十月二十一日

宣撫司奉到詔班師……………七四

遼蕭后遣使納款奉表稱臣……………八八

童貫約遼李處溫使爲內應……………七四

劉光世等取易州……………八九

政宣上軼九起宣和四年六月二十四日盡九月二十三日

涿易皆下百官稱賀拜郭藥師有差……………八九

燕王耶律淳死……………七

趙良嗣與烏歇等赴金人軍前……………九〇

王黼再議興師……………七九

郭藥師等至宣撫司……………九二

劉延慶代師道爲都統制進兵……………七九

御筆改燕京爲燕山府……………九三

宇文虛中劄子論燕山利害……………八〇

遼人蕭容韓昉至雄州……………九三

烏歇等至國門賜御宴……………八一

御筆涿易八州並賜名……………九三

烏歇高慶裔人見於崇政殿……………八二

蕭后表至王黼等率百官稱賀……………九四

遼高鳳遣使詣宣撫司約來降……………八三

賜新復州縣曲赦……………九五

烏歇等人辭差趙良嗣等充國信使副兼

手詔蠲除科率……………九五

送伴……………八三

手詔甄擢賢才……………九六

劉光世進軍次白溝爲牛攔軍所敗……………八五

劉延慶劉光世等統兵分頭出動會於涿

遼將郭藥師上表以涿州來降……………九五

州……………九六

劉光世等復與蕭幹虛壘……………六六

政宣上帙十一起宣和四年十月二十三日盡十一月二十七日

宣撫司檄進兵郭藥師向劉延慶獻謀搗

虛取之……………六九

郭藥師等入燕山軍敗而還……………六九

蕭幹出兵與劉延慶對壘盧溝河南……………七〇

趙良嗣等同烏歇高慶裔到大金軍前……………七〇

劉延慶申宣撫司乞回軍……………七一

劉延慶焚營奔還王師大潰……………七二

阿骨打遣李靖持書來……………七二

李靖等入見崇政殿……………七三

遼蕭幹攻陷安次固安兩縣……………七六

金人進兵趨燕……………七六

政宣上帙十二起宣和四年十二月二日盡十五日

李靖等入辭崇政殿……………七九

趙良嗣等使金再求營平灤三州并西京……………七九

郭藥師收復固安安次兩縣……………八〇

金人到居庸蕭幹等夜出燕城……………八一

金兵入燕阿骨打遣馬擴歸報捷……………八二

貶劉延慶為率府率安置筠州……………八三

金復遣李靖持書來要燕地稅賦……………八五

政宣上帙十三起宣和五年正月一日盡二十七日

李靖等入見于崇政殿……………八七

李靖等入辭……………八九

趙良嗣等齎書再往軍前許別交銀絹代

燕地稅賦……………九〇

趙良嗣至金人軍前議銀絹代稅定數……………九三

趙良嗣以所得回書附遞奏聞……………九三

政宣上帙十四起宣和五年二月一日盡二十八

趙良嗣等入辭崇政殿……………九三

南使過盧溝河金人焚其橋梁……………一三五

誓書來……………一四二

遣趙良嗣再往求西京……………一三七

金國使人揚璞持誓書來……………一四一

金復遣寧朮割來請與取西京賞設……………一三七

宣撫司差姚平仲前去交割地界……………一四三

王安中除節度使宣撫河北燕山……………一三三

宣撫司差李嗣本入燕……………一四四

寧朮割等計議使撒盧毋持誓書草來著

政宣上帙十六起宣和五年四月十七日盡二十八日

誓……………一三四

童貫蔡攸入燕京撫定……………一四五

政宣上帙十五起宣和五年三月一日盡十四日

金人交割燕山畢……………一四八

寧朮割等至館五日入見……………一三五

金人遣使齎御押地圖來宣撫司……………一四八

寧朮割屢乞花宴詔特頒春宴……………一三五

宣撫司留燕旬餘議班師赴闕……………一四八

趙良嗣再往燕議交割燕雲日月……………一三六

童貫上復燕奏……………一五〇

金人指摘誓書字畫邀取逃去職官戶口

固收復燕雲曲赦河東河北燕山府差中

……………一三七

路……………一五三

良嗣同撒盧毋等赴宣撫司取未足人口

童貫蔡攸歸以詹度權帥事……………一五〇

……………一四〇

政宣上帙十七起宣和五年五月二日盡六月四日

金人定交割燕山日再遣使來借糧米并

御筆加王黼等勳封……………一五五

王黼鄭居中等進封公爵……………一七〇

阿骨打西巡發燕中職官歸國……………一七〇

張覺陰叛金人殺左企弓等……………一七〇

童貫蔡攸凱還……………一七〇

蔡京進賀表……………一七〇

童貫蔡攸以郭藥師來朝……………一七〇

上令詹度密察張覺去就……………一七〇

政宣上帙十八起宣和五年六月五日盡十二月三日

張覺詣宣撫司納土……………一七〇

收復全燕一行史官將士推恩……………一七〇

金國主阿骨打殂于軍前……………一七〇

金軍馬來平州張覺拒退之……………一七〇

韓離不圖平州張覺走……………一七〇

文武百僚奉表請上尊號御批不允……………一七〇

宣撫司奏大破蕭幹於峯山……………一七〇

蔡靖同知燕山府……………一七〇

韓離不攻破平州朱索張覺……………一七〇

政宣上帙十九起宣和六年正月六日盡十二月十七日

金報其國主殂為輟朝五日……………一七〇

金遣國信大使富謨李簡來……………一七〇

詹度蕭幹首獻於朝……………一七〇

獲耶律氏寶檢金印及得夔離不首……………一七〇

馬擴至燕山與王中論燕事……………一七〇

譚稹奏置義勝軍……………一七〇

王黼奏所俘玉檢偽寶乞宣付祕書省……………一七〇

韓離不遣使求宣撫司所許借糧……………一七〇

金國大使富謨等到國門馬擴受命前去

宣撫司……………一七〇

金人復取蔚州陷飛狐靈邱……………一七〇

童貫復拜河北燕山府路宣撫使……………一七〇

大赦天下……………一八一
河東奏報粘罕經營南寇……………三〇

童貫遣馬擴等見粘罕議交割雲中事……………一八二
奏報女真刷差女真軍奚軍鐵離軍分來……………三〇

馬擴等至雲中兀室不見而回……………一八三
平州雲中等處屯間……………三〇

馬擴自雲中還至太原府……………一八三
奏報金人於蔚州并飛狐等屯軍泊馬稱……………三〇

政宣上帙二十起宣和七年正月二十日盡其日……………三〇
欲犯邊……………三〇

其日詔差許亢宗奉使賀大金皇帝登位……………一八五
童貫奏乞廢罷安肅永肅寧保定等軍……………三〇

宣撫司差馬擴等至粘罕軍前議交蔚應……………三〇
二州……………三一

政宣上帙二十一起宣和七年正月二十三日盡二月……………三一
粘罕在雲中獲天祚以兵護歸國遼亡……………一六六

童貫上賀耶律氏滅亡表……………二〇四
粘罕不自平州入寇燕山之境……………三三

童貫入燕犒軍……………二〇八
政宣上帙二十二起宣和七年三月盡十一月二十六日……………二〇四
粘罕不至清州界首執傅察不拜死之……………三四

童貫能復全燕之境議賞封王爵……………二〇八
粘罕不陷清化壞鹽場……………三七

童貫進封廣陽郡王……………二〇八
粘罕不陷澶州……………三七

童貫進封廣陽郡王……………二〇八
政宣上帙二十三起宣和六年十一月二日十八日盡十二月九日……………二〇八

童貫進封廣陽郡王……………二〇八
粘罕不陷薊州賀允中被鎖武漢英降……………三八

馬擴乞屯兵中山真定……………二〇九
蔡攸議廢安肅保信二軍復爲縣……………三八

馬擴回至太原……………三九

粘罕遣王介儒等來宣撫司……………三〇

粘罕自雲中入寇忻代之境……………三二

童貫議赴嗣……………三三

童貫自太原遁還……………三三

粘罕陷朔武長驅入代……………三四

李鄴上書請奉使請和……………三五

粘罕兵忻州……………三五

耿守忠以石嶺關降賊粘罕入圍太原……………三六

韓離不犯燕山郭藥師叛降……………三六

政宣上帙二十四起宣和七年十二月十日盡十五日

韓離不陷燕山府……………三〇

政宣上帙二十五起宣和七年十二月十六日盡二十三日

粘罕圍代州崞縣李翼死之……………三二

粘罕兵至太原孫翊來援戰敗被殺……………三四

粘罕敗孫翊於太原城下敗折可求於交

城……………三四四

夏人陷天注雲內河東八館等地……………三四五

下詔諸色人獻利害事……………三四六

沈瑄在路上和議書於韓離不……………三四六

下罪己求直言詔……………三四七

罷花石綱等指揮……………三四八

韓離不攻中山府不克……………三四九

除守文虛中等指揮……………三四九

朝廷聞賊兵逼近謀南幸……………三四九

靖康中帙一起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盡靖康元年正月二日

東宮即帝位大赦天下……………三五一

吳敏除門下侍郎……………三五三

种師道何灌除都副都統……………三五四

手詔河北河東州軍嚴飭守備……………三五四

韓離不陷慶源府……………二五四

下詔親征……………二六一

詔梁方平守濟州何灌守黃河……………二五五

韓離不軍渡河……………二六一

韓離不陷信德府……………二五五

太上皇下亳州燒香之詔……………二六一

韓離不寨中言南使至言趙皇內禪太事

太上皇幸亳州……………二六二

卽位……………二五六

越王上表諫親征……………二六二

臣寮劄子乞置四總管……………二五六

募敢勇死先鋒效命小勝……………二六二

臣寨上言以三京并鄧州爲四都總……………二五六

蔡脩除知永興軍又改除任諒……………二六二

上御明堂受朝賀下詔改元……………二五七

除吳敏等指揮……………二六五

范致虛上賀登極表……………二五八

秦檜論兵機三事……………二六六

韓離不陷相州……………二五九

張勸等五十六人棄官逃……………二六六

留中外臣僚民庶實封直言……………二五九

李綱爲親征行營使曹矜副之……………二六六

詔從應舉文我應察內堪充將帥者……………二五九

親征行營使司勝招武勇人……………二七〇

韓離不陷濟州梁方平敗績何灌望風潰

靖康中軼三起靖康元年正月六日盡七日

散……………二六〇

罷親征以李綱爲御營京城四壁守禦使……………二七〇

靖康中軼二起靖康元年正月三日盡五日

二七〇

吳革自關中帥師勤王……………二七二

李邦彥爲太宰張邦昌爲少宰……………二七二

王宗濬主管殿前司公事……………二七四

治都城四壁守具……………二七五

韓離不犯京師……………二七五

李鄴奉使回……………二七六

韓離不下寨牽駝岡……………二七七

韓離不攻城李綱禦退之……………二七七

差鄭望之等爲計議使副使于韓禽不軍
前……………二七六

靖康中帙四 起靖康元年正月
八月盡十日

李棣鄭望之再往韓離不軍前……………二八〇

韓離不移寨並移牒朝廷……………二八三

李棣等見韓禽不齋和議事目回……………二八五

引見金計議使三寶奴上殿呈韓離不復

書……………二六七

靖康中帙五 起靖康元年正月
十一日盡二十日

李綱沈瑄與執政同之於東府……………二八九

康王爲質於金張邦昌李鄴等齋和議誓

同行……………二八九

沈瑄與李綱書語金兵虛實……………二九〇

拆上元鼇山勸軍士薪火……………二九二

衛仲達張勸特除名勒停……………二九二

韓離不回奏并書……………二九三

聖旨應曾特賜金帶許繫金帶人自陳納

官……………二九四

捉索細作……………二九四

朝廷復遣使致問於金人軍前……………二九五

平陽義勝軍叛歸粘罕……………二九五

韓離不回答賜物……………二九六

种師道等以涇原秦鳳路兵至京師……………二九七

詔差王孝迪收簇金銀……………二九八

李綱上奏乞令師道平仲聽節制……………三〇〇

徐昌言盡殺絳州義勝軍……………三〇一

諸路勤王兵到京師……………三〇二

靖康中帙六起靖康元年正月二十日盡其日

韓離不再上奏……………三〇三

朝廷夏遣李稅致問……………三〇三

朝廷別遣肅王為質請歸康王……………三〇三

韓離不遣送康王歸……………三〇四

上輔削奪在身官爵長流衡州……………三〇四

靖康中帙七起靖康元年正月二十五日盡三十日

馬千等至京發覺內侍官匿金字牌者三

人斬之……………三一

劉韜送馬擴下獄……………三一

降指揮為為犒大金帛未足權行根括……………三二

李綱等同執政上殿議用兵……………三二三

种師道使姚平仲進兵逼賊壘……………三二三

徐應求上書乞將相早定和戰之計……………三二四

太學生陳東上書乞誅六賊……………三二五

貶梁師成節度副使安置……………三二〇

張叔夜請兵邀擊金人第一狀……………三二一

靖康中帙八起靖康元年二月一日盡四日

姚平仲劫金人寨大敗可勝被執……………三二三

韓離不奏書問劫寨兵馬……………三二三

宇文虛中持報書使于韓離不軍前……………三二四

李稅秦檜等奉地圖交割三鎮……………三二五

李綱入對不得……………三二五

大臣奏李綱种師道出師敗績可正憲典……………三一

乞罷綱等……………三三五

蔡懋爲行營使……………三三七

鄭望之押珠玉赴軍前回……………三三七

臣寮乞李綱依舊右丞……………三三九

許翰上書乞復用种師道……………三三〇

靖康中軼九起靖康元年二月五日盡其日

陳東伏朔上書乞罷李邦彥用李綱种師道……………三三三

道……………三三三

靖康中軼十起靖康元年二月五日盡其日

張柄上書乞復用李綱种師道……………三三二

李邦彥罷宰相觀文殿大學士太一宮使……………三三二

……………三三二

唐重劄子攻守利害三事……………三三四

太學生雷觀上書論李邦彥張邦昌不可……………三三四

用……………三三四

靖康中軼十一起靖康元年二月五日盡十一日

遣張邦昌從肅王及駙馬都尉曹晟爲質……………三三三

……………三三三

下廢苑囿詔……………三三三

開封府榜詔書安撫士庶……………三三三

朝廷又出手詔安撫士庶……………三三三

粘罕駐軍于中路……………三三三

再下行遣內侍京城不得倡率指揮……………三三三

韓離不上書辭別……………三三五

宇文虛中王球充送路使副特書敘別……………三三五

聖旨將團結居民權令放散……………三三六

韓離不上書謝恩……………三三六

下割三鎮之詔……………三三七

起發犒軍銀綱至金人軍前……………三三七

路允迪等使于粘罕河東軍前……………三三七

復用李邦彥爲太宰……………三五

李綱謝知樞密院表……………三七

李侃以兵二千與金人十七騎戰敗績……………三五

澤州奏粘罕兵次高平……………三七

金人班師……………三五

靖康中軼十三起靖康元年二月十五日盡其日……………三七

金人揭榜不虜掠信德府……………三五

晁某上書論三鎮不可棄……………三七

金人質肅王同行……………三五

靖康中軼十四起靖康元年二月十六日盡十八日……………三七

太學生楊誨上書論割地……………三五

楊時上書論三鎮利害……………三八

李邦彥乞致仕……………三五

郭藥師兵至磁州取寄收銀兩……………三八

靖康中軼十二起靖康元年二月十二日盡十五日

粘罕起河東朝廷大駭……………三八

金人退師大赦天下……………三五

种師道爲河北宣撫使駐濬州……………三八

手詔遵用祖宗舊制……………三五

以姚古援太原以种師中援中山河間等郡……………三八

李綱乞遣大兵護送金人回師……………三五

京都榜示鋪戶依舊開鋪……………三八

陳公輔論列李邦彥王孝迪蔡懋皆罷……………三五

李綱上太上皇起居表……………三八

詔教習禁軍……………三五

再上上皇劄子……………三八

發遣應歸朝人還金人……………三五

黃哲請失職之罪……………三八

李綱辭知樞密院……………三五

……………三八

吳敏劄子書李邦彥罪狀……………三八八

种師道請免宣撫使朝廷如其請……………三八九

蔡京責援中奉大夫祕書少監分司南京

致仕……………三九〇

章貫責授左衛上將軍致仕……………三九一

蔡攸責授大中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三九三

靖康中帙十五起靖康元年二月十八日盡二十二日

鼎山論伏朔劄子……………三九五

唐重論奉迎上皇劄子……………三九八

又論和議用兵劄子……………三九八

又論大臣請御筆劄子……………三九九

又論王蕃逃遁劄子……………四〇〇

沈瑄上書李綱乞明賞罰……………四〇〇

開封府出榜止絕內侍家論訴……………四〇一

粘罕陷威勝軍營不被殺……………四〇一

京城四壁守禦使司榜吏不召募……………四〇二

粘罕陷隆從府……………四〇二

粘罕自隆德府南犯澤州……………四〇二

靖康中帙十六起靖康元年二月二十二日盡二十六日

太學生沈長卿上書言伏闕論李邦彥等

……………四〇三

太學正吳若上書言吳敏李邦彥……………四〇七

靖康中帙十七起靖康元年二月十六日盡三月三日

吳苦以書貽中丞許翰……………四一三

粘罕還太原……………四一七

許翰上書論決戰有五利……………四一七

許翰又上書……………四一八

改金字牌入內……………四二〇

梁方平棄河不守斬於市……………四二〇

太學生雷觀張柄上書合旨賜進士及第

……… 四二

高世由等除直龍圖閣通判時桓除直祕

四二

特授張邦昌觀文殿大學士太乙宮使……… 四三

閣……… 四三七

靖康中帙十八 起靖康元年三月三日，盡十六日

姚古收復隆德府……… 四三七

特授徐處仁太宰兼門下侍郎……… 四三三

手詔諸路選將練兵……… 四三八

宇文虛中除資政殿大學士知青州……… 四三三

姚古收復勝威軍……… 四三九

王安中責授朝議大夫祕書少監……… 四三四

李綱奉迎回乞宮祠……… 四四〇

汪藻上劄子乞迎太上皇還闕……… 四三五

誅趙良嗣於彬州……… 四四一

趙野充太上皇行宮迎奉使……… 四三七

李綱再乞宮祠……… 四四一

陳公輔劄子乞擇相……… 四三九

余應求劄子言中人不可須軍事……… 四四二

太上皇詔賜宋暎……… 四四〇

靖康中帙二十 起靖康元年三月三十日，盡四月十六日

陳公輔劄子乞擇重臣迎候道君皇帝……… 四三一

蔡京責授崇信軍節度使德安府安置……… 四四四

詔河北三帥固守三鎮……… 四三三

太上皇至鎮江府 四月三日……… 四四五

靖康中帙十九 起靖康元年三月十七日，盡二十八日

駕詣龍德宮……… 四四五

太上皇回鑾次南都遣李綱出迎……… 四三四

李綱乞免從駕再乞宮祠……… 四四五

尙書省劄子照會殺退金賊出榜曉諭……… 四三六

李綱奏備邊八事……… 四四七

臣僚奏斥擯去朝廷之人……………四四八

舉使臣武勇指揮……………四四九

韓離不回燕山……………四四九

金人建元帥府……………四五〇

陳東上書辭免恩命並論列蔡京父子……………四五〇

靖康中軼二十一起靖康元年四月十六日盡二十九日

蔡京移衡州童貫郴州蔡攸永州安置……………四五五

王孝迪落職……………四五五

楊時論姚古不救太原……………四五六

以虎符起兵……………四五七

徐處仁奏行馬政……………四五八

徐處仁乞拘戶絕等田土召募鄉兵……………四五九

耿南仲門下侍郎……………四六〇

金人以郭藥師為燕京留守……………四六〇

羈管何灌子孫捕捉姚平仲……………四六三

粘罕破黃迪……………四六三

靖康中軼二十二起靖康元年五月五日盡二十五日

詔軍士民助軍費……………四六四

蔡攸得世安置……………四六四

种師中取於榆次死之……………四六六

姚古兵潰於盤陀……………四七一

詔求武人……………四七二

賜劉翰束帶戰袍……………四七三

曉諭潰敗將佐……………四七三

陳公輔乞戒大臣究心邊事……………四七三

靖康中軼二十三起靖康元年六月一日盡十八日

前降姚平仲立賞告捕指揮吏不施行种

師道罷李綱代之……………四七五

蔡京蔡攸永不放還……………四七七

劉翰宣撫使解潛除制置副使折彥質河

東宣撫司張灝節制河東……………四七九

張孝純除武當軍節度使……………四八〇

王稟除建武節度使……………四八〇

勅解潛諸將……………四八一

白時中李邦彥落職……………四八一

蔡懋落殘職……………四八三

粘罕奪所割與夏國諸地……………四八四

詔告河北諸臣不得遣家屬……………四八四

李綱犒軍斬焦安節……………四八五

靖康中帙二十四起靖康元年六月二十七日盡七月二十一日

李綱抵河陽論罷起兵等事……………四八六

姚古責授節度副使……………四八九

蔡京移儋州……………四九一

蔡攸移雷州……………四九二

童貫移吉陽軍……………四九二

蔡京至潭州身故……………四九三

靖康中帙二十五起靖康元年七月二十一日盡二十九日

詔解圍太原……………五〇〇

解潛比於南關……………五〇一

張激戰敗於文水縣……………五〇一

張灝追童貫行刑……………五〇二

遺金人元師皇子二書……………五〇五

王安中臨江軍安置……………五〇六

靖康中帙二十六起靖康元年八月三日盡二十日

徐處仁中太乙宮使……………五〇七

吳敏觀醴泉宮使……………五〇七

唐恪除少宰……………五〇七

徐處仁知東平府吳敏知揚州……………五〇九

何處中書侍郎陳過庭尙書右丞聶昌同

知樞密院事……………五一

解潛爲粘罕所敗……………五二

劉鈜奔京師李綱頓兵不進……………五二

粘罕兵破郭山柵……………五三

以彗出下詔……………五三

張灝誅冀景……………五四

張思正出戰大敗……………五四

詔四總管許自選將禦都城……………五五

胡舞陟論禦戎之策……………五五

靖康中帙二十七起靖康元年八月二
十日盡九月三日

李若水奉使金軍……………五七

誅童貫於南雄州……………五七

王寓尙書左丞……………五二

王寓罷王易簡落職宮祠……………五三

胡舜陟論兵機劄子……………五三

靖康中帙二十八起靖康元年九
月三日盡其日

粘罕陷太原……………五五

靖康中帙二十九起靖康元年九月
五日盡十五日

吳敏落職……………五五

吳敏涪州安置……………五六

蔡攸移萬安軍安置……………五九

吳革往太原使粘罕……………五四〇

譚稹移昭州王安中移象州……………五〇〇

靖康中帙三十起靖康元年九月
十五日盡十九日

李若水見粘罕於榆次……………五四三

李綱罷宣撫使……………五四六

李綱提舉洞霄宮……………五四九

靖康中帙三十一起靖康元年九月十
九日盡二十一日

李綱落職依舊宮觀……………五五一

李綱責江寧軍安置……………五五五

許翰落職宮祠……………五五五

金人遣王訥索三關地…………… 五七

賜蔡攸自盡…………… 五七

標童貫首榜於開府封…………… 五八

粘罕陷平定軍…………… 五〇

靖康中帙三十二起靖康元年十月二日盡十六日

种師道以疾還京師…………… 五一

夏人寇懷德軍杜翊世禦退之…………… 五一

幹離不陷真定府…………… 五一

粘罕幹離不會於平定軍議再入寇…………… 五二

李若水上書乞救河東河北…………… 五四

詣龍德宮上壽…………… 五五

婁宿陷汾州…………… 五五

欽宗幸飛山營閱礮……………

范訥充河北河東路宣撫使…………… 二

金人陷麟州建寧寨……………

詔告范訥便宜行事……………

詔告范訥清野…………… 三

臣僚乞催勤王之師…………… 四

粘罕使人至宋問元割三鎮…………… 五

王雲持書從王訥使軍前…………… 二

靖康中帙三十四起靖康元年十月二十四日盡二十九日

粘罕陷平陽府林積仁劉銳出走…………… 一〇

胡舜陟上書乞救中山…………… 一五

絳州軍亂…………… 一六

胡舜陟上書言政事未宜…………… 一三

靖康中帙三十五起靖康元年十月二十九日盡其日

种師道卒…………… 一八

乙集

靖康中帙三十三起靖康元年十月十七日盡十八日

靖康中軼三十六

靖康元年十一月一日盡六日

夏人陷懷德軍劉詮杜翊死之……………二九

王雲回次於相州……………三〇

粘罕陷懷州霍安國死之……………三一

靖康中軼三十七

起靖康元年十一月七日盡八日

孫覲上書乞棄三鎮……………三二

詔議割三鎮事……………三三

集百官議三鎮事……………三四

靖康中軼三十八

起靖康元年十一月九日盡十八日

呂好問割連球寨以衛京師……………三五

粘罕陷河陽折彥質軍潰……………三六

馮澥李若水等詣金軍交割三鎮……………三七

粘罕自河陽渡大河……………三八

粘罕過河折彥質燕瑛棄河南……………三九

康王爲和告使使金軍……………四〇

粘罕遣王炳十等三人持書至宋議黃河

爲界……………六一

粘罕陷西京……………六二

靖康中軼三十九

起靖康元年十一月十九日盡二十五日

康王至相州……………六三

開封榜揭吏不清野……………六四

康王至磁州……………六五

磁人殺王雲……………六六

使耿南仲割河東聶昌割河北……………六七

金人過汜水關……………六八

金人次陳橋……………六九

康王還相州……………七〇

吳革自陝西勤王……………七一

金人遊騎犯京師城上殺辛康宗……………七二

置守御使副以下官……………七三

靖康中帙四十一 起靖康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盡三十日

王燮鄭建雄來勤王……………七〇

王宗濬薦郭京以六甲破敵……………七〇

唐恪罷右僕射……………七一

胡舜陟上書……………七二

孫觀上書論遷都事……………七三

張叔夜勤王……………七四

安堯臣上書……………七五

黏罕幹離不逼京師……………七六

趙子崧奏狀……………七七

靖康中帙四十一 起靖康元年閏十一月一日盡十四日

欽宗幸京城四堡……………七八

金人攻京城……………七九

孫觀奏彈何臬……………八〇

吳革議出戰不從……………八一

丁特起上書乞用不報……………九一

蔡京第火……………九二

樂人司文政上書伏誅……………九三

耿南仲與金人王訥至衛州……………九四

李擢落職田灝代守禦提舉職……………九五

靖康中帙四十二 起靖康元年閏十一月十四日盡十六日

趙子崧勤王井上蠟彈……………九六

康王同耿南仲起兵相州……………九七

絳人殺聶昌……………九八

張師雄議用厚賞……………九九

姚友伸請議和……………一〇〇

田灝劉韜爲南北壁提舉……………一〇一

靖康中帙四十三 起靖康元年閏十一月十七日盡二十三日

金使蕭慶入城議事……………一〇二

丁特起上書乞早決議和之計……………一〇三

金人攻城	一〇八	劉延慶奪萬勝門而出	一三九
曹輔馮澥士誦使於金軍	一一三	車駕御宣德門	一三〇
秦仔等持書諸路告急	一二七	景王及謝克家回	一三一
催諸路勤王	一二七	何桌使於金國軍前	一三三
范瓊與金人戰敗績	一二八	駕御宣德門	一三三
靖康中帙四十四	起靖康元年閏十一月二十五日對其日	何桌回	一三五
郭京應戰敗績金人陷京師	一二〇	蔣宣李福邀駕出奔	一三六
姚友仲爲軍兵所殺	一二四	除康王陳亨伯宗澤汪伯彥等官	一三七
何慶彥戰歿	一二四	始開朱雀門	一三八
黃經臣投火死	一二八	駕幸虜寨	一三八
金使劉晏被殺	一二八	劉定催康王入援	一三九
靖康中帙四十五	起靖康元年閏十一月二十六日盡三十日	靖康中帙四十六	起靖康元年十二月一日對四日
金人入城	一二八	駕在青城金人遣蕭慶來索降表	一四〇
景王及謝克家使於軍前	一二八	百姓詣南薰門迎駕	一四一
上降親札宣羣臣	一二八	宋奉表於金人	一四二

駕自虜寨回宮……………一四三

百官造闕……………一四四

金人致書請喚回康王……………一四五

侯章催大元帥發勤王兵……………一四六

金人拘收文籍……………一四六

大元帥傳檄諸郡勤王……………一四七

大元帥招安……………一四八

靖康中帙四十七起靖康元年十二月五日盡十九日

金人索馬一萬匹……………一四九

金人索軍器……………一四九

軍器監奏收軍器……………一四九

開封府折還百姓金銀……………一五〇

金人索河北東守臣親屬爲質……………一五一

詔府庫所有盡犒金兵……………一五二

開封榜示拘催權貴富豪財帛……………一五二

誅李福盧萬……………一五三

大元帥起兵相州……………一五四

大元帥投牒黃河……………一五五

津般諸庫赴金軍前……………一五五

大元帥至北京……………一五五

金人陷穎昌府……………一五七

再遣割兩河地使臣……………一五八

開封府根括金銀……………一五八

遣使臣於諸門交納金銀……………一五九

毀官屋賣薪以濟民……………一五九

梁揚祖以兵至北京……………一五九

靖康中帙四十八起靖康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盡二十八日

曹輔至興仁府訪尋康王……………一六〇

金人索金銀……………一六一

金人圍相州……………一六一

金人遣二十一人詣大相國寺燒香	一六四	尙書省榜示以金銀短少駕不得回	一七五
宗澤軍於開封府	一六四	胡理余覺民上粘罕書	一七六
呂剛中本中坐罪	一六四	孫傅刮取金銀	一七六
拆萬歲山廟宇爲薪	一六五	夜召孫觀等賦詩	一七九
大元帥至北京	一六五	駕在青城使人傳榜回	一七九
靖康中帙四十九	起靖康二年正月一日盡十五日	二酋請駕劉家寺觀燈	一八〇
上朝賀太上皇於延福宮	一六六	靖康中帙五十	起靖康二年正月十六日盡其日
根括高傑高伸家	一六九	段光遠致書金人乞回車駕	一八一
大元帥軍次東平	一六九	金人逼劉韜受官韜死之	一八二
再招諭河北河東割地	一六九	靖康中帙五十一	起靖康二年正月十七日盡十八日
大元帥往祝岱岳	一七〇	汪若海上粘罕書	一九一
何桌使金軍前	一七一	徐揆上二酋書致死	一九四
上朝太上皇於延福宮	一七二	潰軍侵德安陳規禦退之	一九六
車駕幸青城軍前	一七三	搜括金銀愈急	一九七
賜河北軍民手詔	一七四	黃潛善議貽書金人耿南仲難之	一九九

靖康中帙五十二 起靖康二年正月十九日盡二十六日

黃時僭上粘罕書……………二四

開封榜不得擅打軍器……………二〇一

二僧請車駕赴打毬……………二六

駕在青城風雨益甚……………二〇二

金人變議吳玠莫儔齋金人文字入城……………二七

開封府斬百姓十七人……………二〇三

李若水抗罵金人……………二九

吳革乞至軍前不報……………二〇三

司馬朴責二僧以大義……………二九

范致虛勤王至陝州克潼關……………二〇三

靖康中帙五十四 起靖康二年二月六日盡十一日

金人索諸色人……………二〇八

大元帥擺佈勤王人馬……………三三

傳詔入城糴米濟民……………二〇九

孫傅及文武僧老齊至軍前……………三三

金人索什物儀仗……………二〇九

太上皇及皇后諸王妃駙馬入虜寨……………三三

靖康中帙五十三 起靖康二年正月十七日盡二月六日

吳玠莫儔來催推戴狀……………三七

招尋康王所在……………二一一

郭鐸具狀申告軍前……………三七

御史台告百官接駕……………二一一

孫傅又申狀軍前……………三八

候車駕還內……………二一二

張叔夜等號哭齋狀乞申軍前……………三〇

金人又索諸人物……………二一二

吳玠莫儔齋計大元帥府劄子……………三〇

開封府再括金銀……………二二四

百官等申狀乞立張邦昌……………三〇

靖康中帙五十五 起靖康二年二月十一日盡十三日

皇后太子出詣軍前……………二三三

粘罕取張叔夜孫傅……………二三三

吳玠莫儔入城議事……………二三四

勾集百官百姓赴宣德門集議……………二三四

宋齊愈書張邦昌字以示衆……………二三五

秦檜彈劾張邦昌……………二三六

靖康中帙五十六 起靖康二年二月十四日盡二十一日

金人取親王帝姬駙馬……………二三九

金人取秦檜……………二四〇

吳革謀起兵救駕……………二四〇

扎彥威斬常謹……………二四〇

金人取禁庫珍玩……………二四二

金人取博士十人太學生三十人……………二四二

大元帥再行下諸處勤王進發……………二四二

康王發東平府……………二四四

李若水罵賊與王履同死之……………二四五

靖康中帙五十七 起靖康二年二月二十一日盡其日

李若水罵賊王履同死之……………二四八

靖康中帙五十八 起靖康二年二月二十日盡三月初六日

大元帥宿任城縣……………二五八

金人催發宋宗室……………二五八

大元帥宿山口鎮……………二五八

大元帥至濟州……………二五八

金人取太學錄黃豐楊愿……………二五九

金人殺梅執禮等四人……………二五九

唐恪仰藥卒……………二六二

張邦昌入南薰門……………二六三

金人限三日立張邦昌……………二六五

金人催取推戴狀……………二六五

留守司榜……………二六六

死之……………二七六

尙書吏部榜……………二六六

邦昌致書軍前求免金銀……………二七九

閣門儀制榜……………二六六

宗澤貽書范訥趙野責其退屯……………二八〇

靖康中軼五十九起靖康二年三月六日盡九日

張邦昌至青城謝二酋……………二八一

吳革謀起兵救駕爲范瓊所殺……………二六七

趙子崧申大元帥府劄子……………二八一

金人立張邦昌僭位……………二七〇

靖康中軼六十一起靖康二年三月十七日盡二十七日

張邦昌立百官赴朝……………二七三

張邦昌令尙書省榜……………二八三

靖康中軼六十起靖康二年三月十日盡十六日

張邦昌撫諭太學生……………二八五

范致虛兵潰奔走……………二七四

翟輿斬寫世由……………二八五

張換閭邱陞孔彥威敗金人……………二七四

御札付王時雍等……………二八六

張邦昌手詔……………二七五

邦昌向金索還馮澥郭仲荀等……………二八六

金人榜示……………二七五

邦昌致書二酋乞免括金銀……………二八七

張邦昌致書謝二酋……………二七七

邦昌以書謝二酋……………二八八

金人委開封府敷配金銀……………二七六

大元帥合諸路人馬去京城……………二八一

宗澤與金人戰於南華敗績王孝忠孫振

選郎官爲四方密諭使……………二九二

由京師遣快行家往廬州……………	一九二	大元帥劄下河南北郡山寨措置指揮……………	三四
靖康中帙六十二 <small>起靖康二年三月二十九日盡二十九日</small>	一九三	大元帥府斬侯章……………	三五
邦昌至南董門遙辭二帝……………	一九三	王嗣反于沂州……………	三五
金人兵下城……………	一九〇	金兵去絕……………	三五
金人送鄭太后家屬入城……………	一九三	邦昌遣使撫諭四方……………	三六
粘罕遣交割京城……………	一九四	邦昌詣范訥等議事……………	三六
張邦昌求還孫傅張叔夜秦檜三人……………	一九四	邦昌肆赦……………	三八
金人致書邦昌減銀絹……………	一九五	靖康中帙六十五 <small>起靖康二年四月四日盡五日</small>	
張邦昌詣軍前別二酋……………	一九五	邦昌百官赴文德殿示上宋太后手書……………	三九
金人留何奭孫傅張叔夜……………	一九六	王儀等率軍至城下……………	三〇
靖康中帙六十三 <small>起靖康二年三月二十九日盡其日</small>		胡舜陟上張邦昌書乞正名位……………	三〇
金人留何奭孫傅張叔夜……………	三〇二	耿南仲等上勸進表於大元帥……………	三一
金人留秦檜司馬朴……………	三〇八	邦昌迎元祐皇后入居延福宮……………	三三
靖康中帙六十四 <small>起靖康二年三月二十九日盡四月四日</small>		王淵領兵至京城下……………	三四
太上皇帝淵聖北狩……………	三〇九	大元帥擬諸路兵不得先入城內……………	三四

大元帥與宗澤趙子崧等書……………三三五

何志同等同盟勤王……………三三六

呂好問馳蠟書至大元帥府……………三三七

馬擴與金人戰被執……………三三七

靖康中帙六十六起靖康元年四月十七日盡九日……………三三九

邦昌遣蔣師愈致書大元帥……………三三九

大元帥咨目答邦昌……………三三〇

邦昌使吳何齋咨目答邦昌……………三三一

宗室叔向領兵至京城……………三三一

馬伸狀申邦昌速行改正……………三三一

大元帥府移檄郡邑……………三三二

邦昌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三三三

始開諸城門……………三三五

吳玠莫儔等各還舊職……………三三五

靖康中帙六十七起靖康二年四月九日盡十日……………三三六

孟仲厚上勸進於大元帥……………三三六

邦昌遣謝克家來歸玉璽……………三三六

大元帥府定卽位南京之議……………三三〇

邦昌避位……………三四二

趙子崧綴張邦昌與翁彥國狀……………三四二

靖康中帙六十八起靖康二年四月十一日盡十四日……………三四三

太后垂簾聽政……………三四三

太母手詔告天下……………三四三

宗澤謝大元帥狀……………三四四

趙子崧謝大元帥狀……………三四五

范尙揭榜年人瓊留滑州……………三四六

宗澤狀申大元帥乞行五事……………三四六

大元帥榜示……………三四七

知南外宗正事上勸進表……………三四七

趙子崧上勸進表……………三四九

靖康中帙六十九起靖康二年四月十五日盡二十日

兵馬大元帥劄子……………三五〇

李綱傳檄京師……………三五〇

趙子崧再上勸進狀……………三五〇

孫觀等上大元帥乞聽政狀……………三五二

知南外宗正勸進第二狀……………三五二

知南外宗正勸進第三狀……………三五二

開封府榜示种深狀……………三五三

胡舜陟乞下詔播告四方……………三五四

趙子崧繳李健狀……………三五四

開封府揭示副元帥公文……………三五五

元祐皇后遣使勸進……………三五七

汪藻撰書送御史台……………三五七

大元帥議以庚寅起發濟州……………三五八

朱勝非領兵謁濟州……………三五八

趙子崧進勸進第三狀……………三五九

黃永錫回……………三五九

五將定二十一日護大元帥入南京……………三五九

靖康中帙七十起靖康二年四月二十一日盡二十八日

大元帥發濟州……………三六〇

趙子崧書榜諭民……………三六一

趙子崧諭張邦昌書……………三六二

大元帥至單州……………三六〇

李邴上勸進狀……………三六五

大元帥至虞城縣……………三六八

大元帥至南京……………三六八

宋彥通等請大元帥卽位揚州……………三六八

張邦昌赴南京……………三六九

發綱運至南京……………三七一

沙貞殺陳遘……………三七一

靖康中軼七十一

諸錄雜記……………三七二

靖康中軼七十二

諸錄雜記……………三八〇

靖康中軼七十三

諸錄雜記……………三八六

靖康中軼七十四

諸錄雜記……………四〇〇

靖康中軼七十五

諸錄雜記……………四二二

炎興下軼一起建炎元年五月初一日盡其日

大元帥卽帝位於南京……………四二六

大赦天下……………四二七

炎興下軼二起建炎元年五月一日盡五日

黃潛善汪伯彥同知樞密院事……………四三七

上乾龍皇帝尊號爲孝慈淵聖皇帝……………四二八

元祐皇后爲元祐皇太后……………四二九

元帥府限十日結局……………四二九

詔責李邦彥等……………四二九

詔修國政……………四三〇

郭京走至襄陽張思正擒之……………四三一

以張邦昌爲安郡王……………四三一

命潛善募勇士使金國……………四三二

耿南仲請老……………四三二

分劉浩丁順孔彥威王善等軍……………四三二

上韋賢妃爲宣和皇后……………四三三

立邢氏爲皇后……………四三三

詔李綱赴行在……………四三四

炎興下軼三起建炎元年五月五日盡十四日

李綱除右僕射……………四三五

朱勝非除中書舍人……………四三五

楊維忠爲殿前都指揮……………四三六

馬忠除河北統制張煥除河北制置使……………四三七

薛廣張瓊以兵出河北……………四三七

呂好問除尙書右丞……………四三七

大元帥府結局……………四四一

批答許份乞幸揚州狀……………四四二

詔罷天申節上壽……………四四三

姚平仲詔赴行在……………四四三

炎興下帙四 起建炎元年五月十六日盡六月二日

閻邱陞授濮蘭團練使……………四四四

盧益落職……………四四四

唐重上書……………四四四

王襄趙野落職……………四四六

李孝忠陷襄陽府黃叔敖棄城並落職……………四四七

翁彥國以賦歛被罪……………四四八

李若水贈觀文殿學士……………四四八

耿南仲提舉洞霄宮……………四四九

邵溥落職……………四四九

遣使撫諸路……………四四九

邵興大破金軍……………四五〇

詔張邦昌一月兩赴都堂……………四五〇

李綱至南京行在……………四五〇

李綱上書論十事……………四五二

炎興下帙五 起建炎元年六月二日盡四日

李綱奏議張邦昌應有處分……………四五五

張邦昌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四五七

炎興下帙六 起建炎元年六月五日盡其日

責降王時雍等……………四六二

趙子崧劄論王時雍等乞正其罪……………四六五

炎興下軼七起建炎元年六月五日盡七日

張所傅亮詔赴行在……………四七七

王襄趙野散官安置……………四七八

內降七事手詔……………四七六

李回責授祕書少監……………四七九

贈劉韜資政殿大學士……………四七〇

贈譚世勣延康殿學士……………四八〇

贈霄安國延康殿學士……………

炎興下軼八起建炎元年六月八日盡二十三日

內降黜責士大夫手詔……………四八二

傅雱充大金國通問使……………四八三

宗澤奏不當割地……………四八三

謝克家范宗尹落職……………四八四

降河北河東諸路官民手詔……………四八四

胡舜陟等各降兩官……………四八六

范瓊爲御營使司討李孝忠……………四八六

叔向伏誅……………四八六

馬忠落職……………四八七

耿南仲責授節度副使……………四八七

韓離不死……………四八九

呂好問知宣州……………四九〇

炎興下軼九起建炎六月二十日盡七月四日

折彥質散官錢蓋落職許元編管……………四九三

錢蓋復官……………四九四

李綱乞募兵買馬以振兵旅……………四九四

置功賞司……………四九五

李綱論修城池繕器械……………四九八

炎興下軼十起建炎元年七月四日盡其日

傅雱奉使金國……………四九九

炎興下軼十一起建炎元年七月四日盡其日

宣示太上皇親書復宰相黃潛善等……………五〇六

張所上殿……………五〇六

金人陷磁州……………五〇六

范訥降授承宣使宗澤入京……………五〇六

王瓌傅亮上殿……………五〇七

鄧肅論叛臣……………五〇七

李綱乞降巡幸詔……………五〇〇

下巡幸詔……………五〇〇

誅宋齊愈……………五一一

粘罕約夏同寇陝西……………五〇四

炎興下帙十二起建炎元年七月十六日盡八月十四日

元祐太后發京師……………五〇五

李綱乞巡幸……………五〇五

差巡幸官屬……………五〇五

計置奉迎神主……………五〇五

下戒士大夫詔……………五〇六

李綱乞置水軍……………五〇〇

揚維忠武軍節度使……………五〇〇

李綱爲尙書左僕射黃潛善右僕射……………五〇二

傅亮罷發赴行在……………五〇三

炎興下帙十三起建炎元年八月十四日盡十月二十九日

宗澤乞駕回京師……………五〇四

李綱提舉洞霄宮……………五〇五

太學生陳東歐陽澈以上書切直死……………五〇六

元祐太后發應天府……………五〇七

許翰提舉洞霄宮……………五〇九

巡幸淮甸……………五〇〇

臣僚乞考驗京城失守時士卒之賞罰……………五〇〇

將駐蹕揚州……………五〇〇

詔巡幸所過不得騷擾……………五〇〇

元祐太后及六宮至揚州…………… 五二

車駕發應天府…………… 五二

王彥與金人戰於新鄉不利…………… 五三

炎興下帙十四起建炎元年十一月初一日
盡二年正月十一日

赦應天府宿亳楚泗揚州…………… 五三

詔求能使絕域將萬衆者…………… 五三

王彥與金人戰於太行山金人遁…………… 五四

粘罕約諸酋分寇河南…………… 五四

趙野棄密州…………… 五四

密州軍卒追殺趙野…………… 五五

金人陷河間…………… 五五

車駕駐揚州…………… 五五

金人陷西京…………… 五五

金人陷鄭州…………… 五五

金人渡河…………… 五六

金人寇同州…………… 五七

婁室越河犯長安…………… 五八

金人陷汝州…………… 五八

王瓌棄陝州…………… 五八

金人寇鄧州…………… 五八

武勝軍節度使李操降金…………… 五九

金人陷均州…………… 五九

炎興下帙十五起建炎二年正月十日
盡二月十九日

金人婁宿陷長安…………… 五九

邵成章彈黃潛善汪伯彥因送吉州編管

…………… 五九

翟興翟進敗金人…………… 五九

詔降盜賊…………… 五九

金人焚鄧州…………… 五九

金人遷鄧州士民他去…………… 五九

金人陷唐州……………五九

金人陷蔡州……………五九

金人寇陳州……………五〇

宗澤乞駕回京師……………五〇

翟興擒冀德……………五三

馬擴舉義兵……………五三

談克據鄧州……………五三

李彥仙克卿州……………五三

邵興歸於李陝仙……………五五

炎興下帙十六起建炎二年三月七日盡五月二日

金人陷中山府……………五五

趙宗印屯兵郢州……………五五

金人陷洛州……………五五

劉惟輔殺黑風大王婁室逃遁……………五五

劉光烈擊金人於同州……………五五

張嚴兵敗被殺……………五七

吳玠敗金人於青谿嶺……………五七

信王遣馬擴赴行在乞兵……………五八

金人遷天眷於通塞州……………五〇

吳玠擒史斌克長安及華州……………六一

王彥敗金人於太行山……………六一

許景衡提舉洞霄宮……………六一

宗澤乞駕還京師……………六一

炎興下帙十七起建炎二年五月八日盡其日

韓世忠等進討西京……………五五

翟進攻西京失利……………五五

王彥駐軍河南……………五五

王彥以軍馬歸留守司……………五六

王庶欲逐金人王似席貢不從……………五六

金人陷絳州……………五七

詔發歸朝官赴行在…………… 五七

楊進知河南府…………… 五七

閻勅軍河南府…………… 五八

邵興敗婁室於解州…………… 五八

金人陷慶源府…………… 五八

宇文虛中使于金國…………… 五九

赦河北西京東路…………… 五九

宗澤卒…………… 五九

張愨卒…………… 五九

炎興下帙十八起建炎二年八月二十一日盡十月二十六日…………… 五九

馬伸訖罷黃潛善汪伯彥…………… 五五

李成劫宿州…………… 五六

謝亮撫諭夏國…………… 五七

王彥赴行在…………… 五七

馬伸貶官…………… 五八

范瓊以兵至京帥…………… 五八

丁進復反…………… 五七

杜充為京城留守…………… 五八

金人陷冀州…………… 五九

金人陷長安…………… 五九

王庶節制陝西六州人馬…………… 五九

賀師範與金人戰失利…………… 五九

范瓊為御前平寇將軍…………… 五九

薛廣及金人戰於相州被殺…………… 五九

丁進降於劉正彥…………… 五九

王彥轉官…………… 五九

王彥為御營統領…………… 五九

劉光世敗李成於上蔡…………… 五九

金人渡河攻開德府…………… 五九

馬擴攻清平不克…………… 五九

范瓊以兵至京帥…………… 五八

范瓊以兵至京帥…………… 五八

炎興下軼十九起建炎二月十一日 盡十二月二十一日

張守撫諭京城……………五四

苗傅劉正彥衛隆祐太后駐杭州……………五六

炎興下軼二十起建炎三年正月 盡二月三日

杜充使崔興圖楊進……………五五

金人陷延安府……………五六

劉誨等使金回……………五五

曲端奪王庶印……………五七

金人陷青州……………五六

金人陷濮州……………五七

遣李鄴等使金……………五六

金人陷開德府……………五八

杜充攻張用不勝……………五七

金人陷相州……………五八

劉洪道知青州……………五八

就江都築壇大赦天下……………五八

賜劉洪道獎諭……………五八

劉豫知淄州李某降金……………五九

金人陷徐州……………五九

王倫爲大金通問使……………五〇

百官搬家出城……………五九

詔戒百官……………五〇

張守爲起居郎……………五九

隆祐皇太后幸杭州……………五一

張用王善寇陳州……………五九

金人犯東平府……………五一

葛進寇青州……………六〇

金人陷北京……………五二

黃潛善爲尙書左僕射汪伯彥右僕射……………五三

黃潛善爲尙書左僕射汪伯彥右僕射……………五三

韓世忠退屯宿遷	六〇〇	曾班降金	六一
閻僅棄泗州	六一	葛進爲金人所殺	六一
金人犯楚州	六一	車駕幸秀州使劉伸使金國	六三
粘罕犯揚州	六二	炎興下帙二十二	起建炎三年二月十三日盡十八日
閻僅爲其將姚端所殺	六三	車駕幸杭州	六三
金人陷天長軍	六三	汪伯彥奏乞賜竄殛	六三
車駕幸潤州	六三	下責已詔	六四
金人入揚州	六四	下避殿詔	五五
炎興下帙二十一	起建炎三年二月三日盡十一日	下儉約詔	六五
車駕發鎮江府	六七	德音	六五
誅丁進	六八	黃潛善汪伯彥再乞罷黜	六六
駕幸常州	六八	張激彈黃潛善汪伯彥	六六
范瓊兵亂於壽春府	六八	炎興下帙二十三	起建炎三年二月十九日盡三月二日
靳賽入眞州	六九	汪伯彥再乞罷黜	六三
撫慰維揚	六〇	金人焚揚州	六三

黃潛善汪伯彥罷…………… 六三

金人寇高郵軍…………… 六四

宋世雄以兵入秦州…………… 六四

靳賽犯通州李在據高郵軍…………… 六四

詔馬伸赴行在…………… 六五

詔求直言…………… 六五

詔幸江寧府…………… 六六

輔達聚衆於漣水軍…………… 六六

張用據西京…………… 六六

朱勝非爲尙書右僕射…………… 六七

馬擴應召上書…………… 六七

丙集

炎興下軼二十四起建炎三年三月二日盡其日

賜朱勝非辭免批答…………… 一

周紫芝上書…………… 一

炎興下軼二十五起建炎三年三月三日盡其日

擇日幸江寧府…………… 二

裴淵及靳賽戰於秦州…………… 二

苗傅劉正彥舉兵向闕反逼上遜位…………… 二

炎興下軼二十七起建炎三年三月盡其日

金人陷青州劉洪道棄城去…………… 二

金人陷鄆州…………… 二

水賊邵青擾泗州…………… 二

炎興下軼二十八起建炎三年四月一日盡二十日

皇帝復位…………… 三〇

朱勝非罷爲觀文殿大學士呂頤浩爲尙

書右僕射…………… 三五

八日乙卯降赦…………… 三五

張壽上疏言時政…………… 三六

潰兵劉文舜擾濠州……………三六

召邵成章赴行在……………三七

水賊羅成擾楚州……………三六

炎興下峽二十九起建炎三年五月九日盡六月七日

詔改江寧府爲建康府……………三六

薛慶執知樞密院張浚罷知樞密院事……………三六

翟興及楊進戰於魯山縣殺進……………四〇

翟興克河南府……………四〇

翟興保奏李興特補武義郎兼閣門祇候

……………四〇

杜充等上表請還闕……………四〇

劉洪道爲京東經略安撫制置使……………四一

詔從官條具利害……………四一

誅苗傅劉正彥於建康府……………四一

黃潛善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汪伯彥責

授江州團練副使……………四二

裴淵以其衆至行在……………四三

遣張浚諭密旨得便宜黜陟……………四三

杜充爲宣武軍節度使……………四六

送范瓊大理寺賜死……………四六

劉光世招降韓雋……………四八

炎興下峽三十起建炎三年六月十六日盡八月

下罪己詔……………四九

詔令侍從臺諫條具闕失……………五〇

蘇珪叛附於金人……………五一

詔防秋令官吏家屬從便……………五二

置御前五軍別置御營使司五軍統制……………五三

王瓌爲斬賽所敗……………五三

朱勝非落職張澂以資政殿學士知洪州……………五四

閻臬宮儀棄濰州臬歸於朝廷……………五四

張成以萊州叛附於金人…………… 五

潰軍郭仲威據淮陽軍…………… 五

翟興攻敗王俊克汝州…………… 五

潰軍馬友與張用曹成等分軍…………… 五

張浚領劉錫等兵往川陝…………… 五

杜充除同知樞密院事…………… 五

隆祐皇太后迎宗廟省卻百司赴洪州…………… 五

劉光世駐軍江州…………… 五

潰軍劉文舜屯於舒州…………… 五

王庶罷節制六路軍馬…………… 五

炎興下帙三十一起建炎三年八月二十日盡閏八月十四日

呂頤浩為尙書左僕射杜充為尙書右僕

射…………… 六

潰軍輔達降於王夔…………… 六

宮儀及金人戰於密州軍敗李逵吳順降

金…………… 六

胡寅上萬言書…………… 六

炎興下帙三十二起建炎三年閏八月十四日盡十月二十三日

李成遣人詣行在受招安…………… 七

郭仲荀至行在…………… 七

程昌禹為京城留守上官悟權京城副留

守…………… 七

金兵由淮東淮西兩路入寇…………… 七

上幸平江杜充留守建康…………… 七

邵青受招安為沿江措置司水軍統制…………… 七

李成據滁州…………… 七

兀朮請於粘罕入寇江上…………… 七

兀朮率衆寇江南…………… 七

靳賽降於劉光世…………… 六

權邦彥殺復寶文閣直學士…………… 六

上還復杭州下詔親征……………七

韓世忠駐軍於鎮江府……………七

范宗尹參知政事……………七

閻勅奉宗廟神御至濠州……………七

李成陷滁州琅琊山寨……………七

郭仲威降於周望……………七

金人陷壽春……………七

炎興下帙三十三起建炎三年十月二十三日盡十一月

張浚奏乞車駕巡幸興元府……………八

金人陷黃州趙令晟死之……………八

金人自黃州渡江取路寇洪州……………八

程昌禹入京師……………八

岳飛敗李成於長蘆九里環……………八

韓世清欲立趙令俊不克……………八

張宗望權知濠州事……………八

炎興下帙三十四起建炎三年十一月一日盡二十三日

車駕幸明州……………八

金人寇廬州李會叛附於金……………八

三日丁未德音……………八

金人寇和州李儔叛附於金……………八

郭偉敗金人於采石……………八

隆祐皇太后及六宮出洪州……………八

韓世清敗劉忠於蘄州……………八

趙立敗金人於淮陰……………八

杜充焚真州長蘆崇福禪院……………八

劉位知濠州……………八

陳邦光知建康府……………八

金人自馬家渡渡江陳淬被殺……………八

杜充棄建康渡江北走軍潰……………八

金人寇六安軍邊某迎降……………八

金人寇吉州袁州……………九

炎興下帙三十五起建炎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盡十二月二十五日

隆祐皇太后自吉州進幸虔州……………一〇〇

金人寇撫州王仲山虧降於金人……………一〇〇

江東安撫使陳邦光降附於金楊邦乂死

之……………一〇〇

金人寇建昌蔡延世禦退之……………一〇一

邵青聚衆於建康江中……………一〇一

張宗望叛降於金……………一〇二

杜充觀文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一〇二

金人陷廣德軍……………一〇三

金人陷安吉縣……………一〇三

曾恩叛附於金人……………一〇三

金人寇杭州康允之棄城遁走……………一〇四

扈衛班直亂……………一〇四

金人陷杭州……………一〇四

車駕幸定海縣……………一〇五

金人寇越州郭仲荀棄城走……………一〇五

成皋寇婺州傅崧卿說降之……………一〇六

張浚敗金人於明州……………一〇六

李成侵淮西……………一〇六

張浚奏報明州之捷……………一〇七

梁斌張進叛降於金人……………一〇七

邵青破周虎於蕪湖……………一〇七

成方殺扈成於金壇……………一〇七

炎興下帙三十六起建炎四年正月一日盡三十日

金人陷明州……………一〇九

車駕發昌國……………一〇九

岳飛屯於宜興縣……………一〇九

金人陷陝州李彥仙死之……………一一〇

車駕駐蹕於章安鎮……………二二

張浚自明州來郭仲荀自越州來……………二二

耿嗣宗敗金人於盧氏……………二二

車駕發章安鎮……………二三

金人犯潭州向子誣棄城走……………二三

虔州兵亂……………二三

劉可爲其黨所殺劉超據荆門軍……………二三

程昌禹退還蔡州……………二四

金人攻楚州不克退去……………二四

李成陷六安縣水寨……………二四

令隨行在職事官條具當如何措畫汪藻……………二四

上疏……………二五

牛皋留守司郡爲同統制兼京西南路提……………二五

刑……………二九

鄭瓊以其衆降於劉光世……………二〇

金人屠杭州退兵……………二〇

賜臨安軍民撫恤敕書……………二三

聶淵入京上官悟出奔淵以城獻金……………二三

鼎州武陵百姓鍾相反……………二三

金人陷秀州趙士醫死之……………二三

程昌禹棄蔡州南歸……………二三

周望棄其軍衆奔於太湖……………二三

湯東野棄城走……………二四

李成陷舒州……………二四

車駕駐蹕浙東降德音……………二四

金人陷平江府……………二五

金人犯荆門……………二五

趙瓊歸朝廷……………二五

郭仲威入平江府……………二六

炎興下帙三十七起建炎四年二月一日盡四月十四日

- 陳思恭敗金人於吳江……………一三六
- 孔彥舟入鼎州……………一三六
- 吳玠與金人戰於寶鷄敗績……………一三七
- 金人陷常州……………一三六
- 駕幸處州……………一三六
- 孔彥舟擒鍾相……………一三六
- 呂頤浩罷爲太乙宮使……………一三九
- 潰兵戚方攻宣州……………一三〇
- 王德執劉文舜於饒州殺之……………一三三
- 劉位攻趙瓊不利……………一三三
- 炎興下帙三十八起建炎四年四月二十
四日盡五月十三日……………一三三
- 韓世忠敗金人於建康江中……………一三三
- 韓世忠再與金人戰敗績……………一三三
- 張進梁斌自金人寨逃歸……………一三四
- 牛皋敗金人於宋村……………一三四
- 汪藻乞分張俊軍馬策應……………一三五
- 王維忠歸於劉位……………一三三
- 劉晏與戚方戰於宣州……………一三七
- 金人焚建康府……………一三六
- 戚方攻宣州不克……………一三九
- 岳飛殺劉經……………一三九
- 史康民與金人戰於定遠縣軍敗……………一四〇
- 劉超據荆南……………一四一
- 劉位攻趙瓊……………一四一
- 炎興下帙三十九起建炎四年五月十
三日盡六月十一日……………一四二
- 范宗尹爲尙書右僕射張守參知政事……………一四二
- 張用寇淮西……………一四三
- 崔增陷焦湖水寨……………一四三
- 孫興退濠州……………一四三
- 劉位與張文孝戰於滁州位死之……………一四四

趙立出兵攻金人於孫村浦……………一四

石子明敗韓常……………一五

周望責授連州安置……………一五

桑仲陷襄陽府……………一六

陳規為德安府鎮撫使……………一五

張浚為檢校少保……………一七

炎興下帙四十一起建炎四年六月十一日盡七月十七日

隆祐皇后至虔州……………一七

程昌禹澧州鎮撫使兼知鼎州……………一五

薛慶與金人戰於揚州兵敗被殺……………一六

解潛陳求道范之才馮長寧翟興等分配

張用軍徙歸於鄂州……………一六

官職……………一五

張立起趙瓊寨……………一六

邊某殺金人……………一五

張琪移屯襄安鎮……………一七

邊某棄城……………一五

翟興加武略大夫……………一七

戚方詣張浚降……………一五

孔彥舟據潭州……………一七

馬吉為韓世清所敗……………一五

炎興下帙四十二起建炎四年八月一日盡十月一日

崔增犯太平府……………一六

呂頤浩駐軍於饒州……………一七

張用受招安……………一六

陳規招馬友降……………一七

炎興下帙四十一起建炎四年七月十一日盡八月十日

馬進入興國軍……………一七

金人立劉豫於北京國號齊……………一六

王彥敗桑仲……………一七

張浚爲婁宿所敗	一七四	岳飛棄秦州	一八五
金人陷楚州	一七六	張浚退軍於興州	一八六
秦檜自金逃歸	一七六	祝友至新市薛店	一八七
王闢降王彥	一七九	徐文降	一八七
金人攻李彥先於淮河	一七九	金人陷秦州	一八七
張浚斬趙哲	一八〇	呂紳棄通州	一八八
炎興下帙四十三	一八〇	王彥敗桑仲於房州	一八八
<small>起建炎四年十月初一日 盡十二月二十日</small>		王彥爲均房州鎮撫使	一八八
馬進犯江州	一八二	崔增降於呂頤浩	一八七
李回同知樞密院	一八二	杜充至雲中見粘罕	一八八
岳飛斬傅慶	一八三	炎興下帙四十四	一八九
趙彬張中孚叛降於金人	一八三	<small>起紹興元年正月一日 盡二月二十二日</small>	
王善餘黨推祝友爲首	一八四	大赦改元	一九〇
翟琮敗金軍	一八四	遙拜太上皇表	一九〇
秦檜至行在除禮部尙書	一八四	李允文謀殺張用之不克	一九一
金人破菱城	一八五	馬進陷江州	一九一

岳飛討李成	一九二	程昌禹知鼎州	二〇五
金人寇廬州	一九三	張榮敗撻懶	二〇六
曹成李宏降而復叛	一九三	劉光世招納歸附	二〇六
金人寇西京翟興遣彭玘敗之	一九三	李元文殺袁植	二〇七
秦檜參知政事	一九四	金人擾熙河而歸	二〇七
祝友受劉光世招安	一九四	李成據興國執李儀	二〇八
張榮屠通州	一九四	張浚敗馬進於江州	二〇八
馬進陷臨江軍	一九五	賜李成軍中詔	二〇九
趙瓊劫契人獲戶部尙書印	一九五	陳彥權興國軍	二一〇
桑仲爲襄陽府鄧隨郢州鎮撫使	一九六	炎興下帙四十六 <small>起紹興元年四月十四日盡二十日</small>	二一一
炎興下帙四十五 <small>起紹興元年二月二十六日盡四月十日</small>	一九七	隆祐皇太后崩	二一一
汪藻上書	一九七	王德執郭仲威於揚州	二一六
張俊敗馬進於玉隆觀	二〇三	寇洪趙革合兵龜山	二一七
獎詔張深等	二〇四	桑仲陷郢州	二一七
李道知隨州	二〇五	炎興下帙四十七 <small>起紹興元年四月二十一日盡八月八日</small>	二一七

曲端死於恭州獄中	三九	林通轉對劄子	三六
翟興殺僞信王楊傑麋之子	三〇	炎興下帙四十八 <small>起紹興元年八月八日盡十月</small>	
馬友敗孔彥舟於潭州	三〇	王擇仁等除官	三〇
孔彥舟受招安	三一	秦檜爲尙書右僕射	三一
金人攻和尚原吳玠禦退之	三一	高安詣王彥降	三一
邵青寇太平州	三一	孔彥舟爲黃州鎮撫使	三一
朱勝非上疏乞恤民招盜	三三	李回參知政事	三三
誅郭仲威	三四	徐文軍明州	三三
張俊敗李成成降於劉豫	三四	王彥敗李忠忠降劉豫	三三
張俊送李元文赴行在	三四	李捧降劉洪道	三五
沈與求爲御史	三五	汪藻乞通好大石林牙	三六
張用降張浚	三五	朱勝非授中大夫	三七
范宗尹提舉洞霄宮	三六	炎興下帙四十九 <small>起紹興元年十月三日盡十二月二十七日</small>	
張琪寇驍州	三六	劉正論時政	三八
劉光世招安卞甯	三七	王世冲寇廬州王亨計破之	三九

丁順攻濠州……………二四〇

宣州火……………二五一

張德牒請寇宏知濠州……………二四二

董先叛附於僞齊……………二五二

王德招降邵青不從……………二四二

李光執韓世清於宣州……………二五二

邵青受招安……………二四三

沈與求乞卻諸軍將進物……………二五三

以翟興軍爲忠護軍……………二四三

霍明殺桑仲於郢州……………二五三

王彥斬趙橫門璋……………二四四

僞齊犯翟興軍與死之……………二五四

富直柔罷職……………二四五

李橫以兵圍郢州……………二五五

詔百辟卿士各舉所知……………二四五

炎興下帙五十一越紹興二月一日盡九月七日……………二五五

呂頤浩乞通京東河北商賈……………二四六

霍明棄郢州……………二五六

王彥克均州……………二四七

曹成降韓世忠……………二五六

炎興下帙五十起紹興二年正月盡四月

李宏殺馬友於潭州……………二五七

曹成受招安……………二四六

劉光世起復……………二五六

楊惟忠誘殺楊勍……………二四六

李道李橫犯德安府……………二五六

沈與求爲御史中丞……………二四六

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二五九

岳諒臣知滁州……………二四〇

孔彥舟叛附於劉豫……………二六〇

李橫攻德安府	二六一	金人犯商州	二九〇
秦檜提舉江州太平觀	二六一	金人陷金州	二九〇
朱勝非爲尙書右僕射	二六二	金人陷洋州	二九一
撫諭川陝諸路官吏軍民	二六二	池州左軍反	二九一
呂頤浩以蠟書結凌唐佐	二六三	王庶爲川陝宣撫使參議	二九二
炎興下帙五十一	起紹興二年十月六日盡其日	撒離喝由褒斜路退兵	二九二
劉嶸上萬言書	二六四	趙鼎知洪州	二九二
炎興下帙五十三	起紹興二年十月六日盡十一月五日	王彥克金州	二九三
續劉嶸萬言書	二七二	權邦彥卒	二九三
炎興下帙五十四	起紹興二年十二月一日盡其日	韓世忠加開府	二九四
布衣吳仲上萬言書	二七六	朱勝非丁母憂	二九四
牛皋李橫與金人戰克汝州潁昌府	二七七	翟琮爲利州觀察使	二九六
炎興下帙五十五	起紹興三年正月盡十二月	劉忠爲部下所殺	二九六
范溫歸行在	二六八	撫諭四川軍民	二九七
牛皋李橫董先與金人戰於朱仙鎮	二九〇	韓肖胄爲大金通問使	二九七

朱勝非起復……………二九八

劉光世韓世忠交訴於朝……………二九八

呂頤浩落職宮祠……………二九八

岳飛加鎮南軍承宣使……………二九八

朱勝非解職……………三〇〇

僞齊陷襄陽府……………三〇一

炎興下帙五十六起紹興三年十二月十二日盡其日

吳仲上書……………三〇三

炎興下帙五十七起紹興四年正月二十日九日盡三月十五日

吳仲再上書論大臣非辜……………三〇三

吳玠敗兀朮於仙人關……………三〇六

關師古叛附劉豫……………三〇七

張浚赴行在……………三〇七

張浚提舉洞霄宮……………三〇七

炎興下帙五十八起紹興四年三月十七日盡四月四日

張浚落資政殿大學士……………三三五

張浚福州居住……………三三五

劉子羽落職……………三三六

劉子羽白州安置……………三三六

追復趙哲官……………三三一

張浚奏乞斥遠和議……………三三一

炎興下帙五十九起紹興四年五月盡七月

岳飛克鼎州……………三三四

岳飛克襄陽府……………三三五

岳飛克隨州……………三三五

辛炳出知漳州……………三三五

炎興下帙六十起紹興四年七月盡其月

辛炳出知漳州……………三四二

炎興下帙六十一起紹興四年八月三十一日盡九月十九日

岳飛清遠軍節度使……………三四九

劉豫南寇	二四九	詔幸江上撫軍	三八〇
朱勝非罷相	三五〇	戒諭州縣詔	三八一
岳飛湖北荆襄潭州制置使	三五二	車駕發臨安府	三八二
魏良臣奉使金國王繪副之	三五二	張浚知樞密院事	三八二
炎興下帙六十二 <small>起紹興四年九月十九日盡其日</small>		炎興下帙六十五 <small>起紹興四年十一月十四日盡十二月三十日</small>	
魏良臣奉使金國王繪副之	三五三	詔用張浚	三八四
炎興下帙六十三 <small>起紹興四年九月十九日盡其日</small>		寇宏棄濠州	三八四
魏良臣奉使金國王繪副之	三五六	張浚沿江勞軍	三八五
炎興下帙六十四 <small>起紹興四年九月二十七日盡十一月十四日</small>		獎將士詔	三八五
趙鼎爲尙書右僕射	三七五	招從僞士大夫詔	三八七
程昌禹上書	三七五	寇宏知濠州	三八七
韓世忠敗金人於大儀鎮	三七九	汪伯彥落職放罷	三八八
解元敗金人於高郵軍	三七九	王進執程師回張延壽大破金軍	三九〇
馬擴復原官	三八〇	炎興下帙六十六 <small>起紹興五年正月一日盡二月十三日</small>	
牛皋徐慶敗金人於廬州	三八〇	趙榮退兵濠州	三九二

曲赦濠州……………三九二

金主完顏寬立……………三九三

劉光世韓世忠來朝……………三九九

張守上疏……………四〇〇

趙鼎尙書左僕射張浚左僕射……………四〇一

親征詔……………四〇三

改効用人資法……………四〇四

炎興下帙六十七起紹興五年閏二月盡五月

楊政爲涇原路安撫使……………四〇五

賜韓世忠詔……………四〇五

岳飛進軍鼎州……………四〇八

胡寅上疏論不當講和……………四〇八

炎興下帙六十八起紹興五年五月盡十二月

胡寅又論遣使之害……………四二二

楊造乞罷和議……………四二四

岳飛平湖賊……………四一八

賜岳飛詔……………四一九

王彥赴荆南……………四一九

張浚加光祿大夫……………四二〇

解潛主管馬軍司公事……………四二一

張浚至行在……………四二二

詔張浚荆襄視師……………四二三

炎興下帙六十九起紹興六年正月盡九月

張浚出視師……………四二五

范直方撫諭吳玠等……………四二六

賜川陝宣撫使詔……………四二六

岳超與金人戰於宿遷……………四二八

韓世忠擒金猛將婁牙合董……………四二八

韓世忠圍淮陽軍……………四二九

張俊軍盱眙……………四三〇

秦檜行營留守……………四三一

炎興下帙七十起紹興六年九月八日盡十二月五日

劉豫入寇張浚至建康府督戰……………四三三

魏玘奏不當講和……………四三四

王德等敗劉豫於安豐……………四三五

劉麟寇廬州……………四三六

沈與求罷知明州……………四三七

張浚還闕……………四三八

趙鼎罷相……………四三九

炎興下帙七十一起紹興七年正月一日盡十五日

下移躡建康詔……………四四〇

詔賜李綱等……………四四一

李綱對……………四四二

炎興下帙七十二起紹興七年正月十五日盡其日

李綱對……………四四三

秦檜對……………四四四

炎興下帙七十三起紹興七年正月十五日盡其日

汪伯彥對……………四四五

李邴對……………四四六

炎興下帙七十四起紹興七年正月十五日盡其日

李邴對……………四四七

張守對……………四四八

顏岐對……………四四九

炎興下帙七十五起紹興七年正月十五日盡其日

王綯對……………四五〇

韓肖胄對……………四五〇

炎興下帙七十六起紹興七年正月十日盡其日

韓肖胄奏……………四五二

朱勝非對……………四五三

呂頤浩十論劄子……………四五五

炎興下帙七十七 起紹興七年正月十五日盡四月

劉錡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五〇六

以太上皇帝聖旨詔諭中外……………五〇六

張浚具奏待罪……………五〇七

王倫充金使……………五〇八

詔親征……………五〇九

詔撫恤將士……………五〇〇

王彥復洪州觀察使……………五〇〇

呂祉爲節度行營左護軍……………五〇一

張浚往觀淮西軍……………五〇一

炎興下帙七十八 起紹興七年四月十七日盡八月初五日

張浚還行在……………五〇四

酈瓊等執呂祉以附於劉豫……………五〇五

劉豫遣使乞兵金國……………五〇六

岳飛復赴行在……………五〇八

粘罕病殂……………五〇七

酈瓊等到僞齊……………五〇二

炎興下帙七十九 起紹興七年九月十三日盡十月九日

張浚提舉江州太平觀……………五〇三

張浚落職宮祠……………五〇七

詔大將監司守令恤民訓兵……………五〇八

呼延通等敗金人於淮陽軍……………五〇八

炎興下帙八十 起紹興七年十月十一日盡十一月十七日

上皇帝書……………五〇一

詔復幸臨安府……………五〇九

兀朮執劉麟於武城……………五〇〇

炎興下帙八十一 起紹興七年十一月十八日盡其日

金人廢劉豫……………五〇一

炎興下帙八十二 起紹興七年九月十八日盡其日

金人廢劉豫……………五〇五

炎興下帙八十三 起紹興六年正月盡六月

劉永壽來降…………… 五五

車駕發建康…………… 五五

秦檜爲尙書右僕射…………… 五六

王庶樞密副使…………… 五七

張燾兵部侍郎…………… 五七

金人殺李世輔…………… 五八

金人遣烏陵思謀來聘…………… 五〇

王庶論不可和議…………… 五一

炎興下帙八十四 起紹興八年六月十七日盡十月

張戒論和議不可成…………… 五二

向子諲罷…………… 五四

張戒奏議和務先戰守…………… 五四

詔申飭邊備…………… 五五

趙鼎罷爲檢校少傅…………… 五七

炎興下帙八十五 起紹興八年十一月二日盡二十日

張戒奏論金人遣使事…………… 五七

張戒論和議利害…………… 五七

令侍從臺諫條奏和議利害…………… 五八

曾開論不可講和…………… 五八

曾開罷官…………… 五〇

張燾論就和利害…………… 五一

魏玘論和議利害…………… 五三

炎興下帙八十六 起紹興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盡二十五日

張燾上疏…………… 五六

館職官上疏…………… 五七

胡銓乞斬秦檜等…………… 五九

王庶論和議劄子…………… 五一

炎興下帙八十七 起紹興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盡二十九日

王庶奏乞免簽書和議文字…………… 五七

施庭臣爲殿中侍御史……………六五八

范如圭貽秦檜書……………六〇〇

炎興下帙八十八起紹興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盡十二月一日

劉一止正起居郎……………六〇七

王庶解樞密院事……………六〇七

戒諭和議詔……………六二二

金人許還河以南故地……………六二二

會開奏論張通古等……………六二二

炎興下帙八十九起紹興八年十二月一日盡其日

許忻奏論和議不便……………六二五

尹焞上疏論不當講和……………六二八

尹焞貽書秦檜論不當講和……………六二〇

金人許還河南地……………六二二

炎興下帙九十起紹興八年十二月一日盡其日

太府寺丞某上書……………六三三

胡銓簽書武威軍節度判官聽公事……………六二七

王庶罷爲資政殿學士……………六二八

王庶辭正州……………六二八

劉大中王庶並落職……………六二九

王忠民至行在……………六二九

炎興下帙九十一起紹興九年正月五日盡十四日

賜新復河南州軍赦……………六三一

韓肖胄爲大金國使……………六三一

王倫迎護梓宮奉迎兩宮交割地界使……………六三二

尹焞除職……………六三三

楊吾上李光書……………六三三

丁集

冬

炎興下帙起紹興九年正月盡其月

金人退河南地……………一

汪應辰上書……………一

李世輔執夏國宰相王樞……………二七

樊光遠上書……………二

張燾謁陵寢回……………二七

汪伯彥張浚復官……………四

吳玠薨……………二九

連南夫上封事……………四

炎興下帙九十六起紹興九年六月二十一日盡其日……………二九

炎興下帙九十三起紹興九年二月盡三月……………九

吳玠薨……………三三

召呂頤浩等赴行在……………九

炎興下帙九十七起紹興九年七月盡十月十一日……………四〇

樓炤翰林學士……………〇

金人殺兀室蕭慶……………四〇

周南仲上書……………二

金人誅撻懶……………四六

李綱知潭州朱勝非知湖州……………二七

胡世將加寶文閣學士……………三三

趙鼎知泉州……………一八

樓炤歸自陝西……………三五

炎興下帙九十四起紹興九年三月四日盡四月……………二八

張燾加寶文閣直學士……………三五

郭仲荀爲京師副留守張浚工兵赴東京……………一九

炎興下帙九十八起紹興九年十月十九日盡十二月十九日……………三五

……………一九

王彥卒……………三五

呂頤浩薨……………二〇

孫暉爲河南府路兵馬副總官……………三六

炎興下帙九十五起紹興九年五月盡六月二十一日……………二〇

炎興下帙九十九起紹興十年正月盡二日……………三六

李綱薨……………六

劉遇僧脊配瓊州……………七

炎興下帙一百起紹興十年三月盡六月六日

劉綱知宿州……………七

李綱贈少師諡忠定……………七

金人敗盟入寇……………七

金人寇京師……………六

李利用棄城走……………七

孫暉棄河南府……………七

金人寇應天府……………七

李寶敗金人於渤海廟……………六

工部尙書廖綱罷……………六

詔諭諸路大將……………六

詔激勵中原忠義之士……………六

馮揖罷……………六

劉錡軍於順昌府……………八

炎興下帙一百一起紹興十年六月十一日盡其日

劉錡及兀朮戰於順昌府大破其軍……………八

炎興下帙一百二起紹興十年六月十一日盡六月十八日

汪若海劄子……………九

田晟與金人戰於涇州……………九

復陝西赦……………九

王之道上書……………九

炎興下帙一百三起紹興十年紹六月十八日盡其日

上魏疇書……………一〇

上曾統書……………一〇

炎興下帙一百四起紹興十年閏六月二十日盡十二月

王勝克海州……………一〇

張俊克亳州……………一一

張俊殺楊珪……………一一

李興知河南府……………二二三

赦穎昌官吏手詔……………二二四

楊沂中軍潰于宿州……………二二五

李寶以其衆歸於淮東宣撫使……………二二七

呼延通投淮陰運河卒……………二二八

李成相拒於白馬山……………二二八

炎興下帙一百五起紹興十一年正月盡三月九日

金人陷壽春府……………二二〇

邵隆敗金人克商州……………二二〇

張俊軍統制王德渡江先入和州……………二二三

張俊楊沂中及金人戰於柘皋鎮大破其

軍……………二二三

金人寇濠州……………二二三

邵宏降於金人……………二二四

楊沂中率兵攻濠州不克……………二二五

韓世忠以舟師遇金人於赤龍州……………二二五

張俊楊沂中韓世忠劉錡皆班師……………二二六

炎興下帙一百六起紹興十一年四月盡十一月二十八日

王德爲清遠軍節制使……………二三一

韓世忠張俊除樞密使……………二三一

詔諭諸軍……………二三一

田師中加定江軍節度使……………二三一

汪伯彥薨……………二二三

張俊岳飛至淮東撫諭韓世忠兵……………二二四

遷海州民於鎮江府……………二二五

金人遣莫將韓恕回……………二二六

劉光遠等使金……………二二六

張憲謀爲亂王貴執之……………二二七

姚仲及金人戰……………二二八

魏良臣等使於金國……………二二九

岳飛送大理寺……………一四〇

炎興下帙一百十一起紹興十二年八月十日盡其日

金人陷濠州……………一四〇

徽宗顯肅皇后等自金國歸……………一七六

兀朮遣使來……………一四〇

車駕如臨平迎皇太后……………一七九

韓世忠爲太傅……………一四二

徽宗梓宮至自金國……………一七九

炎興下帙一百七起紹興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盡其日

炎興下帙一百十二起紹興十二年八月十日盡十二月十六日

岳飛死於大理寺獄中……………一四三

皇太后回鑾至行在……………一八六

炎興下帙一百八起紹興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盡十二年八月

秦檜加太師……………一八七

岳飛死於大理寺獄中……………一四五

大赦天下……………一八八

田師中爲御前都統制……………一五五

張俊爲醴泉觀使……………一九〇

何鑄提舉洞霄宮……………一五五

劉光世薨……………一九〇

金人放孟度知等……………一五九

劉子羽提舉太江州平觀……………一九二

炎興下帙一百九起紹興十二年八月十日盡其日

王勝爲鎮江府都統制……………一九二

王庶卒……………一五三

王德爲建康府都統制……………一九三

炎興下帙一百十起紹興十二年八月十日盡其日

王進爲池州太平州都統制……………一九五

王庶卒……………一七〇

炎興下帙一百十三起紹興十三年二月十四日盡十四年十二月

李顯忠落職……………二九六

朱勝非薨……………二九七

金人逼王倫以官倫死之……………三〇三

炎興下帙一百十四 起紹興十五年三月盡十月

邵隆卒……………三〇五

宇文虛中死於金國……………三〇六

炎興下帙一百十五 起興十五年十月盡其月

宇文虛中死於金國……………三〇六

兀朮殂……………三〇三

趙鼎卒於吉陽軍……………三〇七

金岐王亮弑金國完顏亶……………三〇三

金岐王亮自立……………三〇三

炎興下帙一百十七 起紹興二十年二月盡二十一年八月四日

韓世忠薨……………三三五

炎興下帙一百十八 起紹興二十一年八月盡其日

韓世忠薨……………三三四

炎興下帙一百十九 起紹興二十一年九月盡二十五年二十一日

巫伋等使金國回……………三三五

張俊薨……………三三五

敕葬張俊……………三三五

秦檜病篤……………三六〇

上幸秦檜第……………三六一

炎興下帙一百二十 起紹興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盡其日

秦檜薨……………三六三

炎興下帙一百二十一 起紹興二十五年十二月盡二十六年五月十二日

十四日

洪皓復敷文閣學士……………三七四

張浚觀文殿大學士……………三六五

辛次膺知紹興府……………三六六

炎興下帙一百二十二 起紹興二十六年七月盡其月

張邵卒……………三六

炎興下帙一百二十三起紹興二十六年十月十八日盡其日

万俟卨上皇太后回鑾事實……………二九

炎興下帙一百二十四起紹興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九日盡二十九年十月十二日

張俊永州居住……………三八

葉義問奉使金國回……………三三

續鸞知荆南府……………三三

炎興下帙一百二十五起紹興三十一年正月十四日盡其日

王十朋上書乞用人望……………三六

馮方論措置之策……………三八

炎興下帙一百二十六起紹興三十一年正月盡其月

沈介論備敵之策……………三三

炎興下帙一百二十七起紹興三十一年正月盡其月

何宋英上書……………三九

炎興下帙二百二十八起紹興三十一年五月十九日盡二十八日

高景山王全來奏淵聖皇帝升遐等事……………三七

禮房報孝慈淵聖皇帝升遐……………三九

宰執入堂議事……………三四

宰執挂服……………三四

宰執奏請聽政表……………三六

汪澈御史中丞……………三七

炎興下帙一百二十九起紹興三十一年六月一日盡七月二十一日

詔告天下……………三八

虜主亮敗盟入寇……………四〇

周麟之罷官……………四〇

詔禁浮言……………四二

劉炎合入差遣……………四二

劉光世降兩官……………四三

韓汝嘉來……………四五

炎興下帙一百三十 起紹興三十一年七月二
十一日盡八月十三日

劉蘊古添差兩浙西路安撫司

三七五

崔陟孫淮夫上兩府劄子

張超與金人戰於光化單

三七五

王拒罷

吳璘復秦州

三七六

王繼先依舊致仕

金人寇信陽軍

三七六

金主亮弑其母

吳璘收復隴州

三七七

炎興下帙一百三十一 起紹興三十一年八月
十四日盡九月二十七

吳璘收復洮州

三七七

日

炎興下帙一百三十二 起紹興二十一年九月
二十九日盡十月五日

高敏支邦榮來降

招諭榜

三七八

金主亮殺韓汝嘉南寇

招諭指揮

三七九

劉錡軍揚州

立賞格指揮

三七九

出戍官兵債負除放

賜統兵大帥詔

三八〇

楊抗申到報探

吳璘克蘭州

三八〇

吳拱爲都統制

吳璘克隴州

三八一

揚抗舉劉汜

勅賜吳璘

三八一

夏俊克泗洲

汪澈上書

三八二

李顯忠與金人戰……………三六三

詔親征……………三六三

劉錡等檄契丹諸國及河東北諸路書……………三六四

收取陷沒州郡指揮……………三六六

炎興下帙一百三十三起紹興三十一年十月六日盡八月

吳璘散關捷報……………三六七

金人立葛王哀……………三六七

西夏回劉錡檄書……………三九三

炎興下帙一百三十四起紹興三十一年十月八日盡十六日

劉錡與金人相持於淮陰……………三九五

契丹通好榜……………三九五

李顯忠正陽捷報……………三九六

姚岳轉官再任……………三九七

莫濛罷……………三九八

金人陷滁州……………三九九

吳璘克秦州……………三九九

成閔王權俱奏勝捷……………四〇〇

劉錡退軍……………四〇一

劉錡與金人戰……………四〇一

金人寇鬱城……………四〇二

翟貴王進戰沒……………四〇二

勸諭民助軍……………四〇三

炎興下帙一百三十五起紹興三十一年十月七日盡其日

金人入廬州……………四〇五

邵宏淵六合報捷……………四〇九

姚仲報捷……………四〇九

姚興戰歿……………四一〇

炎興下帙一百三十七起紹興三十一年十月十八日盡二十七日

宋芑上書葉樞密書……………四一三

邵宏淵與金人戰於西府橋……………四一六

王彥克商州……………四二七
 金人入和州……………四二八
 劉錡退瓜洲……………四二八
 虜陷和州……………四二九
 韓之純爲荊湖北路轉運判官……………四三〇
 劉錡大敗金人於用林……………四三〇
 劉錡渡江……………四三三
 趙樽克蔡州……………四三三
 炎興下帙一百三十七起紹興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年二月……………四三三
 李寶敗金人於陳家島……………四三三
 陸謙之罷……………四三五
 張子顏輸米助軍……………四三六
 程宏圖上書……………四三六
 炎興下帙一百三十八起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一日盡八日……………四三六
 王彥入饒州……………四三三

金人寇無爲軍……………四三三
 金人犯瓜州……………四三四
 葉義問至鎮江府……………四三四
 臣僚奏請山川神祇……………四三五
 李橫與金人戰於瓜州……………四三六
 張俊不許辭免張壽召赴行在……………四三七
 趙樽發蔡州……………四三七
 虞允文到采石……………四三八
 虜主亮祭天乞風……………四三九
 虞允文張振等大敗金人於揚林……………四四〇
 炎興下帙一百三十九起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八日盡十六日……………四四〇
 趙牲之論允文劄子……………四四四
 李寶除靜海軍節度使……………四四七
 金國主亮退和州……………四四七

李顯忠到采石……………四三〇

金人以船攻茨湖不克……………四三〇

炎興下帙一百四十起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盡二十七日……………四三〇

王彥復華州……………四三四

王權除名……………四三四

金主亮臨鎮江……………四三九

金人寇秦興……………四三九

王剛知秦州……………四六〇

金人陷秦州……………四六〇

炎興下帙一百四十一至一百四十二……………四六〇

六起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盡其日……………四六〇

金國主完顏亮被弑於揚州……………四六二

炎興下帙一百四十六起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一日盡五日……………四六二

趙樽克蔡州……………五二二

崔邦弼罷……………五二二

吳拱復鄧州……………五二三

金國移牒三省樞密院……………五二三

都督府回金國牒……………五二四

都督府發捷旗到行在……………五二四

邊臣賀表……………五二五

賜新復州軍赦……………五二六

林栗上宰相劄子……………五二七

成閔渡江追金軍……………五二九

炎興下帙一百四十七起紹興三十一年十二月五日盡十六日……………五二九

車駕將進發……………五三三

賈和仲知揚州……………五三三

高通以鄧州來歸……………五三三

武鉅克河南府……………五三四

誅倪詢應簡……………五三四

成閔收復盱眙軍……………五三四

車駕至無錫	五五	趙樽棄蔡州	五四〇
揚存中檄完顏亮書	五五	劉度上劄子	五四一
成閔復陳州	五六	炎興下帙一百五十 <small>起紹興三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small>	五四二
李顯忠復和州	五七	洪邁先通金人使副書	五四三
賜揚泰等州德音	五七	吳璘克大散關	五四三
炎興下帙一百四十八 <small>起紹興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盡二十八日</small>	五八	寢罷扈從轉官	五四六
吳璘收復秦州治平寨	五九	金人使入國門	五四七
李顯忠邵宏淵等報捷	五〇	金人陷陳州	五四八
張壽卒	五一		
吳璘與金人李堇營	五五		
炎興下帙一百四十九 <small>起紹興三十二年正月一日盡二月二十八日</small>	五六		
車駕幸建康府	五六		
令李顯忠戍還建康	五七		
趙樽敗金人於蔡州	五七		
引見耿京	五九		

有 所 權 版

三 朝 北 盟 會 編

(全 部 四 冊)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八 年 八 月 初 版

每 部 實 價 國 幣 六 元

編 纂 者

徐 夢 莘

發 行 者

海 天 書 店

印 刷 者

海 天 書 店

經 售 處

上 海 ； 光 明 書 店 東 方 書 店

中 國 圖 書 雜 誌 公 司 學 生 書 局

兄 弟 圖 書 公 司 博 文 書 店

外 埠 ； 各 大 書 店

和戰考信錄

無名氏輯 是書紀宋政和以至紹興大變亂期中，聯金滅遼，金兵二次南下，汴京受圍，徽欽北去，以至高宗南渡和戰事蹟，無不分立標題，擇要記載。一時將士之忠勇抗戰，奸回之弄權賣國，地方騷擾，人民流離；又復國奸橫行，與忠義民兵相爲映照，凡此種種景象，皆爲之活躍紙上，讀之令人目眇盡裂，以其所收各種紀載，文筆條達犀利，足以動天地而泣鬼神也。全書八百餘頁，凡四十五萬言，五號字，三十二開本，書式精美，足以助閱讀之清興。現在排印中。

文章病院

黎光君就古今人文章之患有疾病者，逐一截取，把他陳列出來，加以生理及病理的說明，他的治療方法，更說得頭頭是道。文章之施行解剖手術，可以說：這是最有系統的集子了。青年寫作，不可不讀！教導學生，不可不備！

實價國幣七角

發售處 上海環龍路卅號本店及
局

上海图书馆藏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3141B

總

